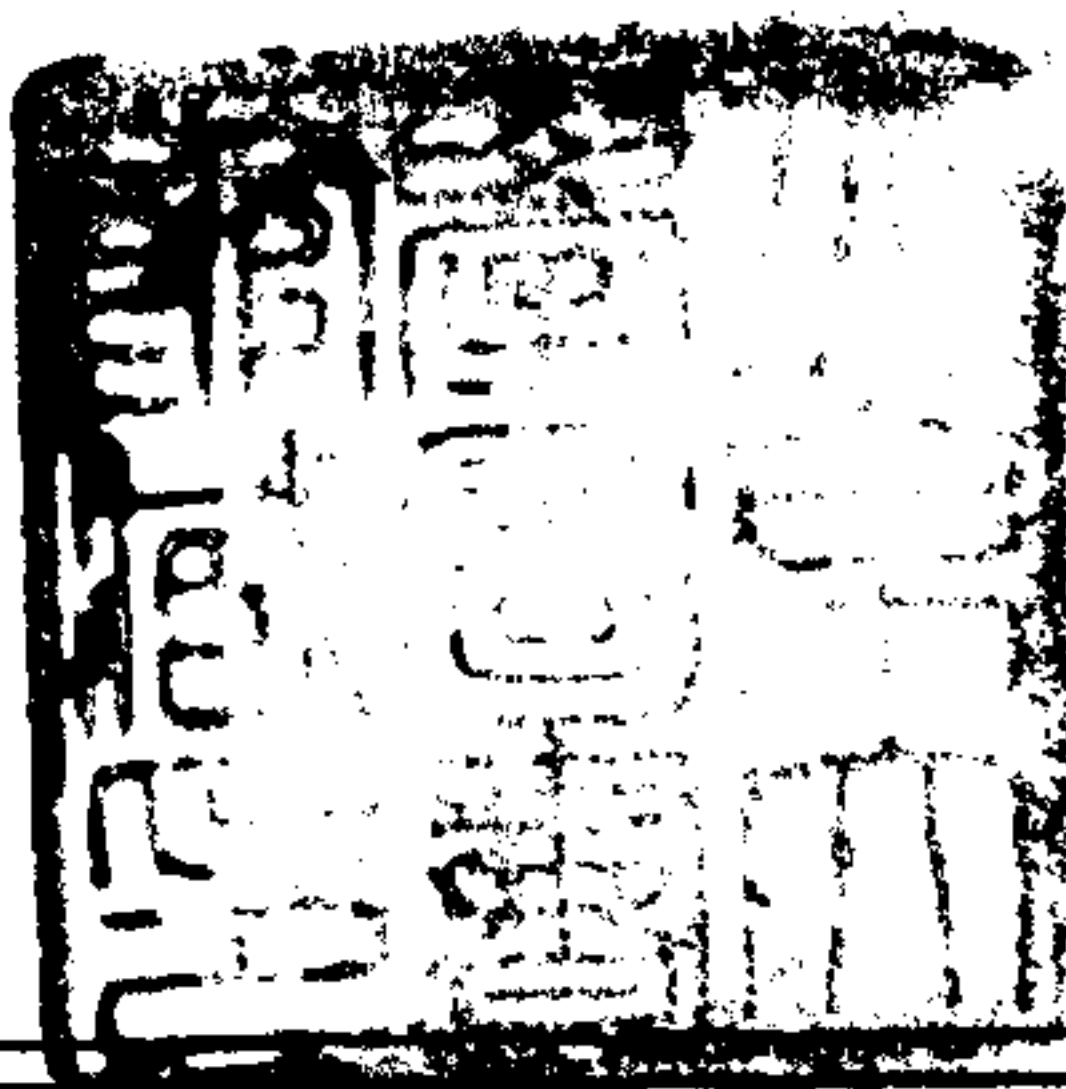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四四・史部・編年類

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卷六十一至卷一百十二)〔清〕畢沅撰……

EZ78/04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遷壽安郡王... 嘉祐八年

宋紀六十一 起昭陽軍閏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帝

嘉祐八年 遼清寧 春正月己酉翰林學士范鎮知貢舉

辛亥遼主如鴛鴦濼立皇子濬為梁王濬為皇后所

生幼而能言好學知書遼主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與

時年六歲封為王 癸丑詔夏國主諒祚所遣進奉人

石方稱宣徽南院使非陪臣官號自今宜遵用誓詔無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得僭擬 丙寅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官院韓琦兼判

都水監初置都水監欲重其事以知雜御史判至是知

雜趙抃辭以不知水事故命贊焉 戊辰宰相韓琦言

秦州永寧寨舊以鈔市馬自修古渭寨在永寧之西而

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實

耗國用詔復置場永寧罷古渭寨所置場蕃部馬至徑

鬻于秦州 己巳以充儀俞氏為昭儀婕妤好楊氏為修

儀周氏為婉容 辛未遼禁民鬻銅 二月癸未帝不

豫甲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乙酉太子少

傅致仕田況卒贈太子太保諡宣簡況明敏有文武才

其論天下事甚多如併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本日輪

兩制館閣一員於優段備訪問以錫慶院廣太學與鎮

戎軍原渭等州營田汰諸路宜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

勢屈納款必令盡還延州侵地無過許歲幣併入中青

鹽請戮陝西陷沒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

也始遼侵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況父延昭延昭哀之

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生八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係州

之役况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之然卒無

子以兄子為後 丙戌中書樞密院奏事於福寧殿之

西閣見帝所御幄帟裯皆質素暗黻久而不易帝顧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韓琦等曰朕居宮中自奉正如此耳此亦生民之膏血

也可輕費之哉 三月甲辰詔前鄆州觀察推官孫兆

邠州司戶參軍單驥診御脈帝初不豫醫官宋安道等

進藥久未效而兆與驥皆以醫術知名特召之丙午詔

中書劾宋安道等罪以聞 戊申太子太保致仕龐籍

卒時帝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遣使弔賻其家贈司

空兼侍中諡莊敬籍長於吏事持法淡峭軍中有犯者

至或斷斬刻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而治民有

惠愛及為相議者以為聲望減於治郡時云 甲寅昭

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李昭亮卒贈中書令諡良僖昭

亮爲人和易諳習近事於吏治頗通敏善委任僚佐故
 數更藩鎮無它過 壬戌孫兆爲殿中丞單曠爲中都
 令仍令校正醫書封神應侯扁鵲爲神應公皇城使宋
 安道等皆降官 癸亥御內東門幄殿 甲子御延和
 殿賜進士闈人許將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
 同出身諸科一百四十七人及第同出身又賜特奏名
 進士諸科一百人及第同出身諸州文學長史 乙丑
 以聖體康復宰臣詣東上閣門拜表稱賀 辛未晦帝
 崩于福寧殿是日帝飲食起居尚平寧甲夜忽起索藥
 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召醫官診視投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三

韓琦宜遣制皇子卽皇帝位見百官於東楹百官再拜
 復位哭乃出帝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輔臣皆言
 不可乃止 癸亥御內東門幄殿 甲子御延和
 殿賜進士闈人許將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
 同出身諸科一百四十七人及第同出身又賜特奏名
 進士諸科一百人及第同出身諸州文學長史 乙丑
 以聖體康復宰臣詣東上閣門拜表稱賀 辛未晦帝
 崩于福寧殿是日帝飲食起居尚平寧甲夜忽起索藥
 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召醫官診視投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四

藥灼艾已無及丙夜遂崩左右欲開宮門召輔臣皇后
 曰此際宮門豈可夜開且密諭輔臣黎明入禁中又取
 粥於御厨醫官既出復召入使人禁守之 夏四月壬
 申朔輔臣入至寢殿后定議召皇子入告以帝晏駕使
 嗣立皇子驚曰某不敢爲某不敢爲因反走輔臣共持
 之或解其髮或被以御服召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
 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諭旨又召翰林學士
 王珪草遺制珪惶懼不知所爲韓琦謂珪曰大行在位
 凡幾年珪悟乃下筆至日映百官皆集猶吉服但解金
 帶及所佩魚自垂拱殿門外哭而入班福寧殿前哭止

司奏乞內藏庫錢百五十萬貫紬絹二百五十萬匹銀五萬兩助山陵及賞賚從之 帝初卽位與輔臣言皆不名及將責降醫官有欲爲孫兆單驥地者言于帝曰先帝初進兆等藥皆有驗不幸至此乃天命也非醫官所能及帝斂容曰聞兆等皆兩府所薦信乎對曰然帝曰然則朕不敢與知唯公等裁之皆惶恐甲戌兆編管池州驤峽州同知時責降者十二人獨兆驥得遠地云乙亥羣臣表請聽政不從 詔天下官名地名入姓名與御名同者改之改部署曰總管 命韓琦爲山陵使 先是輔臣奏事帝必詳問本末然後裁決莫不當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五

吾羣臣進名起居于內東門從之攷李燾曰韓琦長據家傳及王巖文攷別錄國史並無 辛巳命遼賀乾元節使保靜軍節度使耶律穀等進書奠梓宮見帝于東階令閣門以書幣入始遼使至德靖廷臣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諭使之還者議未決太常丞集賢校理邵亢請許其使者奉國書置樞前俾得見帝以安遠人詔從其言時龍圖閣直學士周沆館伴遼使者初未許見先詔取書置樞前使者固請見曰取書非故事也帝以方衰經辭焉使者執書不肯授閣門沆曰管北朝有喪吾使至柳河而還今朝廷重鄰好聽北使至京師達命於几筵恩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六

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埽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貨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極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因固辭卒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以金遺其舅氏焉 甲申宰相韓琦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後異李燾稱魏國今從本傳會公亮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樞密使張昇參知政事歐陽修趙槩並加戶部侍郎樞密副使胡宿吳奎並加給事中知諫院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為凡名物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濶自抑損不可盡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七

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之用之與其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諛諂如羅崇勳者當疏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為政之道莫若至公願殿下熟察羣臣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聖善之德冠絕前古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

比也 乙酉作受命寶命歐陽修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發諸路卒四萬六千餘人修奉山陵 丙戌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 丁亥以皇子右千牛衛將軍仲鍼為安州觀察使光國公右內率府副率仲糾為和州防禦使樂安郡公仲恪為博州防禦使大寧郡公 翰林學士王珪上言聖體已安皇太后乞罷權同聽政即命珪草還政書既而不行 熒惑自去年八月庚辰夕伏積二百四十九日命輔臣祈禳於集英殿已丑晨見東方 癸巳權三司使蔡襄奏大行山陵一用永定制度于是右司諫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八

王陶上言民力方困山陵不當以永定為準其後京西轉運使吳克楚建中知濟州田棗相繼上言請遵先帝遺詔山陵務從儉約皇堂上官除明器之外金玉珍寶一切屏去建中須城人也禮院編纂蘇洵亦貽韓琦書切諫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為變色乃詔禮院與少府監議唯省乾輿中所增明器而已其它猶一用定陵制度後異李燾曰盧士宗傳云士宗為少府監典工作造方中諸物比乾輿者費十餘萬緡按實錄云省乾輿所增明器而已然則一種自費十餘萬緡也士宗傳似飾說今不取右司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鄭獬上言今國用空乏財賦不給近者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竊惟先帝節儉愛

民出于天性無珠玉奇麗之好無犬馬游觀之樂服御至于澣濯器玩極于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爲準獨不傷先帝節儉之德乎臣以爲宜敕有司條具名數再議減節 帝自不豫以來密皆禮官執事羣臣奉慰則垂簾不坐乙未大祥始親行禮又卷簾坐受慰人心少安 丁酉起復文彥博固辭表三上乃聽終喪尋有詔給俸賜比宰臣之半彥博又辭許之 戊戌司馬光上疏曰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超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可守大業擢於宗室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九

其恩德隆厚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過禮以至成疾中外聞者莫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舉措云爲不可不審爲政之要在乎用人賞善罰惡而已願陛下難之重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于子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願陛下

一循典禮勿有變更于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游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送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于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十

都尉南頓君此皆循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于哀安桓靈咸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 己亥羣臣上表請臨朝聽政表三上乃許之 庚子立京兆郡君高氏爲皇后北作坊使遵甫之女遵甫繼勳子也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帝同育于禁中仁宗常謂太后它日必以相配太后許諾既長出宮慶歷七年歸于濮邸封京兆郡君于是正位 五月癸卯以太常少卿李受爲左司郎中屯田員外郎王獵爲刑部員外郎竝充天章

閣待制受兼侍讀兼侍講昭宣使端州刺史右班副都知石全育領原州團練使充入內副都知故事都知

四人至是并全育而五詔後有闕勿補 遼尼嚕古舊作

混魯古蕭呼敦舊作胡謀逆日甚呼敦欲速發尼嚕古今改

說其父重元可詐稱疾欲俟遼主臨問即圖弑逆既而

忌耶律仁先在朝謀不果發尼嚕古呼敦合言於遼主

曰仁先可任西北路招討使遼主將從之北院樞密使

耶律伊遜舊作乙諫曰仁先先帝舊臣德冠一時不可

遽離朝廷遼主悟丙午以仁先為南院樞密使徙封許

王 庚戌封長女為德寧公主第二女為寶安公主第

三女為壽康公主 詔山陵所用錢物並從官給毋以

擾民詔雖下然調役未嘗損也三司計山陵當用錢糧

五十萬貫石而不能備或請移陝西緣邊入中鹽于永

安縣轉運副使薛向陳五不可且乞如其數以獻許之

以右司諫王陶為戶部員外郎直史館充皇子位伴

讀屯田員外郎周孟陽秘書丞孫思恭充皇子位說書

孟陽自以王官教授與帝有潛龍之舊而李受王獵皆

非帝故識願先得待制由是缺堅固辭說書不拜 丁

巳賜鄭州公使錢五百貫以靈駕所過故也 富弼既

除喪戊午授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庚申翰林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十一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十一

士王珪奏謹案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

惟天子稱天以誅之春秋公羊說讀誅制誼於南郊若

云受之于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真宗皇帝諡其秋始

告天子園丘史臣以為天子之諡當集中書門下御史

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于南郊

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

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奉命撰上先帝尊諡

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南郊而後下臣之議庶

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

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戊辰皇子仲鍼仲糾始

就東宮聽讀是日初御延和殿帝疾猶未平命輔臣祈

福於天地宗廟社稷及景靈宮寺觀又遣使禱嶽瀆名

山 六月癸酉帝復以疾不出是時唯兩府得入對柔

儀遶詣內東門小殿簾帷之外復奏政事于皇太后如

初 先是禮院言大行祔廟而太廟七室皆滿請增置

一室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攷議觀文殿學士孫

抃等議曰謹案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曰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為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

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商祖丁之

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皆有天下而商

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之於穆宗按異唐無恭宗恭宗即敬宗也宋人章疏避翼祖諱改稱今仍其本文同居穆位國朝太祖為受命之祖太宗為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祀典矣大行皇帝神主祔廟請增一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三

之于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司馬光議曰臣等謹案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百世不毀其餘昭穆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昭三穆之數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于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于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州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向之位故止祀一昭一穆若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

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帝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詔拊等再議于是復上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攷三代之禮未嘗有此漢魏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四

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等竊以為存僖祖之室以備七世之數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禮意詔恭依 戊寅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蔡襄為修奉太廟使襄乃以八室圖奏御又請廣廟室竝夾室為十八間從之 帝自感疾即厭服餌藥琦嘗親執藥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卻之藥汚琦衣太后亟出服賜琦琦不敢當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鍼侍側太后曰汝盍自勸之帝亦弗顧 丁亥詔今歲制科舉人著作佐郎趙商等十七人權罷將來到場便赴祕閣就試商安仁人按異商一本作商高州依政人與商籍貫不同蓋別一人也

以兵部郎中權判大理寺陳太素知明州太素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則必召與議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固圖之苦其不堪甚于我也以耳疾數求罷執政以為任職弗許久之乃出守 癸巳司馬光上太后及帝疏曰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它人不能閒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正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輜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五

銖之是非也伏望皇帝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開說涉于離閒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帝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閒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見得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眾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為縮頸流汗或謂琦曰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閒有傳帝在禁中過失事眾頗惑之琦曰

豈有殿上不曾錯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戊戌李燾曰此據琦家傳及別錄與昭陵彼時歸自陵十一月未所載略同蓋此時琦未赴下不妨兩存之 戊戌山陵使韓琦奏山陵諸頓所調物過多乞選朝臣一員付之計度乃命鹽鐵判官楚建中往裁其數時三司使蔡襄總應奉山陵事凡調度供億皆數倍勞費既廣已而多不用議者非之 帝疾既平猶未御正殿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今四方之人翹足引首傾耳注目願觀新政者累月于茲而未御正殿以見羣臣議者皆謂聖躬既已平復但以未經先帝卒哭不忍視朝此實天子之孝逾於高宗矣今易月之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六

期已在卒哭之外惟引禮制情願思大誼早御前殿南面聽政赫然日升萬物咸覩臣民之望也 秋七月乙巳以侍御史呂誨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辛亥知諫院司馬光言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事各遣親屬進賀表至京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後來因循不能革正國家爵祿本待天下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為太濫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五服內親或乞等第受一官其無服非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同修起居注

鄭獬亦以爲言且曰晉眞宗初卽位有事于南郊舊例羣臣皆得遷秩而眞宗以爲僥倖太甚遂命止加勳階眞宗已嘗革濫賞于南郊之初則陛下亦宜絕繆恩于登極之後也執政謂已行之詔難于復改遂寢其議

壬子初御紫宸殿中書樞密奏事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見百官感慟者久之其後隻日御前殿隻日御後殿惟朔望則前後皆不御至祔廟始如故 丙辰夏主遣使來祭弔其使者固求入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輒改姓李賜詔詰之令守舊約司馬光言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肖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竊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七

以陛下繼統之初蕃戎皆欲瞻望天表又聞向曾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所以敢爾桀黠今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識陛下神武之姿必能鎮服四海 丁巳遼使祭大行皇帝于皇儀殿遂見帝于東廂帝慟哭久之使者言及大行輒出涕後數日遼使辭于紫宸殿命坐賜茶故事當賜酒五行自是終諒闇皆賜茶而已 遼皇太叔重元與其子尼嚕古久萌逆志會遼主獵于灤河之太子山扈從諸官多重元之黨尼嚕古遂欲因此竊發戊午雍睦宮使耶律良問其謀以遼主篤於親愛不敢遽奏密言

于太后太后託疾召遼主告之且曰此社稷大事宜早爲計遼主詰良曰汝欲開我骨肉耶良曰臣若妄言甘伏斧鑕陛下不早備恐墮賊計如召尼嚕古不來可卜其事遼主從其言旋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告之仁先曰此曹凶悖臣固疑之久矣遼主命仁先察捕之仁先出還顧曰陛下宜謹爲之備尼嚕古見使者來召知事泄羈使者於帳中欲害之使者以佩刀斫帟而出馳至行宮以狀聞遼主始信尼嚕古與蕭呼敦遞招集其徒黨得四百人奉重元將發帳前雨赤如血遂前趨帷宮遼主倉卒欲往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大

賊必蹕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豈可往乎仁先子託卜嘉舊作捷不也今改曰聖意不可違仁先怒擊其首會宣徽使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聞變馳至執轡固諫如仁先言遼主悟悉委仁先以討賊事仁先亟令環車爲營折行馬作兵仗率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陳柅柅外賊勢甚銳太后亦親督衛士禦之及戰南府宰相蕭德效異本從唐古今傳身先搏賊摧其鋒賊眾披靡尼嚕古躍馬突出近侍詳袞舊作詳今改阿蘇舊作阿蘇今改射殺之重元眾稍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喇舊作塔喇今改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 先是尼嚕古廣結徒黨而一時不能遽集殿

前都點檢耶律薩喇圖舊作撒刺適在圍場間亂劫奚

人獵夫來援既至聞尼嚕古已死大慟謂重元曰我輩

惟有死戰胡為若兒戲自取滅亡今行宮無備乘夜劫

之大事可濟若俟明旦彼將有備安知我眾不攜貳邪

一失機會悔將奚及蕭呼敦曰倉卒中黑白不辨若內

外軍相應則吾事去矣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聽呼

敦計令四面巡警是夜呼敦率同黨擁立重元僭位號

呼敦自為樞密使及旦重元與呼敦薩喇圖暨其黨統

軍使蕭特里德舊作迭里興聖宮太保古迪舊作古陳

王特布舊作帖等率奚人二千直犯行宮會蕭塔喇以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九

援兵至北面林牙耶律迪里舊作敵亦赴援耶律仁先

曰賊勢不能久當俟其氣沮攻之乃令耶律伊遜蕭德

蕭罕嘉努蕭惟信耶律良等分領宿衛及援師背營而

陳乘閒奮擊賊稍卻罕嘉努諭諸獵夫曰汝曹去順效

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轉禍為福獵夫皆投仗首服賊

黨大潰重元率數騎走仁先等追殺二十餘里陳斬薩

喇圖禽特里德古迪殺之呼敦單騎遁至十七澤投水

死遼主握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功也 己未遼主命

捕誅逆黨以蕭呼敦首助亂誅其五子詞連其父陳王

孝友併誅之前樞密使蕭革以子為重元婿預逆謀凌

遲死革得倖兩朝恣為姦惡至是始正典刑聞者快之

尼嚕古所交結多不逞之徒蕭特里德少不羈好射獵

以詳袞從伐夏失利還旋獲罪決大杖削爵為民及復

用遂附尼嚕古古迪好戲狎不修繩檢膂力過人善擊

鞠薩喇圖尤凶暴尼嚕古所與謀者皆此類故速敗庚

申重元北走大漠度不能免嘆曰尼嚕古使我至此遂

自殺 辛酉遼主論定亂功許王耶律仁先進封宋王

加尙父為北院樞密使遼主親製文以褒之復命畫灤

河戰圖以旌其功趙王耶律伊遜進封魏王為南院樞

密使以蕭罕嘉努為殿前都點檢封荆王蕭惟信加太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十

子太傅並賜功臣號蕭德封漢王耶律迪里遙授臨海

軍節度使宿衛官耶律託卜嘉等並加上將軍諸護衛

及士卒庖夫弩手等四百餘人各授官有差以耶律良

首告變命籍橫帳擢漢人行宮都部署 遼北府宰相

姚景行方以疾告歸中道聞重元亂收集行旅得三百

餘騎偕南府宰相楊績勤王比至賊已平遼主嘉其忠

賜以逆人財產 癸亥遼特布訶為重元所脅命削爵

流鎮州元子楚王洪孝性陰得與宗官言其目有反相

至是以其黨四百人直犯行宮射契丹主傷臂又傷馬

太師某掖其主使乘已馬殿前都點檢蕭福美引兵與

洪孝戰射殺之宗元不勝而遁南趨幽州一日行五百

里明日自殺案洪孝當即尼嚕古之漢名遼史闕書或

削而不書也遼主未嘗傷臂當時平亂諸臣亦無蕭福美之名疑長編係傳聞之誤也今從遼史又長編云燕京蕭守耶律明與宗元通謀領兵入城授甲欲應之副使蕭某將漢兵距焉會使者以金遂禽斬明先所遣之獨蕭福延以兄福美有功得免所載之事俱不見遼史然其時南京未嘗有變重元北走大漠八月庚辰非南德幽州也今以遼史為據餘悉不取

王珪議上大行皇帝諡曰神文武明孝廟號仁宗

辛巳詔軍頭司引見公事如故司馬光言人君之職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刑

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也伏見

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吏開封府補一廂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三

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

國馬芻秣之類皆躬親閱視此蓋國初權時之制施于

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為宜

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

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閒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躬親者

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專念人君之三職

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為天下幸甚 癸巳

以生日為壽聖節 九月庚戌詔以皇子位為典慶官

既而知諫院呂誨言唐有此官名改曰慶寧 辛亥以

皇子仲鍼為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改賜名

項仲糾為明州觀察使祈國公賜名顥仲恪為耀州觀察使邦國公賜名頤 戊午上仁宗諡冊于福寧殿

遼蕭革既獲罪論者追思耶律義先之言己未追封義

先為許王 壬戌以皇子位伴讀王陶為淮陽郡王府

翊善皇子位說書孫思恭為侍講太子中允集賢校理

兼史館檢討韓維為太常丞充記室參軍陶等請王受

拜不許呂誨言王今未出閣當且設師友不宜遂置僚

屬臣欲朝廷先正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則禮分自安況

王年已長當早令出閣開府建官翊善侍講自為僚屬

于事體即無不順 帝既視朝前後殿而于聽事猶持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三

謙抑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廟社擁佑陛下起居平安

臨朝以時僅險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邊塞人情

缺然臣屢嘗論奏願陛下撥去疑貳日與二府講評國

論明示可否而迄今言動寂寥中外未有所傳此蓋議

論之臣辭情淺狹不能仰寤君聽伏望思太祖太宗艱

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

大政以慰母后之慈勿為疑貳謙抑自使盛德闡然不

光也 冬十月戊辰朔遼主如興王寺庚午以六部太

保耶律哈穆舊作合本今改知南院大王事 遼主如瀋絲淀

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 乙未以左司郎中知制誥

張瓌為左諫議大夫以瓌在先朝嘗建言密定儲副特錄其功也 十一月己亥虞主至自山陵皇太后迎奠於瓊林苑太后乘大安輿輦如肩輿而差大無扇簣不鳴鞭侍衛皆減章獻之半所過起居者或呼萬歲庚子虞於集英殿先是五虞皆在途及是六虞猶用在途之禮帝不親祭知制誥祖無擇知諫院司馬光奏請親虞御史中丞王疇亦以為言下禮院詳議謂宜如無擇等奏乃詔翼日親虞既而帝不豫卒令宗正卿攝事光即奏陛下幸聽臣言命有司設親祭之禮而今復不出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三

康亦當勉彊親祭以解中外之惑然帝竟以疾故訖九虞不能出也 甲辰帝親祭虞主而不哭名曰卒哭舊無卒哭之禮于是用呂夏卿議始行之 丙午耐仁宗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仁之舞以王曾呂夷簡曹瑋配享廟庭 己酉減東西二京罪囚一等免山陵役戶及靈駕所過民租 庚戌詔州軍長吏舉精於醫術者令赴闕 辛亥遣蕭素等來賀即位 甲寅賜太常少卿孔叔詹金紫叔詹監裁造務以勞當遷帝不欲以卿監賞管庫之勞故有是賜自是以為例 是月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

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擢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阼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會未效竊聞日疾勢稍增舉措語言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栗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默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增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為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邪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阼之初孝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五

謹溫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澣戒左右謹于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紀綱海內俟天地垂佑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光又以疏諫帝曰陛下離亂為太后所鞠育況今日為仁宗皇帝之嗣承海內之大業謂宜昏定晨省親奉

甘旨無異於事漢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于是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一旦遽有變更蓋婦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言語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謗傳妄為增飾必無事實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伏望疾愈之後親詣皇太后問克已自修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使大孝之美過于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感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為損也呂誨上皇太后書言漢馬皇后鞠養章帝勞瘁過于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隙伏願殿下循修以為法度念先帝之顧託體聖躬之憂危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三

宮中閒言不可不察并以書勸帝盡孝道親藥物開陳切至多人所難言又乞早建東宮以固本根杜絕闕覲慰安人心方帝疾甚時云為多乖錯往往觸忤太后太后不能堪昭陵既復土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啟之則帝所寫歌詞拜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焚毀令復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且曰老身殆無所容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歐陽修繼言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管溫成之寵太后

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先帝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闈臣等五六書生爾若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它日琦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正恐陛下事太后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自是亦不復言太后短矣家傳謂焚歌詞時琦在陵下恐不然別錄稱琦在中書今略加刪潤其詞則據蘇轍龍川別志但別志云大臣有不預立皇子者陰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三

進廢立之議既不出主名滋恐必無之或當時官輩私有此議非大臣也如家傳所載太后問昌邑王亦竟不知何人為太后言此今輒改為左右譏問者庶不失事實別志又云歐陽修獨見帝案家傳則云韓琦獨見其勸帝盡禮于太后語意略同今改 先是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隻日召侍臣講讀帝曰當俟祔廟畢擇日開經筵尋有詔直須來春司馬光以為學者帝王首務不空因寒暑廢帝納其言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閣召侍讀侍講講論語讀史記呂公著講論語不知不愠曰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劉敞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堯越

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二人辭氣明暢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既退王珪謂做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問之亦大喜 乙亥淮陽王頊出閣王辭兩宮悲泣不自勝太后亦泣慰諭遣之自是日再入朝 以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石 庚辰命翰林學士王珪賈黯范鎮撰仁宗實錄集賢校理宋敏求直祕閣呂夏卿祕閣校理韓維兼充檢討官敏求時知亳州特召用之 是歲遼復以蕭珠澤舊作木哲今改為西北路招討使珠澤前為呼敦所陷呼敦既死時議稱其先為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一

三

招討威行諸部故復任珠澤既泣官訓士卒增器械省追呼嚴號令人不敢犯邊境晏然 夏改元拱化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賜進士王珪賈黯范鎮撰仁宗實錄集賢校理宋敏求直祕閣呂夏卿祕閣校理韓維兼充檢討官敏求時知亳州特召用之 是歲遼復以蕭珠澤舊作木哲今改為西北路招討使珠澤前為呼敦所陷呼敦既死時議稱其先為

宋紀六十二 起開禧元年正月 盡十二月此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

帝帝名昭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母曰仙遊縣君任氏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于宣平坊第初王夢

兩龍與日並隨以衣承之復戲于空中其一龍視

王曰吾非王所能有也及帝生赤光滿室或見黃

龍游光中四歲仁宗養於內寶元二年珠澤王生乃

歸漢邸帝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

儉素如儒者景祐三年賜名宗實授左監門衛率

府副率累遷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嘉祐七年

八月立為皇 子改今名

治平元年 遼清寧 春正月丁酉朔改元 戊戌太白晝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一

見 景靈宮使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宋庠請老宋史

庠傳英宗即位移鎮武寧軍 帝初即位以大臣故未忍

蓋寧之請今依長編改正 帝初即位以大臣故未忍

遠從乃命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晚愛信幼

子頗致物議至是諫官呂誨請赦庠不得以二子隨帝

曰庠老矣柰何不使其子從之乎 癸丑詔減壽聖節

所賜師號紫衣祠部戒牒故事聖節所賜三百道而貴

免修儀公主猶別請至是減為二百而別請者在數中

甲寅雄州奏歸信容城縣報遼人追賊有七騎奔人

界逐出之詔河北沿邊安撫司北界賊盜來奔即逐

之 遼南府宰相楊績出知興中府 知唐州司農少卿趙尚寬再任歲滿特遷光祿少卿賜錢二十萬復置尋以母喪去尚寬在唐州前後凡五年修舊起廢興輯勸課有實效焉 同知諫院呂誨奏先朝兩府及臺諫官奏對即左右近侍悉引避於兩廡故從容論議事無泄於外者臣近登對皆不引避立於殿隅板門之內欲乞指揮自今引避如故事從之 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二

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唐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今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案孝經曰管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夫真宗則周之武王仁宗則周之成王雖有配天

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廢文王之祭而移之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祭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最爲近古而合乎禮唐中宗時則以高宗配在元宗時則以睿宗配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真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願詔有司博議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三

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問御史中丞王疇以爲珪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則祖考配帝從來遠矣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皇帝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放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竝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爲失禮導陛下爲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爲甚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曰孝子之心孰

不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孔子以周公
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
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蒼曾子之問而已非謂
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
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意而違先王
之禮景祐中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
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
上帝亦未失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
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恐於祭法不
合又以人情言之是黜祖而進父也必若此行之不獨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四

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
配五帝於明堂為便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孫抃
等奏謹案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
祖考竝可配天符於孝經之說可謂必嚴其父也祖考
皆可配郊與明堂而不同位不可謂嚴父嚴祖其義一
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
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為無說仁宗
繼體保成致天下于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矣
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
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攷公論敢以前所定議為便詔

從抃等議攷異李燾曰王疇議實錄本志及會要並不
再詳定孫抃請讀官也王疇臺官也司馬光諫官也二月戊辰命韓琦提舉修
撰仁宗實錄 辛未令西京左藏庫副使緣界河巡檢
都監趙用再任從高陽關及河北緣邊安撫司之請也
用才武果敢而熟過事虜人以鹽船犯邊禁者用刳船
而沈之虜人畏用以其出常乘虎頭船謂之趙虎頭
已卯詔春分祀高禩罷用弓矢弓鞬進酒脯及宮人飲
福受胙之禮以在諒闇故也 是月遼禁南京民決水
種稷稻 三月丁酉朔詔三司用內藏庫錢三十萬貫
修奉仁宗山陵依乾興例蠲其半餘聽漸還 命入內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五

都知任守忠權戶部副使張燾提舉三司修造案句當
公事張徽作仁宗神御殿于景靈宮西園殿成名曰孝
嚴別殿曰寧真燾因請圖乾興文武大臣于殿壁繪像
自此始京師賦趨於酒戶有常籍無論售與不售或至
破產以償燾請廢歲額嚴禁令隨所用趨多寡以售自
是課增數倍嘗與三司使議鑄錢事帝詰難皆不能對
燾徐開陳帝是之既退令左右記姓名燾亢兒子也
己酉司馬光言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
昏定晨省未嘗廢闕豈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
之福也陛下既為仁宗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漢

王既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以協天下之望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開也光又言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嘗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一則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六

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也今陛下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它日光進對又言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將何以慰天下之望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今陛下卽位將近期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

委之六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予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寢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舍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爲未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浸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無及已光尋以言不用懇求外補帝令宰臣宣諭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諫職未須求出光復奏臣鄉所言二事若不能行雖日待丹扈有何所益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欣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七

猶在陛下之側也 呂誨言近日聖體平復而萬機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避讓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爲順兩漢而下母后臨朝者皆嗣君冲幼親爲輔弼竝坐簾幃之下專其聽斷幼君既長故有復辟之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先帝拔陛下於宗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爲今日也當陛下猶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策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持也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爲念唯內勤孝養率中宮盡禮則婦姑之情相接母子

之憂益親躬修政務操持威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自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閒燕適深宮優游清淨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皇太后之心邪誨遂言于皇太后曰殿下保佑聖子積三十年輔翊又逾期歲寰宇寧泰廟社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以萬機浩繁勞身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也況皇帝躬親治事勤厲如此在于聖慮應已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幃宜五七日一御咨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暇逸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豫宣教命誕告朝廷外形謙讓之宜中遂優游之樂上順天道下厭羣情享是全美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八

豈不休哉 夏四月辛未詔以河北州縣官吏補義勇不足令轉運司劾治都轉運使趙抃奏初受詔官多已罷吏多死徒今官吏多新至若皆治則新至者被罪請以歲盡為限不足乃劾治詔從之其河災州軍令以漸補初抃至大名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公雖欲舉職恐事無比柰何抃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及是官吏以募義勇不足當坐者八百餘人抃奏請寬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媿服 丁丑權御史中丞王疇上疏請車駕行幸以安

人心於是執政及諫官相繼有請帝曰當與太后議之韓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上意亦自謂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更少須琦曰此細事不難辦也乃詔有司擇日以問 先是司馬光言前代帝王升遐後宮下陳者盡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享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閒冗會頗眾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事之人其餘皆給與妝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九

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册亦聖朝一美事也癸未放宮人百三十五人攷異長編十五人今從宋史本紀 甲申御邇英閣諭內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對未會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帝命毋拜後遂以為常帝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每不喜進藥呂公著講論語子之所慎齋戰疾因言有天下者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動眾不可不謹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之間眾人所忽聖人所謹況於人君任

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為宗廟自殘不可
 不謹帝為之動容後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歐陽修曰
 公著為人恬靜而有文帝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 司
 馬光言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
 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請至今車駕未出臣愚
 以為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
 揀時日伏望斷自聖心於一兩日間車駕早出為民祈
 雨以副中外之望甲午祈雨於相國大清寺醴泉觀帝
 久不豫至是士庶瞻望驩呼相慶 五月己亥詔自今
 水旱命官禱於九宮貴神從胡宿言也 丁未命天章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十

閣待制呂公著同修起居注邵必編集仁宗御製 戊
 申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先是帝疾稍愈自去年
 秋即間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內東門
 小殿覆奏太后如初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
 所乃因帝祈雨還令御寶不入太后閣嘗一日取十
 餘事稟帝裁決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
 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顧上體未平遷延至今
 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
 請一鄉郡須公等贊成之于是琦詣東殿覆奏帝所裁
 決十餘事太后母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太后

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退我當居深宮御每日在此甚
 非得已琦曰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
 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
 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
 厲聲命儀鑿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微見太后衣
 也攷異李燾曰太后還政撤簾事據蔡氏直筆邵氏見
 太后不樂還政等語皆虧損聖德且非事實今
 並削去直筆誤云琦告樞相文彥博亦不取 庚戌
 帝始日御前後殿 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今陛下南
 向負辰以臨羣臣原其本始由皇太后擁翊顧復而然
 而推避威福能以國柄專歸陛下雖古之賢后不能加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十一

也請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
 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供擬
 之制度它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
 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德則孝
 德昭於天下矣帝從之即日詔中書樞密院參議尊崇
 皇太后儀範以間 辛亥帝問執政積弊甚眾何以裁
 救富弼對曰須以漸釐改又問以寬為治如何吳奎對
 曰聖人治人固以寬然不可以無節書曰寬而有制從
 容以和又問前代宗室弼對曰唐時名臣多出宗室奎
 曰祖宗時宗室皆近親然初授止於殿直侍禁供奉官

不如今之過也朝廷必為無窮計當有所裁損 壬子詔皇太后令稱聖旨出入唯不鳴鞭它儀衛如章獻明肅太后故事有所取索本閣使臣錄聖旨付所司其屬中書樞密院使臣申狀皆覆奏即施行 丙辰上皇太后宮殿名曰慈壽加宣徽北院使保平節度使判鄆州曹佾同平章事初議除拜帝以問宰相韓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問樞密使富弼弼對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帝固請乃許 學士院奏詳定改律敕官文書與御名同者凡二十字餘令依此以音義改避從之 壬戌以帝康復命輔臣謝天地宗廟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三

社稷及宮觀 癸亥宰臣韓琦等奏請尊禮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詔須大祥後議之 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竊聞道路之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遺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開謀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

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願深察其情勿復聽納遠斥其人勿置左右使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則殿下坐享孝養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名譽光美其與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者得失相去遠矣 閏月癸酉步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雄州趙滋卒贈遂州觀察使滋在雄州六年遼人憚之遼大饑舊制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使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城壁樓櫓至于簿書米鹽皆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引入家然傲懷自譽此其短也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三

及真帝問執政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富弼對曰明皇初平內亂騰精求理為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至禍亂人主惟在擇人決不可使姦人當國事也吳奎曰明皇用王忠嗣統制萬里可矣安祿山之桀黠亦令統制萬里安得不兆亂乎帝皆以為然 己丑以御史中丞王疇為翰林學士召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瀛州唐介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帝面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先是翰林學士馮京數請解開封府事補外帝問輔臣曰京曷為求去韓琦曰京領府事頗久必以蘇劇故

求去耳又問京爲人何如琦曰京在開封歲餘處事無過求之高科中有足嘉者又問賈黯何如人歐陽修曰黯爲人剛直但思慮或有不至耳琦因言羣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於進退實係天下利害不可不察六月己亥進封皇子淮陽郡王頊爲穎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增置宗室學官詔太宗正教授有不職者輒舉以聞 癸卯貢院奏準皇祐四年詔娶宗室女補官者不得應舉案貢舉條制進納及工商雜類有奇才異行者亦聽取解今宗室壻皆三世食祿有人任任乃得充選豈可以姻連皇族遂同賊私罪戾之人乞許其應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古

舉以廣求賢之路從之 丙午宰臣韓琦等表請序位在穎王下詔荅不允 帝旣命增置宗室學官以謂宗室數倍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復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左龍武衛大將軍寧州防禦使宗惠爲懷州團練使領其職且降詔申警之宗惠允升子也帝在藩邸知其賢故擢用焉謝日告以選任之意宗惠乃卽所居築堂日間義日與學士大夫講肄其閒以身倡率宗屬兩召對延和殿許條奏朝政由御藥院進入 戊申詔大赦繫位皇子頊在富弼上顯在宋庠下 辛亥詔增邈川首領嘉勒斯賚舊作喇斯今改年賜又增其妻

子孫及親信爲廬官封 作睦親廣親北宅於芳林園徙密州觀察使宗旦等七人其後有求徙者又廣宅而徙焉 知太原府陳旭言母老請揚湖越一州庶優奉養以邊臣當久任難於屢易不許 乙卯帝謂宰臣曰程戡何如人對曰戡在郟延已三歲習邊事帝曰延州都監高遵教卒戡數言其能績乞加贈恤此高瓊族子朕知其爲庸人也戡必以后故耳大臣苟如此朕何所賴焉 戊午以淮陽郡王府翊善王陶爲穎王府翊善賜金紫記室參軍韓維爲直集賢院諸王府記室參軍侍講孫思恭爲直集賢院諸王府侍講時淮陽郡王進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五

封穎王而東陽郡王頊又將出閣故遷陶命兼翊善東陽而維思恭爲兩王記室侍講穎王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起拜進止緩急皆陳其節一日侍王坐近習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亟令毀去帝始疾甚時出語頗傷太后太后泣告輔臣并咎兩王維等極諫曰上已失太后歡心王盡孝恭以繼之猶懼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禍矣王感悟它日太后謂輔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禮皆卿等擇宮僚所致宜召至中書褒諭之曹佾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維等傳太后意於輔臣維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維及

思恭戒王曰陛下親總萬機內外上下事體已正王當
專心孝道均養三宮而已它勿有所預也 辛酉太白
書見 太常寺奏仁宗配享明堂奠幣用誠安之曲酌
獻用德安之曲 駕部郎中路綸獻其父振所撰九國
志五十卷詔以付史館振在真宗時知制誥九國者吳
南唐閩漢南漢楚西楚吳越蜀後蜀也 壬戌歲星晝
見 癸亥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余靖卒贈刑部尚書
謚曰襄 秋七月庚午詔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
縣從京東提點刑獄王綱所言以重長民之官也 壬
申遼決諸道囚 丙子以邈川首領嘉勒斯賚子誠州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六

團練使棟舊作董 為順州防禦使 辛巳遼禁僧尼
私詣行在妄述禍福誘取財物 八月壬寅遼主如懷
州謁太宗穆宗廟 丙辰以宣政使入內都知安靜軍
留後任守忠為休信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初帝為皇子
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帝即位不豫遂交構兩
宮閒于是又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因受
賞賜司馬光呂誨交章劾之光言守忠有大罪十皆陛
下所親見眾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為姦恣橫不法事不
可勝言伏望陛下盡發其罪明示四方斬于都市以懲
姦慝帝納其言翼日遂黜守忠原異李熹曰文潞公私
記治平元年八月諫官

司馬光呂誨言人內都知任守忠交關宮闈光又疏其
十罪乞斬之時高弼為樞相乞行諫官之言英宗命
遂之弼與中書同奏事殿上宰相韓琦進曰陛下親
之時守忠亦頗有勞願少寬之弼而前曰先帝親授
恩報太后知此何等語且將置先帝與太后於何
勞臣不知此何等語且將置先帝與太后於何
平初英宗即位有疾宰執請光御太極殿光曰臣
入內都知任守忠有疾宰執請光御太極殿光曰臣
知諫院呂誨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數章請誅之英宗
施參政趙鼎難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
韓公必自有說難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
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使蘄州安置取空頭
救填之言吾為魏公作畫堂共意以謂少緩則中變也歐
陽公言吾為魏公作畫堂共意以謂少緩則中變也歐
瑋琦特甚見聞錄不取 丁巳以上供米三萬石賑宿亳
琦又題當今並不取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七

州水災饑民 九月丁卯詔復置武舉 初有詔以是
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侍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
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因聖體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
以後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
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愆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丁丑禮院奏準晝日孟冬薦饗太廟改為祫祭案春秋
閔公即位二十二月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議之真宗
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禘祭仁宗天聖元年
四月在諒陰有司誤通天禘舊禘之數在再期之內案
行禘祭故四十二年之間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於

始則歲月相乘不可得而正矣今年未大祥未可禘明年未禘亦未可禘今年十月乞依舊時享從之 辛巳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家請謚禮院奏懷德已葬難定謚從之 翰林侍讀學士劉倣以疾告滿百日求優郡帝謂執政曰如劉倣豈易得邪復賜以告母燕見諸學士必問倣疾少閒否癸未命倣知衛州未行改汝州三司言倣再得告例不當給俸詔令特給 戊子詔免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李東之進讀以其自陳有疾求致仕也帝謂東之曰卿耆儒通識期於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先是帝亟欲肅正宮省東之諫曰陛下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六

長君也立自齊邸人方觀望願曲爲容覆嘗令押賜賴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竟即退帝諭王令留東之食冀其從容也翼日見帝具道王英睿仁厚社稷之福帝甚悅 先是夏國賀登極進奉人吳宗等至順天門欲佩魚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立禁之不可留止廢置一夕絕供饋宗出不遜語立折之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會殿門訴於押伴張觀詔令還赴延州與立辨立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目國主爲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

庚寅賜諒祚詔戒以自今宜精擇使人毋俾生事司馬光呂誨乞加高立罪不報 是秋夏數出兵寇秦鳳涇原鈔熟戶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詔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詰問司馬光言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且不賓則討誅之順從柔服則保全之不遑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立押伴入京立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于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立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今諒祚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五

招引亡命黠集兵馬窺邊伺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悞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詐稽首服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御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患也 壬辰

遼道宗紀本書十月壬辰朔李銳據朔政知此月宋遼異朔宋以癸巳爲十月朔則壬辰乃九月晦也宋歷較遼爲密今以宋朔爲定故附於九月末 遼主幸中京皇子梁王濬從遼主

獵矢連發三中逸主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
 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風後遇十鹿射獲其九遼
 主喜為設宴 冬十月庚子帝閱諸軍班直將校武藝
 擢授有差 辛丑直祕閣同知禮院周孟陽告謝諭閣
 門引對於延和殿久之自是數召見訪以時事最後至
 隆儒殿在邇英閣後苑中羣臣所未嘗至也 癸卯禮
 院奏魏國公宗懿無後濮王無嫡孫故事宗室推本位
 最長者承襲瀛州防禦使宗樸濮王第二子今于本位
 最長詔封宗樸襲岐國公 戊午遼禁民間私刊印文
 字先是遼書禁甚嚴有以書傳入宋地者罪至死至是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辛

復行此禁 庚申翰林學士賈黯奏近詔令內外薦舉
 文武官堪備升擢及將領任使臣見頃者下詔薦士或
 其人已有薦者而有它人薦之則例皆責以別舉臣愚
 謂宜無阻重複可擇所薦多者特加擢用則庶幾得人
 從之 十一月甲子詔中外文字不得連用受益二字
 以翰林學士賈黯奏仁宗舊名所當避也 遼定吏民
 衣服之制 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李師
 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為義勇初
 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為兵數雖多而贍養至薄唐置
 府兵最為近之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

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于天性而有物力資
 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與唐之府兵何異陝
 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係
 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
 河東陝西三路皆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請於陝西
 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詔
 從之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
 于是知諫院司馬光累奏以為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
 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
 來陝西困于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一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壬

加以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
 鄙有警眾心已搖若夏間此詔必大驚擾況即日陝西
 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為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臣
 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況陝西未刺之民
 乎帝弗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
 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傲使
 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為
 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
 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實不可用不過十
 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歷

聞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
今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光曰朝廷嘗失信
于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無疑也琦曰吾在此君
無憂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偃藩它人在此
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默然
竟不爲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矣 丁
丑遼以乾文閣經籍多闕下詔求書命儒臣校讎 已
卯知桂州陸詵奏交趾使所議事帝因問交趾於何年
割據輔臣對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
豪曲成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三

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乃始效順山路險僻多潦霧瘴
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但當懷柔之耳是冬詵始
案邊至邕州召左右江四十五峒首領詣麾下閱簡土
丁得精兵五萬補置將校夏鑄印給之奏免兩江積欠
稅物數萬交趾大恐因遣使朝貢辭禮滋益恭其後詵
又奏請每歲一教土丁仍自今三歲一造籍以聞 以
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范純仁爲江東轉運判官初純
仁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俗不蠶織乃下令勸使植桑
有犯罪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慕效後呼爲著
作林及徙襄邑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縱馬暴民田

純仁取一人杖之主者怒白其事於朝有詔劾純仁純
仁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
聽牧地隸縣牧地隸縣自純仁始純仁仲淹子也 庚
辰遼禁南京私造御用采緞私自貨鐵及非時飲酒命
南京三司每歲春秋以官錢饗將士 十二月庚子知
制誥祖無擇獻皇極箴賜詔獎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
禮部侍郎王疇爲樞密副使帝嘗謂輔臣曰疇善文章
歐陽修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爲赫赫之名耳一日晚帝
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帝喜曰卿
清直好學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數日遂有是命疇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三

辭不拜帝遣內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已昃須
疇入乃進內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望輕資淺
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爲輔弼者帝以
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責授滁州團
練使不簽書本州事知制誥祖無擇乞薄責公輔且不
卽草詔帝欲并責無擇中書救之戊申坐罰銅三十斤
知諫院事呂誨言疇自登科三十五年仕宦不出京城
進身由徑從而可知公輔言其資淺望輕蓋欲朝廷選
任賢才未爲過也責降太重士論紛紜竊爲陛下惜之
伏乞復公輔舊官止奪其職移知僻小州軍俾令思過

稍息紛紜之論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著亦上疏乞
寢公輔責命不報後數日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因奏
審刑院事對便殿從容又為上言外議皆謂責公輔太
重訖不從 以內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為環慶
路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句本路兼管句鄜延路蕃部公
事慶州駐劄供備庫副使李若愚為涇原路權駐泊兵
馬鈐轄專管句本路兼權管句秦鳳路蕃部公事渭州
駐劄令體測蕃情治其訟公事及有賞罰則與其帥
議而大事即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團結疆壯預為經
畫寇至今老弱各有保存之所後數日又以西京左藏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五

庫副使梁實領秦鳳內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而令昭
明若愚專領本路諫官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
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
害況鈐轄寄重實均安撫使之權乎乞朝廷罷之精擇
帥臣凡事一切付委庶幾閫外之權得盡其用矣御史
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訖不從瞻蓋屋人也 王昭明
等既至召蕃部酋領稱詔犒勞賞以鉅帛籍城寨兵馬
計族望大小分隊伍給旗幟使各繕堡壘每人置器甲
以備調發仍約如令下不集押隊首領以軍法從事知
延州程戡言蕃部所以去者過更苛暴為西人誘略

耳今昭明等徒能呼首領慰恤以言犒以羊酒恐未足
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過聽宜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
一將軍馬兼沿邊巡檢使勿復專蕃部事亦不從李焘
曰程戡正傳云 癸丑以河北都轉運使趙抃為龍圖
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抃前使蜀時言蜀人好妖祀聚眾
為不法請以其首處死餘皆黥流及是復有此獄皆謂
不免抃察其無它謂囚曰汝輩能復業吾釋汝罪皆叩
頭乞自省乃止坐為首者餘釋不問蜀人大悅它日帝
謂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 是歲畿
內宋毫陳許汝蔡唐潁曹濮濟單濠泗廬壽楚杭宜洪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二

五

鄂施渝州光化高郵軍大水遣使行視疏治賑恤謁其
賦租 遼南京西京大有年西北路招討使蕭珠澤傳
木哲召人朝封柳城郡王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賜諡... 宋紀六十三

宋紀六十三 起旃蒙大荒落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

帝

治平二年 遼咸雍 春正月辛酉朔遼羣臣上遼主尊號

曰聖文神武全功大略廣智聰仁睿孝天祐皇帝改元

咸雍大赦開梁王溶為皇太子百官賜級有差甲子遊

主如魚兒濼 始朝廷遣王無忌齋詔責夏國主諒祚

諒祚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賀正使荔茂先附表自言起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一

兵之由歸罪於邊吏辭多非實丁卯復以詔戒其侵擾

諒祚終弗聽 以編排中書諸房文字王廣淵直集賢

院帝在藩邸廣淵因帝左右時君卿獻其所為文及書

札故有是命知諫院司馬光言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

更無所長於士大夫閒好奔競善進取稱為第一鄉以

初任通判排編中書文字二年之間堂除知舒州薦紳

已相與指目為僥倖今既留不行又驟加美職安得不

取外朝怪惑陛下方蒞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才置諸

不次之位以率厲羣臣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

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廣淵直集賢

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乎光

凡再論列訖不報 癸酉參知政事歐陽修言諒祚猖

狂漸違誓約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歷罷兵以來

當時經用舊人唯戶部侍郎致仕孫沔尚在沔守環慶

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問其心力不

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雖中間曾以罪廢然棄瑕收使

正是用人之術欲乞朝廷察訪特加獎用庶可備一方

之寄詔以沔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禮院奏請自

今文武臣薨卒當輟朝者皆輟聞喪之明日從之 丁

丑賜許蔡二州錢鈔十萬貫令和糴以救饑民仍命駕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二

部員外郎李希逸提舉 壬午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

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路募兵司馬光言

國家忠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

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多而不精則

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此

利害之明如白黑不為難知也邊鄙之臣無它材略但

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它日邊事

或敗歸咎於己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

虛數不論疲頓無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立苟且目前

之術非為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臣願陛下速降

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宜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饑民以充廩軍但據所有斗斛救濟農民俟向後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 甲申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邵亢爲直史館穎王府翊善同判司農寺令於皇子兩位供職帝嘗召對羣玉殿訪以世務曰學士真國器也 庚寅遼命羣臣過正旦及重午冬至別表賀東宮 二月辛丑以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爲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知杭州初帝自濮邸立爲皇子中外無閒言既卽位以服藥故皇太后垂簾聽政宦官官妾爭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三

相熒惑并謂近臣中亦有異議者外人遂云襄嘗有論議然莫知虛實帝聞而疑之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請朝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琦等共奏三司事無缺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歐陽修又奏襄母年八十餘多病襄但請朝假不赴起居耳日高後卽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帝未嘗不變色及諒祚攻擾涇原帝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擇人琦等初尚救解繼知帝意不回因奏待襄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

帝入宮後親見奏牘至是因襄請罷琦遂質於帝帝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卽已聞之琦曰事出曖昧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傾陷善人難立矣曾公亮曰京師從來喜爲謗議一人造虛眾人傅之僂以爲實前世以疑似之言害陷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爲患修曰陛下以爲此事果有否帝曰雖不見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無修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真僞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乃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臣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四

至和初免喪至闕下小人有嫉忌臣者僞撰臣乞沙汰內官奏稟傳布中外內臣無不切齒亦賴仁宗保全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真僞况無迹狀邪琦及公亮又各進說帝曰告謗者因何不及它人遂命襄出守以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權三司使至和初公弼爲羣牧使帝在藩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馬不善求易之公弼曰此朝廷近親且有素望宜避嫌不可許至是公弼奏事帝曰朕往在宮中卿不欲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矣公弼頓首謝帝又曰卿繼蔡襄爲使襄主計訴訟不以時決頗多留事卿何以處之公

彌知帝不悅襄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者妄耳帝益以公彌爲長者 癸卯樞密副使王疇卒帝臨奠賜白金二千兩贈兵部尚書諡忠簡 丙午降陝西轉運使光祿卿陳述古爲少府監知忻州坐權知渭州日擅移涇原副總管劉幾權知鳳翔并劾幾罪案問多失實故也 賜禮部奏合格進士明經諸科鄱陽彭汝礪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 丁未錄囚 丁巳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準詔詳定禮院及同知禮院呂夏卿禘祫異議請如禮院所議今年十月禘明年四月禘如夏卿所議罷今年臘祭從之 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五

賈黯爲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周孟陽王廣淵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又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召親舊二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願所用如何耳迺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以禮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龔鼎臣爲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初鼎臣爲宰相韓琦所善翰林學士吳奎欲舉御史賈黯不肖奎爭不能得乃止既而以都官員外郎換起居舍人知諫院遂知雜事在言職少建白至是

出之其後帝欲用王廣淵爲諫官曰近歲諫官御史多不職如龔鼎臣乃未嘗言事也夜對李燾曰據鼎臣本未嘗言事疑本傳有所緣飾也 已未起復前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吳奎領故官職奎固辭不許遣其子大理評事璟奉表懇辭帝意必起之韓琦曰近年兩府大臣文彥博賈昌朝富弼各乞終喪奎必不肯起歐陽修曰若邊境有急金革從事則不容免帝曰方此西邊未寧奎何自遂其私邪乃召璟於延和殿面諭齋詔賜奎奎終辭帝許之詔月給奉錢之半固辭不受 三月丁卯詔貢院經殿試進士五舉諸科六舉經省試進士六舉諸科七舉今不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六

合格而年五十以上者第其所試爲三等以聞乃以進士孫京等七人爲試將作監主簿餘三十八人爲州長史司馬文學 帝初卽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監周琮等作新歷三年而成琮言崇天歷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會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遵夏陳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請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攷定是非上推尚書辰弗集於房與春秋之日會參今歷之所候而易簡道邁等所學疏闊不可用新術爲密乃賜名明天歷琮等各遷兩官其後明天歷亦不可用琮等皆奪所遷官

辛未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以嘗言中丞賈黯過失辭職黯奏曰誨初得御史乃臣與孫抃等五人薦舉臣等知其為人方正謹厚今茲擢用甚允眾望臣與其事必能協濟伏望趣令就職詔以諭誨誨遂受命因言歷代設耳目之官以輔人主之不逮凡事宜辨論是非稍涉欺妄當行重責不當置其言而不用使之沮辱在賢者則死而後已不賢者翻然以思動為身謀悠悠皆是矣假如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預聞及其政令既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則曰已行之命難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是取勝耳目之官與不設同也又聞近日臣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七

僚建議以先帝臨政信任臺諫官所陳已行之事多有追奪欲陛下矯先帝之為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繆令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曰出自清衷人必不敢動搖果有之是欲窒塞聖聰使拒諫遂事豈公忠愛君之人哉臣嘗親奉德音指緘默者甚眾然終不聞有所誠厲竊謂陛下好問過於虞舜但未嘗察其言耳求治有如漢宣但未嘗責其實耳臣既未得去敢不以言責自任望陛下既問之當察其言既用之當責其實無俾左右蔽惑聰明言事之官時有懲勸則人無苟且職事皆舉矣辛巳翰林學士王珪奏權御史中丞賈黯前以學士同

管撰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仍舊供職從之 壬午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仁宗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祥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敕臣等謹案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日為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七日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日始從吉益失之也天聖中夏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為大祥五月擇日而禫六月一日從吉從之 丁亥遼以知興中府楊績復知樞密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八

院事 己丑賜越州上虞縣朱回女家絹三十匹米二十斛朱母早亡養於祖媪方十歲里中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蔽其媪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媪也媪以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故有是賜 帝嘗問輔臣天下金穀幾何韓琦等俱以對因問允兵之費倍於曩時何也歐陽修曰自西事以來邊臣廣為守備既增置軍額則歲費益多又問祖宗綏懷如此尚有倔強者琦曰國家意在息民故示大體含容之耳 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

與門下省對移從之 夏四月辛卯遼以知樞密院事
張嗣復有疾改知興中府 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
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
奏進呈故也 庚子遼主清暑於特古里舊作拖古
烈今改

辛丑詔監司知州歲薦所部吏務在得人不必充所限
之數先是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
八百餘員而吏部奏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
十餘人臣不敢遠引前載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
法尚簡選人以四改改官諸路使者薦部吏數未有限
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雖非部吏皆得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九

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攷頗增而知州薦
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
比天聖漸繁而改官者固已眾矣然磨勘應格者猶不
越旬日引對未有待次者皇祐中始阻監司奏舉之數
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
才十年耳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
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
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
人人以爲道已當舉者謂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
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恩於無能也謂宜明詔天下使

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帝納其言故降是詔 丙
午奉安仁宗御容於景靈宮孝嚴殿 五月癸亥以資
政殿學士禮部侍郎知太原府陳旭爲樞密副使呂誨
言先朝任陳旭時臣與唐介范師道趙抃王陶言其姦
邪不當置於二府封章交上醜迹皆著而外則近臣主
張內則宦官引援韓琦極力爲地富弼依違不決凡論
列半年旭出知定州臣等請斥江外事既兩罷曲直不
斷人言沸騰近崇政殿奏對承奉德音謂旭有才人或
言其姦邪者不數日遽聞除命豈有中外言其姦邪明
哲知而復用臣竊謂大臣極力引薦陛下不得已而用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十

之耳唯冀清衷夏陽沈慮旭之進退繫於宸斷 以兵
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蔡抗兼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同
知諫院抗初爲睦親宅講書出入宮邸不受饋遺帝器
重之請於濮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
師友及親政卽問抗安在抗時爲廣東轉運使亟召判
都理欠憑由司抗未至帝每見奉使南來者輒問之及
入對畱語日盱日卿乃朕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
禮自疏也居數月遂有是命 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
府馮京爲陝西安撫使代陳旭也 戊辰詔曰朕蒙先
帝遺烈嘉與公卿大夫厲精爲治屬天下承平日久內

外因循惰職者眾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幸其進又沾飾名譽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過務在簿書期會之閒朕何望焉夫緘默苟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者以勸朕持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百執事其易慮孜孜各修厥職以稱朕意 辛未以東上閣門使劉几知鄜州几初權涇原副都總管與陳述古交訟既罷而代几者遂發几過用公使錢詔几赴永興軍聽劾權御史中丞賈黯言國家任用將帥當責以禦邊捍寇之效細故小惡皆宜略之則可以得其死力太祖時天下未定李漢超等一十四人分捍三邊皆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十一

十數年不易舉其州征權之利皆以與之仍聽其貿易免所過征稅軍士無小大皆許僇宐以故漢超等得成功名而二十年閒無西北之憂慶歷中陝西用兵頗失此術邊臣用公使錢微有過則為法吏繩以澁文如尹洙張亢滕宗諒是也今西戎叛擾陛下當以恩威御諸將所宐思太祖之得人而懲近事之失體如几者苟無大過願赦而不問帝納其言故有是命 丙子賈黯奏近者皇子封拜並除檢校太傅案官儀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子為父師於義不可前世因循失於釐正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

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宐正其失詔可且令已受命者異時加恩改授 辛巳夏遣使貢於遼 甲申命宰相韓琦曾公亮權兼樞密院公事富弼在告故也弼自去冬以足疾臥家至是章二十餘上乞補外郡帝終不許 丙戌樞密院編機要文字九百八十一冊以進賞執事者有差 六月辛卯以江東轉運判官屯田員外郎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權發遣鹽鐵判官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迭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十一

舉二人而帝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名而命之大防藍田人也大防首言綱紀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人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許遐夷狄騎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數上不納張昇年幾八十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遜任亦不許竊以為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以禮亦何必過

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 癸巳羣臣表請聽樂弗許五上表乃許之 初絳州團練使楊遂爲新城巡檢救濮王宮火帝識其面目於是侍衛司闕帥帝首出遂姓名擢登州團練使步軍都虞候 己亥詔自今三司久任判官不得別舉職任 壬寅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王珪等奏都官郎中許遵編修提舉司并三司類例一百三十冊詔行之以在京諸司庫務條式爲名遵泗州人也 己酉以莊宅使張利一爲皇城使知雄州兼河北沿邊安撫使代皇城使李中祐也以中祐權定州路總管司馬光言近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三

縣主簿王回皆爲忠武軍節度使推官俾知來安縣秩知長社縣回知南頓縣俾等皆以文行知名爲知制誥沈遘王陶等所薦命下而回卒俾秩皆辭不赴 初議崇奉漢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莫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卽敕吏以光手稟爲案其議曰謹案儀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芻豢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貽譏後世況前代之入繼者多於官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四

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另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妄殺彼民則戢鬪之端往來無窮矣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如漁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精彊然後奉辭以討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命試校書郎孫侔試將作監主簿常秩前亳州衛真

章閣待制呂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於
濮王也中書又奏案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案
令文與五服年月敕竝云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母斬
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
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
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
集三省御史臺官議詔從之執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
而臺諫皆是王珪等議論洵洵未及上太后間之辛亥
內出手書切責韓琦等以不當議稱皇考而琦等奏太
后以珪等議稱皇伯為無稽且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五

甲寅降詔罷尚書省集議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
以問翰林學士范鎮時判太常寺卿率禮官上言漢宣
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
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
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漢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
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因
具列儀禮及漢書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執政得
奏怒召鎮責曰詔書云當令檢詳柰何遽列上邪鎮曰
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問乃其職也柰何更以為
罪乎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

等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言朝廷既知議論不一當辨
正是非參合眾意明所適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集議
還付所司詔命反復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漢宣光
武皆稱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與今事
體略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漢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
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
儼稱皇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竊原
敕意直欲加漢安懿王為皇考與仁廟同稱此事非出
清衷必佞臣建白苟悅聖情二三輔臣不能為陛下開
陳正論又將啟其間隙違背禮義惑亂人情忘先帝之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六

眷荷陷陛下於非正得為忠乎伏望陛下別降詔旨以
王珪等議為定取前後所獻不一之論盡降出外辨正
是非明其有罪置之於法可以渙釋羣疑杜絕邪論誨
前後三奏皆留中不行後李熹曰諫前奏以六月二
十九日丁卯上後二奏不得其
時今竝附司馬光言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
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
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
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
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
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

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勩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使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歿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七

焉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眾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 樞密使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罷至二十餘上帝固欲留之不可秋七月癸亥罷爲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初除僕射及使相弼八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不從將行又乞罷使相或僕射一官許罷僕射而改制焉 丙寅詔曰事有先後故制有隆殺禮有重輕故用有豐約凡郊廟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省 丙子放宮女百八十人 遼主以太后射獲熊賞賚百官有差 丁丑太白晝見 戊寅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丞

賈昌朝奉帝幸其宅奠之贈司空兼侍中諡曰文元御築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神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以結宮人宦官數爲諫官御史所攻云 己卯羣臣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睿孝皇帝詔答不允 庚辰以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文彥博爲樞密使初彥博自河南入見帝謂曰朕在此位卿之力也彥博對曰陛下登儲纂極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功臣何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卽召還矣彥博行未至永興亟有是命又遣中使促之樞密使吏部侍郎張昇罷爲彰信節度使平章事判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六

許州昇久在病告求罷凡七上章乃得請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遣歐陽修爲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修修覺其意謂兩人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遂止及昇去位帝遂欲用修修又力辭不拜 辛巳以權三司使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爲樞密副使公弼上言諫官御史耳目之官比來言事罕見採用非所以達四聰也陛下當以政事責成大臣而委視聽於臺諫非其人則黜之如此則言路通而視聽廣矣 以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韓絳權知開封府尋遷三司使絳在成都凡再歲始張

詠鎮蜀時春糴米秋糴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歲久券皆轉入富室絳消除舊籍召貧民別予券且令三歲視貧富輒易之豪右不得逞蜀與夷接邊人伐木境上數侵爭因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巖崖閉絕蕃部往來就威茂交易異時內侍使蜀使酒場吏主賈賣因倍取以資費絳奏請加禁約帝敕內侍省著為令每行必申戒焉及在三司又請以川峽四路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結直以平物價帝歎曰眾方姑息卿獨不徇時邪即行之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絳執不可帝曰朕初不知當為卿改而干者不已絳執益堅因為帝言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九

身犯眾怒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讒先是官中所用財費悉以合同憑由取之絳請有例者悉付有司於是三司始得會計 以知制誥沈遘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遘為人輕俊明敏通達世務前知杭州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使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者奪歸其父母接遇士大夫多得其歡心部吏皆樂傾盡為之耳目刺里巷長短纖悉必知故事至立斷眾莫不駭伏小民有犯情稍不善不問法輕重輒刺為兵姦猾屏息時鞠真卿提點刑獄欲案其事移州詰問遘為稍弛所

刺卒給以公據復為民會遊召還真卿亦能去事遂寢議者以其嚴比孫沔然沔雖苛暴銳於懲惡至遣善人亦懼焉其治開封如治杭晨起視事及午事畢出與賓舊往還從容談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逾月加龍圖閣學士尋遷翰林學士以母喪去位遂卒致異李在四年九月今并書 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殺人畜不可勝數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泄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沒 甲午命鹽鐵副使楊佐等提舉修諸軍班營屋虞部郎中來令孫等八人就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十

賜水死諸軍民錢葬祭其無主者 乙未下詔求直言 司馬光疏曰頃暴雨大至川澤皆溢都城摧圮廬舍覆沒殆盡死於厭溺者不可勝紀此乃非常之大災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竊惟皇太后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初得疾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額為之傷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陛下為人之子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變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先

帝擢陛下於眾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天子以一后數
 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歡心長公主
 數人皆屏居閒宮希曾省見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
 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議晚年嬰疾狀倦萬幾遂以
 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取舍黜陟未必皆當及陛下卽
 位皆謂必能收取威福進賢退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
 平而陛下益事謙遜自晦凡百奏請不肖與奪知
 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退知事之非不能改
 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
 顧忌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為天子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三

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裁定施行而臺諫
 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
 可止則止今乃復付大臣彼安肯以己所行為非以它
 人所言為是乎陛下獨取拒諫之名大臣坐得專權之
 利四方懷忠之士皆望風結舌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
 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意奉事
 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
 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
 罪舍小取大延納讜言虛心從善而皆行以至誠則人
 心既悅天道自和矣呂誨言五行志曰簡宗廟廢祭祀

水不潤下乃者濮安懿王一事始議或將與仁廟比崇
 終罷追封不及燕王之例禮失中而孝不足是亦幾乎
 慢也京房傳曰饑而不損茲謂大荒厥災水去冬及春
 許穎等郡大荒臣謂尚方不急之用後苑淫巧之作宐
 加裁減以崇儉約量入制用正在今日又曰辟邊有德
 厥災水蓋有德之人壅遏而不用也今前席詳延無非
 藩邸之舊清涂進用皆出權幸之門忠良之人寧無體
 解古者以功績舉賢則萬化成而瑞應著後世以毀譽
 取人故功業廢而災異至陛下當翼翼循思追救其失
 庶幾消復之理也呂大防言雨水為患此陰乘陽之沴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三

因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
 邊寇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 丙申邊以
 客星犯天廟命諸路備盜賊嚴火禁 初議崇濮安懿
 王史館修撰同知諫院蔡抗引禮為人後之義指陳切
 至涕下被而帝亦感泣會京師大水抗推原咎徵守前
 說以對大臣不復之庚戌命抗知制誥兼判國子監罷
 諫職 乙卯詔減定袞冕制度從同知禮院李育奏也
 育河南人嘗與同列議禁中事既上有中人來問誰為
 此同列懼未對育獨前曰育實為之中人即去事亦寢
 命知制誥宋敏求韓維同修撰仁宗實錄 九月辛

西提舉編纂禮書參知政事歐陽修奏已編纂書成百卷詔以太常因革禮為名賜修等銀帛有差 壬戌以霖雨罷大宴司馬光言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循故事請上尊號陛下漢自抑損以承天譴慰眾心望自今所有羣臣上尊號表皆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光既奏疏復面有開陳帝嘉納之羣臣凡五上表終不允 己巳策制舉人甲戌以制科入等著作佐郎范百祿為祕書丞升一任前和川縣令李清臣為著作佐郎百祿所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咎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三

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涌井溢孝靈尊仁皇而京師大水異世同驗密如符節陛下之於漢安懿王情可以殺而禮不可以加恩可以斷而義不可以隆禮為人後者為之自古者特重大宗則降其私親蓋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社稷之祀重也門內之期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是悖先王之禮矣禮悖則人心失天意睽此變異所從來也古之聖帝明王未嘗無過然而貴乎能改陛下宜詔有司勿復議追尊事第因漢安懿王建國為之立長以為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為一國太祖則人心悅而天意解大雨之膏何

用釀哉百祿鎮從子也清臣安陽人韓琦妻以其兄之子歐陽修奇其文以為似蘇軾試祕閣攷官韓維曰苟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清臣不第則繆矣發視如言及廷對或謂清臣當以五行傳對當復得第一清臣曰此漢書附會之說吾不之信民閒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如人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清臣第竟在次等 乙亥遼主如蒲絲淀丙子以權御史中丞賈黯為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從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三

所乞也先是黯與兩制合議請以漢王為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二三執政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於是引疾求去而有是命後十二日卒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漢王議為請贈禮部侍郎黯修潔自喜在朝數言事人稱其介直 壬午太白犯南斗 以龍圖閣直學士判都水監韓贄知河南府坐都城內外溝洫久不治故也 先是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臺諫累有論列仁宗因著令僧官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缺中書已下兩街選人不

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令與鑿義中書執奏不可歐陽修乃奏曰補一僧官至小事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改先朝著令則是內臣撓朝政此何可啟其漸又曰宮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制此小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朝政可回威勢不小矣帝遽可中書所奏令依例選試 冬十月丁亥朔遼主如醫巫闕山 庚寅以天章閣待制呂公著司馬光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 甲午復以王安石為工部郎中知制誥母喪除故也 己亥遼以太后射獲虎大宴羣臣命各賦詩 癸卯呂誨言臺諫者人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三

藏書之數非所好也 壬子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知青州士宗入辭帝謂曰朕素知卿忠純豈當久處於外因命再對及見論祖宗之法無數更變 甲寅呂公著進所編仁宗御集百卷帝御延和殿服韞袍觀之 以翰林學士馮京為南郊儀仗使闕御史中丞故也即日更命給事中天章閣待制彭思永權御史中丞 十一月庚午朝饗景靈宮辛未饗太廟壬申祀天地於園丘以太祖配大赦先是百官習儀尚書省賜酒會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及是宰相韓琦以聞帝曰已赦罪矣琦言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三

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會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 遼耶律伊遜舊作乙幸今改恃寵不法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抑之為伊遜所忌十二月甲午出仁先為南京留守改封晉王仁先至南京郵孤悍禁姦惡邊境晏然議者謂自裕悅舊作于越今改休格舊作休哥今改後仁先一人而已 甲辰夏國主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壽聖節司馬光言近年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孰戶蕃部其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殺掠弓箭手有住任沿邊者諒祚皆迫逐使人內地邊臣坐視不能救

援遂使其餘孰戶皆畏憚凶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
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
皆侮慢之辭朝廷亦隱忍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
以驚動邊鄙而將帥率多懦怯一路有警則三路皆聳
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數月後寂無影響
然後遣來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回去如此往還疲
於道路訖無是事臣料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
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
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為之備其所以誘不逞之人者欲
訪中國虛實平居用為謀主入寇則用為鄉導也其所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三

以誘脅孰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為客軍不足畏唯
孰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鬪若先事翦去則邊人
失其所恃入寇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
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諸蕃公私貧
困既而邊吏習以為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望
明諭中外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陳知軍中利害
及西戎情偽者竝許上書擇其理道稍長者從容訪問
以治兵禦戎之策則處置自得其宜矣 郊祀既畢侍
御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議乞早正漢安懿王崇奉之
禮且言今佞人進說惑亂宸聽中書遂非執守邪論當

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羣疑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
來進任兩制臣僚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
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誨尋進對延和殿開陳懇切
前後凡七奏不從因乞免臺職補外又四奏亦不從遂
劾韓琦曰永昭陵土未乾玉几遺音猶在乃琦遽欲追
崇漢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
者論辨半年琦猶遂非不為改正願黜居外藩以慰士
辛亥遂以南京留守蕭惟信為左伊勒希巴舊作夷萬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三

天

同知南院樞密使事

景行出為武定軍節度使以漢人行宮都部署耶律良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四

聖子孫萬世無疆

宋紀六十四 起柔兆敦非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

帝

治平三年 遼咸雍二年 春正月丁巳遼主如鴨子河 壬申

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范鎮為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初

鎮草韓琦選官制稱引用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

琦表求去位鎮批荅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

帝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其意謂琦去位則謳歌訟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四

獄不歸京師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諭鎮令自請外而有

自命 及異李燾曰或云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漢王

則是追崇事首修意修乘開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

下也鎮坐此出 帝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

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實也先是知

制誥韓維奏事便殿嘗言人君好惡當明見賞刑以示

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俗可移又言思慮不能全無

過差假如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以彰納善從諫之

美及鎮補外維言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

止在文字當含容以全近臣體貌陛下前黜錢公輔中

外以為太重今又黜鎮而眾莫知其所謂臣恐自此各

懷疑懼莫敢為陛下盡忠者矣 癸酉契丹改國號曰

大遼 乙亥宣徽南院使武安節度使程戡卒戡守延

州凡六年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為言者所與初延

州夾河為兩城雉堞卑薄嘗為夏賊攻圍登九州臺下

瞰城中戡調兵夫大增築之後以為利橫山酋豪怨諒

祚欲以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為援戡言豺虎非其相搏

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

當乘此聽許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帝不豫大

臣重生事遂寢不報自以年過七十告老章凡十數上

終弗聽遣中使齋手詔問勞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四

臣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為要地豈養病所耶還至鄧

城卒贈太尉諡康穆 辛巳以端明殿學士知徐州張

方平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帝謂執政學士獨王珪能為

詔餘多不稱職因問方平文學如何歐陽修對曰方平

亦有文學但挾邪不直曾公亮以為不聞其挾邪趙槩

又以為無迹故卒命之 及異長編載御史呂大防論趙

夫大臣憂國致君之意乞下槩問狀以懲不恪攻

宋史大防方平明逸槩傳俱不載此事今亦不取 帝嘗

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為對帝不覺前席曰朕

嘗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多不然聞

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 命翰林學士馮京修撰仁宗

寶錄 壬午罷三司推勘官初詔三司舉京朝官一人
專領推勘事至是三司奏以為不復罷之然議者不以
罷之為便也 癸未遜主如山榆淀 先是工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與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
裏行呂大防合奏曰伏見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
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譏
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亦上疏請罷追崇之議皆不報
誨等論列不已而中書亦以劄子自辯帝意嚮中書然
未即下詔也執政乃相與密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
濮安懿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又令帝下詔謙讓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三

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示非帝意且欲為異日
推崇之漸丙子中書奏事垂拱殿時韓琦以祠祭致齋
特遣中使召與共議既退外間言濮王已議定稱皇歐
陽修手為詔草二通一納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齋
實封文書至中書執政相視而笑誨等聞之即納繳御
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賜黜責帝以御寶封告敕遣內
侍趣誨等令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敕猶
居家待罪丁丑中書奏事帝又遣中使召韓琦同議即
降敕稱準皇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
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

安懿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游並稱后又降敕稱
帝手詔朕而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如前朕以方承
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尊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
當且欲以瑩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
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又詔濮安懿王子瀛州防禦使
岐國公宗樸候服闋除節度觀察畱後改封濮國公主
奉濮王祀事庚辰呂誨等又奏臣等本以歐陽修首啟
邪議詿誤聖心韓琦等依違附會不早辨累具彈奏乞
行朝典近親皇太后手書追崇之典竝用哀桓衰世故
事乃與政府元議相符中外之論皆以為韓琦密與中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四

官蘇利涉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
歸過至尊自掩其惡欺君負國乃致如此首議之臣安
得不誅臣等待罪於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踧踏未
敢承命以此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庭爭以
救朝廷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為天下所問而臣等不
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重矣豈可復居言路為耳目之
官哉帝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
子并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是日詔避濮安懿
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為之募
兵二百人以奉園為額又令河南置柏子戶五十人命

帶御器械王世寧權發遣戶部判官張徽度漢安懿王
園廟地圖上皆從中書所請也壬午詔罷尚書省集議
漢安懿王典禮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奏狀帝問執政
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耶陛下所知歐陽修曰御史
以爲理難竝立若以臣等爲有罪卽當留御史若以臣
等爲無罪則取聖旨帝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
不宜責之太重於是誨罷侍御史知雜事以工部員外
郎知朔州范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呂大防落監察
御史裏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寧縣故事知雜御史解官
皆有詰詞時知制誥韓維當直又兼領通進銀臺司門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五

下封駁事執政恐維繳詞不宥草制及封駁敕命遂徑
以敕送呂誨等家仍以累不遵稟聖旨赴臺供職爲誨
等罪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
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等敕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
議論以正官法又言誨等能審論守職國之忠臣計其
用心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士大夫貪固
寵利厚賞嚴罰猶恐此風不變而復內牽邪說貶斥正
人自此陛下耳目益壅蔽矣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
前敕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召誨等還任舊職以全
政體皆不從是日詔翰林學士知制誥御史中丞知雜

各舉御史兩人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兼侍御
史知雜事 司馬光言竊聞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因言
漢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
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
言事太切盡從竄斥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
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
舉朝公議尊崇漢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爲
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
之臣恐累于聖德所損不細閭里之閒腹非竊歎者多
矣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不則且爲之別改近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六

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呂公著言呂誨等以
論事過當竝從責降間命之始物論騰沸皆云陛下自
卽位以來納善從諫之風未形於天下今誨等又全臺
被黜竊恐義士鉗口忠臣解體且自古人君納諫則興
拒諫則亡興亡之機不可不審願陛下以天地之量包
荒含垢特追誨等敕命令依舊供職則天下幸甚 二
月乙酉朔白虹貫日 命殿中丞蘇軾直史館帝在藩
邸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蘇軾
遠大之器也它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久而
用之則人無異辭今驟用之恐天下未必皆以爲然適

足累之也帝曰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日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據授不若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帝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試而命之它日歐陽修具以告軾軾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甲午遼驛召武定軍節度使姚景行入見遼主問以治道奏對稱旨復拜南院樞密使又召入內殿出御書及太子書示之遼主嘗有意南伐問景行曰宋人好生邊事如何景行曰自聖宗與宋人和好迄今幾六十年若以細故用兵恐違先帝成約遼主以為然遂止政異宋治平間無故過聲之事遼史乃云宋人好生事恐遼主借以為詞或疆場小故宋史不盡載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七

耳今從遊 史書之 乙巳穎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穎王天質早茂嫻嫻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伏見國朝親王聘納雖開寶通禮具有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欲乞下太常禮院博采舊典修換穎王聘納儀範其故事非禮者悉罷之詔禮院詳定禮院奏開寶通禮親王納妃有納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親迎同牢之禮國朝未嘗用今檢國朝會要皇親婚會禮物數請如會要故事從之 三月丁巳賜羣臣御筵於諸園苑 己未彗星晨見於壁長七尺許李蓋日本紀在庚申 今從實錄及本志 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

俞侍御史趙鼎趙瞻自使遼歸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堯俞辭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告牒不受稽首帝前曰臣初建言在誨前今誨等逐而臣獨進不敢就職帝數諭堯俞等堯俞等終求去乃以堯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司馬光言比蒙聖恩宣諭濮王稱親事云此事朕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游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為政府所誤以致外議紛紛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除改見任臺官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今忽聞傅堯俞等三人相繼皆出此政府欲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八

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胃臆耳伏望特發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為歡欣誹謗之語更為謳歌矣不從光遂奏請與堯俞同責因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會上疏預戒追尊之事及過仁宗大祥臣即與堯俞詣政府白以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義當兩制禮官共詳時臣又獨為眾人手換奏草若治其罪臣當為首其呂誨等係後來論列既蒙遣逐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庇臣能不愧於心乎又奏乞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從 壬戌以屯田員外郎

簽書江寧節度判官事孫昌齡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監永豐倉郭源明為監察御史裏行源明勸子也甲子以都官員外郎黃焯為侍御史太常博士蔣之奇為監察御史裏行初命王珪等舉官已除孫昌齡及郭源明而尚闕兩員中書以珪等前所舉都官員外郎孔宗翰等七名進而焯中選帝又特批之奇與御史歐陽修素厚之奇前舉制科不入等嘗詣修盛言追崇濮王為是渎非范百祿所對修因力薦之即與焯並命之奇入對帝面諭曰朕嚮覽卿所對策甚善而有司誤遣故親有是除之奇宜與人堂從子宗翰道輔子也 是日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九

納故宰相向敏中孫女為皇子穎王婦封安國夫人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為王擇配記室韓維奏宜選勳望之家精揀淑媛攷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帝嘉納之 戊辰帝親錄囚 庚午以彗出避正殿減常膳帝對樞臣以彗為憂胡宿請備邊呂公弼曰彗非小變不可不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祇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 新除監察御史裏行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還呂誨等詔聽源明免以告牒納中書 辛未手詔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諡曰

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又以上承仁考廟社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故但即國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追封大國之義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竝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眩惑眾聽以致封還詰敕擅不赴臺明繳畱中之奏於中書錄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十

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誦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禪既畢然後講求典禮崇本親今乃反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傳堯俞等不顧義禮更相倡和既撓權而示眾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士民不詳本末但惑傳問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命左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綬赴諫院供職 癸酉詔曰去秋以來雨潦為沴今星躔生變咎證昭灼故避殿撤膳夙夜惕厲

永惟四海之內獄訟煩冤調役頻冗與鯨寡孤獨死乞貧苦甚可傷也轉運使提點刑獄分行省察而矜恤之利病大者悉以聞庶仁恩家至副朕寅畏之心焉 辛

巳彗星見於昂如太白長丈五尺壬午字于畢如月彗

遼史作壬午彗星見于西方此從宋史 夏四月甲申朔觀文殿學士戶

部侍郎孫沔自環慶改帥邠延未至卒於道贈兵部尚

書謚威敏沔居官以才力聞然喜燕遊好色故中閒坐

廢 丙戌禮院言濮安懿王建廟當行祭告而宗樸喪

服未除請權以本宮諸弟攝事其祝文令教授為之初

命翰林學士馮京撰祝文京言本院未有體式乞下禮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十一

院議禮院議稱皇帝某謹遣官恭告於親濮安懿王既

而以前詔俾王子孫奉祠事乃夏定此議帝嘗以稱親

之議質於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獵獵以為不可帝曰

王相待素厚亦持此說邪獵對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

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為報也 命密州觀察使宗

旦同知大宗正司事宗旦居所生母喪以孝聞始請別

擇地以葬歲時奠祀後著為法 己丑賜工部侍郎致

仕皇甫泌帛一百匹泌獻所著周易精義等書故有是

賜 賜真定府僧懷丙紫衣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

維之一半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牛沒於河募能出

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樁衝狀

鈞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而有是賜

以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陸誥為兵部郎中邠延路

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 贈皇后弟內殿崇班

高士林德州刺史士林將家子獨喜學帝嘗以謹守法

律四字誨之曰能如此則為良吏矣每欲進擢后屢辭

既卒始追贈焉明年又贈節度使 乙未穎王府翊善

同修起居注邵亢以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寺於是

帝謂穎王曰翊善端直朴厚已擢為諫官矣王頓首謝

以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傅卞為起居舍人同知諫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十二

院卞議濮王典禮與執政意合故驟進 以度支郎中

王稷臣直集賢院充穎王府翊善令於皇子兩位供職

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

事蹟於是光奏曰臣自少以來略涉羣史竊見紀傳之

體文字繇多難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

況於帝王日有萬幾必欲徧知前世得失誠為未易竊

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書

凡關國家之盛衰係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

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

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

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而無所成頃臣
會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
臣續成此書或別有編集若續此書乞亦以通志爲名
其書上下貫串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翁源
縣令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句當公事劉恕將作監主
簿趙君錫皆以史學爲眾所推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
修庶使得早成書不至疏略詔從之而令接所進八卷
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君錫以父喪不赴命太常
博士國子監直講劉攽代之恕筠州人君錫良規之子
攽故弟也 司空致仕鄭國公宋庠卒帝方以災異避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三

正殿有司誤奏母臨喪乃爲輓辭二篇賜之贈太尉兼
侍中謚元憲帝爲築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與弟
祁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尤
畏法在揚州使工甃堂塗取卮酒與之後知誤取公使
立債之而取予者皆被罰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
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沈自安然天資忠厚嘗
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弗爲也沈邈嘗爲京東
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庠在洛陽邈子爲府屬所惡欲
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其長
者 戊申以河東轉運使吳充爲鹽鐵副使帝雅知充

數問充所在會充入覲帝諭以教授時事嘉勞之居河
東纔半歲卽召入 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胡宿屢乞致
仕庚戌罷爲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以殿前
都虞候容州觀察使郭遠遷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
事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遠始于是知制誥邵必當制草
詞以進言遠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望雷誥敕與執政
熟議弗聽遠旣入西府眾多不服或以咎韓琦琦曰吾
非不知遠望輕也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
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遠當之致異李熹曰或云上本
方平不附已得日西府久不用武臣宜知諫院邵充御
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遠用遠知諫院邵充御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古

史吳申呂景交章論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
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動勞爲天下所稱則可遠黜佞
小才豈堪大用不報 王子司天監奏彗星浸微羣臣
詣閣門拜表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三表乃許之 是
月遊境霖雨 五月乙丑詔河北戰兵三十萬陝西戰
兵四十五萬并義勇令本路都總管常加訓練毋得占
役時邊臣或奏請增兵朝廷以爲兵數不少故降是詔
是日彗行至張而浸 戊辰帝謂宰臣曰朕日與公
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繁多不
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

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者歸有司中書降敕而已
庚午詔中書樞密自今朔望會于南廳 吏部流內銓
進編修銓曹格敕十四卷 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刺史
叔褒領文州團練使初制宗室入學十五以上通兩經
者大宗正以聞命官試論及大義中者度高下賜出身
或遷官至是叔褒試所學中格故有是命叔褒德恭曾
孫也 乙亥遼主駐特古里舊作拖古 烈今改 丁丑以屯田
員外郎王克臣子孝莊為右屯衛將軍駙馬都尉賜名
師約以尚德寧公主故也初帝數稱唐公主多下嫁名
人及選得師約其父子皆業進士令至宰相第試以詩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五

并其所業賦一編進御召見清居殿又諭以母廢學後
又出經籍及紙筆墨硯賜之 辛巳遼以戶部使劉詵
為樞密副使詵為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故有
是擢 六月乙酉以駕部郎中知磁州李田監淄州鹽
酒稅務嘉祐六年始置考課法至是考課院言田再考
在劣等故有是命坐考劣降等自田始 丙戌回鶻貢
於遼 丁亥免陸詵正衙令入見帝勞問之曰卿嶺外
處畫無不當者卿延最當邊境故選用卿今將何先詵
曰邊事難以遙度抑未審陛下意在安靜或欲示威也
帝曰大抵邊陲宜以安靜為務昨王素為朕言朝廷與

帥臣常欲無事自餘將校無不生事要功者卿謂此言
如何詵曰素言是也陛下能責任將帥令疆場無事即
天下幸甚 辛卯以太常博士劉庠為監察御史裏行
庠私議濮王事與執政意合故命以言職 壬辰贈故
霸州文安縣主簿太常禮院編纂禮書蘇洵光祿寺丞
所修書方奏未報而洵卒賜其家銀絹各百兩匹其子
軾辭所賜求贈官既從之又特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
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亦善之勸洵與安石
游而安石亦願交于洵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
大夫皆弔洵獨不往 甲辰準布舊作阻 卜今改貢于遼 己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六

酉御崇政殿疏決在京繫囚 壬子改清政殿曰欽明
召直集賢院王廣淵書洪範於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
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為朕方屬多事豈敢言自逸
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
景所得最深遂進景論七篇明日復召對延和殿謂廣
淵曰景所說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為馭臣之柄尤為善
論朕遇臣下常失之柔是以特書此言置之坐右以為
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也 秋七月癸丑朔遼以西北
路招討使蕭珠澤舊作木 者今改為北府宰相以左伊勒希巴
舊作夷 高 畢今改蕭惟信為南院樞密使以同知南院樞密事

耶律白為特里衮舊作場今改甲寅以屯田員外郎吳申

為殿中侍御史初劉庠舉申自代帝曰朕固知申遂擢

用焉庠申門人也自傳卜議濮王事稱旨庠及申私論

與卜協故相繼竝居言職丙辰遼南院樞密使姚景

行致仕庚申遼錄囚辛酉景行復為南院樞密使乙

丑以奉國畱後號國公宗諤為休靜節度使于是濮王

子孫及魯王孫各遷官一等遷者凡二十人帝之為皇

子辭疾不肖入宮詔本位長屬敦促宗諤最長於是勸

行及帝即位宗諤上十餘章論功帝不得已特遷奉國

畱後中書召知制誥韓維命辭再三屬之曰語勿太淡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四 七

也宗諤在藩素嫉帝宗諤有庖夫善羊膾帝使之為膾

兩盤宗諤見問之對曰十三使之膾也宗諤怒毀器覆

肉咎其庖夫宗諤性陰狡所惡婢妾往往鳩殺之丁

卯遼主如蕩絲淀以歲早遣使賑山後貧民八月己

亥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知蔡州公著嘗言

濮安懿王不當稱親及頒諱于天下又請追還呂誨等

皆不從即稱疾求補外官帝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

朝廷公著家居者百餘日遣內侍楊安道即家敦諭且

戒安道曰公著勁直宜徐徐開曉語勿太迫也又數令

其兄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才數月復上章請出故有

是命九月壬子朔日有會之癸丑以知制誥史館

修撰蔡抗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帝謂抗曰第行且

召卿矣郡兵番戍室家畱營多不謹夫歸輒首原抗下

令悉按以法戍兵感之乙卯命知制誥宋敏求題濮

安懿王及三夫人廟主于園丙辰幸天章寶文閣命

兩府觀翰林學士王珪所書仁宗御書詩石刻初仁宗

立帝為皇子珪請對而後草詔後有閒珪者是日御藥

珠殿召珪設紫花墩賜坐勞問久之詔中書授珪兼端

明殿學士且諭曰執政員闕即命卿矣翼日又賜盤龍

金盃一珪惶恐以謝帝謂曰朕知卿忠純有守曩者有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四 八

讓語朕今釋然無疑矣珪頓首曰非陛下保全臣何以

至此癸亥詔自今待制已上自遷官後六歲無過則

復遷之有過亦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

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仍以七十員為定員有闕即檢

勘至前行郎中遷及四歲以上校日月之久者次補之

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如別有勞績或因要重任使特

旨推恩者即不在此例乙丑以太常博士監察御史

裏行馬默守本官通判懷州初默彈奏濟州防禦使李

珣犯銷金并匠人送開封府官吏不能正其罪又言宗

惠女使當如法錄問且請自今外人罪連宗室大辟皆

錄問然後斷又言國子監直講劉攽輕薄無行多結交富貴舉人不可為開封試官又言趙及所壞倉米十八萬石當治米所以濕惡并劾提點倉場李希逸以不覺察而及等實由希逸舉發默除御史時攽有戲言默用此怒故安彈奏攽默又屢言濮王不宜稱親帝以為疏繆故黜之御史劉庠奏乞雷默弗聽 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會有以內庭為言者帝疑之卞曰真宗禁銷金自掖庭始今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詔如卞請 庚辰知諫院傅卞言風聞貴戚奏薦恩澤未經減定或托以親戚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五

濫及高貨商販之徒詔自今如嬪公主以下非有服親若有服親之夫無得奏薦 是月夏國主諒祚舉兵寇大順城入寇柔遠寨燒屈乞等三邨柵段木嶺初環慶經略安撫使蔡挺知諒祚將入寇即遣諸將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副使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救近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寨無得逆戰諒祚將步騎數萬攻圍大順三日蕃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祚鎡甲毳帽以督戰挺先選強弩八列於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復寇柔遠張玉募膽勇三千人夜出擾賊營賊遂驚潰遣中

使賜挺手詔慰勞諒祚退屯金湯聲言益發步騎且出嫚辭須已得歲賜復攻圍大順城鄜延經略安撫使陸誥言朝廷積習姑息故賊敢狂悖不稍加詰責則國威不立即止其歲賜銀帛牒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此人可倚也詔誥得宥州報具聞而諒祚果大沮盤桓寨下取糧四反卒不敢入寇又歲儉貧願得賜物乃報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矣 冬十月壬午朔以仙游縣君任氏墳域為園從禮院所奏也 癸未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齎詔賜夏國主諒祚問所以入寇之故仍止歲賜銀帛陸誥言西戎頗順矣不若且賜時服因以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五

詔問之彼必感懼今特遣次公彼多姦詐或疑朝廷畏已則未遵服也不從 甲申以戶部判官直集賢院王廣淵直龍圖閣兼侍讀集賢殿修撰周孟陽兼侍講帝不豫廣淵憂思忘食寢帝自為詔以慰安之曰朕疾少閒矣乙酉詔兩日一御邇英講讀時帝已不豫然近臣尙未知也于是皇子穎王等引仁宗故事以請從之 丁亥詔令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于未行閒歲之法已前率四分取三分禮部奏名進士以三百人為額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 以同簽書樞密院郭達為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兼權判渭州遠懇辭簽書帝

曰初欲授卿宣徽使慮外人以爲罷政第領樞職往以重使權 甲午詔宰臣參知政事舉才行士可試館職者各五人先是帝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多云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之路太狹誠當今所患帝曰何謂進賢路狹中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修曰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閒外自監司內則省府選擢甚精時亦得人然皆是錢穀刑名疆幹之吏此所謂用才臣言進賢路狹乃館職也帝曰如何修曰朝廷用人之法自兩制選居兩府自三館選居兩制然則三館者輔相養材之地也往時入三館有三路今塞其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三

二矣此臣所謂太狹也帝曰何謂三路修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下十年有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兩任凡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隨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館闕人乃試而館闕人初無員數無有闕時則上簿者未無試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之所謂進賢路太狹也新格置編校官八人皆用選人歷七年乃自校勘除校理此外未嘗有所擢用臣

謂此八員者宜仍舊它員或闕即令中書擇人進擬庶無遺賢故有是詔因謂輔臣曰館閣養才之地比欲選數人出使無可者公等其各爲朕搜揚雖執政親戚世家勿避朕當親閱可否于是韓琦曾公亮歐陽修趙鼎等所舉蔡延慶夏倚王汾葉均劉攽章惇胡宗愈王存李常張公裕王介蘇稅安燾蒲宗孟陳侗陳睦李清臣朱初平黃履劉摯凡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既委公等舉之苟賢豈患多也乃令先召權提點陝西刑獄度支員外郎蔡延慶等十人餘須後試延慶齊子也 丙午羣臣以來歲元會表上尊號曰體乾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三

應歷文武聖孝皇帝詔不許五表乃許之 十一月甲寅以慶州蕃官都巡檢司趙明領順州刺史以擊夏人于大順城有功也于是將士及蕃官有功者隨輕重賞之 戊午帝不豫 己巳歸徐國公主于王氏皇后及皇子頴王東陽郡王送至第詔皇后翼日乃歸 司馬光奏曰今歲彗星彰見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既不收麥仍未種西戎內侮邊鄙未安而朝廷晏然曾不爲意或以爲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爲景星嘉瑞豈當有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爲欺蔽上天誣罔海內孰甚于此伏

望止羣臣所上章表御尊號而弗受夏下詔書淡自咎
責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為福之道俟聖體
康復天時豐穰然後推崇徽號何晚之有臣承乏侍從
誠見近日羣臣皆以言為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
出則鎔立族談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為陛下正言其不
可者是敢妄進狂瞽唯聖明采察不從 初夏人寇大
順帝問兩府策將安出宰相韓琦請畱止歲賜遣使齋
詔往問樞密使文彥博等曰如此則邊釁大矣因引寶
元康定之喪師以動帝意攷異宋史韓琦傳議停歲賜
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然則引寶元康定事者非
彥博也當時在樞府者尚有陳旭呂公弼二人未審誰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三

所言今從長編琦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晉時
且諒祚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服帝竟從琦議遣
何次公往使朝退二府以所論不同各相私語彥博謂
其黨曰渠自言料敵且觀渠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
表進帝已臥疾輔臣因入問起居畢琦扣御榻曰諒祚
服罪否帝力疾顧琦曰一如所料諒祚所上表雖云受
賜累朝敢渝先誓然尚多游辭歸罪于其邊吏乃復賜
詔詰之令專遣使別貢誓表具言今後嚴戒邊上酋長
各守封疆不得點集人馬輒相侵犯其鄙延環慶涇原
秦鳳等路一帶久係漢界熟戶并順漢西蕃不得更行

劫虜及逼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更
有招納苟渝此約是為絕好餘則遵依先降誓詔朝廷
恩禮自當一切如舊 先是帝久服藥監察御史裏行
劉庠奏請立皇太子帝不懌封其奏一日宰相韓琦等
問起居退穎王出寢門憂形于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
大王朝夕勿離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為此
也王感悟去帝自得疾不能語凡處分事皆筆于紙
十二月壬午遼以知樞密院事楊績為南院樞密使以
樞密副使劉詵參知政事丁酉以西京雷守哈珠舊作合未
改為南院大王旋出蕭珠澤為武定軍節度使 遼主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三

以楊績舊臣特詔燕見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遼主曰
方今羣臣忠直耶律玳劉詵而已然詵不及玳之剛介
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善天
下陛下區分邪正陟黜分明天下幸甚遼主又嘗諭詵
曰卿勿憚宰相時北院樞密使耶律遜勢焰方熾詵
奏曰臣于伊遜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伊遜銜之相與排
詵未幾出詵為保靜軍節度使 辛丑帝疾增劇輔臣
問起居罷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
皇太子以安眾心帝領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
立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

又批于後曰穎王頊琦曰欲乞卽今晚宣學士降麻帝復額之琦召內侍高居簡授以御札命翰林學士草制學士承旨張方平至榻前稟命遑而草制王寅立皇子穎王頊爲皇太子帝既用輔臣議立皇太子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韓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無動也琦曰國事當如此可奈何皇子始聞命辭于榻前者久之 癸卯大赦賜文武官子爲父後者動一轉 乙巳詔以來年正月十九日冊皇太子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爲禮儀使翰林學士王珪撰冊文錢明逸書冊知制誥宋敏求書寶 是年遼放進士張璪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五

等百一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宋紀六十五

起彌罔協治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治平四年

遼咸雍三年

春正月庚戌朔羣臣上尊號冊于太

慶殿太尉奉冊授閣門使轉授內常侍由垂拱殿以進

是日大風霾 辛亥遼主如鴨子河 丁巳帝崩于福

寧殿太子卽位時年二十百官入福寧殿發哀聽遺制

見上于東楹皆如嘉祐之儀惟入垂拱殿後門乃哭爲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一

異帝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帝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琦欲且止勿召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太上皇愈促之帝始爲皇子被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及卽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大臣從容以爲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然 戊午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官一等優賞諸軍悉如嘉祐故事惟百官拜赦不舞蹈舞蹈者嘉祐之失也 己未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以宰臣韓琦爲山陵使御史劉庠言禮居喪不飲酒食肉仁宗之喪百官及諸軍朝晡皆給酒肉京師羊爲之竭請給百官素會禮

官以為然執政不從 庚申羣臣拜表請聽政不允表
三上乃從之 樞密院召禮官問詔遼母后書當何稱
欲自稱重姪稱彼為大母判太常寺李東之同判太常
寺宋敏求等以為當稱姪孫叔祖母從之 三司使韓
絳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奏疏曰祖宗平天下收斂其
金帛納之內藏諸庫其所以遺後世之業厚矣自康定
慶歷以來發諸宿藏以助興發百年之積惟存空簿近
奉赦書諸軍將校賞給已行支散外至于文武百官既
遷官加職其諸賜資若夏循嘉祐近例竊慮國家財力
不堪供給伏乞檢會真宗上仙及仁宗即位舊事施行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二

此乃先朝體例非自今日裁損所管山陵制度遺詔戒
從省約乞下三司及經由州縣凡係科率所及路分當
職官吏各據確數明立期會務在愛惜官私物力今日
月猶賒足以辦集至于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畜
為無益而弗為不以小費為無傷而不節濫慮經遠之
計以底烝民之生方今之切務莫先于此矣太子右庶
子韓維言竊聞故事大行皇帝當有遺留物分賜臣下
伏思承平日久公私匱乏又四年之內兩遭大故營造
山陵及優賞士卒所費不貲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賜資
恐為損不少若以為奉承先志理不可罷則望閱諸府

庫取服用玩好物以充用才足將意優可不須過為豐
侈所有金帛諸物可以贍兵恤民者願賜愛惜以救當
世之急獎奏入詔遺賜令內侍省取旨裁減山陵制度
令三司奉行遺制 初議山陵帝以手詔賜執政曰國
家連遭大喪公私困竭宜減節冗費且謂執政曰仁宗
之喪先帝避嫌不敢裁減今則無嫌也 癸亥內出遺
留物賜宗室近臣有差帝謂執政曰仁宗御天下四十
餘年宮中富饒故遺留特厚先帝御天下才四年固難
比仁宗然亦不可無也故所賜皆減嘉祐三分之一
甲子遼主御安流殿釣魚 丙寅始御迎陽門幄殿聽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三

政見百官三司乞藏錢三十萬緡助山陵支費從之
癸酉羣臣拜表請御正殿不許表三上乃許之 戊寅
以王陶為羣牧使 二月乙酉始御紫宸殿見羣臣退
御延和殿視事 龍圖閣直學士韓維陳三事一曰從
權聽政蓋不得已惟大事急務時賜裁決餘當簡略二
曰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宜推誠加禮每事諮詢以盡
其心三曰百執事各有其職惟當責任使以盡其材若
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為失體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為
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謹重并注釋滕世子問孟
子居喪之禮一篇因推及後世變禮以申規諷帝嘉納

焉 立安國夫人向氏爲皇后 丙戌御垂拱殿 辛卯白虹貫日 壬辰手詔曰朕嘗侍先帝左右恭聞德音以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尙帝女者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習行既久義甚無謂朕常念此寤寐不平豈可
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乎可詔有司革之朕恭承遺旨敢不遂行可令中書門下議降詔有司以發揚先帝盛德于是令陳國長公主行見舅姑之禮王師約
要不行公主行見舅姑之禮自此始 三月以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王陶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陶入對優殿帝問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斥佞人任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四
正士復轉對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隍年茲以汰冗兵 命天章閣待制陳薦同修撰
仁宗實錄 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爲給事中知黃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蔣之奇爲太常
博士監道州酒稅先是監察御史劉庠劾參知政事歐陽修入臨福寧殿衰服下衣紫衣帝寢其奏遣使諭修
令易之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眾欲擊去之其事無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從弟也坐舉官被劾冀會赦
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怨修切齒修長子發娶鹽鐵副使吳充女良孺因謗修惟薄事

連吳氏集賢校理劉瑾並修亦仇家亟騰其謫思永聞之聞以語其僚屬之奇始緣濮議合修意修特薦爲御史方患眾論指以爲姦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獨上殿
劾修乞肆諸市朝帝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爲證堅請必行之奇初不與同列謀之後數日乃以奏彙示思永
挽思永自助思永以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眾怒不宜更在政府帝乃以之奇思
永所奏付樞密院修上章自辨帝初欲誅修以手詔密問天章閣待制孫思恭思恭極力救解帝悟復取之奇
思永所奏以入并修章付中書令思永之奇具傳達人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五
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而思永辭以出于風聞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福修復言臣忝列政府枉
遭誣陷惟賴朝廷推究虛實使罪有所歸章凡三上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與辨正虛實使門戶不致枉受汚
辱于是帝復批付中書令思永等具傳達人姓名并所聞因依明據思永與瑾同鄉力爲瑾諱乃言臣待罪憲
府凡有所聞合與僚屬商議故對之奇說風聞之由然陵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無所逃罪而之奇亦奏此事
臣止得于思永遂以上聞如以臣不當用風聞言大臣事臣甘與思永同貶故二人同降黜帝手詔賜修令起

視事它日帝謂吳奎曰蔣之奇敢言而所言曖昧既罪其妄欲賞其敢奎曰賞罰難並行乃止發異李壽曰墨史孫思恭傳云

歐陽修為言者所攻上將誅修手詔密問思恭思恭極力救解朱史以為言者攻修先帝加詰問既辨明賜手詔召之豈有誅修之意遂刪之案司馬光日記以之奇等奏付樞密院後數日乃復取入密詔問思恭必非墨史之妄今 權知貢舉司馬光等上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經諸科二百一十

一人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並賜及第三等賜同出身敕下貢院放榜安世及第二第三人並為防禦團練推官其餘注官守選如例 丙辰命提點開封府界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六

公事祠部郎中陳汝義判三司都磨勘司以知開封縣都官員外郎羅愷代其任愷入見問府界事皆不能知帝不悅及見汝義問之應荅詳敏翼日謂執政曰愷不才宜復用汝義仍與館職執政言汝義資序已高復為提點則下遷宜但令試館職而已帝從之知制誥邵必言陛下新即位以言語擢汝義如漢文賞上林嗇夫恐臣下爭以利口求進乞罷之不從 昌王顥樂安郡王頽乞解官行服詔兩制與太常禮院詳定典禮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謹案大行遺制喪服以日易月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並依先朝典故惟宗室出則慘服

居則衰麻以終制蓋一法度所以尊天子也皇帝承大統奉宗廟昌王樂安郡王當與宗室同例不容以私恩為異從之 丙寅錢明逸罷翰林學士為端明殿學士

兼龍圖學士先是御史蔣之奇言明逸傾險儉薄在仁宗朝附賈昌朝夏竦王拱辰張方平之黨陷杜衍范仲淹尹洙石介之徒朝廷一空天下同疾況文辭紕繆政術乖疏豈可冒居禁苑而同知諫院傅卞亦有言執政

召明逸示以臺諫章疏使自引疾因改命之 丁卯三司言在京糶米約支五年以上慮歲久陳腐欲令發運司于上供年額權住起發五十萬石于穀價貴處減和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七

糶之數變市金銀絹輸權貨務封椿分給三路以備軍需從之 壬申尚書左丞參知政事歐陽修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彭思永等既以論修貶而知雜事御史蘇宋御史吳申言猶不已修亦三表乞罷故命出守初英宗以疾未視朝太皇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同修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啟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政多姘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稱修曰

性直不避眾怨修亦嘗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既出守遂連六表乞致仕不從 癸酉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吳奎參知政事帝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帝曰奎輔立先帝其功尤大遂越次用之奎入謝曰進治說三篇帝嘗語以追尊濮王事與漢宣帝異奎對曰然宣帝子昭帝祖行昭穆不相當又大臣所立豈同仁宗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尊事誠牽私恩帝言此爲歐陽修所誤奎對曰韓琦于此事亦失眾心臣數爲琦所薦天下公論不敢于君前有所隱它日奎進言陛下宜推誠以應天天意無它合人心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八

而已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于上自然感召和氣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直須順成然後可及它事也帝王之職所難在判別忠邪其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對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何所不容未有顯過固宜包荒但不可使居要近耳 太常禮院言準嘉祐詔書定太廟近世八室之制今大行皇帝祔廟有曰僖祖在七室之外禮當祔遷將來山陵畢請以大行皇帝神主祔第八室僖祖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祔藏于西夾室以待祔祫

自仁宗而上至順祖以次升遷伏請下兩制待制以上參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祔合于典禮請依禮院所奏詔恭依 乙亥尙書令兼中書令襄陽郡王允良卒贈太師有司以允良起居無度反易晦明謚曰榮易 初蔣之奇劾歐陽修帝怒曰先帝大漸邵允建垂簾之議如此大事不言而扶人閨門之私乎之奇以告吳申申即劾允事下中書帝徐知其妄中書亦寢申所奏允時同知貢舉及出上殿自辨曰先帝不豫以來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願陛下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九

讒臣者豈得不問願下獄考實帝曰朕不疑卿吳申所奏已不行矣 閏月癸未太白晝見 甲申夏主遣使來獻方物謝罪請戒飭酋長守封疆如去冬所賜詔旨復以詔荅之曰苟封奏所敘忠信弗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仍賜絹及銀各五百匹兩 己丑以京西轉運使刑部郎中劉述兼侍御史知雜事于是蘇宋遷度支副使中書奏以述代之中丞王陶言述任非所長賜陶手詔賞款然亦竟用述述湖州人也 御史吳申言竊見先召十人試館職而陳汝義亦預漸至冗濫兼所試止于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欲乞兼用兩制薦舉仍罷

詩賦試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通否定高
下去留其先召試人亦乞用新法考試明詔兩制詳定
以問其後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宜罷詩賦如申言
于是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 辛卯遼主駐春
州北淀 庚子詔内外文武羣臣於朝之闕政國之要
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直言無隱言
若適用當從甄擢 御史中丞王陶言臣奉詔別舉臺
官緣有才行可舉之人多以資淺不應敕文欲乞許舉
三任以上知縣資序人為御史裏行從之先是陶乞復
用呂大防郭源明執政以為意欲逼己不悅 工部郎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十

中知制誥王安石既除喪詔令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
司帝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累召不起或以為不恭
今召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
器業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矣奎曰
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旨入謝
意以為韓琦沮抑已故不旨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輔相
之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收備
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癸卯
詔安石知江寧府眾謂安石必辭龍圖閣直學士韓維
言安石知道守正不為利動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

即起視事則是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
旨為也若人君始初踐阼慨然想見賢者與圖天下之
治孰不願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則已若
不至此必翻然而來矣議者以為安石可以漸致而不
可以猝召不知賢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計取唯陛下
斷而行之已而詔到安石即詣府視事不復辭也 學
士院言屯田員外郎夏倚雄武節度推官章惇詩賦中
等詔以倚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惇為著作佐郎 甲
辰詔諸路帥臣及副總管或有移易可依慶曆故事中
書樞密院參議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呂公著龍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十一

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並為翰林學士光累奏固
辭不許帝面諭光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
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尚何辭光曰臣不能
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帝
曰卿能舉進士高等而不能為四六何邪光趨出帝遣
內侍至問門彊光受告光拜而不受趣光入謝光入至
庭中猶固辭詔以告置光懷中光不得已乃受它日帝
問王陶曰公著及光為學士當否陶曰二人者臣嘗論
薦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丙午以屯田員外郎
劉攽著作佐郎王存為館閣校勘太常丞張公裕殿中

丞李常爲祕閣校勘著作佐郎胡宗愈爲集賢校理並以召試學士院詩賦入等也放試入優等故事當除直館又員外郎例不爲校勘而放素與王陶有隙陶及侍御史蘇察其排之故纔得館閣校勘

夏

四月以殿中丞唐淑問爲監察御史裏行帝諭曰朕以家世用卿卿當謹家法人臣病外交陰附卿宜自結主知比言者尙抉剔細故以爲能論事必務大體乃爲稱職淑問介子也 庚戌請大行皇帝謚于南郊 召還陝西宣撫使判渭州郭遠同簽書樞密院事御史中丞王陶言韓琦引遠二府至用太祖出師故事劫制人主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三

琦必有姦言惑亂聖聰願罷遠爲渭州帝不可曰遠先帝所用今遠罷之是章先帝任人之失也 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皇祐編敕常朝日輪宰臣一員押班近據引贊官稱宰臣更不赴竊慮此編敕儀制別衝替伏乞明降指揮中書不報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又不報乙卯陶遂劾奏韓琦曾公亮不押常朝班至謂琦跋扈引霍光梁冀專恣事爲喻甲子琦公亮上表待罪帝以陶章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帝爲之動而陶連奏不已帝以問知制誥滕甫甫曰宰相固有罪然指爲跋扈則臣

以爲欺天陷人矣丙寅帝徙陶爲翰林學士司馬光權御史中丞兩易其任丁卯光入謝言自頃宰相權重今陶以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許之時光中丞告已進入而王陶學士之命不許復請授羣牧使許之既而直批送中書以陶爲翰林學士時琦方在告不出奎卽具奏言管唐德宗疑大臣信羣小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爲腹心天下稱爲闇主今陶挾持舊恩排抑端良如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向來相承非由二臣始廢今若又行內批除陶翰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三

林學士則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天下待陛下爲何如主哉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內外大臣展布四體已已奎遂稱疾求罷帝封奎劄子以示陶陶復劾奎附宰相欺天下六罪侍御史吳申吳景奏乞留陶依舊供職并劾奎有無君之心數其五罪帝以手札賜知制誥邵亢趣進入陶學士告亢遂言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由執政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帝由是有逐奎意龍圖閣直學士韓維言宰相跋扈王法所當誅也陶言是宰相安得無罪陶言非則安得罷臺職而已今爲翰林學士是遷也願廷對羣臣使是非兩判庚午帝批付中

書王陶吳申吳景過毀大臣陶出知陳州吳申吳景罰銅二十斤吳奎位執政而彈劾中丞以手詔為內批三日不下其罷知青州帝語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辭且言韓琦久在告奎免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司馬光言奎名望素重今為陶罷奎恐大臣皆不自安紛紛引去于四方觀聽非宜辛未公亮入對亦請留奎帝許之壬申召奎對延和殿慰勞使復位曰成王豈不疑周公邪奎既復位邵亢更以為言帝手札諭亢曰此無它欲起坐臥者耳蓋指琦也初王陶事琦甚謹琦浚器之東宮始建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十四

英宗命以蔡抗為詹事琦因薦陶文彥博私謂琦蓋止用抗琦不從及帝即位頗不悅大臣之專陶料必多所易置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彥博謂琦曰頗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晚直宜受撻陶既至陳州謝表詆宰相不已中書擬再貶光言陶誠有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己愛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止罷諸州歲貢飲食果藥 癸酉詔陝西河東經略轉運司察主兵臣僚怯懦老病者以聞 司馬光上疏論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管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

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是月錄京師繫囚遣使巡行陝西河北京東西路體量安撫五月辛巳以久旱命宰臣禱雨 韓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王陶彈奏不過文德殿押班先嘗面奏舊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日有機事商議故不及押班為歲已久即非今始今檢詳唐及五代會要每月凡九開延英則明其餘不坐之日宰臣須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對宰臣日未御內殿前令閤門使傳宣放班則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來繼日臨朝宰臣奏事祥符敕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行之不久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十五

漸復墮廢緣中書朝退後議政動踰時刻若日赴文德押班則機務常有妨滯乞下太常禮院詳定司馬光言舊制當押班不須詳定癸未詔自今晝刻辰正垂拱奏事未畢聽宰相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放班退未及辰正並依祥符敕令未為定制 壬辰遼主駐納葛濼甲辰以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為殿中侍御史襄行從翰林學士王珪范鎮之薦也唐英初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蕘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買取息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于其中間者咨美英宗初立唐英上謹始書言為人後者為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

聽者願其漸既而濮議果起珪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故薦之 乙巳寶文閣成置學士直學士待制官奉英宗御書藏於閣 六月戊申遼有司奏新城縣民楊從謀反僞署官吏遼主曰小人無知此兒戲耳獨流其首惡餘釋之 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待制陳薦請以便宜糴司陳粟貸民戶二石從之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土樂業而無離散之心其要在乎得人而已以臣愚見莫若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使賑濟土著之民居者既安則行者思反若縣縣皆然豈復有流民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六

哉于是詔河北運司約束州縣倍加存恤 己未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趙抃知諫院入謝帝謂抃曰聞卿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事邪故事近臣自蜀還者必登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倘欲大用何必省府乎抃上疏言任道德委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機密備不虞勿數赦容諫諍十事又言口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無以慰搢紳之望復論五費謂宮掖宗室官濫兵冗土木之事多見納用 辛未詔天下官吏有能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

析以間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向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父告其子云吾嘗求死使汝曹免于凍餒遂自經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併于同等見存之戶望令中外臣庶條其利害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患則農民有樂業之心帝納其言故有是詔役法之議始此 陝西轉運使薛向言知青澗城種謬招西人朱令陵最爲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七

夸示諸羌誘降橫山之眾詔增給田五頃謬向在英宗時嘗獻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陳禦邊五利一曰任將帥以制其衝二曰亟攻伐以罷其敵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四曰絕利源以敝其國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疏奏英宗稱善嘗置諸左右帝見而奇之會邊臣多言橫山族帳可招納者是日召向入凡向所陳計策帝皆令勿語兩府自以手詔指揮 壬申遼以度支使趙徽參知政事 乙亥御史張紀言近歲以來百司庶務多稟決于中書臣謂政府不當侵有司之職有司亦不當以細務汨政府詔中書樞密院應細

務合歸有司者條析以聞後中書具三十一事樞密院具六十二事皆歸之有司 秋七月庚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本朝典禮循唐之舊真宗仁宗皆祀于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享明堂伏請以大行皇帝配詔恭依 詔察富民與妃嬪家婚姻資緣得官者 已丑命戶部郎中趙抃刑部郎中陳薦詳定中外封事先是帝命張方平司馬光至是復令抃等同之 辛卯告大行皇帝謚于天地宗廟社稷 壬辰上寶冊于福寧殿 帝初即位內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罷內職獨句當御藥院高居簡等四人留如故司馬光疏言居簡資性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六

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頃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繼統乃復先自結納使寵信之恩過于先帝願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帝曰耐廟畢自當去光曰閹闈小臣何繫山陵先後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帝從之癸巳居簡罷為供備庫使 乙未以三司檢法官呂惠卿編校集賢書籍惠卿與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薦其才于曾公亮遂舉館職惠卿晉江人也 辛丑熒惑晝見凡三十五日效異宋史神宗紀天文志皆無今據 丙午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指陳得失之邵縣竹人為曲水令轉運使以輕縑

高其價使縣配賣之邵言縣地狹人貧耕者已幾方歲儉饑羌夷數入寇不可復困之以求利轉運使怒會帝即位求言乃上書曰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與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與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敕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調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日困如擇賢才以為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番聚厥稱之盛以保安外誠考棠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興隆典拔滯淹遠夸毗來忠諫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九

如此則太平可拱而俟也書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以太子中允致仕時年未四十也范鎮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挂冠使吾慊然 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錢 八月丁未朔太白晝見 辛亥司馬光言竊聞陛下好命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竊以為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省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慮于不知哉今澁處九重詢于近習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謬

邪得以逞其變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誦也 戊午復
夏人和市 張方平司馬光奏所詳定內外封事帝令
中書參議光對延和殿言封事善者在陛下決行之帝
曰大臣多不欲行光曰陛下詢芻蕘以廣聰明斯乃社
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癸亥詔詳定封事所奏如其
中有難行者可召詳定官赴中書問難令述利害以進
己巳京師地震帝問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對
曰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帝曰誰爲陰公亮曰臣者
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
宜戒之吳奎曰但爲小人黨盛可帝不懌 癸酉葬憲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三

文肅武宣孝皇帝于永厚陵廟號英宗 是月判河陽
軍富弼上疏曰帝王都無職事惟別君子小人然千官
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者不使
一小人參用于其閒莫不得人矣陛下勿謂所采既廣
所得必多其閒當防小人惑亂聖聽姦謀似正詐辭似
忠疑似之際不可不早辨也 九月丁丑詔減諸路逃
田稅額 壬午祧僖祖及文懿皇后乙酉祔英宗神主
于太廟樂曰大英之舞 戊子減兩京畿內鄭孟州囚
罪一等民役山陵者調其賦 辛卯徙封昌王顥爲岐
王樂安郡王顥爲高密郡王 遣孫思恭等報謝于遼

壬辰錄周世宗從曾孫貽廓爲三班奉職 甲午遼
遣使來賀卽位 戊戌召知江寧府王安石爲翰林學
士 遼主命給諸路囚糧 辛丑韓琦與奎陳升之竝
罷琦歷相三朝或言其專自王陶論劾後曾公亮因力
薦王安石欲以開琦琦稱疾求去帝不許以詔書慰撫
琦又疏有四當去復不許厚陵復土琦夏不入中書請
甚堅于是帝夜召張方平議且曰琦志不可奪矣方平
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乃除鎮安
武勝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帝復
召知制誥鄭獬草奎知青州及方平趙抃參知政事制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三

賜雙燭歸舍入院外廷無有知者明旦獬進草遂降付
中書升之初名旭避帝嫌名故以字行帝始擢任楊定
升之屢諫不宜生遼事由是忤旨以母老乞優郡遂出
知越州 以樞密副使呂公弼爲樞密使翰林學士承
旨張方平知諫院趙抃竝參知政事三司使韓絳知開
封府邵亢竝樞密副使 先是薛向奏蕃部寇名山有
歸附意壬寅司馬光對延和殿言諒祚稱臣奉貢不當
誘其叛臣以興遼事帝曰此外人妄傳耳光曰陛下知
薛向之爲人否帝曰固非端方士也徒以其知錢穀及
邊事耳光曰錢穀誠知之遼事則未也又言張方平姦

邪貪狠帝曰有何實狀光曰請言臣所目見者帝作色曰每有除拜眾言輒紛紛非朝廷美事光曰此乃朝廷美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何知之帝曰吳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帝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賢光曰結宰相為姦邪然希意迎合觀人主趨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三

潮州地震 癸卯同僉書樞密郭達罷為宣徽南院使判鄆州從張紀唐淑問趙抃言也達至鄆七日徙帥延州 權御史中丞司馬光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滕甫權御史中丞光言臣昨論張方平參政不協眾望其言既不足采所有新命臣未敢祇受光等誥敕下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具奏封駁帝手詔諭光曰朕以卿經術行義為世所推今將開邇英之席欲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換卿禁林復兼勸講非為前日論奏張方平也呂公著封還蓋不知此意耳于是取誥敕直付閣門趣光等受職公著又言誥敕不由本司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帝手批其奏曰俟開邇英當諭朕意 韓琦既出判相州入對帝泣下琦亦垂涕稱謝詔琦出入如二府儀又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祜書丞忠彥為祕閣校理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

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默然 是月遼主如南京 冬十月丙午朔漳泉諸州地震 丁未富弼罷判河陽 戊申建州邵武興化軍地震 己酉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講退獨留呂公著語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不當也公著力請解職許之它日又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闊何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况光者豈免此名大抵慮事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命御史中丞滕甫考諸路監司課績舊制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下至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三

知州皆歸考課院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為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部吏能否則以採訪才行合二事為課悉書中等無高下帝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監司所上守臣課不中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重書獎厲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 參知政事張方平以父憂罷 庚戌給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令糴穀賑旱州縣 癸丑詔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侍御史知雜事舉材堪御史者各二人 甲寅翰林學士司馬光初進讀通志于邇英閣賜名資治通鑑親製序以賜光令候書成寫入又賜額邸舊

書二千四百二卷序略曰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 癸酉知青澗城種諤復綏州夏將鬼名山部落在綏其弟夷山降于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奏言諤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其首領鬼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諤祚以降帝信之知延州陸誥言以情偽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誥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招納乃共畫三策令幕佐張穆之入奏穆之陰受向指說言必可成帝意誥不協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雷

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鬪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孟示之名山投槍大哭遂舉眾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勝兵萬人將築城于其地誥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虜眾四萬人壘集城下諤出兵擊走之遂城綏州初諤言名山約降帝將令邊臣招納其眾司馬光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諤祚幸而勝之滅一諤祚生一諤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于諤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餘眾尚多還北不可

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帝不聽及諤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發吳東都事略種諤傳云魏夏監軍司牙吏屈子託言鬼名山來報內附諤即上聞不俟報募可使者通城書于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于州諤起所部蕃漢兵會于懷遠若移折繼世赴魏夏應接長驅入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厥明屈子及諸酋長為名山開門迎納折繼世亦領兵會于師遂築綏州城案此文與宋史種諤傳小異而宋史較為詳確今從之種諤既取綏州夏人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朝廷謀西討邵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倍率人心一搖安危所繫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雷

且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于是欲棄綏州知延州郭遠言賊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鬼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之帝不聽 十一月丁丑詔近臣各舉才行可任使者一人 文彥博言于帝曰諸路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繫焉所宜擇人久任又言兩府堂陛之重亦當久任使其下不能傾危乃可立事韓絳曰漢王嘉以為二千石尊重難危乃可使下況堂陛之勢乎 戊寅詔求直言 詔御史臺存遇起居日令百僚轉對 丙戌詔曰故事二府初入舉所知者三人

將以觀大臣之能比年多因請謁干舉薦者不公其令中書樞密院舉人皆明言才業所長堪任何事以副朕為官擇人之意 改命韓琦判永興軍兼陝西路經略安撫使賜手札趣令治裝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構怨戎狄臣朝夕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算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可決不敢與聞又言王陶指臣為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 丁亥詔令天下州軍各上所轄縣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美

令治狀優劣其條約令考課院詳定以聞 戊子分命宰臣祈雪 置馬監于河東交城縣 庚寅詔近臣以舉官不當經三劾者中書別奏取旨 壬辰夏國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于遼 乙未詔內外文武官各舉所知二人見任兩府三人或恥于自媒久淹下位或偶因微累遂廢周行者咸以名聞 先是以向傳範知澶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傳範敵中之子也知諫院楊繪言后族不當領安撫使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文彥博曰傳範累典郡有政聲非由外戚帝曰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它日妄求者已亥命改知鄆州它日

繪又言曾公亮不當用其子孝寬判鼓院帝謂滕甫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于事甫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帝為寢其命繪亦解諫職改兼侍讀繪因辭甫言于帝帝詔甫諭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 十二月丁未遼參知政事劉詵仍為樞密副使以樞密直學士張孝傑參知政事已酉以孝傑同知樞密院事孝傑附耶律伊遜故累遷 遼主行再生禮赦死罪以下 辛酉詔以來歲日食正旦自乙丑避正殿減常膳罷朝賀 壬戌詔起居日增轉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五 美

對官二人 丙寅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間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瘼死者多其具為令提點刑獄歲終會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檢察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 己巳夏人求以亡命景詢易鬼名山郭遠曰詢庸人也于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矣是月遠謂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謀告將斬之于境以謝罪遠曰是且梟死囚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遠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敵情得乃銅而獻之 夏國主諒祚殂年二十一國人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葬

安陵子乘常即位時年之歲梁太后攝政致異宋史神宗即位之十二月又云乘常治平四年冬即位則諒祚實以治平四年死紀所書者廷告之日耳萬斯同趙駿烈紀元景攷據本紀謂諒祚改元拱化有六年與夏因傳拱化五年之文自相違異蓋攷之未審矣是月韓琦至永興初薛向

郭遠等議欲存綏州詔琦度其可否琦奏賊今已誘殺楊定等綏州不可棄也及諒祚病死其子乘常方幼琦因奏當此變故尤非棄綏之時文彥博呂公弼恥于中變督促乘綏如初琦條陳不已帝遣中使齎手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言綏不可棄乃詔如琦議是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胡宿卒宿內剛外和臨事慎重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五 天

不輒發發印不可回尤顧愔大體其篤行自厲至于貴達常如布衣時 遼南京旱蝗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仁聖孝皇帝名項英宗長子母曰宜仁聖烈皇后宮八月賜名仲鍼授率府副率三遷至右千牛衛將軍嘉祐八年侍英宗入居慶寧宮英宗即位授安州觀察使封光國公帝天性好學請問至日晏忘會英宗嘗遣內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用扇是年九月加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改今名治平元年進封王十二月王寅立為皇太子致異宋諸帝諡皆宗而有六字獨神宗諡多至二十字幾欲駕太祖者也然史家之例諡號當書最後加者致神宗之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一

熙寧元年遊咸雍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詔改元復命武臣同提點刑獄 丙子遼主如鴛鴦樂 丁

州兵馬使為安撫使 丁亥命宰臣極言闕失 遼主獵于炭山 庚寅御殿復膳 辛卯遼遣使賑西京饑民 壬辰帝幸寺觀祈雨 參知政事趙槩數以老求去丙申罷知徐州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

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斐師德以
 三司使唐介參知政事故事執政坐待漏舍宰相省閱
 所進文書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
 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以為常
 丁酉詔修英宗實錄 壬寅詔太學增置外舍生百
 員初太學置內舍生二百員官為給食至是待次蓋百
 餘人諫官以為言故有是詔 二月甲辰朔遼命元帥
 府募軍 辛亥令諸路每季以雨雪間 乙卯以孔宗
 愿子若蒙為新泰縣主簿襲封衍聖公 初言者交論
 种諤擅興生事詔繫長安獄諤乃悉焚當路所與簡牘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二

置對無一語聖人惟自引伏丙辰貶諤秩四等安置隨
 州 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至蘇秦約六國從事帝曰
 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對曰縱橫之術無
 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
 說相高人君悉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者也帝曰
 聞卿進讀終日忘倦 帝謂文彥博等曰天下做事至
 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
 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
 厥愛乃能有濟 丁卯遼主巡行北方 三月癸酉朔
 帝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

不可不豐大臣宜其留意節用又曰漢文身衣弋絺非
 徒然也蓋亦有為為之可數十年間終有成效以此言
 之事不可不勉也 庚辰夏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
 殺楊定事宗道言般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
 并諭令上大首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俟李崇貴至即
 行冊禮及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
 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
 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
 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
 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夏亦遣使告哀于遼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三

遼遣人弔祭 甲申遼賑應州饑民 先是遼禁南京
 種稻民病之乙酉命除軍行之地並許民種稻 丙戌
 詔恤刑 戊子作太皇太后慶壽宮皇太后寶慈宮
 庚寅遼賑朔州饑民 乙未詔河北轉運司預計置賑
 濟饑民 丁酉潭州雨毛 夏四月壬寅朔新判汝州
 富弼入見以足疾許肩輿至殿門帝特為御內東門小
 殿見之令其子紹隆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至日
 屏問以治道弼知帝銳于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
 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傳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
 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

實矣又問邊事弼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帝默然良久又問為治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為先帝稱善欲以集禧觀使雷之弼力辭赴郡 乙巳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安石素與韓絳韓維及呂公著相友善帝在藩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維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以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至是始造朝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矣又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書其略曰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并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政止虐刑廢疆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四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格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于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五

曰昨聞卿奏書所條眾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為朕詳
言施設之方安石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為
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喻矣 辛亥同天
節羣臣及遼使初上壽于紫宸殿 禮官議欲用唐故
事以五月初請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翰林學士呂
公著言五月會朝始于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說憲宗
以不經罷之況尊號非古典不繫人主重輕陛下方追
復三代何必于陰長之日為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
之 戊午回鶻貢於遼 庚申呂公著王安石等言故
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六

聽臣等竊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禮官韓維刁
約胡宗愈言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
劉攽曰侍臣講論于前不可安坐避席言語乃古今常
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
異矣龔鼎臣蘇頌周孟陽王汾韓忠彥皆同攽議曰乾
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
可輕議變更帝問曾公亮公亮曰臣侍仁宗書筵亦立
後安石因講賜留帝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
坐遂已 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副司御史臺劉敞卒敞
學同淵博寢食坐臥未嘗不以六經自隨嘗得先秦彝

鼎數十銘識奇與皆案而讀之因以攷知三代制度尤
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
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歐陽修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
敞對使荅之筆不停手修輒歎服慶歷以前學者守注
疏之說至敞為七經小傳始與諸儒異後王安石修經
義蓋本於敞而新奇抑又甚矣 癸亥以孫覺為右正
言同知諫院帝與覺言欲革積弊覺曰弊固不可以不
革革而當其悔乃亾帝稱其知理 五月癸酉帝謂文
彥博等曰丁謂王欽若陳彭年何如人彥博等各以所
聞對因言當時修建宮殿皆謂等開之耗祖宗積儲過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七

半至今府庫不復充實帝曰王旦為宰相不得無過韓
絳曰旦嘗諫真宗不從求去位又弗許帝曰事有不便
當極論列豈可以求去塞責 國子監言補試國子監
生以九百人為額從之 甲戌募饑民補廂軍 庚辰
詔兩制及國子監舉諸王宮教授 丙戌遼主駐特古
里 戊戌廢慶成軍 六月癸卯錄唐魏徵狄仁傑後
從韓琦請也 丁未占城來貢 辛亥詔諸路與監司
訪尋州縣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修築塘堰圩隄功
利有實當議旌寵 壬子遼西北路雨穀三十里 乙
卯賜知唐州高賦敕書獎諭賦在唐五年比罷增戶萬

一千有奇闕田三萬餘頃歲益稅二萬二千有奇作陂堰四十有四 是月河溫恩州烏欄隄又決冀州棗疆舊埽北注瀛州之域 秋七月壬申遷置烏庫德喀勒舊烏古敵部都統軍司 癸酉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云母服中聘于韋惡韋醜陋謀殺韋傷而不死及案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爲婚奏裁赦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爲所因當用案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時遵方召判大理御史臺劾遵而遵不伏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八

請下兩制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安石以謀與殺爲二事光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由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二人議不同遂各爲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議乙亥名秦州新築大甘谷口砦曰甘谷堡初秦州生戶爲諒祚劫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名筆築知州馬仲甫請城而耕之卽大甘谷口砦也至是特賜名 丙子遷主獵于黑嶺 丁丑詔諸路帥臣監司及兩制知雜御史已上各舉武勇謀略三班使臣二人 賜布衣王安石國進士及第安國安石弟也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

獻序言爲第一以母喪不試廬墓三年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 己卯羣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及第三表司馬光入直因言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先帝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于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管漢文帝時匈奴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號帝大悅手詔荅光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遂終不許 以觀文殿學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九

士尙書左丞知越州陳升之知樞密院事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著旣爲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 辛巳孫覺責授太子中允仍知諫院先是陳升之登對帝面許擢置中樞而覺相繼登對帝因與言升之安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長安而宰相以爲無過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卽上言宜使亢知永興升之爲樞密使帝以覺爲希旨收恩故責之覺又言滕甫貪汙頗僻斥其七罪帝不信以覺疏示甫甫謝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媿足矣 壬午以恩冀州河決賜水死家緡錢及下戶粟 甲

申京師地震乙酉又震大雨是夜月會有司言明天歷不效當改詔司天夏造新歷 知開封府呂公著上疏曰自魯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盡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唯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唯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唯恐不合其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邊安撫司及雄州刺史候遼人動息以聞賜壓死者緡錢 京師地又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十

震 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誥吳充安撫河北時河北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吏民皆幄寢芟舍甫至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情吏修隄防繕甲兵督盜賊北道遂安 韓琦自永興復請相州以歸會河北地數震知梓州何郟因上書言陰盛臣彊以譏切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後陶入為三司使遷翰林學士中丞呂公著復論陶賦性傾邪當韓琦秉政諂事無所不至及為中丞乃誣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滅族之禍反覆如此豈可信任乃出

陶知蔡州 癸巳疏濬州溫水 甲午減河北囚罪一等 丁酉降空名誥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民入粟 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 是月河溢瀛州樂壽埽 遼南京霖雨地震 八月壬寅京師地又震 同知諫院孫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覺以為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也乃出覺通判越州 詔京東西路存恤河北流民 甲辰京師地又震 辛亥邇英進讀已召司馬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十一

光問以河北災變光對曰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帝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光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得鹽鐵副使呂誨侍御史吳景此兩人似堪其選也 癸丑曾公亮等言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司

馬光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王安石
曰管常袞辭堂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
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光曰袞辭祿猶賢
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
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財之人耳光曰善理財之人
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
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
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
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設法以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
賦此乃桑宏羊欺漢武帝之言史遷書之以見其不明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七

耳爭論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會安
石當制遂引常袞事實兩府亦不復辭 乙卯降
空名誥敕付河東及鄜延路安撫司募民入粟實邊
帝謂勅業垂統寶自太祖甲子詔中書門下攷太祖之
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
郊廟世世勿絕 乙丑復行崇天歷 以鹽鐵副使呂
誨為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用司馬光言也 詔自今
試館職並用策論罷詩賦 九月同知太常禮院劉攽
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太祖傳天下
于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置後若崇德

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
褒揚藝祖者至矣從之辛未涇州觀察使舒國公從式
進封安定郡王從式德芳之孫也初韓琦自永興入觀
言於帝曰推崇太祖之後令擇一人封王常從獻于郊
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嘗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
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帝悟遂罷從獻
之旨 丁亥減后妃臣僚薦奏推恩 戊子莫州地震
有聲如雷 丁酉詔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
禮給賜 己亥遼主駐滿絲淀 先是王安石講禮記
數難記者之非是帝以為然冬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七

講禮記是日帝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因言唐太
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安石曰
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
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
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
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
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
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惡則皋
夔稷契亦安有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丙午帝問講讀
言富民之術司馬光言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為親

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俾轉運使案知州知州案縣令何憂民不富也 辛亥遼曲赦南京徒罪以下囚以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歸義容城諸縣竝遭水災復一歲租 乙卯出奉宸庫珠付河北買馬 戊辰禁銷金服飾 遼遣使冊李秉常為夏國王 十一月癸酉太白晝見 丙戌朝饗太廟遂齋于郊宮丁亥祀天地于圜丘 先是河湟恩冀淡瀛之境帝憂之以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于四州勅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古

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近歲冀州而下河道堰溢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疆抹岸衝奪故道雖勗新隄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經邊界直入大海其流淡闊天所以阻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是未嘗觀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至是詔光及入內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甲

午光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之任帝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卿未可去也 乙未京師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壬寅詔自今內批指揮事俟次日覆奏行下 癸卯瀛州地大震 庚戌賜夏國主嗣子秉常詔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竝依舊例 辛亥錄唐段秀實後 夏遣使貢於遼 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為集禧觀使詔乘驛赴闕 辛酉邵亢罷亢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至是引疾求去遂出知越州 是歲前建昌軍司理參軍德安王詔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曰國家欲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五

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族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脅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周知其情者令往來出入於其間推忠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驩然有歸附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諸種既失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是所以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矣今瑪爾噶舊作木征今改諸族數款塞而願為中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內耳而邊臣以棟載舊作董故

莫能爲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降而忘實附使棟戩得市利而邀功於我非制勝之利也瑪爾戩諸族皆响氏子孫各自屯結其文法所及遠者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臣愚以爲宜遣人往河州與瑪爾戩計議令入居武勝軍或渭源城與漢界相近輔以漢法因選官一員有文武材略者令與瑪爾戩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有不從者令瑪爾戩挾漢家法令以威之其嗜征欺巴溫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柔服其心使習用漢法漸同漢俗在我實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不得與諸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六

羌結連此制賊之上策也初韶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遺事甚悉故爲是書以奏帝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句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及異宋史王韶傳管句嫌名追改也神哲徵欽四朝史成於南宋時故於管句改爲管幹句當改爲幹當宋史亦因而不改今並改從當時本稱夏改元乾道二年遼咸雍五年春正月丁亥帝謂輔臣曰嘗聞太宗時內藏財貨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它人莫能曉也皆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嘗出其錢示眞宗曰善係此足矣近見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略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珍珠

驚于權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鉤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唯知謹扃鑰塗墮墮隔以爲固密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焉 甲午奏安英宗神御于景靈宮英德殿 是月司馬光視河還入對請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約澗水令東俟東流漸淡北流淤淺卽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紆恩冀淡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七

立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策置上約 二月詔今後謀殺人自首竝奏聽赦帝初從王安石議凡謀殺已傷而自首減二等科罪眾論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請再選官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重定公著等議如安石于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劾奏公著等所議爲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反覆論難久之不決故有是詔 己亥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汝州富弼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以翰林學士王安石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以問曾公亮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

石不可大任帝曰卿謂安石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恐多變夏遄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擾必矣諸公當自知之帝又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帝不以為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多庸人故流俗以為經術不可施于世務耳帝曰然則卿所設施以何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六

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命翰林學士呂公著修英宗實錄 乙巳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 丙午司馬光人對乞郡帝不許曰卿名聞外國奈何出外先是呂公著使遼時光初解臺職遼人因問光何不為中丞公著歸告帝故知之 甲子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安石素與呂惠卿善乃言于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為條例司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

筆也時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 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見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 王安石既用事嘗因爭變法怒目謂同列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折之曰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安石默然 是月遣劉航等冊李秉常為夏國王 三月富弼始入見曰臣聞中外之事漸有變張此必由小人獻說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九

事則其間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毋令後悔帝改容聽納曰今日得卿至論可謂金石之言 癸未以蘇轍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先是轍上疏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月冗費疏奏帝批付中書因召對而有是命 兩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又言今所進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雖似可喜然害事壞風俗為甚須進用醇厚篤實之人帝曰大臣固當與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則天下自治 乙酉詔令三司判官諸

路監司及內外官各具財用利害聞奏 戊子夏國主
秉常上誓表納塞門安遠二砦乞綏州許之 壬辰帝
問王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曰已檢討文字略見倫
緒然今欲理財則必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先
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為務而於禮義教
化之際未有所及恐風俗由此而壞將不勝其敝陛下
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帝領之 乙未以早慮囚
逆晉王耶律仁先舊作阻前以耶律伊遜舊作乙之潛出之於
外至是準布舊作阻改叛遼主復思仁先乃命為西北路
招討使率禁軍進討仁先入見遼主親諭之曰卿去朝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干

廷遠每俟奏行恐失機會可便宜行事 夏四月戊戌
省內外土木工 初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帝以久旱
不許富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陛下以同天節遼
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外
國乞并罷上壽從之 帝委在政府責以太平一日政
府召臺諫官至都堂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君
輩同心以濟知諫院錢公輔對曰朝廷所為是天下誰
敢不同所為非公輔雖欲同之不可得也 丙午同天
節罷上壽是日雨富弼言願陛下不以今日雨澤為喜
常以累年災變為懼蓋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于德

有損其災應豈復緩邪帝親書荅詔曰敢不置之凡庶
銘諸肺腑要願公不替今日之志 丁未參知政事唐
介卒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帝謂其先朝遺直故大
用之然扼于王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于諫官御史時
初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
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于翰林
學士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
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為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
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常八九
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管寇準用劄子遷馮拯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三

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
為威福太祖時以堂牒重於救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
子何異堂牒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
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常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
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
猶為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為然乃止介數與
安石爭論安石彊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懣疽發背
而卒疾亟帝臨問流涕既卒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
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蓋介為諫官時仁宗密令
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外廷不知也

時安石銳意變要而帝信任益專介既死同列無一人敢與之抗者曾公亮屢請老富弼稱疾不視事趙抃力不勝遇一事變要稱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蓋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

初仁宗時范祥為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以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繼之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罷去至是淮南轉運使張靖被詔究陝西鹽馬得失指向欺隱狀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當黜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主

為江淮等路發運使向乃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過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為鹽鈔本官自鬻而罷通商從之

知開封府滕甫罷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乃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言無文飾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以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浚惡甫會新法行天

下詢詢恐甫言而帝信之也因事排甫出知鄆州 庚申富弼會公亮以早上表待罪詔不允 癸丑命曾公亮為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禮儀使 丁巳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陳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從條例司請也 甲子御殿復膳 免河北歸業流民夏稅 五月辛未宴紫宸殿初

用樂一已卯賜河北役兵特支錢 癸未翰林學士鄭獬罷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罷知應天府知諫院錢公輔罷知江寧府拱辰自北京還朝言臣欲納忠未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黨事方作不可不戒帝以語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主

輔臣王安石曰此未足為姦邪謂未知陛下意所向乃真姦邪也會公亮因言拱辰在仁宗時已知其不正不復任用安石曰拱辰交結溫成皇后家人皆知之獬權發遣開封府民俞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案問新法為王安石所惡安石雅與公輔善既得志排異已者出滕甫知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甫不當去薛向夏鹽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遂拂安石意三人由是同日罷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奏時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獨安石在中書擅出獬等弼以此不平多稱疾臥家御史中丞呂誨上疏言三人無罪被黜甚非

公議帝出誨奏示輔臣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愧不能盡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丙戌王安石乞辭位帝封還其奏令視事如故壬辰太皇太后遷居慶壽宮癸巳樞密院言欲檢尋本院諸文書凡關祖宗以來法制所宜施於邇者竝刪取大旨編次成冊仍于逐門各留空紙以備書將來處事從之賜名經武要略王安石以爲古之取士皆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詩賦明經諸科悉罷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詔兩制兩省御史臺三司三館議之時議者多欲變舊法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獨以爲不必變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言

議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卑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歷開當立學矣天下以爲太平可待至于今唯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而又

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無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歷之事何異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樸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上之所向而下自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傲車麻馬惡衣菲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言

會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矣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築類類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易入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眾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卒使

思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任者也至于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于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議奏帝曰吾固疑此今得軾議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帝悚然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三

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軾退言於同列安石滋不悅帝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乃命軾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六月己亥 丁巳御史中丞呂誨罷王安石執政多吐蕃貢於遼 變夏祖宗法務斂民財誨屢諍不能得著作佐郎章彛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開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碎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臣略舉十事安石向在嘉祐中舉駁公事不當御史臺累

移文催促入謝倨傲不從迄英廟朝不修臣節慢上無禮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為翰林學士不問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鑿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好名欲進二也安石侍邇英乃欲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要君取名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畱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四也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安石力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案問首舉滅等科罪挾情壞法五也安石人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六 三

翰林未聞薦一士首稱弟安國之才朝廷比第一人推恩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遂罹中傷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背公死黨六也宰相不書敕本朝故事未之或聞專威害政七也安石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誼譁眾非安石而是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而死自是畏憚者眾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陵轢同列八也小臣章彛光獻言俾岐王遷居外邸離開之罪固不容誅而安石數進危言以惑聖聽朋姦附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與樞密大臣同制置三司條例雖名尚

惟財利其實動搖天下有害無利十也臣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且安石初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文言以飾非罔上而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無安靜之理辟光邪謀本安石及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浚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加營救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遂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蘇頌當制公亮謂頌曰辟光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天

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唯恐不逮頌可緩邪章上誨被黜而安石益橫光於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三居言職皆以彈奏大臣而罷天下推其鯁直以知開封府呂公著爲御史中丞王安石以公著兄公弼不附已乃白用公著爲中丞以偏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太白人并壬戌晝見 遼以南院樞密使蕭惟信知北院樞密使事命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伊遜加守太師四方有軍旅許伊遜便宜從事由是伊遜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被逐竄遼人諺云寧違敕旨無違魏王白帖子致異文獻通攷云洪基發幸其臣耶律英弼累封魏王北人諺云云案英弼即伊遜之訛也伊遜終於混同郡王通攷拊當時諺語以爲魏王耳今刪附於此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天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六十七 起曆維作臨七月盡上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二年 遊咸雍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會之

日當會雲陰不見東都事略遂不載是年日會然遼史

具書日會是事略削而不書者非也長編云司天奏辰

巳間有陰霧日所會不及元奏分數羣臣表賀 戊辰

蓋當時於里差之法尚未密也今從遼史書之 戊辰

夏主遣使詣遼謝封冊 初知同州趙尚寬知唐州高

賦知齊州王廣淵皆條奏置義倉事知陳畱縣蘇涓亦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言臣勸諭百姓立義倉以備水旱因條上措置事義倉

自慶歷中罷帝善其法將復之會王安石主青苗已已

言於帝曰民有餘粟乃使之輸官非良法也乃止 庚

午詔御史中丞舉可為御史者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

弗得於是侍御史知雜事劉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

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諸

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眾議僉同則各務盡心不容

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已苟非

其人將受權臣屬托自立黨援不附已者得以媒孽中

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重事也今止參知二人同書

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闕

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

後行之弗聽 甲戌太保鳳翔雄武軍節度使東平郡

王允弼卒帝臨哭之慟允弼元偃之子也性端重謹言

領宗正三十年與濮安懿王共事相友愛為宗屬推敬

致異強至撰韓忠獻遺事云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

最尊屬心頗不平及仁宗崩宣親王皆入後殿公是時

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宜賀允弼

問皇子誰曰某入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為天子者何不

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陛下公

叱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皆至遂賀案李氏長

編宋史允弼傳俱不載此事恐 辛巳立淮浙江湖六

路均輸法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

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

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敢不

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

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

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

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

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

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

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

上而制其有無以優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

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議者多言不僂帝弗聽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 壬午賑恤被水州軍仍調竹木稅及酒課 癸未帝謂輔臣曰人君不可怠於政朕非好勞苦蓋思少壯精神欲乘時有為以濟生靈至于兵乃聖人之大權所以安天下但不可輕用非獨殺人心所弗忍亦恐天道不祐也 詔自今文臣換右職須實有謀勇曾著績效即得取旨 遼禁皇族恃勢侵漁細民 甲申帝御資政殿因語及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之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謂如何則可文彥博奏以為責在監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呂公弼曰朝廷能擇諸司長官及十八路監司則無不濟矣 己丑韓琦等上仁宗實錄曾公亮等上英宗實錄 八月侍御史劉琦監察御史裏行錢顛等言薛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管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為姦培克日深民受其病今此論復興眾口

紛紛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財智方略未見有桑宏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間也帝方惑于王安石言皆不行乃進向天章閣待制以手詔賜向然均輸法訖亦不能成 癸卯侍御史劉琦貶監處州鹽酒務監察御史裏行錢顛貶監衢州鹽稅先是王安石爭謀殺自首之律踰年不決詔臨時奏聽敕裁安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四

石又言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為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為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時文彥博以下皆主司馬光議唐介與王安石爭論于帝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為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為可首安石曰以為不可首者皆朋黨也至是帝卒用安石言敕自今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率同列丁諷王師元封敕還中書者再安石白帝令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琦顛其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專肆冒臆輕易憲度陛下欲致治如

唐虞而安石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爲己功開局設官用人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妄議案問自首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先朝所立制度自安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士心歸向陛下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于此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曾公亮陰自結援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貶琦頴司馬光言琦頴所坐不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五

過疏直乞還其本資不報殿中侍御史孫昌齡素附安石頴將出臺於眾中責昌齡曰君答官金陵奴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柰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我視君犬彘之不若也即拂衣上馬去昌齡不得已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乙巳貶昌齡通判蘄州頴後自襁徙秀家貧母老至勾貸親舊以給朝晡怡然無謫宦之色 丙午同知諫院范純仁罷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

矣願陛下且無畱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它日意外之患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問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逃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淡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均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院不敢私謁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六

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及薛向行均輸法于六路又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宏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培克生靈斂怨基禍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缺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斥公論爲流俗合意者爲賢異己者爲不肖劉琦錢顛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人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以荅中外之望又言曾公亮年老不遐惟務雷同趙抃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遐有後言帝皆弗聽

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政府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于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 戊申河徙東行張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司馬光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溪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闊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使帝命光與張茂則往視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鞏等亦奏大河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七

東徙北流已閉詔獎諭之已而河自許家港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果如光言 夏國請從舊蕃儀詔許之 范純仁前後章疏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於是任位大臣俱列名露章求罷帝優詔答之富弼自此不復出視事安石乞重貶純仁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已酉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無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未至徙慶州 庚戌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罷轍與呂惠卿論事動皆不合會遣八使於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

見陳升之曰晉嘉祐未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至是乞別除一差遣帝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掉闔爲事帝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詔依所乞除河南府推官 甲寅朝神御殿 辛酉以祕書省著作佐郎河南程顥太原王子韶並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顥自晉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將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八

午始趨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爲先不飾辭辯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帝嘗使推擇人材顥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又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帝嘗召顥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帝以爲得御史體居職數月章疏屢上又論時務十事大略以爲聖人刑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理物聖人之所必爲者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在講求設施如何耳帝嘉納之 開封獄具同判刑

部丁鳳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誣伏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獨謂朝廷不當劾言事官三問不承王安石欲置之獄司馬光與范純仁爭之乃止壬戌貶述知江州諷通判復州師元監安州稅 是月遼主謁慶陵 九月甲子朔交州來貢 丁卯立常平給斂法 戊辰初開經筵 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粟麥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行之數年原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市價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九

糴遇賤量增市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前斛就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令隨稅輸納斗斛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糴所及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令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得以趨時赴事兼井者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焉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

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儲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轉移法從之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恐鞭筆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宴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十

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漢常平法耳今此法具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于民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井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至京師與之議廣淵請施之河北安石遂決意行之次第及於諸路

攷異宋史食貨志云安石因蘇轍之言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淵召議事廣淵當

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于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
春散秋收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之河北安石乃決意
行之蘇轍傳同東都事略蘇轍傳亦作河北轉運王廣
廉案宋史王廣淵傳廣淵乃廣淵之弟熙寧二年四月
遣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廣淵其一也不問爲
河北轉運且陝西河北各一漕司河北轉運豈得散錢
于陝西蓋廣淵欲行青苗援李參之舉以請後遂說爲
行之陝西可安石嘗言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
壞新法而不問是知附會青苗者 辛卯廢奉慈殿
廣淵也非廣淵也今悉從廣淵傳

壬辰以祕書省著作佐郎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從王安石薦也 王安石獨奏事帝問曰程顥言
不可賣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
以爲王道之正臣以爲顥未達王道之權也今度牒所
得可置粟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全十五萬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十一

人如是而猶以爲不可豈爲知權乎 遼西北路招討
使耶律仁先奉命討準布嚴斥倭扼敵衝諸屬國竝懷
柔服從諸事整飭準布來寇仁先逆擊之追殺八十餘
里大軍繼至又敗之別部來救者見仁先屢勝不敢戰
而降北邊遂安 冬十月丙申富弼罷王安石專權自
恣弼度不能爭常移病不入中書久之遂辭位章數十
上許之問曰卿既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
良久曰王安石如何弼亦默然加檢校太師以武寧軍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詣闕即除司空兼侍中
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帝意不樂故也 以尚書

右丞知樞密院事陳升之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故事
宰相以侍郎爲之而無左右丞拜者學士王珪當制以
爲言升之於是躡遷尚書升之資歷高于安石而素與
安石相表裏故安石勸帝先用之 詔城綏州先是韓
縝與夏人議許令納安遠塞門二砦還以綏州郭遠曰
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時已有詔使遠焚棄綏州遠
曰一州既失二砦不可得中國爲夏人所賣安用守臣
爲藏其詔不出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効違詔之罪詔褒
遠曰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既誓詔已降夏人猶
不歸二砦且遣剛明鄂特舊作剛明來言欲先得綏州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十一

遠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剛
明鄂特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
門安遠二砦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以
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剛明鄂特語
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
德城 司馬光入對帝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曰
聞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
將援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變淳厚帝曰升之
有才智曉邊事光曰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凡才智
之人必得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光

又言富弼去可惜帝曰朕留之至矣光曰弼所以去者其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帝又問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帝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然為人太彊光曰琦實忠於國家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帝因歷問羣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誦於天下者惠卿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眾心帝曰惠卿應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 戊戌以蕃官禮賓使折繼世為忠州刺史左監門衛將軍鬼名山為供備庫使賜姓趙名懷順 己亥遼主駐滿絲淀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丙辰詔御史請對並許直由閣門上殿時御史裏行張戢程顥言臺諫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別況往復俟報必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或致阻格乞依諫官例牒閣門求對或有急奏仍許越次上殿帝從其言故有是詔戢長安人也 己未夏遣使來謝封冊 十一月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陳升之濬獲多數為小官時與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濬器之及安石得政務變更舊制患同列不從奏設制置條例司與升之其事凡所欲為自條例司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極力贊助或時為小異陽若不與

安石同者安石不覺其詐甚德之故推升之使先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條例司不肯關預因言于帝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茲事當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為己任安石大怒二人於是始判帝謂安石曰向者升之在密院今俱在中書以制置條例并歸中書何如安石曰升之以制詞云金穀之計宜歸內史故恥任此職陛下置司本令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差韓絳其事甚便帝曰善遂命絳安石每奏事絳必曰安石所陳皆至當安石恃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古

以為助 帝欲用蘇軾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譖之乃罷軾不用用蔡延慶孫覺 丁卯遼詔四方館副使止以契丹人充 甲戌詔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擇其後一人為公世世不絕其餘元孫之子將軍以下聽出外官祖免之子更不賜名授官許合應舉初呂夷簡在仁宗時改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廩給其後費大而不可止韓琦為相嘗議更之而不果至是遂行之 丙子罷諸路提點刑獄武臣帝以武臣罕習吏文不足以察舉所部人才故復用文臣時皆以為便 頒農田水利約束 丁丑五國諸部叛遼遼主命左伊勒希

巴舊作夷高蕭蘇拉舊作素往討之 庚辰御通英閣

司馬光讀通鑑至漢曹參代蕭何事曰參不變何法得

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帝曰漢

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

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 壬午呂惠卿進

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月令季冬飾國典以

待來歲之宜周禮始和布法於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

者唐虞五載修五禮周禮十一歲修法則是也有一世

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數十世而變者夏貢商

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類是也有雖百世不變者尊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五

尊親親貴貴長長尊賢使能是也臣前見司馬光以為

漢初之治皆守蕭何之法臣按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

為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挾書律三族

令文帝除誹謗妖言除祕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而惠

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

帝召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諸侯有

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

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

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則不更造大壞而更造非得良

匠美材則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矣三司

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

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

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

對以它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

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

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之不願固不彊光曰愚

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

不彊也管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以給戍卒時米斗十

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

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矣帝曰陝西行之已久民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六

不以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未見其利帝問坐

倉糴米何如聽講者皆曰不便惠卿獨曰京師坐倉得

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為錢以供京師

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

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誠至論也初帝用儀鸞司官

孫思道言行坐倉糴米法王安石以為善坐倉者以諸

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也光以

為民有米而官不用其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非

通財利民之道故因問極言其害攷異王應麟玉海云

熙寧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讀通鑑漢紀曹參事因言參得守成之道宋

按東都事略司馬光傳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云云又曰前日光言非是所謂前日者乃庚辰也所謂後數日者乃壬午也宋史賜汴口役兵錢已

升減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閏月庚子詔調鎮趙汝磁相州兵夫六萬濬御河以寒食後入役從劉彝程昉言也 王寅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載少喜談兵以書謁范仲淹仲淹曰名教中自有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後與程顥兄弟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焉用傍求至是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見問以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七

帝悅遂有是擢它日見王安石安石曰新政方行欲求助於子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載載之兄也 戊申夏國主乘常遣使詣遼乞賜印綬 王子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水利差役事從條例司請也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管句官凡四十一人而常平廣惠之法遂變為青苗矣 詔置交子務于潞州條例司言交子之法行於成都府路人以爲便今河東官私苦運鐵錢勞費請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司舉官置務從之 十二月癸亥詔復減信

妃公主及臣僚推恩 甲子遼以太子行再生禮減諸路徒以下罪一等乙丑遼詔百官廷議國政 癸酉增失入死罪法 甲戌五國降於遼仍獻方物遼主嘉肅蘇拉功徙北面赫牙尋改南院副部署 帝以卿監監司知州有老不任職者當與開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丙戌增置二京胥司御史臺國子監及宮觀官使不限員 是月知通進銀臺司祖無擇以事下秀州獄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故事詞臣許受人饋謂之潤筆時有饋安石者辭不獲取置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得政諷監司求無擇罪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六

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襄行王子韶出按其獄迎安石意發無擇知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蘇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張載亦救之皆不聽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論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祖無擇罪乃知朝廷于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無擇少從孫復學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用小過鍛鍊放棄終身士論惜之 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枝直史館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陛下苦心經術動法堯舜豈以燈為悅此不

過以奉兩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主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軾因上書極論時政凡七千餘言其略曰臣之所欲獻者三言而已曰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剗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于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皆得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九

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會議者之內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柰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管有禁令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乎晉漢武以財力置竭用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

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陛下當崇道德而厚風俗不當急功利而貪富彊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攷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十

而民德歸厚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王安石見而淡惡之 遼武安州觀察使耶律迪里舊作敵遷長寧宮使檢括戶部司乾州錢帛逋負

立出納經畫法公私優之

三年道成雍六年春正月甲午遼主如千鵝濼 癸丑錄唐

李氏周柴氏後 乙卯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

錢本為惠恤貧乏今慮官吏不體此意均配抑勒翻成

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立以名聞

敢沮遏者亦如之先是知通進銀臺司范鎮言青苗錢

者唐衰亂之世所為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斂未畢已

趣其償是盜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孫覺亦言王廣淵

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

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間喧然不以為優而廣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淵入奏稱民間歡呼鼓舞歌頌聖德言者既交攻之朝

廷不得已乃降是詔 戊午判尚書都省張方平出知

陳州初方平為參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

可尋以父憂去服闋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安石

言留之不復遂有是命及陞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

憮然未幾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潑沮之方平

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 二月壬戌朔改異羅中

天象志以癸亥為宋二月朔則于戊乃河北安撫使韓

琦言臣準青苗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

邀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每偕一千令納一千三

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時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

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每依須有物力人為

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

必難催納將來決有行刑督責同保均陪之患陛下勵

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

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盡罷諸路

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癸亥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

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

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王安石勃

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宏羊籠天

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振

貧弱置官理財非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

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使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

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 丙寅以兵部員

外郎傅堯俞同判流內銓堯俞始除喪至京師王安石

數召之既見語及新法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連君

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還君堯俞曰新法世不以為優

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欺人敢以實告安石不悅

遂有此命 王安石稱疾求分司翰林學士司馬光為

批荅曰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
安卿之私謀固爲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大怒
卽抗章自辯帝封還其章手札慰安石曰詔中二語失
于詳閱今覽之甚愧且命呂惠卿諭旨安石固請罷帝
固留之 甲戌以河州刺史曙欺丁未征爲紫金光祿
大夫檢校刑部尚書 帝欲大用司馬光訪之王安石
安石曰光外托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
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預國政是爲
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在告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
光上疏力辭且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
有先後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
乃詔輟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 三月甲午司馬光
移書王安石請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開諭苦切猶冀
安石之悟而改也且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
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
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光意蓋指呂惠卿也書凡
三往反安石荅書但言道不同而已條例司疏駁韓琦
所言王安石令曾布爲之琦再辯列不報文彥博亦言
青苗之害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 壬午
王安石出視事詔以韓琦奏付條例司疏駁安石之在
告也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卽奉詔趙
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
言不能入矣 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
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一路王安石欲沮琦卽從之
司馬光力辭樞密副使之命章凡九上帝使謂曰樞
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
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王安石出視事遂詔
收還敕詔 是月命張茂則張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

不免移疾去 已亥御集英殿策試進士罷詩賦論三
題 帝遣劉方有論司馬光以依舊供職是日光入對
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帝曰
相反者何事也光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宐多
遣使者外撓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非相反帝曰
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目光曰以臣觀之
法亦不善帝曰元敕不令抑勒光曰敕雖不令抑勒而
所遣使者皆諷令俵配如開封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
張叅榜縣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卒無一人來請以此
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抑勒也帝敦諭再三光再拜固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五

辭 戊申知通進銀臺司范鎮罷時韓琦極論新法之
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析鎮皆封
還詔書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帝許之鎮封
還詔書曰臣所陳大抵與光相類而光追還新命則臣
亦合加罪責帝令再送鎮行下鎮又封還曰陛下自除
光為樞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慶稱為得人至于坊市
細民莫不歡慶今一旦追還詔敕非惟詔命反汗實恐
沮光謹論忠計帝不聽以詔書直付光不復由銀臺司
鎮言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遂乞解銀臺司許
之 壬子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葉祖洽以下及

皆出身同出身總八百二十九人祖洽策言祖宗多因
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其意在投合也致官
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許直者居下劉攽覆攷悉反
之李大臨蘇軾編排上官均第一葉祖洽第二陸佃第
五帝令陳升之面讀均等策擢祖洽為第一祖洽邵武
人佃山陰人也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
士何以正風化乃擬進士策一篇獻之帝以示王安石
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
遂跌蕩至此數請黜之 帝謂王安石曰陳薦言外人
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五

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問意專指此三事安石
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懼天變也陛下采納人言
事無大小唯是之從豈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
苟當於義理何恤乎人言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
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
孫當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屢變也今議者以為法皆可
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
更紛紛矣 乙卯詔諸路毋有留獄 丙辰立試刑法
及詳刑官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
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職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

案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 右正言知審官院孫汝賡
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
與覺善將援以爲助自通州召還知諫院改知審官院
時呂惠卿用事帝以問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特以
爲利之故屈身王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
亦疑之青苗法行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
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
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說
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
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載師在地漆林之征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之絕將補耕助斂顧比
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
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
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
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因遣
覺行視虛實覺受命辭行且言入陳畱一縣前後榜令
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
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 御
史裏行程顛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

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覲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
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况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
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
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
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伏望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
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癸亥幸金明池觀水嬉宴射瓊
林苑 丁卯給兩浙轉運司度僧牒募民入粟 戊辰
御史中丞呂公著罷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
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
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管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爲非豈皆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激切帝使
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言惠卿姦邪不可用帝以
語安石安石益怒會韓琦論青苗之害帝語輔臣以公
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韓琦太甚將與晉陽之甲以除君
側之惡安石用此爲公著罪罷知潁州公著實無此言
蓋孫覺常爲帝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
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
矣帝誤記以爲公著也 己卯參知政事趙鼎罷上
疏曰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
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

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遂出知杭州 以樞密副使韓絳兼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為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不報 以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定揚州人也少受學於王安石孫覺薦之朝初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五

但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定曰君且得見盍為上道之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具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呂大臨言定不由銓攷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置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墮素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敏求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頃為涇縣主簿聞母仇氏死匿不為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

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為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并論安石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職乃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政異宋史神宗紀是年四月壬午罷李常張戩蔡未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案東都事略張戩傳戩疏言李定邪詔自幕官擢臺職則定擢職在前戩貶官 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母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王安石之說既行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疏十上尤極論者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諸路提舉官多非其人京東轉運司劄民希寵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凡十餘事以言不用求去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媿屈乃出顥為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顥上疏言臺諫之任朝廷網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網紀自此廢弛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乃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 壬午右正言知諫院李常罷初王安石與常善以為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

青苗取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于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爲非諫官體遂落職通判滑州 貶監察御史裏行張戢知公安縣王子韶知上元縣戢上疏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提舉常平使者并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及韓絳代升之領條例司戢言絳左右徇從安石與爲死黨遂參政柄李定耶諂自募官擢臺職陞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下惟安石是信今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李定輩繼續而來芽蘗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飾姦言附會安石惑誤聖聽不宜勸講君側章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臣自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詣中書爭之聲色甚厲曾公亮俛首不荅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怒曰戢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戢顧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戢尋被貶後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箝子韶初附安石案苗振之獄陷祖無擇於罪至是論新法不復乞召還孫覺呂

公著故與戢同貶初戢兄載出案振獄及還朝會戢以言得罪載乃謁告西歸屏居終南山下敝衣蔬食專意學問 癸未侍御史知雜事陳襄罷爲同修起居注襄論青苗法不復乞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爲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會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有試願補外帝惜其去畱修起居注 以淮南轉運使謝景溫爲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王安石屏異已者數月之間臺諫一空景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曰陛下知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今日所以紛紛否帝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溫 甲申翰林學士司馬光讀資治通鑑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帝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爲讒安得不黜及退帝畱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與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土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耳

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光又讀至張釋之論番夫利口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主信用其言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所論專指惠卿也 先是遼西北路招討使耶律薩沙舊作趙三今改討蕃部之違命者是月以準布部長至行在蕃使中有能離駝峯而上者以假捷稱相詫薩沙問左右曰誰能此禁軍蕭和克舊作忽被重鎧而下手不及峯一躍而上藩使大駭薩沙以女妻之遼生聞之召為護衛 五月癸巳詔並遼州軍毋給青苗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錢 太白晝見 壬寅命司馬光詳定轉對封事 甲辰詔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財利今大端已舉惟在悉力應接以趣成效其罷歸中書先是文彥博等皆請罷條例司帝謂彥博曰俟羣臣稍息當罷之蓋恐傷安石意也 遊主清暑特古里 壬子詔罷人閣儀王珪等言入閣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非為盛禮不可遵行故罷之 甲寅遊設賢良科詔應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 舊制文臣京朝官審官院主之武臣內殿崇班至諸司使樞密院主之供奉以下三班院主之丁巳詔樞輔不當親有司之事其

以審官為東院別置西院專領閣門祇候以上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 是月夏人號十萬築關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遣偏將李信劉甫种詠等出戰信等訴眾寡不敵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陳圖方略授之兵進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即執信等而取其圖略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違節制詠歎死獄斬信甫配流郭貴復出兵邛州堡夜入欄浪市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費大起矣 六月癸亥以前知廣德軍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天長人父熙守京兆時妾劉有娠而出生壽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熙寧初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時年七十餘矣知永興軍錢明逸以其事聞詔壽昌赴關時言者其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但付審官院授通判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哭泣幾喪明士大夫多以歌詩美之蘇軾為作序且激世人之不孝者李定見而銜之 東上閣門使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又嘗言助役法不可行王安石尤惡之初紫宸上壽舊儀但言樞密宣徽三司副使不坐而故事親王皇親並坐惟集英大宴乃有親王駙

馬都尉不坐之儀時評定新儀初無改易而遽劾閣門
內不當令親王皇親駙馬於紫宸預坐以爲不遵新制
賈佑馬仲良皆坐免官王安石奏評所定自不明而輒
妄劾閣門官吏當罪評帝曰評固有罪然亦未可專罪
評也安石遂留身乞東南一郡帝不許安石惡評必欲
去之丁卯入對辯其上壽新儀不可用且其言評欺罔
之狀乞推鞠帝令送宣徽院取勘亦不違罪評已巳安
石謁告請解機務帝怪安石求去曰得非爲李評事乎
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
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義固重於朋友若朋友與卿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要約勤勤如此亦宜少屈朕既與卿爲君臣安得不爲
朕少屈安石欲退帝又固畱約令入中書安石復具奏
而閣門言有旨不許收接安石乃奉詔 司馬光乞差
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修資治通鑑許之祖禹鎮從孫
也 戊寅詔修武成王廟 乙酉遼以特里袞舊作傷
隱今改耶律白爲中京畱守 丙戌知諫院胡宗愈罷王安石
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
沮文彥博也彥博言於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
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
可且言李定匿喪不孝帝惡之手詔宗愈潛伏姦意中

安殿放進士趙彥睦等百二十八人 是月遼主御永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七

三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聖祖皇帝高皇帝都督總制湖廣雲南廣西等處軍務兼都督

宋紀六十八 起上章開茂七月盡重光大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三年 歲咸雍 秋七月辛卯詔新判太原府歐陽修

罷宣徽南院使知蔡州先是修以病辭官至五六因論

青苗法不復又移書責王安石安石不荅而奏從其請

壬辰樞密副使呂公弼罷以御史中丞馮京為樞密

副使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橐以示安石安石先白

之帝怒遂出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京嘗

言薛向總利權無效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于侍從為

最親非向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

許之至是以為樞密副使 罷潞州交子務轉運司以

其法行則鹽礬不售有害入中糧草遂奏罷之 改異宋

紀二年閏十一月壬子置交子務是年七月壬辰置潞

州交子務案二年所置即潞州之交子務也是年置當

為罷蓋字之誤今 秘書省正字唐垆以父任得官上

書云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帝悅其言

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王安石喜

而薦之故得召對癸巳賜進士出身為崇文院校書

戊戌雨雹 辛亥遼主獵於哈嚕額特 舊作合魯 甲

寅置三班院主簿 八月戊午朔罷看詳銀臺文字所

乙丑司馬光因入對乞外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

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逆甚多今逆

安石者如蘇軾輩皆肆行詆毀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

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

著後復毀之彼一人之身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

帝曰青苗有顯效光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

以為是耳帝又曰蘇軾非佳士鮮于侁在遠軾以奏橐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篋器光

曰凡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

石惡軾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力攻之臣焉能自保

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于李定定不服母喪

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臺臣何獨惡於軾也

丙寅以早慮囚死罪以下遞減一等杖笞者釋之

以衛州早令轉運司賑恤仍調租賦 丙子遼中京西

守耶律白卒追封遼西郡王 改異遼史耶律良傳咸雍

六年八月薨追封遼西郡 人而兩名也 戊寅詔川峽福建廣南七路官令轉

運司立格就注具為令 己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

順城柔遠些荔原堡懷安鎮東谷西谷二砦業落鎮兵
 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
 里游騎至城下九日乃退鈴轄郭慶都監高敏魏慶宗
 秦勃等死之夜襲宋史神宗紀是年八月已卯夏人犯
 大順城知慶州李復圭以方略授環慶路
 鈐轄李信慶州東路都巡檢劉甫監押神詠出戰兵少
 取敗復圭誣信等違其節制斬信及甫詠死于獄又云
 是月慶州巡檢姚兕敗夏人于荔原堡鈐轄郭慶都監
 高敏死之案夏國傳復圭遣信等出戰乃五月間事紀
 并書在八月誤也東都事略九九月戊子朔中書言
 請置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官從之 韓絳以夏人犯塞
 請行邊王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乞
 未以絳為陝西宣撫使 陸佃嘗受經於王安石至是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三

應舉入京師王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
 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安石驚曰何為乃爾吾與呂惠
 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閒頗
 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
 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
 私家取債亦須一鷄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
 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僂佃說遂不行 知開封府
 劉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語庠庠曰彼
 自執政以來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
 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柰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

庠對曰臣事陛下不敢附大臣 以曾布為崇政殿說
 書同判司農寺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
 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
 資序淺人尤不服尋奏改助役為免役惠卿大怛之
 已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溫其試法官法官之試自此始
 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閒之
 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
 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
 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
 以守司空兼侍中領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五日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四

一奉朝請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
 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附已於是
 聽其罷相 辛丑以樞密副使馮京參知政事翰林學
 士三司使吳充為樞密副使京為中丞時嘗疏論王安
 石更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不從
 至是乃更大用 乙巳御崇政殿策賢良方正及武舉
 制策中禁切言者篇末云毋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
 舉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其惟改之而適中舉之而
 得宜不迫不迂歸于至當其悉以支陳朕亦不憚于有
 為焉太原判官呂陶對策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

之說不別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未半神色喪沮帝覺之使馮京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立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文仲試卷曰意尚流俗段薄時政恐不足收錄以惑天下于是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鎮上疏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之累帝不聽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五

文仲竟被黜陶亦止授通判蜀州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譽著江西時號三孔 庚戌遼主如瀉絲淀王子太白晝見 癸丑作東西府以居執政 甲寅遼以馬希白詩才敏妙十吏書不能給召試之 翰林學士司馬光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和川令劉恕博聞彊記於史學尤精光修資治通鑑奏請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委恕王安石與恕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不能用及呂誨

得罪去恕往見安石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眾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遂與之絕至是光出永興恕亦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詔即官修書後光遷書局于洛陽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書未成卒 詔環慶陳亾義勇餘丁當刺者悉免之 冬十月辛酉詔延州毋納夏使 通判寧州鄧綰條上時政數十事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益媚王安石又貽書及頌極其安諛安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六

石薦於帝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帝曰今之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舊交陳升之馮京以綰陳邊事值安石致齋日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訟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我自為之綰雙流人也 甲子雨木冰 丁卯五國部長朝於遼 壬申朝謁神御殿 丙子貶知慶州李復圭為保靜軍節度副使復圭

與兵敗績誣神將李信劉甫种詠以死御史劾之故有是貶 戊寅陳升之以母憂罷升之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臥家逾十旬會母喪而去

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先是管句經略司機宜文字王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為不佞詔師中罷帥事詔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為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四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且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七

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王安石主韶議為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代且遣內侍李若愚案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譴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 乙酉詔罷諸場務內侍監當 翰林學士范鎮罷先是鎮舉蘇軾諫官又舉孔文仲制科軾被劾文仲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臣論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

史反為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不用蘇軾則掩

撫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還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間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天下受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八

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 知山陰縣陳舜俞自劾違旨不赦青苗錢謫監南康軍鹽酒稅又有樂京劉蒙亦皆以役法廢黜京知長葛縣白提舉常平官言助役不佞使之條析又不報因自列求去坐奪官蒙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以為不佞不肖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京荆南人蒙渤海人也 陝西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為奇兵訓民造乾糲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知永興軍司馬光上疏極言公私

因敵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
令皆未敢縱若乏軍與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
十一月戊子朔賑河北饑民徙京西者 壬辰調陝
西蕃部貸糧 甲辰夏人寇大順城都監燕達等擊走
之 丁未客星出婁 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趙瞻因
出使得奏事帝問卿為監司久知青苗法優乎對曰青
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培民財甚優今陛下欲為
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優王安石陰使其黨俞允誘瞻
曰當以知雜御史奉待瞻不應由是出為陝西轉運副
使 乙卯以韓絳兼河東宣撫使凡機事不可待報者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九

聽優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 朝廷命諸道
議更役法梓州路轉運使汲人韓琦首建併綱減役之
制綱以數計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
有三於是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前王安石言
琦所言皆久為公私病監司背公邀譽莫之或恤而琦
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詔褒琦入為鹽鐵副使 遼
禁鬻生熟鐵於回鶻準布等界 十二月己未遼以坤
寧節赦徒罪以下辛酉禁漢人捕獵 乙丑立保甲法
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
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

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選主戶
物產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主戶
有行止材勇為眾所伏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副
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
陳每一大保夜輪五人往來巡警遇有盜晝時擊鼓大
保長以下率保丁追捕如盜入別保遞相擊鼓應接襲
逐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疆盜殺人疆姦略
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
干已及非救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
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疆盜三人經三日保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十

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它
保有自外人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
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
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縣詔行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
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民為保甲日聚
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
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
法驅之使陷於罪苦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
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
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王珪參知政事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拜之前一日使者數輩召珪珪入帝御小殿得旨草制相安石因出御批示珪曰已除卿參知政事翼日命果下珪典內外制十八年嘗因齋宮賦詩有所感歎帝聞而憐之遂有是拜 庚午夏人寇鎮戎軍三川砦巡檢趙普伏兵邀擊敗之 戊寅行免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十一

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定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顧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於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降等第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眾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即規規淺近之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

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賜西蕃棟戩舊作董詔并衣帶鞍馬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於洛門人故舊仕州縣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寡一分則民受一分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十二

之賜矣投劾何益邪 是歲賑河北陝西旱饑除民租交趾入貢 廣源下溪州蠻來附 夏改元天賜禮盛國慶 四年遼咸雍七年春正月戊子遼主如鴨子河 己丑韓絳使神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於延安措置乖方選番兵爲七軍復以諤爲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眾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橫山安撫使郭達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神氏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奏達沮撓軍事召還之諤尋敗夏人于囉兀因以眾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

呂公弼言謬稔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誘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壬辰王安石請鬻天下廣德倉田爲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常平倉本從之 乙未渝州部夷梁承秀等叛命夔州路轉運使孫構討平之承秀與其黨李光吉王充導生獠入寇巡檢李宗敏等戰死轉運判官張詵請誅之邊構爲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豪杜安行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入討二族火其居餘眾保黑崖嶺黔兵從開道夜譟而進光吉墜崖死充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構博平人也 丁酉朝謁太祖太宗神御殿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三

先是括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掌稼政以資牧養之用案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七監地餘良田萬七千頃賦民以收芻粟從樞密副使邵亢請也至是河北屯田司屢言豐歲所入亦不償費詔沿邊屯田不以水陸悉募民租佃罷屯田務收其兵爲州廂軍 丁未立京東河北賊盜重法 庚戌罷永興軍買鹽鈔場 辛亥以著作佐郎朱明之爲崇文院校書明之王安石妹婿也 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先是議更貢舉法帝以蘇軾言爲是它日以問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學術不

一異論紛然此蓋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必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以不變趙抃亦是軾議安石曰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它路其間不容無賢以爲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帝以爲然已而中書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於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古

是罷明經及諸科進士試詩賦各專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二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進士額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置京東西陝西河東河北路學官使之教導 辛酉詔治吏沮格青苗法者 甲子以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

或謂布當白兩參政蓋指馮京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議定何問彼爲侯敕出令押字耳 乙丑女直進馬于遼丙寅遼南院樞密使姚景行出知興中府事 戊辰詔賑河北民乏食者賑恤西界戰死軍人 壬申進封高密郡王頽爲嘉王 癸酉詔審官院所定人赴中書察堪任者引見 甲戌賜討渝州夷賊兵特支錢 三月丁亥夏人陷撫寧諸城初種諤進築永樂川賞捕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五

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悖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死者千餘人果不出郭達所料云會慶州軍叛詔罷西師棄囉兀城 夔州路轉運使孫構言杜安行等討夷賊斥地七百里詔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驛同轉運司制置以聞先是李承之薦惇於王安石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顧其才可用耳公誠與語自當愛之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戊子慶州廣銳卒叛轉運司以聞帝召二府出奏示之

以用兵爲憂樞密使文彥博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眾論不當有所偏聽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憂張之過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馮京曰府界溉澆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敝帝曰詢訪鄰近百姓皆以役爲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憂張以失人心王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立疆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 詔討慶州叛卒平之 庚寅詔諸路置學官州給四十頃以贍士并置小學教授 辛卯詔察奉行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六

新法不職者 癸卯減河東陝西路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民緣軍事科役者調其租賦 丙午種諤坐陷撫寧坐責授汝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尋再貶賀州別駕 丁未韓絳坐興師敗衄罷以本官知鄧州 己酉簽主如黑水論討五國功晉秩有差 都水監丞宋昌言從內侍程昉之議請浚漳河役兵萬人表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從東從西何利之有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

役訪農求歲為之未晚 夏四月丙辰朔恤刑 癸亥
罷陝西交子法 丁卯以鄧綰為侍御史知雜事判司
農寺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
其事王安石欲藉綰以威眾故有是命綰言判亳州富
弼責蒙城官吏散常平錢穀安追縣吏重笞之又遣人
持小札下諸縣令未得依提舉司牒施行本州僉判管
句官徐公袞以書諭諸縣使勿奉行詔令乞盡理相治
詔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後收坐以間弼上奏
乞獨坐且云青苗一事天下之人皆知為害臣來本州
不斂錢斛願當嚴譴其餘徐公袞以下州縣吏望聖慈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七

特與私貸 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御史臺先是光任
永興以言不用乞判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不才最出
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
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此數人者觀安石所
為抗章對策極言其害而鎮因乞致仕臣聞居其位者
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息苟或不然是為盜竊臣
雖無似不敢為盜竊之行今陛下惟安石是信安石以
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
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才識固安
石之所愚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亦安石之所

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
重於鎮或竄或誅唯陛下裁處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
洛絕口不論事 遼主如納葛濼 甲戌詔司農寺月
進諸路所上雨雪狀 以前大理評事常秩為右正言
直集賢院管句國子監秩屢徵不起詔郡以禮敦遣至
是始詣闕對垂拱殿問今何道免民于凍餒對曰法制
不立庶民倉俟倉服俟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適用
願得辭歸帝曰既來安得不少留遂有是命尋遷天章
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諫職秩名重一時世以為
無官情及安石更法秩獨以為是一召即起任諫職列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八

侍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秩長於春秋及安
石廢春秋秩遂盡廢其學時論薄之 權開封府推官
蘇軾出通判杭州初軾直史館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
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
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
同功異為問安石見之大怒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
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 乙亥遣禁布帛短狹不中
尺度者 丙子遣使案視宿毫等州災傷乃令修飭武
備 壬午定進士攷轉官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提
舉崇福宮致仕呂誨卒 致異宋史誨傳不言誨為右諫
議大夫蓋自元豐改官制以後

史家於寄祿官多不書也請卒於熙寧朝不誨初求致

仕表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

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非祇憚蹶輻之

苦又將虞心腹之變雖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

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疾亟猶且夕憤歎以

天下事爲憂既革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間光哭

歷然而起張目彊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

攷異誨墓誌不載臨歿語蓋誌出溫公之手不欲自銜可今從長編及本傳 壬寅詔許富

獨養疾西京 丙午高麗來貢高麗爲遼所阻不通中

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轉運使羅拯合商人黃貞招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九

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貞還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

以問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命拯諭意徽遂遣其民官

侍郎金梯等由登州入貢自是復與中國通朝貢相繼

辛亥詔宗室率府副率以上遭父母喪及嫡孫承重

並解官行服 壬子詔恩冀等州災傷遣使賑恤調其

稅 御史中丞楊繪言東明等縣百姓千餘人詣開封

府訴超升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受遂突入王安石

私第安石諭云此事相府不知仍問汝等來知縣知否

皆言不知又詣御史臺臣以本臺無例收接訴狀諭令

撤去退而訪問乃司農寺不依諸縣元定戶等卻以見

管戶口量第定出役錢數付諸縣各令管認別造簿籍

前農務而畢臣竊謂凡等第升降蓋視人家產高下乃

得其實今乃自司農寺先畫數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

民無爭訴哉判司農寺乃鄧綰曾布一爲知雜一爲都

檢正非臣言之誰敢言者王安石指陳繪言爲不然遂

置而弗問 初保甲法行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

避丁者知開封府韓維言之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就

令有之亦不足怪爲天下主者如止任民情則何必立

君而爲之建官置吏也保甲法不特除盜可漸習爲兵

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安石由此益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二十

惡維帝欲命維爲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安

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請會文彥

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

中以言不用力請外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對

曰使臣言得行勝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

願也遂出知襄州 六月丁巳河北饑民爲盜者減死

刺配 戊午監察御史裏行劉摯上疏曰君子小人之

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

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陛下有

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爲聚

斂其愛君憂國者皆無以容於其閒今天下有喜於敢
為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
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
浸長漢唐之黨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
收過與不及之論使歸於大中之道摯初除御史未及
陛對即奏論亳州獄起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
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粹迫人不堪
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
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覲王廷老擅增兩浙役
錢督賦嚴急人情怨嗟此皆欲以羨餘為願為願責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八見下而因向卿從
學王安石耶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人心為焉
學不識安石也退即上是疏安石不悅 庚申羣三
上尊號曰紹天法古文武仁孝帝不許 甲子知青州
歐陽修以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修以風節自持
既連破汴巖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徵
青苗錢王安石惡之修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
修善附流俗以韓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
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何用時賢士多引去楊繪上
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皆

未老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
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
而求散地陛下何不思其故邪 甲戌富弼坐沮格青
苗落使相以左僕射徙判汝州王安石曰蘇以方命殛
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
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方平曰謂王
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
學辟以攷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
機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善安
石云 己卯吐蕃貢于遼 秋七月己丑遼遣使案問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五京囚 辛卯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
濟清陽以北遣內侍都知張茂則乘驛相視 甲午賑
恒兩浙水災 丁酉貶監察御史襄行劉摯監衡州鹽
倉御史中丞楊繪罷為翰林侍讀學士摯上疏論率錢
助役有十害會繪亦言其不便前後凡四奏又論提刑
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摯
以它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王安石意旨而陷無
辜於法也摯亦言子幾拮据賈蕃欲箝天下之口乞案
其罪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作十難以
詰之璪辭不為判司農寺曾布請為之既作十難以劾

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分析以聞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不報明日復上疏曰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已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於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三

爲無能俠小佞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斥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稱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匄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但謫監倉繪尋出知鄭州璪亦落職璪洎之孫也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 庚子詔宗室不得祀祖宗神御 遼主如瀉絲淀 丁未詔唐鄧給流民田

八月癸丑朔遣官體量陝西差役新法及民間利害甲寅詔郡縣保甲與賊鬪死傷者給錢有差 庚申復春秋三傳明經取士王安石初欲釋春秋以行世而孫覺經解已出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至目爲斷爛朝報故貢舉不以取士楊繪嘗言當復安石不許至是帝特命復之 癸酉置洮河安撫司命王韶領其事初議取河湟自古渭寨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韶悉主之遂至秦會諸將以蕃部兪龍珂任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案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四

且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討既歸朝自言平生間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己卯以前旌德縣尉王雱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爲人剽悍陰刻無所顧忌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款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得之則敵豈而邊患博矣故安石力主王韶議初舉進士訓 德尉著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與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鏤板鬻於市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而有是命

安石更張政事勇實導之 辛巳遼置佛骨於招山浮圖罷獵禁屠殺 是月河溢澶州曹邨埽決鎮寧僉判程顥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顥一夜馳至渙俟於河橋顥謂渙曰曹邨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為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渙即以本鎮印授顥曰君自用之顥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隄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耳爾知曹邨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輩以身捍之眾皆感激自效論者或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耳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大索以濟眾兩岸竝進數日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三

而合 九月丙戌河決鄆州 辛卯大饗明堂以英宗配赦天下內外官進秩有差 庚子夏主秉常遣使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前已降詔更不令交塞門安遠二砦綏州亦不給還今復何議俟定界畢別進誓表日頒誓詔恩賜如舊 癸卯增選人奉鬻諸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其利一歲得錢六百九十八萬餘緡穀帛九十七萬石匹有奇 冬十月壬子朔罷差役法使民出錢募役 立選人及任子山官試律令法 乙卯遼主如醫巫閭山 丙辰置樞密院檢詳官以鮮于侁為利州轉運副使初助役法行詔監司各

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為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論司農曾布使頌以為田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侁素惡王安石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可憂可歎其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舉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彊之哉 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三

上子孫應廢者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之俊異者為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累增太學內舍生至九百人至是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纒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為太學仍修武王廟為右學上以擬三王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

書堂齋舍直廬略具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爲十員率
二員其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釐生員爲
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初不隕員後定額七百人外舍
升內舍員二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
官受學月放試其業優等以次升上舍免發解及禮部
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
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於中書奏除官初蘇頌子嘉
在太學國子監直講顏復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
極論其非擢優等蘇液密寫以示曾布曰此輩倡和非
毀時政布大怒責張堯曰君以諫官判監學官與生徒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毛

非毀時政而竟不彈劾遂以告王安石安石大怒盡逐
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選用學官非執政所喜者
不與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良與選季良安石妹
婿濤其姪婿佃門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齋授口
義且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己其設三舍蓋亦欲引用其
黨也 遼主謁乾陵 壬申以西京國子監教授王安
國爲崇文院校書安國官滿至京師帝以其兄安石故
賜對帝曰漢文帝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
但恨其才不能立法製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定變俄
頃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

化民海內興於禮樂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
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天下之大不
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致秦祚不傳世今小人
必有以是誤陛下者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
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
太急帝不悅安國嘗力諫安石以天下洵洵不樂新法
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安石不聽 丙子詔罪人配流
遇冬者至仲春乃遣 庚辰遼詔百官廷議軍國事
十一月甲申詔調天下見欠貨糧總計米一百六十六
萬八千餘石錢十一萬七千餘緡百姓聞詔莫不稱慶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天

丁亥作中太一宮從司天冬宮正周琮言也 戊子
遼免南京流民租己丑賑饒州饑民 壬寅開洪澤湖
達於淮 十二月辛亥朔詔增賜國子監錢四千緡
壬子遼以契丹行營都部署耶律呼敦舊作胡知北院
樞密使事以知北院樞密使事蕭惟信爲南府宰相兼
契丹行宮都部署丁巳遼主命漢人行宮都部署李仲
禧北院宣徽使劉霖樞密副使王觀都承旨楊興功俱
賜國姓改與遼史耶律儼傳父仲禧咸雍六年賜國姓
與本紀異王觀傳作咸雍七年賜國姓與本紀
同今從本 戊午歸夏俘 己未安定郡王從式卒
丙寅省諸路廂軍 乙亥崇義公柴詠致仕子若納襲

封 戊寅回鶻貢於遼 先是河湟衛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一下屬恩翼貫御河奔衝為一帝憂之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議者爭言導河之利張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墮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是月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它役程昉為都水丞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僉判程顥以法拒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眾逃而歸將入城州官畏昉欲弗納顥曰彼逃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八 无

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顥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眾歡呼而入具以事上間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揚言於眾曰澶卒之變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為果不敢言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宋紀六十九 起元豐元年正月盡熙寧元年十二月凡二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五年 春三月遼北部叛烏庫德呼勒舊作烏古

遼主以戰多殺人飯僧於南京中京甲申遼主如魚兒

灤 已丑詔聽降羌歸國 已亥置京城邏卒察訪議

時政者收罪之 辛丑司天監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

星失度宜罷免王安石帝以瑛狀付中書安石遂謁告

詔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翼日乃出 遼境自壬寅後昏

霧連日 二月壬子以兩浙水賜穀十萬石賑之仍募

民興水利 丙辰遼北南樞密院言無事可陳時耶律

伊遜舊作乙用事羣臣俱畏之莫敢言其短唯后族與

之抗伊遜居常快快 壬戌遼主論討北部功以烏庫

德呼勒部詳袞耶律巢知北院大王事以都監蕭阿魯

軍 癸亥太白晝見 丙寅以知鄭州呂公弼為宣徽

南院使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蔡挺為樞密副使挺在

為烏庫德呼勒部詳袞加左監門衛上將

南院使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蔡挺為樞密副使挺在

為烏庫德呼勒部詳袞加左監門衛上將

渭州籍禁兵悉過府不使有隱占建勸武堂輪諸將五日一教閱隊伍金鼓之法甚備儲勁卒于行間遇用奇則別為一隊出戰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時土兵有關詔募三千人挺奏土兵不必補當以涇渭儀原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九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罷周而復始比之募土兵省費多矣從之歲省粟帛錢緡十三萬有奇挺又括竝邊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取邊民闢市蕃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養馬鎮戎軍壕外有土山挺因險築砦乘高四望規賊往來開膏腴之地二千頃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二

募弓箭手三千耕守賜名熙寧砦謀告夏人數萬集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遂潰遣四將分路追討破其七族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關中大擾挺討平之帝曰慶卒為亂不至猖獗涇原之力也進龍圖閣直學士挺自以有勞久留邊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中使至使優伶歌之以達於禁掖帝聞而閱之故有是拜戊辰遂以歲饑免武安州租稅賑恩蔚順惠等州民三月甲午南平王李日尊卒子乾德嗣日尊公蘊之孫也既死乾德幼母黎氏燕太妃與宦者李若吉同主國

事訃至遣使弔贈 戊戌判汝州富弼致仕弼至汝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王安石嘗有所建明帝御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以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癸卯遼有司奏春泰寧江三州三千餘人願為僧尼

受具足戒許之遼主崇佛教僧有拜司徒司空者故一時習尚如此

政異遼史道宗紀咸雍二年十二月僧守志加守司徒六年十二月加圓釋法鈞二

僧並守司空今京師歸義寺有遼碑言清寧七年始建寺碑陰有守司徒沙門守臻檢校司空沙門智清是遼僧多有受顯秩者遼史不能盡書也又續高僧傳云法鈞至金臺遼主待以師禮后妃以下皆展接足之敬繼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三

其道者曰裕窺賜榮祿大夫檢校太尉蓋當時重釋教如此今約書之 丙午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以抵當物力多少均分賒請相度立限歲出息二分納還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嘉問上建置三十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利令市易務覺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帝削去此條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愛民之至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以為聖政臣愚竊謂此乃聖政之

闕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之類悉令計直從民願者市之以給用尋改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

鳳兩浙滁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後異陳

安石日錄所載熙寧中奏帝語多不實其言曰神考不

欲于律外立較固之條可謂仁厚愛民之意劉孝孫將

順聖美不為過也日錄但為顯揚呂嘉問故不以御批

為是不以孝孫為然於日錄考之若日設法傾之

則兼并不能為害又撰對上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令

但設法相傾即是紙舖孫家所為紙舖孫家為百姓

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為天下主乃如紙舖孫

家所為何謂故止如此豈有為天下主乃如紙舖孫

誣可乎紙舖孫家之語謂之不誣可乎按帝既減去較

固之條豈要欲設法相傾其誣帝明甚若紙舖孫家之

語凌悖襲慢無復人戊申羣牧使李肅之知永興軍

臣禮制而不錄可也

帝戒令撫綏一路肅之曰自是朝廷以常平助役擾州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四

縣耳帝不悅 夏四月庚戌朔立殿前馬步軍春秋校

試殿最法 王子遼賑義饒二州饑民丁巳遼主駐塔

里舍 己未括閒田 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

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優利與蕃人無

異乞下本道逐州縣并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邨百

姓有武勇願習弓箭者自為之社每歲之春長吏就閱

試之北人勁悍緩急可用從之 丁卯二股河成漢十

丈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於河而

決口亦塞及異宋史作丁卯塞北京 已卯遼主清暑

特古里 五月辛巳以古渭砦為通遠軍及異宋史作

豐九城志則安遠軍置於天禧時非 帝志復河隴會定

熙寧中所置也今從長編作通遠軍 州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為軍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

行教閱法 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初試黜其不

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試不中者亦量才擢用 王

午遼晉王耶律仁先卒遣命家人薄葬仁先自受知興

宗即著功績人望翕然歸之遼主初以定難故甚德之

卒為耶律伊遜所開出之於外不竟其用時論惜之

庚寅以青唐大首領包順為西頭供奉官 辛卯王安

石以王韶書進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

萬口帝與安石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五

能用人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止衛霍輩至

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帝曰武帝自為多欲

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盾

方略不失為霸於天下能用人故也帝曰漢武至不仁

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

所以戶口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

此 壬辰以趙尚寬等前守唐州辟田疏水有功增秩

以勸天下 丙午太白晝見 行係馬法王安石始建

此議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佞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

府界諸縣係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

之于是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馬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係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係戶馬死係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於諸路 六月壬子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永興軍會公亮以太傅致仕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六

甲寅遼賑易州貧民以次及於中京及與中府皆賑之安異遼史作已未賑中京甲子賑與中府今并書之又監本遼史誤作中興府今改正 癸亥詔分經義論策爲四場以試進士 丙寅作京城門銅魚符 甲戌遼以樞密副使耶律觀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事時北府宰相楊績累表告歸遼主不許封爲趙王 樞密院言仁宗時嘗建武學乞復之乙亥詔於武成王廟置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 丁丑高麗遣使貢于遼 是月河溢北京夏津 秋七月己卯遼以慶州斬文高八世同居命賜爵 壬午詔以權貨務爲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爲東務上界 辛卯詔在

京商稅院襍買務並隸提舉市易務 丙申遼賑饒州饑民丁酉遼主如黑嶺 壬寅以曾孝寬爲史館修撰兼樞密都承旨都承旨舊用武臣以文臣兼領自孝寬始 編修三司敕條例刪定官郭逢原上疏曰陛下固以師臣待王安石矣而使之自五鼓趨朝僕僕然亟拜守君臣之常分臣之所未諭也又曰宰相代夫理物無所不統當廢樞密府并歸中書今安石居宰輔之重朝廷有所建置特牽於樞密而不預臣恐陛下所以任安石者蓋不專矣疏奏帝甚不悅它日謂安石曰逢原必輕俊安石問何以知之帝曰見所上書并欲歸樞密院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七

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原亦且曉事可試用也 丁未遼主以手書華嚴五頌出示羣臣 閏月庚戌遣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荆湖北路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眾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惇察訪經制蠻事時北江則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則舒氏有四州田氏有四州向氏有五州皆自太祖以來受朝命隸辰州入貢者及惇往經制蠻相繼納土願爲王民始掘城砦比之內地矣 辛亥帝因河溢語輔臣曰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復決奈

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馮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帝以為然 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吏無敢與其語知南川縣新津張商英負氣倜儻豪視一世部使者念獨商英足抗惇檄至夔與惇相見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為上客薦諸王安石得召對除光祿寺丞尋加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商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八

英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其最大者三事一曰免役二曰保甲三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而講之則為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害願陛下與大臣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復興雖使裨諶適野而謀墨翟持籌而算終莫見其成也 壬子詔武學生員以百人為額過科場前一年委樞密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監及文臣轉運判官以上各奏舉堪應武舉者一人其被舉人遇生員闕願入學者聽 監察御史裏行張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凡蝗蝻為害須捕盡乃得聞奏今大名府祁保邦莫州順安保

定軍所奏凡四十九狀而三十九狀除捕未盡進奏院以不應法不敢通奏夫蝗蝻幾徧河朔而邸吏拘文封還奏牘必俟其撲盡方許上聞陛下即欲於此時恐懼修省以上蒼天戒而下恤民隱亦晚矣御批進奏院徧指揮諸路轉運安撫司今後有災傷令所在畫時奏聞王安石曰諸路安撫司有無隄合經制事又何暇管句奏災傷狀乎帝笑而不荅先是內批付安石問市易買賣極苛細市人籍籍怨謗以為官司浸淫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可令但依魏繼宗元肇畫施行于是安石畱身白帝曰必有事實乞宣示帝曰問權貨賣冰致民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九

賣雪都不售又問買梳朴即梳朴貴買脂麻即脂麻貴又問立賞錢捕人不來市易司買賣者安石曰果爾則是臣欲以聚斂誤陛下也臣素行陛下所知何緣有此事帝曰恐所使令未體朝廷意要須審察耳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相究勘會別有問奏 辛未遼主射熊於殺羊山彰國軍節度使耶律普錫舊作願今改謁於行宮遼主問邊事普錫曰自應州南境至天池皆我耕牧之地清寧間邊將不謹為宋所侵烽埃內移似非所宜遼主然之拜普錫為北面林牙 甲戌徙知青州趙抃為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時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選

擇大臣爲蜀人所信愛者故以命并召見之并乞以優
宜從事即日辭去既至蜀治益尚寬密爲經略而燕勞
閒暇如它日兵民晏然劍州民李孝忠聚眾二百餘人
私造符牒度民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并不下法吏以
意決之但處孝忠以私度罪餘皆一問 八月甲申觀
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卒太常初諡曰文以
配韓愈常秩方兼太常與修相失乃言修有定策之功
請加以忠字實抑之也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放逐至
於再三志氣自若治郡簡而不擾所至民便之或問爲
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十

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
絲碎耳獎引後進如恐不及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
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爲
文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五代以來文體卑弱
至是一變而復於古修歿後數日詔求其所撰五代史
記後與官修五代史並行 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
引兵城渭源堡破蒙羅角遂城乞神平破抹耳水巴族
初羌各保險諸將謀置陳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關則
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抹耳
山踰竹牛嶺歷賊軍而陳令曰敢言退者斬使皆下馬

少息賊乘高下關軍小卻韶麾帳下兵擊之羌潰走焚
其廬帳洮西大震會瑪爾戩舊作木渡洮來援餘黨復
集韶命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瑪
爾戩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韶言措置洮河
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
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始增多
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
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自是韶進討輒肆欺誕
朝廷不與計財 壬辰以武勝城爲鎮洮軍 乙未詔
侍從及諸路監司各舉有才行者一人 己亥詔京西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十一

分南北兩路襄鄧隨房金均郢唐八州爲南路西京許
孟陳汝蔡潁七州信陽軍爲北路 辛丑貶太子中允
同知諫院唐垆爲湖州別駕初王安石喜垆令鄧紹舉
爲御史數月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
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垆果怒安石易已
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垆乃因百官起居日
叩陛請對帝令諭以它日垆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垆至
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
乃指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聽劄子安石遲遲
垆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垆

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會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又言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矧慷慨自若讀已再拜而退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湖州別駕鄧綰申救之且自劾懇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廣州軍資庫 甲辰王詔破瑪爾戩於鞏令城降其部落二萬餘人 帝患田賦不均詔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十一

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墮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嘗收墜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倉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

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有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鉅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癸丑許宗室試換文資 癸亥始御便殿句校諸軍武技 甲子遼主如瀋真通十州為東路壽廬斬和舒濠光黃八州無為軍為西路 權發遣延州趙禹奏梃括地萬五千九百餘頃招漢蕃弓箭手四千九百餘人騎圍作八指揮壬申詔以禹為吏部員外郎錫鉅絹三百匹兩 冬十月戊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十一

寅知華州呂大防言九月丙寅少華山前阜頭谷山嶺摧陷陷居民六社凡數百戶詔賜陷沒之家錢有差已丑遼參知政事耶律觀坐矯制營私第降為庶人王觀賜國姓故稱耶律觀而列傳仍作王觀豈削職後復其本姓邪今從本紀 癸巳回鶻貢於遼 戊戌升鎮洮軍州以為熙河洮岷四州及通遠軍置熙河路除王詔龍圖閣直學士為經略安撫使知熙州然河洮岷猶未能復也減秦鳳囚罪一等 十一月庚戌遼免祖州賦稅 癸丑河州首領瞎藥等來降以為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丙辰遼地大雪許民樵采禁地 丁卯貶監察御史裏行張商英監荆南稅

宋史本紀作張英蓋有脫字今從長編時臺勘劫盜李則從輕定罪樞密

檢詳官劉奉世駁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言此出大臣

私忿願陛下收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耳目之官無為兩

府所脅帝為停其獄商英遂言樞密庇博州親戚失入

死罪及縱院吏任遠犯法十二事於是文彥博吳充蔡

挺竝上印求去帝難之為謫商英 壬申分陝西為永

興秦鳳兩路仍置六路經略司 章惇招降梅山峒峒

蠻蠻姓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

北接鼎澧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田二十

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開陝二城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古

置安化縣隸邵州 十二月戊辰遼以漢人行宮都部

署耶律仲禧為樞密副使封韓國公以樞密副使柴德

滋參知政事出參知政事趙徽為武定軍節度使擢漢

人行宮副部署大悲努為都部署以同知南院樞密使

事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知左伊勒希巴舊作夷商畢今改事以

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張孝傑為北府宰相封陳國

公遼主稱孝傑勤幹數問以事漢人中貴幸無與比者

丙子赦亡命荆南溪峒者 丁丑詔太原置弓箭手

遼以清寧節大赦 戊寅改溫成廟為祠 壬午陳

升之起復為檢校太傅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

癸未雨土 乙未築熙州南北關及諸堡砦 是歲

河北大蝗 帝嘗言祖宗皆愛惜天地不肖橫費漢文

帝云朕為天下守財耳王安石曰人主能以堯舜之政

澤其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

非天下正理然安於儉節自是盛德足以率厲風俗

六年遼咸雍九年春正月丁未遼主如鴛鴦濼 辛亥詔奉

信祖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夾室孟夏祀感生帝

以信祖配先是中書奏請議信祖神主祧遷下兩制詳

議元絳等言自古受命之主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

其本統其尊事其祖商周以契稷有功于唐虞之際故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圭

謂之祖有功若祖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今太

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信祖始信祖以上世數既不可

復得而知則信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儻謂信祖不當比

契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

有功加其祖考也請以始祖為信祖之廟庶合先王禮

意翰林學士韓維言太祖皇帝睿智神武兵不血刀坐

靖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可

議者信祖雖為高祖然仰述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

又不知其所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

於今有所未安也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為信祖立室

神祇之日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以伸其尊由太祖而下親近迭毀之主皆藏諸僖祖室禮官章衡等請以僖祖為別廟蘇祝請以僖祖附景靈宮帝以固議問王安石石安石曰為祖立別廟自古無此禮姜嫄所以有別廟者蓋姜嫄禘神也以先妣故盛其禮與歌舞皆序於先祖之上不然則周不為魯廟而立姜嫄者何也帝以安石論為然詔依絳等議 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檢使劉維吉敗之 丙申永昌陵上宮東門火 王韶復河州獲瑪爾噶妻子 壬寅韓絳自許州徙知大名府 三月己酉詔增熙河死事將田瓊禮賓使錄其子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六

三人孫一人 庚戌置經義局修詩書周禮三經義命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乃止 辛亥試明經諸科 丙辰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食九分詔自丁巳避殿減膳降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己未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選京官朝官選人或舉充又詔諸路擇舉人最多州軍依五路法各置教授一員 壬戌御集英殿賜奏名進士明經諸科余中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學究出身總五百九十六人賜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中常州人也 從宋史及咸淳毗陵志 丁卯宰

相上表請復膳不許 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法官戊辰置諸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各一員從呂惠卿請也 庚午封李乾德為交趾郡王 夏四月甲戌朔日當食雲陰不見宰臣進賀以為聖德所感乞御殿復膳從之 攷異 遼史不書是年日食契丹國志作四月初日會今從宋史 乙亥以朝集院為律學置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戊寅知桂州沈起乞自今本路有邊事止申經略司專委處置及具以聞從之自王安石用事銳意開邊知邕州蕭注喜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七

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久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會交人為占城所敗或言其餘眾不滿萬可計日以取詔以注知桂州經略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為難時起為度支判官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迎合安石遂一意事攻擊交趾始貳 乙酉熙河經略司上河州得功將卒王安石白帝士氣自此益振帝曰古人謂舉事則才自練此言是也安石曰舉事則才者出不才者困此不才者所以不樂舉事也 壬辰遼主如旺國崖 甲午定齊徐等州保甲 戊戌裁定在京吏祿 己亥

文彥博罷市易司既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爲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岳山崩爲帝極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於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先是韓絳與安石協力排彥博每議事絳多而沮之又置審官西院以奪其權彥博內不平堅求補外帝遣中使召入押赴樞密院者數矣至是求去益力遂以守司徒兼侍中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是月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遼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九 六

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卽見水不容施功耳今第見水師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濶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問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其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可善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九 七

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以子淵爲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 五月癸卯朔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鋹以其地來降 戊申詔興水利凡拋水磴礮確有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宋本紀繫八月 戊申今從長編 乙丑詔京東路察土人有行義者以聞 以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爲梓夔察訪司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六月丁丑提舉在京市易務奏三班僭職張吉甫爲上界句當公事吉甫辭以見爲李璋指使方在降謫一旦舍去義所不安帝歎曰吉甫雖小人陳義甚高賢于李清臣遠矣可遂其志初韓絳

宣撫清臣從辟會絳被貶清臣圖自全多毀絳故帝薄之 辛巳提舉司天監陳繹等言崇天歷氣後天明天歷朔後天浮漏渾儀亦各有舛戾詔衛朴別造歷與舊歷比較疏密其浮漏渾儀今依新樣製造司天別測驗以問 已丑中書以勸課栽桑之法奏御帝曰農桑衣食之本宜以勸民然民不敢自力者正為州縣約此以為貨升其戶等耳舊有條禁可申明之遂以其法下諸路每歲二月終點檢栽及十分者有賞不及七分者有罰 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制其法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為一若今錢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三

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為匠師從之已亥置軍器監以呂惠卿判監事 是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初因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淡治之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點吏惡少不獨以得罪為憂而且以汙穢善政為恥累遷至廣東轉運判官病作遂求知南康以歸至是卒敦頤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黃庭堅稱其胃懷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南

安司理時通判程珣以其學為知道使二子頤頤往與之遊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頤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秋七月甲辰遼主獵於大熊山 乙巳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一鑄錢監江南荆湖南路以十五萬緡餘以十萬緡為額 戊申遼烏庫德呼勒舊作烏古統軍言部殺其節度使以叛已酉遼主命分部諸軍討之 甲寅以早錄在京囚死罪以下降一等杖罪釋之 丁巳詔沿邊吏殺熟戶以邀賞者戮之 乙丑分河北為東西路大名開德河間三府滄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三

冀博棣莫雄霸德濱清恩十一州德清保順永靜保安保定五軍為東路真定中山信德慶源四府相濬懷衛洺漢磁祁保九州天威北平安肅永寧廣信順安六軍為西路致異九域志云熙寧二年分 丙寅夜西北有聲如礮 遼南京奏恐是傳寫之誤今從長編 蝗飛入宋境餘為蜂所食 八月命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兩浙水利帝謂王安石等曰此事必可行否安石曰括乃土人習知其利害性亦謹密宜不妄舉帝曰事當審計無如郝直妄作中道而止為害不細也丁丑括奏言浙西諸州水患久不疏障隄防川瀆多皆堙廢今若一

出民力必難成功乞下司農貸官錢募民興利從之
甲申罷簡州歲貢綿紬 甲午賜熙河涇原軍士特支
錢 丙申遂以樞密副使耶律仲禧為南院樞密使
戊戌復比閭族黨之法 九月壬寅置兩浙和糴倉立
斂散法 癸卯遼主駐獨盧金 戊申詔興水利 辛
亥御崇政殿策武舉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
荅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
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軍右者
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試
焉 戊午岷州首領摩琳沁舊作木令以其城降初王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三

有貽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
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竝下襍買場務仍置
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
遂行之 冬十月遼主如陰山遂如西京旋命行幸之
地免其租稅 辛未章惇擊南江蠻平之初湖北蠻向
永晤舒光錕等各以其地歸順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
驁難制惇遣左侍禁李資招諭之資褊宥無謀褻慢夷
獠為懿州蠻所殺惇遂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遂平
駙馬都尉張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帝謂王安石曰
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亾其義不可攷故未置學官敦禮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三

詔既復河州會降羌叛詔回軍擊之吐蕃瑪爾戩舊作木征
今以其間據河州詔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
洮州境道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瑪爾戩留其黨
守河州自將尾官軍詔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進攻宕
州拔之通洮州路摩琳沁間先聲遂以城降詔入岷州
於是疊洮二州羌酋皆相繼詣軍中以城聽命軍行凡
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
以萬計是役也人皆傳詔已全師覆沒及奏捷帝大喜
進詔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戊辰收免行錢先是
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負販數

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也 知定州滕甫入覲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於民者具道所以之狀甫在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遼師入寇邊民有逃者將吏大駭請即治兵甫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彼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安諸將以是愧服韓忠彥使於遼楊興公勞迎問甫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帝喜進甫禮部侍郎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五

使再在甫著書五篇一日尊主勢二日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神聖文武自足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趨其言 十一月癸丑太一宮成乙卯親祀太一宮 甲子遼南院大王耶律哈哩濟舊作合理只今改致仕哈哩濟嘗為遼興軍節度使東北路詳衮明達勤恪懷柔有道置諸賓館及西邊營田皆自哈哩濟發之未幾卒 丙寅詔京畿收養老弱凍餒者 十二月辛未遼以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宜新為中京留守以南院宣徽使耶律薩喇舊作撒喇今改為南院大王 壬辰高麗夏竦

遣使貢於遼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九

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遷去秦皇宮藏寶有都史韓湖北湖皇地查發寶藏掘得寶璽都尉畢綱集

宋紀七十 起開禧提格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七年 遼咸雍十年 春正月辛亥賞復岷洮等州功西京

左藏庫使桑湜等遷官有差 王子幸中太一宮宴從

臣 乙卯封皇子俊為永國公 遼主如鴛鴦濼 甲

子熊本奏平瀘夷得地二百四十里本嘗通判戎州習

其俗謂彼能擾邊者介十二郵豪為嚮導耳乃以計致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

百餘人梟之瀘州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酋

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眾發黔南義軍彊弩遣大將

王宣等率以進討賊悉力旅拒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

柯陰窘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

之官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求內附本還帝勞之

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檄奏詳明

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同判司農寺西南用兵自此

始 二月辛未發常平米賑河陽饑民 癸未詔三司

歲會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 遼以平州民初復業

調其租賦戊子準布 舊作阻 今改 貢於遼 庚寅詔國子監

許寶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國使人 詔以鄆州左司

理參軍葉濤等二十三人為諸路教授國子監言濤等

所業堪充教授故也 乙未知河州景思立與青宜結

果莊 舊作鬼 章今改 戰於踏白城敗死賊遂圍河州 廢遼州

三月壬寅瑪爾戩 舊作木 征今改 寇岷州時王韶入朝景思

立既敗死瑪爾戩勢復熾遂圍岷州總管高遵裕遣包

順等擊走之 癸卯以旱避正殿減膳 乙巳詔役錢

每千納頭子五文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之類並

用此錢不足即用情輕贖銅錢輒圓融者以違制論不

以去官赦原先是公家之費有敷於民間者謂之圓融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

汗吏乘之以為姦至是始悉禁焉 丙午遣使奉行諸

路募武士赴熙河 庚戌詔熙河死事者家給錢有差

令諸路監司察畱獄 兩浙察訪沈括言兩浙上供

帛年額九十八萬民間陪累甚多後來發運司以移用

財貨為名增兩浙預買紬絹十二萬乞罷之以寬民力

從之 詔聞定州民有折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

撫轉運提舉司體量其實以聞 癸丑帝問王安石納

免行錢如何或云提湯餅人亦令出錢有之乎安石曰

若有之必經中書指揮中書實無此文字陛下治身無

愧於堯舜至于難壬人疾讒說即與堯舜實異帝曰士

大夫言不佞者甚眾安石曰士大夫或不使朝廷政事或與近習相為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帝又患置官多費安石曰勘置官司所以省費也帝曰即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日兵比慶歷中為極少安石曰陛下欲足用必先理財理財即須斷而不惑不為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為帝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謂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廬布之類甚眾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財亦豈但什一而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三

已 丙辰遼主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其雄州外羅城修已十三年並非勘築且非近事北朝既不欲更不令續修白溝館驛亦須遣官檢視如有勘置樓櫓箭窻等竝令毀折屯戍兵亦令撤回國書云倘事由夙咎固難徇情誠界有侵踰何恠改正遂遣太常少卿劉忱祕書丞呂大忠如遼 甲子詔司農寺以常平米三十二萬斛三司米百九十萬斛置官場減直出糶 遼主如特古里舊作拖以耶律集為北院大

王 翰林學士韓維對延和殿帝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閉帝感悟即命維草詔行之乙丑詔曰朕涉道日淺闇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今早暵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閒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與訟獄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與何嘉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四

氣之不久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竝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攷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倣成朕志焉詔出人情大悅 夏四月辛未遼以奚人達嚕三世同居賜官旌之 自去歲秋七月不雨至於是月帝憂形於色嗟歎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不免今早暵雖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福

清鄒俠爲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邇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荅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雋來語以試法方置修經局又欲辟爲檢討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五

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人以為苦雖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末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負販者免征商之重者日損其七它皆無所行至是大旱東北流民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竝城民買麻粃麥麵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相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纍纍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乃繪所見爲圖具疏詣閣門不納遂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鈿臺司其略曰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

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知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措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皇皇不給之狀圖以上聞者臣謹案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況于千萬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六

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翼日癸酉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衙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竝罷凡十有八事民聞謹叫相賀是日果雨甲戌輔臣入賀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且責之皆再拜謝外閒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

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河州之被圍也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也乃直趨定羌城乙亥破四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瑪爾戩知有援拔柵去初景思立覆軍賊勢復振而京師風霾旱災相仍議者欲棄河湟帝數遣中使戒韶持重勿出及是捷聞乃大喜賜韶嘉之 丙子御殿復膳求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七

詔下判西京御史臺司馬光讀之咸泣欲默不忍乃復上疏曰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徵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練係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它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知青州滕甫言新法之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一下手詔自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優者悉罷之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皆不聽 已卯以

高遵裕為岷州團練使 甲申詔邊兵死事無子孫者廩其親屬終身 王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城後焚賊八千帳斬首七十餘級瑪爾戩窮蹙乙酉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 是日雨雹 丙戌王安石罷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韓絳復同平章事翰林學士呂惠卿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秉政五年夏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儼慧巧佞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一日侍太后至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所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八

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求去位帝再四慰留欲處以師傅之官安石不可願得優郡乃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投匭匿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

法善神 以南江蠻懿州地置沅州 已丑詔曰朕度時之宜造為法令已行之效固亦可見吏有不能奉承然朕終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輒為之廢法要當博謀廣聽案違法而澆治之時呂惠卿慮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書徧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白帝降此詔申明之 壬辰帝與執政論免行錢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使百姓出錢輕于往日即是良法至如減定公使錢人猶以為言者此實除去牙前陪費羨弊且天下貢物所以奉一人者朕已悉罷羣臣亦當體朕此意以愛惜百姓為心馮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于愛民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九

出疆帝手敕曰遼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至是與素等會於代素等設次據主席大忠卻之乃移次于長城北改西上閭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等會皆以理折之稍屈遼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隴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嶺相持久之不决及異契丹國志云是年九月宋遣劉忱呂大忠與共議于代州忱行視分水嶺在此時案宋史神宗紀是年二月蕭禧來言河東疆界命劉忱議之四月大忠使蕭禧議疆界于代州境上東都事略附錄及呂大忠傳是年遼使再來皆蕭禧無蕭素事乃以四月與忱大忠議于代州境上未嘗來聘也事略神宗紀云四月遼遣蕭素來議疆界于境上素之議與九月蕭禧之聘錯認為一人在秋蓋以四月蕭禧宗紀等條代北事宜而事略附錄載是詔亦在蕭禧再來之後則來在九月從可知也又案宋史呂大忠傳蕭禧復來神宗召忱與禧同議于代州境上見于此北之事東都事略亦同是知忱行視分水嶺當在五月戊戌朔左司郎中章閣待制李師中言早既太甚民將失所今日之事非有動民之行應天之實恐不足以塞天變伏望詔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詣公車對策如司馬光蘇轍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如此而後庶幾有敢言者臣愚不肖亦未忘舊學陛下欲為富國強兵之事則有禁暴豐財之式欲為代工熙載之事則有利用厚生之道有臣如是陛下其舍諸帝以師中敢肆誕說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十

輒求大用責授和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師中素為王安石所惡至是呂惠卿附安石意請出師中疏付外因摘其語激帝怒遂廢斥之 壬寅雨雹癸卯又雨雹辛亥罷制科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已罷詩賦所試事業即與制科無異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已而祕閣考試所言應制科陳彥古所試六論不識題及字數皆不足至是呂惠卿執政復言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丙辰以館閣校勘呂升卿國子監直講沈季長竝為崇政殿說書升卿惠卿弟也素無學術每進講多舍經而談財穀利害帝時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十一

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曰季長從旁代對帝問難甚苦季長辭屢詘帝問從誰受此義曰受之王安石帝笑曰然則且兩季長雖黨附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呂惠卿所為以為必累安石雱等甚惡之故不甚進用 壬戌國子監言太學生員多而齋舍少先以朝集院為律學外屋尚百餘間乞盡充學舍從之為屋百楹學者以千計 乙丑大雨水壞陝平陸二縣 丙寅遼主以久旱命錄囚 是月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竝罷初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力辨至詆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略

且曰非嘉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為嘉問辨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佞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以奏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劄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為兼并之事帝將委布攷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其事帝欲聽之安石持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十二

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閒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惠卿執政遂治前獄請令中書悉取案牘異同以奏後二日布對延和殿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出入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淺廣令布送中書至是詔章惇曾孝寬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竝落職布出知饒州嘉問出知常州 六月

戊辰遼主親出題試進士旋放進士劉霄等如額壬申
 遼主命臣庶皆得直言得失丙子遼主御永安殿策賢
 良 丁亥廣州鳳凰見 以瑪爾戩為榮州團練使賜
 姓名趙思忠 辛卯詔以司天監新製渾儀浮漏於翰
 林天文院安置初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一無所
 知乃以太子中允沈括提舉司天監始製渾儀景表五
 壺浮漏招術朴造新歷募天下士太史占書襍用士人
 分方技科為五至是渾儀浮漏成括與秋官正皇甫愈
 等各賜銀絹有差 詔監安上門鄭俠勒停編管汀州
 始朝廷以俠為狂置而不問及呂惠卿執政命下之日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三

京師大風雨土翳席踰寸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
 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
 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于崇璟者
 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疏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凡
 五千言且曰安石為惠卿所誤至此今復相拔援以遂
 前非不復為宗社計管唐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
 戮人以為賊本尙在今日之事何以異此惠卿大怒白
 帝重責之 帝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若少畱意則
 所省不可勝計昨者撥并軍營令會計減軍員十將以
 下三千餘人除二節度支及僉從外一歲省錢四十五

萬緡米四十萬石紬絹二十萬匹布三萬端草二百萬
 束若每事如此及諸路轉運使得人更令久任使之經
 畫財其可勝用哉 秋七月癸卯羣臣五上尊號曰紹
 天憲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許 丙辰遼主如秋山遊俗
 君臣尙獵而遼主尤善騎射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
 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漠林遼谷扈從求之不得蕭
 后素慕唐徐賢妃之為人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
 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幾屋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龜
 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
 測此雖威神所屆萬靈自為擁護倘有絕羣之獸果如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古

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
 為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
 旨不以其言為牝雞之晨而納之遼主雖嘉納而心頗
 厭遠以後遂稀得見 遼有女子耶律常格舊作常太
 師迪魯今改之妹也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
 苟作嘗作文以述時政其略曰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
 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
 懷遠則崇恩尚德欲疆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為治
 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為戒勤儉可
 以為師銷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

勿飾上木勿事邊鄙妄費其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邦疆橫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朝廷所言多切時弊遼主雖善之而不能時樞密使耶律伊遜方攬權聞其才屢求詩常格遺以回文伊遜知其諷已銜之 癸亥以米十五萬石賑河北西路災傷 是日遼主謁慶陵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司農寺言五等丁產簿多隱漏不實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册手實法請行之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五

錢一非用器倉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初惠卿册是法猶令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由是益困 八月丙戌命知制誥沈括為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遣內侍籍民車人未喻朝廷意相擾為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不可禁欲盡

實私井而運解鹽以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肖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對曰知之帝曰何如括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于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偏箱鹿角以禽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于便捷今民間輜車重大樵樸以牛輓之日不能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世謂之太平車恐兵閒不可用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賣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官售此亦省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六

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閒夷界小井尤多不知遼鹽又何如止絕若更須列候加警則恐得不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執政喜謂括曰君有何術立談而罷此二事括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虜鹽可禁括不敢以為非也括自太子中允擢知制誥纔三月至是察訪河西路所陳凡三十一事詔皆可之 癸巳集賢院學士宋敏求上編修閣門儀注 九月有司言供億錢穀多在浙西計置及水利事盡在蘇秀等今分為兩路必至闕事于是詔兩浙仍合為一路 庚戌遼主如東京謁二儀五鸞殿 壬子三司火自

已至戊止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時元絳爲三司使
宋迪爲判官迪遣使煮藥失火火熾帝御西角樓以觀
知制誥章惇判軍器監遠部本監役兵往救經由西角
樓帝顧問左右以惇爲對明日迪奪官絳罷以章惇代
之詔諸路熙寧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爲姦也

癸丑置三十七將京畿七河北十七京東十京西三從
蔡挺請也 知大名府文彥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六
十邨戶至萬七千少者九邨戶至四千六百願調租稅
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
昉以憂死 都水監丞劉璿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七

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
幾于不流雖二股淡快而蒲泊以東下至四界首退出
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率回河頭將復成水患
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隄一道以遏漲水
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種耕而博
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修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
代北疆議諭時不決遼復遣蕭禧來言甲寅詔樞密
院議邊防 癸亥遼主祠木葉山 冬十月丁卯遼主
駐滿絲淀 壬申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
詔曰通好北敵凡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

地素無定封故造燔端安來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
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敵情
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咨故
老卿其具奏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
爲恤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
之本必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鞭笞四夷復唐故
疆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
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怒于畝畝商
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
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眾心離怨此則爲陛下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六

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且言向來興
作乃修備之常豈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
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
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
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
疆據累朝之宿憤矣弼言朝廷諸邊用兵遼所以先期
求釁不若委邊臣詰而嚴備之來則禦去則備親征之
謀未可輕舉且遼人報聘彼籍吾歲賜方能立國豈無
欲安靜之理彥博言蕭禧之來欲以北亭爲界緣慶歷
西事未平之時來求黃鬼之地容易與之中國禦戎守

信為上必以誓書為證若萌犯順之心當預備邊使戰
勝守固而已公亮言嘉祐開夏國矣認同家堡為界延
州牒問遂圍大順寇遁不已絕其歲賜始求帖服今待
遊極包容矣不使知懼恐未易馴擾控制之術毋令倒
持帝召劉忱呂大忠與執政議之將從其請大忠曰彼
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盡索關南
地亦與之乎帝默然忱與大忠堅執不與執政知不可
奪乃罷忱還三司許大忠終制 丁丑遂命有司頒行
史記漢書 遂以知荊州事耶律庶箴善屬文遷都林
牙庶箴上表乞廣本國姓氏曰我朝勦業以來法制修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九

明惟姓氏止分為二耶律與蕭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
字取諸部鄉里之名續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請推廣之
使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禮遼主以舊制
不可遽釐不聽效異遼史外戚表云契丹外戚其先曰
述律氏述律本同鴉儒思之後大元年太宗自汴將
還番外戚小漢為汴州節度使賜姓名曰蕭翰以從中
國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二族皆為蕭姓又志部
族云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類是也各部而族者奚
王室之類是也各部而部者不族者特勉稍瓦葛木
之類是也各部而部者不族者特勉稍瓦葛木
是遼雖祇分兩姓而各部者不族者特勉稍瓦葛木
遺書謂遼主姓劉遼史契丹國志俱不載 戊寅詔
浙西路提舉司出米賑常潤州饑 韓絳請選官置司
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

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
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
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
言庚辰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范純仁自和州
徙知邢州未至詔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純仁過關
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今繼之可謂世職卿隨
侍既久兵法必精過事必熟純仁度必有以開邊之說
誤帝者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法先臣守邊時臣尚幼
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
變養百姓臣策疲駑不敢辭若使開拓封疆侵攘邊境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 十

非臣所長願別擇才帥帝曰卿才何所不能顧不肖為
朕悉心耳遂行 十一月戊午高麗貢於遼 己未冬
至合祭天地于園丘以太祖配 呂惠卿得君怙權慮
王安石復進乃援郊祀赦例薦安石為節度使方進劄
帝察知其情遽問曰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
卿無以對 十二月丙寅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
員 丁卯文武官加恩 以知慶州王韶為樞密副使
辛巳遼詔改明年元曰太康大赦 往時高麗入貢
皆自登州是歲遣其臣金良鑑來言乞改塗由明州詣
闕從之 清井長寧夷十郡八姓及武都夷皆內附

遼生女直部節度使阿庫納舊作烏古納今改卒女直本女真

遜遼與宗諱改曰女直其始祖曰函普函普生烏魯烏

魯生跋海跋海生綏可綏可生石魯石魯生阿庫納阿

庫納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佛寧舊作蒲新今改部節度使巴

哩美舊作拔乙門今改叛遼將致討阿庫納恐遼兵深入得其

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

先走險非歲月可平從之阿庫納因襲而禽之以獻遼

主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

漸立矣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

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 三

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眾至是五國穆延部舍音貝

勒舊作謝野勒今改復叛遼阿庫納伐之舍音敗走阿庫納將

見邊將自陳敗舍音之功行次拉林舊作來流今改水疾作而

死於是和里布舊作劫里鉢今改嗣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宋紀七十一起旃蒙單閏正月盡癸卯執徐十二月凡二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八年遼大康元年春正月乙未遼主如混同江 庚子

蔡挺罷挺奏事殿中疾作而仆帝親臨賜藥罷為資政

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 是日馮京亦罷初鄭俠

劾呂惠卿姦邪且薦馮京可用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

殿詆罵等事惠卿奏為謫詔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綰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一

甫治之坐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

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

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京與惠

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國素與俠善惠卿欲

并中之乘閒白帝曰俠書言青苗助役流民等事此眾

所共知也若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詆罵俠安從知蓋俠

前後所言皆京使安國導之乞追俠付獄窮治已而帝

問京曰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未之識帝頗疑之御史

知雜事張璪及異長編作張璪璪本名璪非兩人也承惠卿旨劾俠嘗游

京之門交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偕俠奏橐

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詔付御史獄時俠
已行至太原還對獄實不識京但每遣門人吳無至詣
檢院投匭時集賢校理丁諷輒為無至道京稱歎之語
及罷局時遇安國于途安國馬上舉鞭揖之曰君可謂
獨立不懼俠曰不意丞相為小人所誤一旦至此安國
曰非也吾兄自以為人臣不當避怨四海九州之怨悉
歸于已而後可為盡忠於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
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者獄成俠改送英州編管
無至及忠信皆編管湖外京以右諫議大夫出知亳州
諷落職安國放歸田里舍人錢藻草京制有大臣進退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二

係時安危持正不回一節不撓等語鄧綰懼京再入且
希惠卿旨言藻撰詞失常於是藻亦落職始惠卿事安
石如父子安國惡其儉巧數面折之一日安石與惠卿
論新法於其第安國好吹笛安石諭之曰宜放鄭聲安
國曰亦願見遠佞人惠卿知其以佞人目已深銜之至
是因俠獄陷安國俠赴汀州方在道惠卿令奉禮郎舒
亶往捕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
書札悉按姓名治之惠卿欲致俠於死帝曰俠所言非
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濫罪但徙俠英州既至得僧
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

學為築室以遷焉京頗溺於聲色安石以書戒之曰宜
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見遠佞人惠卿銜之案如此
則復書所謂佞人豈必是惠卿唯當時獨惠卿在坐安
國觀面譏諷故惠卿懼之深 壬寅遼賑雲州饑 丙
午分京東為東西兩路青淄濰萊登密沂徐八州淮陽
軍為東路鄆齊濮曹濟單七州南京為西路 輟江
南東路上供米均給災傷州軍 丁未御宣德門觀燈
乙卯詔出使廷臣所至采吏治能否以聞 雨木冰
丁巳權未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
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支行
今商號鐵冶所收極廣苟即冶夏鑄折二錢歲除工費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三

外可得百萬緡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帝批委公
弼總制營辦 戊午詔所在流民歸業者州縣資遣之
己未洮西安撫司以歲旱請為粥以食羸戶饑者
二月甲子以太常寺太祝王安上為右贊善大夫權發
遣度支判官安上安石幼弟也 增陝西錢監改鑄大
錢從皮公弼請也 丙寅封皇子惲為景國公 丁卯
遼以祥州火災遣使恤之 癸酉觀文殿大學士吏部
尚書知江寧府王安石復以本官同平章事初呂惠卿
迎合安石驟至執政既得志遂叛安石忌其復用凡可
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為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

安石以媚惠卿遂夏朋附之時韓絳顯處中書事多稽
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
帝從之惠卿聞命愕然翼日帝遣中使齎詔召安石安
石不辭倍道而進七日至京師 戊寅命樞密副都承
旨張誠一入內押班李憲等行視寬廣處關殿前司馬
步軍二千八百人教李靖營陳法 乙酉察訪使曾孝
寬言慶歷八年嘗詔河北州軍坊郭第三等鄉邨第二
等每戶卷被甲馬一匹以備非時官買乞檢令施行從
之戶馬法始於此 丙戌詔停京畿土功七年 遼主
駐大魚樂丁亥以鷹坊使耶律陽陸獲頭鵝加工部尙
書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四

三月丁酉賑潤州饑 戊戌知河州鮮于師中乞
置蕃學教蕃酋子弟賜田十頃歲給錢千緡增解進士
二人從之 庚子遼復遣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命韓
縝與禧議之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
館不肖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
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
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
喜謂括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
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樞密副使
楊遵勗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遼

勗有所問則顧吏舉以荅它日復問亦如之遵勗無以
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
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
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
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淳龐人情之向背爲
使契丹圖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乙巳遼主命
太子寫佛書 癸丑復賑常潤饑民 戊午太白晝見
張方平以宣徽北院使出知青州未行帝問方平以
祖宗禦戎之策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
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五

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
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閒謀詐
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并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
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
安樂及太宗平并又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
曹彬劉延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
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
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
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
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

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夏四月乙丑詔減將作監冗官 太常禮院言已尊僖祖為太廟始祖當正東向之位仍請自今禘祫著為定禮乙亥詔恭依 丙子遼賑平州饑 戊寅以吳充為樞密使 壬午湖南江水溢 乙酉遼主如犢山 閏月樞密使陳升之以足疾請外乙未罷為檢校太尉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升之濼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初附王安石及拜相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譏之號為筌相 廣源州蠻劉紀寇邕州歸化州儂智會敗之 壬寅沈括上奉元歷行之 癸卯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六

宣徽北院使知青州張方平改判永興軍分秦鳳兵為四將 丙午遼賑平灤二州饑 庚戌遼皇孫延禧生太子濬之子也遼主喜甚旋命太子妃之親及東京僚屬賜爵有差 壬子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縣主簿李逢謀反辭連宗室右羽林大將軍世居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命御史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御史裏行徐禧雜治之獄具世居賜死逢革等伏誅初蜀人李士寧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以此出入貴家嘗見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

人也解釋其詩以為至寶之祥及鞠世居得之逮捕士寧而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謂士寧以妖妄惑世居致不軌罪當死禧右士寧以為無罪帝命御史知樞密承旨參治執政主禧議士寧但杖配永州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監宿州稅百祿鎮兄子也惠卿始與此獄連坐者甚眾欲引士寧以傾安石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賜大理寺丞歐陽發進士出身發修之子也 甲寅錄趙普後 乙卯詔西南蕃五姓蠻五年一入貢 五月辛酉湖慮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甲子分環慶兵為四將 丁丑雨土及黃毛 甲申熙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七

河路蕃官殿直頓理謀叛伏誅 己丑遣使賑鄜延環慶饑 六月癸巳遼以興聖宮使奚人色嘉努舊作謝家奴今改知奚六部大王事戊戌遼知三司使事韓操以錢穀增羨授三司使 辛丑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九域圖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今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且所載古跡或裡俗不經乞選有地理學者重修乃命館閣校勘會肇光祿丞李德勗刪定既而言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夏賜名九域志 癸卯遼遣使案問諸路囚以特里衮舊作楊隱今改大悲努為始平府節度使出參知政事柴德滋為武定軍節度

使 丙午醞汴水入河以通漕從都水監丞侯叔獻請也渠成而舟不可行尋廢 已酉王安石進所撰詩書周禮義帝謂安石曰今談經者言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撰經義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安石新義行士子以經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晚歲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多穿鑿傅會其流入于佛老天下爭傳習之而先儒之傳注悉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八

量英偉喜愠不見於色論者以厚重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嘉祐治平閒再決大策以安社稷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一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子忠彥使遼遼主聞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如此琦天姿朴忠家無畱資尤以獎拔人材為急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時謂之富韓云 秋七月辛酉遼主獵平地松林 甲子處州江水溢 丙寅遼賑南京貧民 戊寅太白晝見 戊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九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八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九

好使人同己 乙卯吐蕃貢於遼 丙辰遼詔皇太子濬兼北南樞密院事總領朝政仍戒諭之以武定軍節度使趙徽為南府宰相以樞密副使楊遵勗參知政事遼主為太子選僚屬以客省使耶律寅吉舊作引秉吉今改直好義命為輔導樞密使耶律伊遜謀搖太子惡寅吉在側旋奏出為羣牧林牙 戊午司徒兼侍中太師魏國公判相州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樞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發兩河卒為治冢帝自為碑文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廷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於相以護邱墓琦識

子分涇原兵為五將 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界遼遼主以侵地之議起於耶律普錫命普錫往正疆界力爭不已帝問于王安石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以筆畫其地岡依黃嵬山為界蕭禧乃去至是遣縝往畫舉與之東西棄地七百里監察御史裏行分寧黃廉歎曰分水畫境失中國險矣其後遼人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遼主擢普錫為南院宣徽使 秋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發疑宋史作日常食雲陰不見今從遼史 癸巳募民捕蝗易粟苗損者償之仍復其賦丙申減官戶役錢之半 詔發運司體質淮南江東兩浙米價州縣所供

米每過百萬石減直予民斗錢勿過八十 庚戌韓絳罷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入論政愈駁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用之絳執不可議於帝前未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曰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帝為逐佐至是稱疾求罷以禮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發河北京東兵及監牧卒修都城 丁巳大閱 九月庚申朔立武舉絕倫法凡武舉人射兩石弓馬射九斗謂之絕倫雖程文不合格並賜第 乙亥遊主駐瀋絲淀已卯遊以南京餽免租稅一年仍出錢粟賑之 冬十月己丑朔以崇政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十一

殿說書呂升卿權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庚寅呂惠卿罷先是惠卿弟升卿考試國子監而惠卿妻弟方通在高等為御史蔡承禧所劾惠卿乃謁告帝遣馮宗道撫問召赴中書王安石又親詣惠卿道帝意惠卿於是上表求外者三帝皆遣中使封還又有劄子帝復令安石同王珪諭惠卿惠卿入見帝曰無事而數求去何也豈以安石議用人不合邪惠卿曰此亦不繫臣去就前此安石為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復來乃一切託疾不事事與昔日異不知欲以遺之何人帝曰安石何以至此惠卿曰安石不安其位蓋亦緣臣在此不若逐臣使

去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帝曰終不令卿去且俱至中書惠卿頓首曰臣不敢奉詔既退帝復遣中使諭惠卿惠卿入見乃復就職初蔡承禧奏惠卿弄權自恣朋比欺國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為死黨曾收劉涇葉唐懿周常徐申之徒又為奔走此姦惡之尤大者而中丞鄧綰亦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王雱復淡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彊偕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鞫之帝既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尋詔惠卿守本官知陳州 乙未彗出軫 己亥詔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求直言及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十一

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彗而其任位一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不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禪竈言火而驗復請以寶玉禳之公孫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乎所傳占書又當世所禁謄寫謬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

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問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所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所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 庚子權三司使章惇罷中丞鄧綰言呂惠卿執政踰年所立朋黨不然與惠卿同惡相濟無如惇今惠卿雖已斥逐而尙留惇在朝廷亦猶療病四體而止治其一邊糞除一堂而尙存穢之半也乃出惇知湖州 壬寅赦天下 罷手實法中丞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七

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卽散也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遂詔罷手實法 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求諸道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閭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于所禱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變也帝覽疏嘉勸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障壅今以一指蔽目雖

秦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 呂公著應詔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賢不肖素定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爲至不肖其于人才既反覆不常則于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亦有不信於民者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於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于前日陛下獨不察乎 丁未彗不見自始出至沒凡十二日 丙辰御殿復膳 丁巳張方平應詔上疏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七

曰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天地之變人心實爲之故和氣不應災異荐作願其事必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既未協事須必改若又憚改人將不堪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 十一月辛酉遼皇后蕭氏被誣賜死時耶律伊遜擅政濫惡后族及太子總政法度修明伊遜不得逞乃謀陷后以搆太子先是重元家婢單登沒爲宮婢后善音樂伶人趙惟一得侍左右單登亦善箏與琵琶與惟一爭能而不勝遂主嘗召登彈箏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親近御前出遣外直登渡怨之登有妹爲教坊朱頂

鶴妻而頂鶴為伊遜所暱登與頂鶴誣后與惟一私因伊遜以間遼主下伊遜及張孝傑窮治之加惟一以釘灼諸酷刑詞連教坊高長命皆誣服樞密副使蕭惟信聞之馳語伊遜孝傑曰皇后賢明端重誕育儲君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乎不聽獄詞上遂主猶未決孝傑復鍛煉證實之遼主怒甚即日族誅惟一并斬長命勒后自盡太子及公主皆披髮流涕乞代母死不許后賦絕命詞自縊死尸還母家太子投地大呼曰殺吾母者耶律伊遜也聞者莫不咋舌發異王錄敘次假鄙然情事與遼史符合王士禛疑其偽託者非也蕭惟信所語不見於遼史然遼史蕭惟信傳惟信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丙

嘗自太子之冤則其辨后之誣亦當時實事也惟信時為樞密副使而作樞密使蓋傳聞之誤今耐用之知桂州沈起規取交趾妄言受密旨遣官入谿峒點集土丁為隊伍授以陳圖使歲時肄習繼命人因督運鹽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一切禁止知邕州蘇緘遺起書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聽劾緘沮議朝廷以起生事乃罷起命劉彝代之彝至不改起之所為奏罷廣西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大治戈船過絕互市交人疑懼至是分三道入寇戊寅陷欽州 壬午立陝西蕃丁法 癸未以右諫議大夫宋敏求知制誥陳襄為樞密直學士發異續綱目及薛氏通鑑俱於

是月書罷直學士院陳襄此大誤也政襄直學士院在熙寧四年七月共出知陳州即正是年九月嗣後由陳徙杭又徙應天府乃復召知制誥至是遷樞密直學士非直學士院也嗣後亦無再知陳州之事明人疏於政證其書年月前後乖 先是知制誥鄧潤甫言近者羣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帝嘉納之居數日敏求及襄有是命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對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下至鄭俠凡三十三人且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俠愚直敢言發于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用發異陳襄經筵薦士章藻石刻士尚書右司郎中兼侍讀臣陳襄上進而不著年月錢竹汀據呂公著蘇軾二人結銜定為熙寧九年冬所進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壬

其說甚確今因襄除官而并敘之甲申交趾陷廉州 王安石稱疾不出帝遣使慰勉之丙戌安石出視事其黨為安石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閒隙者矣安石從之帝亦喜安石之出凡所進擬皆聽安石由是權益重 詔渝州置南平軍先是渝州南川獠木斗叛命秦鳳都轉運使熊本往安撫之木進營銅佛壩破其聚落諭以盛德木斗舉秦州地五百里來歸為四砦九堡至是建銅佛壩為南平軍召本還以天章閣待制知制誥帝數稱其文有體命院吏別錄以進本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趨時適治而

已陛下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徒交譴而合譟或諍於
廷或訪於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
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
使交譴之眾有以窺其閒其意蓋專媚王安石也 十
二月己丑遼以南京統軍使耶律瑞弩舊作蔡為特里
衮舊作楊以漢人行宮都部署耶律霖為樞密副使以
同知東京留守事蕭多喇舊作鐸為伊勒希巴舊作夷
改庚寅遼主賜張孝傑國姓孝傑既與耶律伊遜共陷
皇后伊遜濛德之遼主不悟其姦眷注彌厚壬辰遼以
西京留守蕭延陸舊作燕為左伊勒希巴 壬寅以翰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六
林學士元絳參知政事龍圖閣直學士兼樞密都承旨
曾孝寬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絳在翰林諂事
王安石而安石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其子孝寬於政
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辛亥以天章閣待制趙鼎
為安南道招討使嘉州防禦使李憲副之以討交趾張
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可勝言
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
王安石復撰詩關雎解義以進初安石撰詩序稱頌帝
德以文王為比帝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但
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詩序以進至是詔前後所上

並付國子監鏤板施行 癸丑詔曰安南世受王爵而
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已命趙鼎
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須時與師水陸兼進天
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時交
趾所破城邑即為露布揭之衢路言中國作青苗助役
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王安石怒故自草此
詔 是歲夏改元大安
九年遼太康春正月己未遼主如春水 乙丑雨木冰
戊辰交趾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
遂陷緘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解圍門命其家三十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七
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
無一人從賊者于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
己卯下谿州刺史彭師晏降章惇使湖北提點刑獄
李平招納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覃
文猛覃彥瑯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遣師晏詣
闕授禮賓副使官其下六十有四人 辛巳贈蘇緘奉
國軍節度使諡忠勇以其子子元為西頭供奉官閣門
祗候賜對優殿帝曰管厝張巡與許遠守睢陽蔽捍江
淮較之卿父未為遠過也初邕州將陷緘憤沈起劉彝
致寇彝又坐視不救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列二

人罪狀榜于市冀達朝廷至是治起彝開釁之罪貶起
團練使安置郢州彝團練副使安置隨州 遼耶律伊
遜既誣陷皇后又欲害太子乘閒言于遼主曰帝與后
如天地並位中宮豈可曠也因盛稱駙馬都尉蕭錫默
舊作霞之妹美而賢遼主信之納于掖庭錫默黨于伊
抹今改遜故伊遜欲引為助 二月戊子以宣徽南院使郭遠
為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趙禹副之召李憲還憲久在
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憲既而
禹憲議事不合帝因問禹孰可代憲禹言遠老于邊事
願為裨贊帝從之仍詔占城真臘合擊交趾 遼賑黃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大

龍府饑

已丑宗噶爾

舊作宗

首領果莊

舊作鬼寇五

牟谷蕃官蘭瓊訥支等邀擊大破之

已亥以出師罷

春宴 癸丑遼以南京路饑免租稅一年 乙卯雨雹

三月丙辰湖恤欽廉邕三州死事家痊戰亡士賊所

蹂踐除其田征 辛酉遼太后蕭氏殂謚曰仁懿太后

太后慈惠端淑凡正旦生辰諸國貢幣悉賜貧瘠初在

灤河親督衛士平重元之亂後夢重元曰臣骨在太子

山北不勝寒粟即命屋之其慈閔類此 丁卯遼大赦

甲戌御集英殿賜進士徐鐸以下并明經諸科及第

出身同學究出身總五百九十六人鐸邵武人也帝以

詳定官陳鐸等取第一甲不精並罰銅 丁丑以廣西
進士徐伯祥為右侍禁欽廉白州巡檢 已卯宗噶爾
首領果莊復寇五牟谷熙河鈐轄韓存寶敗之 庚辰
復種諤禮賓副使知岷州韓絳再相嘗訟其前功故也
夏四月戊戌復廣濟河漕 癸卯詔廣南亡沒士卒
及百姓為賊殘破者轉運安撫司具實并議賑恤以聞
甲辰降空名告身付安南行營以招降賞功詔諸路
募武勇赴廣西贈廣西死事將士官有差 辛亥茂州
夷寇邊知成都府蔡延慶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至
當自將以往帝遣內副押班王中正經制詔延慶務在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九

持重毋得輕離成都

甲寅遼遣耶律孝純以太后喪

來告帝發哀成服輟視朝七日 五月丙辰詔邕州

沿邊州峒首領來降者周惠之 丙寅復分兩浙為東

西路明年又合為一以財賦不可分故也 丁卯城茂

州 壬申詔安南諸軍過嶺有疾者所至護治 庚辰

靜州下首領董整白等來降 六月己丑綿州都監王

慶崔昭用劉珪左侍禁張義援茂州戰死 辛卯詔濱

海富民得養蠶戶毋致為外夷所誘 甲午遼葬仁懿

太后於慶陵 已亥慮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已亥遼主駐特古里

遼護衛蕭和克

舊作忽憤耶律

伊遜恣行不法嘗伏於橋下伺伊遜過欲殺之會暴雨橋壞不果又欲殺之於獵所為親友所阻而止廷臣側目莫敢言其姦者北面林牙蕭巖壽密言於遼主曰伊遜自皇太子預政內懷疑懼又與張孝傑相附會數相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不可使居要地遼主悟壬寅出伊遜為中京留守一時稱遼主能納忠言同知南院宣徽使諸里都林牙耶律庶箴及耶律孟簡各以表賀攷黑耶律伊遜傳出為中京留守耶律庶箴耶律孟簡耶律薩喇傳並同惟蕭巖壽傳作上京留守今從本紀作中 遼仁懿太后山陵事未畢耶律伊遜之黨見伊遜外遷恐遼主意移亟勸立后遼主從之丁未冊蕭氏為皇后遂封后父祗候郎君迪里喇舊作離里今改 為趙王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三

后叔西北路招討使伊哩額舊作余里今改 為遼西郡王后兄漢人行宮都部署錫默為柳城郡王攷異蕭錫默係新立后之兄遼本紀誤書為叔徐氏後編書册后于前而伊遜外遷在後云本諸姦臣傳殊不致姦臣所云尋册為皇后特終言其事耳非謂事在伊遜 伊遜既外遷以參知政事楊遵勗知南院樞密使事以北院樞密副使蕭錫薩舊作速撒 改知北院樞密使事以漢人行宮副部署劉詵參知政事已西南府宰相趙徽致仕 秋七月丙辰朱崖軍黎賊黃嬰入寇詔廣南西路嚴兵備之 壬戌城下谿州賜名會谿城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 癸亥靜

州將楊文緒結蕃部謀叛王中正斬之以徇 戊辰遼主如秋山一日射鹿三十宴從官酒酣命賦雲上于天詩命北府宰相耶律孝傑坐御榻旁遼主誦黍離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孝傑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憂富有四海陛下何求遼主大悅 癸酉遼柳城郡王蕭錫默卒 是月安南行營次桂州郭遠遣鈴轄和斌等督水軍涉海自東入諸軍自廣西入八月己丑罷鬻祠廟時司農寺令天下祠廟許依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應天府闕伯微子廟亦在鬻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三

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闕伯遷商邱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國于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能捍大患者也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完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存此三廟以稱國家嚴恭典禮迫尙前烈之意疏上帝震怒批付司農曰慢神辱國莫此為甚可速止之于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 庚寅遼主出獵遇麋失其母閱之不射 丁酉禁北邊民闌出穀粟 九月戊午濬汴河 遼以南京蝗免明年租稅 丙寅詔罷都大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司 詔恤

嶺南死事家表將士墓 己卯遊主駐蕩絲淀 冬十月乙酉太白晝見 戊子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罷為兵部郎中知虢州壬辰貶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練亨甫為漳州軍事判官及異涑水記開作潭州軍事判官誤今從長編初王安石與呂惠卿互相傾陷遺徐禧王古等案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蹇周輔案之獄久不決安石子雱切責亨甫與呂嘉問二人乃其謀取綰所列惠卿事雜它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堂吏遽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復方命矯令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三

罔上惡君凡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時雱已病疽彌年坐此益忿恚疽潰而卒安石悲傷求去愈切綰慮安石去而已失勢乃力勸帝留安石其言甚無顧忌帝再三詰綰綰以實告曰安石門人練亨甫為臣言帝令吳充以已意問安石安石大駭即上奏曰間御史中丞鄧綰嘗為臣子營官及薦臣皆可為臣求賜第京師兼綰近舉御史二人尋卻乞不施行間其一人彭汝礪者嘗與練亨甫相失綰聽亨甫游說故乞別舉綰所為

若此豈可令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留備宰屬帝以綰操心頗僻賊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亨甫身備宰屬與言事官交通故有是命綰始以附安石得居言職及惠卿之黨欲傾安石綰皆竭力奏劾之亨甫亦由諂事雱以進至是乃因安石言相繼罷斥 乙未詔東南諸路教閱新軍 遼耶律伊遜之出為中京留守也泣謂人曰伊遜無過因讒見出其黨以其言聞於遼主遼主悔之會伊遜生日遼主遣近臣耶律白斯本賜物為壽伊遜因私屬白上臣見姦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心白斯本還以問遼主賜伊遜車論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三

曰無慮弗用行將召矣由是反疑蕭巖壽出為順義軍節度使詔近臣議召伊遜事北面官屬無敢言者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薩喇曰蕭巖壽言伊遜有罪不可為樞臣故陛下出之今復召恐天下生疑同知南院宣徽使諸里亦言不可復召薩喇進謁者三左右為之震悚遼主卒不聽戊戌召伊遜復為北院樞密使 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多稱疾求去及子雱死力請解機務帝亦厭安石所為乃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雱死時年三十三 樞密使檢校太傅吳充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珪並守前官同平章事充子

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
新法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 以資
政殿學士知成都府馮京知樞密院事京與王安石同
在中書多異議安石頗疑憚之故嘗因事移私書於呂
惠卿曰無使齊年知京安石俱生辛酉故謂之齊年及
安石再相惠卿出知陳州悉發安石前後私書奏之其
一云無使齊年知又其一云無使上知帝以安石為欺
而京不阿故復用京 十一月乙卯給廣南東路空名
告敕募入錢助軍 辛酉錄魏徵後 甲戌遼主欲觀
起居注修注郎布延舊作不等不進各杖二百罷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丙

耶律伊遜既復用勢益張見耶律薩喇讓之曰與君無
憾何獨異議薩喇正色曰此社稷事何憾之有耶律庶
箴私見伊遜而泣曰前者抗表非庶箴之願也伊遜憐
而釋之出詣里為廣利軍節度使謫耶律孟簡巡磁窯
關未幾流蕭巖壽于烏隗部終身拘作巖壽雖竄逐恆
以社稷為憂時人為之語曰以狼牧羊何能久長 乙
亥以安南行營將士疾疫遣同知太常禮院王存禱南
獄遣中使建祈福道場 巳卯洮東安撫司奏包順等
破果莊兵于多移谷 壬午果莊寇岷州神諤以輕兵
襲擊于鐵城敗之 是月寇南京地窟民舍多壞 十

二月丙戌郭遠拔廣源州偽觀察使劉紀降 巳丑子
肅生攷異巳丑宋史神宗紀作庚寅哲宗 棟戢舊作
今使果莊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甲午遣內侍
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
制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言自古
不聞有中人為將帥者唐明皇時覃行章亂黔中始以
楊思勗為招討使唐之禍萌于此代宗時魚朝恩幾危
社稷憲宗用吐突承璀卒以輕謀敗事得罪後世陛下
其忍襲唐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又言果莊之患小用
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功成其禍大章再上弗聽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一

亥

遼以左伊勒希巴舊作夷離蕭託卜嘉舊作撻不為
南院統軍使 耶律伊遜以北面林牙耶律延格舊作
改為耳目延格狡佞而敏凡有聞見必舉以告伊遜愛
而薦之遼主亦以為賢拜左伊勒希巴 丁酉詔岷州
界經果莊兵燹者賜錢脅從來歸者釋其罪 癸卯郭
遠敗交趾于富良江獲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遣人奉
表詣軍門降初趙鼎舉遠以自代及遠至輒與鼎異高
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壯勇啖以利使招
徠攜貳隆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遠不聽鼎又欲使
人齎榜入賊中招納遠又不聽遂令燕達先破廣源復

還永平鹵以為廣源閒道距交州十二驛趨利掩擊出其不意川塗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遂據富良江列船數百官軍不得濟鹵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艦皆壞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滅其渠酋獲洪真賊窮蹙歸命時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至是大軍距交州裁三十里隔一水不得進遂作於玩寇移疾先還遂班師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庚戌詔有得冷雞朴首者賞之瑪爾戠請自效眾以為不可李憲曰何傷乎羌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往瑪爾戠盛裝以出諸羌皆視無關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一

美

志憲師乘之般獲萬計斬冷雞朴棟戠懼即遣使奉贄效順加憲宣州觀察使入內副承旨置威戎軍 遼耶律伊遜請賜牧地羣牧林牙耶律寅吉奏曰今牧地褊隘畜不蕃息豈可分賜臣下遼主乃止伊遜由是益嫉寅吉除懷德軍節度使旋貶漠北馬羣太保未幾卒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宋紀七十二 起疆國大荒落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十年 遼太康三年 春正月癸丑遼主如混同江乙卯省

諸道春貢金帛及停周歲所輸尚方銀 庚申權發遣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唐義問言近廢荆門軍為長林縣

屯兵減少不足以控制要會聞自廢軍以來鹽酒課息

每歲虧數過於所存役錢乞復建軍詔荆湖北路監司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二

一

相度以聞既而不行 戊辰仙韶院火不視朝 己巳

白虹貫日 庚辰詔開封府判官吳幾復劾東頭供奉

官王永年以永年詣宰相訟宗室叔皮等易衣私出求

卜也永年妻叔皮女弟永年自江南罷官押錢綱赴京

師盜用數千緡冀妻家為償之叔皮不為償三司督錢

甚急永年知叔皮嘗於上元夜微服游閭里乃夜叩東

府告變云叔皮兄弟私訪卜者為己有天命謀作亂密

造乘輿服御物已具故命幾復鞠之幾復案驗皆無狀

永年既伏罪會病死獄中 侍御史周尹言近制太廟

大祠竝差宗室使相以上攝太尉行事所以重宗廟尊

祖考親皇族訓子孫也去冬臘享及期中書方欲出敕
有宗室遠在告既別差官翼日即奉朝請亦有受誓戒
後復辭疾者竊惟宗室親賢蒙九聖積累之烈已極尊
崇顯寵矣所宜春秋致力以舉禮今乃以一日奉祠為
憚則是悖德棄本莫甚於此宜申約束自今宗室使相
合赴太廟行事者毋得臨時以疾苟免如謂宗室使相
以上員數不多祠事頻數即差節度使以上通攝從之

二月壬午朔遼東北路統軍使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

加尚父封吳王甲申命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伊遜舊作伊今改

乙辛同母兄弟世預北南院樞密之選其異母諸弟世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二 二

預伊勒希巴之選 戊子以果莊舊作鬼章今改敗種謬等賞

官有差 己丑遼主如魚兒濼 辛卯日中有黑子如

李至乙巳散 遼以中京饑罷巡幸 乙未權御史中

丞鄧潤甫言嘗有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

射耕墾而司農可之緣此唐之諸陵悉見芟刈聞昭陵

木已剪伐無遺熙寧令前代帝王陵寢並禁樵采遇郊

祀則敕吏致祭其德意可謂遠矣小人培克不顧大體

使其所得不貲猶不可為况所獲至淺鮮哉乞下所屬

依舊禁止樵采耕墾并黜責勸議之人詔唐諸陵除立

定令條禁止頃畝外其餘民已請射地許依舊耕佃為

守陵戶餘並禁止 丁酉詔諸州歲以十月差官檢視

內外老病貧乏不能自存者注籍人日給米豆各一升

小兒半之三日一給自十一月朔始止明年三月晦

己亥樞密副使王韶罷韶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

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韶言廣源之建臣以為貪虛

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為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

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

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

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眾異論儻不求逞必致不

容韶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二 三

帝由是不悅以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洪州又坐謝

表怨慢落職知鄂州 丙午以復廣源蘇茂等州羣臣

表賀曲赦廣南西路諸州軍安南道經略招討都總管

荆湖南路宣撫司並罷行營軍馬除量畱防守外盡放

歸本路經賊坊郭鄉邨戶及避賊失業者并被殺土丁

之家去年已放稅者更放今年并二稅役錢已免兩料

者更免兩料應經賊殺戮之家見存丁口孤貧不能自

存者所在州軍日給口食米以廣源州為順州 賜李

乾德詔許依舊入貢送還所掠省地人口是役也帝令

中書樞密院具行營兵馬數兵四萬九千五百六人馬

四千六百九十匹除病及事故見存二萬三千四百人

馬三千一百七十四匹也據此中書樞密所奏兵馬數

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者十一萬餘得生還二萬八千

人尚多病者又先為賊殺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今

兩府所奏僅損失二萬六千餘人蓋兵家失利諱匿而

不上聞者多矣此張方平所以有好兵猶好色之戒也

以郭逵判潭州趙鼎知桂州以征交趾移疾先還達

既坐貶尚亦以不即平賊降直龍圖閣知桂州 戊申

三司言奉詔同制置解鹽使皮公弼詳議中外所論陝

西解鹽鈔法利害鹽法之弊由熙河鈔溢額鈔溢額故

鈔價賤鈔價賤故糧草貴又東西南三路通商州縣權

賣官故商旅不行如此鹽法不得不改官賣不得不罷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四

今欲更張前弊必先收舊鈔點印舊鹽行貼納之法然

後自變法日為始盡買舊鈔入官其已請出鹽立阻許

人自陳準新價貼納錢印鹽席給公據令條具所施行

事東南舊法鹽鈔一席毋過三千五百西鹽鈔一席毋

過二千五百盡買入官先令商人以鈔赴解州權鹽院

并池場照對批鑿方許中賣已請出鹽立阻告賞許商

人自陳東南鹽一席貼納錢二千五百西鹽一席貼納

三千與換公據立阻出賣罷兩處禁權官賣其提舉司

出賣鹽並依客人貼納價錢充買舊鈔支用取客人情

願對行算請從省司降篆書鹽席木印樣委逐州軍雕

造付所差官檢點印記給與新引將京西南北秦鳳河

東路在京開封府界應通商地分各舉官一員其全席

鹽限十日內經官自陳點印貼納委所差官點數用印

號毀抹舊引給與新引其貼納錢許供通抵當如商人

願舊鈔依定價折會貼納鹽錢者聽從便於隨處送納

抹訖封印送制置司若私鹽衰息官鹽自可通行民間

請出兩路鹽無慮三十五萬席比候民間變轉約須期

年慮緣邊未入新法鹽錢糧草有闕乞權於去年折納

欠負穀粟計物價倍充軍糧候入到鹽錢依數撥還通

商州軍縣鎮歲終委轉運提點司各以管下民戶多少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五

同者將繳納商人注賣鹽引多少為準比較增虧依編

敕江淮等路賣鹽酒比較賞罰詔除提舉出賣解鹽司

官賣地分別降指揮外及市易司已買鹽亦依客人例

貼納價錢餘依所定 三月辛酉分命輔臣祈雨於郊

廟社稷仍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轉運提點刑獄司

各訪名山靈祠委長吏請禱 丙寅三司言相度及再

體問商人自來出產小鹽及鄰接京東河北末鹽地分

澶濮濟單曹懷州南京及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邱考

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韋城九縣令通商必為外來及

小鹽侵奪販賣不行合依舊官自出賣仍召客人入中

外其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及開封府界陳畱雍邱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鄆陵扶溝太原咸平新鄭十一縣欲且令通商候逐月繳到客交引對比官賣課利不相遠卽立爲定法若相遠或趁辦年額不敷卽依舊官賣從之先是張景溫提舉賣鹽頗增鹽價民不肯買則課民日買之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者重賞募人告以犯人家財充賞民買官鹽會不盡畱經宿者同私鹽法民間騷怨鹽鈔每席舊直六千至是才二千有餘商不入粟過儲失備朝廷疑之召陝西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官賣鹽爲不便詔與三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六

司議之沈括在三司雖不能奪公弼議然王安石方主景溫括希安石意乃言若通商則歲失官賣緡錢二十餘萬雖乞將管城等十一縣并南京孟陝同華衛六州府通商而中書訖不行安石既去位括始與公弼共言官賣鹽不可不能於是詔許孟陝同華解河中六州府陳畱等十一縣通商餘官賣猶如故云 壬申詔州縣捕蝗 夏四月辛巳復置憲州 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薛向爲工部侍郎再任向辭所遷官降詔不允故事前執政辭官乃降詔兩省降詔自向始也初遼使求地者久畱邸舍數出不遜語遼奏雲應集兵治涿易

道謂北人渝盟有端累詔向察其實向還奏遼人欲速成地界議故多張虛勢以動中國使者懼朝廷不如其請故爲媿言微幸取成且兵來不除道也後卒如向言 癸未中書門下言新科明法及第出身人當年秋以本業試中明法至有循兩資者推恩太優今欲應明法及第入試中明法除入第一等合差充刑法官與依例推恩外餘只免試更不推恩從之 乙酉遼主泛舟黑龍江 丁亥于闐國入貢 丁酉詔禮部進士依舊試策五道又祖宗祖免親已授官者聽鎖應及非祖免親許應舉國子監及禮部別爲一甲試兩場五分爲額發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七

解所取不得過五十人殿試與正奏名進士試策別作一項攷校累舉不中年四十者申中書奏裁量材錄用 癸卯三司言近奉朝旨將舊法東南鹽鈔委官於在京等七處置場每席三貫四百權於內藏庫借見錢二十萬貫應副收買候貼納到鹽錢逐旋撥還尋令市易務依此收買本務申客人擁并赴務投下文鈔據所買計用錢五十九萬三千餘貫省司全闕見錢深慮有妨鈔法欲將在京客人所乞中賣文鈔除單合用鈔別無收附對勘卻退令於向西州軍官場就近勘合中賣外其餘鈔數盡行收買價錢內三分支還見錢餘七分依

沿邊入中鈔價細算合支價錢目給與新引所有合貼
新鈔俟降下指揮從省司牒三班院差使臣一員赴制
置解鹽司取撥合銷新鈔赴市易務下界契勘書填給
付客人令於解地請領鹽貨所貴買盡民間舊鈔兼客
人換得新引請鹽趁時變賣從之其新鈔仍在熙寧十
年合出鈔額 甲辰河東經略使韓絳言嵐州合河津
竝無地與夏國接界乞減寨主量畱廂軍五人及廢上
下津十七鋪又上平關雖當把截津要亦阻黃河之險
欲上畱監押一員軍士三百人從之 五月庚戌朔監
兩京抽稅竹木務太子中允程顥改太常丞以知河南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八

府賈昌衡等言顥通古今行證修潔改官八年未嘗磨
勳故也 戊午詔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命宰臣吳充
提舉以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為修史集賢院學士蘇
頌同修史集賢校理王存黃履林希竝為編修官 癸
亥知越州資政殿大學士趙抃知杭州抃知越州時兩
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什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告
賞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
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變賤民無餓死者先是淮
浙饑詔出本界上供米損市價糶以活飢民發運副使
盧秉言價雖賤貧者終不得米請償糶本盡以其餘賑

卹流民詔可是歲奏計帝問曰如聞滁和民倉蝗以濟
有之乎秉對曰有之民飢甚死者相枕籍帝慘然曰獨
趙抃為朕言與卿合前此發運司入奏多獻羨餘以希
恩秉獨以錢七十萬緡償三司舊負因言發運司但督
六路財賦以時上之本無羨餘以進者率正數也乞遂
禁絕帝嘉納之 丙寅詔鄭州長史柴袞令流內銓與
注遠處主簿或尉袞周世宗之姪元孫受命已十年乞
注一官故也 庚午詔侍御史知雜事蔡確知諫院黃
履定奪衛州運河及疏濬黃河利害異同理曲不實之
人劾罪以聞如合就案驗輟官一員及取旨遣內侍同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九

往初熊本既受命與都水監主簿陳祐甫河北轉運使
陳知儉共案問諸埽言八年故河道水減三尺濬川杷
未至閒已增三尺杷至又增一尺且從此以前十年水
皆夏溢秋復不惟此一年水落實非杷所至本等乃集
臨清冠氏縣十五人責狀及據埽上水歷卽南岸以杷
試驗雖小有增濬寸數翼朝再測已與未濬時無異又
訪議者皆以運河之興有費無利且為官私之患遂以
文彥博所陳為是奏乞廢濬川司時范子淵在京師先
聞之遽上殿言熊本陳祐甫意謂王安石出文彥博必
將入相附會其意以濬川杷為不佞臣問本奉使案事

乃詣彥博納拜從彥博飲會祐甫知儉皆預焉及屏人私語今所奏必不公且觀彥博之意非止言濬川杷而已陛下一聽其言天下言新法不優者必譏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壞矣帝頗惑其言詔以本等奏送都水監及外監丞司子淵遂訟本等以七月中北岸水歷定五月中南岸河流漲落又不皆至河所視其利害及大名府已嘗保明川杷浚二股功利牒轉運司兼本等專取濬濬河司事總四千七百餘紙即未嘗取索大名府安撫司轉運司事相參照而確亦効本奉使不謹議論不公乞更委官定奪是非故就委確及履仍即御史臺置獄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十

推究 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公事蒲宗閔言本司般賣解鹽已蒙改法依舊通商外有茶法事亦相關須至更改每年欲起發茶四萬馱赴秦州熙河路依市價賣仍認定稅息錢應副博馬權買糧草并川峽路民間倉茶許逐場依市價添減收買每貫收息錢一分出賣仍沿貫納長引錢鳳州鳳翔永興軍環慶路州軍亦依舊為商地分許客人於川中茶場算請興販知彭州呂陶亦言官場買茶虧損園戶有致詞訴及生喧鬧旋詔川中茶場免收息三分 丙辰遊玉田安次縣有蜂傷稼 己巳遊主駐犢山宴羣臣遊主曰先帝用仁先華

噶以賢智也朕有仁傑伊遜不在仁先華噶下歡飲至夜乃罷 甲戌太白晝見 遊太子自母后之變憂見顏色而耶律伊遜之黨以皇后廢立皆由其謀欣躍相慶肆騰謔言誦忠良之士斥逐殆盡護衛太保蕭錫沙舊作十辨點善揣摩人意數出入伊遜家見朝臣不附三今改者輒撻使去之錫沙得遷殿前副檢點會護衛蕭和克舊作忽謀殺伊遜事覺伊遜械繫之考劾不服流於邊古今改錫沙謂伊遜曰今太子猶在臣民屬心大王素無相祗之助復有誣皇后之怨它日太子立大王置身何地定孰計之伊遜曰吾憂此久矣夜召其黨蕭德哩特舊作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十一

特今謀所以搆太子者乙亥伊遜使其黨護衛太保耶律扎喇舊作查刺又等告都部署耶律薩喇舊作撒密使蕭蘇薩舊作速等謀立太子遊主命案問之無迹乃出薩喇為始平軍節度使蘇薩為上京留守護衛六人百餘各徙於邊 丙子遊以西北路招討使遊西郡王蕭呼哩額舊作余里為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官都部署事呼哩額孝穆之孫僂佞滑稽尚鄭國公主拜駙馬都尉初與耶律伊遜不協出為寧遠軍節度使自後呼哩額揣知伊遜意傾心事之伊遜欲引為助故有是擢 丁丑詔使臣換文資試律令大義十道以八通

為上六通次之四通又次之並為合格中書取旨 戊寅

寅遊詔告謀逆者加重賞耶律伊遜之謀也時有耶律

皓舊作合今改與其弟烏頁舊作吾也今改皆黨於伊遜時號二

賊 六月己卯朔遊耶律伊遜使其黨牌印耶君蕭額

都溫舊作訛都今改仲父房之耶律托卜嘉舊作健不也今改

兩耶律托卜嘉其山季父房者官北院宣徽使忠於太子者也出仲父房者伊遜黨也上急變曰

昨者耶律扎喇所告陸喇等其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

欲殺伊遜而立太子臣等若不言恐事自連坐遊主信

之杖太子幽之別室命伊遜及耶律孝傑耶律仲蔭蕭

呼哩額楊遵助耶律延格舊作燕哥今改蕭錫沙等鞠治太子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主

具陳枉狀謂延格曰上惟我一子今為儲副尚何所求

公與我為昆弟行當念無辜達意於上蕭錫沙聞之謂

延格曰如此奏則大事去矣當易其辭為款伏延格入

如錫沙言奏之遊主大怒中外知其冤無敢言者惟北

院樞密副使蕭惟信廷爭之遊主弗聽伊遜等窮治太

子之黨逮北院宣徽使耶律托卜嘉漢人行宮都部署

蕭托卜嘉等下獄不勝榜掠皆誣伏伊遜恐遊主猶有

所疑引托卜嘉等庭詰之各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

出氣諸人不堪其酷唯求速死伊遜乃入奏曰別無異

辭遂殺蕭托卜嘉耶律托卜嘉與其弟陳雷及東宮宿

直官遣使殺始平軍節度使耶律薩喇上京留守蕭蘇

薩及其諸子執蕭嚴壽蕭和克至京殺之時牽連被殺

者眾盛夏尸不得瘞地為之臭流耶律孟簡於保州

壬午注輦國遣使朝貢 癸未詔南京鄆兗等州及邢

州之鉅鹿洺州之雞澤平恩肥鄉縣盜賊竝用重法

丙戌遊廢太子潛為庶人囚之上京太子將出曰吾何

罪而至是蕭錫沙叱令登車遣衛士闔其車門而去蕭

德哩特監送太子時促其行不令下車起居飲食數加

陵侮至則築堵環囚之西南面招討使吳王蕭罕嘉努

舊作韓家奴今改上書言太子冤不報 丙申知制誥孫洙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主

熙寧四年中建言者患制誥過為溫美以謂磨勘遷官

非有績效不當專為訓詞遂著令磨勘皆為一定之辭

文臣待制武臣閤門使以上方特命草制其餘悉用四

句定辭遂至羣臣雖前後遷官各異而同是一辭典誥

者雖姓名各殊而共用一制一門之內除官者各數人

文武雖別而并為一體至於致仕贈官薦舉敘復宗室

賜名宗婦封邑齋文疏語之類雖名體散殊而格以一

律歲歲遵用非所以訓百官詔後世也前世典章本朝

故事未嘗有此陛下天縱神聖言成典謨而典誥之臣

乃苟簡如此豈稱明詔所以垂立一代制度之意哉伏

望皆令隨事撰述但不得過為溫美以失事實詔舍人院撰詞少卿監以下奏薦敘封每遇大禮一易恩澤舉人每科場一易封宗室婦女逐時草制文官轉官致仕并選人改京朝官知縣并隨等撰定其後舍人院又請百官封贈嘗任待制觀察使以上其子封贈並隨事別撰從之 辛丑樞密院言聞邕州欽州峒丁其人頗驍勇但訓練不至激勸無術欲委經略司選舉才武廉幹之人為都司巡檢等提舉訓練每季分往案閱逐峒歲終具武藝精強人數首領等第給奉提舉官以武藝精強五分以上議酬獎仍令五人附近者結一保五保相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丙

附近者結一隊每案閱保隊各相依附至於戰鬪互相救助勇怯分為三等有戰功或武藝出眾為上等免差役人才敏捷為中等免科配餘為下等常日不妨農作習學武藝遇提舉官案閱即聚一邨案試毋得豫集邊境有盜賊令首領相關報從之 壬寅三司言鑄大錢欲乞且依舊額今後如有添鑄乞除陝西河北河東外諸路並鑄小錢又言河北西路轉運司請於邢磁州置監鼓鑄折二鐵錢十萬貫今相度欲於永興軍路鑄折二鐵錢十萬貫卻於河北西路添鑄大銅錢並從之 丁未置岷州鐵城堡 戊申遣使案五京諸道獄

秋七月辛亥遼賞告謀廢立者護衛太保札喇加鎮國大將軍預遼州節度使之選祗候郎君耶律托卜嘉加監門衛上將軍牌印郎君蕭額都溫為始平軍節度使額都溫即蕭托卜嘉之弟也先是蕭托卜嘉尚趙國主公主懿德皇后所生故蕭托卜嘉與太子善耶律伊遜嫉之卒及於難額都溫見其兄死遂欲逼尚公主選主許之拜駙馬都尉公主以額都溫黨於伊遜惡之遼徙太子餘黨於邊耶律努舊與耶律伊遜有隙亦在徙中其妻蕭意辛為呼圖舊作胡獨今改公主之女遼主以公主故欲使意辛與努離昏意辛辭曰陛下以妾葭莩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戊

親使免流竄實天地之恩然夫婦之義生死以之妾自笄年從努一旦臨難頓爾乖離背綱常之道與禽獸何異幸陛下哀憐與努俱行妾雖死無憾遼主從之意辛在流所親執役事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於舊伊遜追憾女子常格舊作常哥今改嘗作詩譏已欲因太子事誣以罪案之無迹獲免會其兄耶律迪嚕舊作敵魯今改謫鎮州常格與之俱時朝臣屏息事伊遜太子之廢揚揚如平時常格在謫所恆布衣疏會問曰何自苦如此常格曰皇嗣無罪遭廢吾輩豈可美會安寢乎聞者愧之 遼北院樞密副使蕭罕嘉舊作韓家今改經畫西南邊天池塹立堡砦

止疆界刻石而還壬子擢漢人行宮都部署攷異本紀作蕭罕嘉

勞為漢人行宮都部署則與吳王蕭罕嘉同名也列傳作蕭罕嘉無勞字疑本紀有衍字也今從列傳

癸丑穎州團練推官邵雍卒雍受易於李之才撲蹟索

隱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萬餘言富弼司馬光呂公

著在雒雅敬雍為市園宅雍名其居曰安樂窩以薦授

將作主簿後補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及受命竟稱疾

不之官程頤嘗與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

之學也 甲寅禱雨 詔今後廣南西路係惡弱水土

州郡合差依官處如額外祇俟人願往者聽 乙卯帝

謂輔臣曰元昊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其

不先詰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縱邊民蕃部討虜故元昊

常自謂為諸羌所立不得辭請於朝廷不得已而反西

師戰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書來諫官吳

育謂夷狄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議者

皆以為不然李困中原而使加歲賜封冊為夏國主良

可惜哉 丁巳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沈括為集賢院學

士知宣州先是侍御史知雜事蔡確言括以白劄子請

吳充陳說免役事謂可變法令輕役依舊輪差括為侍

從近臣既見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明上章疏而但於

執政處陰獻其說兼括累奉使察訪職在措置役法是

時但欲裁減下戶錢未嘗言復差徭今非其職而遽請

變法前後反覆不同朝廷新政規畫巨細括莫不預其

於役法講之固執如輕役之不用差法括前日不以為

非而今日不以為是者其意固不難曉蓋自王安石罷

相括恐大臣於法令有所改易故潛納此說以窺伺其

意為附納之資爾且括自主計以來一無所補其馭下

則取悅而已其事上則觀望而已中外之所共傳聖明

之所盡照而陰以異論干執政欲變更役法一事尤為

顯著竊聞中書亦嘗以此劄子進呈下司農寺相度天

慈兼容既不加詰而臣以彈邪繩姦為職安敢避默伏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七

望陛下推括之情特行罷黜詔劄與括知括即上疏待

罪有詔令括就職確又言括謂役法可變何不言之於

檢正察訪之日而言之非職事之時不言之於陛下而

陰言之於執事括之意豈在朝廷法度但欲依附大臣

巧為身謀而已伏望陛下斷在不疑正括之罪故有是

命攷異李燾云沈括自誌云公嘗請事於相府是時正

衰也是果於民何如翁應之曰以為不侵者無過士大

夫與邑居之民習於復除者驟使之如邦人其詆訾無

足郵也惟徵戶素無力徭今使之處出金此所當念也

括嘗奏議兩浙歲入可減五萬緡而弛徵戶二十八萬

也公以為然而表行之御史乃詆翁始但議減課今乃

賢學士知宣州事御史蓋未嘗思以一路言之為減者

以戶言之蓋 詔諸路歲上知縣縣令攷課優等治狀

除也今附見 委主判官審校取最優者上簿司農寺主簿及提舉常

平官有闕選最優者充即治狀尤異或資任已高須別

加升擢者以聞 辛酉羣臣五上尊號曰奉天憲古文

武仁孝皇帝不許 辛未太常丞集賢校理知湖州鞠

真卿為太常博士直祕閣以宣徽北院使王拱辰御史

中丞鄧潤甫言真卿自改官至登朝三十年非特恩未

嘗陳請磨勘故也 帝御資政殿監修國史吳克率修

國史宋敏求編修官王存黃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紀草

進呈帝服鞞袍內侍進案敏求進讀帝立聽顧問終篇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六

始坐 乙亥貶宣徽南院使雄武軍留後郭逵為左衛

將軍西京安置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趙鼎為左正

言直龍圖閣依舊知桂州以御史知雜蔡確言遠經制

南安移疾先還禹措置糧草乖方及不即平賊也

解為勉焉蔡誌云初議南征上憂糧運禹奏兵食當相

須臣願任責庶大事可辦上大悅遂以禹兼都大提舉

糧草至湖南開調發之敘轉運判官唐義問曰軍期不

敢緩當一運而足安撫使曾布曰人何以堪請為二番

以舒民力義問曰安撫使幾何曰二番耳義問曰為計

至幾何曰九萬解役夫幾何曰二萬七千義問曰可

糧足不辦兵食烏用羨溢以病民謂義問曰役可省矣

有知不給僕自任此因奏罷之湖南民得休生歲上之

德而感焉不食既撤海運燕達等平廣源護糧萬斛

并州之民獻禾供十日糧且負其餘以歸師還太平廉

州債錢穀甚夥藤恭養糧二十餘萬李壽云禹方以搭

遣糧草乖方被責八月一日又責李平一蔡陸周沃等

皆緣漕運不辦貶降不知 是月河復溢衛州王拱辰

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邨乙丑遂大決於澶州

曹邨澶州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

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

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

修閉 詔太常禮院續修禮閣新編 遼主如秋山謁

慶陵 八月丙戌詔監察御史裏行黃廉為京東路體

量安撫廉嘗言都檢正俞充結中人微幸富貴不宐使

佐具瞻之地并言王中正任使太重恐為後憂又面論

之甚切帝曰人才益無類願駕馭之何如耳廉對曰雖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九

然漸不可長聖人長駕遠馭故四凶在朝不廢時雍彼

皆才器桀然過人任使稱意為後世慮故放極之耳帝

曰且置此事河決曹邨京東尤被其害今以累卿廉既

受命前後條舉百餘事大略疏張澤灤至濱州以紓齊

鄆而濟單曹濮淄齊之閒積潦皆歸其壑郡守縣令能

救災養民者勞來勸誘使即其功發倉廩府庫以賑不

給水占民居未能就業者擇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

水回遠未能歸者遣吏移給之皆使有粟所灌縣郡調

賦棄責流民所過毋得征算使吏為之道地止者賦居

行者賦糧憂其無田而遠徙放假官地而勸之耕恐其

賦棄責流民所過毋得征算使吏為之道地止者賦居

行者賦糧憂其無田而遠徙放假官地而勸之耕恐其

賦棄責流民所過毋得征算使吏為之道地止者賦居

行者賦糧憂其無田而遠徙放假官地而勸之耕恐其

賦棄責流民所過毋得征算使吏為之道地止者賦居

行者賦糧憂其無田而遠徙放假官地而勸之耕恐其

般牛而會之故質私牛而與之錢棄男女於道者收養之丁壯而飢者募役之卒事所活飢民二十五萬三千口壯者就功而會又二萬七千人 戊子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安石再上表請以本官充集禧觀使詔不允仍遣安石弟權發遣度支判官安上齋詔往賜之

已丑遣蘇頌等賀遼生辰頌至遼夜異宋史言蘇頌賀遼主生辰在八月不載日今從長編作已丑 遇冬至其國歷後宋歷一日北人問孰

為是頌曰歷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逾數刻則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歷可也北人以為然使還以奏帝嘉曰朕嘗思之此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三

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口久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晉漢武帝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於吐蕃憲宗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於有司由是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帝以為然 庚寅遼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罕嘉以從獵墜馬卒 辛丑權發遣三司使李承之言三司近歲以來財貨匱乏為甚計月支給猶懼不足以承平百餘年當陛下緝熙庶政之日國用如此可不深慮夫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況

庶兼月之備乎此則有司失職因循苟且之罪也唯深思邦計之重詔股肱大臣謀所以理財經久之術詔三司使副同講求理財經久之術具利害條畫以聞其後三司言在京官司應支用係省錢物並令關由三司發運轉運提舉鑄錢鹽事等司及州縣於三司所統者違慢不職許行勘劾事理重者奏乞先行衝替若職事修辦乞行獎擢諸路上供不足或年計不備許選官體量或因朝廷差官出入許就委點檢錢穀公事並從之

遼主復謁慶陵 是月河決鄭州榮澤埽 九月庚戌贈潁州團練推官邵雍祕書省著作郎賜粟帛以知河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三

南府賈昌衡言雍行義聞於鄉里乞贈卹也宰相吳充請於帝賜諡康節雍初與常秩同召雍竟辭不起士大夫高之故異雍子伯溫記雍卒後十年韓絳知河南府為雍請諡議則歐陽棐所作與宋史本傳不同今從長編 乙卯詔諸官司承準傳宣內降與奏請及面得旨事無條式者中中書樞密院覆奏例不應申而輒申者準直批聖旨敕科罪諸房失檢勘受而施行者亦如之上殿進呈文書並批送中書樞密院不得直批聖旨送諸處違者承受官司繳進以聞即非理干求恩澤及乞原減罪犯者中書樞密院劾之 癸亥以屯田郎中侍御史周尹提點荆湖北路刑獄先是尹上言成都

府路置場推買諸州茶盡以入官最為公私之害初李杞倡行做法奪民利未甚多故為患稍淺及劉佐擬代其任增息錢至倍無它方術惟割剝於下而人不聊生矣大抵在蜀則園戶所苦厭其斤兩支錢侵其價直在熙秦州則官價太高而民間犯法不可禁止又般運不逮糜費步乘推積日久風雨損爛棄置道左同於糞壤兼所至不通客旅惟資無賴小民結連羣黨持伏私販虧失征稅茶司認虛額又侵盜相繼刑罰日滋致數千里之害可為深慮臣頃在京師傳聞其事既未詳盡安敢輕議今受命入蜀所至體問乃知買茶為害甚鉅有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三

知彭州呂陶知蜀州吳師孟等論奏可以參驗往者杞佐繼陳苛法即信用其言曾不略加參攷今議者條其刑蠹悉皆明白未即采聽何勇於興利而怯於除害乎願敕有司速究推茶之弊俯徇眾論寬西南之慮又曰竊詳朝廷之意未欲遽罷茶禁者必以熙河路買馬年計茶最為急耳但通商之後舊來諸路茶稅年額錢總二十九萬餘緡先已復故即可委諸路轉運司一面管認赴熙河路外有見今官茶所柱州縣堆積極多足支數年買馬自今商旅販秦州熙河路茶必能有備臣體問廢罷改革事皆商旅所願望速下本路逐處相究臣

之所陳有實即乞罷權茶之法許通商買賣以安遠方尹還未至都而有是命 遼玉田縣貢嘉禾 乙丑詔改名汴河上流北門曰宣澤舊汴河下流水門南曰上善北曰通津上流水門南北皆曰大通故改今名五丈河下流水門曰善利而上流水門舊無名賜名曰永順 戊辰涇原路經略司言德順軍捕獲西界禹臧花麻使來賣馬蕃部撒蟬等十四人詔經略司估直給錢安慰遣之或言撒蟬等非賣馬實為閒也蔡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也卒遣之 壬申遣修乾陵廟 詔近范子淵奏用杷濬榮澤埽河北岸灘背解南岸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三

急危圖狀可竝付定奪所照會帝既令蔡確等定奪熊本及子淵是非又令馮宗道監視子淵用杷濬汴宗道測量汴流有淤於舊者有為泥沙所淤更淺於舊者有不增不減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日具實以聞帝意稍寤治獄微緩會榮澤河隄將潰詔判都水監俞充往治之充奏河欲決賴用濬川杷疏導得完子淵因圖狀自明於是治獄益急矣 癸酉立義倉 甲戌濮國公宗樸兼侍中進封濮陽郡王 權發遣河北西路提點刑獄丁執禮言今之縣邑往往故城尚存然摧圮斷缺不足為固乞擇今之明者使勸誘城內中上戶出夫

以助工役以漸治之詔諸路轉運司委知州知縣檢視計度合修城壁功料於豐歲勸誘五路除緣邊外擇居民蘇庶及當衝要縣諸路即先自大郡修完初執禮自館閣校勘出為提刑帝宣諭曰卿職刑獄盜賊然盜賊最急宜用心督捕 冬十月戊寅朔濮陽郡王宗樸薨封定王謚僖穆 庚辰侍讀鄧潤甫陳襄邇英閣進讀因言司馬遷載秦漢以來君臣事迹有不可陳於君父之前者如呂不韋傳之類是也帝曰類此者皆闕之勿讀侍講沈季長黃履奏講詩畢請講何經帝曰先王禮樂法度莫詳於周宜講周禮 辛卯果莊棟戢遣人入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五

貢聽寓止同文館 癸巳昭化軍節度使宗誼封濮國公詔濮王子以次襲封奉祀 乙未知河陽翰林侍讀學士呂公著提舉中太一宮公著至京師時將祀南郊特詔開門以散齋日對延和殿勞問周至且日不見卿七八年殊覺卿老也公著回奏臣伏觀近詔舉才行堪任升擢官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己以待天下之士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然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中外所舉蓋百有餘人雖不能盡當誠參攷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正欲達所未達然數年以來天下之

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終就閒外者尚多恐其閒亦有才實忠厚欲為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宏初舉於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親擢為第一不數年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容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攷其言兼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聖明之世無滯才之歎不勝幸甚自熙寧初論新法不附執政者皆譴逐不復收用故公著首言之 戊戌太子太師張昇卒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五

康節 庚子永國公俊卒年五歲帝悲甚廢朝五日又不視事三日封堯王謚哀獻太常禮院言準禮為無服之殤詔特舉哀成服 辛丑遼主駐蕩絲淀 乙巳復永靜軍阜城鎮為縣 十一月庚午以西蕃邈川首領棟戢都首領青宜結果莊為廓州刺史阿令骨為松州刺史 甲戌祀天地於圜丘 遼蕭錫沙遷北院樞密副使復為耶律伊遜陳陰害太子之計伊遜從之先是蕭達和克舊作達魯 古今改以姦險附於伊遜遂見獎援稍遷至旂鼓蘇拉詳袞舊作攬刺 詳穩今改伊遜欲害太子以達和克凶果可使遣與近侍直長陸巴舊作撒 把今改請上京同雷守

蕭達德舊作提得今改夜力士至囚室給以有赦召太子殺

之達德以病歿聞太子死時年二十遼主哀之命有司

葬龍門山欲召其妃還伊遜復遣人殺之太子之子延

禧及女延壽俱養於蕭懷忠家伊遜之黨互相慶賀聚

飲數日 耶律伊遜數薦引其黨耶律哈魯擢至北院

大王未幾其弟烏頁亦至南院大王然其黨又互相猜

忌蕭額都溫既尚趙國公主後與伊遜議不合伊遜銜

之旋以車服僭擬人主被誅額都溫臨刑語人曰前誣

告耶律薩喇事皆伊遜教我伊遜恐事彰殺我以滅口

耳 遂以蕭達和克爲國舅詳袞耶律伊遜引之也達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二

三

和克恐殺太子事泄出入常佩刀有急召即欲自殺然

遼主昏闇不省卒得無恙 前同知太常禮院張載率

載家居與諸生講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

法其家昏喪嫁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世稱橫

渠先生 十二月丁丑朔占城國獻馴象 壬午詔改

明年爲元豐 詳定一司敕所以刑部敕來上其朝旨

自中書頒降者皆曰敕自樞密院者皆曰宣凡九門共

六十三條從之 甲申手詔比楊琬高靖檢河道回具

所見條上可召審問參質利害庶被災之民不致枉有

勞役初河決曹邨命官塞之而故道已堙高仰水不得

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發河入葦固護舊河七十里

九十步又自張邨埽直東築隄至龐家莊古隄袤五十

里二百步計用兵三百餘萬物料三十餘萬而琬等以

爲口塞水流則河道自成不必開築以糜工役帝重其

事故令審問仍詔侍御史知雜事蔡確同相視以聞既

而以確母病改命樞密都承旨韓縝後縝言漲水衝刷

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隄及於河身

劫立生隄枉費功力欲止用新河量加增修可以經久

從之 丁亥封皇子傭爲均國公 詔經制熙河路邊

防財用司條上利害事內有可行者宜先行下庶於田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二

三

事未興可及時經畫以助邊費時以熙河用度不足仰

度支供億於是命入內都知李憲領經制財用司中書

具憲所條上可施行者凡十四事如所奏行之 癸巳

韓縝等上與遼人往復公移及相見語錄並地圖詔縝

同呂大忠以耶律榮等齋來文字館伴所語錄及劉忱

等案視疆場與北人論議及朝廷前後指揮分門編錄

以聞 甲午知諫院黃履言近因陪侍郊祭竊觀禮樂

之用以今準古有未合者伏望命有司並羣祀攷正其

大略而歸之情文相稱詔履與禮院官講求以聞 辛

丑詔以諸路禁軍闕額數多遣大使臣七員於開封府

界京東西陝西荆湖路與長吏及當職官招簡填補

甲辰詔鑄錢司並以元豐通寶為文 遼以北面宰相

遼西郡王蕭呼哩額知北院樞密使事以左伊勒希巴

耶律延格為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伊遜薦之也 初

遼主從耶律伊遜之言納蕭后居二年未有子后有妹

嫁伊遜之子舒嘉舊作緩也今改后言於遼主稱其宐子遂離

昏納於宮中蕭呼哩勒即以女姪妻舒嘉恃勢橫肆至

有無君之語朝野側目 遼預行正旦禮 是歲遼南

京大有年攷異遼以是年置閏十二月宋以明年閏正月今從宋紀然遼所行歲末之事自在太康

三年今仍書於是年之末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天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遼主從耶律伊遜之言納蕭后居二年未有子后有妹嫁伊遜之子舒嘉舊作緩也今改后言於遼主稱其宐子遂離昏納於宮中蕭呼哩勒即以女姪妻舒嘉恃勢橫肆至有無君之語朝野側目 遼預行正旦禮 是歲遼南京大有年

宋紀七十三 起著雅教祥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元豐元年 遼太康 春正月 攷異薛鑑書庚申朔日倉錢

庚申乃月十四日豈有日倉之理攷東都事略云庚申月有倉之本無朔字乃月倉非日倉也通鑑依春秋例

不書月倉今遵其例不載薛氏改月為日又妄加朔字殊足疑誤後學故特辨之 庚戌命河北

轉運使令所在長吏分禱名山旱故也 乙卯以王安

石為尙書左僕射舒國公集禧觀使 交趾郡王李乾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一

德上表言奉詔遣人送方物乞賜還廣源機柳等州縣

詔候進奉人到闕別降驅事處分 戊午始命太常寺

置局以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為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

等為檢討官襄等言國朝太率皆循唐故至於壇壝神

位法駕輿輦仗衛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閒情文譌

舛多戾于古每有規模苟略因仍既久而重于改作者

有出于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為法者請先條奏候訓以

為禮式至五年四月十一日成書 甲子審官東院言

廣南兩路員闕願就之人少欲乞水土惡劣處為一等

蘇難處為一等其餘並為一等令轉運司保明中奏從

之 乙丑以太皇太后疾驛召天下醫者 權發遣三
 司使李承之言近年以來朝廷寬假資格稍高之人為
 其衰遲或不任事未遽令休退故置提舉管句宮觀之
 職優與俸祿不立員數而臣僚趨開貪祿或精神未衰
 便私避事亦求此職條制既寬初未釐革今內外宮觀
 約百餘員無纖芥職事歲費廩食不下數萬緡乞今後
 在京宮觀提舉提點管官共毋得過十五員諸路倍
 之如有除授令依例待闕所貴勤勞官守之人有以區
 別不虛費國用詔自今陳請宮觀等差人年六十以上
 聽差仍毋過兩次 閏月丙子湖權發遣戶部副使兵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二

部郎中陳安石為集賢殿修撰河東都轉運使尋詔河
 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自今罷之以其錢
 付轉運司市糴糧草先是安石乘驛與知太原府韓絳
 同轉運司講求邊儲利害絳乞改和糴之法減於原數
 三分罷官支錢布但寬其支移之苦則實惠已及於民
 遇災傷十七則又除之而安石言十三州二稅以石計
 之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糴之數凡八十二萬四
 千有餘所以災傷猶不除免蓋十三州稅輕又本地恃
 為邊儲理不可闕故也其和糴舊支錢布相半數既畸
 零民病入州縣之費以鈔買錢於市人略不收半公家

支費實錢而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
 錢支與緣邊州郡市糧草封樁遇災傷據民不能輸數
 補填如無災傷三年一免輸以封樁糧草充數即不須
 如韓絳減數三分及災傷除十七朝廷以為然乃命安
 石為河東都轉運使悉推行之又降是詔及異倉貨志
 閏正月詔遣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詣太原府與絳及
 本路轉運司共議其事安石言永利東西監鹽請如慶
 歷前商人輸錢於麟府豐代嵐憲忻岢嵐化保德火
 山等州軍本州軍乃給券于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
 糴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所賣地即鹽運于場務者商人
 買之加運費如是則官鹽平商販通于事簡便朝廷
 行其說即除安石為河東轉運使安石請犯西北青白
 鹽者以皇祐赦論罪首從皆編配又青白鹽入河東犯
 人罪至流所歷官不察者罪之四年七月安石自言元
 豐元年奉詔治鹽事歲有羨餘及增收忻州城城籍戶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三

馬城池鹽課詔安石遷官賞其屬五年四月詔安石前
 後奏請和糴鹽糶抗治之類施行已就緒召為戶部侍
 郎其職事委莊公岳奉行之 戊寅前知曹州劉攽言
 與今詳略不同今從長編 知濟陰縣羅適開導古泥河決泄積水有功御批可記
 適姓名俟府界劇縣有關與差以考其能治之實於是
 以適知陳留縣仍詔適留舊任俟見任官成資日交替
 已卯詔河北東西永興秦鳳京東東西京西南北淮
 南東西路轉運司並依未分路以前通管兩路其錢穀
 並聽移用除河北陝西外餘減判官一員 庚辰遼主
 如春水攽異李銳日遊史書此事於正月 先是相州論
 決劫盜三人死罪行堂後官周清駁之謂其徒二人當

滅等鞠獄者為失入人死罪事下大理詳斷官竇華漢水記開作竇平今從宋史及長編周孝恭白檢正劉奉世曰其徒手殺人非失入也於是大理奏相州斷是清執前議再駁復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駁為是大理不服方爭論未決會皇城司奏相州法司潘開齋貨詣大理行財枉法初殿中丞陳安民簽書相州判官日斷此獄聞清駁之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識求救文彥博之子及甫安民之姊子吳充之婿也安民以書召開云爾宜自來照管法司開竭其家貲入京師欲貨大理胥吏問消息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師為司農吏利其貨與中書吏數人共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四

耗用其物質未嘗見大理吏也為皇城司所奏言齋三千餘緡賂大理事下開封按鞠無行賂狀惟得安民與開書諫官蔡確知安民與充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可了詔移其獄御史臺從確請也 辛巳以翰林待讀學士竇文閣學士呂公著兼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兩帝善其言有欲復內刑者議取死囚試刑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

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 壬午禮部言禘祫之外親祠太廟並以功臣配享從之 詔常平錢穀當輸錢而願輸穀若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者足以錢錢不盡其物者還其餘直常平倉錢穀其在民者有常錢春散之斂從夏秋稅有所謂緩急闕乏而貸者皆定輸息二分穀則歲豐量增價以糴歲饑減時價糴之以賑饑又聽民以金帛易穀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凡錢穀當給若糴皆用九年詔書通取留一半之餘 壬辰樞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五

密直學士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言王安石不可為相及新法行數議事不合出補外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知開封遂大用之 甲午詔提舉司天監近校月食時分比崇天明天二法已見新歷為密又前閏正月歲在戊子今復閏於戊午恐理亦不謬宜更不須攷究其所差講究新歷官等竝罷衛朴給路費錢二十千先是朴在熙寧初更造新歷至十年議者以為占月會差故再詔朴集議至是罷之 遼賑東京饑 丁酉廢提點熙河蕃部司 御史臺開門言忌日神御殿行香自今令羣臣班殿下宰相一員升殿上香跪從之 己亥太

傅兼侍中曾公亮卒年八十帝臨哭輟朝三日贈太師
中書令初諡忠獻禮官劉摯駁曰公亮居三事不聞薦
一士安得為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為獻摯莫
能奪改諡宣靖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
勳之碑公亮性吝嗇殖貨至巨萬力薦王安石以開韓
琦持祿固寵為世所譏 庚子日中有黑子 癸卯以
曾公亮配享英宗廟庭 二月庚戌濮國公宗諲薨
辛亥日本國通事僧仲回來貢方物 知諫院蔡確同
御史臺鞠相州失入死罪事下御史獄旬餘所案與開
封無異乃詔確與御史同鞠確以擊搏進吳充素惡其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六
為人會充謁告王珪奏用確帝從之 權發遣提點開
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集賢校理蔡承禧言陛下講義倉
之法使臣等奉行今率以二碩而輸一斗至為輕矣臣
之領邑二十二其九已行歲解幾萬請自今歲下稅之
始不煩中覆而舉行之乃詔畿縣義倉事隸常平司
甲寅以邕州觀察使宗暉為淮康軍節度使封濮國公
乙丑遼主駐埽獲野 三月癸未廣南西路經略司
乞教閱峒丁從之改異宋史不著 乙未御崇政殿閱
諸軍 丁酉辰沅獠賊寇邊州州兵擊走之改異丁酉
書今從 廊延路經略呂惠卿言昨準朝旨令延州西

路同都巡檢策應環慶路慶州東路巡檢策應鄜延路
遇賊大舉聚入一路要以主兵之官引兵策應若本路
自有兵事令經略臨宜相度以別將應援臣竊謂虜興
師動數十萬分犯二路則所在皆賊我安知其何出也
苟知我有策應之法而欲攻鄜延必見兵形于環慶環
慶告急則鄜延起兵以應之欲攻環慶必見兵形於鄜
延鄜延告急則環慶起兵以應之少則不足以應敵多
則本路必見空虛無備之處如此非特我兵趨疾疲曳
有墮賊掩伏之虞彼又將分兵持虛以襲我矣臣愚以
為諸路有兵事其鄰路但當圍集以為聲援或且依條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七
相度牽制不必更立互相策應之法免致臨事拘文以
犯兵家之忌詔鄜延路依奏餘路別聽指揮或又言管
年劉平因救鄰道戰歿自今宜罷鄰道援兵環慶副總
管林廣以為諸道同力乃國家制賊之長計苟賊併兵
寇一道而鄰道不救雖古名將亦無能為劉平之敗非
援兵罪於是互相策應之法得不廢 夏四月乙巳知
諫院蔡確既被旨同御史臺按潘開獄遂收大理寺詳
斷官竇革周孝恭等枷縛暴於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
受賂事皆無狀中丞鄧潤甫夜聞掠囚聲以為革孝恭
等其實它囚也潤甫心非確所為慘刻而力不能制確

引陳安民置枷於前而問之安民懼即言嘗請求文及甫及甫云已白丞相甚垂意丞相指吳充也確得其辭喜遠欲與潤甫登對具奏充受請求枉法潤甫止之明日潤甫在經筵獨奏相州獄事甚微大理實未嘗納賂而蔡確淡揆其獄支蔓不已寶萃等皆朝士榜掠身無完膚皆銜冤自誣乞早結正權監察御史裏行上官均亦以為言帝甚駭異明日確欲登對至殿門帝使人止之不得前手詔問御史臺勘相州法司頗失直遣知諫院黃履旬當御藥院李舜舉引問證驗後異長編云實錄以此語繫之三月二十一日乙未按御集乃四月三日下此詔又按司馬光記問云寶萃等枷縛暴日中凡五十七日確自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三 八

閏正月二十五日被旨赴臺至三月二十一日才五十五日耳恐實錄誤又按上官均所言黃履李舜舉初赴臺驗問見禁人初無黃履姓名至四月三日改正李舜舉監勘乃別出黃履姓名蓋履及舜舉先赴臺驗問後又與廉同勘鞫其實兩事手詔自當再下增差黃履必須特降手詔而御集偶失編纂但得改正監勘手詔遂誤并兩事為一事故日月差互若從實錄繫之三月二日相抵借記問亦誤并兩事為一事蓋不詳攷履舜舉初止是驗問添差黃履則云勘鞫而潤甫等始獲罪其先後次序可推知履舜舉至臺與潤甫確等坐廡下引囚於前讀示款狀令實則書實虛則陳冤前此確屢問囚有變詞者輒笞掠及是囚不知其為詔使也畏吏獄之酷不敢不承獨寶萃翻異驗拷掠之痕則無之履舜舉還奏帝頗不直潤甫等言詔確履及監察御史裏行黃

廉就臺劾實仍遣舜舉監之後異黃庭堅作黃履行狀云差同結絕相州獄事初相州事發於皇城率事十九不實知難御史蔡確錄成獄以此自媒中丞鄧溫伯御史上官均上疏論之溫伯又在經筵造都而論確耳目長具得溫伯均所言又善伺察中人意即論溫伯均朋黨為邪與罪人為地又在殘賊吏日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稱冤者輒苦罵之有人情所不能堪及上遣黃履李舜舉按獄而囚以爲如前皆引服于是天子不疑確而溫伯均皆得罪均猶獨上疏爭之然廉至未幾而具獄上矣廉常謂子弟也上官均後以此劾廉罷都承旨吳充言御史臺鞫相州獄連臣塔文及甫其事在申書有嫌乞免進呈或送樞密院詔免充進呈及簽書候案上中書樞密院同取旨 乙卯知諫院蔡確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兼侍讀權御史中丞鄧潤甫落職知撫州太子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三 九
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官均責授光祿寺丞知光澤縣先是帝別遣黃履黃廉及李舜舉赴御史臺鞫相州法司獄確知帝意不直潤甫等即具奏潤甫故造飛語以中傷臣及欲動搖獄情陰結執政乞早賜罷斥帝始亦疑相州獄濫及無辜遣使訊之乃不盡如潤甫等所言確從而攻之故皆坐貶確遷中丞凡朝士繫獄者即令獄卒與之中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澗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凡饋食者羹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勻攪分飼之如犬豕置不問故繫者幸其得問無罪不承東都事略載蔡確事今附見又上官均傳云相州富人子殺人獄疑于審刑大理京師流言法官寶萃等受

昧知制誥蔡確猜險吏法官數十人窮訊慘酷無取明其冤均上疏乞以獄事詔臣等參治坐是謫知邵武軍光澤縣等卒無受昧之實天下服其持平舊紀書謂甫効詔獄詐罔不實落翰林學士罷御史中丞知撫州與此

稍異 癸亥太白晝見 乙丑封號國公宗諤為豫章郡王 戊辰塞曹郡決河名其埽曰靈平初熙寧十年

河決鄭州榮澤文彥博言臣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

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

水患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

略無施設止罔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

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

如曹郡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嘗培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十

抵怯而有司未嘗如約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今河

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替替額天上垂聖念

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

本圖補報非敢微訐也至是決口始塞初議塞河也故

道湮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

固以護舊河表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郡埽直東築隄

至龐家莊古隄表五十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鎮

相視鎮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無變移無常

雖開河就隄及于河身勑立生隄枉費功力惟增修新

河乃能經久詔可 五月甲戌朔御文德殿視朝 是

日曹郡決口新隄成河還北流自閏正月丙戌首事距

此凡用功一百九十餘萬材一千二百八十九萬錢米各三十萬隄長一百一十四里 庚辰召輔臣觀麥於後苑 丙戌遊主駐散水原 辛丑詔右武衛大將軍象州刺史克頌貸死追毀出身以來告赦鎖外宅坐病狂毆傷妻劉死故也知宗正丞趙彥若言今宗正寺侍祠之外專掌玉牒屬籍而不豫薦士竊恐職有未稱謂宜具為條流俾諸教官依國子監外官學例為課試法每遇秋賦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別立人數頗示優異著於格令俾其競勸賢者獲升不肖自抑一切之恩分當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十

裁損必無殷望夫親賢兼進布列中外以鎮安四海為

磐石之固與愚知混淆聚於一處徒殫祿廩而無所事

者不可同日語也事雖不行時論是之 六月癸卯朔

日有倉之甲辰夜東南有光燭地大星出苑瓜裂於內

階聲如雷效異通史不載是年日倉契丹 甲寅準布

舊作阻進良馬於遊 辛酉殿中丞陳安民等降詔有

差安民坐官相州與失入死罪屬大理評事文及甫言

於宰相吳充也初蔡確勘是獄欲鍛鍊以傾充詞連充

子安持時三司使李承之戶部副使韓忠彥皆帝所厚

忠彥琦子而承之嘗為都檢正確皆令囚引之承之知

之數為帝言確險峻之情帝意稍解趣使結正於是獄成忠彥猶坐贖銅十斤充上表乞罷相及閩門待罪者三四帝趣遣中使召出令視事確屢率言事官登對言安持當獲重譴帝曰子弟為親識請託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輩但欲其攻吳充去之此何意也以確所彈奏劾還之言者乃已 秋七月癸酉朔詳定禮文所乞罷南郊壇天皇大帝設位詔弗許又言古者帝牛必在滌三月以致嚴潔今既無滌宮繫養之法有司滌養不嚴一切苟簡欲下將作度修滌宮具繫養之法飾所屬官司省視委太常寺主簿一員閱察從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主

甲戌選諸路奏飯僧尼三十六萬人 辛巳命西上閩門使忠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州納溪夷 丁酉御史黃廉言前歲科場逐經發解人數不均如別試所治詩者十取四五治書者纔及其一乞自今於逐經內各取人分數所貴均收所長以專士習詔自今在京發解並南京考試詩易各取三分周禮禮記通取二分又言國子監生員著述議論盡得講官緒餘將來逐官例差考試竊恐去取之際雖未必私徇而於參校所長多就已見人情所不能免如此則外方疏遠之人偶不相合遂致黜落甚非朝廷兼收博采之意乞將來止選近

歲一科人為試官或差近郡教授詔候差官日取旨八月癸卯遣命有司決滯獄 王子集賢殿修撰俞充為天章閣待制知慶州王珪知帝欲伐夏故奏乞用充為邊帥使圖之以迎合帝意 豐初蔡確排吳充罷相指王珪為充黨欲并逐之珪畏確引用為執政時珪獨相久神宗厭薄之珪不悟確警覺之一日密問珪曰近上意於公厚薄何如珪曰無它確曰上厭公矣珪曰柰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琬有違法事帝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帝意告都檢正俞充充與琬善以書告琬琬上章自辨帝問珪曰張琬事惟卿知珪何故知珪自以漏上語退朝甚憂召俞充問之充對以實珪曰某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當除君帥環慶急上取靈武之策未幾充喜罪可免乃除充待制帥環慶果建取靈武路大兵為靈武之役涇原副帥劉昌祚領本部兵先至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主

靈武城下以道裕未至不敢進兵熙河李憲兵不至鄜州副帥神諤獨先班師道裕至夏人大集決黃河水以灌我師車餒沈溺不戰而死者十餘萬人道裕狼狽以避滿上語之罪所致紹聖初謂珪策立哲宗有異議以為臣不忠追貶實非其罪而靈武之禍則其罪也蔡確罪尤大貶死新州有以也夫按蔡確以二年五月參政引確參政誤也俞充罷相此云充以罷相王珪恐并被逐日以集賢殿修撰都提舉市易司及在京諸司庫務元豐元年四月四日向宗儒實為都檢正俞充八月十一日方除待制知慶州此時俞充已不為都檢正吳充初未罷相又張琬以荆湖北路提舉常平不為都檢正吳充荆南知張頡街替實元豐元年正月二十日此云吳充罷相俞充為都檢正張琬為江東漕皆誤也張琬當是上章三月充暴卒然則初除充帥慶州時未即上征靈武之章也靈武之章蓋後此三年見聞錄所載事要不可信或珪用充作帥其意固在迎合上旨故實錄舊傳云充既死西師遂大舉實自充發之但見聞錄所載因

由悉差繆今特附見於此 戊午以韓絳為建雄軍節度使 九月

癸酉交趾來貢癸未李乾德表乞還廣源等州詔不許

乙酉以端明殿學士呂公著樞密直學士薛向並同

知樞密院事向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然不能無病民所

上課閒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

言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業至於論兵帝所通暢

明決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其事公著甚久公著亦稍親

之議論亦頗相左右 詔祀天地及配帝並用特牲

乙未遼主駐瀋絲淀庚子五國部長貢於遼 冬十月

癸卯遼參知政事劉仲出為休靜軍節度使先是仲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古

戶部使受知於遼主遼主謂宰相楊績曰當今羣臣忠

直耶律玳劉仲而已然仲不及玳之剛介績拜賀曰何

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善天下陛下區分

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遼主又謂仲曰卿勿憚宰相

仲對曰臣於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伊

遜問而銜之相與誹詆遂外遷玳亦出使於西北部以

酒疾卒 丁未重修都城畢工周五十里 己酉詔充

州常以省錢修葺宣聖祠廟 庚戌定秋試諸軍賞格

侍禁件全死事錄其弟宣為三班借職 辛亥韓存寶

破瀘夷後城等十有三回 己未權發遣興州羅觀乞

頒義倉法於川陝四路從之 壬戌軍器監言昨贊善

大夫呂溫卿言五路州軍近年增置壯城兵雖有教閱

指揮而所習武藝全無實用如大名府城圍四十餘里

礮手止有四人其它掛搭施放火藥全火等人亦皆闕

蓋舊無教閱格又無專點檢之官今欲令諸州壯城兵

除修葺城櫓外並輪上下兩番教習守禦以十分為率

內兩礮手三分餘並習掛搭施用拒守器械仍籍所習

匠名每季委本州比試升降賞下五路安撫司而五路

相度異同本監今參酌欲乞五路州軍壯城兵遇無修

城池樓櫓物料即令安撫司以十分為率三分令習礮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五

餘并習掛搭拒守器械其廣備十一作工匠並均付五

路準備差使及指教施用三年一替熙河路州軍亦依

此從之又言溫卿謂朝廷差官製造澶州浮梁火又其

為防患不為不預然恐萬一寇至以火箭火船隨流而

下順風火熾橋上容人不多難以守禦不若別置戰艦

以攻其後乞造戰船二十艘仍於澶州置黃河巡檢一

員擇河清兵五百以捕黃河賊盜為名習水戰以備不

虞下大名府路安撫司相度本司言澶州界黃河舊無

巡檢當北使路若增初戰船竊慮張皇欲止選河清兵

百人為橋道水軍令習熟船水可使緩急禦捍上流舟

儀及裝駕戰艦本監欲依安撫司所陳從之 癸亥于
闕來貢 十一月壬申詳定禮文所言郊祀壇域當依
儀注設三壇撤去青繩又言郊祀天地席當以棗酥配
帝以蒲越撤去黃褥緋褥又言享宗廟當用制幣及依
儀注炳蕭又言遇雨望祀當服祭服仍設樂又言分獻
官不當先期升壇當依儀注又言南郊式監祭監禮俱
立於壇南非是請分監祭立于壇之西北東向監禮立
于東北西向又言景祐中裁定袞冕制度已與古合今
少府監進樣不應禮請改用朱組為紘玉笄玉璫以元
純垂瑱以五采玉貫于五采藻為旒以青赤白黃黑五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六

色備為一玉每玉長一寸前後二十四旒垂而齊肩
其表裏皆用綉又言服裳皆前三幅後四幅今以八幅
為之不殊前後又佩玉及綬并服章皆不如古制當改
正又言百官雖不執事以朝服侍祠非是當並服祭服
如所攷制度修製五冕及齋弁服各正冕弁之名又言
天子六服曰鷩冕而下今既不親祠廢而不用又言六
冕并用赤舄又言景靈宮太廟南郊儀注並云祀前三
日儀鸞司鋪御坐黃道褥黃道褥設于郊廟非是詔道
褥不設餘皆從之 乙酉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大帶天
子諸侯大夫士采飾單合皆不同今羣臣助祭服一以

緋白羅為之無等降之別又言中單亦殊不應禮並乞
據禮改正詔送禮院 丁亥遼禁士庶服用錦綺日月
山龍之文 己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等詳定正
旦御殿儀注敏求遂上朝會儀二篇令式四十篇詔頒
行之 同鶻遣使貢於遼 庚寅遼以南院樞密使耶
律仲禧為廣德軍節度使以耶律伊遜薦其可任也仲
禧偕伊遜鞠太子之獄蔓引無辜未嘗雪正為公論所
不與伊遜既害太子因為遼主言皇弟宋魏國王和囉
噶舊作和魯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莫敢言北院宣徽
使蕭烏納舊作兀及伊勒希巴舊作夷烏蕭託輝舊作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三 七

今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時太
子之子延禧及女延壽久寄食於蕭懷忠家會宮中李
氏進挾穀歌文遼主感悟召延禧及延壽鞠養於宮中
辛卯遼錦州民張寶四世同居命其諸子為三班祗
候 戊戌宰臣吳充王珪參知政事元絳言功臣非古
始唐德宗多難之餘乃有奉天定難之號不應盛世猶
襲陳蹟乞悉減罷知樞密院馮京等繼以為請遂詔管
軍臣僚以下至諸軍班衙內帶功臣者並罷 十二月
甲辰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流長皆
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為肥沃也

丙午日中有黑子如李 丙辰詔青州民王贊貸死刺
配鄰州牢城初贊父九思為楊五兒毆迫自縊死贊繼
七歲嘗欲復仇而以幼未能至是一十九歲以槍刺五
兒斲其頭及手祭父墓乃自首法當斬帝以贊殺仇祭
父又白歸罪可矜故也 丁卯遷以北院樞密副使耶
律霖知北院樞密使事 帝每憤遼人倔強慨然有恢
復幽燕之志御景福殿庫聚金帛為兵費是年始更庫
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茲祖造邦思
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
十二庫後集羨贏又揭以詩曰每度夕惕心妄意遵遺
業願余不武姿何日成我捷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三

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

宋紀七十四

起屠維協洽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元豐二年

遼太平五年

春正月壬申遼主如混同江耶律伊

遜

舊作乙
辛今改

薦耶律孝傑忠於社稷遼主謂孝傑可方唐

之狄仁傑賜名仁傑許放海東青鶴以寵異之 遼主

將出獵耶律伊遜請留皇孫遼主欲從之宣徽使蕭烏

納

舊作兀
納今改

奏曰聞駕出游欲留皇孫尚幼苟保護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四

一

非人恐有它變果留願留臣左右以防不測遼主悟命

皇孫從行如山檢定遼主由是始疑伊遜 乙亥罷肯

嵐火山軍市馬 先是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或

金銀為抵當無抵當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

之二過期不輸息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貧民取官貨

不能償積息罰愈多因繫督責僅存虛數於是都提舉

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無抵當

徒相保者不復給己卯詔自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

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眾

議頗以為愜 壬午以容州管內觀察使楊遂為寧遠

軍節度使 丁亥詔宗室大將軍以下願試者本經及論語孟子大義共六道論一首大義以五通論以辭理通為合格 甲午京兆府學教授蔣夔乞以十哲從祀孔子從之夔請以顏回為充國公毋稱先師而祭不讀祝儀物一切降殺而進閔子騫九人亦在祀典禮官以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儀物獻祝亦難降殺所請九人已在祀典熙寧祀儀十哲皆為從祀惟州縣釋奠未載請自今二京及諸州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 丙申帝謂輔臣曰向以陝西用度不足出鈔稍多而鈔加賤遂建京師買鹽鈔之法本欲權鹽價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二

飛錢於塞下而出鈔付陝西無止法都內凡出錢五百萬緡卒不能救鈔法之弊蓋新進之人輕議變法其後見法不可行猶遂非憚改王珪曰利不百不變法帝曰大抵均輸之法如齊之管仲漢之桑宏羊唐之劉晏其才智僅能推行況其下者乎朝廷措置經始所當重惜雖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國計甚便姑靜以待之 二月甲辰詔威茂黎三州罷行義倉法初知興州羅觀乞置義倉於川峽四路許之既而成都府路提舉司言威茂黎三州夷夏雜居稅賦不多舊不推行新法歲計軍儲皆轉運司支移彭蜀州稅未就輸及募人入中恐不可

置義倉故有是命 庚戌計議措置邊防公事所言以環慶路正兵漢蕃弓箭手彊人聯為八將第一將駐慶州第二將環州第三將大順城第四將淮安鎮第五將業樂鎮第六將木波鎮第七將水和寨第八將邠州從之 辛亥詔禮部下第進士七舉諸科八舉曾經殿試進士九舉諸科十舉曾經禮部試年四十以上進士五舉諸科六舉曾經殿試進士六舉諸科七舉曾經禮部試年五十以上者聽就殿試內三路人第減一舉皇祐元年以前禮部進士兩舉諸科三舉準此仍不限年其進士一舉諸科二舉年六十以上者特推恩又詔開封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三

府國子監開歲考場以前到禮部進士五舉諸科六舉年五十以上者許就殿試 甲寅日中有黑子 詔大理寺官屬可依御史臺例禁出謁及見賓客 乙卯以瀘州夷乞弟犯邊詔王光祖等討之 三月庚午朔棟戢遣使來貢 辛未詔河東定奪解板溝地界毋得張皇或致生事候究治得實具奏聽旨從管句緣邊安撫司王崇拯言也 遼以宰相耶律仁傑從獵得頭鵝加侍中遼主將次黑山之平淀見扈從官屬多隨耶律伊遜後心惡之漸知其姦 庚辰親試禮部進士 辛巳詔今歲特奏名明法改應新科明法人試大義三道又

詔京朝官選人班行所試經書律令大義斷案上等三人循一資中等三十四人不依名次注官下等七十人注官 丙戌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劉庠進一官知秦州 太子中允集賢校理知諫院徐禧為右正言直龍圖閣權發遣渭州其計議措置邊防事如故初陝西緣邊兵馬蕃弓箭手與漢兵各自為軍每戰多以蕃部為前鋒而漢兵守城伺便利後出不分戰守每一路必以數將通領之呂惠卿帥鄜延以為調發不能速集始變舊法雜漢蕃兵團結分戰守每五千人隨屯置將具條約以上邊人及議者多言其不便帝頗采惠卿議欲推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四

其法於諸路故遺禧往計議禧先具環慶法上之遺官措置涇原而涇原帥蔡延慶以為不可朝廷亦是之并難禧環慶法禧歷疏涇原法疏略參錯圖其狀別為法以奏且環慶法不可改帝與惠卿詔曰徐禧論措置析將事惻怛慨謀國不顧已令代延慶帥涇原卿宜勉終之 庚寅詔入內東頭供奉官宋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前差盧秉罷勿遣初去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言汴河口歲歲閉塞又修隄防勞費一歲通漕才二百餘日往時數有人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壅廣武山須鑿山嶺十五丈至十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為

自去年七月黃河暴漲異於常年水落而河稍北去距廣武山麓有七里遠者遶灘高閘可鑿為渠引水入汴為萬世之利知孟州河陰縣鄭佶亦以為言都水監丞范子淵言汜水出王仙山索水出嵩渚山亦可引以入汴合三水積其廣濶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懼不足則旁隄為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牖一以隄水勢隄兩旁溝湖陂澗皆可引以為助禁伊洛上原私取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濶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隄築大隄四十七里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五

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入於汴渠總計用工三百五十七萬有奇疏奏帝重其事以子淵計畫有未善者乃命用臣經度以楊珪往至是用臣還奏可為請自任邨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槌為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淡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為原注房家黃家孟王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蓄水為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步屬於黃河上下置牖啟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卽洛河舊口置水澁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之水古索河等

暴漲卽以魏樓榮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用工九十萬
 七千有餘又乞責子淵修護黃河南隄埽以防侵奪新
 河詔如用臣策故有是命始營清汴主議者以為不假
 河水而足用後歲旱洛水不足遂於汜水斗門以通木
 筏為陰取河水以益之朝廷不知也 壬辰遼北院樞
 密使耶律伊遜出知南院大王事加裕悅舊作于遜今改伊遜
 專政日久至是始外出以知北院樞密使耶律彙為北
 院樞密使以北院樞密副使耶律德勒岱舊作特里底今改知
 北院樞密使事以左伊勒希巴耶律世遷同知北院樞
 密使事 癸巳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開封時彥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六

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學究出身總六百二人攷異長
縮傳云知熙寧六年貢舉請進士第五甲依舊賜本
 科出身無以同學究之元豐二年再言之卒
 從其請新錄辨曰熙寧六年有請不從元豐二年賜進
 士及第出身亦有同學究出身者云卒從縮請也舊
 紀書進士明經諸科賜及第授官者千三百 甲午御
 八十人新紀同蓋并癸巳日所賜人數也 甲午御
 集英殿賜特奏名進士明經諸科同學究出身試將作
 監主簿國子四門助教長史文學助教總七百七十八
 人 岐王顥之夫人馮氏侍中拯之曾孫也失愛於王
 屏居後閣者數年是春岐王宮遺火尋撲滅夫人聞有
 火遣二婢往視之王詰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令視大
 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與二嬖人共譖之曰火殆夫人

所為也王怒命內知客鞠其事二婢不勝拷掠自誣服
 王泣訴於太后太后怒謂帝必斬之帝素知其不睦徐
 對曰俟案驗得實然後議之乃召二婢命中使與侍講
 鄭穆同鞠於皇城司數日獄具無實又命翊善馮浩錄
 問帝乃以具獄白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懼欲
 自殺帝遣中使慰諭命徑詣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慰
 存之太后與帝繼至詰以火事夫人泣拜謝罪曰乃縱
 火則無之然妾小家女福薄誠不足以當岐王仇儷幸
 赦其死乞削髮出外為尼太后曰聞詛詈岐王有諸對
 曰妾乘憤或有之帝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使送夫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七

人於瑤華宮不披戴舊奉月錢五十緡增倍之厚其資
 給曰俟王意解當復迎之 復置熙州狄道縣 夏四
 月辛丑幸金明池觀水嬉宴射瓊林苑 丁巳陳升之
 以檢校太尉依前同平章事鎮江軍節度使秀國公致
 仕已未升之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成肅
 王安石用事引升之自
 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
 已為相甫得志卽 時為小異陽若不與
 之同者

遼主如納葛濼 癸亥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

言元會受朝賀執鎮圭非是請不執上壽準此又言元會行禮於朝而天子服祭服羣臣服朝服亦非是請服通天冠絳紗袍又言御殿當設旂幟仍闢大慶殿門皇帝即御座禮官引中書門下親王使相押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羣臣不服劔不脫屣舄竝從之 甲子知審刑院安壽言天下奏案視十年前增倍以上審刑院刑部詳議詳斷官視舊員數頗減乞復置詳議官一員又詳議官徧簽刑部斷案職事不專乞分議官六員每案二員連簽若情狀可疑未麗於法即議官通簽如此則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八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八

燕蕃國皆用黃麾仗本朝故事皇帝受羣臣上尊號諸衛各帥其屬勒所部屯門殿庭列仗衛今獨修正旦儀注而餘皆未及欲乞冬會等儀注悉加詳定從之 庚午詔輔臣觀麥於後苑 丙子順州蠻叛峒州兵討平之 庚辰詔以濮安懿王三夫人竝稱王夫人附濮園 辛巳太子少師致仕趙槩上所集諫林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為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遠居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於座右時時省閱 甲申參知政事元絳數請老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會太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連耆寧當下獄絳請上還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九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九

職祿而容耆寧即訊於外從之於是御史至第簿責絳絳一不自辨罷知亳州入辭帝謂曰朕知卿一歲即召矣卿意欲陳訴乎絳謝罪願得穎即以為穎州 癸亥遼主謁慶陵 罷知亳州辛卯始改穎州今據長編并書之宋史誤作王申今改正 丁亥遼主謁慶陵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延格舊作燕哥今改為南府宰相以北面林牙耶律永寧為伊勒希巴遼主以蕭烏納為忠命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復與駙馬都尉蕭酬幹竝封蘭陵郡王 戊子御史中丞蔡確參知政事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自為得

計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 丙申詔諸路有疆劫盜人數稍眾許於聽候差使及得替待闕官內選武勇使臣捕逐給驛券從大名府文彥博請也 六月庚子宰臣吳充以從子安國賊汚抵法奉表待罪詔趣視事 甲辰廣西捕斬儂智春執其妻子以獻 辛亥準布貢於遼 甲寅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邨沙口至河陰瓦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里兩岸為隄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 丁巳遼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十

以北府宰相遼西郡王蕭伊哩頰為西北路招討使 己未遼遣使錄囚 辛酉詔鎮寧軍節度使魏國公宗懿追封舒王 左諫議大夫安壽等上諸司敕式帝聞講筵式至開講申中書曰此非政事何豫中書可刊之 是月遼放進士劉璣等一十三人 秋七月己巳三佛齊詹卑國使來貢方物 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蘇軾本無學術偶中異科初騰沮毀之論陛下猶置之不問軾怙終不悔狂悖之語日聞軾讀史傳非不知事君有禮訕上有誅而敢肆其憤心公為詆訾而又應試舉對即已有狀獎夏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

已遂一切毀之以為非是傷教亂俗莫甚於此伏望斷自天衷特行典憲御史舒亶言軾近上謝表頗有譏切時政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彊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會無鹽其它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詆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竝上軾印行詩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詔知諫院張璪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十一

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時定乞選官參治及罷軾湖州差職員追攝既而帝批令御史臺選牒朝臣一員乘驛馬追攝又責不管別致疏虞狀其罷湖州朝旨令差去官齋往 甲戌張方平以太子少師致仕 戊寅詳定朝會儀 己卯命中書句考四方詔獄 遼主獵於夾山 癸未詔諸路轉運司相度當置學官州軍以聞 乙酉夏兵犯綏德城平等四將高永能等擊敗之 丁亥詳定禮文所言請復四時薦新於廟之典季春薦鮪以應經義無則闕之詔從其請如闕王鮪以魴鯉代 是月詔諸路教閱禁軍無過兩時 八月丙申朔夏

入寇綏德城都監李浦敗之 丁酉詔春秋釋奠昭烈
武成王廟令三班院選差使臣爲讀祝奉幣分獻官
辛丑分涇原路兵馬十一將 壬寅復八作司爲東西
兩司各置監官文臣一員武臣二員 甲辰同修起居
注王存言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唐貞觀初仗下議
政事起居郎執筆記於前史官隨之其後或修或廢蓋
時君克己厲精政事則其職修或庸臣擅權務掩過惡
則其職廢皆理勢然也陛下臨朝旰食裁決萬幾判別
疑隱皆出羣臣意表欲望追唐貞觀典故復起居郎舍
入職事使得盡聞明天子德音退而書之以授史官儻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三

以爲二府奏事自有時政記卽乞自餘臣僚前後殿對
許記注官侍立著其所聞關於治體者庶幾謨訓之言
不至墜失帝善其言率不果行 丙午詔修起居注官
雖不兼諫職如有史事宜於崇政殿延和殿承旨司奏
事後直前陳述從修起居注王存請也 安異王安禮傳
云安禮同修起居注
居注故事左右史記言動毋得輒有所陳至是詔許直
前奏事自安禮始蓋安禮與王存同修注其實存請之
也 丁未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呂公孺知河陽洛口役
兵千餘人憚役不稟令排行慶關不得入西趨河橋其
徒有來告者諸將請出兵擊之公孺曰此曹亡命窮之
則生變乃令曰敢殺一人者斬於是乘馬東出令牙兵

數人前諭曰爾輩久役固當還然有不稟令之罪若復
渡橋則罪加重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眾皆請
罪索其爲首并助謀者黥配之餘置不問復送役所詣
洛口官曰如尚敢偃蹇者卽斬之眾帖然不敢動乃自
劾不俟命詔釋之 戊申詔濟淮南運河自邵伯堰至
眞州十四節分二年用工從轉運司奏也 甲寅詔增
太學生舍爲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
三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開歲一舍試補
上舍生 安異長編作丁巳日
今從宋史作甲寅 戊午以潁州爲順昌軍
節度 庚申遼主命有司撰太宗神功碑立於南京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三

甲子詳定朝會儀注所言隋唐冠服皆以品爲定蓋其
時官與品輕重相準故也今之令式尚或用品雖襲舊
文然以官言之頗爲舛謬舉一二則太子中允贊善
大夫與御史中丞同品太常博士品卑於諸寺丞太子
中舍品高於起居郎內常侍比內殿崇班而在尚書諸
司郎中之上是品不可用也若以差遣則有官卑而在
要劇者有官品高而處冗散者有一官而兼領數局者
有徒以官奉朝請者有分局莅職特出於一時隨事立
名者是差遣又不可用也以此言之同品及差遣定冠
綬之制則未爲允伏請以官爲定庶名實相副輕重有

準仍乞分官為七等冠綬以如之貂蟬籠巾七梁冠天
下樂暈錦綬為第一等蟬舊以玳瑁為胡蝶狀今請改
為黃金附蟬宰相親王使相三師三公服之七梁冠雜
花暈錦綬為第二等樞密使知樞密院至太子太保服
之六梁冠方勝空男錦綬為第三等左右僕射至龍圖
天章寶文閣直學士服之五梁冠翠毛錦綬為第四等
左右散騎常侍至殿中少府將作監服之四梁冠簇四
彫錦綬為第五等客省使至諸行郎中服之三梁冠黃
師子錦綬為第六等皇城以下城司使至諸衛率服之
內臣自內常侍以上及入內侍省內東西頭供奉官殿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西

頭前班東西供奉官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京官祕書
郎至諸寺監主簿既豫朝會亦宜以朝服從事今參酌
自內常侍以上冠服從本寺寄資者如本官入內內侍
省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三班使臣陪位京官為第七
等皆二梁冠方勝練鵲錦綬高品以下服色衣古者鐔
鞞烏屨並從裳色今制朝服用絳衣而錦有十九等其
七等綬為空純用紅錦以文采高下為差別惟法官綬
用青地荷蓮錦以別諸臣其梁數與佩準本官從之
廢慶州府城寨前邨堡平戎鎮環州大拔寨 九月癸
酉權發遣戶部判官李琮言奉詔相究逃絕稅役有蘇

州常熟縣天聖年簿管遠年逃絕戶倚闕稅納絹苗米
丁鹽錢萬一千一百餘貫石匹兩本縣據稅合管苗田
九百一十九頃有奇今止相究得一百九十五戶其當
輸苗米三百五十三石納絹五十一匹錦三十五兩其
餘有苗米八千四百石納絹一千二百匹錦一千九十
兩丁鹽錢九百文外并無田產人戶亦無請佃主名蓋
久失推究姦猾因之失陷省稅乞差著作佐郎劉拯知
常熟縣相究歸著它縣有類此者亦乞選官相究從之
拯南陵人也 改異李燕曰倉貨志元豐三年九月詔三
絕戶虧陷稅役等錢珠言蘇州常熟縣天聖中簿得久
逃絕戶倚闕稅納絹苗米丁鹽錢萬一千一百餘貫石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五

匹兩今止百九十五戶當輸苗米三百五十三石納絹
五十一匹錦三十五兩餘田產人戶請佃主名皆已蓋
久不推究姦猾因之失陷省稅請凡類此者皆選官相
括從之乃詔轉運司提舉琮所究江浙路一百二十七
縣逃絕戶計四萬一千三百三十二為書上之三年
正月丙戌除琮淮南轉運副使復令究逃絕戶稅役琮
乃辟置官局要移令佐大究治之淮南東西兩路州軍
縣共八十七有八凡得逃絕名挾佃簿籍不載并闕丁
凡四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五戶丁正稅役并積負凡
九十二萬二千二百四十六貫石匹兩琮又言虧陷稅
役乃官司遺簿外誤已久請隨夏稅 己卯遣命諸道
附納詔令簿失收稅役錢特調除之 毋禁僧徒開墾王午邊主禁扈從擾民 壬辰出馬步
射格鬪法頒諸軍 西南諸蕃先後俱來貢 冬十月
丁酉參知政事蔡確言御史何正臣黃顏皆臣任中丞
日薦舉臣今備位政府理實為嫌乞罷正臣顏御史於

是權御史中丞李定言臺官雖令官長薦舉然取舍在陛下不在所舉夫舍公義而懷私恩此小人事利者之所為今選為臺官者必以其忠信正直足以備耳目之任儻以區區之嫌遂使迴避則是以事利之小人待陛下耳目之官此尤義理之所不可者也詔勿迴避 戊戌夏遣使貢於遼己亥遼主如獨盧金 癸卯置籍田令 詔立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甲 戊申交趾歸所掠民詔以順州賜之 己酉太皇太后疾帝不視事視疾寢門衣不解帶者旬日庚戌罷朝謁景靈宮命輔臣禱於天地宗廟社稷滅天下囚死罪一等流以下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六

釋之 王子詳定禮文所言今祭祀既用三代冕服而加以秦劍殊為失禮又從事郊廟不當脫烏屨應改正從之 遼定王尚之制惟皇子仍一字王餘並削降於是趙王楊績降封遼西郡王魏王耶律伊遜降封混同郡王吳王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降封蘭陵郡王致仕 乙卯太皇太后崩年六十四帝侍奉太皇太后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后亦慈愛倍至或退朝稍晚必自屏扃候賜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帝至后所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安罷之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曰吉凶悔吝生於動得之不

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得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后遼豫中間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招至於詩其過微矣軾由此得免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后臥內緘封一匱帝發視之則舊合同寶也仁宗時因火失寶更鑄之後洵非得舊寶故藏之匱中而人無知者攷其長祐六年二月監修國史呂大防奏稟慈聖光獻傳內后有書一匱常嚴鑰置臥內人莫知其為何等書也嘗聞疾病以其匱送上所戒曰至大故乃敢之數日后疹謂上曰前匱啟乎上口不也后曰甚善即復收藏之上仙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七

後上開后所藏匱則垂簾時事非世所得聞又一籍則後殿中物無大小皆書之案籍不差毫釐右史官得之傳聞未審虛實欲乞批降指押慈聖光獻傳內后有書一匱事此一事乃是仁宗舊合同寶一而因大內火災失之仁宗別鑄造合符寶一而乃今合同寶是也舊寶後因淘井得之此史官得之未詳此竝據呂大防家所收詔札及批降文字元豐三年十月聖慈光獻皇后上仙既殯久之上親至慶壽宮閱視后遺物得一奩緘封甚密舉之頗重左右取以進上命啟封几發緘數重復以牛革縷單甚固破之出其前既啟緘得奏一通上取讀之乃英宗不豫時宰相韓琦奏請於太皇太后乞尊立帝為太上皇不從其請韓琦意不悅始知韓琦當公之謀賴后明聖不從其請韓琦意不悅始知韓琦當也今所修慈聖光獻傳已用批降指押慈聖光獻傳不復見光獻太皇太后元豐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緘甚密付神宗曰候吾死開之惟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復納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十月后上仙帝臨崩皆仁宗欲立英宗為皇嗣時臣僚異議之書也神

宗執書劾哭以太皇太后遺訓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宮中服三年之喪盡禮盡孝者知慈德之不可報也此據邵伯溫聞見錄第三卷與文彥博私記略相似既有呂大防奏稟及批降指揮則當以實錄為正今姑存之於此錄批降指揮獨大防家藏真本臣竊實親見亦已從成都轉運司繳進矣伯溫稱四年春誤也蓋是二年春

戊午詔易太皇太后園陵曰山陵辛酉以羣臣七上表始聽政 命王珪為山陵使 十一月癸未始御崇政殿 遼復南京流民差役三年被火之家復租稅一年

丁亥雨土 癸巳詔開封府界教大保長充教頭其提舉官以昭宣使果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王中立東

上閤門使榮州刺史狄諮為之 十二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等言竊以取士兼察行藝則是古者鄉里之選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大

蓋藝可以一日而校行則非歷歲月不可攷今酌周官書攷賓興之意為太學三舍選察升補之法上國子監敕式令并學令凡百四十三條詔行之初太學生檀宗益上書言太學教養之策有七一尊講官二重正祿三正三舍四擇長諭五增小學六嚴責罰七崇師業帝覽其言以為可行命定與畢仲衍蔡京范鏗張璪同立法至是上之 丙午復置御史六察 丁未御史舒亶言比問朝廷遣中官出使所至多委州郡造買器物其當職官承望風旨追呼督索無所不至遠方之民受弊良甚乞重立條約詔兩浙提點刑獄司體量實狀以聞

戊申廣南西路提舉常平等事劉諡言廣西一路戶口才二十餘萬蓋不過江淮一大郡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募役實用錢十四萬緡餘四萬緡謂之寬贖百姓貧乏非它路比上等之家不能當湖湘中下之戶而役錢之出槩用稅錢稅錢既少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算於身丁廣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稅以錢又算以米是一身已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調除之而又敷以役錢甚可憫也詔下本路提舉官齊諶相度諶謂監司提舉司吏及通引官客司月給錢第減二千歲可減役錢一千二百餘緡從之 辛亥提舉廣南東路常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九

平等事林顏言聞廣西緣邊稍已肄習武藝東路雖閒有槍手然保甲之教尚闕欲乞本路沿江海諸州依西路法訓閱使其人既孰山川之險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習則一方自足為備詔下廣南東路經略轉運提舉鈐轄司相度皆言廣惠潮封康端南恩七州皆竝邊及江海外接蠻賊可依西路保甲教習武藝從之顏福州人也 乙卯遼主如西京戊午遼主行再生禮赦雜犯死罪以下 庚申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初御史臺既以軾具獄上法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於是中丞李定

言軾之姦慝今已具服不屏之遠方則亂俗載之從政則壞法伏乞特行廢絕御史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誥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及遺軾錢物并與王鞏往還漏泄禁中語竊以軾之怨望誣訕君父蓋雖行路猶所諱聞而說恬聞軾言不以上報既乃陰通貨賂密與燕游至若鞏者嚮連逆黨已坐廢停說於此時同聖議論而不自省懼尚相關通案說受國厚恩列在近戚而朋比匪人志趨如此原情議罪實不容誅乞不以赦論又言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人除王誥王鞏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三十二人如盛僑周班輩固無足論乃若方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字

平與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等蓋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所當以君臣之義望之者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疏奏說等皆特責獄事起說嘗屬轍密報軾而轍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軾初下獄方平及鎮皆上書救之不報方平書曰傳聞有使者追蘇軾過南京當屬吏臣不詳軾之所坐而早嘗識其為人其文學實天下奇才向舉制策高等而猶碌碌無以異於流輩陛下振拔特加眷獎軾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有報上之心但其性資疏率闕於審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頃年以來聞軾屢有封

章特爲陛下優容四方聞之莫不感歎聖明寬大之德今其得罪必緣故態但陛下於四海生靈如天覆地載無不化育於一蘇軾豈所好惡自夫子剛詩取諸諷刺以爲言之者足以戒故詩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語涉誘黷不恭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今軾但以文辭爲罪非大過惡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測惟陛下聖度免其禁繫以全始終之賜雖重加譴謫敢不甘心軾既下獄眾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閒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軾本以才自奮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帝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字

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爲卿貨之既而戒安禮曰第去勿泄言軾前賈怨於眾恐言者緣軾以害卿也始安禮在殿廡見李定問軾安否狀定曰軾與金陵丞相論事不合公幸毋營解人將以爲黨至是歸舍人院遇諫官張璪忿然作色曰公果救蘇軾邪何爲詔趣其獄安禮不荅其後獄果緩卒薄其罪 甲子禮院言大行太皇太后附仁宗陵廟當去太字冊文初稱大行太皇太后所上尊諡卽稱慈聖光獻皇后諡寶宜以慈聖光獻皇后之寶爲文餘行移文字及奏報卽存太字從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羅衣襲部... 宋紀七十五

宋紀七十五 起上章 正月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元豐三年 春正月乙丑朔以太皇太后在殯不

視朝 癸酉升許州為潁昌府

升潁州為潁昌軍久之知其誤遂升潁州為潁昌府

月十八日德音非熙寧初也神宗初為忠武節度淮陽

川舜氏 遼主如鴛鴦渼 癸未審官東院言大理寺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五

丞申天規昨乞長告訪求其父今已迎歸侍養乞許天

規不候歲滿朝見從之天規少失其父至是訪得之年

百歲矣 已升高麗國遣使來貢 白虹貫日 辛卯

子闕來貢 遼耶律伊遜 以改封王爵赴闕入

謝遼主即日遣還改知興中府事 二月丙午以翰林

學士章惇參知政事 丙辰始御崇政殿視朝 丁巳

命輔臣禱雨 三月乙丑工部侍郎平章事吳充罷為

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 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

于永昭陵 甲戌命王珪提舉修兩朝國史 丙子南

丹州人入貢 庚辰復置晉州趙城縣 志在元豐二年

今從初熙寧中廢入洪洞縣為鎮至是知州王說言百

姓輸納詞訴回遠歲輸稅課不復兼攷趙城乃是國家

得姓始封之地不與它縣邑比故復之 乙酉附慈聖

光獻皇后神主于太廟 已升以慈聖光獻皇后弟昭

德軍節度使曹份為司徒兼中書侍郎護國軍節度使

餘親屬加恩有差 庚寅遼主出皇姪淳於外立皇孫

延禧為梁王加守太尉兼中書令時年六歲以忠順軍

節度使耶律頗德為南院大王以廣德軍節度使耶律

仲禧為南院樞密使以戶部使陳毅參知政事 夏四

月乙未觀文殿大學士吳充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五

謚正憲充為相務安靜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

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弗能勇退云 丁酉封宗

暉為濮陽郡王濮安懿王子孫皆進官一等 乙巳以

瀘州夷乞弟侵擾詔邊將討之戊申乞弟寇戎州兵官

王宣等戰歿 御史臺言奉詔復置六察察在京官司

今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等隸吏察戶部三

司及司農寺等隸戶察刑部大理寺審刑院等隸刑察

兵部武學等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等隸禮察少府將

作等隸工察從之 甲寅罷羣牧行司復置提舉買馬

監牧司 乙卯遼主獵於炭山 五月甲子翰林學士

兼詳定禮文張璪言伏見天地合祭議者不一臣竊謂
湯生于十一月陰生于五月先王順陰陽之義以冬至
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夏至日祭地于澤中之方丘以
至牲幣器服詩歌樂舞形色度數莫不做其象類故天
地神祇可得而禮由此觀之夏日至祭地于方丘而天
子親涖之此萬世不可易之理也議者以爲當今萬乘
儀衛加倍于古方盛夏之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它
月不惟無所據依又失所以事地順陰之義必不得已
宜卽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遺象相攝
事雖未能皆當于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存焉詔禮院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三

速詳定以間禮官請如璪議設宮縣樂文武二舞改制
樂章用竹冊匏鼗增配帝嶺及捧俎分獻官廣壇墀齋
宮修定儀注上之而判太常寺王抃知禮院曾肇言古
之祭祀或天子親行或有司攝事不過此二者而已今
于攝事之中又分隆殺蓋古所未有也且遣官雖重終
非親祀恐于天地父母之義有所未順璪本以合祭非
禮欲革去之然其所陳于禮亦未見其可今夏至日通
卽乞且依舊制其親祀之禮仍乞詔詳定郊廟禮文所
精加講求裁定其當以正後世之失庶合先王之意判
太常寺李清臣亦言天地之祀萬國觀法未易輕言今

夏至已近而樂舞未修樂章未製八變之音未及習齋
祭之服未及成齋宮未及立壇墀未及廣牲饋未嘗在
滌竊慮有司速於應辦或致滅裂有失嚴恭伏乞更加
詳酌御批張璪之議在固無以易可如清臣言遂巡
以盡眾說遂詔禮院更加講求陸佃言竊觀張璪所請
陛下親郊夏日至祀地自如璪議其冬至祀天之明日
準古方望之事因令祀地北郊而以海嶽四瀆山林川
澤之神凡在圜丘墮陸舊從祭者皆得與享亦遣冢宰
攝事竝如夏至祀儀是則親行大禮合祭雖革而天地
之神自得用類以禮從祀以昭陛下尊天親地之義然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四

而郊後必有方望之事經證明白固當攷復至於祀地
雖未有顯據而以倫類求之方望且祀則地祇助天布
功又其大者安得而遺也謹案舜典類有上帝而無日
月星辰禋有六宗而無太祖望有山川而無大祇周官
大宗伯祀有上帝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祿祭
有社稷五祀而無大祇有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
無邱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則祀所秩上下比義
皆從可知故也詳定所以佃所稱未有顯據難以施行
乙丑閏門言每歲盛暑御後殿便于決事乞自五月
一日至七月終當御前殿日閏門取旨如得旨御後殿

卽放朝參詔今三伏內五日一御前殿 荆湖南路安撫司言知邵州關杞議於溪峒撤誠等州鎮立成寨屯兵及守禦招納之策乞下轉運使相度詔謝景溫朱初平趙楊相度利害及處置後經久不致生事保明以聞其後建置如杞議 壬申遊以平州民初復業免其租稅一年 己卯蜀國長公主薨主下嫁王詵事詵母至孝中外稱賢主疾甚太后皇后臨問帝繼至見主羸瘠伏席而泣親持粥食之主爲帝嚙食翼日不起帝未朝會卽駕往望第門而哭賜主家錢五百萬輟朝五日追封越國謚賢惠詵以侍主疾與婢姦落駙馬都尉責授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五

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均州安置 甲申復命韓存寶經制瀘夷 詔改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司爲都提舉汴河隄岸司 庚寅詳定朝會儀注所言今定大慶殿之後門內東西設幄爲閣又於殿左右設甯於東西房以爲乘輿出入所由之地又言朝會所陳平輦逍遙舊設于西梁殿今宗室坐西梁殿賜酒欲移平輦等陳於東西龍塤上竝從之 遼主以旱禱雨令左右以水相沃俄而雨降 六月戊戌禮院言越國長公主薨在慈聖光獻喪制之內案禮重喪未終遭輕喪自當易服以示恩意奉事則復常眞宗諒陰爲乳母秦國夫人服總

禪未除亦爲許國長公主成服今爲慈聖光獻太后服已枉易月之外宜爲越國長公主舉哀成服從之 是日遼主駐納葛濼 庚子同判太常寺王存言近詔祕書監劉几赴詳定郊廟禮文所議樂伏見禮部侍郎致仕范鎮嘗論雅樂乞召鎮與几參攷得失從之初鎮致仕居都城外之東園每遇同天節卽乞隨散官班上壽尋有詔鎮班見任翰林學士上仍自今致仕官遇誕節及大禮許綴舊班後鎮遷居潁州於是入對閤門奏鎮失儀有詔放罪仍詔自今致仕官造朝失儀勿劾著爲令 詳定禮文所言請自今皇帝親祠郊廟搢大圭執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六

鎮圭每奉祀之時既接神再拜則奠鎮圭爲摯執大圭爲笏當時搢笏君尊則不搢別於臣下也所有儀注皇帝搢鎮圭皆沿襲之誤乞從改正詔候製到大圭日施行又言自今親祠郊廟羣臣冕服助祭執笏或當事則搢笏陪位官亦合冕服助祭從之 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罷兵部句當公事官 詔河北河東陝西路各選文武一員提舉義勇保甲 戊申遊以度支使王績參知政事 庚戌女直貢於遼 壬子詔罷中書門下省主判官歸其事於中書 乙卯參知政事章惇上導洛通汴記以元豐導洛記爲名刻石於洛口廟 己未詳

定禮文所言皇地祇神州地祇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饌物瘞於坳坎又言郊廟明堂告神冊使中書侍郎讀之非是請改命太祝又言親祠郊廟執事之官皆一切臨時取充位而已宗室及陪祠官則無預于執事不應古義請親祠南郊薦徹籩豆簠簋俎饌以朝臣充太廟以宗室遙郡刺史以上充又言今禘祫以功臣配享而冬烝不及與經不合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功祫配享皆罷詔讀冊以史官攝太祝郊廟執事官選無過人冬享禘祫及親祠並以功臣配享餘皆從之 秋七月戊辰遼主觀市 庚午河決澶州澶州孫邨陳埽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七

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修閉初河決澶州也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澶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案視訖于海口從之 丁丑詳定禮文所言明堂儀注設御位於中階下之東南西嚮謹案古者人君臨祭立于阼其臨祭就位于阼階下大夫士禮也自曹魏

以來有司失之伏請設皇帝版位于阼階之上西嚮太

廟景靈宮亦如之從之 癸未遼主爲皇孫梁王延禧

設旗鼓伊喇六人衛護之 甲申遼主獵於沙嶺 丙

戌以彗星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 丁亥詔中書曰朕

惟先王制行以赴禮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配天一也而屬有尊親之殊禮有隆殺之別故遠而尊

者祖則祀於郊之岡丘而配天邇而親者禘則祀於國

之明堂而配上帝天足以上帝而上帝未足以盡天

故國丘祀天則對越諸神明堂則上帝而已故其所配

如此然後足以適尊親遠邇之義而歷代以來合宮所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八

配既紊於經乃至雜以先儒大天之說皆因陋昧古以失情文之宜朕甚不取其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 戊子太白晝見 戶部侍郎致仕范鎮言乞下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轉運司量立賞格求訪眞黍以審音樂 己丑詳定禮文所言請自今乘輅不執圭及乘大輦亦不執又言古者宗廟室中爲石以藏主謂之宗祏請遷廟主藏于太祖太室北壁中帝后之主各其一石室禮記曰天子之席五重今太廟几筵皆不應禮請改用筵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加次席黻純左右王几祭祀皆緹次各加一重並筵

筵爲五重竝從之 庚寅熙河路經略司言西界首領
禹臧結連藥蕃部巴鞠等以譯書來告夏國集兵將築
撤連達宗城於河州界黃河之南洮河之西帝曰若如
所報乃屬河州之境豈可聽其修築淡慮經略司不詳
上件所指地分都無爲備驅逐約開次第可速下本司
多備兵馬禁止之 八月辛卯朔詳定禮文所言明堂
昊天上帝禮神之玉當用蒼璧今用四圭有邸請改用
蒼璧禮天其有司攝事五帝亦乞依大宗伯禮神之制
陳玉各做其方之色從之 戊戌詔兩制臺諫至總管
監司各舉堪應武舉進士一人以名聞 庚子檢正中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九

書戶房公事畢仲行上所修備對言周家冢宰歲終令
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小宰以敘受羣吏之要所謂會
要者正今中書之所宜有也自漢至唐曠千百年莫知
議此故有決獄錢穀之間而不克對者勅自睿意俾加
纂集臣攬摭故實僅就卷秩凡爲一百二十五門附五
十八件爲六卷事多者分上中下其爲十卷詔中書門
下各錄一本納執政仍分令諸房揭帖初書成仲行欲
求上覽以冀功賞帝以爲此書乃臣備君問之書不當
奏御故有是詔 乙巳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
審制祿萬事條理監於二代爲備且隆國家受命百年

四海承德豈茲官政尚愧前問今將推本制作董正之
原若稽祖述憲章之意參酌損益趨時之宜使臺省寺
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
以制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其應合行事件中書條具
以聞 祕書丞同知禮院楊傑言十二者律之本聲也
四者律之應聲也本聲重大應聲輕清本聲爲君父應
聲爲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自景祐中李照議樂以
來鐘磬簫始不用四聲是有本而無應有倡而無和八
音何從而諧也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
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律呂之應聲用之已久而聲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十

至和協伏請參攷古制依巢笙和笙例用編鐘編磬簫
以諧八音又言今大樂之作琴瑟埙篪箛笛簫笙阮箏筑
奏一聲則鈔鐘特磬編鐘編磬連擊三聲于眾樂中聲
最煩數請鈔鐘特磬編鐘編磬竝依眾器節奏不可連
擊所貴八音無相奪倫又言本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
次奏武舞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淮揚底定所向宜東
南四變象荆湖來歸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
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非止發
揚蹈厲進退俯仰不稱成功盛德兼失所向又文舞容
節殊無法度乞定二舞容節及改所向以稱成功盛德

又乞依周禮奏律歌呂合陰陽之聲又言今雅樂古器非不存太常律呂非不備而學士大夫置而不講攷擊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雅鄭之雜也伏請審調太常鐘琯依典禮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曉知十二律音則鄭聲無由亂雅矣詔送議樂所劉几等言傑所請皆可施行詔從之 戊申祕書監致仕劉几等言太常大樂鐘磬几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嘗言不俟論而後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鍾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十一

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鐘或譏其聲舛鬱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樂工等自陳若用王朴樂鐘磬即清聲難依如改製下律鐘磬清聲乃可用益驗王朴鐘磬太高難盡用矣今以三等鐘磬參校其聲則王朴阮逸樂之黃鍾正與李照樂之太簇相當王朴阮逸之樂編鐘編磬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黃鍾大呂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鐘編磬各十二雖有黃鍾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

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謂也臣等因精擇李照編鐘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鍾及黃鍾大呂清聲以爲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四清聲俾眾樂隨之歌工兼清聲以詠之其音清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聲可以攷矣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別製從之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鐘磬今修大樂所已集工匠備爐炭恐即銷變磨鑪况大樂法度之器其度量聲律秒忽精微已修之後或陛下躬臨案聽萬一如有未協即更無舊器攷驗本寺每遇大禮見用王朴樂外自有李照胡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十二

瑗所作樂器及石磬材不少自可別制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許偁王朴樂鐘爲清聲母得銷毀磨鑪初劉几楊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聲可校後執政至太常寺案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敝者一縣樂工皆不半夜易之而傑弗知明日執政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音韻更佳傑大慙沮王安石上改定詩書周禮義誤字詔錄送國子監修正 戊午彗不見 九月壬戌增宣祖定州東安墳地二十頃及守園戶 丙寅御殿復膳 庚午知諫院舒亶言中書檢正官張商英與臣手簡竝以其壻王滹之所

業示臣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陵府江陵縣稅初直為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累年商英為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反陷商英士論惡之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新權知湖州陳侗言陛下崇奉郊廟百神之祀攷求典禮尤為嚴備惟五嶽四瀆之兆未設欲乞依周禮建四望壇于四郊以祭五嶽四鎮四瀆庶合于經而且以稱陛下奉祀之意詔送詳定禮文所詳定所請以國朝祠令所載嶽鎮海瀆兆四望於四郊岱山沂山東海大淮於東郊衡山會稽山南海大江嵩山霍山於南郊華山吳山西海大河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三

于西郊常山醫巫閭山北海大濟于北郊每方嶽鎮則共為一壇海瀆則共為一坎以五時迎氣日祭之皆用血祭瘞埋有事則請禱之又以四方山川各附于當方嶽鎮海瀆之下別為一壇一坎山共一壇川共一坎水旱則禱之其北郊從祀及諸縣就祭如故詔四方嶽鎮共為一壇望祭餘依奏 乙亥正官名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太

中大夫祕書監為中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六曹郎中為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為朝請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為朝散郎司諫為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祕書殿中丞為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光祿衛尉將作監丞為宣議郎大理評事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為承奉郎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又白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大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古

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大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議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為額選人磨勘並依尚書吏部法遷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祿令並以職事官俸賜祿料舊數與今新定官請給對擬定並從之故事兩制不轉卿監官前行郎中即超轉諫議大夫前行郎中於階官為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官為大中大夫帝以為磨勘者古攷績之法所與百職事其之而禁近獨超轉非法也于是下詔待制以下並三年一遷仍轉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 丙子詔開府儀同三司為使相不

壬寅遼主祠木葉山 巳酉遼主駐滿絲淀 乙卯加
 文彥博河東永興軍節度使以富弼為司徒 冬十月
 辛酉詳定官制所檢討文字光祿寺丞李德芻上元豐
 郡縣志三十卷圖三卷 遼耶律仁傑久在相位貪貸
 無厭時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為宰相
 家耶律伊遜既外出遼主漸悟仁傑姦丁卯出為武定
 軍節度使 庚午遼參知政事劉詵致仕癸酉遼以陳
 毅為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績同知樞密院事 癸未詔
 翰林學士竝聽佩魚 十一月巳丑朔日有食之宋史
作日當食雲陰不見今從遼史 癸卯遼主召羣臣議政遼主曰北樞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七

密院軍國重任久闕其人耶律阿蘇舊作阿蘇今改蕭額特勒
舊作幹特二人孰愈羣臣各譽所長契丹行宮都部署
蕭托輝唯今改獨默然遼主曰卿何不言托輝曰額特
 勒情而敗事阿蘇有才而貪將為禍基不得已而用敗
 事猶勝禍基遼主曰托輝雖魏徵不能過也但恨朕不
 能及唐太宗爾 壬子直龍圖閣句當三班院曾鞏上
 言曰宋興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財用有餘
 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
 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
 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七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

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
 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
 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
 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倍較之官之眾一倍
 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
 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郊之費不同如此則皇
 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案尋載籍而
 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攷而知郊之費用
 財之多端可攷而知然後各議其可能者罷之可損者
 損之使天下之人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六

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已而再上議
 曰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
 未有及此也今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案國初承舊以
 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
 前承旨班院別立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
 左右侍禁及承旨供職皆領於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
 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
 千二百有餘至於今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
 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乎初而以今攷之殆三
 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

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
死以邊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
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略攷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
問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
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它費尚必有近
於此者惟陛下試加攷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
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
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為
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資而加之精勤以變因循苟且之
弊方大修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詔萬世故臣敢因官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五

九

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裁擇帝
頗嘉納之 十二月甲子遼以耶律德勒岱舊作特里底今改
為孟父房敵袞乙丑以蕭托卜嘉舊作捷不也今改為北府宰
相耶律世遷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慎思同知北院樞
密使事 庚午遼免西京流民租賦一年甲戌減民賦
丁亥遼豫行正旦禮戊子遼主如混同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遼主耶律德壽起重光作正二月正月

宋紀七十六

起重光作正二月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元豐四年

遼太康七年

春正月乙未命步軍都虞候林廣經

制瀘夷時韓存寶討瀘蠻乞弟逗撓不進以廣代之廣
至閱兵合將蒐人材勇怯三分之一夕肄習問椎牛享
犒士心皆奮遣使開曉乞弟仍索所亡卒乞弟歸卒七
人奏書降而身不至乃決策深入陳師瀘水率將吏東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一

嚮再拜誓之曰今孤軍遠略久駐賊境退則為戮冒死
一戰勝負未可知縱死猶有賞愈於退而死也與汝等
戮力而進可乎眾皆踊躍 庚子詔試進士加律義
戊申五國部長貢於遼 辛亥子闌來貢 馮京能知
河陽孫固知樞密院龍圖閣直學士韓縝同知樞密院
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徙
者二萬戶 甲寅女直貢良馬於遼二月甲子遼主如
魚兒灤 己巳知制誥王存言遼人覘中朝事頗詳而
邊臣刺遼事殊疏此邊臣任閒不精也臣觀知雄州劉
舜卿議論方略宜可任此當少假以金帛聽用開於經

墨之外詔舜卿其所資用以間舜卿乞銀千兩金百兩
詔三司給之舜卿初至雄州有告以巡馬大至請申以
俟舜卿不為變卒以無事遣安捕繫州民檄取不聽會
有使者至因捕其徒一人請償焉待釋乃遣遣遣謀盜
西城門鎖舜卿密令易去舊鑄而大之數日以鑲來歸
舜卿曰吾未嘗以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乃慙去謀者
因得罪 辛未置秦州鑄錢監 已卯分東南團結諸
路為十三將 三月癸卯章惇罷知蔡州 甲辰以翰
林學士張璪參知政事 乙巳命官閱九軍營陳法于
京城南 戊申大閱 丙辰棟戩遣使來貢 隨州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二

知州正議大夫薛向卒輟視朝遣中使護其喪歸葬
四月癸亥御延和殿閱試保甲 已巳詔罷南郊合
祭天地自今親祀北郊如南郊儀有故不行則以上公
攝事 壬申御崇政殿疏決繫囚 乙酉河決澶州小
吳埽復大決自瀆注入御河 五月戊申封晉程嬰為
成信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立廟于絳州 壬子遼主
如嶺西癸丑遼永清武清固安三縣蝗 甲寅遼以北
府宰相蕭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兼殿前都點檢以駙馬都
尉蕭酬幹為漢人行宮都部署兼知樞密院事 六月
戊午河北諸郡蝗生 甲子遼詔月祭觀德殿歲寒食

諸帝在時生辰及忌日詣景宗御容殿致奠 丙寅準
布舊作阻今改貢於遼 丁卯遼以翰林學士王言敷參知
政事封北院宣徽使石篤為漆水郡王 戊辰詔開河
北飛蝗極盛漸已南來速令開封府界提舉司京東西
路轉運司遣官督捕仍告諭州縣收穫先熟禾稼 已
巳入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御藥院竇仕宣言小吳決口
下至乾寧軍樸椿口相視今河自乾寧軍樸椿口以下
流行未成河道又緣河東北流自下吳向下與御河胡
蘆潭沱三河合流凌恐漲水之際隄防難阻乞令都水
監定三河合黃河如何作隄防阻隔或不合黃河其三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三

河於何所歸納詔送李立之相度後立之言三河別無
回河歸納處須當合黃河流從之 已卯洪州言知州
觀文殿學士王詔卒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襄敏
官其子六人詔用兵頗有方略每召諸將授指不復更
問所至輒捷嘗夜臥軍帳中前部遇敵矢石交下呼聲
振山谷侍旁者往往股栗而詔舒息自若然熙河所奏
多欺誕殺蕃部老弱不可勝數軍以首級為功詔交親
皆楚人多依詔以求仕詔分屬諸將請將畜降羌老弱
或殺其首以應命至是疽發背而卒或異長編稱墨本詔新傳云詔性寬
仁少誅殺士卒以此樂附 壬午詔陝西路緣邊諸路
焉與宋史正相反今不取

累報夏國大集兵至須廣爲之備以東上閣門使文州
刺史种諤爲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略
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先是令諤與括密議點集諤乃
言疾雷不及掩耳今已籍籍輕兵不可用勢當成軍進
討於是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乘常孺子臣往提其臂
而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賜以金帶別賜
鉅萬兩爲招納之用本路及麟府事悉聽諤節制招宣
使果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同簽書涇原路經
略總管司公事如遇出界令王中正及涇原路總管兼
本路第一將劉昌祚同往發開封府界京東西諸將軍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四

馬分與鄜延環慶兩路以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姚麟
權環慶路總管遇出界令知慶州高遵裕與姚麟同往
其鄜延環慶涇原招納蕃部等費用許支封樁錢涇原
路令王中正俟編排本路軍馬畢赴闕於在京七百料
錢以下選募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兵選
募義勇係甲萬人如涇原路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
募 交趾郡王李乾德上表言昨遣使臣陶宗元等朝
貢爲廣州禁制窒塞綱運不同向時今遣禮賓副使梁
用津著作郎阮文倍等水路入貢乞降朝旨依舊進奉
詔廣州悉準舊例無得邀阻差入內使臣一員押伴仍

先降詔諭之 癸未命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楊
景略提舉開封府界常平等事王得臣督諸縣捕蝗
帝初議西討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
之甚切帝意既決固曰必不得已請啓其罪薄伐之分
裂其地使其首長自守帝笑曰此眞鄜生之說時執政
有請直渡河者帝意益堅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
帝曰吾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官爲之士大
夫孰肯爲用上不悅固請去不許它日又對曰今舉重
兵五路竝進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固數以大
帥爲言帝諭以無其人同知樞密院呂公著進曰既無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五

其人不如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秋七月戊子遼主
如秋山 己丑太白晝見 壬辰前河北轉運判官呂
大忠言天下二稅有司檢放災傷執守謬例存歲饒倖
而免者無慮三二百萬其餘水旱調閱類多失實民披
訴災傷狀多不依公式令諸縣不點檢所差官不依編
敕起離月日程隄託故辭避乞詳定立法中書房言熙
寧編敕約束詳盡欲申明行下從之 甲午鄜延涇原
環慶熙河麟府路各賜金銀帶綿襖銀器鞍轡象笏
丙申遼主謁慶陵 戊戌詔自今汴河水漲及一丈四
尺以上卽令於向上兩隄相視地形低下可以納水處

決之 甲辰韓存寶坐逗遛無功伏誅韓永式魏璋董
鉞罪謫有差先是存寶經制瀘州蠻賊無功而永式照
管軍馬寶同其事朝廷遣侍御史知雜事何正臣鞠存
寶等與乞弟戰以累敗怯避乃止令裨將禦敵致賊酋
歪逸反招諭乞弟投降冀以回軍而宴州蠻人叛以急
欲回軍故不討及疑底蓬衰上下底行等郵蠻為寇因
其句點不齊乃起兵討蕩欲藉此以蓋前過并不依朝
旨立城寨餘罪上言不實魏璋為從案既具于是刑部
奏存寶逗遛不克請行軍法知諫院蔡卞亦言乞正存
寶軍法并置永式典刑而正臣又言董鉞隨軍親見存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六

寶等舉事乖謬罔上不忠又鉞賀表稱存寶功效誣罔
尤甚望特行竄斥朝廷懲安南無功時方大舉伐夏故
誅存寶以令諸將隨軍主簿鮮于溱第二將呂真求合
存寶意虛作申報詔提點刑獄司劾之攷異長編云存
寶十二月丙寅傳紀書存寶討乞弟失律伏誅新紀書存
寶坐逗遛伏誅皆係七月十九日甲辰蓋七月十九日
下詔八月十二日乃伏法也戎州錄事參軍孫敏行素為鉞所厚先
令敏行草賀表敏行正色止之曰彼既罔上公又從而
實之公亦隨受禍矣鉞不聽卒命它官草表敏行斛山
人也 丙午涇原路經略司言近準朝旨修渭州城置
礮臺已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蟬牀子等弩案武經

總要有三弓八牛牀子弩射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劍
箭最為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
赴本路依樣造以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座重十餘斤
難運致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從之 丁未大軍進攻
米脂砦 戊申命集賢院學士蘇頌同詳定官制 已
酉詔曾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攷異田書作王安禮
稱天下在熙寧元豐間雖修文當代成一言上
日公著嘗謂鞏行義不及政事政事不逮文學果然無
足為者安禮曰誠如其言請取其最上者上乃用鞏為
史官李焘曰安禮此時以內翰知開封未執政今不取
已酉秦州言七月甲午海風夜起繼以大雨浸州城
壞公私屋數千間詔淮南轉運副使李琮案視以聞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七

癸丑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
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 于闐遣蕃部阿辛上
表赴闕朝見館遇甚厚回日并賜敕書諭之 八月乙
卯朔罷中書堂選悉歸有司 丙辰詔自南北通和以
來國信文字差集賢院學士蘇頌編類頌因進對帝曰
朝廷與契丹通好歲久故事儀式遺散者多每使人生
事無以折正朕欲集國朝以來至昨代州定地界文案
以類編次為書使後來得以稽據非卿不可成因令置
局於樞密後廳仍辟官檢閱文字 丁巳帝批諸路戰
騎所繫甚大況今軍興尤為要急可督提陝西買馬

監牧郭茂恂速措置招買往來諸場督趣又詔熙秦鳳
買馬場以馬價畫一付景青宜黨支等令使回入蕃告
諭 辛酉夏人寇臨州堡詔棟戢會兵伐之 以金州

刺史燕達為武康軍節度使攷異長編 壬戌種諤遣

諸將出界遇賊破之斬首千級帥軍次綏德城遣將出

師招納賊遇境上戰敗斬首千級朝廷以諤先期輕出

命遣師延安改命諤及麟府事並聽王中正節制出界

遇敗當即初二日丙辰所書賊益兵禦我力戰破之

同此一事也欲詳記諤軍行次第故書著此仍以傳所

云斬首千級繫之 丙寅涇原路經略司言應副軍行戰守等

事乞權許便宜指揮詔本路措置事稍大奏俟朝旨如

小事擬常法許一面施行邠延環慶河東路經略司熙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八

河路都大經制司措置麟府路兵馬司依此先是詔遣

宿衛七將之師戍邠延已再頒賜矣而鎮兵未嘗有所

賚沈括以為禁兵雖重而為國守邊無歲不戰者鎮兵

也賞賚不均此召亂之道乃矯詔賜鎮兵錢數萬緡而

封藏詔書以驛聞不數日有急遞詔括曰樞密院漏行

頒書賴卿察事機不然幾擾軍政自此事不獲聞者得

以專制蕃漢將卒自皇城使以降皆得承制補受 丁

卯遼主射鹿赤山加圍場使尼嚕為靜江軍節度使
已巳復置滑州 庚午廣西經略司言交趾入貢百五
十六人比舊制增五十六人帝令據今已到人數赴關

後準此 丁丑熙河經制李憲敗夏人於西市新城獲
首首三人首領二十餘人庚辰又襲破于女遮谷斬獲
甚眾 辛巳司馬光趙彥若上所修百官公卿年表十

卷宗室世表三卷 壬午詔升南京青登鄧鄧曹齊洺

濮州有馬軍教閱廂軍及真定府北寨勁勇環州下蕃

落未排定指揮並為禁軍 佛泥國遣使入貢佛泥不

入貢者九百餘年矣 九月乙酉棟戢遣使來貢且言

已遣首領將兵三萬會擊夏國 李憲復蘭州古城時

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城復蘭州城

之請建為帥府 戊子蘭州新順首領巴合謁等三族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九

率所部兵攻夏人撒逋宗城敗之 遼主次懷州命皇

后謁懷陵辛卯次祖州皇后謁祖陵 丙申熙河路都

大經制司言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

餘步大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天

開五六重僅通人馬自夏賊敗衄之後所至部族皆降

附今招納已多若不築城無以固降羌之心見築蘭州

城及通過堡已遣前軍副將苗履中軍副將王文郁都

大管句修築前軍將李浩專提舉因根本其李浩以次

須佐事之人亦即軍前權選委句當 己亥王珪上國

朝會要 種諤乞計置濟渡橋柁木令轉運司發步

乘運入西界詔凡出兵渡入賊境其濟渡之備軍中自有過索渾脫之類未聞千里運木隨軍今講計置材木萬數不少如何令轉運司應副步乘縱使可以應副亦先自困令種諤如將及河造棧賊界屋竝可毀拆或斬林木相兼用之如夏不足以至槍排皆可濟渡帝坐制兵閒利害細微皆得其要諸將奉行惟恐不及也 壬寅閏河北保甲于崇政殿官其優者三十六人 甲辰詳定郊廟奉祀禮儀中書言前奏禘祫年數差互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欲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一祭當至五年冬禘詔依前行典禮又言禘祫不當廢時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十

祭從之 乙巳遼主駐萬絲淀 丙午詔諭夏主左右并鬼名部族諸部首領竝許自歸 是日王中正發麟州禱祭祝辭云臣中正代皇帝親征兵六萬人民夫亦六萬餘人行數里至白草平即奏已入夏界雷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就芻糧于麟州高遵裕發慶州蕃漢步騎凡八萬七千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種諤以鄜延兵五萬四千畿內七將兵三萬九千分爲七軍方陳而進自綏德城出塞 丁未攻圍米脂寨 己酉河北都轉運使王居卿乞自王供埽上添修南岸於小吳口北埽修遙隄俟將來礮山水下決王供埽使河直注東北於

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 庚戌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蘭州西市城川原地極肥美兼據邊面須多選募疆壯以備戍守熙河民兵惟西關最得力又地接皋蘭歲入特厚芻粟充行人馬驍勇今既復蘭州遂可廣行選募欲乞除置官莊地并募弓箭手人給二頃緣置州城難得耕牛器用若募新入必種植不時乞依熙河舊例許涇原秦鳳環慶及熙河路弓箭手投換仍帶舊戶田土耕種二年即收入官別招弓箭手從之 夏兵救米脂皆鄜延經略副使種諤率眾擊破之 辛亥種諤又敗夏人于無定川 八月也十月五日戊午奏到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十一

舊紀于十月戊午書神諤敗夏人于無定川斬級八千新紀書於此月辛亥 冬十月乙卯集賢校理蔡卞爲崇政殿說書 樞密院言定州牒報北界事帝曰朝廷作事但取實利不當徇虛名如慶歷中輔臣欲禁元昊稱烏珠費歲賜二十萬此乃爭虛名而失實利富弼與契丹再議盟好自矜國書中入南朝白溝所管六字增歲賜二十萬其後白溝亦不盡屬我也管周世宗不矜功名惟以實志取天下如李璟欲稱帝世宗許之蓋已盡取其淮南地不繫其稱帝與否也 丁巳米脂皆降種諤下令入城散殺人及盜者斬乃降之收城中老小萬四百二十一口給以衣巾仍命詭

遇等各紿所部以禦賊攷異長編云初四日丁巳受降
初圍米脂賊虜以瓶十萬來援前鋒將高永能謂從弟
永亨曰虜眾暴至易吾軍吾營當大川右山水宜令
前設嚴陳待其至選精騎張右翼擊之可破也永亨從
之詰朝霧四塞虜果大至與前軍戰良久奇兵翼進虜
潰自相驅籍于無定河水為不流大軍乘之自寅至辰
斬首數千級獲馬三千乘馳牛羊以萬計器甲不可勝
數城猶不下永能密遣謀理都統說其東壁守將諭以
禍福翼日來降永能請厚賞之衣以歸示諸下導以鼓
吹城中乃攜其偽符令介訛遇出降此事當攻永能
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乃遷官新紀于丁巳米脂寨降舊
紀于甲子日 戊午種諤破米脂援軍捷書至帝喜動
書克米脂寨 顏色羣臣稱賀遣中使諭諤曰昨以卿急于滅賊恐或
妄進為一方憂故俾聽王中正節制今乃能首挫賊鋒
功先諸路朕甚嘉之中正節制指揮更不施行其戰勝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三

乎又請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為前列金
次之玉帛又次之餘為後從之 庚申熙河兵至女遮
谷與夏人遇戰敗之 癸亥種諤至石州賊棄積年文
案簿書柳械眾眾遁走移軍據之攷異李燾云丙子二
癸亥入石州舊紀係之乙亥誤也案石州屬河東舊兼
嵐隰自為一路又合三州置都巡檢使三朝兩朝史地
理志及武經總攷皆不載昭昭年且不如何故賊棄
而走攻賊界自有石州監軍司此必非河東石州也
甲子詳定禮文所言謹案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
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近世惟親祀昊天上帝燔柏柴外其餘天神之祀惟
燔祝板實為闕禮伏請天神之祀皆燔牲首所有五帝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三

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五里遇夏人三萬餘眾扼磨臍隘口不得進諸將欲舍而東出韋州與環慶合昌祚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為客利速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乃謀分軍度胡盧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諭眾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眾驩甚響震山谷昌祚既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夏人小卻大軍乘之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姪吃多理等二十二人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偽銅印一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古

白是大軍通行無所礙夜異新紀載涇原總管劉昌祚大敗夏人于磨移隘在已卯日舊紀書于丙子日今從長編及宋史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種諤入夏州夏州書入銀州新紀戊辰日入夏州已巳入銀州當攻入銀州實日又十二月戊午詔沈括勿守銀州當并攻舊紀及新紀並于戊寅再書種諤入夏州戊寅二十五日也夏州或作貢州蓋字誤耳議既不用林廣所奏促廣進軍廣發瀘州越四日江安以所招降夷人渠帥及其質子皆隨軍復令其次諸酋各占所居地防援餉道故人生界免寇抄之患 已巳種諤入銀州 庚午環慶行營經略高遵裕復通遠軍又舊紀係此事於戊寅日今依長編從種諤遣曲珍等領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

與戰破之 是日王中正至夏州時夏州已降種諤尋引去中正軍于城東城中居民數十家先是朝旨禁入賊境抄掠夏人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謂中正曰邨延軍先行獲功甚多我軍出界近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倉盡矣請襲取宥州聊以藉口中正從之 癸酉王中正至宥州城中居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數人獲馬牛百六十羊千九百軍于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充倉 高遵裕至韋州監軍司令將士勿毀官寺民居以示招還 乙亥李憲敗夏人於屈吳山 丙子邨延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古

路鈴轄曲珍破夏人於蒲桃山 高遵裕次早海先是李察請以驢代夫運糧驢塞路饋不繼師病之 戊寅林廣軍次土城山自發江安距今才十日始軍有二道可進自納溪夷牢口至江門近而險自寧遠至樂其填回遠而平賊意必出江門盛兵距隘而廣實趨樂其賊不能支皆逃遁 已卯種諤言效順人已刺歸漢二字恐諸路在臣後者一例殺戮乞賜約束詔種諤所過招納效順人令王中正如行營經過指揮諸將更加存撫 庚辰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為法凡高一品以上為行下一品者為守下一品以下者為

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 辛巳涇原節制王中正入宥
州涇原兵既破磨臍隘行次實移口有二道一北出黨
黨嶺一西北出鳴沙川鳴沙少迂諸將欲之黨黨劉昌
祚曰離漢時運司備糧一月今已十八日未到靈州儻
有不繼勢將若何吾聞鳴沙有積粟夏人謂之御倉可
取而食之靈州雖久不足憂也既至得窖藏米百萬爲
留信宿重載而趨靈州壬午師次城下是時環慶軍未
至城門未闔先鋒奪門幾入高遵裕遣李臨安鼎齋荆
子且曰已使王永昌入城招安可勿殺少閒門闔城守
斬首級四百五十得戰馬牛羊千餘昌祚曰城不足下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六

獨嫌于環慶爾朝廷在遠必謂兩道爭遂案甲政異李
一月一日涇原師次靈州城下此張舜民誌劉昌祚墓
所云據實錄十一月二十一日奏乃言壬午趨靈州城
下先鋒獲捷壬午 廢瀘州大碣寨 十一月癸未朔
日有倉之 高遵裕言以環慶兵趨靈州是日次南州
政異李 高遵裕言以環慶兵趨靈州是日次南州
南平濩今從張舜民墓誌 距城三十里遇夏人接戰
轉運副使李察判官范純終夜以手書閒道促涇原兵
來接劉昌祚即委姚麟雷屯自將選鋒數千人赴之未
至而賊已退先是昌祚言軍事不稱旨帝賜遵裕手札
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
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

靈州遵裕未至靈州百里間之亟具表稱臣遣昌祚進
攻拔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虛乃斬謀者以徇于是昌祚
請遵裕遵裕訝其來晚坐帳外移時不見既見問靈州
何如昌祚曰疇昔即欲取之以幕府在後故止城不足
拔也前日磨臍之戰餘眾皆保東關鎮東關在城東三
十里勿直與州渡口平時自是要害今復保聚若乘此
急擊之外援既殲孤城當自下遵裕怒未解且方欲攻
昌祚以涇原兵付姚麟麟不敢當遵裕亦已 甲申詔
降五路對境圖付王中正種諤據所分地招討俟略定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七

河南如可乘勢渡河方得前進蕩覆賊巢緣環慶涇原
行營已至靈州界其鄰延河東兵馬路尚遠不須必赴
會合但能平靜所分一道將來議賞不在克定與靈之
下其措置麟府路兵馬司可自西界竝邊取便路速往
及令趙禹應副糧草如未到本路即鄰延路借給委路
昌衡照會其趙成莊公岳元無朝旨令就鄰延糧草通
融支用既以饋運不繼乃妄奏陳及走失人夫萬數不
少委趙禹遣官押送就近襄州軍械係令沈括選官鞠
之後公岳咸自訴濫入賊境暴露得疾乞免械係御批
令在外承勘初王中正任河東奴視轉運司官凡有須

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轉運司不敢違公岳等
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
命者有所忌誤乞記之于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
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為郵延受我
節制前與郵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可備
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夏備八日糧及種諤既
得詔不受中正節制郵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中正
不習軍事自入夏境望空而行無鄉導斥俟性畏怯所
至逗遛恐夏人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中滅
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大

盡士卒憤怒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乃潰歸
中正頗聞之陽于眾中大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
令走馬承受全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
今且於順寧寨境上就倉公岳等亦奏本期得郵延糧
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乏帝怒故令處置獄劾公岳
等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
令臣止備半月糧片紙為驗臣等復陰備八日糧今出
塞二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帝徐悟非公岳等
過時即陽州置獄中正恐公岳等復有所言甚懼及還
朝過隰州謂公岳等曰二君勿憂保無它既而公岳等

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 權郵延路轉運使李稷言糧
道阻節見開路招運乞朝廷指揮討除後患帝從之令
種諤速移軍近塞併力討除諤初被詔當以兵會靈州
而諤在道不進既發夏州即饋餉乏絕諤駐兵麻家土
卒飢困皆無人色諤欲歸罪漕臣誅稷以自解或私告
稷稷請身督摺運乃免民夫苦摺運多散走稷不能禁
使士卒斬其足筋宛轉山谷間數日乃死者數千人
李憲曰朱本云稷所斬九十六人前史官以為數千人
多張人數以害先朝政事刪改云民苦摺運多散走稷
不能禁遣屬吏斬三百餘人躬自監斬九十餘人斬木
復用墨木今從之稷本又云稷舉張亞之督運司亞之
斬民夫案亞之乃稷所辟舉隨稷而已今不載 乙酉遼主命歲出官錢以賑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九

諸宮分及邊戍之貧戶 丙戌王中正奉詔引軍還延
州士卒死亾者幾二萬 丁亥遼主幸駙馬都尉蕭嗣
幹第方飲宰相梁穎諫曰天子不可飲于大臣之家遼
主即還宮 諸軍合攻靈州種諤敗夏人于黑水
引新紀丁亥諸軍合攻靈州種諤敗夏人于黑水案合
攻靈州非丁亥日也舊紀但書丁亥種諤敗夏人于黑
水獲首虜千七百級 戊子高遵裕始自以環慶兵攻
靈州城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
木為之皆細小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劉昌祚其救
解之昌祚憂志成疾涇原兵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
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它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

疾以和解之遊裕又使呼城上人曰汝何不速降其人曰我未嘗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 已丑李憲敗夏人于羅道川 增製五輅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旆象輅建大赤革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從詳定禮文所奏也 辛卯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權管句河東都轉運司措置麟府軍馬事趙禹知相州禹初領河東漕時潞州已再籍夫械係坊郭民王概等責夫錢六萬二千餘緡號訴于禹禹諭之曰朝廷用兵非獲已軍興期會豈可緩也雖然吾當以身爲汝等即以官錢二萬餘緡代之爲釋械寬期使償李稷奏種諤以河東兵食少方討宥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三

諸路昨大舉方士氣精勇橫裂四出勢如壓卵既閱月矣雖捷獲不補失亾今鋒銳銷軟民力凋耗若復深入恐速它變或謂秉常囚拘慮爲鄰敵所有然自興師未聞北虜以上騎窺西夏者如決圖開拓卽且城宥州分裂堡障與夏州相接建綬有鉅夏別爲一道修復安遠塞門三十六寨須仲春出師乃因賊之策也于是坐不赴鄜延故有相州之責 種諤降橫河平人戶破石堡城斬獲甚眾 辛丑師還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饋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初夏人間宋大舉梁太后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三

討括出案軍劉歸仁至括問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
歸仁無以對乃斬以徇乃遺劉惟簡神諤自麻家平八
日自志有日長至之語遂附見于丁酉是年十五日丁酉
也

甲辰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於是大改
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欲兵權歸
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職官志稱王

年誤也志云定置知院二人時有知院事孫固有知院
事呂公著韓縝凡三員官制既行上欲以禮選公著遂
巡數月公著始請補外乃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案志
所稱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與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甲辰實錄所書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蓋不同
實錄初不限員疑志或有差誤當是置知院一人同知
院二人而志偶脫一人字故于公著遂加誣辭一人同知
不然作志者將以此譏公著也今略刪潤其辭 丙午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三

高遵裕以師還夏人來追遂潰 辛亥置延州塞門浮

屠二寨 遼除絹帛尺度狹短之令 是月廢編修院

入史館 內府都知李憲自出界討賊收復土地皆有

功捷賜銀絹各二千降敕獎諭別聽恩命先是知樞密

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出師無功帝諭固曰若用卿言

必不至此于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始議五路

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獨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要

不可赦乞誅之不從 十二月丁卯遼武定軍節度使

耶律仁傑坐私販廣濟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

為民後數年放歸旋死於鄉時以仁傑未正典刑謂遼

主有逸罰云 林廣師次納江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

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詐除阜為壇距中軍五

十步且設伏辛未乞弟擁千人山降匿弩士瓊裘猶豫

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大酋二十八人乞弟

以所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

乞弟得從江橋下脫走 遼知興中府事耶律伊遜坐

以禁物鬻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伊遜之黨耶律延

格獨奏當入八議得減死擊以鐵骨朶幽於萊州 遼

南院樞密使耶律仲禧卒仲禧素黨於伊遜至是以失

勢而卒遼主不悟賜諡欽惠 乙亥慈聖光獻皇后禪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三

祭宰臣王珪等上表請聽樂不許自是五表乃從之

壬午置延州義合寨 是冬判河南府文彥博奏疏言

臣聞昨來西師出界中輟而還將下師徒頗有飢凍潰

散以礙人眾不行軍法今復欲再舉何以勵眾又運糧

遠涉頗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沒伏望聖慈深察王

師之舉必有邊將謀臣首開端緒以誤大計若不深責

無以勵後又言近聞西師已還中外但知時暫歇泊而

未有分屯解甲之旨人情憂疑皆慮王師必有再舉之

計臣竊視陛下臨御以來選拔將校訓齊師徒修治器

械儲峙糗糧皆眾智所不及夏人昏亂自致天討陛下

赫然命將出師以伐有罪師行以來捷音屢上雖未能
覆其巢穴繫其君長而所遇輒克戰功之多近世未有
然而數路進軍彌歷累月餽輓不貲民疲供給將士衝
寒冒苦備極勤勞臣以爲國威既已震矣將士之力亦
已殫矣百姓供餽亦已竭矣今日正當勞徠將士安撫
百姓案甲養威以全前日之勝此宗社無疆之休也若
師徒暫還而復出土氣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因而調發
復興諸路深入而轉餉益遠如此則師之勝敗恐未可
知而前功或喪此天下之深憂也 張方平上書言臣
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五

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夫惟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
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
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
勝也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濇戒用
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
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
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
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大夫役有潰叛之志
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請尤重蓋
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昔仁宗皇帝覆育
天下無意於兵元昊乘閒竊發延安麟府涇原之閒敗
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宴然兵休事已而民無
怨言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
有不得已之實故也陛下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
國羣臣察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
憂漢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
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
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
陰與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五

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叛背京師騷然陛下爲之
吁食者累月何則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
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
之濇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
爲恥力欲求勝于是王韶作禍于熙河章惇造孽于梅
山熊本發難于渝瀘然此等皆殘殺已降俘繫老弱困
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
名而忽于實禍他疆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
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五而六路之人
斃於輸送貨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

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數年以來公私窘乏
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縣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
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
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遽起京東
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
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濳內患復起則勝廣之
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
哭而不能自已也臣聞凡舉大事必順天心今自近歲
日食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疫癘連年不解天心之所向
背可以見矣而陛下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六

三

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
乃紛紛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
母者然而人臣進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
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今陛下盛意於用兵勢不
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
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
下它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懼而追咎左右大
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
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其詞蓋蘇軾所為也希顛為感
動迄不能從至永樂敗果如其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宋紀七十七 起元豐六年正月盡開禧二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元豐五年 遊太康八年 春正月癸未朔不受朝 甲申遼主

如混同江丁酉鐵驪五國諸長貢方物於遼 己亥白

江貫日 辛丑責授高遵裕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劉昌祚未與軍鈐轄唯神誘以米脂皆功遷官 乙巳

詳定渾儀官歐陽發進新造渾儀浮漏命集其說為元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十一

豐渾儀法要 辛亥以熙河經制李憲為涇原熙河蘭

會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權安撫副使帝既釋

憲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利將從之會李

舜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憲赴闕已而再

議西討道賜憲銀帛四千以為經略安撫制置使給衛

三百進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使復還熙河仍兼秦鳳

軍馬 二月癸丑朔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 烏蠻乞

弟遁去林廣乃率眾淡入會大雨雪淡旬始次老人山

山形劍立度黑崖至鴉飛不到山進次歸來州天大寒

軍士皆凍墮指留四日求乞弟不可得內侍麥文炳問

廣軍事廣曰賊未授首當待罪文炳乃出所受密詔曰
大兵深入討賊期在臬獲元惡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
乞弟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丙辰廣以眾還 戊午
遼主如山榆浞辛酉遼詔北南院官凡給驛者必先奏
聞貢新及奏獄訟方許馳驛餘皆禁之 癸亥華陰郡
王宗旦薨 丁卯封武昌軍節度使宗惠為江夏郡王
自納谿之役師行凡四十日築樂其城江門砦梅嶺席
帽谿堡西達清井東道納谿皆控制要害捷書聞赦梓
州路以歸來州地賜羅氏鬼主 進封常樂郡公棟戢
為武威郡王以會兵討夏故也時夏人欲與棟戢通好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二

伍保為民有積貸之不售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數
年天下訟之法弊而民病其於役法尤甚又言蹇周輔
元立鹽法以救淡會之民今民間積鹽不售以致怨嗟
賣既不行月錢逋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其勢若此則
安居之民轉為盜賊其將奈何帝以該職在奉行法度
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特勒停 己
亥以日當會避殿減膳赦天下降死罪一等流以下原
之 詔杭州歲修吳越王墳廟 壬寅鄜延路副總管
曲珍敗夏人於金湯 乙巳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
科黃裳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一千四百二十八人裳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三

南劍州人也 按異案文獻通考宋登科紀總目元豐五
年進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經三人二科共
四百四十八人其數與宋史神宗紀多寡懸絕豈二科
之外諸科尚多其人合之共得若干數乎今從神宗紀
庚戌黃龍府女直部長附於遼予官賜印綬 是月
遼行租黍所定升斗 夏四月壬子朔雲陰日會不見
甲寅御殿復膳 己未知延州沈括奏遣曲珍將兵
綏德城應援討葭蘆塞左右見聚羌落從之 壬戌崇
文院校書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廟禮文成三十
卷以進 遼以耶律世遷為上京留守 乙丑以直龍
圖閣徐禧知制誥兼御史中丞 癸酉官制成以王珪
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竝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政柄竝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拜中書令珪信不疑一日確因奏事罷留身密言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置令但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足矣帝從之故確名為次相實專政柄珪拱手而已凡除吏皆不與聞帝雖以次序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再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 甲戌以知定州章惇為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張璪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王安禮為尚書右丞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四

錄唐段秀實後復其家 蔡確既為右僕射且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闕移中書當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禮爭曰三省皆政事所自出禮宜均一確乃欲因人而為輕重是法由人變也非所以敬國家已而正色問帝曰陛下用確為宰相豈以才術卓異有絕人者抑亦敘遷適在此位邪帝曰適在此位耳安禮顧謂確曰陛下謂適在此位安得自大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弗聽 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會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噉必

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才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闕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丁丑呂公著罷始議五路舉兵伐夏公著諫不聽尋上表求罷仍謁告不出帝封還其奏賜手詔曰在廷之臣可為腹心之寄無逾卿者安得自暇白逸公著乃復起視事及西師無功將圖再舉公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五

著又固諫帝不悅會章惇自定州召為門下侍郎公著因乞代惇守邊章再上乃命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五月辛巳朔行官制詔尚書省左右僕射丞合治省事辛卯手詔自頒行官制以來內外大小諸司凡有申稟公事日告留滯比之舊日中書稽延數倍眾皆有不辦事之憂可速相研裁議早令快便大率止如舊中書發遣可也帝又以命令格緩語輔臣頗悔改官制蔡確等慮帝意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舊月省奉錢三萬餘貫帝意乃止 三省言九寺三監分隸六曹欲申明行下帝曰不可一寺一監職事或分屬諸曹豈可

專有所隸宜曰九寺三監於六曹隨事統屬著爲令
詔尚書六曹分隸六察 癸巳作尚書省 豐州卒張
世矩等作亂伏誅其黨王安以母老詔特原之 戊戌
詔兩省官舉可任御史者各二人 种諤西討得鉅夏
宥三州而不能守知延州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
山下賊平夏使敵不得絕沙漠甲辰遣給事中徐禧及
內侍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還詣政府王珪迎
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
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
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洒掃豈可當將帥之任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六

間者代爲珪慚焉 六月辛亥朔環慶經略司遣將與
夏人戰破斬其統軍二人 遼主如納葛濼 甲寅監
修國史王珪上兩朝正史一百二十卷是書比實錄事
迹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帝詔旨時以爲譏 丙
辰詔自今事不以大小竝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
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從王安
禮言也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帝曰
三省體均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
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官
制所雖做舊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

隨中書門下尚書爲三各得取旨出命紛然無統紀至
是帝一言乃定 夏遣使貢於遼丁巳遣以耶律頗德
爲北院樞密使耶律巢爲南府宰相劉筠爲南院樞密
使蕭托卜嘉兼知北院樞密使事王績爲漢人行宮都
部署 遼主欲立皇孫延禧爲嗣恐無以釋眾人之疑
乃出駙馬都尉蕭酬幹爲國舅詳袞 戊午詔編錄仁
英兩朝寶訓 癸亥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
書省檢具條例上中書省又詔中書門下省已得旨者
自今不得批劄行下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爲令又詔尚
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職 乙丑準布貢於遼 壬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七

申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帝曰默意
欲用兵耳用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遠征安南與昨
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
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也 帝臨御久羣臣俯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時因奏
事有被詰責者王安禮進曰陛下固聖而左右輔弼宜
擇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至於論事苟取
容悅偷爲一切之計人主將何便於此帝善其言 丙
子遼以耶律慎思知右伊勒希巴事 是月河湟北京
內黃埽 秋七月辛巳廣南西路經略司言知宥州王

奇與賊戰敗績 壬午詔罷大理官赴中書省議案
 戊子詔御史中丞舒亶舉任言事或察官十人 种諤
 謀據橫山其志未已遣子朴其策會朝廷命徐禧李
 舜舉至鄜延議邊事諤入對言曰橫山延袤千里多馬
 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
 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
 宥州於烏延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疆兵戰馬山澤之利
 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疆兵戰馬山澤之利
 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輿靈可以直覆巢穴及禧至
 延州奏乞趣諤還諤在道禧已與沈括定議先城永樂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八

堞乃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
 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
 險阨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
 功實為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
 堡柵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心腹已與沈
 括議築砦堡各六自永樂堞至長城嶺置六砦自背岡
 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從之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括移
 府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 甲午
 遼主如秋山 己酉始建雲壇於南郊之左祀上帝以
 太宗配 是月決大吳埽隄以舒靈平下埽危急 遼

南京霖雨沙河溢永清歸義新城安次武清香河六縣
 傷稼 八月進封皇子均國公備為延安郡王以昭容
 朱氏為賢妃 庚申帝有疾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
 宮 降鳳州團練使种諤為文州刺史以言者論諤前
 迂路出綏德老師費財故也种諤自入對還極言城永
 樂非計徐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
 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違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
 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
 諸將往築之甲戌城永樂版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
 河視役曲珍將追殺之禧不許 戊寅河決鄭州原武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九

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濼詔曰原武決
 口已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
 修汴河隄岸司兵五千并力築隄修閉 九月甲申永
 樂城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徐禧等還
 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李稷輩金銀鈔帛充物其
 中欲夸示禧以為城甫就而中已實永樂接宥州附橫
 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去夏人即來攻曲珍使報禧禧
 不之信曰彼若即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邊人馳
 告者十數禧乃挾李舜舉等赴之大將高永亨曰城小
 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為沮眾械送延州獄丙

戊禱舜舉復入永樂城夏人傾國而至號三十萬禱登城西望不見其際丁亥夏人漸逼永亨兄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禱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乃以萬人陳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眾曰視吾旗進止賊分兵進攻抵城下曲珍陳於小際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遂白禱曰今眾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禱曰君爲大將柰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俄夏人縱鐵騎渡水或曰此號鐵鷄子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禱不聽鐵騎既濟震盪衝突時鄜延選鋒軍最爲驍銳皆一當百先接戰敗奔入城蹂後陳夏人乘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十

之師大敗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曲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夏人遂圍城初沈括奏夏人逼永樂見官兵整乃還帝曰括料敵疏矣彼來未出戰豈有遠退邪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 己丑帝以疾愈降京畿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庚寅遼主謁慶陵壬辰遼遣使行視畿縣民被水患者 乙未詔李憲張世矩將兵救永樂又令沈括遣人與夏約還軍當還永樂地張世矩宋史神宗紀云詔張世矩等將兵救永樂若不言李憲今從夏國傳 夏人圍永樂城厚數里游騎掠米脂且據其水砦將士晝夜

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汁飲之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創格鬪沈括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游騎所隔神諤怨徐禱不遣救曲珍度不可支請禱乘兵氣未竭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禱曰此城據要地柰何棄之且爲將而奔眾心搖矣珍曰非敢自變但敕使謀臣同沒於此懼辱國耳高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夏人呼珍來講和呂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免思義囚之戊戌夜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孫昌裔勸永能從閒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十一

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儼衣戰而死徐禱李舜舉李稷皆爲亂兵所害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裸跣免蕃部指揮馬貴獨持刀殺數十人而死夏人耀兵於米脂城下乃還禱好談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耳呂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靈州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誘陳進取之策禱更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至於覆沒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至是被圍急斲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 庚子安化蠻寇宜州知州王奇死之詔贈忠州防禦使 丁未遼主駐滿絲淀大

風雪牛馬多死賜扈從官以下衣馬有差 是月河溫
 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溫清池埽又溫永靜軍阜城下埽
 冬十月戊申朔沈括種諤奏永樂城陷漢蕃官二百
 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帝涕泣悲憤為之不
 會早朝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歎息曰永樂之舉
 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
 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嘗言用兵非好
 事耳初帝之除種也王安禮諫曰種志大才疏必誤國
 事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此
 也自熙寧開邊以來凡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主

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
 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始知邊臣不足
 任淡梅用兵無意西伐矣 辛亥提舉汴河隄岸司言
 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塌岸壞下脾斗門萬一入汴人
 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可為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議
 之 甲寅知延州沈括以措置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
 使隨州安置鄜延路副都總管曲珍以城陷敗忝降授
 皇城使 乙卯遼主命耶律華格舊作化哥今改傳導梁王延
 禧加金吾衛大將軍 乙丑詔贈永樂死事臣徐禧吏
 部尚書李舜舉昭化軍節度使並賜諡忠愍李稷工部

侍郎高永能房州觀察使錄其子世亮為忠州刺史入
 內高品張禹勸皇城使各推恩賜贈有差 壬申詔戶
 部右曹於京東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發常平錢八百
 萬緡輸元豐庫自熙寧以前諸路榷酤場率以酬衙前
 之陪備官費者至熙寧行免役乃罷收酒場聽民增直
 以雇取其價以給衙前時有坊場錢至元豐初法既久
 儲積贏羨司農寺請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中都三年遂
 於寺南作元豐庫貯之幾百楹凡錢帛之隸諸司非度
 支所主輸之數益廣欲以待非常之用焉 資政殿學
 士知太原府呂惠卿加大學士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
 卿言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為
 形勢而已帝曰如惠卿言是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
 事矣西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 種諤本意身
 任統帥謂成功在己而為徐禧沈括所外賊圍永樂諤
 以守延為名觀望不救永樂遂陷帝冀其後效置不問
 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 丙子遼主謁乾陵 十一月
 戊寅朔罷御史察諸路官司如有不職令言事御史彈
 奏著為令 景靈宮成辛巳百官班於集英殿門帝詣
 藥珠凝華等殿行告遷禮壬午奉安神御於十一殿癸
 未初行朝獻禮乙酉以奉安神御天下官與享大臣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主

子若孫一人庚寅宴侍祠官於紫宸殿 十二月丁巳

新樂成 庚申遼主降皇后蕭氏為惠妃出居乾陵還

其妹於母家 辛酉原武決河口塞 甲子濬京師城

外四壁之塚 丙子錄永樂死事將皇城使寇偉東上

閣門副使景思諒等贈卹有差從宋史本紀作丙子

六年遼太康春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用新樂先

是帝以朝會儀物敝當改為詔閣門御史臺詳定朝會

儀更造仗衛輿輅冠服至是始陳於殿儀鸞司幕屋壞

毀玉輅 辛巳遼主如春水 乙未詔修周漢以來陵

廟 乙巳御崇政殿閱武士 丙午封楚三閭大夫屈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丙

平為忠潔侯 二月丁未朔夏人圍蘭州數十萬眾奄

至已據兩關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

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眾我寡正當折

其鋒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及夜

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驚潰爭渡

河溺死者甚眾 丙辰以夏人犯蘭州貶李憲為經略

安撫都總管以王文郁為丙上閣門使代李浩知蘭州

甲子三省言御史臺六察案官以二年為一任欲置

簿各書其糾劾之多寡當否為殿最歲終條具取旨升

黜事重者隨事取旨從之 三月辛卯夏人寇蘭州副

總管李浩以衛城有功復隴州團練使 丙申河東將

薛義敗夏人於葭蘆西嶺 巳亥河東將高永翼敗夏

人於真卿流部 夏四月丙午朔遼境大雪平地丈餘

馬死者十之六七 辛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

州种諤卒諤善馭將士然殘忍好殺左右有犯者立斬

之或先劖肺肝坐者掩面諤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

故數有功自熙寧初諤首興遼事再舉西伐皆其始謀

終致永樂之敗每恨為徐禧沈括所抑疽發背而卒諤

者謂諤不死遼事不已 甲子禮部郎中林希上兩朝

寶訓 李浩敗夏人於巴義谿從宋史神宗紀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丁

辛未雨土 是月中書舍人曾鞏率鞏為文自成一家

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

石得志遂與之異帝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

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

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呂公著嘗

言於帝曰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至大

用 五月庚寅以旱慮囚 夏人寇蘭州圍九日甲午

大戰侍禁鞏定死之 癸卯詔賜資州孝子支漸粟帛

是月遼主如黑嶺 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嘗虎

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恐失利損威

以張虜勢遇有寇邊止令裨將以兵捍逐一六月乙巳
朔詔御史臺六察各置御史一員 癸丑以禮部尚書
黃履為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大臣
罪在可議黜之可也 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
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陛下博訪庶政雖遠
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邪遂刊其制御史
翟忠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
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
有問矣 先是詔大理兼鞠獄所承內降公事意必傳
重少卿韓晉卿獨持平覈實無所上下帝知其才尚書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六

省建擢刑部郎中天下大辟請讞執政或以為煩將劾
不應讞者晉卿適自事省中因日聽斷求實朝廷之心
也今讞而獲戾後不來矣議者或引唐日覆奏欲令天
下庶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
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一家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
死於獄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從之 己未遼主駐散
水原甲子以耶律阿蘇舊作阿蘇今改為契丹行宮都部署以
耶律慎思為北院樞密副使 庚午遼主命諸路檢校
脫戶罪至死者原之 閏月乙亥朔夏主秉常遣使來
貢永樂之役夏人亦以是因敵其西南都統昂星鬼名

濟移書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
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使來貢上表曰臣自
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迫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
意儉人誣開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
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儻垂開納別
效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彊敢行廢辱朕令邊臣往問
匿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
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
亦慎守先盟戊寅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微
循毋出二百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唯乞還侵疆不許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七

遼主知庶人濬之冤悔恨無及追諡為昭懷太子以
禮改葬玉峯山 丙戌汴水溢 丁亥準布貢於遼已
丑遼以知興中府事邢熙年為漢人行宮都部署以漢
人行宮都部署王績為南院樞密副使 丙申守司徒
開府儀同三司韓國公富弼卒諡文忠弼年八十懷不
能已上疏論治道之要曰臣聞自古致天下治亂者不
出二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為所
以致亂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聞益惟善是從所以致
治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閒亦仰知時政大率諛佞者
競進讜直者居外雖有在朝者蓋恐觸忤姦邪亦皆結

舌不敢有所開陳疏奏帝謂輔臣曰富弼有疏來章惇曰弼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益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王安石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胡惇咎安禮曰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儕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弼既上疏又條陳時政之失以待上問手封以付其子紹庭及卒紹庭上之其略曰今日上自輔臣下及庶士畏禍圖利習成弊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致陛下聰明蔽塞天下禍患已成尚不知警懼改悔劫艾補救日甚一日殆將無及陛下卽位之初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六

耶臣納說圖治之際聽受失宜自謂能拒絕眾人不使異論得行然後聖化可運事功可成此蓋姦人自謀利於苟悅而柄任之臣欲專權自肆以成己志遂謀陛下放斥忠直進用邪佞忠言杜絕諂諛日聞去歲納遠臣妄議大舉以討西戎師徒潰敗兩路騷然當舉事之初執政大臣臺諫侍從苟能犯顏極諫則聖心自回禍難自息矣臣不知是時小大之臣有爲陛下力爭其不可者乎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朝廷之事莫大於用人夫輔弼之任論議之職皆

當極天下之選彼貪寵患失柔從順媚者豈可使之事一出於上則下莫任其責小人因得以爲姦事成則下得竊其利事不成則君獨當其咎豈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之謂邪又曰宮闈之臣委之統制方面皆非所宜在外則挾權怙寵陵轢上下入侍左右寵祿既過則驕怨易啟勢位相及猜奪隨至立黨生禍又曰興利之臣虧損國體爲上斂怨至若爲場以停民貨造舍而蔽舊屋權河舟之載擅路糞之利急於斂取道路嗟怨此非上所以與民之意也弼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性常言君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五

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還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弼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江淮等路發運司歲漕穀六百二十萬副使蔣之奇領漕事以是月至京師入覲帝問勞備至賜三品服且曰朕不復除官漕事一以委卿之奇辭謝因條畫利病三十餘事多見納用 秋七月乙巳遼主獵於馬尾山 乙卯 耐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於廟 丙辰孫固引疾求去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河陽以同知樞密院韓縝知

樞密院戶部尚書安燾同知樞密院 丁巳遼主謁慶陵癸亥禁外官於部內貨錢取息及使者館於民家

八月己卯太白晝見 乙酉前桐城縣尉周諤上書詔

中書省記姓名帝日閱陘函小臣所言利害無不詳覽如此 辛卯蒲宗孟罷先是宰執同對帝有無人才之

歎宗孟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宗

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為容帝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

馬光邪未論別事其辭樞密副使朕自即位以來唯見

此一人它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論古今人

物宗孟盛稱揚雄之賢帝作色曰揚雄劇秦美新不佳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三

也罷朝王安禮戲宗孟曰揚雄為公坐累至是御史論

其荒於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遂守本官知汝州 以

尚書右丞王安禮為尚書左丞吏部尚書李清臣為尚

書右丞 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戊申起居郎蔡京

言舊修起居注官二員不分左右故月輪一員修纂今

起居郎舍人分隸兩省所以備左右史官則左當書動

右當書言乞自今起居郎舍人隨左右分記言動從之

已酉遼主射熊於白石山加圍場使尼噶舊作涅為

左金吾衛大將軍辛未五國部長貢於遼 壬申遼主

召北南樞密院官議政事 冬十月癸酉朔夏國主秉

常遣使上表請復修職貢乞還舊疆安燾言地有非嬰

害者因宐予之然虜情無厭當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

可示以朕兵之意帝乃賜秉常詔言地界已令鄰延路

移牒宥州施行其歲賜俵地界了日依舊 丁丑遼主

謁觀德殿己卯遼南院樞密使劉筠卒 戊子封孟軻

為鄒國公以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未加爵命故也

壬辰遼混同郡王耶律伊遜在萊州私藏兵甲且謀

奔宋事覺遼主命緼殺之 癸巳會稽郡王世清薨

庚子尚書省成 十一月癸卯加上仁宗諡曰體天法

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英宗諡曰體乾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七 三

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甲辰朝獻景

靈宮乙巳朝太廟丙午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配

始罷合祭天地還御宣德門大赦 遼進封梁王延禧

為燕國王大赦以南院宣徽使蕭謨舊作何為南府

宰相以三司使王經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 甲寅判

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以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庚申幸尚書省召六曹長貳以下詢以職事因誡教

焉 是月遼定諸令史譯史遷敘等級 十二月丁亥

遼以那熙年知南院樞密使事辛卯以王言敷為漢人

行宮都部署 先是高麗王徽殂遼命其子三韓國公

勳權知國事至是勳復殂是年遼放進士李君裕等

五十一人

七年遼太康十年春正月辛丑朔遼主如春水丙午以洛

州防禦使世準為安定郡王遼復建南京奉福寺浮

圖癸丑夏人寇蘭州李憲等擊走之甲寅進賢妃

朱氏為德妃辛酉詔黃州團練副使蘇軾移汝州帝

每憐軾才嘗語輔臣曰國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

輔臣有難色帝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

帝復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蔡確張璪受命王珪獨

以為不可明日改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七

三

卒出手劄徙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漢人才實

難不忍終棄之語軾上表謝且言有田在常州願得居

之帝從其請改常州團練副使戊辰遼主如山榆淀

二月庚午朔河北轉運使措置河北糧餉吳雍言見

管人糧馬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奇贏相補可支六

年河北十七州邊防大計倉廩充實雖因藉豐年實以

吏能幹職同措置王子淵在職九年悉心公家望考察

成效以勸才吏詔賜子淵紫章服一甲戌太師致仕文

彥博入覲置酒垂拱殿癸未進封濮陽郡王宗暉為

嗣濮王封宗晟為高密郡王宗綽建安郡王宗隱安康

郡王宗瑗漢東郡王宗愈華原郡王三月辛丑賜文

彥博宴於瓊林苑帝製詩以賜之丁巳大宴羣臣於

集英殿皇子延安郡王侍立於御座之側王珪率百僚

廷賀及升殿帝命珪等與王相見久之王乃退王未出

閣帝特令侍宴以見羣臣遼主命知制誥王師儒牌

印郎君耶律固傅導燕王延禧遼主追念蕭烏納舊作兀納

今保護皇孫之功嘗謂師儒等曰烏納忠純雖狄仁傑

之輔唐烏珍之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達燕王之

旋命烏納以殿前都點檢輔導燕王庚申御崇政殿

大閱壬戌詔以太學外舍生錢唐周邦彥為試太學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七

三

正邦彥獻汴都賦文采可取故擢之夏四月丁丑賜

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女直貢良馬於遼癸

巳夏人寇延州安塞堡將官呂眞敗之五月壬子慮

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庚申詔中書舍人蔡卞

往江寧府省視王安石疾病卞安石之塔也壬戌詔

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軻配兪文宣王設位於充

國公之次又追封荀況為蘭陵伯揚雄為成都伯韓愈

為昌黎伯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閒詔諸路帥

臣監司等舉大使臣為將領遼主駐散水原乙丑準

布貢於遼六月禮部言歐陽修等編太常因革禮始

免罪補官乞弟既失土窮甚往來諸蠻間無所依帝猶欲招來之許以自新未幾乞弟死於是羅始覺斗然斗夏等酋長及新取生界兩江夷族請依諸姓團結皆爲義軍從之濫夷震懼不復爲過患 癸巳衢州言太子少保致仕趙抃卒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和易長厚氣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貨業不畜聲妓妹兄弟之女十數宅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悖貧蓋不可勝計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立焚香以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吏善因俗施設寬猛不同在處典成都尤爲世所稱道帝每詔二郡守必舉抃爲言要之以惠利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二

爲本知越州時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抃獨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價乃賤人無饑者九月癸亥遊主如蕩絲淀 乙丑夏人圍定西城燒龕谷族帳熙河將秦貴敗之 冬十月乙亥以給事中韓忠彥爲禮部尙書忠彥入謝帝諭曰先令公之動朕所不敢忘卿復盡忠朝廷此未足以酬卿也 夏人寇熙河 庚辰饒州童子朱彥 甲對於睿思殿賜五經出身自寶元初罷童子科至是始置前後賜出身者五人 戊子詔分畫交趾界以六縣二峒賜之先是交趾以追捕儂智會爲解犯歸化州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辦

理順安歸化境界經略使熊本遣左江巡檢成卓典議文盛稱陪臣不敢爭執詔以文盛能遵乾德恭順之意賜之袍帶及絹五百匹至是乃以八區之外休樂六縣宿桑三峒于乾德 乙未夏人寇靜邊若涇原鈐轄彭孫敗之十一月丁酉朔寇清邊若隊將白玉李貴死之

甲辰夏國主秉常遣使來貢 乙卯太白晝見 十二月戊辰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爲資政殿學士校書郎前知瀧水縣范祖禹爲祕書省正字竝以修資治通鑑書成也自治平開局光與劉放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給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三

祿秩光於是編閱舊史竊采小說抉摘幽隱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二十六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日年經國緯以優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參攷羣書詳其共同異俾歸一塗爲攷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降詔獎諭賜鉅帛衣帶鞍馬帝謂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遷光及祖禹官時劉恕已卒劉放坐廢黜故不及後光病目錄太簡要爲舉要歷八十卷而未成又別著歷年二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 庚寅詔門下中書外省官同舉言事御史 選詔改明年

元曰大安赦雜犯死罪以下改慶州大安軍曰興平

河東饑河北水壞洛州廬舍竝調其稅 是歲秋宴帝

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

呂公著為師保政異李燕曰呂大防所為呂公著墓陽碑止稱公著不及光今據邵伯溫說

武邢恕少俊邁喜功名論古今成事有戰國縱橫氣習

從程顥學因出入光公著門公著薦為崇文院校書王

安石亦愛之恕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聞之怒斥

知延陵縣縣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開者七年復為校書

吳充用為館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確代充相

盡逐充所用人恕淡居懼及帝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四

確謂恕久在館中當遷確不可帝弗顧確有機巧知帝

將擢恕退即除職方員外郎自是恕為確黨矣帝有復

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為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

淡自附託乃為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革

及光為資政殿學士確知其必復用欲自託於光乃謂

恕曰上以君實為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確

晚進不敢進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和

叔恕字也恕但與光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笑笑而

不荅亦再辭而後受之

八年遼太安元年春正月丁酉遼主如混同江 戊戌帝不

豫甲辰赦天下 乙巳命輔臣代禱景靈宮乙卯分遣

羣臣禱于天地宗廟社稷自帝不豫後三省樞密院日

詣寢閣問疾至是疾小瘳手書諭王珪等自今可間日

入問 是月遼以王績知南院樞密使事邢熙年為中

京留守以樞密直學士杜公謂參知政事公謂防之子

也 五國部長貢良馬於遼 二月辛未遼主如山掄

浞 辛巳開寶寺貢院火丁亥命禮部鎖試別所 癸

巳帝大漸遷御福寧殿三省樞密院入問見帝於榻前

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

建東宮凡三奏帝三顧微首肯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五

聽政候康復日依舊帝亦顧視首肯珪等乃出先是蔡

確慮帝復用呂公著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與邢恕謀

為固位計恕雅與皇太后姪高公繪公紀游帝初寢疾

恕密問公繪公繪具言疾可憂狀恕聞此憂起邪謀確

嘗遣恕邀二人二人解不住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

曰宜往見邢職方既見恕曰家有桃著白花可愈人主

疾其說出道藏幸枉一觀入中庭則紅桃花也驚曰白

花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命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

郡王幼冲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二人復驚曰此何

言君欲禍我家邪急趨出恕計不行反謂雍王頗有覲

觀心皇太后將捨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
內殿承制致仕王斌造誣誘枚開封人常從高遵裕掌
機宜于涇原傾巧士也故恕因之又知確與珪素不相
能欲借此以陷珪它日亟問確曰上起居狀比何如確
曰疾向安將擇日御殿恕微哂曰上疾再作失音直視
間禁中已別有處分首相外爲之主公爲次相獨不知
邪一日片紙下以某爲嗣則公未知死所矣公自度有
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竦然曰然則
計將安出恕曰延安郡王今春出閣上去冬固有成言
羣臣莫不知公盍以問疾率同列俱入亟于上前白發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六

其端若東宮因公言而早建千秋萬歲後公安如泰山
矣確澹然之恕又曰此事當略設備今與平時不同庶
可以自表見其曲折第告子厚餘人勿使知子厚章惇
字也確謝謂恕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惇許諾遂與確
定議仍約知開封府蔡京以其日領壯士待變於外廷
謂曰大臣共議建儲若有異議者當以壯士入斬之是
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疾初亦未敢及建儲事既退乃
於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確惇屢以語迫珪幸即小持異
即首誅之珪口吃連稱是字數聲徐曰上自有子復何
異確惇願無如珪何尋復入奏得請俱出逢雍曹二王

於殿前惇厲聲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矣奈
何雍王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按堵如故確等邪謀雖
不得逞其蹤迹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
語間卒貽後禍其實本恕發之 三月甲午朔執政詣
內東門入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子立簾外太后諭珪等
皇子清俊好學已誦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學書自
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三卷祈福因出所寫示珪等書字
極端謹珪等拜賀遂宜制立爲皇太子改名煦仍令有
司擇日備禮冊命又詔應軍國政事竝皇太后權同處
分候康復日依舊 及異李燕曰元豐末年建儲事諸家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七

祐哲文固得木實矣第其弗詳今參取諸書增益
之哲宗新錄宜仁聖烈皇后傳云先是元豐七年三月
大宴中宮延安郡王侍立珪率百官賀及升殿神宗
又諭王與珪等相見復分班珪拜稱謝是冬論輔臣曰
明年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依神宗彌留時中
人梁惟簡曰今汝歸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
來蓋爲上倉卒踐阼之備神宗太后所以屬意于上者
確然先定無幾芥疑那想傾危士也少遊光公著門蔡
確得師依語求所以結二公者而漢交恕要后姪光州
團練使公給等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
曰宜往見那舍人恕曰家中紅桃華也驚曰白華安在
說出道藏幸任一觀人中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華安在
早定議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士疾未損延我安幼
已而恕反謂后與王珪也公綸等懼曰君欲禍我家徑去
賴已及惇確得無變離使山陵韓續前具陳恕等所
以語太后者使還之日暴其姦再貶知州尋載建儲
劉摯拜左僕射恕坐黨與論監永州稅新錄載建儲
事具此確貶新州恕滿永州皆元祐四年五月事學非
左僕射乃六年二月事不知新錄何故相連書之恕除

起居舍人在元豐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方神宗寢病時
怨此為職方員外郎公約公紀遷團練使在哲宗即位
後此書元豐未命紹興二年四月遊地得江偶司諫韓
余既夏滿監州監稅暇日語及因借得其文文若記
莊叔丞相作樞密長時神宗服藥日多言試說與看
乃語上服藥日久建儲如何燥目子厚多言試說與看
院南廳屏人雷筆視一紙數副就坐久之皆無語
視王珪曰今日出見羣臣又安郡王為太子延安郡王去
故都無一倚宴出見羣臣又安郡王為太子延安郡王去
年推平視紙與章惇令於紙上寫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
于末日為皇太子延安郡王為太子延安郡王為皇太子
案上奏欲立延安郡王為太子延安郡王為太子延安郡王
但慘世久之眾皆立未敢復言時太妃亦在帳中語
半而國婆婆抱上坐頁之再奏國婆婆云聖意已允王
珪問茂則太后在甚處太后自云在此中茂則令內臣
張簾太后在簾下云用公等立得這孩兒便好這孩兒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八

直是孝自官家服藥只是吃素寫經簾內出經兩卷一
卷延壽經一卷消災經逐卷後題云延安郡王臣某奉
為皇帝服藥日久寫某經卷願早康復自簾內宮人抱
出哲廟所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
無它語遂宣制施行後神宗上仙宜遣制立皇太子內
外所書與伯溫同 乙未赦天下遣官告於天地宗廟社
稷諸陵丁酉皇太后命吏部尚書曾孝寬為冊立皇太
子禮儀使 戊戌帝崩于福寧殿年三十有八宰臣王
珪讀遺制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
后為皇太后德妃朱氏為皇太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
后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帝天性孝友其人
事兩宮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親愛二弟無纖豪之間

終帝之世乃出居外第總攬萬幾小大必親御殿決事
或日昃不暇會侍臣有以為言者帝曰朕享天下之奉
非喜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耳謙沖務實終身不受
尊號時承平日久事多舒緩帝厲精圖治欲一振其弊
又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奮然將雪數世之
恥王安石遂以富彊之謀進而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
利諸法一時竝興天下騷然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
終不覺寤方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祖宗之良
法美意變壞幾盡馴至靖康之禍 已亥赦天下常赦
所不原者 遣使告哀於遼 白虹貫日 庚子命宰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九

臣王珪為山陵使 甲寅以羣臣固請始同太皇太后
聽政帝甫十歲臨朝莊嚴左右僕御莫敢窺其喜愠
已未賜叔雍王顥曹王顥贊拜不名令中外避太皇太
后父遵甫名 詔過事稍重者樞密院與三省同議以
進 庚申進封尚書左僕射郇國公王珪為岐國公雍
王顥為揚王曹王顥為荆王並加太保進封弟寧國公
佶為遂寧郡王儀國公佖為大寧郡王成國公佖為咸
寧郡王和國公佖為普寧郡王以高密郡王宗晟漢東
郡王宗瑗華原郡王宗愈安康郡王宗隱建安郡王宗
綽並為開府議同三司太師潞國公文彥博為司徒濟

陽郡王曹伯爲太保特進王安石爲司空餘進秩有差
祕書省正字范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
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
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
遂不爲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
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所以難改者
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服已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
制是以大行在殯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
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
制禮也今羣臣雖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十

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小祥
大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
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非
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
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耐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
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已久
不可復追宜令羣臣朝服正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
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
斯服可也至于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于祥然
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詔禮官詳議禮部

尙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古且先
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所言而已今既
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詔從其議
司馬光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
所至民遮道聚觀馬旣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
活百姓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
主者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所當先者光乃上疏曰近
歲士大夫以言爲諱問閭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
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
帝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十一

不以有官無官凡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
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
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
委長吏卽日附遞奏聞皆不得責取副本疆有抑遏羣
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
明此不可不察從之 夏四月丙寅初御紫宸殿 辛
未詔寬保甲養馬調元豐六年以前遺賦 壬申罷免
役錢 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
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靡擾或苟且文具不能
布宣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命以稱先帝惠安元元

之意 乙亥詔以太皇太后生日為坤成節 丁丑諭
 樞密中書通議事都堂 以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
 侍讀公著時知揚州特召用之遵先帝意也 以資政
 殿學士司馬光知陳州 庚辰知太原府呂惠卿遣步
 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 辛巳遣使以
 先帝遺留物遺遼及告即位 以職方員外郎邢恕為
 右司員外郎蔡確欲因恕以結司馬光呂公著故驟遷
 都司 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係甲兩丁之家止有病丁
 并田不及二十畝者聽自陳提舉司審驗與放免從之
 丁亥復調舊年通賦 辛卯遷主西幸 五月乙未詔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三

百官言朝政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欲者于詔語
 申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其非分或扇
 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顧望朝廷之意以
 僥倖希進下則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
 罰無赦 詔知陳州司馬光過關入見先是光上疏言
 諫爭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
 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鄂乞依令保
 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大學增置春
 秋博士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陛下臨
 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

體直士挫氣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於是令光過關入
 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 丁酉羣臣請以十二月八日
 為興龍節帝本以七日生避僖祖忌辰故移其節於次
 日按墨宋史哲宗紀云以十二月七日為興龍節蓋
 據帝生日而言不知因避忌日改期也今從長編
 戊戌詔蘇軾復朝奉郎知登州 己亥詔呂公著乘傳
 赴關 庚子以程顥為宗正寺丞 壬寅城熙蘭通遠
 軍賜李憲趙濟鉅帛有差 甲辰作受命寶 丙午京
 師地震起酉時即止 復置遼州 詔開封府界三路
 弓兵並依保甲未行以前復置 庚戌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岐國公王珪卒贈太師諡文恭禮部言當舉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三

哀成服詔以大行在殯罷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
 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
 上可不訖云領聖旨既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故也
 又與蔡確比以沮司馬光而與西師之役為清議所抑
 改命蔡確為山陵使 丙辰賜禮部奏名進士焦蹈
 等及諸科及第出身同出身四百六十一人 太皇太
 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遣中使迎勞手書問今日
 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撤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邏
 卒止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
 閒保戶馬罷所買物貨場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

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戊午以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韓縝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初光以知陳州過關入見太皇太后遣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示光光言詔書始末之言固已盡善中間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惟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十四

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不便當改則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憫則謂之眩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乞刪去中間一節使人盡所懷不憂黜罰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至是拜門下侍郎光辭二劄並進其一請釐革新法曰先帝厲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聖志多以已意輕改舊章謂之新

法其人意所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搢紳士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僥倖輕動干戈深入敵境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議置保甲戶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兩稅錢以供軍需非先帝之本志也先帝升遐臣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願天下事務至多但乞下詔使吏民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既而間有旨罷修城役夫撤巡邏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民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十五

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騷擾者罷物貨場及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阻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以行之然尙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別狀奏聞伏望早賜施行時方遣中使召光受告光復辭太皇太后賜以手詔曰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幼沖此何時而君辭位邪且使梁惟簡宣旨曰早來所奏倘悉鄉意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光由是不敢復辭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議者猶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

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
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晉漢文帝除肉
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
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算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求
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
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帝即位
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
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乎於是眾議乃息 六月丙寅
罷府界三路保甲不許投軍及充弓箭手指揮 戊辰
遼主駐拖古烈 庚午賜楚州孝子徐積絹米積三歲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六

父歿母且哭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流涕事母盡孝朝夕
冠帶定省年四十不婚不仕不婚者恐異姓不能盡心
於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就舉遂偕
母之京師既登第未調官而母亡遂不復仕監司上其
行以為郡教授久之致仕歸山陽積嘗語蘇軾曰自古
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
其有德以將之故爾軾然其言 遼主念蕭烏納舊作
兀納
今之忠欲使尙越國公主主遼主第三女先下嫁蕭
酬幹時酬幹以罪離婚故欲使烏納尙之烏納固辭王
申改王績為南府宰相即命烏納兼知南院樞密使事

改異遼史本紀作蕭托卜嘉據列傳蕭烏納一名托
卜嘉實一人也今從列傳托卜嘉舊作捷不也今改
丙子以資政殿學士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
太后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在
審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見矣
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
下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人富矣常以愛民為心則人
樂矣役事之有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
益治道者調之則鬱塞通矣又奏臣嘗請陛下澆察盜
賊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益為保甲保馬發也
臣非謂國馬遂不可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兵民遂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七

不可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至是起知陳州未行
召兼侍讀加大學士 丁丑宗正寺丞程顥卒改異薛
王二鑑
皆載顥言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自愧當時不能以
誠感上心致成今日之禍豈可獨罪安石也案安石初
行新法顥既以異議而罷言職於出處之際得其當矣
安石之執拗豈口舌所能回神宗之偏聽豈誠意所能
格乃不淡咎安石轉謂異議者激成之譬之其兄鬪弓
而射人乃謂其弟之垂涕泣而道者激成之此豈近於
人情乎蓋當時傳會絕述者託為顥說以譏司馬光呂
公著等其言未足深信宋史本傳不載此語今亦不取
顥十五六時與弟頤問周惇頤論學遂狀科舉慨然有
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
六經而後得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魯之害
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魯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

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破塞開
之而後可以入道頴卒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弟
頴序之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于千四百年
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以
奉議郎知安喜縣事清平王巖變爲監察御史初神宗
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變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
見巖變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至是用劉摯
薦入臺 癸未呂公著入見太皇太后遣中使賜會公
著上奏十事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
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九

華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達文武之功朕甚慕焉應
中外臣僚及民庶竝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
在京於登聞鼓檢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以置州
朕將親覽以攷求其中而施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
詔於是始用其言也 呂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
中使諭公著曰覽卿所奏漢有開言當此拯民疾苦要
張何者爲先庚寅公著復上奏曰自王安石秉政變易
舊法羣臣有論其非便者指以爲沮壞法度必加廢斥
是以青苗免稅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係甲係馬之法
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九

充諫議大夫范純仁剛勁有風力可以充諫議大夫或戶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摯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軾王巖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或言事御史太皇太后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要張利害直書以聞光奏公著所陳與臣言正相符合惟係甲一事既知其為害於民無益于國家當一切廢罷要安用教習光又奏言陛下推心於臣俾擇多士竊見劉摯公忠剛正終始不變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內行修飭傅堯俞清立安恬滯淹歲久范純仁臨事明敏不畏疆禦唐淑問行已有耻難進易退范祖禹溫良端厚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二十

修身無缺此六人者皆素所熟知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餘如呂大防王存李常孫覺胡宗愈韓宗道梁燾趙君錫王巖叟晏知止范純禮蘇軾蘇轍朱光庭或以行義或以文學皆為眾所推伏望陛下紀其名姓各隨器能臨時任使至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等皆國之老成可以倚信亦令各舉所知庶幾可以參攷異同無所遺逸致異李燾云此奏得之雜錄不著姓名推究本末蓋司馬也光 知慶州范純仁言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也 監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

守邊者知之伏望特下明詔各使條陳本職限一月內聞奏亦可因其所陳略知其人之才識然後審擇而行之 秋七月甲午詔諸鎮寨市易抵當並罷 戊戌以資政殿大學上兼侍讀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公著言國朝之制每優殿奏事止中書樞密院兩班昨先帝修定官制中書門下尚書省各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蓋亦鮮矣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選正當一心同力集眾人之智以輔維新之政遂詔應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同進呈施行 詔府界三路係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依義勇舊法每歲農隙赴縣教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三

閏一月 甲辰司馬光乞盡罷諸處係甲係正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係馬揀擇旬狀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驥驥院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係甲依樞密院今月六日指揮係馬別議立法 時臣僚民庶應詔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司馬光奏乞降付三省委執政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或置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從之 丙午遣遣使來弔祭 丙辰吏部侍郎熊本奏歸化機智會異同坐罰金罷沅州增修堡砦致異東都事略熊本傳本為吏部侍郎以疾乞外知洪州言者謂本棄八洞為失謀奪一官從知杭州宋史熊本傳同皆不言機智會中蠻夷傳廣源州下亦

不載今據宋史 戊午遼主獵於赤山 八月乙丑詔

按察官所至有才能顯者以名聞 丁卯遼主如慶

州戊辰謁慶陵 癸未諫議大夫孫覺言乞依天禧元

年手詔言事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拾遺凡發令舉

事有不便于時不合于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

之遺滯于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詔依此申明行下 詔府界新置收馬監並提舉經度

制置收馬司並罷 己丑司馬光言近降農民訴疾苦

實封狀王嗇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以簽帖

進入竊惟農蠶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以仰生也是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以聖王重之竊聞太宗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

殿上賜席坐問以民間疾苦勞之以帛太宗與於側微

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故也真宗

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自

幼問之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

德農田救至今稱為精當自非大開言路使畝畝之民

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于天

聽哉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趨令則徹屋粟

里布為之罰至是楚邱氏胡昌等言其不便詔罷之且

謂所負罰金與平縣抑民田為收地民亦自言詔悉還

之 九月戊戌上大行皇帝諡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

廟號神宗 己酉以秘書少監劉摯為侍御史摯上疏

曰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侍御史兩

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

欲望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許

言事其所領察案自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

政 召朝奉郎知登州蘇軾為禮部郎中 戊午監察

御史王巖叟上疏曰今民之大害不過三五事如青苗

貧困民之本須盡罷之而近日指揮但令減寬剩而已

依甲之害益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通之使然而近日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指揮雖止令冬教然官司尚存此皆姦邪遂非飾過將

至淺之弊略示要張以應陛下聖意願令講究而力除

之 冬十月癸亥遼主如好草淀 甲子夏國遣使進

助山陵馬 癸酉詔做唐六典置諫官其具所置員以

開從劉摯之言也 丁丑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

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人以開初中旨除范純仁

為左諫議大夫唐淑問為左司諫朱光庭為左正言蘇

轍為右司諫范祖禹為右正言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

大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

以上奏舉然後宰執進擬今除自由中出臣不知陛下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指揮雖止令冬教然官司尚存此皆姦邪遂非飾過將

至淺之弊略示要張以應陛下聖意願令講究而力除

之 冬十月癸亥遼主如好草淀 甲子夏國遣使進

助山陵馬 癸酉詔做唐六典置諫官其具所置員以

開從劉摯之言也 丁丑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

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人以開初中旨除范純仁

為左諫議大夫唐淑問為左司諫朱光庭為左正言蘇

轍為右司諫范祖禹為右正言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

大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

以上奏舉然後宰執進擬今除自由中出臣不知陛下

堯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浸啟太皇太后曰
皆大臣所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薦由
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為言
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
及所舉之人見為臺諫者皆徙它官今當循故事不可
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眾望不可以臣
故妨賢者路臣寧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
一它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為例純仁祖禹請除它官仍
令兩制以上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庭輟除命皆
如故改純仁為天章閣待制祖禹為著作佐郎 詔監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丙

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用呂公著及劉摯
言也 詔罷義倉其已納數遇歉歲以充賑濟 己卯
詔均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 河
汝大名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
議濬迎陽堵舊河又發孫邨金隄置約復故道轉運使
范子奇仍請于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擬約河勢于是回
河東流之議起 侍御史劉摯言州縣之政廢舉得失
其責在監司宜稍復祖宗故事于三路各置都轉運使
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責任
較高練達民情識治體近中道之人使忠厚安民而不

失之寬弛致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 癸未以龍圖閣
侍制趙彥若兼侍讀朝請郎傅堯俞兼侍講先是劉摯
言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伏見兼
侍講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欲望於兩制以上別選通
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於是
佃卞皆罷以彥若堯俞代之 甲申遂以蕭烏納為南
院樞密使烏納奏請據史立以歲月遷敘從之 乙酉
葬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于永裕陵 丙戌詔罷方
田 丁亥以夏國主母喪遣使弔祭 詔提舉府界三
路休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 己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丙

丑壬辰安言風聞章惇于簾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事
語涉輕侮又問陛下從何而知是不欲威權在人主也
乞行顯黜劉摯言神宗皇帝靈駕進發準敕前一日五
夜三省執政官宿于幕次宰臣蔡確獨不入宿慢廢典
禮有不恭之心奏人皆不報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先
帝簡拔位至宰相靈駕發引輒先馳去數十里之遠以
自便為臣不恭莫大于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辭韓縝挾
邪冒寵章數上其言甚切 十一月癸巳詔按問強盜
欲舉自首者毋減 遼耶律儼為景州刺史純胥徒蔡
豪猾撫老恆貧未數月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頌德儼仲

席之子也乙未遼主詔曰比者外官因譽進秩久而不
謂民被其害今後皆以資級遷轉 丁酉祧翼祖祔神
宗主于太廟第八室廟樂曰大明之舞 以主管西京
御史臺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
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
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爲轉運使模範矣安得百
子駿布在天下乎按墨按侁前後兩爲京東轉運使撰
通鑑者或以光此語竄入元豐二年
今據宋史鮮于傳改正子駿侁字也侁自奏罷萊蕪利國兩監鐵
冶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辛丑減兩京河陽
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民緣山陵役者蠲其賦 己酉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美

遼遣使來賀即位 辛亥遼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
錄先是耶律孟簡自林州放還上表於遼主曰本朝之
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遼主乃命置局編修
孟簡謂同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
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
蔚宗俱罹殃禍可不慎歟 丙辰遼遣使高麗冊封三
韓國公王勳之子運爲高麗國王 丁巳以鄉貢進士
程頤爲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用司馬光
呂公著韓絳之薦也 己未遼禁僧尼不得無故赴闕
十二月壬戌詔今月十五日開經筵講論語讀三朝

寶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輪一員宿直
初講及更旬宰相執政並赴 罷太學保任同罪法
于闕進獅子詔卻之 丙寅劉摯言宰臣蔡確山陵使
回必須引咎自劾而確不顧廉隅恐失爵位無故自留
伏望早發睿斷罷確政事以明國憲 詔府界三路保
甲第五等兩丁之家免冬教從王殿麥請也 夏人以
其母遺留物馬白駝來獻 甲戌罷後苑西作院 以
天章閣待制范純仁中書舍人王震竝爲給事中王巖
安言震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封駁之任
非震所當處尋命震出守 初蔡確與章惇邢恕等共
謀誣罔太皇太后自謂有定策功韓縝素懷不平及確
爲山陵使縝乃于簾前具陳確等姦狀由是內朝與外
廷備知之劉摯言昨者確等覃恩轉官學士草確制有
云獨高定策之功命下之日識者皆知其過而確乃偃
然受之又確與章惇固結朋黨自陛下進用司馬光呂
公著以來意不以爲優故確內則陽爲和同而陰使惇
外肆彊悍陵侮沮害中外以爲確與惇不罷則善良無
由自立天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 乙亥帝初御通英
閣講論語 丙子朱光庭奏言蔡確章惇韓縝宜令解
機務司馬光范純仁宜進之宰輔韓維宜置之宥密選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毛

三姦於外以清百辟進三賢于內以贊萬幾太平之風自茲始矣 戊寅罷增置鑄錢監十有四 遼牛溫舒知三司使國民兼足遼主以為能加戶部侍郎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八

天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宋紀七十九 起柔兆攝提格正月盡六月凡六月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諱煦神宗第六子母曰欽聖皇后朱氏熙寧九年十二月七日己丑生於宮中赤光照室初名備授檢校太尉天平軍節度使封均國公元豐五年遷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延平郡王八年二月神宗寢疾宰相王珪乞早建儲為宗廟社稷計又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首肯遂奉制立為皇太子

元祐元年 遼太安 春正月庚寅朔詔改元 辛卯遼主

如混同江 承議郎守起居舍人邢恕嘗教高公繪上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一

書乞尊禮朱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繪問曰汝不識字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不敢諱言者又論恕游歷權貴不自檢慎甲午請恕以本官權發遣隨州時恕已除中書舍人於是罷其新命并黜之於外李燾曰恕教公繪上書據邢伯溫辯誣邢恕之係釋作其祖父言行錄云欽成皇后為皇太妃自山陵回御藥吳靖方窺伺宜仁意旨以太妃過失為獻謂隨靈駕曾發笑韓絳以為故相雷守西京親至境上迎迓引見皇太妃納拜殊不為禮亦無慰勞之言公問之朝路與宣仁猶子公繪相過因及此公曰太妃管則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小人開議漸不可長公繪嬰然遂密奏疏以為安加尊禮仍引語切直過當不止如公所宜仁覽之訝公繪太許知公繪與公素厚直遣人詣公繪追急吐莫是邢某與汝做來若不實詰即根治公繪意亦如此韓縝入疏時邢某不知臣自為之然邢某之意亦如此韓縝發問之因而媒孽無所不至劉拯縝客也乃入札

言公關與政事交游執政遂以為名罷中書舍人以
官知隨州溫公即有傳與公曰和叔此行出於意外先
居政府不能為和叔別自愧誠淡蓋以中京有交游
執政之言恐為和叔累故也其後明堂前兩月溫公
檢叔被責一宗文字欲將上辨自諸公勸之以為不至
待至救後而赦前兩日溫公莞矣時呂公亦在政府與
溫公意合而林希素忌公其弟旦方為言官初旦事溫
公欲為省郎未及自川希薦於韓乃為工部員外郎遂
除殿中侍御史恐公遂還朝乃於後未間假日入疏
論公曰呂公著素與邢某厚善今來既經明堂公著必
須復引邢某還朝乞未得令還自是申公避嫌不復敢
言然希旦亦不為公論所容未幾兄弟相繼逐去時申
公也釋所載如此蓋多妄言今不取 甲辰王巖叟

奏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暵為災變異甚大陸下於天
下之大害胡中之大姦已悟而復疑將斷而又止大害
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茶鹽之法流毒數路大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二

姦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譏欺狼戾陛下乃容
而留之此天心之所以未祐也 丁未以集賢校理黃
廉為戶部郎中先是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六年司馬
光閒居往來河洛間問其治狀呂公著亦言河東軍與
邊民德之遂有是除 詔回賜高麗王鞍馬服帶器幣
有加 罷陝西河東元豐四年後凡緣軍興增置官局
己酉五國諸部長貢於遼 辛亥朱光庭言蔡確章
惇韓縝不恭不忠不恥議論政事之際惇明目張膽肆
為辨說力行醜詆確則外示不校中實同欲陽為尊賢
陰為助邪縝則每當議論亦不扶正唯務拱默為自安

計願罷去確等柄任別進忠賢以輔聖治不報 癸丑
太皇太后躬詣中太一宮集禱觀祈雨 遼主召權翰
林學士趙孝嚴知制誥王師儒等講五經大義 丙辰
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
初卽祠宮竝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
宗既已升祔於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官垣之東
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采摛紳之議皆合
帝后為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
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亾人也可卽其
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三

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臣民之心不亦善
乎 帝幸相國寺祈雨 時新法多所釐革獨免役青
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司馬光以疾謁告
凡十有三旬不能出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
力疾移書三省曰今法度宜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光
見欲具疏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協力贊成又手書
與呂公著曰光自病以來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唯
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晦叔矣中書舍人范百祿言於
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為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
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法為病

今第減助苗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不聽 二月辛酉以河決大名壞民田斲倉者眾詔安撫使韓絳詢訪賑濟 乙丑命蔡確提舉修神宗實錄以鄧溫伯陸佃並為修撰官林希曾肇並為檢討官 詔權罷修河放諸路兵夫 先是司馬光奏免役之法有五害舊日上戶充役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卻得休息今則年年出錢錢數多於往日陪備者其害一也舊日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其害二也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則曲法受贓主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法擊家去其害三也農民所有不過穀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四

帛與力今日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則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利希求進用其害五也為今之計莫若降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向有破家產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今衙前陪備少當不至破家若猶慮力難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並令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遇衙前重難差遣即行支給然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指揮降諸路轉運使下諸州縣限五日內縣具

利害申州州限一月申轉運司司限一季奏聞委執政官參詳施行是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 丁卯詔侍從各舉堪任監司者二人舉非其人有罰 韓維言光祿大夫致仕范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故恩賞獨不及鎮伏望特降明詔褒顯厥功於是具以鎮十九疏上之己巳拜鎮端明殿學士致仕仍以其子百揆為宣德郎 庚午禁邊民與夏人為市 辛未以侍御史劉摯為御史中丞 詔起居舍人依舊制不分記言動 武威郡王棟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五

塞郡公阿里骨嚴峻刑殺其下不遑寧詔飭以推廣恩信副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與之意 司馬光奏復差役法既得旨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兩縣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其實也 癸酉以監察御史王巖叟為左司諫 右司諫蘇轍始供職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於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晉真宗獎用正人孫奭歐陽文忠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忠良

之士相繼而起及耄期賦事丁謂乘閒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卽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卽至隨卽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則太平之治可立而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六

待也 甲戌御邇其閣侍讀韓維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違而過之且敕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丙子司馬光言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少有煩擾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爲改更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章惇取光所奏凡疏略未盡者枚舉而駁奏之又嘗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之害如役法者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隄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呂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

已善其閒不無疏略惇言出於不平之氣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大體乞選差近臣三四人專切詳定奏聞 庚辰夏國遣使來貢 辛巳寶文閣待制刑部侍郎蹇周輔坐變湖南鹽法抑勒騷擾落職知和州 蘇軾言於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耗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七

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致破產而狄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爲相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不悅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管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軾嘗聞公道其詳豈

今日作相不許賦盡言邪光笑而謝之范純仁與光素厚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願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閒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歎曰以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刻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它日有以父子義開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衛尉丞畢仲游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八

遺光書曰管王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舉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蓋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散斂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調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調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調去者皆可復行矣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漢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

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閒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新法永可罷而無敢議復者矣管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數十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閒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後竟如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九

其慮 是月遼主駐山榆淀 閏月己丑朔王巖叟入對言祖宗遺戒不可用南人如蔡確章惇張璪皆南人恐害於國帝曰為是舊臣巖叟曰孰非舊臣帝曰近日頗早巖叟曰以聖德如此無致災變之理唯政府有此人所以致早也 庚寅尚書左僕射蔡確罷山陵使事畢確猶偃蹇於位於是劉摯王巖叟孫覺蘇轍朱光庭彈章交上十數確浸不自安遂連表乞解機務表詞有曰收拔當世之耆老以陪輔王室請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嚴邊備以杜疆鄰之窺覷奏報傳以察遠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揚先帝之惠澤厲公平之大

道以合眾志之異同其高自矜伐如此孫覺蘇轍愈不平復上疏論之疏曰自法行以來民力困敝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灼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此志不遂奄棄萬國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捐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今小臣既經罷黜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臣竊惑矣確所上表雖外言若欲求退而論功攘善實圖自安所云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九

十

王室臣謂當世之耆艾乃確咎口之所抑遠者也所云謂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臣謂有司之煩碎乃確咎日勦造者也此二事皆確爲政無狀以累先帝之明非陛下卓然獨見誰能行此確不自引咎反以爲功則是確等所造之惡皆歸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歸於確也時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請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遽斥至是始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尋改亳州以門下侍郎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光以疾方賜告不能入謝帝遣閤門副使齋告印至其家賜之光辭疾稍聞將起視

事詔免朝覲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光不敢當日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光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命無拜光惶恐請對延和殿詔許乘肩輿至崇政殿垂簾日引對餘依前降指揮光入對再拜遂退而視事王安石時已病弟安禮以御史狀示安石安石曰司馬十二丈作相矣悵然久之詔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役法以聞從呂公著言也壬辰以尚書左丞呂公著爲門下侍郎命司馬光提舉編修神宗實錄丙申詔提舉官累年積蓄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丁酉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九

十一

王巖叟入對言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則姦人有以迎意進說又奏乞察賢不賢而去留之若賢者留不賢亦留則賢者恥而不樂爲用又奏兩宮垂簾杜絕內降太皇太后曰此事必無不須憂也己亥劉摯言保甲罷團教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於轉習今之保甲衣必華細會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麤糲之習矣羣聚而笑喧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椎魯勞苦之習矣臣愚以爲宜有法以斂制之凡保甲之技藝強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案取優等願爲兵者刺以爲本州禁軍自餘中下等亦依近制募充弓手刀手耆壯

戶長之役蘇轍言河北之民喜為剽劫近歲初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兵器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為盜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上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為社稷消患於未萌 劉摯言知樞密院章惇素無才行近者差役之復乃三省同樞密進呈惇果有所見當即敢陳講畫今救命宣布始還而橫議惇非不知此法之是與非也蓋寧負朝廷而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三

不忍負王安石欲存面目以見安石而已 甲辰劉摯言臣伏見戶部尚書曾布在熙寧初王安石託以腹心故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造於布之手臣時為御史曾以此告之先帝曰大臣誤朝廷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蓋指布輩也朱光庭奏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唯有呂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餘皆姦邪伏望聖慈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 丙午以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為校書郎用王巖叟薦也 庚戌詔英州編管人鄭俠特放自便仍除落罪名尚書吏部先咨注舊官與合入差遣從監察御史孫升左

司諫蘇轍所奏也 辛亥知樞密院事章惇罷司馬光呂公著改更弊事惇與蔡確在位窺伺得失惇尤以諫侮困光臺諫交章疏其罪未報已而惇復與光簾前爭論喧惇至曰它日安能奉陪喫劍太皇太后怒於是劉摯奏言惇佻薄險悍諂事王安石以邊事欺罔朝廷遂得進用及安石補外又傾附呂惠卿夤緣至於執政以疆市兩浙民田及寄語臺官等事為言路所擊而先帝益薄其為人黜之未幾復為蔡確所引以至今日夫去惡莫如盡陛下既去確而今尚留惇非朝廷之利乞正其橫議害政疆懷慢上之罪王巖叟奏言惇廉隅不修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三

無大臣體每為俳諧語侵侮同列諫官孫覺嘗論邊事不合惇意而惇肆言於人云議者可斬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自古未嘗有大臣敢出此語諫官者陛下詔求直言而惇斥上書人為不逞之徒其意不欲陛下廣聰明也陛下登用老臣舊德而惇亦指為不逞之徒其意不喜陛下用正人也今復於簾前爭役法辭氣不遜陵上侮下敗羣亂眾蓋見陛下用司馬光作相躁忿忌嫉所以如此伏乞罷免以慰天下之望惇遂罷以正議大夫知汝州 甲寅詔侍從御史國子司業各舉經明行修可為學官者二人 乙卯以同知樞密院事安燾

知樞密院事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權給事中王巖安言安燾資材闕茸器識暗昧舊位且非所據況可冠洪樞顯兵柄所有畫黃謹繳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爲別敕行下蘇轍孫覺劉摯亦相繼論燾不當驟遷 罷諸州常平管旬官 丁巳安燾辭免新命敕黃付王巖安書讀巖安又封還 詔放免内外市易錢并坊場淨利錢又詔已前積欠免役錢與減放一半三月己未王巖安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賞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臣兩次論駁竊聞已有指揮門下省要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丙

又當以經術爲先辭采爲後爲今日計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爲一科立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者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竝爲諸家孟子止爲諸子要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光以奏稟示范純仁純仁荅光曰孟子恐不可輕且朝廷欲求眾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蒞眾之義不若清心以俟眾論可者從之不可者要俟諸賢議之如此則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矣光欣然納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五

戊辰蘇轍言陛下用司馬光爲相而使韓縝以屠沽之行與之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去歲北使入朝見縝托位相顧反臂微笑縝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間契丹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爲相彼以闕國七百里而相用正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縝臣恐所未諭也 辛未以吏部侍郎李常爲戶部尚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其不勝任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措克之患庶幾少息矣 以中書舍人胡宗愈爲給事中起居舍人

蘇軾為中書舍人 軍器監丞王得君言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內出手詔曰子方開廣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無狀若此可罷職與外任監當得君於是謫監永城縣倉 詔毋以堂差衝在選已注官 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命太學官試司業博士主之如春秋補試法 壬申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乞仍同知樞密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發異宋史哲宗紀宰輔表皆失書此事則次年六月除燾知樞密院矣今依長編 癸酉置開封府界提點刑獄一員 女直貢良馬於遼 乙亥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六

己卯復廣濟河輦運 辛巳詔民間疾苦當議寬卹者監司具聞 以校書郎程頤為崇政殿說書從司馬光言也頤進三劄其一曰陛下春秋方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遴選賢士入侍勸講講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其二曰三代必有師傅係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係係其身體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休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欲乞皇帝

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竝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及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其三曰竊見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乞今後特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有之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凭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七

不悅 御史呂陶言司農少卿范子淵在元豐時提舉河工糜費巨萬護隄厭婦之人溺死無算而功卒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雖知峽州制略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諸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 夏四月己丑右僕射韓縝罷先是臺諫前後論縝過惡甚眾皆留中不報太皇太后宣諭孫覺蘇轍曰進退大臣當存國體縝雖不協人望要須因其求去而後出之劉摯等攻之益急縝遂乞出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內批縝自以恐妨賢路故乞出外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縝為得進退之體宜於制詞中聲說此意

矜功要名蓋指蔡確章惇也 詔太師致仕文彥博肩
與赴闕令河南津置行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
以疾乞召用彥博范純仁亦以彥博老成勸帝召致之
及將罷韓縝太皇太后以御劄付光欲除彥博太師兼
侍中行右僕射事光奏彥博官為太師年八十一臣後
進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倫也不聽 庚寅蘇轍言
禮部欲復詩賦司馬光乞以九經取士二議竝未施行
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
取注疏及諸家議論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然後
徐議更未為晚也 司馬光乞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六
縣令佐體量鄉邨人戶有闕會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
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
濟夏秋成熟令隨稅送納毋得收息令佐有能用心存
恤民不流移者優與酬獎否則取勘聞奏從之辛卯詔
諸路旱傷謁其租 壬辰以旱慮四 癸巳特進荆國
公王安石卒年六十有六及異宋史及柯氏新編皆作
六十八案災曾漫錄謂介甫
以辛酉十一月十二日生楊萬里柳塵錄云荆公年六
十六自天禧辛酉至元祐丙寅恰是六十六歲今從之
安石性彊伎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在廷交執
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眾不能詘甚
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

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儼慧少年久之以早引去泊復
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安石著目錄七十卷如韓
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范鎮呂誨蘇軾及一時
之賢者皆重為詆毀晚居金陵於鍾山書室多寫福建
子三字蓋恨為呂惠卿所誤也及卒司馬光於病中聞
之亟簡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頗多過人但性不曉
事而喜遂非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
之徒必詆毀百端光以為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
浮薄之風其不修怨如此 戊戌遼主北幸遣使加統
軍使及靜化軍節度使爵秩仍賜賚諸軍士 辛丑詔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六
執政大臣各舉可充館閣者三人 壬寅詔文彥博特
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以門下侍郎呂公著為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及異彥博公著除官長編書於
五月丁巳朔今從宋史紀表 太皇
太后欲用彥博為右相劉摯王觀竝言彥博春秋高不
可為三省長官朱光庭亦三上章以為彥博師臣不宜
煩以吏事若右相則呂公著韓維范純仁皆可為之帝
問司馬光光對曰若令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
足尊老成矣又言宜為右相者莫如呂公著帝皆聽之
又詔彥博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人朝因至都堂與輔
臣議事如遇有軍國機要即不隨時日並令人預參決

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吏目抱文書歷諸廳白之故為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懇蔡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長貳並得議事遂為定制 乙巳詔戶部裁冗費著為令 黜內侍李憲等於外劉摯言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斂生民膏血興靈夏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卒勁騎死殆盡宋用臣董大工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算入狴犴朝士都人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此四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三

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厭不然其為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且亦以為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官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辛亥文彥博入對叩其子貽慶扶掖上殿賜貽慶金紫章服 揚王顥荆王頴並特授太尉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武各舉所知以勉厲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禁之制 知誠州周士隆撫納谿峒民一千三百餘戶賜士隆銀帛

癸丑三省言尚書六曹職事閒劇不等今欲減定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官兼司門屯田兼虞部定為三十五員又言常平奏春秋斂散以陳易新及歲饑賑貸主司並依法推行降貸常平錢穀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并納者止出息一分並從之 五月丁巳朔以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韓維為門下侍郎罷諸路重祿復熙寧前舊制 遼自馬羣太保蕭托輝舊作陶改括羣牧實數以定籍厥後東冊國歲貢千匹女直諸國及鐵驪諸部歲貢良馬仍禁朔州路鬻羊馬於南朝吐渾党項鬻馬於西夏以故牧馬蕃息多至百有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三

餘萬遼主賞羣牧官以次進階 庚申夏國遣使來賀卽位 壬戌詔侍從臺官監司各舉縣令一人 丁卯劉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眾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先帝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甚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尤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

路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願罷其制戊辰
詔孫覺顧臨程頤同國子監長貳修立太學條制 己
巳幸揚王荆王第官其子九人 乙亥蘇轍言前參知
政事呂惠卿詭變多端見利忘義王安石初任執政以
爲心腹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
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
石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
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
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
辨破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自是諍臣吞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三

延而歸恣行欺罔立石紀功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擾
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
衣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
馴致不豫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
其求進則膠固爲一粟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
均反眼相噬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
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扼其歸安石覺
之被召卽起迭相攻擊期至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
華亭知縣張若濟僭豪民錢置田產等事朝廷遣蹇周
輔推鞠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三

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
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
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剝殆徧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
係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
安其生遂至河北人戶流移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
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其心本欲株連
蔓引塗污公卿獨賴先帝仁聖每事裁抑故不得窮極
其惡既而惠卿自以賊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
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違背物情壞亂邊政
西戎無變安奏警急擅領大眾涉人戎境竟不見敵還

覆視也惠卿發安石私書其一日無使齊年知齊年者
馮京也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日無使上知安
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
唯恐不淡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
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隨相挾
搆不遺餘力此大儀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惠卿用事
於朝廷首尾十餘年操執威柄凶欲所及甚於安石乞
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追削官職投畀四裔 詔特
贈呂誨通議大夫子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以劉摯呂
大防范純仁言其觸忤時事謹死外藩故也 遼主駐

納葛濼戊寅遼宰相梁穎出知興平府事 壬午詔文
彥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
樞密院奏事並序官位在宰相上 乙酉監察御史上
官均言今之議者必以為往時之徵青苗出於抑配故
有前日之弊今則募民之願取者然後與之而有司又
不以多徵為功在民必以為便臣以為不然今天下民
十室之中費用匱乏者六七誘以青苗之利無知之民
不暇遠計必利一時之得紛然趨赴雖曰不彊抑配然
而徵斂追呼督促之煩道塗往來之費輕用妄費賤售
穀帛之患未免如前日也故臣願行閏二月八日詔書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丙

罷去青苗法復常平倉年平糶之法茲萬世之通利也
是月遼放進士張穀等二十六人 六月丁亥朔遼
以左伊勒希巴耶律坦為特里衣知樞密院事耶律額
特勒兼知伊勒希巴事 戊戌詔自今科場程試毋得
引用字說從林旦言也 癸卯遼遣使案諸道獄時景
州刺史耶律儼人為御史中丞案上京滯獄多所平反
擢同知宣徽院事提點大理寺 甲辰置春秋博士
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呂惠卿落
職降為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蘇轍到
擊王巖交相繼論惠卿罪惡故有是命 監察御史韓

川言市易之設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以取
利又所收不補所費請結絕見在物貨晝日變不收買
從之 右正言王覲言先帝令常平錢斛存留一半遇
穀貴減市價出糶成熟時增市價收糶務在平穀價而
已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為利故於青苗新
令則競務力行於糶糴舊條則僅同虛設伏望朝廷罷
徵青苗錢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志 遼以同
知南京留守事耶律諾音舊作那也今改知右伊勒希巴事
乙巳準布部長朝於遼遼主命燕國王延禧相結為友
丙午王巖交朱光庭蘇轍王覲言呂惠卿賈投分司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壬

南京不足以蔽其罪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為分
司在常人不為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既
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制也 戊申吏部尚書孫承等
請以富弼配神宗廟庭詔從之初議或欲以王安石或
欲以吳充太常少卿鮮于侁曰勳德第一惟富弼耳
遼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阿蘇舊作阿蘇今改兼知北院大
王事 庚戌太白晝見 辛亥呂惠卿賈投建寧軍節
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從王巖交等四人所
奏也蘇軾草制詞有曰先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
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又曰尚寬爾觀之誅薄示三

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 甲寅詔曰先帝講求法度
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閒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過事或
連起犴獄久乃知弊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
整飭風俗修振紀綱蓋不得已況罪顯者已正惡鉅者
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闕略細故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
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始鄧綰論滁州言者未
已太皇太后因欲下詔慰存反側呂公著以為宜然遂
從之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遺患它日公著曰治
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
新豈宜使自棄邪 復置通判軍 乙卯程頤上疏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三

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差
修國子監條例是亦兼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
之意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為雖兼它職不妨
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古人齋戒而告君臣前後兩得
進講未嘗敢不病齋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
營於職事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
舌感人不亦淺乎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
乞免臣修國子監條例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
頤一日講顏子不改其樂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
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

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箠會瓢飲季氏魯國盡
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鑑乎文彥博
呂公著等入侍聞其講說輒相與歎曰真侍講也彥博
對帝恭甚或謂頤曰君之視潞公如何頤曰潞公三
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頤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
自重此頤與潞公所以不同也 是月夏主遣使來求
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
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砦皆是彼田今既許
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卑辭厚禮
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逼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九

三

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
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
猶有見小忌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者願決聖心
為兆民計時異議者眾唯文彥博與光合太皇太后將
許之光欲并乘熙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
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
邪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
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才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
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捍蔽若捐以予
敵一道危矣光乃止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

趙孟頫尚書魏瓘為御史監丞孫鑄為御史中丞

宋紀八十

起柔兆攝提格七月盡著雍執徐六月凡二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帝

元祐元年

遼太安二年

秋七月丙辰朔詔罷試補學官法令

尚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

司業各舉二人 丁巳遼惠妃之母燕國夫人先以入

朝擅取驛馬奪其封號復為巫蠱術厭魅皇孫延禧事

覺伏誅妃弟蕭酬幹隸興聖宮籍流烏爾古德喀勒部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戊午遼主徽沙嶺 辛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

有格概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內外

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乃革去

內外舉官法但用吏部審官院選格及帝即位王巖叟

言自罷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才

于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

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

雅名也况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為通術遂復

內外官舉法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

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舉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

倘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揜善

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

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

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于私若止循資序未

必皆才莫如使在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

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

師表科有官無官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有官無官皆可舉

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有官無官皆可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

監司科有官無官皆可舉五曰經術精進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皆可舉

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述科有官無官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有官無官皆可舉九曰善治財

賦公私俱便科有官無官皆可舉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有官無官皆可舉

十一曰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

大中大夫帶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于十

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需

材即案籍視其所當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

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

舉主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庶幾人人重

慎所舉得才詔從之 甲子遼賜興聖積慶二宮貧民

錢 乙丑夏國主乘常殂是年改元天安禮定私謚康

靖皇帝廟號惠宗慕號獻陵子乾順即位 上官均奏
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
關僕射從之 劉摯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詔改
復差法而法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平之弊竝用舊制
施行會未累月復變爲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
議之臣而斂散之惠至今行之如初此二者大事也而
反覆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從且改之易之誠是邪君
子猶以爲反令況改易未必是徒以暴過舉于天下則
曷若謹之于始乎 庚午夏國遣使來賀坤成節 乙
酉遼出粟賑遼州貧民八月戊子遼主以雪罷獵 辛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三
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初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
再立常平錢穀斂散出息之法朝廷用其言司馬光方
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報光尋具
劄子言先朝徵青苗本爲利民竝取情願後提舉官速
要見功務求多徵今禁抑配則無害也蘇軾奏曰熙寧
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爲害也至此民家量入爲出
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許人情願是
爲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
患非良法也會王巖叟朱光庭王觀等交章乞罷青苗
光始大悟力疾入朝于簾前奏曰是何姦邪勸陛下復

行此事純仁失色卻立不敢言太皇太后從之即詔當
平依舊法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
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太皇太后諭輔臣
曰臺諫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當光曰朝廷既令臣僚
各舉所知必且試用待其不職然後罷黜亦可并坐舉
者呂公著曰舉官雖委人亦須執政審察人材光曰自
來執政止于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光所
言非是直備舉者之言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罰之甚
失義理公著曰近除用多失亦由阻以資格光曰資格
亦不可少維曰資格但可施于敘遷若升擢人材豈可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四
拘資格邪 壬辰封弟偁爲祁國公 丁酉司馬光以
疾作先出都堂遂謁告自是不復入朝 癸卯以崇政
殿說書程頤兼權判登聞鼓院 九月丙辰朔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年六十六太皇太后哭之
慟帝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贈太師溫國公諡
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居洛陽十五
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
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及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
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
愛以活我遼人較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

開過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
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衆諸葛亮會少事煩以為戒光
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
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歿其家得遺奏八紙皆手札論
當世要務百姓間其卒罷市而往弔鬻衣而致奠巷哭
而過車蓋以萬千數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
本飲食必祝焉歸葬陝州四方來會者數萬人光孝友
忠信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
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于學無所不通唯不喜釋
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蘇軾嘗論光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五

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以
為篤論 己未朝獻景靈宮辛酉大享明堂以神宗配
程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淡疾之
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
省官欲往奠光頤不可曰于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
難之者曰孔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蘇軾曰此
乃在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嶽皆大笑遂成嫌隙 丁
卯以中書舍人蘇軾為翰林學士 詔諸路坊郭第五
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納免役錢並
與減放五分餘皆全放仍自元祐二年始 庚午遼主

遼上京壬申發粟賑上京中京貧民丙子遼主謁二儀
五鸞二殿已卯出太祖太宗所御鐵仗示燕國王延禧
諭以冊業征伐之難 張瑛能為光祿大夫資政殿學
士知鄭州臺諫交章論瑛凡十數太皇太后宣諭王巖
突曰明堂大禮後瑛必退至是乃引疾請外竟從優禮
罷去 孫升奏祖宗用人如趙普王旦韓琦此三人者
文章學問不見于世然觀其德業器識功烈治行近世
輔相未有其比王安石為一代文宗進居大任施設之
方一出于私智由是言之則輔佐經綸之業不在乎文
章學問也今蘇軾之學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六

足為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
下以王安石為戒世譏其失言 辛巳遼主召南府宰
相議國政 冬十月乙酉朔遣以南院樞密副使賈景
庸知樞密院事景庸初為秘書校書郎聰敏好學至是
始見用封陳國公 丙戌改封孔子後為奉聖公鴻臚
卿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為侍祠然兼領它官
不在故郡于名為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
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預它職增給廟學田百頃
供祭祀外許均贖族人賜國子監書置教授一員以訓
其子弟 五國長貢于遼 丁亥遼遣使詔夏國王乘

帝子乾順知國事 庚寅太白晝見 壬辰夏人來告
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所陷人
民當盡盡以給還遺穆衍張楙往弔祭 乙巳賜范鎮
詔落致仕除兼侍讀詔書到日可即赴闕 已酉宗正
寺丞王鞏奏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類譜自慶曆八
年張方平進書之後僅五十年竝無成書請更立法玉
牒二年一具草繳進類譜亦如之候及十年類聚修纂
從之 劉摯言太學條例獨可案據舊條攷其乖戾太
甚者刪去之若乃高闕以慕古新奇以變常非徒無補
而又有害乞罷修學制所止責學官正錄以上將見行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七

條制夫甯修定摯言慕古變常益指程頤也頤大概以
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
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攷定高下
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錫解額以去利誘首飾
文以專委任厲繩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
光法凡數十條輒爲禮部疏駁頤亦自辨理然朝廷訖
不行 十一月乙卯朔禮部言將來冬至節命婦賀坤
成節例改廢爲表從之程頤建言神宗喪未除節序變
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爲
慰不從 戊午以尚書右丞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御史

中丞劉摯爲尚書右丞自張璪罷中書侍郎久未補人
呂公著言呂大防忠實可任大事帝又以手札問公著
曰卿前日言劉摯可執政緣未作尚書恐無此例欲且
除尚書公著奏國朝自中丞入二府者如賈昌朝張昇
趙槩馮京等甚多帝從其言摯遂自中丞入輔以傅堯
俞爲御史中丞仍兼侍讀 甲戌遊爲燕國王延禧行
再生禮曲赦上京囚 先是河決大名詔祕書監張問
相度河北水事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往丙子問奏臣
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
仰故道難復請于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發河分引水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八

勢入孫邨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爲然于是
減水河之議復起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
詔問別相視 戊寅以起居郎蘇轍起居舍人曾鞏竝
爲中書舍人鞏仍充實錄院修撰王巖交言鞏資望甚
卑因緣得竊館職素無吏能而擢領都司殊昧史材而
委修實錄凡八上章皆不聽 朝廷起范鎮欲授以門
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又移書問其從孫祖禹祖禹亦勸
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
之何復出也遂固辭表曰六十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
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命提舉崇福宮數月告

老以鉅青光祿大夫致仕 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巖安同入對帝諭堯俞曰用卿作中丞不由執政以卿公正不避權貴如朝政闕失卿等當極言之 三省奏立經義詞賦兩科從之 詔府界二路係甲人戶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呂陶請也 庚辰調鹽井官溪錢 癸未遼出粟賑乾顯成懿四州貧民 十二月庚寅詔將來服除依元豐三年故事羣臣勿上尊號 辛卯遼以蘭陵郡王蕭烏納舊作兀納今改為南院樞密使烏納奏請掾史以歲月遷敘從之 戊戌華州鄭縣小敷谷山崩 壬寅朱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九

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問有怠廢不舉之病宜帝綜核名實不問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為仁宗之濫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宜帝不足以過也今學士院攷試官不識大體反以媮刻為議論乞正攷試官之罪策題蘇軾文也詔軾特放罪軾聞而自辨詔追回放罪指揮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臺諫當徇

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訕諤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 戊申詔以冬溫無雪決繫囚 遼崇義軍節度使致仕劉仲卒仲初為大理正因奏獄遼主適與近臣語不願仲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遼主大驚異累遷大理少卿民無冤抑後復以三司副使提點大理寺明法而怨案冤獄全活甚眾遼主欲大用之為耶律伊遜所阻伊遜既敗其黨猶盛仲不復仕適燕薊民饑伸家居與致仕官趙徽韓造濟以糜粥所活不勝算至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十

是卒遼主震悼賻贈加等 是歲河北及楚海諸州水二年遼大安三年春正月乙卯遼主如魚兒濼 壬戌王觀言朱光庭訐蘇軾策問呂陶力辨臣謂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攷同異濫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此大患也太皇太后澁然之時議者以光庭因軾與其師程頤有隙而發而陶與軾皆蜀人遂起洛蜀二黨之說故觀有是疏 夏國以其故主秉常遺物遣使來進乙丑封乾順為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 戊辰詔自今舉人程試並許用古今諸

備之說或出已見勿引申韓釋氏書攷試官以經義論策通定去留母子老列莊子出題 辛未傅堯俞王巖變入對論蘇軾策題不當太皇太后曰此朱光庭私意卿等黨光庭耳堯俞巖變同奏曰臣等蒙宣諭謂黨附光庭彈軾上辜任使夏不敢詣臺供職伏俟譴斥 甲戌遼出錢粟賑南京貧民仍復其租賦 丙子詔蘇軾所撰策題卽無譏諷祖宗之意然自來官司試人亦無將祖宗治體評議者蓋一時失于檢會割付學士院知令傅堯俞王巖變朱光庭速依舊供職蓋從呂公著議也 辛巳詔蘇轍劉攽編次神宗御製 二月丙戌遼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十一

發粟賑中京饑 丁亥遣左司諫朱光庭乘傳詣河北路與監司一員徧視災荒撥置賑濟 賜富弼神道碑以顯忠尚德爲額仍命翰林學士蘇軾撰文 詔施黔戎瀘等州保甲監司免歲閱 己丑知澶州王令圖相度河北水事張問奏乞如前議分河水入孫郵口置約使復歸東流故道從之 己亥命吏部選人改官歲以百人爲額 甲辰遼以民多流散除安泊逃戶徵償法 辛亥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蔡確坐弟軍器少監碩貨用官錢事落職徙知安州 是月代州地震 三月乙卯高麗遣使貢于遼 丁巳太皇太后詔曰祥禪

終典冊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盡孝愛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 己未遼免錦州貧民租 壬戌輔臣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諭曰性本好靜昨止緣皇帝幼冲權同聽政蓋非得已況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衙豈女主所當御呂公著等言陛下執謙好禮思慮精淡非臣等所及 戊辰詔內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第二任通判資序堪知州者一人呂陶言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爲甚故有是詔 令御史臺察民俗奢僭者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十二

夏國遣使來謝封冊 癸酉奉安神宗神御于景靈宮宣光殿 甲戌遼免上京貧民租遼主如錦州 庚辰詔內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黃門以百人爲定額 女直貢良馬於遼 是月神宗大祥范祖禹上疏太皇太后曰今卽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于舊皇帝聖性未定觀儉則儉觀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間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朱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滛哇之聲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

故事服除開樂當置宴祖禹以為如此則似因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請罷開樂宴惟因事則聽樂從之 程頤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開給事中願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耳臣不暇遠引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 王令圖卒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今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三

圖議時知樞密院事安燾以東流為是兩疏言朝廷之議同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道雖屢變移而仍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阻疆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海西則河尾益北若復不止則兩岸遂為遼境彼必作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歷中因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卻顧可為寒心今欲使于治河而變于設險非計也文彥博議與燾合中書侍郎呂大防從而和之三人者力主其議同列莫能奪中書舍人蘇轍謂呂公著曰河決而北自先帝

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蓋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曰當與公籌之然回河之役遂興 夏四月丁亥果莊使其子寇洮東 戊子遼賜中京貧民帛及免諸路貢輸之半 己丑以文彥博累章乞致仕詔十日一赴朝參因至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經筵 辛卯詔自今月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其國消復以梁燾奏春夏大旱故也 丙申遼賜烏庫部貧民帛 丁酉以四方牒訴上尚書省或冤抑不得直令御史分察之用范純仁之言也 己亥太皇太后以旱權罷受冊禮詔諸路監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四

司分督郡縣刑獄五日而雨 庚子遼主如涼陁 甲辰張舜民罷監察御史依前權判登聞鼓院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亂疆臣爭權乾順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差封冊使劉奉世等幸勿遣緣大臣有欲優加奉世者為是過舉大臣指文彥博也故舜民有是責傅堯俞乞速賜追還以協易不違復之義王巖交孫升上官均韓川梁燾王觀皆以為言不報 遼南府宰相王績卒 乙巳以布衣彭城陳師道為徐州教授師道受業于曾鞏博學善為文熙寧中王氏經義盛行師道心非其說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傅堯俞孫覺薦授是

職尋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至南京見蘇軾改潁州教授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家素貧或經口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 呂公著請復制科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始 遼主命出戶部司粟賑諸路流民及義州之饑 戊申御殿復膳 李清臣罷時熙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以爲不可于是傅堯俞王巖叟言清臣竊位日久有患失之心無自立之志乞早賜罷黜上官均梁燾亦相繼論之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五月壬子朔王巖叟傅堯俞等言臣等累章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不蒙開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五

納言責難以冒居伏望降黜呂公著慮言者將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 癸丑夏人圍南川砦 庚申遼海雲寺進濟民錢千萬 丁卯以前書右丞劉摯爲尚書左丞兵部尚書王存爲尚書右丞 戊辰貶右諫議大夫梁燾知潞州侍御史孫升知濟州先是燾乞還張舜民臺職章十上不聽又于省中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爲失職因詢問貪祿不去不知世所謂羞恥而升亦劾問引燾不知羞恥等語坐朋附同貶 癸酉以胡宗愈爲御史中丞宗愈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

法畏天它日奏對優殿帝問朋黨之說宗愈曰君子謂小人爲姦邪則小人必指君子爲朋黨陛下擇中立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消因進君子無黨論 六月甲申以京西路提點刑獄彭汝礪爲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無彼此之辨一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也 辛丑以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事 壬寅有星如瓜出文昌 阿里骨逼果莊率竊據洮州殺掠人畜羌酋結藥密使所部怯陵來告阿里骨遣人執法陵結藥恐事覺以其妻子來歸丙午授結藥三班奉職 戊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六

申以丁騭爲右正言騭自行新法卽不肖爲知縣折資監當幾二十年人多稱之 以祕閣校理諸城趙挺之爲監察御史挺之始通判德州希意行市易法時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館職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濼街之庭堅分寧人也 秋七月辛亥詔戶部修會計錄 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韓絳以司空致仕 夏人寇鎮戎軍諸堡劉昌祚等禦之而還 詔府界三路教閱係用復課利場務虧額科罰 乙卯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出提點河東刑獄初朝廷稍更新法商英上書言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柰何輕議變更又嘗
移書蘇軾求入臺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或
得之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故出之 丙辰罷諸州數
外歲貢 遼主獵于黑嶺丁巳出雜帛賜與聖宮貧民
戊午以遣使賀坤成節曲宴垂拱殿始用樂 庚申
進封李乾德為南平王 辛酉改誠州為渠陽軍 壬
戌御札付中書省曰門下侍郎韓維嘗面奏范百祿任
刑部侍郎所為不正輔臣奏劾臣僚當形章疏明論曲
直豈但口陳意欲無迹何異姦讒可罷守本官分司南
京呂公著上疏言自來大臣造剽密論未嘗須具章疏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七

維素有人望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恐中外人情不安呂
大防亦以為言甲子詔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中
書舍人曾肇封還詞頭具狀曰古者坐而論道謂之三
公豈必具案牘為事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以為
有無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
之罪而逐大臣不報已而公著復于便殿乞改維詞頭
乃詔中書省以均勞逸意命舍人蘇轍為之維尋以病
改汝州 乙丑以左司諫呂陶為京西轉運副使侍御
史上官均為禮部員外郎先是御史杜純右司諫賈易
緣張舜民罷職事劾陶均面欺同列不肯論救陶自請

補外上疏言杜純乃韓維之客以此媿維賈易乃程頤
之死黨為頤報怨必欲臣廢逐而後已惟陛下幸察易
凡五狀劾陶謂詭譎姦人託朋附以自安故陶均皆罷
言職而陶獨外補 庚午遼主以大兩罷獵丁丑遼泰
越國王阿葷卒尋追封秦魏國王 八月辛巳右司諫
賈易罷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
者多與程頤善軾頤交惡其黨迭相攻易獨建言請并
逐二人又言呂陶黨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
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所言
頗切直惟詆大臣太甚爾乃止罷易諫職出外公著還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六

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願主上春秋方盛慮異
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預使人主輕
言者眾皆嘆服 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先是頤赴講會帝瘡疹不御適英已累日頤還詣宰相
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
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宰相不知可乎翼日
呂公著等始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多不悅故黜之頤
因三上章乞納官歸田里不報又乞致仕亦不報時呂
公著獨相羣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
朔黨一號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

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朝黨以劉摯梁燾王巖變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眾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遐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閒隙而諸臣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背議惟呂大防秦人憊直無黨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癸未以西蕃寇洮河民被害者給錢粟死者賜帛其家乙酉命呂大防爲西京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丁亥孔文仲丁騰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一心爲國勿爲朋比 癸巳以夏國政亂主幼彊臣梁乙逋等擅權逆命詔諸路帥臣嚴兵備之 庚子授西蕃首領心牟欽瓊銀州團練使溫溪心瓜州團練使以不從結岷隄入續資治通鑑卷八十 九

有以離閒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制勝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來修貢悉如燕言 九月乙卯發太皇太后冊寶于大慶殿丙辰發皇太后皇太妃冊寶于文德殿 己未夏人寇鎮戎軍 庚申王覲奏蘇軾程頤向緣小忿浸結仇怨于是頤軾素所親善之人夏相詆訐以求勝勢前日頤言言者及軾故軾乞補外既降詔不允尋復進職經筵今執政大臣有闕若欲保全軾則且勿大用庶幾使軾不遽及于悔吝又奏小人近乃造爲飛語有五鬼十物十八姦之說大槩不過取一二公義所共惡者以實其言而餘皆端良之士也伏望詔續資治通鑑卷八十 三

而指言羣臣讒邪罔極朋黨滔天又言蘇轍特密以告人轍上疏自辨于是御史交章論易詔事程頤默受教或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乞早賜降黜詔以易已罷言職不合于謝上表內指名論事故有是責 辛卯減西京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壬辰遼罷節度使以下官進珍玩 庚子論復洪州功种諡等遷秩賜鉅絹有差 癸卯劉摯言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交知潞州梁燾通判號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忠直不撓願召入備任使以慰公議 甲辰泉州增置市舶從戶部尚書李常請也 丁未范祖禹乞于通英閣復張挂仁宗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三

時王洙蔡襄所書無逸孝經圖從之 十一月甲寅遊以特里衮耶律坦同知南京留守事 丙辰復置漣水軍 庚申獻果莊于崇政殿請犯邊之狀諭以聽招其子及部屬歸附以自贖果莊服從赦之以為陪戎校尉遣居秦州 壬申詔講讀官遇不開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三條進人先是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故有是詔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政者必述以已意反復言之 乙亥以大雪民多凍死詔加賑恤其無親屬者官瘞之 罷內殿承制試換文資格 十二月已

卯朔遊以樞密直學士呂嗣立參知政事 乙酉以大寒賜諸軍薪炭錢又令開封府開坊市貧民以錢百萬計口量老少給之 丙戌興龍節初上壽于紫宸殿已丑以大寒罷集英殿宴 壬辰兀征聲延部族老幼萬人渡河南遣使廩會之仍諭聲延勿失河北地 壬寅頒元祐敕令式 丙午趙挺之奏蘇軾學術本出戰國策縱橫揣摩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為問使軾得志將無所不為矣政異東都事略趙挺之傳挺之劾奏蘇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為誹謗先帝宋史同未審即此奏 是冬始閉汴口 是歲夏改元天儀治平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三 三年遊大安四年 春正月庚戌復置廣惠倉從侍講范祖禹言也 遊主如混同江 甲寅太白晝見 已未朝獻景靈宮 庚申詔發京西南路關額禁軍沒五十餘萬斛減市價出糶至麥熟日止以雪寒物價翔湧也 壬申奏蘇軾長于辭華而暗於理義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宜且與一郡稍為輕浮躁競之戒 辛酉詔廣南西路朱崖軍開示恩信許生黎悔過自新 壬戌罷上元遊幸 甲子五國部長貢於遊庚午遊免上京道逃及貧戶稅賦 壬申阿里骨奉表謝罪詔遊將無出兵仍罷招納 甲戌遊以上京南京饒許良人自饒

丁丑遼曲赦西京役徒 二月甲申罷修金明池橋殿 乙酉時久陰不解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以爲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爲不可改近聞疏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滾詆之至欲重加貶竄此等亦無它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歿則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紛爭卒難調和願陛下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三

太平矣不數日稷能言職 癸巳詔殿試經義詩賦人並試策一道從趙挺之請也 甲午遼曲赦秦州役徒 乙終身者皆五歲免已亥遼主如秦州赦秦州役徒 乙巳知貢舉蘇軾同孫覺孔文仲言每一試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百餘人舊制禮部已奏名至御試而黜者甚多嘉祐始盡賜出身近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聖斷今禮部十人以上別試國子開封解試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進士及該特奏而預正奏者定著於令遂升一甲則是法在有司恩不歸于人主甚無謂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丙

既没太皇太后問呂公著光門下士素所厚善可任臺諫者孰當先用公著以安世對遂擢任之 三月丙辰司空致仕康國公韓絳卒諡獻肅絳喜延接士大夫始與王安石善其後頗異因數稱薦司馬光可大用然終以黨安石復得政清議少之 乙丑遼免高麗歲貢 已巳賜進士李常寧等并諸科及第出身共一千一百二十二人 遼賑上京及平錦來三州饑 甲戌增新釋褐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費 乙亥夏人寇德靜砦將官張誠等敗之 夏四月戊寅令諸路郡邑具役法利害以聞 已卯遼賑蘇吉復涼鐵五州貧民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五

并免其租稅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以年老數辭位辛巳拜司空平章軍國事詔一月三赴經筵 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出省毋拘以時別建第于東府之南啟北扉以優執政就議恩數如其父夷簡世以為榮 以中書侍郎呂大防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范純仁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皆蘇軾所草也是夕軾對于內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急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軾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軾曰豈大臣論薦乎曰

亦非也軾曰臣雖無狀不敢自它途以進太皇太后曰此乃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泣帝亦泣左右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五

救溺也軾不能從 壬午以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孫固為門下侍郎尚書左丞劉摯為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為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為尚書右丞戶部侍郎趙瞻為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韓川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對曰朝廷用人皆協與望惟胡宗愈公議以為未允耳 遼賑慶州貧民乙酉減諸路常供服御物 丁酉遼立入粟補官法癸卯遼主西幸時耶律儼為樞密直學士召使講尚書洪範儼儀觀秀整遼主數對羣臣稱其才俊 五月丁未中書舍人曾肇言昨奉使契丹還至河北竊聞朝廷命王孝

先開孫邨口減水河欲爲河河之計詢之道路皆云見
今河流就下故道地形甚高兼係黃河退背地分恐難
成功當河北累年災傷之後未宜有此興作伏望聖慈
夏下水官及河北路監司公共講求不至枉費民力更
招後悔 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
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遺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
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
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
其漸故不憂其可憂而憂之于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
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投致海內之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七

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
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
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
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及武三思一得志至
於竄移淪沒此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
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
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撓而卒爲人所勝者人孤而
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
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憤已積一發
其禍必大可不謂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安民邨州人

也 諫議大夫王觀疏言胡宗愈自爲御史中丞論事
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爲比朋內
批王觀論列不當落職與外任差遣翼日呂公著言觀
若止爲論列宗愈便行責降必不協眾情未敢行下後
二日公著與呂大防范純仁再論於簾前太皇太后意
猶未解純仁退而上疏曰側聞聖訓謂朋黨甚多宜早
施行以臣愚見朝臣本無朋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
陛下旣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
者皆指爲朋黨皆慶歷時先臣與韓琦富弼同爲執政
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六

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所降貶
謫王觀文字臣未敢簽書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
歐陽修朋黨論上之趙挺之楊康國亦言不當因論人
而逐諫官乞追寢罷觀之命不聽竟出觀知潤州而宗
愈居位如故 辛亥遼主命燕國王廷禧寫尚書五子
之歌 時以炎暑權罷講癸丑侍講范祖禹上疏曰陛
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宅日之治亂陛下如好學則
天下之君子以直道事陛下補助德業而致太平不好
學則天下之小人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
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君將濟其所欲

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 乙卯遼賑 州貧民 丁巳詔免徒役終身者五歲免之己未賑春 水犯田 六月丙子朔詔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替者 依募法支雇倉錢如願投募者聽仍免本戶身役不願 投募者速召人替 庚辰遼主駐散水原 癸未詔司 諫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倣故事以升朝官通判 資序歷一年者為之 丁亥遼命燕國王延禧知中丞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无

司事以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哥里知右伊勒希巴 以知右伊勒希巴事耶律鄂嘉同知南院樞密使庚寅 北院樞密使耶律頗德致仕 戊戌詔黃河未復故道 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與役不可中罷宜 接續工料期于必成范純仁乞寢前命以杜希合尚書 王存等亦言孝先初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 成功且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遣使覆 案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 文彥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 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為憂存謂契丹

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 如石晉末耶律德光入汴豈無黃河為阻況今河流亦 未必便衝過北界也太皇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 畫四不可之說以進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 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為邊患而 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 回戊戌詔書 辛丑夏人寇塞門砦 劉安世言胡宗 愈操行汙下毀滅廉恥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 乞特行罷免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

无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

南北宣徽院 御史翟思等言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今天下之事其繁簡多寡無以異于官制以前然管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為四五管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為六七願朝廷參攷古制以救今弊 王寅遠命諸部長官親鞫獄訟 十一月甲辰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相度回河利害畫圖聞奏 庚申遼興中府民張化法以父兄犯盜當死請以身代遼主皆免之 丁卯詔歲以十月給巡城兵衣裘 劉安世言屢見近臣連名薦士多為捷徑容使驟求人懷觀觀何所不至詔自今臣僚特有薦舉毋得列銜聞奏 十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三

二月癸未遼以耶律慎思為中京留守 劉安世言鄆州學教授周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種以疏遠微賤之臣懷姦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禮伏望重行竄殛以明好惡蘇軾言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種以汙學校謹自劾待罪甲午罷種教授歸吏部 王寅白虹貫日 戶部侍郎蘇轍上疏言回河大議雖寢然間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汝口入地已深而孫邨所開丈尺有隄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今建議者乃謂

河徙無常萬一自遼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管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遼接境無山河之阻邊臣建為塘水以捍其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且契丹諸水皆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淤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言黃河自小吳汝口乘高注下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怒決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大臣重于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四

憂以取必于朝廷雖已遣范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無觀望風旨也願亟收回買梢發兵指揮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 閏月癸卯朔頒元祐敕令格式 是日遼預行正旦禮 甲辰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蜀郡公范鎮定鑄律度量鐘磬等并書及圖法上進較景祐中李照樂又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輔臣同閱視賜詔嘉獎下之太常令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卒諡忠文鎮清白坦夷表裏洞達過人以誠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雖在萬乘前

無所屈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雖議論如出一口故當時推天下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景仁鎮字也 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臣等願明救本部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則誰不信服奏入詔戶部取索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糧賞給特支依舊外其餘浮費並行裁省節次以聞 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吏人無祿不足以責其廉遂重其罰而祿之向已命官覈實汰冗請督責成書詔門下中書後省疾速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五

立法 丙午遼主如混同江 戊申減宰執賜予 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閒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攷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激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少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陰補私親舊無定隄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于社稷吾無愛于髮膚矧此推恩實同豪末忠義之士當識此情各忘內顧之誠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

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庚申置大曹尚書權官 丙寅詔吏部詳定六曹重複利害以聞 范百祿趙君錫既受詔行視東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見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知河必不可回即條畫以聞

四年遼太安五年春正月癸未范百祿等使還入對復言修

減水河有害無利願罷其役那移工料繕築西隄以護南決口頃之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遼主如魚兒

深 甲申以夏人通好詔邊將毋生事 左司諫韓川罷為集賢校理權發遣潁州以數言胡宗愈不聽故也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六

甲午高麗貢于遼 是月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 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申國公呂公著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以呂司徒復逝痛憫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遠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暴其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攷實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每帝

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眾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王安石博辨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不覺消釋其敬服如此 庚戌白虹貫日 乙卯夏國主遣使來謝封冊 壬戌御迺英閣詔講讀官講尚書讀寶訓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帝問曰止此三德為要有德康對曰皋陶所陳有九德如柔而立剛而塞強而義等語是也先是帝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巖叟喜問德音欲因以風諫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審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七

則亂不可須臾去也三數雖少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巖叟嘗侍講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帝曰竝無所好惟是觀書對曰聖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去它事始可謂專久而不倦始可謂勤帝然之三月癸酉遣主命析津大定二府精選舉人以聞遂自清寧後五京諸州各建孔子廟頒五經傳疏至是復下詔諭學者當窮經明道 甲戌蘇頌等奏接進漢唐故事分門增修詔以通英要覽為名 己卯作渾天儀 胡宗愈罷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以劉安世屢劾其罪狀故也 太史局奏宋以火德王天下今所造渾儀名

水運甚非吉兆詔以元祐渾天儀象為名其後翰林學士許將等請即象為儀并為一器從之 劉安世言去冬迄今春雨雪愆期夏苗將稿秋種未布伏望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丁亥詔罷春宴 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罷為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軾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歷言今功罪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掎敵不以聞朝廷亦不問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懼之趨挺之王觀攻之尤甚軾知不見容請外故有是命 己丑詔自今大禮毋上尊號 辛卯晝有流星自東北向西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八

北急流至濁漫 乙未罷幸瓊林苑金明池 夏四月甲辰遣以知奚六部大王事尼噶舊作涅今改為本部大王 乙巳以大防等以久旱求罷不允 丁未少保司徒兼中書令太一宮使濟陽郡王曹侂侁性和易美儀度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神宗謂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進對未嘗名 戊申罷大禮使及奏告宰執加賜 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內二章譏訕尤甚奏至左司諫吳安詩首聞其事即彈論之梁燾范祖禹王巖

爰劉安世等交章乞正確罪壬子詔令確具析聞奏仍
委知安州錢景陽繳進確元題詩本始確嘗從處厚學
賦及作相與處厚有隙王珪欲除處厚館職為確所沮
處厚由是懼確故箋釋其詩上之士大夫固多疾確然
亦由此畏惡處厚云 遼主獵於北山 戊午分經義
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
詩賦為兩科試士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
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詔從之凡詩賦進士
于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
義二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九

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
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
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
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
試論策如詩賦科竝以四場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
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理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
為去畱其名次高下則如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神宗
尊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
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
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上者果能知道義自與

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
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是日尚書省又言
大河東流為中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
淤壞塘濼兼洶水入界河向去淺澁則河尾將直注北
界入海中國全失險阻之阻不可不為漢慮詔范百祿
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言臣等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
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
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闊一百五十
步下至五十步濶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
後闊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濶者三丈五尺次亦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十

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濶與漢
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勢如建瓴經今
八年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
迅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此乃
下流淡快之驗也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
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趨濶走下湍激
奔騰只有開濶必無淺澁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
無全失險阻之理不至上煩聖慮 壬戌弛在京牧地
與民 甲子遼主以霖雨罷獵 五月辛未以著作郎
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上疏論人主正心

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
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于中庶
使異日眾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 癸酉以御史中丞
李常為兵部尚書侍御史盛陶為太常少卿皆坐不論
蔡確改官也 辛巳知鄧州觀文殿學士蔡確責授左
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時中書舍人彭汝礪密
疏救確大略以吳處厚開告訐之路此風不可長為言
盛陶亦騰章意與汝礪合已而安州言確已刮洗詩牌
其明日確奏亦至自辨甚悉汝礪復救解之論猶未決
梁燾劉安世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分析故有是命汝礪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十一

又封還詞頭即謁告會王殿宴當制遂草詞行下 丙
戌梁燾吳安詩劉安世言蔡確罪重而責輕傅堯俞朱
光庭相繼論列范祖禹亦助之於是太皇太后宣諭燾
等令密具行遣條例聞奏燾等即以丁謂孫沔呂惠卿
故事條上丁亥宰執入對太皇太后忽曰蔡確可英州
別駕新州安置宰執愕立相視范純仁言方今宜務寬
厚不可以語言文字矚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劉摯亦
以確母老引柳宗元與劉禹錫播州事呂大防因曰確
先帝大臣乞如摯所論移一近襄州郡太皇太后曰山
可移此州不可移也於是不敢復言純仁獨留身指王

存論之意不解純仁曰臣奉詔但乞免內臣押去太皇
太后曰如何純仁以曹利用事言之太皇太后曰無慮
彼必不死也是夜批出差入內供奉裴彥臣等押送臣
僚皆欲救止而恐與初論相戾且非體遂不敢發李常
盛陶翟思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彭汝礪坐營救并
不草責詞皆罷去擢吳處厚知衛州初議竄確嶺嶠純
仁謂大防曰此路自丁晉公後荆棘六七年矣奈何
開之吾儕正恐亦不免耳知杭州蘇軾未行密疏言朝
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淡罪確則於
太皇太后仁政為小損謂宜皇帝降敕推治而太皇太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十一

后特加寬貸則仁孝兩得矣太皇太后善其言而不能
用 詔直龍圖閣邢恕候服闋日落職授承議郎監永
州鹽酒稅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陽開道抵鄧州見蔡確
相與謀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
因勸康作書稱確為它日全身保家計康以恕同年又
出父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康
為司馬光之子言確有定策功可取信於世既而梁燾
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既至恕日夜論
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為證燾不悅詣闕奏之
會吳處厚許確詩燾因與劉安世等請誅確確既貶竄

恕亦坐謫太皇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動邪若使確它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康初欲從恕招邵雍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從之則必為異日悔公休康字也及熹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康乃悔之 初梁燾之論蔡確也密具確及王安石之親黨姓名以進曰臣等竊謂確本出王安石之門相繼秉政垂二十年羣小趨附淡梲固蒂謹以兩人親黨開具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三

于後確親黨安燾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黃履吳居厚舒直王觀邢恕等四十七人安石親黨蔡確章惇呂惠卿張璪安燾蒲宗孟王安禮曾布曾肇彭汝礪陸佃謝景溫黃履呂嘉問沈括舒直葉祖洽趙挺之張商英等三十人于是太皇太后宣諭宰執曰確黨多在朝范純仁進曰確無黨呂大防進曰確黨甚盛純仁言非是劉摯亦助大防言有之純仁曰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退即上疏言蔡確之罪自有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前奉特降詔書盡釋臣僚往咎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

拳實在於此范祖禹亦謂確已貶餘黨可弗問乃上言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四方無不震聳確罷相已久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為眾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為黨確而逐之恐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

遼主駐赤勒嶺已丑遼以準布

舊作阻

瑪古蘇舊作磨古

斯今為諸部長以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托卜嘉舊作捷

薦之也自蕭道嚕舊作蘇為招討之後政務姑息多

擇柔愿者用之諸部漸至跋扈托卜嘉含容尤甚邊防

益廢至是復薦瑪古蘇卒啓後來邊患 癸巳回鶻貢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古

良馬于遼 己亥遼以同知樞密院使事耶律鄂嘉今改知右伊勒希巴事以左祗候郎君班詳袞耶律尼哩舊作涅知北大王事 六月甲辰范純仁王存罷時梁燾劉安世交章論純仁黨附蔡確純仁亦求出外吳安詩因言王存嘗助純仁救確純仁當罷存不可獨留遂詔純仁依前官為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存為端明殿學士知蔡州 丙午以樞密直學士戶部尚書韓忠彥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許將為尚書右丞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為同知樞密院事 丁未以戶部侍郎蘇轍為吏部侍郎三日改翰林學士 夏遣使

來貢 甲寅夏遣使如遼謝封冊 壬戌遂以參知政事王言敷為樞密副使買士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庚午遼主獵於沙嶺 乙亥安燾以母憂去位庚辰今從長編及宰輔表 詔戶部令諸路提刑司下豐熟州縣量增錢廣行收糴從司馬康劉安世范祖禹請也 壬辰遼主駐蹕絲淀 丙申都水監言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河勢未可全奪且為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係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為之勢必欲經久當遂作二股仍須增添役夫乃為長利詔有司具析保明以聞 八月壬寅救郡守貳以四善三最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五

課縣令吏部歲上監司考察知州狀 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臣竊聞河道西行孫邨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申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邨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其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遣都水使者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過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陛下急命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其隄防壞決之處第略加修葺免其決溢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

移理而羣小妄說不攻自破矣 辛酉太皇太后詔令後明堂大禮毋令百官拜表稱賀 乙丑都水監言當公事李偉言開撥直隄放水入孫邨口故道水勢順性朝廷當極力閉北流乃為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河淡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仍以都提舉修河司為名 九月己卯朝獻景靈宮辛巳大饗明堂赦天下百官加恩賜賚士庶高年九十以上者 乙未檢舉先朝文武七條戒諭百官遵守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陛下前者罷修河司中外無不以為當今總歷三時復興回河之役徒以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六

執政恥其前言之失必欲遂其妄舉大役河本無事而人彊擾之伏望明諭大臣博采羣言息意回河無以有隄之財力填不測之巨壑勿徇一言之失而冀必不成之功乞罷提舉修河司撤遣官吏兵夫其北河決溢隨宜救護不報 初遼主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命耶律伊遜等更定條制時校定官即重熙舊制刪其重複者為五百四十五條取律一百七十三條又刪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增重編者至千餘條皆分類列以太康間所定復以律及條例參校續增三十六條其後因事增校至大安三年止又增六十條

條約既歸典者不能徧習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眾吏得因緣為姦冬十月乙巳遼主詔曰法者所以示民信使民可避而不可犯也比命有司纂修刑法然不能明體朕意多作條目以罔民於罪朕甚不取自今復用舊法餘悉除之 戊申翰林學士蘇轍上神宗御製集九十卷於寶文閣收藏 癸丑御選英閣進讀三朝寶訓十一月丁卯朔遼以燕國王延禧生子大救妃之族屬進齊有差 癸未以門下侍郎孫固知樞密院事 中書侍郎劉摯為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傅堯俞為中書侍郎先是梁燾劉安世入對廷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七

用臣僚姓名以進燾安世乃以堯俞及蘇頌薦至是堯俞遂大用 乙酉有星色赤黃尾跡燭地 己丑太皇太后御元日賀禮令百官拜表 壬辰改發運轉運提刑預支樂宴會徒二年法 甲午知杭州蘇軾言浙西艱食已甚今歲兩浙水鄉種麥絕少深恐來年必有饑饉盜賊之變轉運司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石乞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一詔許留上供米三之一山是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半價糶常平米又作飭粥藥濟活者甚眾杭頻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

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浚西湖引水入運河溉田且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而取給于江湖水游河泛溢閘閘三年一浚為居民大患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濬茆山鹽橋二河以茆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以餘力修治六井民稍獲其利軾曰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隄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乃取救荒之餘復請於朝得度牒以募役者隄成南北徑十三里植芙蓉楊柳於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曰蘇公隄 十二月丁酉朔正議大夫章惇始除喪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六

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梁燾等劾奏惇用賤價奪民田詔候服闋與宮觀差遣故有此授 癸丑更定朝儀二舞曰威加四海化成天下 甲寅減郵延等路戍兵歸營 戊午以御史闕令中省兩省各舉一人 初范祖禹問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諭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侍經筵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

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是月劉安世又言臣前月末間權罷經筵意謂將有燕享今復半月講臣久不得望清光乃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遂謂陛下浸近女寵此聲流播實損帝德它日呂大防奏事太皇太后諭曰劉安世有疏言禁中求乳母事此非官家所欲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須飲乳也官家常在吾榻前閣內寢處安得有此

五年大安春正月丁卯朔御大慶殿視朝 丁丑朝

獻景靈宮 乙酉范祖禹上劄子四道其一曰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韓維風節素高若召以經筵之職物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九

論必以為慙其二曰蘇頌近乞致仕頌博問彊識詳練典故陛下左右宜得彈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其三曰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忠義許國遇事敢言豈可使之久去朝廷其四曰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實錄輔導人君宜莫如孝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謹靜端潔言行不妄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 是月遂主如混同江。二月己亥詔都水使者吳安持提舉修減水河 夏人來歸永樂陷浸吏士百四十九人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瀾四若還之仍約以委官畫定疆界 知穎昌府范純仁聞朝廷復議修

河上疏曰范百祿趙君錫相度歸陳回河之害甚明三兩月來卻聞復興斯役望聖恩再下有司若利多害少尚覲徐圖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靜疏奏主河議者不悅欲寢而不行太皇太后曰純仁之言有理宜從其請辛丑詔罷修黃河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令出上下皆以為便純仁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力者身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取其所無民安得不病獨富人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十

不親執役者以為便耳且從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錢無遠不屆若遇培克之吏則為民之害無甚於此 遂主如雙山 壬寅御通英閣講尚書無逸篇畢詔詳錄所講義以進故事經筵前一日進講義自元豐元年說書陸佃始至是詔今後講義於次日別進 癸卯詔時雨稍愆應五嶽四瀆州軍令長吏祈禱 丁未減天下囚罪杖以下釋之 初文彥博復居政府期年即求去詔曰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終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以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時尙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彥博讀詔粲然不敢言去復留四年至是請去不已庚戌詔以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護國軍山南

西道節度使致仕令所司備禮冊命于子彥博乞免冊禮從之甲子宴饒彥博於玉津園 三月丙寅朔中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趙瞻卒諡懿簡 丁卯賜故龍圖閣直學士孫覺家緡錢以給喪事 辛未女直貢於遼

壬申以尙書左丞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

旨蘇頌爲尙書左丞忠彥弟純彥之妻孫固女也各以

親嫌乞罷不許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

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

之上當務協諧若悻悻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

堯俞將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望令就職從之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三

己卯以龍圖閣直學士知亳州邵溫伯爲翰林學士承

旨王巖交封還除命不聽溫伯本名潤甫時避高魯王

諱故以字行 癸未罷春宴 辛卯以楊畏爲監察御

史劉安世朱光庭言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楊

畏不係所舉之士未審朝廷何名除授不報 壬辰罷

幸瓊林苑金明池 夏四月丁酉遼東北路統軍司設

掌法官 甲辰呂大防等以旱乞罷詔答不允 甲辰

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孫固卒太皇太后及帝皆出

聲泣輟視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溫靖固宅心誠

粹不喜矯亢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

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堯俞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惇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世以爲篤論 癸丑詔講讀官御經筵退留二員奏對通英閣

丁巳詔以早避殿減膳罷五月朔日文德殿視朝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王巖交韓川與劉安

世看詳具利害以聞 遊主駐散水原 乙亥丙己卯

御殿復膳致異長編於壬申書是日丙乙亥書 庚寅

以梁燾爲戶部尙書劉安世爲中書舍人燾安世並以

乞罷邵溫伯承旨除命不從解所遷官不拜 范祖禹

雷對言慶歷元年出御製觀文鑿古圖記以示輔臣皇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三

祐元年召近臣三館臺諫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仁宗

皇帝講學之外爲圖鑒古不忘箴儆又圖寫三朝事迹

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閒覽

此圖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六月辛丑錄囚 甲寅

遣遣使決五京囚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人

心已定唯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撼在位呂

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皇太

后疑不能決乙卯御史中丞蘇轍入對卽面斥其非退

復上疏曰臣頃而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

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未盡臣而不

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問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若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三

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尙賴二聖仁慈育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眾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有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宗廟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復有噬臍之悔疏入太皇太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撤疑吾兼甥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撤又奏曰竊見方今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靡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

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雖有異黨誰不歸心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猶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勸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觀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管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三

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由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眾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且熙寧雇役三等入戶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皆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管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

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閒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故天下皆思雇而賦差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存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恐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眾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 秋七月遼上如黑嶺 乙酉夏人來言書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五

界者不以綏州例詔曰已諭邊臣如約矣夏之封界當亦體此 始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孚者告蘇轍曰吏額不難定也管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繁莫過於此管銓吏止十數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數倍者管無重法重祿吏通賂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辦事勞而不避今行重法給重祿賂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要也舊法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為一人今誠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

多少之阻無所逃矣轍以其言為然乃具以白執政請據實立額埃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亾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自當消盡執政然之遂申尚書省後數月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損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大防得其書大喜欲此事必由已出別將詳定任未壽本諸司吏也為人精悍而滑嘗預知元豐吏額事獨能言其曲折大防悅之即於尚書省勅立吏額房使永壽與吏數輩與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專不復經由兩省一日內降盡可二狀付中書其一吏額也省吏白中書侍郎劉摯請封送尚書省摯曰當時文書錄黃過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六

門下今封過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摯曰中書不知其它當如法令遂作錄黃未壽見錄黃愕然曰兩省初不與乃有此耶即白大防乞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大防具以語摯摯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吏額事行畢未壽等推恩有差未壽急於功利勸大防即以吏額日裁損吏員仍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紛然詣御史臺訴不平臺官因言未壽等冒賞徇私不可不懲諫官繼以為言未壽等既逐而吏訴額祿事終未能決時輦方為中丞具

言後者所詳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額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守之最難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大防知眾不服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略如轍前議行之 劉摯初以吏額房事與呂大防議稍不合已而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疾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皆被減者鼓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淡譴大防它日語人曰使上意曉然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士大夫趨利者交鬪其間謂兩人有隙於是造為朋黨之論摯語大防曰吾曹心知無它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引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七

避大防曰行亦有請矣八月癸巳朔奏事畢摯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既退連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請帝遣中使召摯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呂大防辭位亦不許及摯遷右僕射與太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詆摯摯尋罷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釐益自吏額始 右正言劉唐老言伏觀大學一編論入德之序願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庶於清燕之間以備觀覽從之 初鄧溫伯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毫

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梁燾為御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溫伯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溫伯嘗草蔡確制稱確有定策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疏乞暫出溫伯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聽 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帝學八篇 九月丁丑詔復集賢院學士 丁亥以孫迥知北外都水丞提舉北流李偉權發遣北外都水丞提舉東流 冬十月癸巳罷都提舉修河司從中丞蘇轍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八

言也 詔導河水入汴 十一月壬戌高麗遣使貢於遼己已遼以南府宰相實景庸為武定軍節度使景庸審決冤滯輕重得宜旋以獄空問 蘇轍累言許將過失將亦累表乞外十二月辛卯朔以將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甲辰侍御史上官均又言呂大防堅強自任不顧是非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為異惟許將時有異同大防每懷私恨蘇轍素與大防相善希合其意盡力排將期於必勝將既以異論罷去執政臺諫皆務依隨是威福皆歸於大防紀綱法令自此敗壞矣因乞解言職於是責知廣德軍 丙辰禁軍大閱賜以鉞楮匹帛罷轉

資 是歲京北旱浙西水災 遠放進士文充等七十

二人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一

无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宋紀八十二 起重光協洽正月盡昭陽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

帝

元祐六年 遊大安 七年 春正月壬戌遼主如混同江 癸酉

詔祠祭游幸毋用羔羊 丙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

州蘇軾為吏部尚書 中丞蘇轍言自來河決必先因

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

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北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淡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歸故道使

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

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為分水之議而本司收

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奏隨宜開導口

地河槽務令濶闊并修葺緊急隄岸釀為二渠臣觀其

指意雖為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欲乞聖慈特選骨

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同安撫轉運諸臣踏行開

述利害聞奏如臣所言不安即乞罷分水指掉廢東流

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所費河朔及鄰路兵民

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則天下幸甚 二月辛

卯以門下侍郎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王巖叟僉書樞密院事 癸巳以御史中丞蘇轍為尚書右丞 致異宰相編年錄謂轍與劉及宋命既下而右司諫楊康國不書讀詔范祖禹書讀行下蘇軾改翰林學士承旨避嫌也 以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信為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 已亥遼主如魚見濼 壬寅遼主命給涓州貧民耕牛布絹 辛亥王巖叟奏事罷留身曲謝言於太皇太后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凡所更改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惟願於用人之際更加審察復少進而西於帝前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二

奏曰陛下今日聖學當辨邪正間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乃濫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內小人外則泰君子外小人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亾之基也不可不察 三月庚申朔御邇英閣呂大防奏仁宗所書三十六事請令圖置坐隅從之 癸亥上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修也帝東嚮再拜然後開編呂大防於簾前披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 壬午賜禮部奏名進士馬涓等及諸科及第出身九百五十七人 丙戌遼主駐黑龍江 夏

四月辛卯罷幸金明池瓊林苑先是呂大防請為賞花釣魚之會有詔用三月二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太皇太后諭旨天意不順宜罷宴眾皆竦服 夏四月壬辰呂大防劉摯奏危竿論一事在三十六年之前注釋失仁宗意蓋聖意以為人君居至高至危之地須用正直之人譬如危竿須用正直之木古人謂邪蒿人君不可食倉之固無害以其名不正也況邪佞小人乎 乙未復置通禮科從禮官請也 丙申詔恆刑 辛丑詔大臣堂除差遣非行能卓異者不可輕授仍搜訪遺材以備擢任 夏人寇熙河蘭岷岷延路 壬寅太白晝見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三

壬子賜南平王李乾德袍帶金帛鞍馬 癸丑以戶部員外郎楊畏為殿中侍御史中丞趙君錫所舉也畏先除監察御史言者斥其附會呂惠卿舒亶以進罷之至是復有此擢王巖叟移書詰劉摯摯不從畏初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為鄆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為得聖人意畏與摯善後呂大防亦善之大防摯異趨皆欲得畏為助君錫薦畏實摯風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擊摯焉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罷文德殿視朝 庚申詔呂惠卿除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權中書舍人孫升封還詞頭以為惠卿量移未三年無名而復

必不可行壬戌進呈呂大防劉摯等皆持兩稟旨太皇太后曰候及三年樞密都承旨劉安世言陛下初踐宸極以呂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是以逐之遠方謂宥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宣城方踰再歲攻之常法猶未當敘不識何名遂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請若惠卿之命遂行將藉以復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為天下國家之計者其得安乎不聽 庚辰詔娶宗室女得官者毋過朝請大夫皇城使 詔翰林學士承旨蘇軾兼侍讀 丁亥後省上元祐敕令格 六月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四

壬辰錄囚 甲午遼主駐赤勒嶺己亥倒塌嶺人進古鼎有文曰萬歲永為寶用辛丑回鶻貢方物于遼癸卯遼以權知東京留守蕭托輝舊作陶 今改為契丹行宮都部署 甲辰置國史院修撰官 丁未遼端拱殿門災 秋七月戊午朔回鶻貢異物于遼遼主不納命厚贈遣之 己巳蘇軾言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尤甚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己卯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侍御史賈易率同官楊畏安鼎疏論浙西災傷不實乞行攷驗詔用其說范祖禹封還錄黃奏曰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

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因此懲責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給散無法枉費官庫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為處畫也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從之 八月戊子朔賈易上疏言蘇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為問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弟轍早應制科試文繆不及格幸而濫進與軾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至引李林甫楊國忠為喻奏既入又有別疏宰執進呈具言易前後異同之語退復具奏曰臣等竊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五

知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在江淮易來自東南此疏不惟搖動朝政亦陰以申羣小之憤乃詔與易外任尋以本官出知廬州 庚寅遼主以霖雨罷獵 辛卯詔御史臺臣僚親亾十年不葬許依條彈奏及令吏部檢舉 壬辰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軾既為賈易誣詆趙君錫相繼言之後數日入見具辨其事因復請外詔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 乙未御史中丞趙君錫罷為吏部侍郎以附和賈易論蘇軾也尋出知鄭州 己亥令文武臣出入京城門書職位差遺姓名及所往 壬寅遼主幸慶州謁慶陵 乙

已詔章惇復右正議大夫惇坐蘇州買田不法降一官至是滿當復故有是詔給事中朱光庭言惇不當用常法敘復于是夏詔候一期取旨 己酉修神宗寶訓 癸丑詔鄜延路都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人戰死不賂官降官等 初兩宮幸李端愿宅臨奠既還蔡確母明氏自輓車中呼太皇萬歲臣妾有表衛土取而去及三省進呈明氏馬前狀太皇太后宣諭曰蔡確不獨爲吟詩誦謠緣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確當復死此事公輩亦須與挂意劉摯曰只爲見呂惠卿一年量移便來攀例蘇轍曰惠卿量移時未有刑部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六

三年之法呂大防乞令開封府發遣從之既而摯以發遣爲太甚大防復奏乞且令開封府告示朱光庭封還錄黃言確罪比四凶豈有復還之理乃以刑部常法預先告示理極不可遂寢前詔摯乃令本房出告示不復坐聖旨既而復降錄黃過門下給事中雖欲再論列不可得矣 甲寅王巖安言秋氣已涼陛下閒燕之中足以畱意經史舜雞鳴而起大禹惜寸陰願以舜禹爲法帝曰朕在禁中常觀書不廢也帝問巖安從誰學對曰從河東甯智先生學後歷仕四方無常師帝問何自識韓琦對曰因隨侍閒居北門始識琦遂薦辟學官又辟

幕府復隨之居相三年至其葬乃去琦嘗教臣以事君之道前不希寵後不畏死左右無所避中間惟有誠意而已臣佩以終身帝稱歎久之它日又因入對論取士巖安曰天下非無材取之不遠采之不博耳所遷所擢止於已用者數人而已故朝廷有乏材之患搢紳有沈滯之嘆且如天下郡守縣令最可以見治狀每歲使本道監司舉一二性行端良治狀優異者朝廷召而用之則人思自奮矣又問治道何先對曰在上下之情交通而無壅蔽之患上下之情所以通由舉仁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上不忍欺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德意推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七

而達于下民有疾苦告而達于上不以一身自便爲心帝曰安知仁人而舉之對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帝頷之 乙卯夏人寇懷遠砦 閏月壬戌嚴飭陝西河東諸路邊備 甲子以龍圖閣待制知鄆州蔡京知永興軍從呂大防請也 是日執政會議都堂呂大防劉摯欲以知永興軍李清臣爲吏部尙書王巖安曰恐公議不協既而奏可巖安謂同列曰必致人言錄黃過門下省范祖禹封還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除命既下左正言姚勛又論其不當已而三省復欲用蒲宗孟爲兵部尙書蘇轍言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

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使太皇太后曰柰闕官何
轍曰尙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
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與王珪蔡
確輩竝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尙書共闕四員
若竝用此四人使互進黨與氣類一合不獨臣等無可
柰何卽朝廷亦無可柰何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
恐朝廷自此不安靜矣議遂止壬申以知揚州王存爲
吏部尙書清臣知成德軍 刑部侍郎彭汝礪與執政
爭獄事自乞貶逐甲申詔改禮部侍郎 九月丁亥邊
臣言夏人寇麟府二州壬辰詔州民爲寇所掠廬舍焚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八

蕩者給錢帛踐稼者賑之失牛者官貸市之 癸巳策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丁酉王普等遷官有差 詔
歲出內庫緡錢五十萬以備邊費 丙申遼主還上京
己亥日本遣使貢於遼 甲辰幸上清儲祥宮壬子宮
成議將肆赦王巖受口符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
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
于聖治也乃止 冬十月丁卯有流星晝出東北 庚
午朝獻景靈宮還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
禮一獻再拜太學國子祭酒豐稷講尙書無逸終篇遂
幸昭烈武成王廟肅揖禮畢還內先是范百祿轉對請

視學故有是舉 癸酉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長對
甚久論劉摯及蘇轍也雍言摯善牢籠士人不問善惡
雖賊汗久廢之人亦以甘言誘致因具摯黨人姓名王
巖受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觀曾肇
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仲趙挺之盛陶龔
原劉棻楊國寶杜純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
榮孫路王子韶吳立禮凡三十人左正言姚勛入奏竝
言摯朋黨不公右正言虞策言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
法施行不當甲戌摯以黨爲姻家轍以嘗薦輩皆自劾
詔答不允轍又言頃復見臺官安鼎亦論此事謂臣欺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九

罔詐謬機械波巧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尙在朝廷
然鼎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
之罪賴聖鑒昭察君錫與易卽時降黜鼎今在言路是
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伏乞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
是日轍與摯俱宣押入對對已押赴都堂摯先出待命
於僧舍乞賜罷免戊寅王巖受言方今勦力盡忠之臣
摯居其最豈可因一二偏辭輕示遐棄安知其閒無朋
邪挾私而陰與羣姦爲地者不報太皇太后獨遣中使
賜蘇轍詔諭令早入省供職 辛巳帝謂呂大防曰論
劉摯者已十八章初不爲王鞏事乃邢恕過京師摯與

通簡又延接章惇之子年籠為它日計初邢恕請永州舟行過京師劉摯故與恕善因以簡別摯摯答簡其末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持簡者問監東排岸官茹東濟恕舟安在東濟傾險人也數有求于摯弗得怨之亟取摯簡錄其本送鄭雍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釋其語上之以休復為復子明辟之復謂摯勸俟太皇太后它日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閒與之接雍畏遂謂摯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帝於是始有罷摯意太皇太后亦怒而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十

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辯且求去位奏入不報 遼命燕國王延禧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總北南院樞密使事 癸未詔京西提刑司歲給錢物二十萬緡以奉陵寢 甲申王巖叟奏臣之區區欲有所言不為一劉摯為陛下惛腹心之人太皇太后宜諭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為忠實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巖叟曰言事官未必皆忠直楊畏乃呂惠卿黨但欲除陛下腹心與姦邪開道路耳時已有詔鎖學士院草麻制罷摯而巖叟未知也十一月乙酉朔摯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鄆州麻制以從摯所乞為辭給事中朱光庭封還曰摯有功大

臣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為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辨自邪正孤立一意不受請謁然勇于去惡竟為朋讒奇中天下憎之 初衛朴歷後天一日元祐五年十一月癸未冬至驗景長之日乃在壬午遂改造新歷至是歷成壬辰詔以元祐觀天歷為名 庚子遼主如滿絲淀 辛丑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太皇太后謂輔臣曰堯俞金玉人也憎不至宰相帝輟朝臨奠諡憲簡初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于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十一

不猛是為難耳欽之堯俞字也 甲子遼主望祀木葉山以武定軍節度使寶景庸為中京留守是月乙酉朔 無甲子日 十二月戊辰夕開封府火 呂大防言聞有客星在昴畢間王巖叟曰天道遠不可知但朝廷每事修省天道自當順應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更在大臣同修政事 夏人犯邊知太原府范純仁自劾禦敵失策王申詔貶官一等徙知河南府 是歲夏改元天祐民安 七年遼大安春正月乙酉遼主如山榆淀 乙巳張誠一以穿父墓取犀帶降職與祠 二月丁卯詔陝西河

東邊要進築守禦城砦 三月甲申朔御通英閣侍讀
顧臨讀仁宗寶訓至鈔法事左僕射呂大防曰臣當陳
鈔法本末祈陛下通知利害之詳國初輦運香藥茶帛
犀象金銀等物赴陝西變易糧草計率不下二百四十
萬貫自鈔法行始令商賈于沿邊入中錢糧草卻于京
師或解池請鹽赴沿邊出賣於官私爲便帝甚善之
丁亥以程頤爲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
其門者甚眾而蘇軾在翰林士亦多附之者二人互相
非毀頤竟罷去至是頤服闋三省言宜除館職判檢院
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肖靜太皇太后從其言故頤不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七

復召 禮部侍郎兼侍讀范祖禹言臣掌國史伏觀仁
宗皇帝豐功盛德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
畏天愛民敬祖好學聽諫此所以爲仁也願陛下深聞
聖思又言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論
語史魚遽伯玉一章仁宗曰遽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
史魚之直仁宗人主也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
魚天下由是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願
陛下以此爲法帝然之 己亥錄囚 遼主駐達里舍
淀丁未遼曲赦中京蔚州役徒 辛亥以知河中府蒲
宗孟知永興軍 夏四月癸丑朔以知永興軍蔡京爲

罷國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先是議兩制差除宰執異同
不決呂大防顧梁燾問誰可燾曰公久居朝廷收養人
材固多惟不以愛憎率於偏聽而以朝廷得人爲已任
此所望於公也大防曰苦乏材耳燾曰天下何嘗乏材
但賢者不肖自向前求進須朝廷識拔則有以來之立
賢無方不患無人也及蔡京帥燾曰元豐侍從可用
者多惟京輕險貪悞不可用後竟如其言 帝年益壯
太皇太后議立后歷選庶家女百餘入宮孟氏年十六
兩宮皆愛之教以女儀己未太皇太后諭宰執曰孟氏
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七

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甲
子命尙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
院事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尙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
冊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尙書右丞蘇
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大
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
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尙
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尙書劉奉世攝宗正
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
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 甲戌立考察縣令課績法以

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善又分

治事之最勸課之最撫字之最為三最仍通取善最分

為三等政異李慈云實錄于四年八月五日王寅載吏部言考課法又於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甲戌重

載蓋至七年四月始行也今定作甲戌 丁丑遼主獵于西山 己卯范

祖禹言程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相

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頤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迂

疏則固有之人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

其言皆誣罔非實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又言王

存蘇軾趙彥若鄭雍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吳師仁等

皆可用希哲公著之子大臨大防之弟也時祖禹屢請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古

知梓州宰執擬從其請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

為皇帝留之祖禹乃不敢復請 五月丙戌詔程頤許

辭免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句崇福宮初頤表

請歸田里言道大則難容節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

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眾口又

曰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肯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

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為壘斷也儒者進

退當如是乎及崇福命下頤即承領敕牒但稱疾不拜

假滿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 戊戌帝御文德殿冊孟

氏為皇后后洺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也太皇太后

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

薄耳異日國家有事必斯人當之 庚子罷侍從官轉

對 甲辰遼主駐赤勒嶺 楊畏黃慶基言王巖叟父

子預政交通貨賄竊弄威福巖叟遂稱疾章再上丙午

罷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 築李諾平城賜名定遠城

從陝西轉運使穆衍請也政異穆衍墓誌云熙河分界

墨之開城諾平以控要害明年築李諾平賜名定遠用

衍策也六年除陝西漕李諾云衍于六年十一月十八

日自右司郎中除陝西漕其請築諾平蓋六年事至七

年三月始築不一月而城成也墓誌以為五年誤矣

是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和哩布舊作勃里 卒和哩

布生十一子其著者長曰烏雅舒舊作吳雅 次曰阿古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古

達舊作阿骨 曰烏奇邁舊作吳乞 曰棟摩曰扎喇舊作

改今改 和哩布病篤呼弟英格舊作盈 謂曰烏雅舒柔善若

辦集契丹事阿古達能之遂卒母弟頗拉淑舊作頗刺

襲為節度使和哩布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初建官

屬統諸部其官長皆稱貝勒舊作勃極 頗拉淑機敏善

辨尤能知遼人國政民情每白事于遼聽者皆信服不

疑 六月癸丑朔詔淮南東西兩浙路諸逋負不問新

舊有無官本竝權住催理一年從知揚州蘇軾請也 辛酉以尚書左丞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蘇轍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范百祿為中書侍

郎翰林學士梁燾為尙書左丞御史中丞鄭雍為尙書右丞韓宗彥知樞密院事戶部尙書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梁燾累章辭位帝遣中使趣拜已而入謝太皇太后曰官家聖德日成正須卿家輔助燾對曰臣不敢不盡忠如范純仁韓維輩在外賢德尙多願陛下留意又上疏言范祖禹劉安世久在侍從宜置諸左右使斷國事安燾許將皆舊人可倚任 甲子置廣文館解額以侍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 乙丑夏人遣使乞援于遼 戊辰渾天儀象成 秋七月丁亥遼主獵於沙嶺 癸巳詔修神宗正史 復翰林侍讀學士以范祖禹為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六

之祖禹時為翰林學士因叔百祿在中書改是官 癸卯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為兵部尙書按墨王宗沐續鑑於是年九月書蘇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尙書兼侍讀據長編則除兵部在七月兼侍讀在八月均非九月事今從之 八月丙辰罷監酒稅務增剩給賞法 己未詔西邊諸路嚴備毋輕出兵 前陷交趾將吏蘇佐等十七人自拔來歸 癸酉龍圖閣學士兵部尙書蘇軾兼侍讀 時朋黨之論浸熾吏部尙書王存為帝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是也慶歷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朋黨賴仁宗聖明不為所惑今復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與用

事者不合已卯詔存出知大名府辭之改杭州 九月詔議郊祀典禮顧臨范祖禹等八人議請合祭天地范純禮彭汝礪曾肇孔武仲等二十二人議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范百祿亦言圓丘無祭地之禮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壬辰太皇太后謂輔臣曰郊祀依仁宗先帝故事呂大防言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示位恐亦未安蘇頌鄭雍意與大防合太皇太后是其言戊戌詔曰國家郊廟時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先饗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圓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七

不應古儀先帝詔定親祀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示位而宗廟之饗率如權制朕以涼味嗣承六聖休德鴻緒今茲禮禮奠幣上帝禋粢廟室而地示大神久未親祀矧朕方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示位以嚴並祀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以聞 己酉永興軍蘭州鎮戎軍地震 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震 丙辰遼賑西北路饑 時邊部有侵遼者西北路招討使阿嚕薩古舊作阿魯掃古今改召準布部長瑪古蘇舊作磨古斯今改使攻之俘獲甚眾阿嚕薩古以

功加左僕射復整軍進討誤擊瑪古蘇由是準布諸部俱不服 丁巳詔陝西有前代帝王陵廟處給民五家充守陵戶 戊午以開封府推官成平來之邵復為監察御史 辛酉詔以大河東流都水監使者吳安持賜三品服北平都水監丞李偉任滿日令再任 夏人寇環州及永和諸砦凡七日始解去初知慶州章棗數遣輕兵出討屢有斬獲部族不敢寧居棗策其必報謀知將攻環州乃料精兵纔萬統以驍將折可適等而授之策曰敵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怯不復備我適壘乃銜枚由間道繞出其後或伏山谷伺閒以擊其歸又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六

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圈所積水足以飲人馬乃夜遣置毒夏人圍環數日無所獲而歸可適等潛屯洪德城伺夏師過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而出馳突躡躐夏師大敗梁氏幾不得脫盡棄供帳而逃又飲牛圈水人馬被毒死傷不可勝計 宋史作丁卯夏人寇環州據長編于辛酉日書西夏入寇環州丁卯環慶路言西賊入寇是入寇實在辛酉日丁卯則樞密報日也今從長編作辛酉 準布部長瑪古蘇叛殺遼金吾圖古斯 舊作吐古 遼主命奚六部呼哩 舊作禿里今改 發諸番兵討之 壬申遼南府宰相王經卒戊寅以左伊勒希巴耶律尼哩 舊作涅里 改為彰聖軍節度使 十一月辛巳太白晝見 甲申

詔大中大夫觀察使以上許各占永業田十五頃餘官及民戶願以田宅供祖宗饗祀之費者亦聽官給公據改正稅籍 戊子遼以樞密副使王是敦兼知樞密院事以權參知政事韓資讓參知政事 辛卯朝獻景靈宮壬辰享太廟癸巳祀天地於圓丘赦天下 臣中外 加恩罷南京權酒民有親喪者以差等與免徭 陳道談 叢云故事常赦官典職入已不赦熙寧以後始赦吏罪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皇太后服藥而赦則盡赦之矣按是年始合祭天地故所赦較廣 丁酉遼以通州水潦害稼遣使賑之 辛丑賜徐王顯劔履上殿 乙巳梁燾言先帝大臣多以材進可稍復用委以別都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九

名藩以全終始 戊申遼北院大王哈魯 舊作合魯今改 卒 十二月甲子以京西路轉運副使賈易知蘇州 是歲遼放進士寇尊文等五十三人 八年 遼大安九年 春正月庚辰遼主如混同江 甲申英州別駕蔡確卒 丁亥御邇英閣顧臨讀寶訓至漢武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眾共之何用此為丁度言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呂大防因推廣以進曰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

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帝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朝臣相見唐入閭闔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尙華侈本朝止用赤白爲飾此尙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之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三

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尙禮之法也前代多濫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尙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師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潑然之 壬辰幸中太一宮 庚子詔頒高麗所獻黃帝鉞經于天下 丁未范百祿言自元祐四年正月降敕罷回河今來臣僚回河之意終不肯已然大河亦終不可回吳安持等方日生巧計壅遏北流前後多

端致大河漸有填淤之害浸壞禹迹之舊豈不潑可憐哉 二月己酉高麗遣使買歷代史及冊府元龜等書禮部尙書蘇軾言宐卻其請省臣許之軾又疏陳五害極論其不可且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于此其可與乎詔書籍曾經買者聽 壬子詔刑部不得分禁繫人數瘐死數多者申尙書省 癸丑詔大寧郡王以下出就外學 乙卯依都水監所奏作北流軟堰蘇軾奏臣嘗謂軟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是大河正漕比之東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三

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破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河北轉運副使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專議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開邨方堰之勢未可併入東流是見近忘遠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全盛之勢以治東流北流於是詔罷軟堰 是月以崇政殿說書呂希哲爲右司諫希

哲固辭蘇軾戲謂希哲曰法廷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應退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故希哲有是言既而不拜

瑪古蘇使遼三月遼西北路招討使耶律阿魯薩古

舊作阿掃 古今改 追之都監蕭章糾舊作張 九今改 遇賊與戰不利二

室韋與六院部羣牧官等軍俱陷于敵阿魯薩古不以實聞遼主知之削其官決以大杖 壬午尚書右僕射

蘇頌罷頌為相務枉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淡戒過臣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

爭之會除賈易知蘇州頌以易答在御史名敢言為監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三

司矣今乃作郡則是因赦令反下遷也不可議未決諫

官楊畏來之邵謂頌稽雷詔命頌上章辭位罷為集禧

觀使梁燾言頌不可降職處外以示疏遠遂詔以觀文

殿大學士雷京師夜黑李燾曰邵伯溫云楊畏到相

右僕射畏又與來之邵意謂必相蘇軾朝廷乃以蘇頌為

丞李之純與蘇相為姻家偶在病告畏入臥內見之純

日臺諫言蘇頌累上未有施行公與連姻託病在告

恐言者將及公李長者為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論蘇

頌章疏乞早降出蘇相遂罷大皇太后察見畏等私意

自召范純仁拜右僕射畏與之邵又言純仁不可用不

報實錄不載之純有言李清臣與許將書云子容之罷

雖言者乘之殆別有為非而莫悉也不知清臣所稱有

為是何事豈即邵伯溫所記楊 庚寅范祖禹言仲春

辛卯中書侍郎范百祿罷蘇頌既罷百祿以同省待罪請外不許御史黃慶基上疏列百祿五罪又言洛黨

雖衰川黨復盛請早賜罷黜以離其黨與百祿遂力求

去許之初罷百祿不除職梁燾以為言乃除資政殿學

士知河中府 庚子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

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 是月門下侍

郎蘇轍奏近臣以董敦逸言川人太盛差知梓州馮如

晦不當指為臣過遂而陳本末尋蒙宣諭淡察敦逸之

妄然亦須略加別白其敦逸言臣章疏乞早付三省施

行敦逸又言奏差除之人唯蘇軾為多或是親知或其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三

鄉人致仕路有不平之歎近高麗買書黃河軟堰之事

皆得旨已行尋以軾轍見拒而罷臣聞人君者制命者

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則君尊命令

輕則臣彊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軾轍違而拒之語其情

犯又非蘇頌范百祿之比釋而不治命令輕矣乞斷自

宸衷指揮施行 夏四月丁未朔夏人來謝罪願以蘭

州易塞門安遠二砦詔數以違順不常而卻其請 甲

寅令范祖禹依先朝故事止兼侍講 乙卯遼興中府

甘露降遼主遣使祠佛飯僧 丁巳詔今後南郊合祭

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罷禮部集官詳議 甲子以

知永興軍李清臣爲吏部尙書 癸酉遼主獵於西山

五月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請以唐宰相陸贄奏議校正繕寫進呈 己卯以吏部尙書李清臣爲資政殿學士知真定府姚勗論其不當召用故也 辛卯御史董敦逸黃慶基竝罷敦逸四

狀言蘇軾慶基三狀言蘇軾謂軾答爲中書舍人所行制詞指斥先帝而軾相與表裏以紊朝政三省同進呈

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制詞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鞭撻四裔而一時羣臣將順

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五

隨時救改蓋事理當然耳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

帝嗣位博采眾議多行寢罷明帝尙察屢興慘獄章帝

易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

本朝真宗卽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卽位罷修宮

觀以息民力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毀謗先帝者

自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謗毀先帝爲辭非

惟中傷善類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將

爲患蘇軾因奏曰臣昨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制觀之其

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楚之仁姑試伯餘終焉孔子

之聖不信宰子兄軾豈謗毀先帝者耶臣聞先帝末年

亦自澆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變更蓋追述先

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

防曰聞永樂敗後先帝嘗咎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

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

此事官家當淡知於是斥敦逸慶基爲湖北福建轉運

判官中丞李之純御史楊畏來之邵言二人誣陷忠良

其責太輕丙申詔各與知軍差遣敦逸知臨江軍慶基

知南康軍蘇軾以劄子自辯言臣任中書舍人日適值

朝廷竄逐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

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告詞事涉先朝不無所忌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五

臣愚意以爲古今如蘇爲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

子爲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況再加貶黜淡惡

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今慶

基乃反指以爲誹謗不亦矯誣之甚乎其言李之

純蘇頌劉詒唐義問等告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

臣罪此風始于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于賈易今慶

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言也

太皇太后令軾諭曰緣近來以人正相措拾且須省事

軾乃具劄子稱謝曰管東漢孔融才疏意廣是以遭路

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是以遇鍾會之禍臣人無

二子之長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今日哉 是月水官又請進梁邨上下約束狹河門趙備爭不能得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汜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邨北出闕邨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淤斷河水四出壞京郡浮梁幅員數百里漂廬舍敗冢墓遺民之僅免者老弱聚金隄上哀號之聲數舍不絕 六月丁未朔遼主駐散水原 甲寅禮部尚書蘇軾乞知越州詔不允 戊午尚書左丞梁燾罷為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宮觀使非宰相不除遂置同使之名以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美

寵之燾初以議邊事不合即屬疾求罷章屢上帝皆遣內侍封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密訪人材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材之可用者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具奏曰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且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率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尋乞補外出知潁昌府臨行帝遣內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先是劉摯罷相帝欲復用范純仁乃出御札以問呂大防大防對曰如所宣示實允羣議遂遣內侍李倬齎詔書召純仁赴闕已未楊畏言純仁方罷帥降官名在謫籍而陛下遂命

以為相賞罰不明何以詔示天下來之邵又言純仁師事程頤間徇不才皆不聽畏與蘇轍俱蜀人前擊劉摯後擊蘇頌皆陰為轍道地太皇太后覺之故復自外召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 秋七月丙子朔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入對太皇太后曰人言相公必先進王觀彭汝礪如何純仁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依位蔽賢惟陛下加察 辛卯遼主如黑嶺 遼樞密使阿蘇舊作阿思今改以蕭托輝舊作陶隗今改嘗言其短凌銜之會西圍不寧阿蘇奏曰邊隅重大可擇重臣鎮撫遼主曰托輝何如阿蘇曰誠如聖旨遂以托輝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二

老

為西南面招討使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聖德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宋紀八十三 起昭陽作至八月盡陽 逢開茂七月凡一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帝

元祐八年遼大安九年八月辛酉太皇太后不豫帝不視事

壬戌遣使按視京東西河南北淮南諸路水災 戊

辰救天下 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鄒雍韓忠彥劉奉世

入崇慶殿後問太皇太后安太皇太后諭曰今病勢

有加與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又曰老身歿後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

年社飯當思老身也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自垂

簾以來召用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政九年朝廷清明

華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倖裁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

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入以為女中堯舜 已

卯詔以太皇太后園陵為山陵命呂大防為山陵使

庚辰遣使告哀于遼 戊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禮部尚書蘇軾出知定州發異李焘曰政日於六

定州按軾奏議八月十九日猶以端明侍讀禮書論漢

唐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州又實錄于九

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冬十月丙午中書舍人

呂陶言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一旦棄四海之

卷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然臣于此時以無可疑為疑以

不必言而言蓋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凶邪裁抑

僥倖橫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

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

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幾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

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

下察與不察也魯元祐初臣任臺諫官嘗因奏事簾前

恭聞德音宣諭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即當更改其它

不繫利害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說與大臣恐外人不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知臣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於私意蓋

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悖慢無禮呂惠卿姦回害

物蔡確毀謗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誠一盜父墓中物

宋用臣措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功生事皆是積惡已

久罪不容誅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

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為非乎臣又聞明肅皇

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徧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致過

差及至仁宗親政有希合上意言其闕失者仁宗降詔

應明肅垂簾時事更不得輒有上言聖德廣大度越古

今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戊申羣臣七上表請聽政太

皇太后既崩人懷顧望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為害上疏曰陛下方總攬庶政延見羣臣此乃國家興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先太皇太后性嚴正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姦邪裁抑僥倖雖德澤深厚結于百姓而小人怨懼亦不為少必將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太皇太后過者此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計皆言政令不便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變而變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逐陛下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三

下與太皇太后亦順眾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其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陛下辨析是非斥遠佞人有以姦言惑聽者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輩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蘇轍方具疏進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後數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遵行仁宗政事可救

燕京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敵國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今陛下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歸于至正則天下幸甚 呂希哲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有管時自以過惡招致公論坐法沈廢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國家變故朝廷未寧之時進為險語以動上心其說大約不過有三一謂神宗所立法度陛下必宜修復二謂陛下當獨攬乾綱不可委信臣下三謂向來遷謫者當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四

復收用三者之言行將至矣陛下不可以不察呂陶亦以為言皆不報 遼阿魯薩古之敗于瑪古蘇也遼主以耶律托卜嘉代為西北路招討使托卜嘉自以嘗為瑪古蘇有舊恩遣人招致之瑪古蘇聲言約降托卜嘉遽信之逆於鎮州西南沙磧間禁士卒無得妄動已而瑪古蘇率師驟至裨將耶律綰徐盛見其勢銳不及戰而走托卜嘉被害托卜嘉仁先之子也庚戌贈侍中諡貞憫 瑪古蘇既勝準布諸部皆應之寇倒塌嶺王子道遣使籍諸路癸丑命烏庫節度使慎嘉努率兵援倒塌嶺 甲寅遼主駐蕩絲淀乙卯命以馬三千給烏庫

部丙辰遼有司奏準布掠西路羣牧丁巳遼振西北路貧民 己未遼以燕國王延禧生子肆赦妃之族屬並進級 壬戌遼以樞密直學士趙延睦參知政事兼同知南院事己巳遼主命廣積貯以備水災 十一月庚午復內侍樂士宣等六人蘇轍奏陛下方親政中外賢士大夫未曾進用一人而推恩先及於近習外議漢以為非後數日復出內批以劉惟簡梁從政等四人竝除入內內侍省職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帝曰止為禁中闕人兼有近例轍曰此事非為無例蓋謂親政之初先擢內臣故眾心驚疑帝釋然曰除命且畱埃耐廟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五

取旨可也 范祖禹請追改內侍除命不報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三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劫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秦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

教休甲于河北民皆愁痛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太皇太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豈惟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凶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統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救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亾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與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亾而中正用臣尙在今召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六

內侍十餘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惟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之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帝不悅 丙子御垂拱殿 遼樞密使阿蘇使人誣奏蕃部掠漠南牧馬及居民畜產招討使蕭托輝不急追捕罪當死遼主命免其官托輝負氣怒則鬚髯張每有大議必毅然決之雖遼主有難色未嘗遽已見權貴無少屈竟為何蘇所陷時人惜之 十二月乙巳范純仁言臣多疾早衰自叨宰執以來益為職事所困竊位已將五月輔政訖無寸長上負國恩又况蒙命之始已招彈擊之言伏望察其

至誠退之以禮詔不允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
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光朝行青苗法如何對
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
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疏陳其要以為青苗非所
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公
父仲淹在章獻垂簾時唯勸章獻盡母道及仁宗親政
惟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必能繼紹前人純仁泣
謝曰敢不盡忠至是羣小力排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
皇太后休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其鑒議者不恤國是
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章獻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七

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於帝曰管仁
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甚薄下
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 甲寅倣唐六典修官
制 丁巳遼遣使來弔祭 出錢粟十萬賑流民 遼
中京留守竇景庸卒諡肅憲 是月蘇軾赴定州時國
事將變軾不得入解既行上書言臣日侍帷幄方當戍
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
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
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
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

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
實然後應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愾陛下亦無悔由
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愛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
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
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范純仁之將入
也楊長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呂大防欲用畏為諫議
大夫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
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大防素稱畏敢
言且先密約畏助已竟超遷畏為禮部侍郎及大防充
山陵使甫出國門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夏法立制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八

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疏入帝即召對詢
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
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密奏萬言具陳神
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
為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為中大
夫王中正復遙郡團練使給事中吳安詩不書惇錄黃
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詰詞乞追回除命皆不
聽 先是水官銳意回河請曰河流淺狹權堰斷使水
勢入孫邨口論奏以千百數詔率下河北轉運司議同
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為解轉運副使趙

何獨居中持議不少假借每沮卻之因上河議其略曰
白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工費騷動半於天下復爲分水
又四年矣古所謂分水者回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蓋
其理也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流徒爲
淵潭其狀可見况故道千里其閉又有高處故累歲漲
落輒復自斷臣謂當完大河北流兩隄復修宗城廢隄
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關邨河門使河流端直以成淡
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
幾息矣

紹聖元年

遼大安十年

春正月丙申夏國遣使來貢

趙爾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九

又上言先帝灼見河勢且鑒屢閉屢塞之患因順其性
使之北行此萬世策也自有司置埽約橫截河流回
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水皆
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知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
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效也臣請開關邨河門修平鄉
鉅鹿埽焦家等隄濬澗故道以備漲水如此則五利
全而河患息矣水官又請權堰梁邨縷斷張包等河門
閉內黃決口開雞爪疏口地回河東流於是詔遣中書
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采乘傳相視且會逐司
定議傳議以爲東流闊處無二百步蓋以漲水何可勝

約去歲嘗聞雞爪十五餘丈未幾生淤形勢可見一日
東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閉上壅橫潰之患可勝道哉請
先導張包以存北流修西隄以備漲水因其順快水流
既通則河將自成矣時獨東路提刑上官均與傳議合
而眾相論難累日不決乃周視東北流較形勢審利害
會遂司詰之曰將濟雞爪以決東河于北流可乎水官
曰不可張包存則東流敗矣詔使曰審爾則水之趨北
勢也柰何逆之由是從傳議奏請存張包而治北流會
詔中格復罷 是月遼主如春水準布別部侵遼四捷
軍都監特默舊作特抹今改死之 二月丁未以戶部尚書李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十

清臣爲中書侍郎以兵部尚書鄧溫伯爲尚書右丞清
臣首倡紹述溫伯和之時進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
諫亦多不由進擬范純仁乃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
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
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已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已未祔神主於太
廟 甲子詔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罷避高遵惠諱
是月夏國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
不允 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癸酉以知陳州蔡卞
爲中書舍人 乙亥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罷大防位首

相踰六年當國日久羣怨皆歸及宣仁始耐廟侍御史
 來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列神宗簡拔
 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
 帝亟從之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後二日改知
 永興軍（發墨）長編稱帝春秋既長大防未嘗建議親政
 此崇寧史官未詳史周秩誣諂之詞哲宗年十歲即位
 至宣仁上仙之時秩十八歲性識未定豈當咎其不早
 復辟邪秩木章惇之黨造為斯言 乙酉御集英殿試
 進士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
 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
 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十一

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
 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願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
 諸料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情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
 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
 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
 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它
 事有失常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
 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
 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
 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十二

優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
 貴聖人亦何有必焉李清臣之詞也 戊子徙封徐王
 顥為冀王 癸巳詔賑京東河北流民貧以穀麥種諭
 使還業謂今年租稅 丁酉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九
 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時考官取進士答策者多主元
 祐及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拔畢
 漸為第一自此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是日蘇
 轍罷先是轍上疏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
 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聞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
 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

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浚鑿其失
 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
 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
 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
 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勸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
 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
 仁宗神宗之聖豈以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願陛
 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
 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奏
 入不報轍又具劄子言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

更自當宣諭臣等合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宜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皆不與知而與行路謀之可乎帝固不說李清臣鄧溫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諭帝益怒遂責轍以漢武比先帝轍曰漢武明主也帝曰卿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豈明主乎帝聲甚厲轍下殿待罪眾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可如訶斥奴僕鄧溫伯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三 三

就舉夏四月甲辰命中書舍人蔡卞同修國史以國子司業翟思爲左司諫左朝奉郎上官均爲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劉拯並爲監察御史召淮南轉運副使張商英爲右正言商英在外久不召積憾元祐大臣攻之不遺餘力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見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撻決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清日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三 古

遣使來獻獅子 丙午以早詔恤刑 庚戌以知江寧府曾布為翰林學士布自瀛州徙江寧詔許入覲遂有是命布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且乞改元以順天意

以龍圖閣直學士蔡京權戶部尚書 臺臣其言蘇軾行呂惠卿制詞譏訕先帝王子詔軾落職知英州范純

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呂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時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

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而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 遂自準布侵邊諸屬國多從

之叛邊臣間有斬獲諸部亦有降者而瑪古蘇舊作磨古斯今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五

改 猖獗太甚遂主乃以耶律頡特勒舊作幹特刺今改為都統耶律圖多舊作禿柔今改為副都統耶律圖魯為都監往討之

癸丑詔改元紹聖 白虹貫日 以侍講學士范祖禹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陝州先是帝欲以祖禹代蘇轍

而沮之者甚眾祖禹力求出乃有是命 太子少師致仕馮京卒帝臨奠蔡確之子涓京壻也子喪次闕訴父

冤甲寅詔復確右正議大夫 詔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以吏部尚書胡宗愈為通議大夫知定州 壬戌

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赴召沙縣陳瓘隨眾道謁惇素聞其名惇邀

與同載訪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喻備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行可矣惇默然瓘復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將何先惇好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輔母后獨掌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乃為惇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為元豐之改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遠所以紛紛至今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六 為今日計唯當消朋黨持中道庶可救弊若又以熙豐

元祐為說無以厭服公論瓘辭辨恍惚議論勁正惇雖

注意亦頗驚異遂有兼收元祐之語瓘瓘共飯而別 范純仁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帝既親改言者

爭論垂簾時事純仁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寺請降詔以禁約言者帝不從純仁連章求罷許之陸贄曰

命坐賜茶慰勞甚渥帝曰卿耆德碩望朝廷所倚賴今雖在外凡時政有可裨益者但入文字言之無事形迹

純仁頓首受命 命曾布修神宗正史 丙寅罷五路經傳通禮科 丁卯詔諸路使免役法依元豐八年見

行條約施行 鄧溫伯言舊名潤甫昨避高陳王諱今請復舊名從之 戊辰同修國史蔡卞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相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 己巳遼除玉田密雲流民租賦一年 是月知汝州蘇轍降授左朝議大夫徙知袁州責詞略曰垂簾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路使詆先朝反以君父為仇無復臣子之義中書舍人林希所草老姦蓋陰斥宣仁也希典書命自司馬光呂大防公著劉摯等數十人之制極其醜詆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盡名節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七

矣 閏月壬申以陸師閔等二十三人為諸路提舉常平官 癸酉罷十科舉士法從井亮采言也 翟思言先帝正史將以傳示萬世訪問秉筆之臣多刊落事迹變亂美實以外應姦人誣詆之說今既改命史官須別起文請降旨取日歷時政記與今實錄參對從之 甲申以觀文殿學士安燾為門下侍郎 以禮部侍郎孔武仲為寶文閣待制知宣州 乙酉以工部尚書李之純為寶文閣待制知單州御史劉拯言其為中丞時阿附蘇軾故也 丙戌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每苗稅一石出米五升自來年為始專充賑濟從之 既通判杭

州秦觀監處州茶鹽酒稅以劉拯言其影附蘇軾增損實錄也 丁亥詔神宗隨龍人趙世長等遷秩賜賚有差 戊子詔在京諸司所受傳宣中批並候朝廷覆奏以行 癸巳命知蘇州呂惠卿改知江寧府 乙未章惇入見遂就職命提舉修神宗實錄國史 戊戌詔改隆祐宮曰慈德宮前殿曰慈德中曰仁明後曰壽昌 以黃履為御史中丞元豐末履嘗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帝之初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大

卽位也程顥知扶溝縣以檄至河南府畱守韓宗師問朝事如何顥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它日可愛宗師曰何愛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至是其言乃驗宗師絳之子也 庚子遼賜西北路貧民錢 五月壬寅罷修官制局 甲辰罷進士習試詩賦專治二經 遷主駐赤勒嶺 己酉詔以王安石日錄參定神宗實錄正史初安石將死悔其所作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它書代至是蔡卞即防家取以上之因茂落事實文飾姦

爲盡改元祐所修 辛亥劉奉世罷奉世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忤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時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罷爲真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 癸丑詔中外學官非制科進士上舍生入官者並罷 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更改事條 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帝闢地進攘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蘆浮圖米脂據高臨下宅險邊衝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寨而棄之外示以弱實生戎心乞檢閱議臣所進章疏列其名氏顯行黜責惇等因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九

開列初議棄地者自司馬光文彥博而下凡十一人惇奏曰棄地之議司馬光文彥博主之於內趙禹范純粹成之於外故眾論莫能奪若孫覺王存輩皆闕不曉事妄議邊計者至于趙禹范純粹明知其便而首尾異同以傳會大臣可謂挾姦罔上天矣議者猶可恕挾姦者不可不浚治帝以爲然 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謂天地合祭非古詔禮部太常詳議以聞 以右正言上官均爲工部員外郎章惇方欲擅權惡均異論故罷均言職尋以均權發遣京東西路刑獄 戊午遼有司言德呼勒舊作敵今改諸部侵邊統軍使出戰不利招討使以兵

擊破之敦睦宮太師耶律安努舊作安奴今改及其子歿於陳已未以禮部侍郎楊畏爲吏部侍郎初呂大防既罷遷畏畏知章惇必復用時惇居蘇州有張擴者惇妻之姪畏託擴致意云畏度事勢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又欲并逐大防及轍而二人覺之遽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首爲公關路者也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閒語多斥大防有直者官聞之嘆曰楊侍郎前日詔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惇信畏言故又遷吏部 乙丑尙書左丞鄧潤甫卒潤甫首陳紹述遂登政府章惇議重譎呂大防劉摯潤甫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十

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暴卒 丁卯嗣濮王宗暉卒 是月高麗國王連珣遣使告于遼遼遣蕭遵列等賻贈 六月知永興軍呂大防降授右正議大夫知隨州知青州劉摯落職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黃州知汝州蘇轍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以臺諫交章論列故也 來之邵等言知英州蘇軾詆斥先朝甲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忠州安置 壬午封高密郡王宗晟爲嗣濮王 癸未以翰林學士承旨曾布同知樞密院事 禮部言大學博士詹文奏乞除去王安石字說之禁從之 詔知鄆州梁燾改知鄂州知成德軍劉安

世改知南安軍管句西京崇福宮吳安詩監光州鹽酒稅知虢州韓川改知坊州權知應天府孫升改知房州竝落職降官從左司諫翟思言也 乙酉中書舍人林希言吏部侍郎新除廬州王欽臣傅會呂大防以致進用豈可以侍從職名寄之方面所有制詞未敢撰進詔欽臣除集賢殿修撰知和州 詔崇政殿說書呂希哲守本官知懷州以劉拯言公著父子世濟姦邪故也 丙戌詔蔡確追復觀文殿學士贈特進 戊子詔翰林學士兼侍講蔡卞充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辛卯三省以監察御史周秩所上二章進呈讀至向者有御批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三 三

輩上書亦爲人所使帝曰必蘇轍也會中書舍人林希言呂希純嘗草宣仁皇后族人遷官誥有曰替我祖妣正位宸極其言失當及變亂奉祀禮文薦牙盤會等數事乃詔落希純職知亳州如故 丁巳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毀訕先帝變亂法度純仁復首建棄地之議滋養過患詔純仁特降一官初章惇請誦純仁帝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宜爲朕留耳惇曰不肖留卽黨也帝勉從惇請 是日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等官詔諭天下元豐末神宗嘗謂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及公著卒呂大防奉敕撰神道碑首載神宗語帝又親題其額及章惇蔡卞欲起史禍先于日歷時政記刪去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語又請發光公著冢斷棺暴尸三者同進呈許將獨不言惇等退帝爾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冢斷棺恐非盛德事帝曰朕亦以爲無益公家遂寢其奏會黃履張商英周秩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并亮采交章言光等咄道道理未正典刑大防等罪大罰輕未厭公論凡十九疏章惇悉以進呈遂詔追光公著贈諡毀所立碑奪王巖安贈官貶大防鄂州居住摯斬州轍筠州會布密疏請罷毀碑事不報錄

頌方執政時見帝年幼諸臣太紛更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仁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必再稟帝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言者劾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又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由是頌獲免而燾與外祠 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相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聖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然之戊午詔曰司馬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三

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各以等第行遣責降訖至於射利之徒裔肩成市盍從申倣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今後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所有見行取會實錄修撰官以下及廢棄渠陽砦人自別依救處分 來之邵劉拯等乞復免役錢法 是月準布諸部侵遼之倒塌嶺盡掠西路羣牧馬去東北路統軍使耶律質埒舊作石柳今改以兵追及盡獲所掠而還 遼太子洗馬劉輝上書言西邊諸蕃為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於飛輓非長久之策為今之務莫若城於鹽澤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為西北之費言雖不行識者疑

之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三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四

聖德神功皇帝御製通鑑綱目卷八十四

宋紀八十四 起開禧元年八月盡柔兆困致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帝

紹聖元年 遼大安十年 八月辛未詔范純粹降一官為直龍圖閣知延安府以元祐開嘗獻議棄地也 壬申三省

具呂惠卿王中正宋用臣無罪狀進呈當再敘章惇曰

惠卿所坐極無名帝曰與復舊官并資政殿學士 九月

癸卯遣御史劉拯按河北水災賑饑民 甲辰以黃

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四

慶基董敦逸竝為監察御史 丙午策賢 方正能直

言極諫科庚戌三省同進呈張咸吳儻陳賜三人中第

五等推恩帝曰進士策文理有過於此者因詔罷制科

罷廣惠倉 甲寅知廣州唐義問坐棄渠陽砦責授

舒州團練副使 己未遼以南院大王特默 舊作特末今改 為

南院樞密使 庚申太白晝見 甲子德呼勒 舊作敵烈今改

部長降於遼遼主命釋其罪 丁卯詔京東西河北賑

恤流民 戊辰流星出紫微垣 是月遼都統額特勒

舊作幹特 進討準布 舊作祖卜今改 乘天大雪擊敗瑪古蘇 舊

磨古斯 之眾并其四別部斬首千餘級 冬十月己巳

今改

朔以知江寧府呂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呈除

目曾布韓忠彥曰若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無以自立

帝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布又言章惇秉政以來所

引皆閹茸小人專恣弄權日甚一日陛下以天下公論

召彭汝礪而沮格不行呂升卿於罪謫中致仕而惇不

稟旨召令再任王欽臣謝表語侵御史而惇欲削職降

官周秩譏切朝廷而惇欲多方曲庇其罪陛下不欲與

惠卿復職而終復不欲除林希經筵而終除以是上下

畏之獨臣與韓忠彥曾稍開陳它人有敢言其非者否

其意蓋欲傾惇帝曰此固當開陳也 丙子遼主駐蹕

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四

絲淀 丁亥國子司業龔原奏王安石在先朝時嘗進

所撰字說二十二卷乞差人就其家繕寫定本降付國

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詔可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

之其弊自原始 庚寅以常安民為監察御史先是安

民因召對言元祐中進言者以熙寧元豐之政為非而

當時為是今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為非而熙寧元豐

為是皆偏論也願陛下公聽竝觀無問新舊惟歸於當

帝謂輔臣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 丁酉都水使

者王宗望言北流已閉全河東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

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詔宗望具析部役官功力

等第以聞然是時東流隄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
 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還本土
 以就賑濟 十一月己亥朔復八路差官法 壬子蔡
 確追復觀文殿大學士 甲寅開封男子呂安斥乘輿
 當斬貸之 十二月辛未申嚴銅錢出外界法 甲戌
 遼以參知政事趙廷睦兼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
 王師儒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己卯遼主命錄西
 北路有功將士及戰歿者贈官 乙酉遼改明年元曰
 壽昌滅雜犯死罪以下仍除貧民租賦（改異遼史紀表
 志傳俱作壽昌）
 余在京師游陶然亭見遼碑以壽昌紀年歸致東都事
 略文獻通攷俱云遼改元壽昌復徧攷遼碑無不作壽
 昌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三

目者嘗以語錢辛楸辛楸云遼人謹於避諱光祿之改
 崇祿避太宗諱也改女真為女直避興宗諱也追稱重
 熙為重和避天祚嫌名也聖宗名隆緒道宗為聖宗之
 孫而以壽隆改元犯聖宗之諱此理之必無者又洪邁
 泉志有壽昌元寶錢引李季興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
 祐年號壽昌北遼通書云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為乾
 統案今壽昌元寶錢猶有存者證以 丙戌滑州浮橋
 諸石刻知遼史為誤今定作壽昌
 火 己丑漳河決溢浸洺磁等州令計置堙塞 甲午
 三省同進呈臺諫官前後章疏言實錄院所修先帝實
 錄類多附會姦言詆斥熙寧以來政事乞重行罷黜帝
 曰史官敢如此誕謾不恭須各與安置詔范祖禹安置
 永州趙彥若澧州黃庭堅黔州初章惇蔡卞與其黨論
 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

謂為無驗證既而院吏攷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
 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
 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
 對聞者壯之 遼南府宰相王棠卒棠博古善屬文鄉
 貢禮部廷試皆第一練達朝政臨事不怠在政府修明
 法度人許其不愧科名云 是歲京師疫洛水溢太原
 地震 河北水發京東粟賑之

二年遼壽昌元年春正月己亥遼主如混同江 丙午立宏
 詞科三省上言今進士既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赦敕
 檄書露布戒諭之類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缺者若悉
 檄書露布戒諭之類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缺者若悉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四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四

不習試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別置宏詞科許
 進士登科者乞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
 者特奏命官 以吏部侍郎楊畏知成德軍畏既叛呂
 大防附章惇及李清臣安燾與惇異議復陰附安李而
 惇亦覺其險詐乃命畏出守 乙卯遼賑奉聖州貧民
 饑 乙丑殿前司奏獄空詔賜緡錢 二月丁卯朔日
 有會之（改異遼史不書是日會宋史
 作雲陰不見今仍從宋史書之） 戊辰遼賜左
 右二皮室錢 癸酉高麗遣使貢於遼 甲戌以知大
 名府呂惠卿為資政殿大學士章惇言惠卿乞留京師
 但願得一宮觀帝曰已除大資政兼北京亦是重地又

問惠卿已行否曾布韓忠彥皆曰惠卿乞留乃是無恥君子難進而易退其人可知矣帝啞之初監察御史常安民面奏新除北都留守呂惠卿賦性淡險王安石援引為執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見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得爾朝廷至是惠卿過闕請對果為帝言先朝事且泣帝正色不荅計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 乙亥詔追奪呂大防兩官徙居安州先是中丞黃履言趙彥若等修纂先帝實錄厚加誣毀皆已竄逐唯監修呂大防幸免故有是命 遼主駐魚兒濼 辛巳出內庫錢帛二十萬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五

循一資 夏四月丁卯遼都統奏討準布別部之捷戊辰詔職事官罷帶職朝請大夫以下勿分左右易集賢院學士為集賢殿修撰直集賢院為直祕閣集賢校理為祕閣校理 壬申封華容郡王宗愈為嗣濮王御史郭知章董敦逸言乞循先帝之法令兩制及臺諫官各舉才行一人詔許將蔡京黃履蔡卞錢總林希王震不拘資序各舉堪備任使二員以聞 乙亥女直遣使貢於遼 丁亥詔依元豐條制置律學博士二員庚寅遼錄西北路有功將士 是月寶文閣待制知青州邢恕入覲涕泣曰臣不謂今日得復見陛下淚濺御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六

青苗條約以示天下 癸卯遼主獵於沙嶺甲寅遼都
 統額特勒奏破瑪古蘇之捷 丙辰詔大理寺復置右
 治獄仍依元豐例增置官屬 八月壬申封彰信軍節
 度使宗景為濟陰郡王 甲申詔呂大防等永不得引
 用期數及赦恩敘復時將大饗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
 十人當終身勿徙故有是詔 嗣濮王宗愈奉諡恭憲
 乙酉錄趙普後希莊為閤門祇候 九月甲午以安
 定郡王宗緯為嗣濮王 壬寅告遷神宗神御於景靈
 宮顯承殿 知陳州范純仁聞呂大防竄居遠州終身
 勿徙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為觸怒萬一遠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七

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
 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乃上言大防等所
 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
 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
 軌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
 虞不測何以自存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
 居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
 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
 放癸卯出御批曰范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廷已行之
 命可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帝始亦有意從所奏章

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遂并責之 戊申加
 上神宗諡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
 皇帝 辛亥大饗明堂赦天下 甲寅遼主祠木葉山
 丙辰遼命西京礮人弩人教西北路漢軍以準布未平
 故也 章惇專權擅命監察御史常安民力折其姦惇
 道所親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
 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
 乃為時相游說邪林希權禮部尚書安民言希為惇謀
 客惇肆橫彊得皆希教之又論蔡京姦足以惑眾辨足
 以飾非巧足以移動人主之視聽力足以傾倒天下之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八

是非內結宦寺外連臺諫合黨結交以圖柄任陛下不
 早逐之它日悔將安及是時京之惡尚隱人多未測獨
 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皆借以報復
 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
 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及為諫官則上
 疏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
 士親定司馬光諡文正為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
 著至欲剖棺鞭屍是豈士君子之所為哉章疏前後至
 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開慰而已及祀明堂
 劉美人侍帝於齋宮又至相國寺用教坊作樂安民以

爲眾所觀瞻虧損聖德語直忤旨章惇從而譖之曾布在樞府與惇不協見安民數論惇意謂附已於上前屢稱安民及安民論布與惇互用親故於是二人者合力排之布乘閒袖安民舊與呂公著書以進謂安民乞公著消滅先朝姦黨援引其類百世承續一日帝謂安民曰卿嘗上呂公著書以東漢不道之君比朕可乎安民曰臣與公著書勸其博求賢才嘗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不謂惡臣者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雖辨之何益先是安民與國子司業安惇監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國子監攷試所拆號安民對敦逸稱二蘇負天下重望公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九

不當彈擊至是敦逸奏討安民前語謂安民乃蘇轍之黨平日議論多主元祐安民由是得罪壬戌請安民監滁州鹽酒務帝初命與安民知軍惇乃進擬送吏部降監當明年敦逸論瑤華事帝怒欲貶之謂執政曰依常安民例與知軍乃知帝初不知安民降監當也 是月詳定重修敕令所言府界諸路常平斂散等事除今來申請外竝依元豐七年見行條制其給納常平錢有所抑勒令提舉司覺察奏劾從之 冬十月甲子尚書右丞鄭雍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章惇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行遣安燾等爭論不已帝疑之惇甚恐雍欲

爲自安計私語惇曰用白帖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惇得遂其姦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 遼主駐瀋絲淀 己巳翰林學士錢勰落職知池州仍放辭謝坐批荅鄭雍詔書有羣邪共攻等語也元祐初章惇罷樞密出知汝州勰草制詞有云快快非少主之臣惇惇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勰知開封府殊懼已而擢翰林學士乃安曾布數毀勰於帝前帝未聽也於是蔡卞與黃履同在經筵爲履誦弗容羣枉規欲動搖等語履問如何卞曰似近時荅詔不知誰爲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勰所爲履與程思剏拯相繼論列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十

言臣等忝任風憲而總指爲羣邪意在朋比矣假陛下之詔以扇惑朝廷故雍旣罷而勰亦貶勰在熙寧時爲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爲御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再知開封府臨事精敏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埽庭訟響荅詩簡近所未見也 癸酉告遷宣仁皇后神御於景靈宮徵音殿 以吏部尚書許將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蔡卞爲尚書右丞 甲戌遼以北面林牙耶律大悲努爲右

伊勒希巴大悲努舉止馴雅好禮儀為時人所稱丙子以戶部尚書蔡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辛巳進封冀王顯為楚王癸未遼以參知政事王師儒為樞密副使以漢人行宮都部署趙孝嚴參知政事

辛卯河南府地震壬辰遼錄討準布有功將士十一月乙未安燾罷知河南府燾舊與章惇善及同省執政惇憚燾且惡之所以排陷者無不至遂有是命丙

申太白晝見女直遣使進馬於遼戊戌范諤以轉運使入對自言有捕盜功乞賜章服帝曰捕盜常職也何足言功黜知壽州己亥遼以都統額特勒為西北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十一

路招討使封漆水郡王甲寅內侍梁惟簡除名全州安置惟簡坐黨附與張士良梁知新皆得罪已又編管

白州徙配朱崖以為宣仁后親信故也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劉拯言蔡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爵數丙

辰贈確為太師諡忠懷遣中使護其葬戊午知大名府呂惠卿入對引進副使宋球謂曾布曰惠卿語良久

上有倦色既而再出一劄子不知上有何語遂不進呈出笏而退布奏事畢言及惠卿帝曰惠卿極凶橫升卿

亦然布曰陛下睿明洞見實天下之福惠卿留數月乃辭去庚申遼以高麗王昱有疾命其子顯權知國事

先是遼欲過鴨綠江為界高麗上表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我疆我理又云歸汶陽之舊

田撫綏敝邑回長沙之拙袖竹舞昌辰其參知政事朴寅亮之詞也遼主善之遂寢其議十二月癸亥朔遼

以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阿蘇為北院樞密使乙丑復置監察御史三人分領六察不言事令翰林學士

蔡京御史中丞黃履各舉御史二人壬申白虹貫日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學王存王巖安輩皆詆訾先

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滿網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以來臣僚章疏及申請文字密院亦合編類帝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十二

以為然許將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從之戊子詔如元豐例孟月朝獻景靈宮是歲

蘇州地震遼放進士陳衡有等百三十八人三年遼壽昌春正月甲午遼主如春水庚子知樞密

事韓忠彥罷忠彥屢請外帝問曾布曰忠彥別無事亦不至姦險對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彥處置邊事多失宜

帝甚駭之忠彥請不已乃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尋移定州甲辰酌獻景靈宮備詣諸殿如元豐禮戊申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紹聖元年赦榜除已行貴降

人外一切不問議者亦不復言近者竊見汪浹李仲等

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錄黃行下以元祐所獻文字得罪
則敕榜所云殆成虛語將何以取信天下伏望宣諭大
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才委不可用所見背理以
今日之罪罪之既往之咎置而不問以彰朝廷忠厚之
德又言臣聞差官編排元祐閒臣僚章疏仍厚賞以購
藏匿采之與議實有未安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詔令天
下言事親政以來揭榜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側之
意今又攷其一言之失置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適
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救榜又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
何以示信於人乎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 庚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三

戊引見蕃官包順包誠等賜賚有差 詔鞠獄非本意
所指而蔓求它罪者論如律 壬子知熙州范純粹改
知鄜州 乙卯詔戶部尚書勿領右曹元祐初司馬光
乞尚書兼領左右曹使周知其數則利權歸一從之至
是復使侍郎專領尚書不得與焉 右正言孫諤言知
河中府楊畏在元豐時其議論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
末呂大防蘇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趨而從之紹聖之初
陛下躬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趨而偷合苟容天下謂之
楊三變詔落畏職依舊知河中後以中書舍人盛陶言
移知虢州 戊午詔罷合祭閒因大禮之歲夏至日躬

祭地祇於北郊 辛酉遶市牛以給烏古德呼勒舊作烏古
今改部之貧民 二月癸亥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於
陝西河東雜盪儲 癸酉罷富弼配饗神宗廟庭 癸
未詔封濮安懿王子未王者三人宗楚為南陽郡王宗
祐為景城郡王宗漢為東陽郡王 乙酉嗣濮王宗綽
卒諡孝靖 丙戌詔三歲一取旨遣郎官御史按察監
司職事 丁亥夏人寇義合砦 是月詔三路保甲依
義勇法教試 三月辛卯朔尚書省火壬辰詔以禁中
屢火罷春宴及幸池苑不御垂拱殿三日 癸巳夏人
圍塞門砦 丁酉尚書省火 戊戌劔南東川地震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西

己亥封南陽郡王宗楚為嗣濮王 辛亥封大寧郡王
必為中王遂寧郡王佶為端王 壬子帝諭二府以元
祐減賞功格不當令修定何未上眾皆曰諸路相度未
到曾布曰元豐中方有邊事欲激厲人用命不若一用
元豐賞格俟邊事息別議增損帝曰當如此遂降旨諸
路令告諭將士知悉 丁巳幸中玉端王府 夏四月
辛酉罷宣徽使 己卯遼賑西北邊饑 乙酉戶部侍
郎吳居厚言請諸路課利場務及三萬貫以上者並依
元豐條舉官監當仍各委本路轉運使奏舉從之 丙
戌三省同奏事曾布曰司馬光之內懷怨望每事志於

必改背負先帝情最可誅李清臣許將曰文彥博致光云須盡易人乃可舉事布曰臣元豐末在朝廷見光進用自六月秉政至歲終一無所為及陰引蘇軾蘇轍朱光庭王巖叟輩布滿要路至元祐元年二月乃奏罷役法盡逐舊人然後於先朝政事無所不改以此知大臣陰引黨類置之言路蔽塞人主耳目則所為無不如欲此最為大患又曰譽光者乃閭巷小人耳如王安石臣兄輩皆有學識之士臣自少時已聞兩人者議論以為光不通經術迂僻不知義理其它士大夫有識者亦皆知之帝忻然聽納 五月壬子太白晝見 丙辰錄四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五

是月左正言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散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數省而直輕則民之出錢者易民之出錢者易故法可久也願陛下博采羣言無以元豐元祐為開要以便百姓無不均平之患而止蔡京言諤論役法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諤罷言職知廣德軍 給事中蹇序辰言先帝在位十九年其應世之迹未易周覽請選儒臣著為神宗寶訓一書授之讀官以備勸講之闕詔俟正史成書令史官編修序辰周輔之子也 六月辛酉遼

主駐薩里納 癸亥令真定立趙普廟 癸未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差監永州酒稅奉議郎趙冲監道州茶鹽酒稅冲立門人也初蔡卞請以立為崇政殿說書既賜對又請除諫官帝未許卞方與章惇比曾布欲輕之乘閒為帝言立附兩人乃於史院取冲所撰立父秩行事以進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陰變新法民受塗炭公獨見幾知其必敗帝駭曰何謂必敗布言立狂悖不遜自當行法及三省對帝語蔡卞曰常立詆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章惇曰卿不見其語乎惇謝不知帝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來民在塗炭又云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其必敗其諂厚安石而詆薄神考如此卞何為薦之惇卞皆錯愕謝罪帝即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狀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示惇卞惇由是始悟為卞所賣後一日三省進呈帝令與立宮觀冲別取旨中書舍人葉祖洽繳錄黃謂立貶太

輕李清臣具以報布是日布對言立詔王安石而毀先帝情愛可誅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己也帝亦切齒故特與遠小處監當殿中侍御史陳次升因言常立希合權臣詆誣先帝而大臣援進唯恐不速豈非負先帝欺陛下乎為臣之罪莫大於是伏望特行黜責

以警官邪不報 乙酉立北郊齋宮於瑞聖園 秋七月壬辰以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癸巳樞密院言據知邢州張昶稱體究得民間願得牧地養馬但與調其租課仍不責以蕃息養馬人戶無追呼勞擾之患其不願養馬之家不得抑勒今相度欲具爲條畫榜示從之 己亥詔知渭州寶文閣待制呂大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知秦州以元祐中堅持邊議又領帥日久故也大忠因言臣弟大防自羅謫籍流落累年恐一旦不虞俟先朝露死生隔絕銜恨無窮伏乞寢臣已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始大忠自涇原入對帝問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七

大防安否且曰大臣初議令過海朕獨處之安州卿有書當令且將息忍耐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俟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逾力元祐黨人由是再行貶黜 丙午遼主獵於赤山 庚戌依元豐職事官以行守試三等定祿秩 甲寅令熙河立王韶廟 乙卯國子司業龔原言將來科場止令依舊專治一經從之 八月辛酉夏人寇寧順砦 丙子詔王巖叟遺表并呂大防等所得恩例及舉官並罷更不施行提舉舒州靈仙觀鄂州居住梁燾主管洪州玉龍觀南安軍居住劉安世並分司南京仍各於本處居住 己卯復置檢法官 帝嘗語章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宮嬪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也惇與蔡卞方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聞帝語遂指劉安世范祖禹言蔡中覓乳母事爲根二人重得罪庚辰責授祖禹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安置 九月曾布言蔡卞最陰巧而章惇輕率以相煽說故多爲其所誤凡惇所主張人物多出於卞至議論之際惇毅然如自己出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六

劉氏明豔冠後庭且多才藝有盛寵見皇后不循列妾禮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簷下后問中陳迎兒呵之婕妤背立如故問中皆忿冬至會朝隆祐宮俟見於它所后坐朱髹金飾婕妤在它座意象頗愠其從行者知之爲易座與后等眾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撤婕妤座遂頓於地懟不復朝泣訴於帝內侍郝隨方用事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早爲大家生子此座終當爲婕妤好有耳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醫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庭公主藥弗效乃持道家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九

治病符水以入后驚曰姊寧不知宮中禁嚴與外舍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焚符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革忽有紙錢在笏后顧視頗惡忌之意自婕妤所遣人持來益有疑心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句當御藥院蘇珪卽皇城司鞠之捕逮宦官宮妾幾三十人擄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斲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奏

牘上乙卯詔以皇后孟氏有惑邪言陰挾媚道廢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眞初章惇誣宣仁有廢立計以后爲宣仁所立欲廢之又陰附劉婕妤好欲請建爲后與郝隨構成是獄莫有敢異議者既降案付三省樞密院約法惇會李清臣曾布許將蔡卞及刑部官徐鐸等議或謂不可處極典曾布諭法官但當守法且曰驢媧蛇霧是未成否眾皆瞿然法官遂執議堅等三人皆處死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聞追驗證佐而事迹祕密朝廷之臣猶不預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自古推鞠獄訟皆付外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十

庭未有宮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陛下但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冤濫爲天下後世譏笑欲乞陛下親選在庭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不報其後董敦逸亦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反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壞我名節 冬十月丁巳朔以楚榮王喪未成服

罷文德殿視朝 以監江寧府稅張商英權知洪州
以正字郡洵武為神宗正史編修官洵武緝之子也
壬戌夏人大人郎延戊辰詔被邊諸路相度城砦要害
增嚴守備 遼主駐蕩絲淀 辛未西南方有雷聲次
大雨雹 癸酉鍾傳言築汝遮詔以為安西城 庚辰
高麗遣使貢於遼 甲申以知大名府呂惠卿知延安
府 是月夏兵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砦列營環城國
主乾順與其母親督枹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
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遑金
明乃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脫城中糧草皆盡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三
將官皇城使張諭死之既還畱一書實漢人頸上曰貸
汝命為我投經略使處其言曰夏國昨與朝廷疆場小
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卻與坐團鋪處立界
本國以恭順之故亦屢勉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護
耕而郎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
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正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
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上樞密院而不以聞宋史哲宗
紀是年九月壬戌夏人寇 知延安府呂惠卿奏乞
延陷金明砦今從夏國傳 依呂大忠例暫赴闕奏事章惇謂曾布曰邊事方爾可
謂不識緊慢也李清臣曰此必有挹魁柄之意或恐有

引以為代者吾屬危矣布曰此無慮魁柄豈易挹耶十
一月癸巳進呈帝曰惠卿何可來眾皆言無來理遂詔
止之曰如有所陳條畫聞奏 丁未章惇上重修神宗
寶錄改異丁未王海作戊辰今從宋史哲宗紀 十二月己未遂招討使額
特勒討準布別部破之 辛酉濟陽郡王宗景坐以立
妾罔上罷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司事 壬戌遼南
府宰相圖魯幹舊作鐸魯幹今改 致仕癸亥以蕭托卜舊作
也今 為北府宰相以耶律大悲努為殿前都點檢 甲
戌察京上新修太學較令式 乙亥夏國遣使獻金明
之俘於遼 遼生女直節度使英格舊作盈哥今改 節度使頗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三
拉淑舊作應刺 之母弟也頗拉淑沒英格嗣以兄和哩
卓舊作劫 子薩哈舊作撒 為國相是歲赫舍哩舊作訖
改 部阿蘇舊作阿蘇今改 穆都哩舊作毛賭 阻兵為難英格自
往伐之阿蘇訴於遼遼遣使止英格勿攻英格西薩哈
守阿蘇城而還會阿閣版等阻五國虜路執殺遼捕虜
使者遼詔英格討之阿閣版等據險立柵方大寒乃募
善射者採勁弓利矢攻之數日入其城出邊使者數人
歸之英格兄子阿古達舊作阿竹打今改 善射有大志遼大國
舅帳蕭諸里舊作解里今改 嘯聚為盜有眾數千奔女直結英
格為亂因命英格圖之英格斬諸里遣阿古達獻首級

於遼餘悉留不遣遼人無如何乃進英格友阿古達官以慰之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四

三

第八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五

賜進士第常平提舉蘇軾與韓琦論邊防事宜蘇軾請募壯勇以備邊

宋紀八十五 起強圉赤奮若正月盡著雍攝提格十二月凡二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帝

紹聖四年 遼壽昌三年 春正月丙戌朔班內外學制 丁亥

遼主如春水庚寅以阿里骨子轄戩 舊作轄征今改 襲河西軍

節度使逸川首領轄戩即溪邦彪錢也 甲午涇原路

鈐轄王文振敗夏人於漫煙峽 壬寅遼烏庫節度使

耶律慎嘉努 舊作陳家奴今改 以功加尙書右僕射 癸卯遼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一

主駐雙山 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

姓名責降人子孫弟姪各不得在本州其鄰州內子孫

仍竝與次路遠分合人差遣已授未赴并見任人竝罷

庚戌李清臣罷知河南府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

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氏外婦也清臣

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二月丙辰朔 辰朔紀作甲辰朔

今改 遼南京水遣使賑之 丙午準布部長請舊地貢

方物遼主許之 丁巳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禧觀王存

表乞致仕詔許之薄其蔭補恩例言者指存元祐之初

論事附會故也 己未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詆毀先

帝變更法度罪惡至激及當時同惡相濟首尾附會之人偶緣身死不及明正典刑而亾浸之後尙且優以恩數及其子孫親屬與見存者罪罰未稱輕重不倫至于告老之人雖已謝事亦宜少示懲沮於是下制追貶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司馬光爲清海軍節度副使王巖交爲雷州別駕趙瞻傅堯俞贈官追韓維子孫親屬所得蔭補恩例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各與恩例兩人餘悉追奪（攷異）編年錄係于乙未誤初議再貶光公今從長編及宋史哲宗紀著等曾布謂章惇蔡卞曰追奪恩澤此例不可啓異時姦人施于仇怨則吾輩子孫皆爲人所害矣惇曰彼已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二

死雖鞭尸何益道何補不若奪其恩例乃實事布又曰不若止治其渠魁爲便惇曰范百祿胡宗愈之徒亦無顯惡姑置之布曰韓維在政府不久又與眾不合而去恐亦無它惇曰與光倡和者正此人也布反復甚久卞曰亦有可議唯許將默無一言布疑將以元祐爲嫌故爾 壬戌罷夔州路提舉常平張競辰以御史蔡誥言其諂事呂大防蘇軾故也競辰蜀人王安國女婿與曾布有連其得提舉官布實薦之章惇而蔡卞以競辰嘗忤其妻最惡競辰亟罷之 丙寅夏人寇綏德城己卯復元豐榷茶法 庚辰追奪趙瞻傅堯俞諡告

詔罷春秋科 三省言近降指揮以司馬光等各加追貶其首尾附會之人亦稍奪其所得恩數謹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爲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頃者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內范純仁又自因別過落職于本罪未嘗略正典刑輕重失當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臣子萬世之戒其餘同惡相濟幸免失刑者尙多亦當量罪示懲癸未制呂大防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蘇轍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梁燾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仁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劉奉世韓維王覲韓川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三

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汾王欽臣張耒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勛吳安詩晁補之賈易程頤錢勰楊畏朱光庭孫覺趙鼎李之純杜純李周等三十一人或貶官奪恩或居住安置輕重有差其郴州編管秦觀移送橫州大防等責詞皆葉濤所草也（攷異）李燾曰曾布日錄云展辰晚乃問再貶大防等事燾等實錄貶大防等在癸未二十八日今按宋史本紀亦係癸未甲申太師致仕文彥博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 閏月丙戌制詔文彥博諸子並令解官侍養司馬康追奪贈官 帝以張天說所進書立意狂妄詆訕先帝送開封府取勘開封府言天說上書詆

訕情不可恕詔特處死 觀文殿學士知定州韓忠彥
降充資政殿學士以中書舍人蹇序辰論其忘恩附姦
毀訛先帝故也 詔上清儲祥宮御篆碑文蘇軾所撰
已令毀棄宜使蔡京撰文并書 壬辰詔通州居住王
觀改送袁州孔文仲鮮于侁吳處厚亦各追貶 鄭雍
落資政殿學士安燾落觀文殿學士差遣如故用蹇序
辰之言也 壬寅以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為中書侍
郎蔡卞為尚書左丞吏部尚書黃履為尚書右丞翰林
學士林希同知樞密院事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在翰
林草惇制詞極其稱美望惇用為同省執政惇忌之止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四

拜同知樞密院故事樞密日得獨對惇疑布更引林希
同知樞密院使察之希尋為布所誘亦背惇布與惇益
不合卒傾惇居其位 癸卯大雨雹自辰至申 甲辰
詔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蘇軾責授瓊州別駕移
送昌化軍安置賀州安置范祖禹移送賓州英州安置
劉安世移送高州昌化故儋耳地軾初至儋官屋以居
有司猶謂不可賦遂買地築室儋人連甃畚土以助之
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為樂若將終身焉 三月辛酉遼
以燕國王延禧生子遷妃父之官仍賜官屬錢 壬戌
夏人犯麟州神堂堡出兵討之進築胡山砦 癸亥賜

禮部奏名進士新淦何昌言等及諸科及第出身共六
百九人是日未啟封讀程文至第四八纒讀數百字曾
布蔡卞俱云文字顯不如第三恐不須讀啟封乃章惇
之子持也至第五人帝宣諭曰對策言先朝法度當損
益恐無可降之理使先帝在位至今亦當隨宜損益承
旨蔡京進曰先帝則當損益陛下方紹述先志不當損
益布曰恐無此理帝顧下曰如何卞曰不知欲何如損
卞亦默然帝曰更不須降然卒降為第七及啟封則李
元膺乃蔡之子也後五日布同林希言前侍集英放進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五

士因言及損益先朝法度事未敢極陳時變有所不同
人情有所不優豈得不損益如此則是膠柱而鼓瑟也
況即今行保甲如先朝團教事皆未敢行三省行八路
差官法累經修改未如舊法凡此之類豈非損益帝曰
但不失大意可矣布曰今在朝之人設此綱罟以為中
傷羅織之術凡有人言及政事便以為非毀先朝因此
斥逐者不一願陛下更加審察希所陳略如布指帝頗
欣納布又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當一
切誅殺子弟當禁銅資產當稽漫此姦人附會之言不
足取帝曰只是敢言布曰此有所憑恃非敢言也天若

乃蔡京門客故爲此言帝領之天若興化人也 丁卯詔瀘南安撫司南平軍毋擅誘楊光榮獻納播州疆土

庚午夏人大至葭蘆城下知右州張構等擊走之

甲戌幸金明池 丙子尅湖山新砦成賜名羌砦 辛

巳酉上閤門使折克行破夏人于長波川斬首二千餘

級獲牛馬倍之 壬午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蹇序辰言

前日追正司馬光等罪惡實狀具明乞遷官將姦臣所

言所行事狀竝取會編類人爲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

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章惇蔡卞請命序辰及直

學士院徐鉉主其事由是指紳之禍無一得脫者 是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六

春高麗王昱殂 夏四月甲午以校書郎陳瓘通判滄

州曾布林希言瓘登高料不宜補外帝曰章惇亦云瓘

當作館閣但議論乖僻故止布曰瓘不見其乖僻但議

論詆訾蔡卞爾它無所聞希曰瓘嘗爲越州簽判與下

論事不合遂拂衣去然人材實不可得布曰主張士類

正在陛下願少畱聖意帝欣然納之初瓘爲太常博士

時薛昂林自乞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

序文以問二人議沮遂得不毀 熙河築金城關 丁

酉進編臣僚章疏一百四十三帙 己亥舒州團練副

使循州安置呂大防卒大防赴循 改異薛鑑云大防將赴舒州索大防以舒

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舒爲內地循則嶺外海鄉 至虔

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

氏尙有遺種遂卒年七十一其兄大忠請歸葬許之大

防身長七尺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

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

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論道攻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

關中言禮樂者推呂氏 庚子知保安軍李沂伐夏國

破洪州 辛丑追貶呂公著昌化軍司戶參軍司馬光

朱崖軍司戶參軍先是邢恕爲章惇言元豐八年神宗

晏駕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自西京赴召司馬光送別

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不可不慮宣訓者北

齊武明妻太后宮名也妻太后廢其孫少主廢立其子

常山王演怨誣宣仁有廢立意又偽造光此言以信己

讒然祖禹以七年冬末赴召雖惇亦知其妄故不復窮

究但借此以罪光耳惇嘗稱司馬光邨夫子無能爲呂

公著素有家風凡變改法度皆公著教之故亦累加追

貶 王寅詔范純仁元祐四年罷相恩例不追奪竝給

還王巖叟依例追奪又詔趙鼎歷任職名及贈官亦行

追奪更有似此者依此施行因吏部刑部有請也 環

慶鈴幣張存入鹽州俘戮甚眾及還夏人追襲之復多

失也 知渭州章彙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逼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部之師陽繕理它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眾來襲彙追擊敗之二旬有二日城成甲辰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守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詔成都府路產茶州軍復行禁榷 丁未三省言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黃履言訪聞兩府大臣嘗議奏請皇子就傅建儲事王珪輒語李清臣云彼家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五 八

事外庭不當與知蔡確章惇間之對眾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確惇乃宣言於眾其議遂定臣又聞珪陰交高遵裕嘗招其子士充傳達語言臣伏思陛下以槐位處珪以鼎餗養珪凡十有六年今聖躬偶感微疹而珪已懷二心何以懲勸天下至三月初履又言臣論王珪議儲之事果合於義珪不可以無罪不然則臣亦當有責伏望早賜指揮又紹聖二年十一月右正言劉拯言王珪持二心為姦其卒也恩禮甚厚蔡確定策受顧命輔翼陛下而擠死投鼠之地功罪不明孰大於此伏望究珪之罪錄確之功又今年二月西京副將

高士京進狀稱先臣遵裕當先帝服藥危疑之際有故宰相王珪召臣親弟承議郎士充密議取決於先臣欲知皇太后意所欲立先臣大怒曰國家自有正統何決于我因叱罵士充曰敢再往即杖汝死有此忠義不獲伸訴乞詳酌優賜哀贈又給事中葉祖洽言當先帝進豫臣適在朝廷親聞士論籍籍罪珪伏乞特下有司正珪之罪於是詔珪遺表恩例竝行追奪所賜宅拘收入官追貶珪萬安軍司戶參軍帝之嗣位那恕與蔡確陰有異意確死貶所恕亦斥不用日夜圖報復黃履舊與恕相得恕誣誘宣仁履與其謀元豐八年二月三日章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五 九

疏乃追為之非當日所奏也高士京者遵裕假子嘗與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從容謂士京曰公知元祐閒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否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者也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為公作此事第勿語人因令所親信王楫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 己酉復文德殿侍從轉對遼南府宰相趙廷陸知興中府參知政事牛溫舒兼同知樞密院事 五月丁巳太子少保致仕潞國公文彥

博卒年九十二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辛酉以皇太妃服藥及亢旱決四京囚 壬戌詔陝西添置蕃落馬軍十指揮 癸亥遼西北路招討使額特勒舊作幹特刺今改討準布破之 己巳遼主駐薩里納舊作撒里乃今改 辛未詔榜示朝堂曰朕獲承先構永惟休烈盛美欲以昭示萬世而頃遭羣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五 十

語於是從序辰所請降詔楊云 太子少保致仕韓縝卒贈司空諡莊敏縝出入將相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丁丑三省言韓維朋附司馬光最為盡力詔維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筠州居住時年八十一諸子乞盡納已官聽父里居且告章惇云父執政與光議論多不合故得旨免行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或謂史不載是年日食今從宋史及長編 甲申遼主命罷諸路馳驛貢新 丙戌遼主命每冬駐蹕之所宰相以下構宅毋役其民 戊子嗣濮王宗楚卒以其弟宗祐嗣 丙申詔翰林學士吏部尚書各舉監察御史二人 丁酉環慶路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五 十一

安疆砦成 甲辰熙河進築青石峽工畢詔賜人役及防拓軍兵緡錢有差尋賜名西平 乙巳保寧軍觀察雷後宗漢為開府儀同三司徙封安康郡王 己酉太原地震 庚戌遼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鄂嘉舊作吾也改為南院大王 秋七月太白晝見 遼主獵於黑嶺 八月乙酉封世開為安定郡王世開燕懿王德昭曾孫也 丙戌鄜延將王愨復宥州 丁酉詔以蔡確無辜貶死弟除名勒停又前朝奉郎碩特與敘換內殿崇班確子少府監主簿涓奏臣叔父碩曩於邢怨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怨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

乃彥博愛子必知當時姦狀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權
吏部侍郎安惇即同文館究問初及甫與恕同為館職
相善其與恕書自謂舉禪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
已逆為機弄以榛梗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及
甫嘗語蔡頌云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
甫自謂蓋俗謂駙馬都尉曰粉侯而韓嘉彥尚主故指
其兄忠彥為粉昆朋類錯立謂王巖交梁燾也及甫除
都司為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
為平章事彥博致仕及甫以修撰守郡母喪除及甫與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十一

恕書請補外肆為詆毀之辭恕以此書與涓使訴其事
及置對及甫為京惇所脅即安自解釋唯以昭比摯如
舊而眇躬乃以為指上粉昆指王巖交梁燾巖交面如
傅粉故曰粉燾字況之以況為兄故曰昆也又言父彥
博臨終屏左右獨告以摯等將謀廢立故亟欲彥博罷
平章重事問其證驗則俱無有確母明氏常有狀訴那
恕云梁燾嘗對懷州致仕人李詢言若不誅確則於徐
邸安得穩便朝廷封其狀不為施行至是涓以告章惇
惇遂檢明氏狀進呈并付京惇追問依違以答亦無
證驗 戊戌築威戎城 己酉彗出西方彗出西方今從宋

史及長編九月壬子以星變遊殿減膳罷秋宴詔求直言
乙卯赦天下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付陝西廣羅 丙
寅詔蹇序辰及入內侍省使臣一員同審問文及甫
事從蔡京請也 戊辰彗滅 壬申遼主駐鵠絲淀
丙子御殿復膳 丁丑遼以武定軍節度使梁援為漢
人行宮都部署 戊寅遼招討使額特勒奏討默埒濟
舊作梅里之捷 己卯封婉儀劉氏為賢妃 五國部
急今改長貢於遼 冬十月乙酉詔鄭雍及呂大防等永不引
用期數及赦恩敘復從三省言也 壬寅以權吏部尚
書兼侍讀邢恕為御史中丞 庚戌遼以西北路招討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十三

使額特勒為南府宰相 十一月乙卯富勒摩多部貢
於遼 戊午遼以安車召醫巫闞山僧志達遼主好佛
法能自誦其書每夏季輒令諸京僧徒及其羣臣執經
親講所在修葺寺院度僧甚眾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
奪小民民甚苦之 己未遼以中京留守韓資讓知樞
密院事以同知樞密院事藥師努知右伊勒希巴 丁
卯詔諫議大夫以上各舉監察御史一人 癸酉詔中
大夫郴州安置劉奉世責授隰州團練副使弟知常州
當時差監南嶽廟以邢恕言其陰合劉摯傾害蔡確故
也 丁丑詔程頤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

李清臣尹洛即日追遣之先是帝與輔臣語及元祐事
日程頗安自尊大至欲於延和講說令太母同聽在經
筵多不遜雖已放歸田里可與編管遂有涪州之命願
編管蓋林希力希意邢恕必救願則因以傾恕恕與希
曰便斬願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 是日雷州別駕
化州安置梁燾卒燾自立朝一以拔引人物為意在鄂
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
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位至執政八
年之閒所薦用之不盡負媿多矣 十二月癸未鼎州
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劉摯卒先是蔡京安惇其治文及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古

甫事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帝諭曰朕遵祖宗遺志未
嘗誅殺大臣劉摯等可釋勿治然京惇極力鍛鍊不少
置而燾先卒後七日摯亦卒眾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摯
教子弟先行實而後文執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
為文人無足觀矣 致異長編載會布日錄是年九月辛酉布獨奏事因言呂大防劉摯初既
淮南湖北至昨來明堂教方逾年故有不得遷教指揮
今皆在嶺南惡地與前日不同今以天變肆赦謂宜稍
徙善地上笑曰劉摯等安可徙布曰臣所見如此與在
陛下移擇編刺配隸罪人亦分廣南與遠惡地為兩等
若稍徙之於端康英連之類似亦未為過上極難之按
此事不見它書唯見于布所自錄又係獨奏無同時佐
護布姦邪恐屬 乙酉侍御史董敦逸坐奏事不實貶
秩知典國軍 乙未詔鄭佑李伸各遷一官賞回河功

也又詔首建言及主議回河者郭知章李偉王孝先各
遷一官王令圖贈左中散大夫 丁酉詔祕閣校理劉
唐老落職監桂陽監稅務以唐老元祐姦黨故有是命
甲辰涪州安置黃庭堅移戎州遊部使者親嫌也
是歲兩浙旱饑詔行荒政移粟賑貸 播州夷楊光榮
等內附
元符元年 遂壽昌四年 春正月壬子遼主如魚兒濼 戊午
以右諫議大夫安惇權國子祭酒 丙寅咸陽縣民段
義于河南鄉劉鉅邨修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之 己巳遼徙準布貧民于山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五

以御藥院官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
文書其所從違某事皆衍輒自予奪頒降未嘗以聞開
有臣僚奏請東朝還政者衍匿其奏置櫃中不以聞東
朝亦不以聞於帝於是蔡京安惇言司馬光劉摯呂大
防等交通中人張茂則梁惟簡陳衍之徒獵取高位盡
變先帝成法淺懼陛下一日親政則必有欺君罔上之
刑乃回顧御慮密為傾搖之計於是疏隔兩宮及隨龍
內侍十人悉行放罷以去陛下之腹心廢受遺顧命元
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臣無一存者以翦陛下
之羽翼大逆不道死有餘責陳衍罪在不赦亦乞更賜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六

審問正以國法詔誅衍於崖州砵士良羈管白州初章
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
陷之者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
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士
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皇后
帝頗惑之最後起同文獄將悉誅元祐大臣內結宦者
郝隨為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自皇太
后太妃皆力爭之帝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卞
明日惇卞再有言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
卞乃已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赴詔獄欲使證宣

仁廢立及士良至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
之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
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
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廢立之議由是得息 乙丑
詔蔡京等辨驗段義所獻玉印京目為秦璽遂名曰天
授傳國受命寶 戊辰吏部郎中方澤等坐私謁后族
宴聚罰金補外 庚午遼主如春州 帝幸申王府辛
未幸端王府甲戌進封咸寧郡王候為莘王普寧郡王
似為簡王祁國公偲為永寧郡王 丙子築熙河通會
關 夏四月庚辰安定郡王世開卒 甲申幸睿成宮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七

及莘王簡王府 丙戌章惇等進神宗帝紀 詔梁燾
不許歸葬家屬令昭州居住 壬辰同知樞密院事林
希罷知亳州御史中丞邢恕罷知汝州希既叛章惇至
是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 丙申建顯謨閣藏神宗御
集 丁酉詔權禮部尙書蹇序辰兼侍讀 庚子幸睿
成宮 辛丑遼主以雨罷獵 壬寅學士院上寶璽
光翔鶴樂章 癸卯詔學官增習兩經 五月戊申朔
御大慶殿受天授傳國受命寶行朝會禮 己酉班德
音于天下減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蔡京治同文獄
畢言劉摯等有司馬昭之心為同時之人所發乞正典

刑以及其子孫三省進呈辛亥詔劉摯梁燾據文及甫等所供語言偶逐人皆不及攷驗明正典刑摯燾諸子竝勒停永不收敘仍各令于元指定處居住以給事中徐鐸為吏部侍郎 癸丑以受寶恭謝景靈宮

庚申詔獻寶人段義為右班殿直賜絹二百匹 癸酉

遼烏爾古德呼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部統軍使諾延舊作那奏也今改

北邊之捷諾延為統軍邊境以寧其後部民乞留遼主許再任 甲戌遼主駐薩里納 六月戊寅朔詔改元

夏遣使求援于遼 丙戌遣官分詣郡延涇原河東

熙河按驗所築城砦 丁亥遼以遼典軍節度使尼哩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六

舊作涅里今改為特里裏以前知特里裏事耶律廓沙舊作郭里今改

為南京統軍使 甲午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等上常平

免役敕令格式 遼以參知政事牛溫舒攝中京留守

既而部民詣闕請真授從之 壬寅詔遷序辰安惇看

詳元祐訴理所陳述語言於先朝不順者職位姓名別

具以聞序辰初有是請帝亦厭之蔡卞勸章惇力使必

行故有是詔自後緣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

惇實啟之 秋七月庚午詔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劉安

世梅州安置王巖安朱光庭諸子竝勒停永不收敘

遼主如黑嶺 壬申京師地震 時有請以王安石三

經義發題試舉人者右正言晉陵鄭浩言三經義者所以訓經而其書非經也以經造士而以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專任經術之義乃止 八月丙子朔熙河蘭岷路復為熙河蘭會路 丁

亥詔侍從中書舍人以上各舉所知二人權侍郎以上

舉一人仍指言所堪職任 九月丁未以霖雨罷秋宴

己酉吏部尚書葉祖洽言王珪罪惡比劉摯等最為

暴著今罪罰輕重不侔何以慰天下公議詔珪諸子竝

勒停永不收敘 庚戌橫州編管秦觀特除名永不收

敘移送雷州 丙辰朝奉大夫充祕閣校理孔平仲特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九

落職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坐黨附元祐用事者非毀先

朝所建立也 是日遷序辰安惇以訴理事人對旨布

言此事株連者眾恐失人心昨朝廷指揮令言有不順

者具名聞奏中外皆以為平允然恐議論者更有所加

願聖意裁察臣嘗謂訴理之人本無可罪今刑部左右

兩曹一主斷獄一主敘雪蓋自祖宗以來凡得罪經斷

訴雪者比比而有但元祐用事之人特置一司以張大

其事信為可罪其訴雪者似不足漢責咎真宗踐阼有

建議欲放天下欠負者真宗云先帝何以不放大臣言

先帝留此以遺陛下以固結天下人心真宗欣然從之

蓋人心不可失也帝淡納其言而序辰及悖所陳已紛
紛矣右正言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
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
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
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為來事之監 壬戌看詳訢理所
言鄭俠上書謗訕朝政并王安國非毀安石等罪名元
祐初除雪不當又王旂王旂進狀內言父安國冤抑未
除詔鄭俠除名勒停依舊送英州編管永不量移王旂
罷京東轉運判官差監衡州鹽酒稅王旂監江寧府糧
料院 冬十月乙亥朔遣主駐滿絲淀 己卯遣以南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干

府宰相額特勒兼契丹行宮都部署以傳導燕國王廷
禮先是南府有訟各州府得就按之其後非奉樞密檄
不得鞫問以故訟者稽留額特勒奏請如舊制遣主從
之 甲午昭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祖禹卒祖禹平居恂
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少僭隱在邇英獻
納尤多嘗進唐鑑十二卷淡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
之目為唐鑑公云 乙未詔武官試換文資 丁酉以
河北京東河湓遺官賑恤 己亥詔朝散郎汪衍瀛州
防禦推官余爽竝除官勒停永不收敘衍送昭州爽送
封州編管先是蔡京薦爽章惇惡之具言元豐末爽及

衍各上書詆誣先朝爽又元祐中曾上書乞宣仁歸政
險詐反覆故有是命 夏人寇平夏城知渭州章榘禦
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密舊作鬼名阿理今改西壽監軍穆爾塔布
舊作一勒斬俘甚眾捷至帝為御紫宸殿受賀榘在涇
原久時夏人肆暴邊吏畏懷榘上言夏人嗜利畏威不
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
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據其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
章榘與榘同宗言多見采由是朔州一城若九屢敗夏
人而諸路亦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敗夏人遂不
復振 庚子中書省言元祐初起居舍人邢恕上書言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三

王安石呂惠卿用事臣時得召對先帝詢及二人臣具
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姦卒見排嫉又言太皇太后躬親
聽斷竝用忠良全去弊蠹臣于此時首蒙擢右司員外
郎職為宰相屬官與聞政事臣以謂千載之一時又言
韓維端諒名德乃與司馬呂公著一等詔邢恕特降
授承議郎知南安軍恕始罷中丞以本官知汝州居五
月改知應天府章惇恐恕復用乃檢出恕所上書白帝
曰邢恕除蔡確一事外無事不同元祐故特責之 癸
卯駙馬都尉張敦禮坐元祐初上疏譽司馬光奪留後
授環衛官 詔祕閣校理權知潞州歐陽棐落職送吏

部與合入差遣坐別附元祐權臣每希進用也 十一月癸丑三省言王鞏張侂源累上書議論朝政表裏姦臣欲盡變先朝法度詔鞏除名勒停全州編管侂源特勒停峽州居住 辛酉夏復遣使求援于遼 甲子祀昊天上帝于岡丘大赦除元祐餘黨及特旨行遣者並與量移 十二月丙子知淮陽軍葉濤改管句崇禧觀以給事中范鎰言其訴理之狀辭情不遜侵黷先朝故也 丁丑以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 壬辰遣為燕國王廷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 壬辰遣為燕國王廷禮行再生禮曲赦三百里囚 遊國舅祥袞蕭文知易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五

三

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母孺于貨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屬縣有蝗議捕除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為鳥鶴所食時議以文可大用遷唐古部節度使高陽勒石頌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宋紀八十六 起曆維單月正月盡上

宋紀八十六 章執徐十二月凡二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

帝

元符二年 遊壽昌 春正月遼主如魚兒濼 丁卯出內

金帛二百萬備陝西邊儲 辛未詔張舜民舉仲游孫

樸趙敘梅灝陳察李昭玘並罷館職 二月甲戌朔令

監司舉本路學行優異者各二人 己卯詔許高麗國

王遣士賓貢 辛巳詔自今應被旨舉官所舉不當具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一

舉主姓名以聞 甲申夏人以國母喪遣使來告哀且

謝罪詔御其使 戊子鄜延鈐轄劉安敗夏人于神堆

一乙未詔吏部守令課績從御史臺考察黜其不實者

會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眾論皆謂過當然此

豈為詆訾先朝大抵多報私怨耳惇卞初相得故惇於

卞言無不聽及相失卞多反其事入皆笑之今朝廷政

事一出於卞無敢違者帝曰蔡京尤與惇不足布曰惇

於蔡氏兄弟無不畏者近頗欲屈意求和於京而京不

為之屈也 歐陽棐朝見帝目之語會布曰此元祐五

鬼布曰亦聞有此名元祐附麗亦必有之治郡亦常才

然裴歐陽修之子登進士第修于英宗定策之際最有功帝頌之 丙申詔吏部員外郎孫諤與合入差遣以元祐訴理有銜冤飲恨之語也 夏人告敗于遼以求

援三月丙辰遼使蕭德崇來為夏人請緩師仍獻玉帶築環慶路定邊城 丁巳秦鳳經略司言吳名革率

部族羣畜歸順詔名革補內殿承旨首領李嘯補右侍禁及賜錢帛有差 夏四月庚辰幸幸王府 丙戌築

脚延河東路暖泉烏龍砦 丁亥以旱減四京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辛卯詔鞠獄徒以上須結案及審錄

審奏然後斷遣不如令者坐之 癸巳封永嘉郡王德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二

為睦王 遣中書舍人郭知章報聘于遼 甲午以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張商英為權工部侍郎 丁酉築

威羌城 章惇乞退遂徑出居僧舍其家已先出帝乃令約攔行李勿受惇乞解機務章奏 五月甲辰太白

書見 庚戌築脚延路金湯城 癸亥奉遷真宗神御於萬壽觀延聖殿 建西安州及天都等砦 是日遼

主謁乾陵 乙丑進章惇官五等曾布三等許將蔡卞黃履皆二等 戊辰詔朕閱陳次升任御史日章奏觀

其微意附會權臣詆毀先帝朕含容其過委以諫職復敢狃習故態觀望言事久居其位殊無小補可能職與

遠小監當乃責監全州鹽酒稅 遼以南府宰相額特勒兼西北路招討使禁軍都統已巳遼主駐沿柳湖

六月庚辰賜蘭會州新砦名會州城 甲申遼以知右伊勒希巴蕭藥師努為南而林牙兼知契丹行宮都部

署事 甲午賜環慶路之字平曰清平關 乙未五國部長朝于遼 戊戌築定邊白豹城訖工閣門使張存

等轉官賜金帛有差 準布貢于遼 己亥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 遼以興聖宮使耶律薩嘉努為右伊勒

希巴 秋七月壬寅朔惕德部長貢于遼 庚戌河北河漲漫民田廬遣官賑之 辛亥遼主如太牢古山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三

丁巳詔水部員外郎曾孝廣詣河北路相度措置河事孝廣嘗為水官不主東流故特遣之 邈川首領轄戩

舊作轄有異志以轄戩季父索諾木丹津舊作蘇南得逃以董戩疏之其黨皆死獨峴舊作峴會沁羅結舊作羅得逃以董戩疏

族實巴衮舊作衮居隴連部河南諸羌多附之乃往依焉遂奉實巴衮之子巴勒藏舊作格據薩格舊作格

城轄戩攻殺巴勒藏沁羅結奔河州說洮西安撫使王曠以取青唐之策曠言于朝章惇許之曠引兵趨邈川

丙寅欽彪阿成以城降曠留屯之 先是蹇序辰言請

將六曹諸司自元豐八年四月以來應改更法度言涉
 譏訕者盡數檢閱隨事編數並著所任官姓名具冊申
 納三省李積中亦以為言三省不行踰半年矣至是乃
 復檢舉降詔意欲有所羅織故也 八月壬申知河南
 府盛陶改知和州以言者論其元祐中詆誣先烈排毀
 舊廟也 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惇讀于帝前其
 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
 可取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甲戌太原地震 詔大
 河水勢十分北流將河事付轉運司貴州縣其力救護
 北流隄岸 戊寅皇子生賢妃劉氏產也 乙酉賜熙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四

河路繕錢百萬撫綏部族 丁亥城會州元豐中雖加
 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之以西
 安城北六砦隸焉 韓戩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
 唐詣河州降于王瞻詔胡宗回為熙河經略使以節制
 之 癸巳太白晝見 甲午建葭蘆砦為晉寧軍 九
 月庚子朔夏人來謝罪 左司諫王祖道言全河北流
 滄漫人戶田苗請先正吳安持鄭佑李伸李偉之罪投
 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令工部檢詳東流建議
 及董役之人以名聞奏 癸卯命御史檢點三省樞密
 院並依元豐舊制 甲辰幸儲祥宮 乙巳幸醴泉觀

丁未詔立賢妃劉氏為皇后孟后既廢章惇與內侍
 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
 生子帝大喜遂立之 乙卯通判潭州畢漸言應元祐
 中諸路所立碑刻紀事等請悉令碎毀從之 己未青
 眉會隆贊舊作權以城降 壬戌雨罷秋宴 甲子右
 正言鄒浩除名新州羈管時章惇獨相用事浩上章露
 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曰臣聞
 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則立后
 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
 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五

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
 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至公也及立后
 則不選于嬪妃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為萬世法也陛
 下之廢孟氏與郭氏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
 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
 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
 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
 居一于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所為及
 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為國
 家不幸于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

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寶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天意昭然望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帝謂浩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六

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明日

章惇入對極詆浩狂妄遂有此責章留中不下依東都事略鄒浩傳宋史浩傳云付外恐非使此疏果下三省為人所共見則蔡京它日亦不得為浩奏以

証之尚書右丞黃履言浩犯顏納忠不宜遽斥之死地

坐罷知亳州致異據宰輔編年錄履罷在閏九月辛巳在浩既後十有七日今併見於此初

陽翟田晝議論恍惚與浩以氣節相激厲浩除正言晝

適監廣利門往見浩問曰平日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

為何官浩謝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于浩差若

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淡相信而後發貴有益

也晝然之既而謝病歸里即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

不言可以絕交矣志完浩字也浩得罪晝迎諸塗二人

流連三日臨別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仙遊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忠為孝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遷者以聞逮詣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七

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

丙寅御文德殿冊皇后 閏月庚午朔朝請郎賈易特

授保靜軍司馬邵州安置以在元祐中任臺諫羽翼權

臣誣謫先猷故也 癸酉置律學博士員 詔詳議廟

制 轉戰既降于王瞻而瞻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

朝于是青唐大會森摩沁展迎實巴衮入城立瑪爾戰

舊作木征今改之子隆贊為主其勢復張轄戰大懼自斃為僧

以所免熙河帥胡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隆贊及森摩

沁展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詔青唐為鄯州隴右節度

邈川為湟州宗哥城為龍支城並隸隴右命王瞻知鄯

州王厚知涇州 丙子遼主駐獨慮金 戊寅以廓州
為寧塞城 丙戌梁州團練使仲忽進古方鼎識曰魯
公作文王尊彝 甲午熒惑犯太微垣左執法 乙未
皇子薨追賜名茂贈越王諡曰冲獻 遼招討使額特
勒討西北邊部之為寇者俘獲甚眾獲馬駝牛羊各數
萬 冬十月庚戌集賢殿修撰文及甫落職知均州依
呂大防例不得引用期數赦恩敘復 壬子詔河北大
名二十二州軍置馬步軍指揮以廣威保捷為名 丁
巳遼額特勒奏西北邊之捷丙寅遼以同知南京留守
事蕭德勸舊作得里底今改知北院樞密使事戊辰遼賑遼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八

候來年水發之時乘勢開埽導河使之北行以遂其性
下合內黃縣西行河道永久為便從之 甲子遼以參
知政事趙孝嚴為漢人行宮都部署以漢人行宮都部
署梁援為遼興軍節度使以樞密直學士耶律儼參知
政事 是歲夏改元永安
三年遼壽昌六年春正月辛未帝有疾不視朝 癸酉遼南
院大王耶律鄂嘉卒 丁丑奉安太宗御容于景靈宮
大定殿 戊寅大赦天下蠲民租 己卯帝崩于福寧
殿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
事須早定章惇厲聲曰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九

州饑仍免租賦 十一月甲戌遼賑南北二亂 丁亥
詔以綏德城為綏德軍 壬辰詔河北黃河退灘地聽
民耕墾免租稅三年 乙未詔諸州監教授者依太學
三舍法考選生徒升補悉如太學三舍法州許補上舍
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
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
十二月庚子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威明結舊作鬼名濟今改
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垂
民少安 壬戌水部員外郎曾孝廣言大河見行滑州
通利軍之閒蘇邨埽今年兩經危急請自此埽危急處

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太后
曰申王病不可立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當立
惇又言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
章惇聽太后處分乃召端王佖入即皇帝位羣臣請皇
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
之 庚辰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秩一等賞諸
軍遣宋淵告哀于遼 辛巳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癸未追尊母貴儀陳氏為皇太妃 甲申命章惇為
山陵使 丁亥遼主如春水 戊子以章惇為特進封
中國公 己丑罷增八廂遷卒 以權工部侍郎張商

英為中書舍人 辛卯遼招討使額特勒執瑪古蘇唐古斯以獻自準布諸部不靖瑪古蘇尤為遼患至是始就擒加額特勒太保 丙申遼主下詔問民疾苦

二月己亥始聽政尊先帝妃朱氏為聖瑞皇太妃 丁未立順國夫人王氏為皇后后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也 遼以烏庫部節度使慎嘉努為南院大王已酉

遊磔瑪古蘇于市 庚戌向宗回宗良遷節度使太后弟姪未任者俱授以官 癸丑初御紫宸殿 遼出絹

賜五京貧民 戊午以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彥為門下侍郎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十一

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時號小元祐 庚申給事中劉拯言韓忠彥乃駙馬都尉嘉

彥之兄元祐中嘗除尚書右丞以人言遂移樞府今乃除門下侍郎使它日援以為例恐政府將為敦慶外戚

之地矣帝不從 以知亳州黃履為尚書右丞 辛酉名懿德宅潛邸曰懿德宮 壬戌詔陝西轉運副使馬

城等提舉開修解鹽池 甲子毀承極殿 三月戊辰朔詔宰臣執政侍從官各舉可任臺諫者 辛未以給

事中范鏗為龍圖閣待制知瀛州 甲戌召權發遣衛州陳瓘為左正言監袁州酒稅鄒浩為右正言知洛州

漢夫為殿中侍御史韓忠彥曾布薦之也 甲申以中書舍人張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兼提舉

河事先是曾布論劉拯當逐帝曰張商英與拯皆不可留商英無一日不在章惇處布唯唯而退後旬日商英

乃有是命蓋韓忠彥輩奉行上旨也及異李熹曰商英除水官非其人商英繼詞頭且言築隄塞河是塞兒口

而止其啼也宰相因奏觀商英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除待制河北漕案商英自中書舍人出曾布日錄載其事端坐章惇黨也本傳節詞今不取 王瞻

留鄆州縱所部剽掠羌眾擄貳森摩等結諸族帳謀反贖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初贖又諷諸羌會

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必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倡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十二

贖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人十萬眾助之城

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贖因棄青唐而還寶巴袞與其子希斯羅斯舊作羅羅今改據之羣羌復

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并棄邈川且謂隆贊乃瑪爾散之子遂命為河西軍節度使知鄆州賜姓

名曰趙懷德其弟巴爾丕勒鄂丹幹舊作邦幹勿改曰懷義為鄆州團練使知湟州加轄散懷遠節度使而貶贖

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落職知蘄州贖至穰縣自縊死 遼弛朔州山林之禁 乙酉以翰林學士承旨

蔡京為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蔡卞言

于帝曰兄不敢辭行然論事累與時宰違戾人但云爲宰相所逐帝不荅翼日會布對帝謂布曰蔡京張商英范鏜皆已去只有章惇劉拯王祖道未去布曰言者稍舉職則此輩亦何可安也 己丑以日當會降德音于四京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庚寅錄趙普後 辛卯以日當會詔求直言筠州推官雍邱崔鷗應詔上書曰方今政令煩苛風俗險薄未暇悉陳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出于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主

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揆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逐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與之名其誰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光忠信直諫聞于華夷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朝廷可欺也

天下後世不可欺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賤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蚊蠅其殘忍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之心跋扈不臣之變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其持暗默以爲得計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主

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會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綱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微樂而無懿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乙未卻未興民王懷所獻玉器 四月丁酉朔日有會之 戊戌詔知太原府蔡京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給事中劉拯罷知濠州以其論事觀望也是日會布入對帝諭布曰皇太后疑蔡京不當出欲且雷修史布力陳京卡懷姦害政

黨援布滿中外善類義不與之竝立此必有姦人造作
言語榮惑聖聽帝曰無它皇太后以神宗史經元祐毀
壞今要難于易人耳 癸卯遷主如炭山 甲辰以門
下侍郎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禮部尚書
李清臣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癸卯年錄清臣之奇竝以 丁未以帝生日為天寧
節 已酉皇長子直生時帝甫登位即生嫡長欲異其
禮越三日大赦授直山南東道節度使封韓國公 癸
丑賞應詔上書可采者鄭敦義高士育鹿啟求何大正
呂彥祖凡五人 丁巳詔范純仁等復官官觀蘇軾等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十四

徙內郡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
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
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人醫治純仁頓首謝徙居
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制詞有云豈
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
間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
純仁乞歸養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純仁安否且
曰范純仁得一識而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
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元祐七年七月丁亥今并見
於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

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為舉子至
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為小
人忌惡不得久居朝廷 先是韓忠彥言哲宗即位嘗
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既相乃置局
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指為誹訕前日應詔者大抵得
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類之則敢
言之士必懷疑懼臣願急詔罷局盡哀所編類文書納
之禁中中書舍人曾肇亦言祖宗以來臣僚所上章疏
未嘗編寫蓋緣人臣指切朝政彈擊臣下皆是忘身為
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十五

上言所以愛憎言事之人不使招怨若一一編錄傳之
無窮萬一其人子孫見之必結淡隙祖宗以來未嘗編
錄意恐在此今編錄既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
元豐八年四月已前上至國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
已後下至今日章疏何為皆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
疏臣所未喻欲乞指揮將中書樞密寫人等竝各放罷
帝嘉納之癸亥詔罷編類臣僚章疏局翼日吏部侍郎
徐鐸取已編類成書者悉行進入 御史中丞安惇附
會權姦屢興大獄天下疾怨為二惇二蔡之譴及召鄒
浩為諫官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

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請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誥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乃出惇知潤州五月丁卯朔罷理官失出之罰 皇太后將復瑤華之位會太學上舍生何大正上書言之癸酉遂降詔曰瑤華廢后累經大需其位號禮數令三省樞密院詳議以聞丙子廢后孟氏復爲元祐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尚書右丞蔡卞專託紹述之說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淡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 六

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辛卯還司馬光等致仕遺表恩 癸巳河北河東陝西饑詔帥臣計度振恤 乙未遼以東京留守阿魯薩古舊作阿魯薩古 歸古今改爲特里衮以南院宣徽使蕭常格舊作常格 歸古今改爲漢人行宮都部署 六月丙申朔遼遣使來弔祭 辛丑遼以有司案牘書宋主嗣位爲登寶位奪宰相鄭顥以下官出嶺知興中府事韓資讓爲崇義軍節度使御史中丞韓君義爲廣順軍節度使 乙巳左正言陳瓘言龍圖閣待制知荆南邢恕昨以北齊宣訓語誣司馬光而光及范祖禹等貶竄以文及甫私書證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 七

固 秋七月丙寅朔奉皇太后詔罷同聽政 庚午遼主如沙嶺 八月乙未朔以祕書少監鄧洵武爲國史院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龔原葉濤駁奏洵武不宜濫厠史筆乃令中書舍人徐勣書讀行下 庚子作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神御建哲宗神御殿于其西 辛丑出內庫金帛二百萬糴陝西軍儲 壬寅葬哲宗欽文睿武昭孝皇帝于永泰陵 庚戌詔以仁宗神宗廟永世不祧 癸亥附哲宗神主于太廟 左正言陳瓘言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以致哲宗靈輦陷濘不前露宿于野願速罷惇職事免其朝見別與差遣然後降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六

出臣僚前後章疏別議典刑 遼西北諸部寇邊招討使額特勒以兵擊敗之是月使來獻捷 九月甲子朔詔修哲宗實錄 尙書左僕射章惇五上表乞罷政事詔荅不允惇徑出居僧舍帝謂輔臣曰朕待惇如此體貌不爲不至矣惇乞越州當與之初臺諫豐稷陳師錫陳瓘屢劾惇有以定策時異議爲言者至是帝將罷惇謂輔臣曰朕不用定策事貶惇但以扈從靈駕不職罷之餘事俟有人論及別議行遣 丙寅遼遣使來賀卽位 丁卯滅兩京河陽鄭州囚罪一等民緣山陵役者調其賦 己巳辛龍德宮 辛未章惇罷爲特進知越

州仍放辭謝 丁丑詔修神宗正史 己卯右司諫陳瓘言向宗良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慈蔭夸有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與遊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籍籍或者以爲萬幾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猶與也庚辰御批瓘言虛誕不相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三省請以瓘爲郡帝不可乃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瓘初不知被責復求翼日見上閤門不許瓘卽具以劄子繳進其一論景靈西京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 先是御史中丞豐稷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言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兄弟同惡迷國誤朝卞雖去位尙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職日夜交納內侍戚里以覲大用京好大喜功銳于改作若果大用必變亂舊政天下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墮矣辛巳稷登對又言陛下持萬乘威權何憚一蔡京不能去無乃爲聖母主張乎當紹聖元符間章惇蔡卞竊弄威權陷哲宗于有過之地廢元祐皇后于瑤華宮京皆與有力焉惇卞之惡賴陛下神斷投之外服而京猶泰然在朝有自得之色忠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愛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九

而愛之蓋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也
癸未遼主望祀木葉山 甲申詔蔡卞落職提舉洞
霄宮太平州居住知成都路昌衡知鄆州呂嘉問竝分
司南京光州居住坐尹京時附會惇卞殺戮無辜也河
北都轉運使張商英知瀛州范鎰竝落職商英知隨州
鎰知滁州亦坐惇卞黨故責 是日翰林學士曾肇上
書皇帝及皇太后曰夫以皇太后定策之明還政之速
著人耳目可謂盛矣今陳瓘以一言上及遂至敗斥雖
非皇太后聖意然四方萬里之遠豈能家喻戶曉萬有
一人或謂皇太后有所不容則盛德不爲無累臣愚計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三

謂皇帝以瓘之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
隱忍包容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儀不
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能含宏光大雖有狂言
不以爲罪其仁如此兩說俱得豈不美哉丁亥詔瓘改
知無爲軍時瓘已出國門卽于門外露章辭免曰臣昨
所進劄子請正蔡京之罪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
臣所請若以臣言爲非則重加貶竄乃得允當所有知
無爲軍敕不敢祇受詔不許辭免 戊子遼主駐瀋絲
淀 己丑復均給職田 冬十月丙申以蔡京爲端明
殿學士知永興軍 初章惇旣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爲

賈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
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
此看詳官如安惇蹇序辰受大臣風諭傳致語言指爲
誹訕攷之公論立正典刑于是二人竝除名放歸田里
而貶章惇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丁酉以尙書
右僕射韓忠彥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壬寅以知樞
密院事曾布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癸卯五國
諸部長貢于遼 辛亥詔知荆南府楊畏提舉洞霄宮
甲寅遼以平州餓復其租賦一年 乙卯升端州爲
興慶軍節度 詔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林希降端明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三

殿學士知揚州龍圖閣待制知洪州葉祖洽落職依舊
知洪州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徐鐸落職知湖州從中丞
豐稷言也 戊午改知南康軍龔原知壽州 己未詔
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 辛酉罷平準務
十一月癸亥朔改知永興軍蔡京知江寧府 左正
言陳祐言林希爲中書舍人草呂大防責詞以司馬光
變法之初指名老姦略無忌憚蘇轍試賢良而希言轍
對策之時已有異志至于文及甫造爲劄摯甘心快意
之事亦希有以啟之而罪大責輕人望不厭伏望重行
降黜投之閒散以申公憲乙丑詔希落端明殿學士依

舊大中大夫知揚州 丙寅遼以天德軍民田世榮三世同居詔官之令一子三班院祇候 丁卯詔修六朝寶訓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帝納其言庚午詔改明年元曰建中靖國初會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徐勣勣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邪與正若不攷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也 詔知江寧府蔡京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從侍御史陳次升言也京既貶輔臣謂蔡卞責輕于是竝責卞為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府居住次升又言卞之為害不在章惇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三

下惇既以徽官安置潭州而卞則止于近地分司何名為謫王中詔卞降一官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 丙子遼主召醫巫閭山僧志達設壇于內殿 戊寅以觀文殿學士安燾知樞密院事 庚辰尚書右丞黃履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 乙酉置春秋博士 辛卯以禮部尚書范純禮為尚書左丞 侍御史陳次升言右僕射曾布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開邊釁近登宰輔獨擅國權輕視同僚威福由己進拔親故羅列京局以為耳目任用門人置之臺諫以為腹心子弟招權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伏望特正典刑以謝天

下 十二月甲午以皇太后不豫禱于宮觀祠廟嶽瀆戊戌蔡京復龍鳳閣直學士知定州 出廩粟減價以濟民 己亥遼以知右伊勒希巴事薩嘉努為北面林牙 辛丑慮囚 甲辰詔修國朝會要 戊申降德音于諸路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辛亥遼主命燕國王延禧擬注大將軍以下官 是歲遼封高麗王顯為三韓國公放進士康秉儉等八十七人 穆都哩毛瞻祿今改降于女直時阿蘇猶在遼遼使使來罷兵未到英格使烏凌阿實舊作烏林答石魯今改往佐和卓戒之曰遼使來但換我軍衣黑旗幟與阿蘇城中無辨勿使遼使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三

知之遼使可以計勿聽其言遠罷兵也遼使果來罷兵英格使呼嚕舊作胡穆沁舊作遼今改二人與俱至阿蘇城和卓見遼使詭謂此二人曰我部族自相攻擊干汝等何事乃援槍刺呼嚕穆沁之馬遼使驚駭遠走不敢回顧徑歸居數日破其城執迪舒依般之阿蘇復訴于遼遼遣奚節度使伊哩舊作乙來英格至拉林舊作今水見之伊哩問阿蘇城事命英格曰凡攻城所獲存者復與之不存者備賞且徵馬數百匹英格與其下謀曰若償阿蘇則諸部不復可號令任用也乃令和納主假圖塔舊作秀今改兩水之民陽為阻絕鷹路復使斃故

德部節度使言于遼曰欲開應路非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為英格謀也信之命英格討絕應路者而阿蘇城事遂止英格嘗言平應路收于圖袞舊作土温今改水遼使使賞其功英格令富嘉努以遼賜物給和納圖塔之民且修應路而還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六

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七

宋紀八十七

起重光大荒落正月盡元豐敦祥閏六月凡一年有奇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

帝諱佶神宗第十一子母曰欽慈皇后陳氏元豐五年十月丁巳生於宮中明年正月賜名十月

授鎮寧軍節度使封寧國公哲宗即位封遂寧郡王紹聖三年以平江鎮江軍節度使封端王五年

加司空改昭德彰信軍節度使

建中靖國元年

遼壽昌七年二月改乾統元年

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

起東北互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靄在旁右正言

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日為陽夜為陰

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七

一

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

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

漸衝西正西散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

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

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

矣 癸亥有星自西南入尾其光燭地 觀文殿大學

士中太一宮使范純仁卒年七十五純仁疾革呼諸子

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大略勸帝清心寡欲

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

言官又辯明宣仁誣誦日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

實謂之當然又云蓋嘗先天下而愛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者也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寬簡不以聲色加人義之所往則挺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思多先疏族嘗言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二

成德其人書之坐隅 遼主自去臘有疾正旦力疾御殿受賀是日如混同江 甲戌皇太后向氏崩於慈寧殿遺詔尊皇太妃陳氏為皇太后 是日遼主殂於行宮年七十廟號道宗遺詔燕國王延禧嗣位北面樞密使耶律阿蘇舊作阿思今改知樞密院事耶律儼同受顧命道宗即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桑興學校救災卹患粲然可觀及謫訕之令既行告訖之賞日重羣邪竝進賊及骨肉諸部浸叛用兵無寧歲唯一歲餼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者三千人崇尚佛教罔知國郵遂凶徵見矣延禧即位樞前遼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 丁丑易

大行皇太后園為山陵命曾布為山陵使 己卯令河陝募人入粟免試注官 二月壬辰朔遼改元乾統大赦詔為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所誣陷者復其官舊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 丙申雨雹 己亥汰秦鳳二路兵 甲辰始聽政 乙巳出內庫及諸路常平錢各百萬備河北邊儲 遼主之為燕國王也道宗以蕭烏納舊作九納今改有保護功命其輔導烏納數以直言忤旨遼主初即位即出烏納為遼興軍節度使加守太傅 甲寅詔貶知揚州林希知舒州降知隨州張商英為朝奉大夫右司諫陳祐論其責輕請重行降黜故也 丁巳詔潭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三 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先是左正言任伯雨疏曰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播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間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銘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國人皆曰可殺雖敵國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有是貶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瀕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

問舍於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無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也惇無以對任伯雨又言蔡卞惡甚於章惇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啟而後行二也宮中獸勝事作卞乞掖庭置獄只遣內臣推治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疏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行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義惇遲疑未應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四

卞以二心之言脅之惇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門生故吏徧滿中外今雖薄責猶如狂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也奏入不省三月癸亥以知杭州呂惠卿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甲子始御紫宸殿乙丑遣使來告哀遣謝文曜上官均往弔祭黃寔賀卽位丁卯遣主命有司以張孝傑家屬分賜羣臣甲戌遣主召僧法頤放戒於內庭戊寅以知無為軍陳瓘為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官壬午以日當會避殿減膳

滅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遂殿直達爾旺哈小底王知遼主惡直言心曠蕭烏納乃誣告烏納私借內府犀角遼主命鞠之烏納奏曰臣在先朝詔許日取帑錢十萬為私費臣未嘗妄取一錢官借犀角乎遼主愈怒奪其太傅官降寧遼州刺史自是遼廷諸臣益務為柔佞矣夏四月辛卯朔日食不見此不書甲午上大行皇太后諡曰欽聖憲肅乙未追上欽聖皇太后曰欽慈丁酉御殿復膳壬寅詔諸路疑獄當奏而不奏者科罪不當奏而輒奏者勿坐著為令任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五

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抗論愈力時會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自去小人猶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是月遼地旱五月辛酉朔大雨雹詔三省減吏員節冗費丙寅葬欽聖憲肅皇后及欽慈皇后於永裕陵庚辰太子太保趙郡公蘇頌卒年八十二詔贈司空頌器局闕遠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明於典故朝廷有製作必就

而正焉 丙戌附二后神主於太廟 朝請即梁寬言
紹聖之初姦臣特進是時不唯朝士革面迎合雖田舍
書生亦懷觀望掉閣之術舉人畢漸廷試對策欲附會
時流以規上第其言語不顧輕重有傷事體傳播四夷
所損不細又如方天若對策以不誅南竄大臣家屬為
恨以不沒元祐公相家貲為愴天若闕中匹夫於元祐
大臣有何宿憾特以蔡卞用事欲復其平日私讎天若
者卞之門人也鷹犬效力僕妾事人其言何所不至伏
見將來科詔不遠欲乞下禮部司每遇廷試戒應舉人
立為法無得狂妄不答所問有違此者罪在考官然後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六

罷黜所流所貴少厚風俗 遼主初立即罷圍場之禁
宋魏國王和囉噶舊作和魯 幹今改請曰天子巡幸為大事雖
在諒闇不可廢也遼主以為然復命有司從備巡幸六
月庚寅朔遼主如慶州 戊戌遼以南府宰相額特勒
舊作幹特 刺今改兼南院樞密使 庚子遼上道宗尊諡曰仁
聖大孝文皇帝追諡懿德皇后為宣懿皇后 壬寅遼
以宋魏國王和囉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甲辰責右
司諫陳祐通判滁州祐累章劾曾布自山陵還不乞出
外且言山陵使從來號為凶相治平中韓琦元豐中王
珪不去其後有臣子不忍言者又言布有當去者三一

白山陵還二虞主不在腰輿而行三不當先與屬官推
恩章皆留中祐遂繳申三省布乃不赴朝參而有是命
後兩日左諫議大夫陳次升對有劄子救佑帝不省而
右司諫江公望復言之帝曰祐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為
相如此何可容公望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
七諫臣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也豈可慢謂有它意
哉先是布甚惡清臣不附已數使人謂公望能一言清
臣即以諫議大夫相處而公望所言乃如此其後彭汝
霖以論罷清臣得諫議大夫云 乙巳遼以北平郡王
淳進封鄭王丁未北院樞密使阿蘇加裕悅 戊申封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七

向宗回為永陽郡王向宗良為永嘉郡王 遼以特里
衮舊作特楊 今改阿嚕薩古宰相耶律儼總山陵事辛亥葬仁
聖大孝文皇帝宣懿皇后於慶陵 戊午尚書右丞范
純禮罷知穎昌府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駭馬都
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
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黜之 己未班鬪般
情理輕重格 左司諫江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
之意輔政非人以媚於己為同忠於君為異僭威以快
私隙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
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

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袂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而爭與爭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崇皇天后土何時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鵝畜之久帝以拄杖逐之終不官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會蔡王似府史相告有不遜語連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罷知淮陽軍 秋七月壬戌帝謂曾布人才在外有可用者具名以進又問張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八

商英亦可使否布曰陛下欲持平用中破黨人之論以調一天下孰敢以為不然然元祐紹聖兩黨皆不可偏用臣竊聞江公望為陛下言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軾轍右不可用京卞為其懷私挾怨互相仇害也願陛下深思熟計無使此兩黨得志則天下無事帝領之而已布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嘗以書責布曰兄與惇異趨眾所共知紹聖元符間惇卞有可以擠兄者無所不為今兄方得君正當引用善人扶助正道以杜絕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端人吉士相繼去朝所進用以為輔臣從官臺諫者皆嘗事惇卞之人一旦勢異今

日彼必首引惇卞以為固位計曾氏之禍其可逃邪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思之可為寒心布不以為然荅肇書曰布自熙寧立朝至今時事屢變唯其不雷同熙豐故免元祐之貶斥唯其不附會元祐故免紹聖之中傷其自處亦應有義理恐未至詒家族之禍也 癸未準布鐵驪貢於遼 丁卯以著作郎陳瓘為右司員外郎瓘力辭實錄檢討官從之 丙戌知樞密院事安燾罷舊制內侍出使以所得子言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之都知閻守勲領它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勲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九

詣燾謝郝隨得罪或揣帝意且起用欲援救為階燾亦爭之以老避位遂出知河南府將行上疏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 丁亥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陸佃為尚書右丞端明殿學士章棻同知樞密院事 八月甲寅以右司員外郎陳瓘知秦州先是瓘進言曰神宗有為之序始於修政事政事立而財用足財用足而根本固此國家萬世之利而今日所當繼述者也臣近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裁減吏員冗費以防加賦之漸為民遠慮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計正以乏財為患西邊雖已罷兵費用不可卒

補遂至於耗相本之財壞神考之政加職之漸兆於此矣臣職事所及理不可默今撰到國用須知一本奏聞又進日錄辨曰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對紫宸殿奏劄子云臣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也自紹聖再修神考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錄時政記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予奪宗廟之美以歸臣下故臣願詔史官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蒙批付三省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官請以日錄降付史院者今爲宰相故也事之乖繆無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十

大於此者臣因以所見撰成日錄辨一篇具狀奏聞是日瓘與左司員外郎朱彥周謁會布於都堂以書責布曰尊私史而厭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閣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而閣下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指問於閣下將何辭以對閣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布讀瓘書畢爭辨移時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瓘又以日錄辨

國川須知納布而出明日瓘卽以此二篇及所上布書具狀申三省御史臺乞敷奏彈劾三省進呈帝顧曾布曰如此報恩地邪布曰臣紹聖初在史院不及兩月以元祐所修實錄者凡司馬光日記雜錄或得之傳聞或得之賓客而王安石有日錄皆君臣對面反復之語乞取付史院照對編修此乃至公之論其後紹聖重修實錄乃章惇蔡卞今提舉史院乃韓忠彥而瓘謂臣尊私史厭宗廟不審何謂也神宗理財雖累歲用兵而所至府庫充積元祐中非理耗散又有出無入故倉庫爲之一空乃以臣壞三十年根本之計恐未公也帝曰卿一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十一

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不可今日如何布愧謝而韓忠彥等言瓘必欲去當與一郡帝令責瓘忠彥及陸佃皆曰瓘言誠過當曾布卻能容瓘乃出知秦州布始欲瓘附己使人諭意將大用之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遺丞相汝爲我書之正彙再拜願得書瓘喜旦持入省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信宿有海陵之命中書舍人鄒浩右諫議大夫陳次升皆乞瓘不從 遼主謁慶陵 九月己巳詔諸路轉運提舉司及諸州軍有遺利可以講求及冗員浮費當裁損者議詳以聞 壬申遼主謁懷陵乙亥

遼主如滿絲淀 冬十月壬辰遼主謁乾陵 癸巳門

下侍郎李清臣罷為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按異編年錄宋

史表皆作乙未 甲辰遼主上其考昭懷太子諡曰大孝順聖

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旋追贈蕭巖壽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耶律陸喇舊作撒喇今改耶律托卜嘉舊作嘉

也今改系出季父房竝追封漆水郡王蕭蘇陸舊作速蕭托卜嘉

竝追封蘭陵郡王五人皆繪像空福殿又追贈蕭和克

舊作忽克今改龍虎衛上將軍先是耶律實埒舊作石以附太

子流鎮州至是召為御史中丞 遼主雖追尊順宗究

莫知其瘞所遼主亦不亟於求之後遂不建陵寢 十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十一

一月庚申以陸佃為尚書左丞吏部尚書溫益為尚書

右丞放異編年錄作丙子今從宋史表益初知潭州郝浩南遷過潭其

投宿郵寺益即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

凌風絕江而去它逐臣在其境內者如范純仁劉奉世

韓川呂希純呂陶輩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 壬戌

以西蕃錫羅薩勒為西平軍節度使邈川首領 辛未

出御製南郊親祀樂章 庚辰祀天地於圓丘赦天下

改彰信軍為興仁軍昭德軍為隆德軍改明年元曰崇

寧以曾布主紹述從其請也 壬午三省奏事訖曾布

獨留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

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

表例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為七隔

每隔旁通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

唯溫益一人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

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

於左序別立一項小貼揭去布密稟揭去臣僚姓名帝

曰洵武謂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去之布曰洵

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臣安敢與議明日遂改付溫

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帝決意用京矣

按異李諫口曾布子練作家傳云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太常少卿鄧洵武進愛莫助之圖所稱六月及洵武官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十二

十二月戊子遼以樞密副使張琳知樞密

院事翰林學士張奉珪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遼知樞密院使越國公耶律儼徙封秦國公儼以諛佞

得信任於道宗及遼主即位元妃之兄蕭奉先為遼主

所眷注儼舊與奉先相結益務為逢迎取媚遼主又寵

任之嘗與牛溫舒有隙各進所親厚朋黨紛然儼恃奉

先為內主溫舒不能勝 庚寅以知洪州葉祖洽為寶

文閣待制代呂希純知瀘州呂希純改知穎州帝以河

朔諸帥皆元祐人欲盡易之故希純祖洽有是命皆曾

布為請也布初擬召祖洽為侍郎帝許之韓忠彥以為

不可乃止先是責降者皆得旨以赦恩奉復唯章惇蘇轍進呈不行惇子援刺血上書帝封授書付曾布布欲留白未果已而丁憂人曾誕持長書抵布并奏疏一通所陳十事其四言惇有功於國責太重當復收用類皆狂妄語是日呈授書帝頗稱其孝有憐之之意布欲且與徙廣南近裏一州帝許之又以誕所陳事目進呈帝曰須與勒停編管既而韓忠彥見之怒請除名送湖南從之惇亦不復內徙 左僕射韓忠彥與曾布異議布數傾之忠彥累乞罷相不許甲午遂出居東府有詔押入 戊戌提舉洞霄宮蔡京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西

供奉官童貫開封人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旨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使三吳訪書畫奇巧畱杭累月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言語論奏於帝所由是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已而宮妾宦官合詞譽之遂起京知定州 辛丑以知陳州張商英權戶部侍郎尋改吏部 壬寅知滁州范鏗復職知澶州少府少監邢恕光祿少卿呂嘉問司農少卿路昌衡並落分司恕知隨州嘉問知蘄州昌衡知滁州放歸田里人安惇舉序

辰並散官子利通議大夫林希追復資政殿學士尋又詔蔡卞復官子祠 乙巳遼主詔先朝已行事不得陳告時方治耶律伊遜之黨其黨多賂權貴以求寬免遼主不悟而下此詔 丙午奉安神宗神御於景靈西宮丁未詣宮行禮 己酉降德音於西京減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癸丑詔章惇親子孫許在外指射差遣不得輒至京師及上章疏從曾布所請也 祕書省正字陳師道性孤介與趙挺之為友壻而素惡其人適預郊祀天寒甚衣無絲其妻就假於挺之家師道問所從得御去不行服遂中寒疾乙卯卒致選薛鑑於元祐二年十月書召師道為祕書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五

省正字并載預郊祀以乘疾卒及其年月甚為舛謬據續行撰彭城先生集記則除正字在元符三年其卒在是歲以修奉景靈西宮下蘇湖二州采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致異修景靈西宮采太湖石宋史薛王二鑑皆不書程俱北山小集具載其事東南花石綱實助於此河東地震京畿蝗兩浙湖南福建旱

崇寧元年遼統統二年春正月丁丑河東太原等郡地震詔死者家賜錢有差 遼主如鳴子河 二月丙戌朔以聖瑞皇太妃疾慮囚 辛卯遼主如春州 甲午皇太子暨改名烜 以蔡確配享哲宗廟庭 丙申雄州防禦推官知鄧州錄事參軍朱肱奏言陛下卽位以來兩

次日蝕在正陽之月河東十一郡地震至今未止人民震死動以千數自古災異未有如此臣不避死以安舉輔弼之失以究災異之應言詞激切死有餘罪然憊憊孤忠不敢隱默者會陛下之祿念國家之重而不敢顧其私也并以其所上宰相會布書隨進書曰今監察御史劉燾相公門人也相公為山陵使辟燾掌牋表又薦入館相公於燾厚矣如燾者置之詞掖不忝也以燾為御史則不可也相公有過舉燾言乎言之則忘思不言則欺君蓋非所以處燾也今右正言范致虛兄上舍生致君相公之姪壻也致虛乃致君之親弟如致虛者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去

置之館閣不忝也以致虛為諫官不可也相公有過舉致虛爭之則忤親不爭則失職亦非所以處致虛也相公劾招俊又陶冶天下肱之所論止及燾與致虛者特以臺諫人主耳目之官非若百職可以略而不論也相公以門人親戚為諫官御史此日月所以剝蝕天地所以震動也又曰章惇之過惡不可殫數其最大者四五相公在樞府坐視默然亦不得為無過再貶元祐臣僚范純仁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龔吏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置諫官於死地黃履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冊元符皇后鄒浩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此四

五事惇之過惡最大而相公無半詞之助朕竊疑之伏唯相公遇災而懼然後可以弭天變來直言朕之區區所望於相公者如此而已詔付三省肱烏程人禮部侍郎服之從弟也 戊戌詔士有懷抱道德久沈下僚及學行兼備可厲風俗者待制以上各舉所知二人 奉議郎趙睿謀反伏誅 辛丑以知定州蔡京為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蔡卞改知揚州先是大名關帥曾布白帝前兩府唯有劉奉世帝默然韓忠彥與布交惡陰欲結京乃言熙寧故事嘗除學士不必前兩府因請用京故有是命 聖瑞皇太妃朱氏薨追尊為皇太后上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去

日欽成 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 三月丁巳奉安哲宗神御於景靈西宮寶慶殿戊午詣宮行禮 辛酉以兵部侍郎鄒浩為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以浩乞補外也尋改知杭州 甲戌以知大名府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 是月遼地大寒冰復合夏四月丙戌詔權吏部侍郎張商英落權字 遼主命北院樞密使耶律阿蘇同知北院樞密蕭德裕舊作得里底 治伊遜之黨有司泄泄莫以為意久之始具獄今改 辛亥命誅伊遜黨徒其子孫於邊發伊遜張孝傑蕭德舊作 耶特舊作得里 蕭錫沙舊作十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

屬分賜被殺之家時阿蘇納賄多出姦黨之罪德勒岱不能制亦附會之蕭達和克舊作達魯古今改親害太子亦得以賄免御史中丞耶律實埒上書曰臣前為姦臣所陷斥竄邊郡幸蒙召川不敢隱默恩賞明則賢者勤刑罰當則姦人消二者既舉天下不勞而治伏見耶律伊遜身出寒微位居樞要竊權肆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詎陷順帝構害忠讜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廟社之休陛下獲纂成業積年之冤一旦洗雪正陛下英斷克成孝道之秋如蕭德哩特實伊遜之黨耶律哈嚕亦不為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罪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顧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六

望不切推問伊遜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為實則伊遜為功臣陛下豈得立邪先帝黜逐嬖后詔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今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傳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魯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孝道益著周公誅飛廉惡來天下大悅今逆黨未除大冤不報上無以慰順考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怨氣上結水旱為沴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瘞所盡收姦黨以正邦憲使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後致治之道可得而舉矣謹別錄順聖升遐及伊遜等事昧死以聞書奏不報 五月丁巳熒惑入斗 庚申

尚書右僕射韓忠彥罷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於是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希布意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大名府 臣僚上言神考在位凡十有九年所作法度皆本先王元祐黨人秉政紊亂殆盡朋姦罔上更倡迭和者皆神考之罪人也紹聖追復雖已竄逐陛下即位仁德涵養使之自新一旦牽復不以其漸內外相應寢以滋蔓為害彌甚今姦黨姓名具在文案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九

甚明有議法者有行法者有為之倡者有從而和者罪有輕重情有淺深使有司條析區別行遣使各當其罪數日可畢伏望早賜施行 乙丑詔知河南府梁燾知潤州王壽知越州豐稷知潁昌府陳次升竝奪職知應天府呂仲甫落職故資政殿大學士李清臣奪職追所贈官并例外所得恩例 吏部侍郎張商英改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尋又兼侍讀 庚午臣僚上言先朝貶斥司馬光等異議害政播告中外天下共知方陛下即位之初未及專攬萬機當國之臣不能公平心意檢會事狀詳具進呈以次牽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伏

望陛下明諭執政大臣使公共參議詳酌事體原輕重
之情定大小之罪上稟聖裁特賜行遣如顯有欺君負
國之實迹自宜放棄不足收卹其閒亦有干連牽挂偏
執愚見情非姦誣者乞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新之
路則天下之氣平而紛紛之論息矣（發墨李熹謂上言者必郭餘然無明證今仍乙亥詔故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呂公著太師
文彥博光祿大夫呂大防大中大夫劉摯右中散大夫
梁燾朝奉郎王巖叟蘇軾各從裁減追復一官其元追
復官告竝繳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趙禹孫升孔文
仲朱光庭秦觀張茂則范純仁韓維蘇轍范純粹吳安
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七 干

為飾者計用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為箔以飾土木
一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詔黜之 丙子詔應元祐以
來及元符末未嘗以朋比附會得罪者除已施行外自
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復輒言 己卯
尚書左丞陸佃罷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怨每
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
人苟安寧時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
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
餌輔養之須其平安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朝
議欲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不宜窮治或言佃名在黨籍
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七 壬

言史官王防在元豐勒停又以訴理得罪兼無出身當
罷是日曾布獨對言吳材緣引呂惠卿蹇序辰等議論
不勝王能甫乃吳安持塔近日以安持追削職名皆挾
私怨故以此攻曾誠王防欲中傷臣耳帝曰彼責在蔡
京不干卿事布曰臣亦知此二人乃京所薦但以臣門
下士為言路所攻則謂臣必搖動小人用意如此臣實
不安方元祐之人布滿朝廷臣一身與眾人為敵是時
助臣者唯此三數人今元祐之黨方去而言者乃欲斥
逐此等是為元祐人報怨耳帝矍然布因言張商英亦
章惇門下士王滂之乃其壻議論之際多與惇為比故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三

商英力稱引范致虛及吳材乃其志趨同耳若有所陳
願陛下加察 壬辰減西京河陽鄭州囚罪一等民緣
山陵役者蠲其賦 遼主以雨罷獵駐散水原 癸卯
詔六曹尚書有事奏陳許獨員上殿 丁未遼南院大
王慎嘉努致仕 己酉太白晝見 壬子改渝州為恭
州 癸丑詔倣唐六典修神宗所定官制 封伯夷為
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 閏月甲寅朔更名哲宗神御
殿曰重光 己未以提舉洞霄宮呂惠卿為觀文殿學
士知杭州尋改揚州 庚申遼策試賢良禮部郎中劉
輝對策多中時病擢史館修撰輝善屬文疏簡有遠略

時稱得人未幾卒 辛酉殿中侍御史錢適言尚書右
僕射曾布力援元祐之姦黨分列要涂陰擠紹聖之忠
賢遠投散地挈提姻婭驟致美官汲引儼浮盜竊名器
慶壻交通乎近習諸子邀結乎搢紳造請輻湊其門苞
苴日盈私室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遽變炎涼鉤致齊人
之獄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曲徇法家之謬說輕改垂世
之典刑為臣不忠莫大於此況日食地震星變旱災豈
盛時常度之或愆乃柄臣不公之所召欲乞早正典刑
慰中外之望於是布連上章乞罪壬戌詔布為觀文殿
大學士知潤州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三

力排蔡京逐出之至崇寧初知帝意有所向又欲力排
韓忠彥而專其政無何京已為右丞大與布異會布擬
陳祐甫為戶部侍郎京於榻前奏曰爵祿者陛下之膏
祿奈何使宰相私其親曾布壻陳迪祐甫之子也布忿
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此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
禮帝不悅而罷御史遂攻之言布與韓忠彥李清臣交
通為私使其子壻吳則禮外甥壻高茂華往來計議其
成元祐之黨暨登相位復與清臣析交離黨日夜爭勝
遂攬天下之權皆歸於己而怨望之心逞矣故不及半
月首罷市易中外之人望風希指變法之論相因而至

於是范純粹乞差衙前以害神考之免役李夷行乞復詩賦以害神考之經術又力引王古為戶部尚書王觀

為御史中丞二人者元祐之黨也而用以掌開閤敘散之權定是非可否之論豈非敗壞神考之法度乎於是

更詔布落職提舉明道宮太平州居住以刑部侍郎張商英為翰林學士甲子詔諸路州縣官有治績最

著者命兩司帥臣各舉一人丙寅寶文閣待制知杭州鄒浩改知越州辛未詔曰朕仰唯哲宗皇帝元符

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非謂非后出比閱諸僚舊疏適見椒房誣章載加致詳咸有顯證且朕兩宮親臨撫視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五

嬪御執事枉劾緣何外人得入宮禁私行取子實為不堪為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

大義詆誣欺罔罪其大焉鄒浩可重行黜以戒為臣之不忠者仍檢會鄒浩元奏劄子并元符皇后誣章宣

示中外攷異長編載鄒浩劄子曰臣聞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邦國無流離之患邊境無征伐之苦

黎民蘇庶萬國咸寧當是時可以嬉游後宮非焦心勞力之秋也而謂宰相冠準曰朕親自古亂天下敗國家

者未嘗不因女子是以衰頹周旋已凶商朕之後宮女子巧媚百生朕未嘗顧盼焉然則仁祖之意豈不欲

正殿以塞天變誠常勝以銷天譴宰相章惇謂陛下無

羊和燮理之功宰相章惇謂陛下無羊和燮理之功宰相章惇謂陛下無

今聞陛下立劉氏停之策也臣今諫陛下去廢后之

醜行行復后之大德聽臣之直諫而止停之姦言使天

宗立武昭儀不聽叩頭流血以笏置殿階日遂降下此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五

則不可辨矣及蔡京用事忌浩欲擠之果使其黨偽為

浩奏言劉后般卓氏而奪其子且多狂妄指斥語復偽

為元符皇后上皇太后表流布中外帝見之大怒遂下

詔治浩之罪貶衡州別駕永州安置京又使其黨為元

符皇后撰謝表以上詔並送史官浩初除諫職入白其

果偽撰浩疏疏以進案符元符三年九月已罷相偽撰
帝首及諫立后事問諫草安在封日焚之矣而丁未錄
云上帝欲再取浩三省求浩元疏不獲下浩取稟浩奏以
元稟不存二說互異一係元符一係崇寧今從宋史蓋
焚稟之語京久已聞之時向太后已崩而宋太妃尚
京猶未敢為此也及是年二月宋太妃薨京特以此
入對故既撰浩偽疏又撰元符皇后偽誦章以無太后
太妃可以證其妄者耳偽疏偽表一時一手所作大抵
狂是年四月後也元符皇后固甘心於浩者自當與京
合謀而京素交結內侍俾以此偽疏表置諸帝前亦甚
微宗實錄鄒浩傳及東都事略宋史鄒浩傳俱載浩元
奏與偽疏大異不知從何處得來豈官中所留元奏羣
小一時難檢不及焚毀若有神 王申遼降惠妃蕭氏
為庶人幽於空州諸弟沒入興聖宮 遼方治耶律伊
遜之黨其首惡既以賄免而蔓引轉及無辜御史知雜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七

美

事左企弓為辨析其冤警巡使馬人望奉命推究處以
平心所活甚眾 戊寅知江寧府鄧祐甫乞以府學所
建王安石祠堂著祀典從之 壬午追貶李清臣為武
安軍節度副使 癸未詔監司帥臣於本路小使臣以
上及親民官內有智謀勇略可備將帥者各舉一人

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八

宋紀八十八 起元徽教非七月盡明遂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

帝

崇寧元年 遼乾統 秋七月甲申朔建長生宮以祠癸感

丙戌詔省臺寺監及監司郡守並以三年成任 戊

子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

延和殿命之日神宗辦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戛因

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一

不盡死制辭極其褒美翰林學士張商英所草也 己

丑焚元祐法 甲午詔于都省置講議司蔡京既得志

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

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

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

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

制屢變無常矣 詔杭州明州置市舶司 庚子同知

樞密院事章棻罷以老故也詔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

宮使未幾卒諡莊簡 今從宋史及宰輔編年錄 甲辰

以雨水壞民廬舍詔開封府振卹壓溺者 庚戌臣僚

上言管句明道宮張耒在穎州聞蘇軾身出已俸於薦福禪院爲軾飯僧縞素而哭詔張耒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 辛亥詔昨降置講議司手詔內事件許中外臣庶其所見利害聞奏 復罷春秋博士 是月遼主獵于黑嶺以霖雨給獵人馬永興宮太師蕭呼圖胡篤今改見遼主好遊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遼主悅而從之國政墮廢自此始 準布侵遼遼招討使額特勒戰敗之 八月乙卯皇子頰改名桓 臣僚上言陛下卽位之始淵默不言嘗開獻書之路而以書獻者有自布衣取甲科以令百里或加秩一等或解武弁而寄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二

教授二員縣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至則附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州給常平或係省田宅充養士費縣用地利所出及非係省錢凡州縣學生曾經公私試者復其身如有孝悌睦姻任恤中和若行能尤異爲鄉里所推者縣上之州免試入學州守貳及教授詢審無謬卽保任入貢不實者坐罪京又請外學以待州縣學之貢士乃詔卽京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圓內方爲屋千百七十二楹是爲辟雍太學專處上舍生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三

書左丞翰林學士張商英為尙書右丞 九月戊子京師置居養院以處鰥寡孤獨仍以戶絕財產給養 乙未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分正邪各為三等於是中書奏正上鍾世美喬世材何彥正黃克俊鄧洵武李積中六人正中耿毅等十三人正下許奉世等二十二入邪上尤甚范柔中等三十九人邪上梁寬等四十一人邪中趙越等一百五十人邪下王鞏等三百十二人 內侍郝隨諷蔡京再廢孟后會昌州判官馮解上書言復后為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瑑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四

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疏遜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 丁酉治臣僚議復元祐皇后及謀元符皇后罪降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淵鴻臚寺主簿 己亥御批付中書省應元祐責籍并元符未敘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進入于是蔡京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入 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范純仁王珪王存傅堯愈趙鼎韓維孫固范百孫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

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 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鼎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觀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餘官秦觀等四十八人秦觀湯敏杜純司馬康宋依國吳安詩張耒黃隱歐陽行孔平仲王鞏張原余爽鄭俠常立程頤余下唐義問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社陳佑在伯雨陳鄂朱光裔蘇嘉陳璠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徐常到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魯君觀韓跋內臣張士良等八人 張士良魯君觀劉昱魯君觀韓跋等四人 王鞏可張遜 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 張遜此披長編所列姓名人數李燾曰七月劉當時謝良佐陳彥默八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當又見九月十七日十七日即已亥也今按宋史徽宗紀崇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五

寧元年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欽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而長編所列姓名止一百十七人尚少三人恐有遺脫其出籍八人又不當在內則所闕共十一人矣又二年九月從臣僚之請頒端禮門石刻于天下長編載御史臺抄錄到名數又止九十八人彼此參錯不 庚子贈宣德郎鍾世美為右諫議大夫錄其子為郊社齋郎世美元符末提舉福建路常平應詔上書乞復熙寧紹聖政事至是第為正上等第一故有此恩餘正等四十人悉加旌擢其邪等五百四十二人降責有差 壬寅降授中大夫守司農卿分司南京太平州居住曾布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 冬十月乙卯蕭哈里 舊作海 今改 叛遼劫乾州武

庫器甲遣主命北面林牙薩嘉努捕之蕭哈里入女
直之克展舊作阿部癸亥知樞密院事蔣之奇罷爲
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遼招討使額特勒乞致仕遂主
不許止罷招討南院樞密使丙寅封混同郡王遷北院
樞密使加太子太師賜推誠贊治功臣號以參知政事
牛溫舒知南院樞密使事 己巳以觀文殿學士知太
原府呂惠卿爲武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府 蔡京許將
溫益趙挺之張商英力主錢適等說請廢孟后帝不得
已從之 甲戌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 丙
子臣僚上言元祐黨人朝廷近已施行所有元符之末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六

北安濟坊 癸巳置西南西京宗正司及敦宗院 乙
未遼薩嘉努以不獲蕭哈里免官 戊戌置顯謨閣學
士待制官 壬寅遼以上京留守耶律慎思爲北院樞
密副使 劇賊趙鍾格犯遼上京掠宮女御物留守
馬人望率眾捕之右臂中矢炷以艾力疾馳逐賊棄所
掠而遁人望令關津譏察行旅悉獲其盜尋擢樞密都
承旨 遼有司請以遼主生日爲天興節 己酉立卿
監郎官三歲黜陟法 十二月癸丑中丞錢適言哲宗
用王瞻策取青唐邈川可謂不世出之略權臣欺朝廷
盡委而棄之要以它罪戮及瞻身若不追正其罪無以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七

軍早 辰沅州獠入寇 遼蕭哈里之亾人女直克辰部也遣其族人額特勒結和于英格曰願與太師為友同往伐遼英格執額特勒會遼命英格捕討哈里遂送額特勒于遼募兵得甲千餘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喜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蓋前此女直甲兵之數未嘗滿千也軍次混同水與哈里遇時遼追哈里兵數千攻之不能克英格謂遼將日退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遼將許之阿古達策馬突戰哈里中流矢墮馬下執而殺之大破其軍英格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矣 夏改元貞觀二年遼乾統三年春正月辛巳朔遼主如混同江女直函蕭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八

哈里之首來獻遼主大喜賜予加等蕭哈嚕言于遼主請修邊備樞密使耶律阿蘇力沮之時譏其以金賣國云 乙酉貶竄元符末臺諫官于遠州任伯兩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象州馬涓澧州陳祐歸州李漢復州張庭堅鼎州竝除名勒停編管江公望責授衡州司馬永州安置鄒浩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已上竝永不得收敘王觀臨江軍居住豐稷建州陳次升建昌軍謝文瓘邵武軍張舜民房州亦皆除名勒停蔡京蔡卞怨任伯兩等之論已檢會其章疏以進故有是貶京之帥蜀也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悵之

至是亦除名編管 知荆南府舒亶平辰沉瑤賊復誠徽二州改誠為靖州徽為蒔竹縣曲赦荆湖南路 己丑詔許茅山道士劉混康修建道觀仍令直奏災福無得隱匿混康有節行頗為神宗所敬重故帝禮信之主辰中書侍郎溫益卒益仕宦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博會益天性也 丁未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以知岢嵐軍王厚權發遣河州兼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厚少從父詔兵開暢習羌事元祐棄河湟厚疏陳不可且詣政事堂言之蔡京既治元祐棄地之罪仍欲開邊故有是命 戊申遼主如春州 二月辛亥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九

安化蠻人寇廣西經略使程節敗之 王子遣官相度湖南北瑤地取其材植入供在京營造 甲寅尊元符皇后為皇太后宮名崇恩 辛酉置殿中監 庚午初令陝西鑄折十銅錢并夾錫錢召募私鑄人赴官充鑄錢工匠從蔡京奏也 遼以武清縣大水弛其陂澤之禁 癸酉奉安哲宗御容于西京會聖宮及應天院丙子置諸路茶場茶自嘉祐通商至熙寧中李稷稍復權法而利復歸于官及是蔡京請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仍舊禁權官買即產茶州軍隨所置場申商人鬪戶私易之禁商人買茶貯于籠節官為抽盤第敘收息

訖批引販賣歲入百萬緡以進御自此盜販公行民滋病矣 戊寅王厚言熙寧開神宗以熙河邊事委任先臣詔當時中外臣僚凡有議論熙河事者蒙朝廷批送先臣看詳可否議論歸一無所搖奪今朝廷措置一方過事已究見利害本末欲乞自今中外臣僚言涉青唐利害者依熙寧故事竝附本路經略司及所委措置官看詳從之又詔入內供奉官童貫往來句當仰本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公共協力濟辦 三月乙酉詔黨人親子弟毋得擅到闕下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 辛卯管句王龍觀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八 十

黃庭堅除名勒停送宜州編管以湖北轉運判官陳舉奏庭堅撰荆南承天院碑語涉謗訕也 癸卯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霍端友等五百三十八人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淡之子而陳瓘之甥也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帝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卿等亦竝黜之皆從蔡京言也 詔知河州王厚權管句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職事 夏四月甲寅詔侍從官各舉所知二人 丁卯

詔毀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王巖叟景靈西宮繪像 己巳童貫至熙州傳語勞軍 庚午詔國子監印書賜諸州縣學 甲戌王厚奏河南河北諸羌以大小隆贊舊作龍抄今改爭國之故人心不寧諸族酋豪互有猜忌遂要相侵掠殺戮正所謂以夷狄攻夷狄乃中國之利臣見與童貫計議乘此從長措置起候發別具奏聞 乙亥詔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鎮東齋記事劉放詩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 戊寅以趙挺之爲中書侍郎張商英爲尚書左丞戶部尚書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八 十一

吳居厚爲尚書右丞兵部尚書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詔追奪王珪贈謚王仲端王仲薏竝放罷遺表恩例減半追毀程頤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覺察時臣僚上言神宗大漸王珪不早請建儲密召高士充欲成其姦謀又言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謫怪勸講經筵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以變亂成憲爲事故有是詔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誠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五月辛巳以賢妃鄭氏爲淑妃 丙

戊曾布以妻魏氏及子紆綵等交通請求受賂狼藉責授廉州司戶參軍仍舊衡州安置紆永州編管隸除名

戊子遼以獵人多亾屢以科禁 甲午詔頒梁安國

等二十二人昨上書訪訕節文降責有差 乙巳遼主

清暑赤勒嶺丙午謁慶陵 遼西北招討使蕭德勒岱

舊作得里底今改自恃后族慢侮僚史成長耶律棠古不為屈

乃罷之棠古訟於朝不省棠古性坦率好別白黑人有

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溫棠古 六月庚申詔元符末

上書進士類多詆訕令州郡遣入新學依太學自訟齋

法候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許將來應舉其不變者當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七

屏之遠方 辛酉王厚童貫發熙州初厚與貫會諸將

部分軍事諸將皆欲并兵直趨湟中厚曰賊恃巴金把

搆之險挾大河之阻分兵死守以抗我師若進戰未克

青唐諸部之兵繼至夏賊必為之援非小敵也不若分

兵為二南道出安鄉衝其前北道出京玉擣其後賊腹

背受敵勢不能支破之必矣貫猶未決厚曰它日身到

其地計之熟矣願毋過疑遂以岷州將高永年為統制

官權知蘭州姚師閔佐之及管句招納王端等率蘭岷

州通遠軍漢蕃兵馬二萬出京玉關厚與貫親領大軍

出安鄉關渡大河上巴金嶺癸亥厚次河州甲子次安

鄉關貫率李忠等以前軍趨巴金城舊名安川堡在巴

金嶺上多羅巴使其三子長曰阿令結次曰廝鐸麻令

次日阿家率眾拒守城據岡阜四面皆天塹深不可測

道路險狹我師至望見城門不閉偏將辛叔詹安永國

等爭先入賊出兵迎擊師少卻永國墮天塹死叔詹等

馳還幾為所敗會雨各收軍而止翼日乙丑賊以大眾

背城而陳埤間建旗鳴鼓決戰復有疑兵據高阜張兩

翼會厚以軍至賊望見氣沮厚乘高列大帥旂幟遣人

諭以恩信開示禍福數返阿令結等不肖降語益不遜

遂命諸將攻城賊力戰拒險我軍不能過天塹厚親至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七

陳前督彊弩射之賊稍卻別遣偏將鄒勝率精騎由間

道繞出其背賊大驚因鼓之諸軍四面奮擊殺阿令結

廝鐸麻合於陳阿蒙流矢中目貫腦遁去多羅巴率眾

來援聞敗亦遁去日未中大破賊眾遂克其城遠近爭

降附厚誅彊悍首領數百人入據城遣高永年引兵萬

餘出京玉關 丙寅厚進軍次瓦吹舊名寧洮寨永年

等進據把搆宗城阿蒙道遇其父多羅巴引眾來援告

之曰兵大敗二兄皆死我亦重傷漢家已入巴金城矣

父子相持慟哭恐追騎及偕馳而去至札當城所居附

順者張心白旗甚眾復懼見禽踰城奔青唐然餘黨猶

盛王厚慮其或持我軍後丁卯大軍留寧洮厚與童貫率李忠等將輕騎二千餘人趨虜當破不順部族焚其巢穴臨大河據險命忠等率眾守之厚即日還寧洮戊辰進下隴朱黑城城舊名安隴寨 己巳進至湟州會高永年等軍於城東坂上諸將各率所部環城遣人約降其大首領丹波秃令結盡拘城中欲降者據城不下厚與童貫登城南山視城中盡見其戰守之備分遣諸將各守一面攻城賊援兵自城北宗水橋上繼至勢益張日暮諸將有言賊得援力生我師攻戰久已疲請暫休士卒徐圖之厚謂貫曰大軍深入至此是爲死地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十四

不急破其城青唐王子擁大眾來援據橋而守未易以旬日勝也形見勢屈將安歸乎諸將不以計取願欲自便豈計之得邪敢再言者斬于是諸將各用命死士乘城賊以石縱擊垂至堞而墜奮復上者不可勝數鼓四合晝夜不絕聲矢下如雨城中負盾而立庚午別遣驍將王用率精騎出賊不意亂宗水上流擊破援兵絕其路乘勝奪水寨初元符間築城宗水之北以護橋至是賊據守之有蕃將包厚緣城而上搗槍擊賊引眾踰入城退保橋南厚開其門王用因以其眾入據橋城而戰勢猶未沮遂火其橋中夜如晝諸將乘火光盡力攻城

城中不能支大首領蘇南抹令咄潛遣人縱城送款請爲內應許之是夜王亨奪水門入與其麾下登西城而呼曰得湟州矣諸軍鼓噪而進丹波秃令結以數十騎由西門遁去辛未黎明大軍入湟州假高永年知州事完其城而守之前後招納湟州境內漆令等族大首領七百五十人管戶十萬厚具捷書以聞 初湟州未克青唐王子谿賒羅撒率眾來援過安兒峽聞城已破遂駐宗哥城以丹波秃令結不能守斬之以徇時論者皆欲席卷而西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湟州雖下形勢未固新附之人或持兩端青唐餘燼尙彊未肯望風束手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十五

手我師狃於新捷其實已罷若貪利深入戰有勝負後患必生歲將秋矣塞外苦寒正使遂得青唐諸將未可與築若不暴師勞費別必自引而歸玩敵致寇非萬全之策往年大軍之舉事忽中變正以此耳湟州境內要害有三其一曰虜當在州之南前已城之矣其二曰峩章在州之西正爲青唐往來咽喉之地漢世謂之隍陁唐人嘗修閣道刻石記其事地極險阻若不城之異日出兵賊必乘間斷我歸路其三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國卓羅右廂監軍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構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況此三城正據鄯湟腰背控

制之利可斷其首尾之患厚在元符間已嘗建論不從竟致棄地之事覆車之轍何可復蹈且三城既畢遼境遂固降者悉為吾用地利可佐軍備形勢所臨威聲自遠益知招撫降眾必多此支解羌虜之術也明年乘機一舉大功必成或謂厚曰朝廷之意必欲亟定青唐從而而有功必受重賞違之且得罪厚曰忠臣之誼知體國耳違它帥乎遂以是日甲戌移軍趨省章東峽之西得便地曰灑金平建五百步城一座後賜名曰綏遠關大軍駐關中谿餘羅撒尙在宗哥遣其大首領奔巴令阿昆等五輩持蕃書詣軍門請休渴驢嶺以西而和書辭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六

每至孟卑時軍中已定議保完遼境來春進取且欲懈賊鬪志使不為備於是以便宜聽所請移書張示威信賊中大震 是月中太一宮火 秋七月己卯以收復遼州百官入賀 辛巳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 壬午白虹貫日 詔以王厚為威州團練使知熙州童貫轉入內皇城使果州刺史依前熙河蘭會路句當公事賞復遼州功也 甲申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庚寅曾肇責授濮州團練副使 辛卯詔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罷歸 丁酉詔自今威里宗屬勿復為執政官著為令 庚子賜茅山

道士劉混康號葆真親妙先生 乙巳吏部言程頤子端彥見任鄧陵縣尉即係在京府界差遣宜放罷從之因下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是月遼中京雨雹傷稼 八月丁未湖再論棄遼州罪除許將已放罪曾布已責廉州司戶外韓忠彥安燾范純禮蔣之奇各貶官龔夬化州張庭堅象州編管陳次升循州姚雄光州居住錢景祥秦希甫竝勒停李清臣身死其子祉當時用事送英州編管又詔胡宗回頃帥熙州日屢陳堅守鄯湟之議見落職罷任可特與復寶文閣待制知秦州 戊申御史中丞石豫殿中侍御史朱紱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七

余淡奏尙書左丞張商英於元祐丁卯嘗為河東守臣李昭敘作嘉禾篇謂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得嘉禾推古驗今迹雖不同理或胥近方是時文彥博司馬光等來自洛郊方掌機務比之周公可乎逮元符之末起鄒浩於新州商英草詞曰思得端士司直在庭又曰浩徑行直情無所顧避所謂浩之直情徑行果先帝之所取乎先帝不取而商英取之可乎詔張商英秉國機政議論反復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落職知亳州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上駭曰直有兩許那張丞商英時為中書侍郎忽優進

日啟陛下皆虛錢魯公愕然即奏曰臣據有司申如此
商英今以謂虛錢乞命商英與臣各選差官點檢以號
分明皆在庫也翼日奏開張大慙由是不安後又以陰
通宮禁事未幾罷去又宣和殿記魯公在元豐中與商
英素厚善其後商英出入魯公門下又與伯氏親翼魯
公將為相商英預為草麻其辭甚美遂拜左丞遷中書
侍郎及爭進頗攻魯公一日上在禁中偶視貴人之冠
釵開垂一小卷文書戲取開視之乃細字曰張商英之
除右僕射上語貴人汝勿預外庭事因密降出示魯公
上大怒而貴人方不安位魯公亦甚懼曰此獨商英無
狀耳恐事于宮禁不可治於是掩之以它事黜魯公
商英商英亦陰德魯公至是以所出小卷進云臣僚因
言商英作為誦書肆行誣詆宜更加誅責置之元祐籍
中辛酉詔以商英入元祐黨籍改知蘄州尋罷職提舉
靈仙觀 隍州既平王厚奉詔措置河南生羌其地在
大河之南連接河岷部族頑梗厚以為若不先事撫存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九

據其要害大軍欲向鄆廓必相影助或于熙河州界出
浸為牽制之勢擾我心腹其害甚大乃畱王端王亨在
隍州與高永年等就近招納宗哥青唐一帶部族存撫
新屬羌人甲子大軍由來賓城濟河南出來羌拔當標
城又進至分水嶺平一公城達南宗癸酉厚引軍赴米
川賊遇蕃賊三千餘騎與戰破之賊焚橋遁去明日厚
修橋欲濟賊復來扼據津渡厚及童貫幾為流矢所傷
乙亥來賀城陷賊掠取財物仍各散去 九月壬午詔
宗室不得與元祐黨子孫及有服親為婚姻內已定
未過禮者並改正 庚寅詔尙書邪等人知縣以上資

序竝與外祠選人不得改官及為縣令 壬辰置醫學
癸巳令天下郡皆建崇寧寺 辛丑改吏部選人七
階曰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從事郎通仕郎登仕郎將
仕郎從刑部尙書鄧洵武言也舊制以職為階官而以
差遣為職名實混淆元豐雖定官制此猶未正故更名
以革其弊 臣僚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
禮門石刻元祐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雖嘗行下至
於御筆刻石則未盡知近在畿甸且如此況四遠乎乞
特降睿旨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
司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姓從之 攷異長編御史臺抄錄到元祐黨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九

會任宰臣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純仁
韓忠彥王珪執政官梁燾王巖交王存鄭雍傅堯俞趙
瞻韓維孫固范百祥胡宗愈李沔臣蘇轍劉奉世范純
禮陸佃安燾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勗顧
臨趙鼎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
觀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鼎孫升李周劉安世
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觀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
次升豐稷謝文雅鄒浩張舜民餘官秦觀湯敏杜純司
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未歐陽棻呂希哲劉唐老晁補
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休源汪
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
堅李祖陳祐任伯雨陳邦朱光裔蘇嘉陳璣龔夫呂希
績陽中立吳倚而內臣武臣不與焉通計止九十八人
其所列姓名次序亦與元祐年小異今具錄以備參攷
冬十月甲辰遼主如中京 攷異李銳曰攷是月丁未初無甲辰日恐史誤

王厚奉詔班師甲寅還至熙州遣童貫領護大首領掌
年杓彬遵厥雞及酋長溫彪赴闕 己未止蕃貢于遼

己巳遼有事於觀德殿 丙子郎阿章領河南部族寇

來賓循化等城洮西安撫李忠統兵往救之 是月遼

生女直部節度使英格卒兄子烏雅舒襲節度使初諸

部各有信牌馳驛訊事英格用阿古達議擅置信牌者

罪之由是號令始一兵力益彊元女直楊刺死阿古

達立注云此據金盟本未及直筆北遼事也遼錄增入

今按楊刺即英格金史世紀英格卒未歲卒實宋之崇

寧二年而長編以為卒於建中靖國元年一誤也是歲

烏雅舒嗣英格襲節度使在位十一年乃卒而長編以

為英格死阿古達立竟脫御烏雅舒一代二誤 十一

也蓋沿金盟本未書之謬而未加致證耳

月庚辰詔以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舉察

必罰無赦 辛巳詔元祐係籍人通判資序以上依新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三

條與管句宮觀知縣以下資序與注監榷廟並令在外

投狀指射差注 乙酉江南西路提舉常平韓宗直知

亳州孫載竝放罷臣僚論其嘗附元祐姦黨故也 洮

西安撫李忠行至骨廷嶺距循化城尚五六里與賊遇

三戰三敗忠及諸將李士且辛叔詹辛叔獻皆為賊所

傷卻奔懷羌城是夕忠死 丙申遼羣臣加上遼主尊

號曰惠文智武聖孝天祚皇帝大赦以宋魏國王和囉

鳴舊作和魯為太叔皇子梁王達嚕舊作捷進封燕國

王以郎王淳為東京留守進封越國王各進一階丁酉

以特里袞阿嚕薩古為南院大王戊戌以受尊號告廟

乙巳謁太祖廟追尊太祖之高祖廟號肅祖會祖廟號

懿祖召監修國史耶律儼纂太祖諸帝實錄 十二月

戊申遼主如滿絲淀 丁巳詔臣僚姓名有與姦黨人

同者並令改名從權開封府吳拭奏請也時改名者五

人朱紱李積中王公彥江湖張鐸 癸亥祧宣祖皇帝

昭憲皇后 丙寅詔六曹長貳歲考郎官治狀分三等

以聞 癸酉詔別建熙河南會措置邊事司王厚措置

邊事童貫同措置仍兼領秦鳳得以節制兵將應副興

發 遼以蕭烏納為臨海軍節度使烏納上書曰自蕭

哈里入女直彼有輕朝廷心宜益兵以備不虞不報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三

初遼主幸耶律達鳴舊作捷第見國舅大父房之女

蕭氏小字瑟瑟悅之匿宮中數月皇太叔和囉鳴勸遼

主以禮選納至是立為文妃 是歲諸路蝗 纂府蠻

楊晟銅融州楊晟天邵州黃聰內附 遼放進士馬基

回等百三人

三年遼乾統春正月己卯安化蠻降 辛巳詔上書耶

等人毋得至京師 戊子鑄當十大錢 遼主幸魚兒

深 壬辰增縣學弟子員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

縣三十人 甲午賜蔡攸進士出身攸京長子也元符

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遯朝攸適趨局遇諸

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爲攸心善之及卽位遂有
寵至是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祕書郎 帝銳意制
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母爲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
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
事興矣至是京擢其客劉昂爲大司樂付以樂政 王
寅遼主獵于木嶺 癸卯太白晝見 遼燕國王達嚕
卒達嚕蕭德妃所生也妃以哀戚卒 甲辰劉昂引蜀
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言伏羲以一寸之器名爲含
微其樂曰扶桑女媧以二寸之器名爲葦籥其樂曰光
樂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三

爲黃鍾之律後世因之至唐虞未嘗易洪水之變樂器
漂蕩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
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
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
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
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
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
而生焉商周以來皆用此法因秦火樂之法度盡廢漢
諸儒張蒼班固之徒惟用累黍之法遂至差誤晉永嘉
之亂累黍之法廢隋時牛宏用萬寶常水尺至唐室田

崎及後周王朴並用水尺之法本朝爲王朴樂聲太高
令寶儼等裁損方得律聲諧和然非古法今欲請帝三
指爲法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鍾次鑄四韻清聲鍾次
鑄二十四氣鍾然後均絃裁管爲一代之樂帝從之漢
津本剩員兵士自云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
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
退或謂漢津嘗執役于范鎮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
神其說託以李良授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
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鑄九鼎 二月丙午
以淑妃鄭氏爲貴妃 以刊定元豐役法不當黜錢通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三

以下九人 丁未置漏澤園 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爲
一籍如元祐黨 詔自今御後殿許起居郎舍人侍立
庚申令天下坑冶金錮悉輸內藏 辛未雨雹 是
月詔翰林學士張康國編類元祐臣僚章疏 三月辛
巳置文繡院 丁亥作園土以居彊盜貸死者 甲午
躋欽成皇后神主於欽慈皇后之上 辛丑大內災
壬寅奉議郎黃輔國言元豐中太學生休假日引詣武
學射廳習射紹聖嘗著爲令乞頒其法於諸路州學從
之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李孝廣遷一官以點檢學生費
父章直方麗汝翼荅策詆訕元豐政事故也三人並送

廣南編管永不得入學 童貫自京師還至熙州凡所
措置與王厚皆不異于是始議大舉是日厚貫帥大軍
發熙州出簡金平隴右都護高永年為統制諸路蕃漢
兵將隨行知蘭州張誠為同統制厚恐夏人援助青唐
于蘭湟州界侵擾及河南蕃賊亦乘虛竊發騷動新邊
牽制軍勢乃遣知通遠軍潘逢權領湟州知會州姚師
閔權領蘭州控禦夏國邊一面別遣知河州劉仲武統制
兵將駐安疆寨通往來道路由是措置完密無後顧之
憂大軍得以專力西向 夏四月甲辰朔尚書省勘會
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竝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關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三

下因具逐路責降安置編管等臣僚姓名以進凡一百
四十四人 乙巳以火災降德音于四京減囚罪一等
流以下原之 庚戌王厚童貫率大軍次湟州諸將狃
於累勝多言青唐易與宜徑往取之厚曰不然青唐諸
羌用兵詭詐若不出弓兵分道而進不足以張大聲勢
折賊姦謀且湟州之北有勝鐸谷西南有勝宗隘汪田
丁零宗谷而中道出綏遠關斷我糧道然後諸部合勢
夾攻渴驢嶺宗哥川之閒勝負未可知也於是定議分
出三路厚與貫率三軍由綏遠關渴驢嶺指宗哥城都
護高永年以前軍由勝鐸谷沿宗河之北別將張誠同

招納官王端以其所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河之南
期九日會于宗哥城下是日貫猶以諸將之言為然先
趨綏遠用馮瑄統選鋒登渴驢嶺候騎言青唐兵屯嶺
下者甚眾貫止綏遠翼日厚以後軍至始下渴驢嶺
賒羅撒遣般次迎於路竊覘虛實勞而遣之誠曰歸語
而主欲降宜亟決大軍至鋒刃一交將無所逃矣般次
還報以為我軍不甚眾初不知分而進也賒羅撒喜
曰王師若止如此吾何慮哉以其眾據朴江古城俄聞
三路兵集遽退二十里宗哥城之東地名葛陂湯有大
澗數重可恃而戰賊遂據之是夕中軍宿于河之南鶴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三

子隘之左永年軍于丁零宗口 壬子厚貫遣選鋒五
將前行中軍渡河而北繼永年之後張誠夾河而行日
未出至賊屯所賊眾五六萬人據地利列陳張疑兵于
北山下其勢甚銳厚命馮瑄統選鋒五將與賊對陳王
亨統策選鋒繼其後永年馳前視賊未知所出厚謂貫
曰賊以逸待勞其勢方熾日漸高士馬飢不可少緩宜
以中軍越前軍傍北山整陳而行促選鋒入戰破賊必
矣既行謀者言賒羅撒與其用事酋長多羅巴等謂
眾曰彼張蓋者二太尉也為我必取之貫欲召永年問
賊勢厚曰不可恐失支梧貫不聽及永年至攬轡久之

無一語厚謂永年曰兩軍相當勝負在頃刻閉君爲前軍將久此何邪永年惶恐馳去時賊軍與我選鋒相持未動餘羅撒以精兵數千騎自衛登其軍北高阜之上張黃屋列大旆指揮賊眾其北山下疑兵望見厚與貫引中軍傍山欲來奔衝厚遣游騎千餘登山潛攻其背賊覺而遁游騎追擊之短兵接中軍伐鼓大譟永年遽揮選鋒突陳賊少卻張誠以輕騎涉河擣其中堅敗餘羅撒之旆及其黃屋乘高而呼曰獲賊酋矣諸軍鼓聲震地會暴風從東南來塵大起賊軍不得視我軍士乘勢奮擊自辰至午賊軍大敗追北三十餘里餘餘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庚

羅撒單騎趨宗哥城城閉不納遂奔青唐諸將爭逐之幾及會尊而還是日斬首四千三百一十六降俘二千餘人大首領多羅巴等被傷逃去不知所在宗哥城中僞公主瞎吧牟蘭雅兼率酋首以城歸順宗哥城舊名龍支城取兵將守之是夕合軍于河之南翼日勝宗首領欽斯雅率眾來降甲寅厚貫入安兒城乙卯引大軍至鄯州僞龜茲公主青宜結牟及其酋豪李河溫率回紇于闐般次諸族大小首領等開門出降鄯州平初餘餘羅撒敗于宗哥夜至青唐謀爲守計部族莫肯從之者翼日挈其長妻逃入谿蘭宗山中厚遣馮瑄統輕銳

萬騎由州南青唐谷入賊復覺之遁于青海之上追捕不獲 丙辰下林金城西去青海約二百里置兵將守之 己未王厚等帥大軍入廓州界大首領洛施軍令結率其眾降辛酉厚入廓州馳表稱賀大軍駐于城西河南部族日有至者厚諭以朝廷撫存恩意宗哥戰敗所誅禍福之因戒其不得妄作自取屠戮皆唯諾聽命 乙丑罷講議司 詔王厚童貫提兵出塞會未數月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八

毛

己巳曲赦陝西 庚午王厚過湟州沿蘭州大河並夏國東南境上耀兵巡邊歸于熙州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

遼表第... 遼表第... 遼表第...

宋紀八十九 起開禧元年五月盡柔兆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帝

崇寧三年 五月丁丑以收復鄆廓遣親王奏告

太廟侍從官分告社稷諸陵 戊寅罷開封權知府置

牧尹少尹改定六曹以士戶儀兵刑工為序增其員數

倣唐六典易胥吏之稱 己卯以復鄆廓推賞進蔡京

守司空封嘉國公 庚辰許將趙挺之吳居厚安惇蔡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下各轉三官 甲申改鄆州為西寧州仍為隴右節度

辛丑詔黜守臣進金助修宮庭者 罷行水磨茶

六月壬寅朔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 甲辰遊主

駐旺國崖 丙午詔諸路州軍未曾立學者並增置

戊申詔以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 壬子置書畫算

學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

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 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

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各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

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元祐黨文臣曾任宰臣

執政官司馬光二十七人 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

梁燾王巖叟蘇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鼎韓維孫固范

百祿胡宗愈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黃履張

高英蔣 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四十九人 蘇軾劉安世范

之奇 趙鼎馬默孔武仲孔文仲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

覺鮮于侁趙彥若趙鼎王欽臣孫升李周王汾薛川顧

臨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觀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

民張問楊畏初浩陳次升謝文瓘岑象求周鼎徐勣路

昌衡董敦逸上官均葉壽郭知章 餘官秦觀等一百七

楊康國龔原朱紱葉祖洽朱師服 餘官秦觀等一百七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十六人 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唐

平仲湯誠黃隱畢仲游常安民汪行余爽鄭俠常立程

頤唐義問余下李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

陳鄂朱光裔蘇嘉驥丈王回呂希績歐陽仲立吳倚尹

材葉伸李茂直吳處厚李積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

漢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琳蘇頌葛茂宗劉謂柴袞洪

羽趙天佐李新衡鈞袁公適馮百藥周諒孫宗范柔中

鄧考甫王察趙珣封覺民胡端修李傑趙令時郭執中

石芳李賁金樞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

九人 梁燾王巖叟蘇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鼎韓維孫固范

百祿胡宗愈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黃履張

高英蔣 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四十九人 蘇軾劉安世范

麻裴彥臣李偁周守勤王敏李穆蔡克明為臣不忠曾
王化基上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祐王化臣
任宰臣王珪章惇 壬戌蔡京奏奉詔令臣書元祐黨
黨姓名恭唯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
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攷罪狀第其首
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
於文德殿門東壁永為萬世子孫之戒又詔臣京書之
將以頒之天下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
之志謹書元祐黨名姓仍連元書本進呈於是詔頒
之州縣令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
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三

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安民泣曰
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
者愧之按案元祐黨姓名有二碑一立於崇寧元
年九月徽宗手書刻石置端禮門凡百有二十
人首文彥博明年九月臣僚請頒端禮門石刻於外
路州軍即此也一立於三年六月徽宗手書刻石置
文德殿門之東壁凡三百九人首司馬光又命蔡京書
大碑頒之天下此在長編及宋紀具有明文京所書者
乃三百九人非百二十人也而陳經通鑑編於崇寧
二年大書云頒蔡京所書元祐黨碑刻石於州縣三
年則但云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於朝堂反不及蔡
京書碑事薛應旂王宗沐皆因之外謬極矣今據長編
宋紀悉 癸亥吐蕃遣使貢於遼 乙丑詔內外官毋
得越職論事 秋七月壬申朔詔應入籍人父竝不得
任在京差遣 癸酉以婉儀王氏為德妃 戊寅降授

中大夫蔣之奇追復右正議大夫念其進對之際嘗陳
紹述之說也 庚辰詔自今大禮不受尊號羣臣毋上
表 是日遼主獵於南山癸未遼以西北路招討使蕭
德勒岱舊作得里底今改北院樞密副使耶律慎思並知北院
樞密使事 辛卯蔡京等言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
相買易富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
薄移稅以速售富者莫非膏腴而賦調反輕貧者所存
瘠薄而賦調反重因循至今其弊愈甚熙寧初神宗灼
見此弊遂詔有司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蓋以
土色肥磽別田之美惡定賦之多寡方為之帳而步畝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四

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賦調升合尺寸無所遺
以賣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無所措其姦邦
財自此豐民賦自此省五路州縣有經方田者至今公
私以為利適元祐紛更美意良法未徧於天下今檢會
熙寧方田敕推廣神考法意剛去重複取其應行者為
崇寧方田敕令格式乞付三省頒降施行從之 遼以
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蕭迪里一作敵里今改為西北路招討使
八月壬寅朔大雨壞民廬舍令收瘞死者 甲辰蔡
京等上神宗正史 丙午門下侍郎許將罷將居政府
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劾將元祐則盡更元

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河南謬蔡京之黨也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元書言澧州醴陵縣學生季邦彥試卷言涉謗訕辛酉詔邦彥特送五百里外編管其攷校長諭屏出學 九月乙亥以趙挺之為門下侍郎吳居厚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為尚書左丞刑部尚書鄧洵武為尚書右丞康國揚州人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為屬及京當國定元祐黨籍置看講議司編彙章牘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登政府復以其兄康伯代為翰林學士 王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五

辰詔諸路州學別置齋舍以養材武之士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及蔡京求羨財以供侈費乃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擢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本竭則不能增糴儲

積空而轉般之法壞矣 冬十月辛丑朔大雨雹 丁未賢妃張氏薨 己酉鳳凰見於遼境之瀋陰 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休忠厚言休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休忠還為夏邏者所獲遂追休忠赴牙帳厚以休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幣招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遣使求援於遼朝議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又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在延州大加招誘夏主遣使與請皆拒之且令殺其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六

放牧者夏人遂寇涇原戊午圍平夏城河西節度使趙懷德等出降夏人又入鎮戎軍掠數萬口而去於是羌酋谿餘羅撤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我宗族漂泊無處所遂殺之搗其心肝以食焉谿餘羅撤復焚大通河橋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諭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而

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
厚坐逴逴責授鄧州團練使 己未遼主如南京 己
巳立九廟復祀翼祖宣祖 庚午貴妃邢氏薨 十一
月甲戌幸太學官論定之士十六人遂臨辟雍賜司業
吳綱蔣靜四品服學官推恩有差 乙亥遼主御迎樓
賜貧民錢 庚辰詔上書邪等選人除不得注知縣令
丞外其職官錄參判司簿尉並許差注 時雖設辟雍
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
言丁亥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
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七

癸巳改上神宗諱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
欽仁聖孝皇帝 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蓋誤以紹聖
二年所上之諱移於是 加上哲宗諱曰憲元繼道顯德
年耳今從宋史徽宗紀 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丙申祀國丘大赦應
係貶謫官員除元祐姦黨籍及別有指揮不許移放之
人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十二月辛丑遼以戶部使張
琳為南府宰相 乙巳升通遠軍為鞏州 復封孔子
後奉聖公端友為衍聖公 是歲諸路蝗 桂州黎洞
蠻楊晟免等內附時蔡京務開遼知桂州王祖道欲乘
時微利乃誘王江首楊晟免等使納土誇大其辭言向

募者百三十洞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
眾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洞
要會幅員二千里宏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為守
置谿洞司主之 同知樞密院事安惇卒 安惇宋史不
通鑑續編增人贈特進後二年惇長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
對歸與客言穆若之容不合相法當有播遷之厄客告
其語坐指斥乘輿誅流其弟邦於涪州而追貶惇單州
團練副使其祀遂絕
四年 遼統 春正月庚午朔改熙河蘭會路為熙河南
湟路 丙戌築谿哥城 庚寅遼以遼興軍常格 舊作
長哥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八
改今為北府宰相 王辰詔察諸路監司貪虐者論其罪
乙未尚書省言水磨茶場係元豐舊法不可罷欲並
存畱但罷官差人動磨召磨戶六十戶承認歲課三十
萬緡每月均納從之 丙申詔京畿路改置轉運使提
點刑獄官 知樞密院事蔡卞罷卞以兄京晚達而位
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將用
童貫為陝西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
帝前詆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立武學法 丁酉
秦鳳蕃落獻邦潘巖二州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
經略安撫制置使 二月癸卯遼主微行視民疾苦

乙巳築御謀城 丙午遼主如鴛鴦渚 己酉中書省言周官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蓋王宮之內有士庶子為飾而士庶子者非王族則功臣之世故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外察逮漢以郎執戟宿衛殿中舉衣冠子弟充選至唐遂分三衛五府其法詳密今殿庭設仗悉以禁旅宜倣古立三衛郎一員三衛中郎為之貳文武各一員博士二員主簿一員親衛府郎十員中郎十員勳衛府亦如之翊衛府郎二十員中郎二十員親衛立於殿上兩旁勳衛立於殿後翊衛立於兩階衛士之前三衛官並以勳戚親兄弟子孫試充直退皆入府誦書各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九

占一經一月一私試季一公試習武執者許赴武學從之 甲寅以尚書左丞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劉達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何執中為尚書左丞乙卯班方田法 庚申詔西邊用兵法能招羌人者與斬級同賞 壬戌升趙州為慶源軍 甲子雨雹 乙丑改三衛郎為三衛侍郎 丙月壬申復元豐銓試新案法 令州縣倣尚書六曹分六案 夏屢遣使請昏於遼至是遼封族女為成安公主嫁夏國王李乾順 甲申置陝西河東河北京西監鑄當二夾錫鐵錢自太祖以來閩蜀陝西多用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是

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遼夏以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錫鉛則脆而不可用請改鑄之故有是詔 河西節度使趙懷德來降己丑御端門受之授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 壬辰曲赦熙河蘭湟路 詔知大名府呂惠卿提舉洞霄宮惠卿再上表乞弟諒卿出籍表詞有明昭先烈以推美於秦陵闕略微文用保全於蔡卞言者論其引諭失當特責之 三月壬寅置青海馬監 甲辰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丙午詔建古王若為懷遠軍 庚戌提舉洞霄宮呂惠卿特令致仕 戊午祭京言九鼎告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為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十
九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廟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為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黑祭以冬至幣用阜東北曰牡鼎其色青祭以立春幣用阜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用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方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阜八鼎皆為中祠祭饗用素饌其樂舞帝廟奏嘉安之曲八鼎皆奏明安之曲帝廟銘御製八鼎銘

命京為之 樞密院言郎延路經略司奏已收復鉅州
乞賜名詔依舊先是陶節夫讓出師城鉅州官屬皆不
願從至有引永洛事爭者又曰夏人東出不過至麟府
此去不逾旬奈何節夫曰我計之熟矣夏人必西趨涇
原諸君不我從我當以二子與士卒同死生遂選耿彥
端為都統制而節夫二子隨行疾驅至鉅州夏眾來拒
者猶萬人我師既陳一擊而敗遂城之五日而畢夏人
果趨涇原援蕭關築事泊聞城鉅州亟引兵來爭城成
已幾月矣遂遁去長編所載陶節夫家傳增修 事聞
節夫彥端各遷一官 乙丑詔州縣屬鄉聚徒教授者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十一

非經書子史母習 丁卯梓柯夜郎首領以其地內附
是月夏人攻塞門砦 夏四月辛未遣使樞密直學
士高端禮來聘為夏人請罷兵也統二年六月李乾順
為宋所攻遣李進福田若水求援三年十月夏國復遣
使求援四年二月夏國遣李進福田若水求援五年正
月夏國遣李進福等求援且乞伐宋此夏國求援於遼
之始末也是年遼以族女嫁夏國主始遣高端禮來請
罷兵其議未成次年復使蕭德裕等來定議耳宋
史止書四年蕭良來聘於前後情事不備今從遼史
戊寅夏人寇臨宗砦 辛巳詔諸路走馬承受毋得預
軍政及邊事 甲申遣主射虎於炭山 己丑夏人寇
順寧砦郎延路第二副將劉延慶擊破之復攻涇州北
蕃市城知州辛叔獻等擊卻之 五月戊申除黨人父

兄子弟之禁 壬子遣王戩報聘於遼 賜信州龍虎
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漢張道陵三代孫也張
氏自是相襲為山主傳授法錄者卽度為道士 癸丑
罷轉運司檢察鈎攷法 辛酉命官分部決獄 六月
丙子御紫宸殿以修復解池百官入賀解池為水浸壞
八年至是始開四千四百餘畦 丁丑慮囚 辛巳罷
陝西河東力役 甲申出赦熙河陝西河東京西路
戊子尚書右僕射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
輔京力薦挺之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
以避之遂罷為中太一宮使留京師 秋七月丙申朔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十二

罷三京國子監官各置司業一員 辛丑置熒惑壇
甲辰大司樂劉昂轉一官賜五品服師授大樂局制造
官魏漢津賜號沖顯寶應先生以九鼎成推賞也 甲
寅詔奪元祐姦惡呂大防等十九人所管墳寺並改賜
敕額為壽寧禪院別召僧居之 右司諫姚祐請置輔
郡以拱畿甸丁巳蔡京等奏以穎昌府為南輔升襄邑
縣建輔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馬步
軍二萬人積貯糧草每州五百萬從之後其宋史徽宗
紀七月辛丑置
四輔郡今 手詔應上書奏疏見職管編管人可特與
從長編 放還鄉里仍令三省量輕重具名立法聞奏戶部尚書

曾孝廣坐錢帛皆闕出知杭州 是月遼主謁慶陵
 八月戊辰以德妃王氏為淑妃 庚午以王江古州歸
 順置提舉谿洞官二員改懷遠軍為平州從知桂州王
 祖道所請也 丙子改東輔輔州為拱州 癸未太常
 少卿馮澥責授永州別駕道州安置先是澥知鳳翔府
 上書曰竊以滄廓西寧三州本不毛之地在大河之外
 天所阻隔陛下空數路耗內帑竭生靈膏血而取之何
 嘗得一金一縷入府庫一甲一馬備行陳而三州歲用
 以億萬計仲之官也而帑藏已空取之民也而膏血已
 竭有司束手莫知為計塞下無十日之積戰士飢餒人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三

有菜色今殘寇游魂未即歸順點羌阻命公為唇齒窺
 伺閒隙忽肆姦侮則兵將復用役必再籍殘弊之後尚
 安可堪臣愚欲采前世羈縻之義擢其酋豪授以麾鉞
 第其首領等級命官嚴其誓約結以恩信彼將畏威懷
 德稽顙聽命有得地之名無費財之患兵革不用藩籬
 永固而又可以逆折北虜之辭秀釋西羌之怨一舉而
 眾利得策無上於此者至是詔以解動搖國是疑阻新
 民可送吏部與遠小監當臣僚又言澥罪大責輕未當
 公議遂重責之 甲申奉安九鼎於九成宮乙酉詣宮
 附獻至北方寶鼎忽破水流溢於外 丁亥庫部員

外郎姚舜仁請卽國東丙巳之地營建明堂繪圖式以
 獻詔依所定營建 庚寅崇政殿奏新樂詔賜名曰大
 晟其舊樂勿用 壬辰詔應上書編管進士已放歸鄉
 里責親戚保任者若犯流以上罪或擅出州界或不改
 革輒有謗訕其保任與同 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
 大慶殿受賀始用新樂賜魏漢津號嘉成侯於鑄鼎之
 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祠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
 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漢津尋死於京師年九十
 矣 己亥大赦天下詔元祐姦黨久責遐裔用示至仁
 稍從內徙應嶺南移荆湖荆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唯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丙

不得至四輔畿甸 除上書已經量移及近鄉人外其被
 詔量移者凡五十七人鄒浩陳次升
 余爽范正平范柔中黃庭堅陳瑾任伯雨張庭堅龔夬
 李社王道梁彌陳向馬諗王履郭子旂趙希德王張民
 張林范純粹韓守勳王化基曾布劉安世孫琮馬涓李
 漢曾紆蔡克明鄭居簡韓忠彥范純禮安燾王古曾肇
 朱師服張未呂希純王觀豐稷張舜民謝文瓊龔原吳
 安遜馮說梁安國王箴曾燾裴彥臣朱絳李穆鄧世昌
 王化臣李之儀 乙巳詔京畿三路保甲並於農隙時
 江公望陳祐 教閱 賜魏漢津宅一區田六十頃銀絹五百匹兩劉
 昂轉三官餘各推恩有差 丙午詔諸路方田夏不專
 差官點檢令提舉司於木路見任人內委官 辛亥遼
 主如蕩絲淀 乙卯賜上舍生三十五人及第 是日
 遼主謁乾陵 丙辰詔自今非宰臣毋得除特進 冬

十月己巳詔明堂功力浩大須寬立期限營建俟過來年丙戌妨礙外取旨興功其見役工可權罷 庚午熙河蘭湟路經略安撫判官李忱降兩官言者論忱前爲陝西漕臣詔令措置興復解池忱專欲推行東北鹽法曲加沮抑今解池既興復忱尚云所產皆是硝磺要五七年亦未知如何恣行詆訾殊無忌憚故有是責 甲申以左右司所編紹聖元符以來申明斷例班天下刊名例班刑部 丁亥升武岡縣爲軍 壬辰日中有黑子 自七月雨不止至於是月 十一月戊戌遼禁商賈之家應進士 丙辰高麗國王容殂子僕遣其中書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五

舍人金緣告哀於遼緣至遼賜宴將奏樂緣曰臣來時本國羣臣皆服衰絰今至上國獲蒙賜宴臣子之情不忍聞樂遼主義而從之 置諸路提舉學事官 尚書省言私鑄當十錢利重不能禁漢慮民閒物重錢濫乞荆湖南北江南東西兩浙路竝改作當五錢舊當二錢依舊又慮冒法運入東北宜以江爲界從之 己未舒州團練副使湖州安置章惇卒惇四子連登科訖無顯者死之日羣妾分爭金帛停屍數日無人在側爲鼠食其一指 遼人之請罷伐夏之兵也信使往來迄無定議至是遣翰林學士林攄致異遼史作林洙今從宋史及契丹國志作林攄聘

遼據本蔡京所引以言遼事受上知京密使據激遼人怒啟遼意以邀功及見遼主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遼朝廷與師問罪以北宋朝若不窮詰恐非講和之意時遼今逾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築席經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講和之意時遼主狃於宴安聞攄言雖怒不欲加責讓以啟遼意但遣使來告而已攄自入境卽盛氣以待遼者小不如儀卽辨詰遼國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攄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曰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王卽無口耳王攄辭窘罵之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六

及辭答語復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者三日乃遣還凡蹇毓祖槁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以京之力進除禮部尚書旣而遼人以使人失禮來言始責知潁州 十二月癸酉升拱州爲保慶軍節度 乙亥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爲額 尚書省言諸路學校各已就緒其所貢人今來中選多舊日科舉遺落老成之士鄉舉里選之效已見於此士之在學只書季考苟有成材理當不俟歲月便合入貢今倣周官每歲考德行道藝三年大比之意爲歲貢之制俟滿三歲則赴殿試第其高下推恩庶

使士益加勉詔大司成薛昂等看詳增損修立條約以
 聞 甲申分平州置允州格州 癸巳御筆手詔曰昨
 降手劄應上書奏疏見編管羈管人令還鄉里責親屬
 依任而有司止從量移其誣謗漢重除范柔中鄧考甫
 不放外餘並依已降指揮放還鄉里令親屬依任如法
 是歲蘇湖秀三州水賜乏會者粟秦州禾生糶 以
 朱勳領應奉局於蘇州初蔡京過蘇欲建僧寺閤會費
 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不可冲勳之父也
 京即召冲語之冲願獨任居數日冲請京請寺度地至
 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器其能逾年京召還朝遂挾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七

勳與俱竄其父子名姓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
 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木帝
 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六品至
 是漸盛舳舻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局蘇州命勳總
 其事

五年 遼 統 春正月戊戌夕彗出西方由奎貫胃昂畢
 庚子復置江湖淮浙常平都倉 甲辰以吳居厚為
 門下侍郎劉逵為中書侍郎 乙巳以星變避殿減膳
 詔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毀元祐黨人碑又詔
 應元祐及元符末係籍人等遷謫累年已定懲戒可復

仕籍許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毀如外處有姦黨石
 刻亦令除毀今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常令御史臺覺
 察違者劾奏 致是宋史劉逵傳初以附蔡京職進京以
 善星見去相而逵諫中書首勸徽宗碎元
 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陳經通鑑續編采此說後人
 皆因之案毀碑寬禁在京罷相前一月宋史誤又東都
 事略劉逵傳及李氏長編並不載逵語恐非事實今不
 取續編又云帝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
 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亦 丙午尚書省言當十錢
 東南私鑄甚多民間買賣阻滯其荆湖兩浙江南淮南
 路已降指揮並改作當五行使尚慮民間盜鑄不已其
 當十錢並行罷鑄仰鑄小平錢從之 丁未太白晝見
 大赦天下除黨人一切之禁應合敘用人依該非次赦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六

恩與敘應見貶責命官未量移者與量移應官員犯徒
 罪以下依條不以赦降去官原減者許於刑部投狀本
 部具元犯因依問奏未斷者並仰依令赦原減又詔已
 降指揮除毀元祐姦黨石刻及與係籍人敘復注擬差
 遣淡慮愚人妄意臆度覬欲更張熙豐善政苟害繼述
 必置典刑權罷方田 戊申詔侍從官奏封事 己酉

罷諸州歲貢供奉物 庚戌三省同奉旨敘復元祐黨
 籍曾任宰臣執政官劉摯等十一人 劉摯梁燾李濟臣
 王巖俊輕第二等
 韓忠彥曾布范純禮安燾 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十九人
 劉奉世輕第三等黃履
 蘇軾劉安世曾肇鄒浩朱光庭輕第二等孔文仲范純
 特豐稷王古張舜民朱師服謝文耀賈易呂希純楊畏

輕第三等陳次升郭文臣餘官任伯雨等五十五人
知章朱叔葉祖洽一等任伯雨范柔中鄧考甫張庭堅馬洞封覺民輕第
一等黃庭堅陳祐李社張耒李漢李之儀周諒孫琮胡
端修趙令時吳安遜王叔陳師錫楊球寶陳并黃安期高潮
寬沈千曹與宗王極陳師錫楊球寶陳并黃安期高潮
蕭利趙越滕友陳唐李昭玘倪直孺高茂華歐陽崇陳
察廖正一到唐老楊彥璋張恕梁士能錢景祥李夷行
吳處厚張鳳輕第三等秦希遊人呂諒卿等六十七人
甫都脫鍾正甫許端卿向級
輕第二等呂諒卿鄭俠余爽范正平楊琳蘇剛葛茂宗
劉渭柴宏洪羽趙天祐李新馮百藥趙珣李傑李貴郭
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周永徽鮮于
綽王貫蘇迥植固何大受于肇黃遷万侯正許堯輔楊
屈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厚李修黃才曹豐侯顯道
周遵道林庸宋壽岳王交張溥許安修胡潛董岸蔣津
王守鄧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江洵王公彥方
迺鹿敬求葉世英呂彥祖何大正衡鈞衣公適王察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五

等漸次興修毋得擾民罷園土法 甲寅以致仕呂惠
卿知青州 丁巳詔罷書畫算醫四學 戊午夕彗滅
自始見至此凡二十日 二月甲子朔詔監司條奏民
閒疾苦 丙寅尚書左僕射蔡京罷為開府儀同三司
中太一宮使以觀文殿大學士趙挺之為特進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挺之與京交惡京恐其留京師伺察
已所為挺之亦懼京中傷數乞歸青州私第詔從之既
辦舟裝將入辭矣會彗見帝震恐責己淡察京之姦罔
由是旬日之間凡京所為者一切罷之遣中使齎御筆
手詔賜挺之曰可於某日來上挺之既對帝曰蔡京所

為皆如卿言挺之因奏京援引私黨布列朝廷又建四
輔非國家之利祖宗以來屯重兵於京師汴河雍邱
襄邑陳留三縣沿蔡河咸平尉氏兩縣皆列營屯取其
漕運之便至神宗即其所分隸諸將而教習之士卒皆
精銳若有所用虎符朝出而夕至今期置四輔不唯
營壘修建之勞且不通水運何以轉輸糧餉帝曰行且
罷矣又奏諸營之兵等尺高者所請衣糧但依舊例又
要番屯戍西邊使冒鋒鏑戰死亾者不可勝數今京
立法召募四輔新軍減等尺增例物添月給錢糧且免
出戍小人之情唯利是從若見新軍如此則舊兵皆不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三

為朝廷用矣又言神考建立都省規模宏壯一旦京因
妄人家安國獻言以為不利宰相而毀之淡可痛惜帝
皆以為然且日天久旱今京且求去而兩可喜既罷京
挺之遂相 庚午詔翰林學士兩省官及館閣自今並
除進士出身人 壬申省外內冗官罷醫官兼官觀者
丁丑以前後所降御筆手詔模印成冊班之中外州
縣不遵奉者監司按劾監司推行不盡者諸司互察之
遼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德裕 舊作得里底今改
蓋良一名德勒岱遼史從其 異德勒岱或作蕭良
本俗書之耳或作蕭保先誤 知南院樞密使牛溫舒來
聘請歸侵地於夏也先是謀言遼人集兵甚急及使至

人情洶洶張康國何執中等俱請設備趙挺之獨曰遠人書詞甚遜且遣二相臣為使所以尊朝廷也況所求但云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而已帝曰先帝已畫封

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乃許遼人遼史牛溫舒傳云夏為宋所攻來請和解溫舒與蕭德勳岱使宋方大燕優人為道士裝索土泥藥鑪優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遠起以手藉土懷之宋主問其故溫舒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若不從則當卷土收去宋人大驚遂許夏和案此時遼人為夏請地非宋請地於遼也所云土少不能和及卷土收去之語俱非當日情事疑傳聞之三月丙申詔星變已消罷求直言 辛丑改威德軍為石堡砦 丁未罷諸州武學 乙卯廢銀州為銀川城 丙辰蔡王似薨 己未賜禮部奏名進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三

士及第出身蔡薺等六百七十一人 監察御史沈疇言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十此權時之宜非可行於無事之日今當十之議固足以紓目前然不知事有召禍法有起姦游手之民一朝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為雖日斬之勢不可遏所在鼓鑄不獨閭巷細民而多出於富人士大夫之家曾未期歲而東南之小錢盡矣錢輕故物重物重則貧下之民愈因此盜賊之所由起也伏乞速賜寢罷 夏四月丁丑停免兩浙水災州郡夏稅 臣僚言知江寧府徐勣知虔州郭知章知漳州陳次升

知福州朱紱是四人者皆元祐邪黨今任以牧守尚典方面非所以明是非示好惡也於是詔勣等各子祠

五月丁酉左正言詹不遠進對論當十錢帝曰當十立行本以便民今反為民害如此非卿有陳朕不知也便欲改作當三恐遠方客人有積貨鉅萬以上者驟鑄之不無怨咨不遠曰聖慮哀矜恥一夫不獲欲且改從當五亦可帝慨然曰王安石佐神宗理財未嘗行當十在廷非之者猶謂以利不以義不遠曰安石秉政多年尚不及茶鹽權取蔡京引用匪人詭害無窮豈可比王安石帝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事君以利只此可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三

見也 丁未班紀元歷剗易所造也 乙卯罷辟舉盡復元豐選法 臣僚上言知鄂州張商英傾邪狂悖方元祐閒附會邪朋著為文頌詆及宗廟逮崇寧初交結中貴潛通貨賂覬幸宰輔朝廷灼見姦慝投置閒散近以寬大之詔假守方州輒因謝表妄議時政言涉誹訕伏望嚴行降黜以正國論詔商英提舉崇福宮 是月遼主清暑於散水原 六月癸亥立諸路監司互察法 庇匿不舉者罪之仍令御史臺糾劾 改格州為從州 甲子詔求隱逸之士令監司審覈保奏其緣私者御史察之 丁卯詔輔臣條具東南守備策 壬申慮囚

乙亥詔官所鑄當十錢已令諸路以小鈔換易其私錢若不立法使盡歸官必冒法私用陷民漢刑可令阻一季內納官計銅價二分以小鈔還之如或隱藏不換以私鑄法論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會不虧 夏人奉表謝罪詞極恭順答詔略曰除先朝所畫之疆損崇寧新取之地時知樞密院張康國奏曰詔內難及北朝請解和語帝曰北朝於夏國以此為恩若不言及即疑中國不信趙挺之曰陛下之言神人咸悅大哉王言今見之矣乃詔夏國城堡俟替表至則賜之 癸巳準布貢於遼 甲午遼主如黑嶺旋獵於鹿角山 壬寅改明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三

年元日大觀 甲寅茅山道士劉混康加號葆真觀妙沖和先生 八月以與夏通好遣禮部侍郎劉正夫如遼報聘按異遼本紀是年十月宋遣劉正符曹穆來告正符即正夫聲相近而誤也宋史徽宗紀載於四年八月則不應逾年之久始抵遼庭今改書於今年八月庶與遼紀不相抵牾 正夫酬對敏博與遼人議皆如約帝嘉之遂有大用之意 九月己巳詔置武士齋仍以所給解額取一分充貢無則貢文士 冬十月己卯升瀘州為開德府庚辰降德音減開德府罪囚徒以下釋之 遼以皇太叔和囉噶舊作和囉噶今改 越國王淳為南府宰相 十一月改為特里衮舊作特里衮今改 越國王淳為南府宰相 十一月乙未遼以色家努舊作色家努今改 為南院大王以瑪努舊作瑪努今改

今為奚六部大王 丙申遼主行柴冊禮戊戌大赦以和囉噶為義和仁壽皇太叔按異遼史本紀作仁壽今從表作仁壽 進封越國王淳為魏國王封皇子額嚕溫舊作額嚕溫今改 為晉王寔納埒舊作習泥今改 為趙王 己亥遼主謁太廟甲辰祀木葉山 乙巳立武士貢法從大司成薛昂等言也 辛亥并京畿提刑入轉運司 癸丑臣僚上言伏觀崇寧五年七月三日敕應係舊籍人子弟許到闕者見訖赴部令預集注三次集滿不授差遣者將與直差又選人隕一季若在外指射差遣者聽免直差朝辭訖隕三日出門此陛下慮浸久有害紹述故略為防隕以示好

續資治通鑑 卷八十九 三 惡也然到闕而見與見訖赴部初無日隕伏望特旨令到闕三日即投下文字朝見訖三日即赴部所有集注直差朝辭出門自從舊條則異趨之徒不得倚法之脫略而害紹述之聖政若乃上書邪等人公肆狂妄非上之所建立所謂躬自蹈之殆與係籍子弟連坐者異矣是宜得罪重於子弟今陛下縱以仁心矜貸此曹亦當因為防隕臣愚以謂宜於七月三日敕內添入上書邪等庶幾繼志述事明示四海仁心義政並用不廢從之 十二月戊午朔日當會不虧羣臣表賀按異是年七月史俱不書日會蓋本日官之失而宋室諸臣借以貢諛也 己未中書侍郎劉達罷

達居政府凡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稍激正趙挺之慮有後患每建白第開其端而使達終其說達頗自以為功京乃令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之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悅帝遂疑達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澆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盡廢紹述良法啟用邪黨乃出知亳州 壬戌詔

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九

三

臣僚休日請對特御便殿 己巳詔監司按事有懷姦挾情不盡實者流竄不敘 遼封耶律儼為漆水郡王餘官進爵有差儼惡樞密都承旨馬人望不附已遷南京諸宮提轄制置 是歲廣西黎洞蠻韋晏關等內附

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馬進奏言請罷蔡京等使歸鄉里京等皆不從

宋紀九十一 起疆圍大淵獻正月盡上章爾提格十二月凡四年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帝

大觀元年 遼乾統七年 春正月戊子朔大赦天下 甲午中

太一宮使魏國公蔡京復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庚子御筆議禮局依舊於尚書省置局仍差兩制二

員詳議屬官五員檢討應緣禮制可具本末議定取旨

一甘露降於帝龍中羣臣稱賀 壬寅尚書左丞吳居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

厚以老遊位罷為東太一宮使 壬子以何執中為中

書侍郎鄧洵武為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梁子美為尚書

右丞子美初為河北都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縉

錢二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美餘

矣此珠出於女直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直捕海

東青以求珠女直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 是月遼主

鈞魚于鴨子河 二月己未詔令道士序位在僧上女

冠在尼上 壬戌向宗回徙封安康郡王 甲子詔准

南兩浙應私鑄錢限一季首納限滿不首並依私錢法

其納到私錢並許發赴京繳錢監改鑄御書當十錢

以黎洞納土曲赦廣西 乙亥復醫學 已卯復行方

田 丙戌以平昌郡君韋氏為才人 鳳翔府于仙姑

授清真冲妙先生尋遣李環齋御封香往鳳翔太平宮

等處道場因就宣于仙姑赴闕又有虞仙姑者年八十

餘狀貌如少艾行大洞法一日帝誦大洞經舉首見有

仙官侍立者蔡京嘗具飯招仙姑見大貓指而問京曰

識之否此章惇也意以諷京京大不樂帝嘗問仙姑致

太平之期對曰當用賢人帝曰賢人謂誰曰范純粹也

帝以語京京曰此元祐臣僚所使遂逐之于是士大夫

爭言虞仙姑亦入元祐黨矣 遼主駐大魚濼 三月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二

已丑幸金明池賜宰相蔡京等宴 丁酉尚書右僕射

趙挺之罷為佑神觀使以何執中為門下侍郎鄧洵武

為中書侍郎梁子美為尚書左丞吏部尚書朱諤為尚

書右丞諤出蔡京門善附會故有是命 以蔡攸為龍

圖閣學士兼侍讀 甲辰詔以八行取士攸異東都事

八行取士今從 宋史作甲辰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善內親為睦

善外親為姻信於朋友為任仁於州里為恤知君臣之

義為忠達義利之分為和孝悌忠和為上睦姻為中任

恤為下又制為不忠不孝不悌不和不嫺不睦不任不

恤之刑諸犯八刑者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自書於籍

報學應有入學不睦十年不嫺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

年能改過自新不犯罪而有一行之實者鄰伍申縣

縣令佐審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罪聽商於

諸生之列 癸丑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趙挺之卒

贈司徒諡清憲 以葉夢得為起居郎夢得附蔡京得

為祠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夏其所行及京再相復

反前政夢得入對因曰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於陛下

乎出於大臣乎豈可以大臣進退而有所更張也帝悅

故有是命 夏四月乙丑以淑妃王氏為貴妃 五月

已丑朝散郎吳儲承議郎吳侔坐與妖人張懷素謀反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三

伏誅懷素獄起蔡京欲因以傳致呂惠卿之罪下其子

淵於獄拷笞數千下欲令招伏與懷素謀反淵卒不服

得免是日惠卿責授郴州團練副使宣州安置坐上表

自劾黨庇其子無責已之詞也 庚寅中書侍郎鄧洵

武罷張懷素獄朝士多株連者而洵武妻吳氏侔之兄

女也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 甲午詔班新樂于天

下 癸卯詔自今凡總一路及監司之任勿以元祐學

術及異議人充選 以安化蠻犯邊益兵赴廣西討之

乙巳皇子構生才人韋氏所產也尋進韋氏為婕妤

六月己未以梁子美為中書侍郎 壬戌詔景靈宮

建僖祖殿室 甲子以黎人地為庭宇二州 庚午令
 諸州學以御製八行八刑刻石從江東轉運副使家彬
 請也 癸酉賜上舍生二十九人及第 乙亥尚書右
 丞朱諤卒贈光祿大夫謚忠靖諤初名絳以與黨籍人
 同姓名故改名 是月以蔡疑為給事中疑以學錄試
 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
 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繼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
 陛下兩下求賢之詔冀以間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
 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閒隙而投異意詆
 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搖國是不以為憚願逆處於未至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四

而絕其原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頌天下甫解褐即除
 秘書正字不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 遼主如散水
 原 遼耶律孟簡為六部院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
 笑其迂孟簡問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
 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也旋改
 高州觀察使 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 戊子詔括天
 下漏丁 壬寅班祭服于州郡 乙巳賢妃武氏薨
 丙午臣僚上言蘇州錢法之壞始於蔡渭成於蹇序辰
 二人之罪惟均而小平錢之害又出序辰渭已除名勒
 停送蔡州羈管而序辰止降三官安居善鄰罪同罰異

士論咸疑詔蹇序辰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民嗜利犯法者紛紛或捕得以
 錢數大告誣為樞密章榘子縱所鑄縱劉達之婦兒也
 蔡京怨達因而與獄初遣監察御史張茂直就平江鞠
 之案上縱不服再遣侍御史沈疇疇既至繫者數百人
 盡釋之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
 富貴乎遂聞實平反以問京大怒別遣官鍛鍊縱竟竄
 海島籍沒其家於是臣僚上言疇去春嘗上封事嘗毀
 朝廷法度意在迎合大臣懷姦異議詔貶疇監信州酒
 稅未幾卒 遼主如黑嶺 遼主以漠南大風傷草馬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五

多死執馬羣太保蕭托斯和舊作陶蘇今改鞭之三百免其
 官 八月乙卯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曾布卒于潤州
 丁巳封皇子構為蜀國公 庚申以戶部尚書徐處
 仁為尚書右丞兵部尚書林摠同知樞密院事張懷素
 妖事覺摠以開封尹與中丞余濂雜治得士民交關書
 疏數百摠請悉焚蕩以安反側眾稱為長者不知蔡京
 與懷素游最密摠實為京地也京濂德之用鞫獄明允
 連擢數官至是遂登樞府 己巳降德音於淮海吳楚
 二十六州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九月庚寅建顯
 烈觀于陳橋 己酉加上僖祖謚曰立道肇基積德起

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朝獻景靈宮 庚戌饗太廟 辛亥饗明堂赦天下升永興軍爲大都督府 章
經坐冒法竄海島李景直等四人以上書觀望罪竝編管嶺南 宣義郎致仕程頤卒年七十五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嘗言吾無功澤及人唯綴緝聖人造書庶幾有補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謝良佐游酢呂大臨尹焞楊時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 冬十月己未詔士有才武絕倫者歲貢準文士上舍上等法 庚申和賜蔡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六

京君臣慶會閣落成詩 辛酉蘇州地震 乙丑提舉崇福宮張商英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歸州安置以臣僚言其罪大責輕也 己巳大雨雹 文異東都事略作癸亥大雨雹今從宋史作 遼主謁乾陵獵于醫巫閭山 閏月丙戌以

林摠爲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初居中自言爲鄭貴妃從兄弟 文異宋史后妃傳以居

傳 妃家世微亦倚居中爲重由是連擢至翰林學士除同知樞密院事時妃寵冠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

官黃經臣策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再得政居中之助爲多厚責報於京京

爲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經臣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始怨之乃與張康國閒

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

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 乙未詔守令以戶口爲殿最升桂州爲大都督府建鎮州于黎母山心賜軍額曰靖海用知桂州王祖道策也 乙巳升太原府鄧州竝爲大都督府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蔡京以不及所當倉分率羣臣稱賀 文異通史不書是年口會契丹國志與宋史同 癸亥詔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七

以議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適今之空開元禮不足爲法今親製冠禮沿革十一卷付議禮局餘五禮令視此編

次 乙丑置內外符寶郎宋初諸寶多階石爲之元豐中詔依古作天子皇帝六璽有玉而未成元符初始得

玉工之善者琢之但燬篆而已玉亦不甚良至是得漢傳國璽寶秦璽乃藍田玉李斯之魚虫篆也文曰受命

于天既壽永昌帝獨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因自作受命寶其方四寸有奇時又得古小玉印文曰承天福延

萬億永無極者帝又以其文倣李斯魚虫作寶大將五寸皆爲螭紐其篆則蔡京命其子脩以意數之名爲鎮

國受命二寶合先帝六璽是為八寶命置官以掌之尚書省言今禁中已有常用之寶所用至多不可改移欲鎮國受命寶皆寶而不用惟封禪則用之皇帝之寶若鄰國書則用之皇帝行寶降御劄則用之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則用之天子之寶若外國書則用之天子行寶封冊則用之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餘皆用常用之寶從之 己巳升瀛州為河間府瀛海軍節度 戊寅尚書右丞徐處仁以母憂去位政事處仁以母憂去位今從宋 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為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會莫公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八

佞阻東蘭州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觀九州十二月庚寅蔡京以功加太尉進何執中以下官二等而召祖道為刑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阨地瘴癘戍者十亾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西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既鑿空超取顯美由是龐恭孫趙通程鄰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 癸巳以江寧荆南杭越洪福潭廣桂

為帥府 丁酉置開封府府學 己亥以婉容喬氏為賢妃 是歲秦鳳早京東水河溢遣官振濟貸被水戶租 廬州兩豆 乾寧軍言黃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 涪州夷駱世葉等內附以其地為珍承二州知州龐恭孫誘之以來也 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啟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九

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使陛下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以安天下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遼放進士李石等百餘人 二年遼乾統八年 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於大慶殿大赦天下文武進位一等蔡京表賀符瑞 乙卯以婉儀劉氏為德妃 己未太尉蔡京進太師加童貫節度使仍宜撫政事處仁以母憂去位今從宋 庚申進封京兆郡王桓為定王蜀國公構為廣平郡王 戊寅徙封

向宗回為漢東郡王向宗良為開府儀同三司 改封

趙懷德為順義郡王昭化軍節度使河南蕃部總領以

河南蕃將緬什羅蒙為節度觀察留後賜名趙懷忠

河東河北盜起 遣主如春州 二月甲申置諸路曹

掾官 丙戌歸州安置張商英移峽州居住 甲午詔

建徽猷閣藏哲宗御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官 以姪

好韋氏為修容 三月庚申班金錄靈寶道場儀範于

天下 戊寅賜上舍生十三人及第 門下中書後省

左右司言檢會今年正月一日赦書元祐黨人懷姦睥

睨報怨不已公肆詆誣罪在宗廟者朕不敢貸其或情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十

輕法重例被放棄或非身自犯人得罪或志非誣誦

言有近似或本緣辨理語涉譏訕或止因職事偶涉更

改凡此之類不據元貶責罪犯審量其情分輕重等第

取情理輕者與落罪籍甄敘差遣今將元編類冊內依

詳赦文看詳到孫固等四十五人 孫固陸佃王存蔣之奇趙瞻安燾顧臨張

問朱師服錢總王欽臣楊畏李之純王汾馬默周鼎向級李昭玘歐陽棐陳察梁士能楊彥章李賁鍾正甫許

端燭趙彥若賈易姚勳呂希績歐陽中立葉仲陳郭朱光裔蘇嘉吳濤常立李茂直司馬康都祝鄧忠臣廖正

甫張耒杜純 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又看

詳到葉祖洽等六人 葉祖洽郭之章上官均朱紱師極錢景祥 詔並出籍

出籍在四月十三日今不取 詔監司歲舉所部郡守

二人縣令四人赴三省審察 夏四月辛巳手詔以追

述先王寓馬於農之意募人給地免租收馬行之暮年

熙河頗見就緒凡縣鎮寨關堡官衙內並帶管句給地

收馬事佐官同管句庶使人人各知任責 丙申遼封

高麗國王僕為三韓國公 政異東國通鑑云二月遼遣崇祿卿張挾來命王落起復

清安節度使蕭良益州觀察使李仁洽來冊王為于太尉兼中書令加會邑賜冠冕等物今從遼史作四月

甲辰童貫遣統制官辛淑獻馮璫等復洮州 五月

庚戌朔日有食之 政異遼史不書是年口食今從宋史 辛亥以復洮州

功賜蔡京玉帶初神宗用唐故事以玉帶賜王安石止

繫三日及京受賜遂為常服 提舉京西南路學事路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十

瑗言臣所領八州三十餘縣比諸路最為褊小學舍乃

至三千三百餘區教養生徒三千三百餘人贍學田業

等歲收錢斛六萬三千餘貫石竊計諸路學舍生徒田

業錢斛之數何翅數百萬此曠古所未嘗有也乞詔有

司總會諸路州軍縣文武大小學生并學費所入所用

實數具圖冊上之御府副在辟離仍宣付史館從之

壬子谿哥城王子城征撲哥降復積石軍賊征撲哥以

咒詛扇蕃族居谿哥空城邊吏謂既能動眾必為邊患

童貫欲實其事遂會諸路進兵仍遣知西寧州劉仲武

出奇趨谿哥城城征撲哥迎降并女場才二十八人初

未嘗有兵也泊就擒遣吏張大其功過為緣飾以金紙糊桶為頭冠木椅為胡牀淺紅絹為織種種皆非羌物捷聞蔡京率百官稱賀詔俘賊征撲哥至京師授正任團練使鄧州鈐轄尋死于鄧州 甲寅復諸路歲貢供奉物 丁巳以童貫為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賞收洮州積石功也 初童貫議欲收積石軍積石與西陵接境劉仲武詣貫計事曰大兵入境賊窮必走夏國路由西寧當即掩捕欲降則招納之或渡入巢穴可乘其便但河橋功力未易辦若稟命待報慮失事機貫許以便宜戒征撲哥果欲降勾一子為質仲武即遣子錫往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三

而河橋亦成仲武以兵渡河擊與歸獻捷宣撫司貫揜其功止錄河橋之勞仲武終不自言後帝遣使持金醖賜先得積石軍招納降王者使者訪其實以醖授仲武且召對帝慰勞久之曰高永年失律以不用卿言今招納降王撫定河南皆卿力也仲武謝問幾子曰九子乃以錫為右班殿直閤門祗候餘悉補三班借職命仲武復知西寧州 壬戌詔臨洮城依舊為洮州以收復功詔蔡京特許奏補一子一孫官餘依轉官恩數 戊辰詔張康國以下各進官一等 己卯以收復功命戶部侍郎洪中孚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株真觀妙沖和先

生劉混康卒特贈大中大夫 遼主清暑於散水原六月乙酉以涪夷地為軫州 壬辰遼西北路招討使蕭迪里舊作敵里今改率諸蕃來朝 甲午以平夏城為懷德軍 乙未以殿中六尚算學太官局翰林儀鸞司皆隸六察 丙申遼射柳祈雨 戊戌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復依敕看詳到韓維等九十五人詔竝出籍韓維楊萬鮮于侁龔原董敦逸呂希純岑象求孔武仲葉燾唐義問余卞朱休國李渡陳佑商倚李之儀范正平李社韓治曾紆黃隱馬念王履任濬趙希德郭子旂劉延肇錢盛吳休復崔昌符李遇李玩吉思雄趙希夷王廷臣高士權李永王猷可李嘉亮姚雄潘滋高茂華滕友張博梅君俞楊瓌寶林府彭醇呂彥祖陳唐曹魯王守曹典宗高公應黃才江公望黃安期梁俊民王貫張集鹿敬求李賁高士育逢純熙趙令時倪直孺沈千宋壽岳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三

疾願道趙越周鏞前高遵裕劉渭楊珠鄧允中董祥王交楊勛于肇劉勃許堯輔謝潛張風何大正張裕洪芻鮮于綽李積中馮百藥袁公適李新許安修 丁未遼主如黑嶺 戊申三省檢會正月一日赦書應元祐黨人不以存亡及在籍可特與敘官勘會前任宰臣執政官見存人韓忠彥蘇轍安燾身亡人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曾布章惇梁燾王巖叟李清臣范純禮黃履詔見存人與一復官文彥博等亦各追復有差 秋七月庚戌罷建儀祖殿室 乙卯以婉容王氏為賢妃 戊辰遼主以雨罷獵 八月辛巳邢州河水溢壞民廬舍復被水者家 丙申中書侍郎梁子美罷知鄆州

已亥置休州教宗院 九月辛亥以林摠為中書侍郎

郎吏部尚書余濂為尚書左丞 壬戌以向宗回為太子少保致仕

乙丑詔諸路州學有閣藏書皆以經史為名方今崇八行以迪多士尊六經以黜百家史何足

言應置閣處賜名曰稽古（攷異）宋史徽宗紀大觀三年九月己未賜天下州學藏書

閻名稽古今從長編 癸酉皇后王氏崩后性恭儉鄭王二妃方

允寵后待之均平宦寺希旨有誣后之過者驗之無跡

后見帝未嘗語及帝轉憐之崩年二十五 削向宗同

官爵 丙子曲赦熙河蘭湟秦鳳永興軍路 冬十一月

月丁未朔太白晝見 辛酉詔訪求古禮器 壬戌命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古

討論臣庶祭禮 乙丑上大行皇后諡曰靖和 丙寅

呂惠卿復宣奉大夫提舉明道宮任僂居住 戊辰詔

受命寶增鎮國二字 十二月己卯峽州居住張商英

許任僂居住商英有別業在宜都縣懇蔡京乞歸其地

京從都省批狀依所申商英淡德之 士寅陪葬靖和

皇后於永裕陵（攷異）東都事略作壬辰葬靖和皇后於永裕陵之次今從宋史作壬寅

是歲同州黃河清 夏人入貢 涪州夷任應舉湖南

楊猺再光內附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

蠻納土共五萬餘戶二十六萬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

奏寬樂州安沙州譚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二萬人

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率百官

表賀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地之半進莊兼黔

南經略安撫使 渝州蠻趙泰等內附以其地為溱州

詔孔伋從祀孔子廟庭 秦州觀察使知府州折克

行卒贈武安軍節度使以其子可大為榮州團練使知

府州克行沈勇有力善撫士卒在邊三十年戰功最多

夏人畏其威名號折家父

三年（道乾統）春正月丙午朔遼主如鴨子河 乙卯附

靖和皇后神主于別廟己未減兩京河陽囚罪一等民

緣園陵役者蠲其賦 丁卯以涪夷地為承州 甲戌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古

升湟州為嚮德軍節度 二月丙子朔播州楊文貴納

土以其地置遵義軍 丁丑提舉崇福宮儀國公韓忠

彥以宣奉大夫致仕 庚子臣僚上言知和州胡師文

昨為發運使獨銜建議將當二銅錢改鑄當十自古積

山之利以銅鑄錢不間以錢鑄錢當二錢法與小平錢

輕重相等故私錢不禁而自止民間僂之此神宗良法

也師文諂奉大臣妄亂變夏將已行當二錢毀而改鑄

識者痛心詔師文提舉萬壽觀 遼主如春州 三月

丙午立海商越界法 辛酉詔四川郡守並選內地人

任之 壬戌併黔南人廣西路 乙丑賜禮部奏名進

士及第出身買安宅等六百八十五人小璫梁師成亦
竄名進士籍中致異九朝編年備要作奏名進士七百餘人今仍從宋史 壬申知
樞密院事張康國卒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密
府寢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愎陰令康國狙其姦且許以
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即劾京客劉昂
宋喬年帝嘉執中之不阿康國曰是乃為逐臣地耳已
而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留白帝曰執中
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
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退朝趨殿廡暴得
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死或疑中毒云 時童貫權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六

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
右正言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任言責此而不
言可乎遂上疏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
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
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
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它日受危亡之禍
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
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翼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
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請監信州酒 夏四
月戊寅中書侍郎林摠罷集英廳唱貢士摠當傳姓名

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卿誤耶摠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
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猶為帝言頃
使遊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益欲報其
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壬午五國部貢于遼
癸巳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管師仁同知樞
密院事師仁龍泉人也 癸卯以余濂為中書侍郎兵
部尚書薛昂為尚書左丞工部尚書劉正夫為尚書右
丞昂與余濂林摠附蔡京為至久至舉家為京避私諱
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乙
巳朔孟翔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宜夏年號改官名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七

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丙辰令辟雍宴
用雅樂 丁巳慮囚 戊辰大雨雹 六月甲戌朔詔
修樂書 同知樞密院事管師仁以疾罷為佑神觀使
尋卒 乙亥遼主清暑于特禮嶺 遼馬羣太休蕭托
斯和既免官遼主念其謹愿命為天齊殿宿衛 丁丑
尚書左僕射蔡京罷中丞石公弼侍御史張克公劾京
罪惡章數十上乃以京為中太一宮使請給恩數並依
見任宰相例公弼始與京有連故得進用及居言路遇
事利害輒言不憚京始忌之既免京政復上言吏員猥
冗元豐舊制於是詔堂選歸吏部者數十員罷官廟

者千員都水知掃六十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之戶部諸道市舶歸之轉運司仕塗頓清 辛巳以何執中為特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瀘州夷王募弱內附以其地置純滋二州 庚寅冀州河水溢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夏生及相何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若蔡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疏奏不省 秋七月丁未詔諭籍人除元祐姦黨及得罪宗廟外餘並錄用 甲寅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六

復張商英提舉玉局觀 是月遼地隕霜傷稼遼主以中京饑命昭德軍節度使耶律孟簡偕學士劉嗣昌減價糶粟事未畢而孟簡卒 遼漕司督賦甚急縣令多繫獄寧遠令康公弼上書於朝乃釋之因免縣中租賦寧遠人德之為立生祠 八月己丑嗣濮王宗漢卒兄子仲增嗣 丙申升融州為清遠軍節度 丁酉遼主以雪罷獵 己亥宣奉大夫致仕儀國公韓忠彥卒 冬十月癸丑攷異是月壬申朔無癸丑此據宋史本紀悉日誤 減六尚局供奉物 癸酉遼主望祀木葉山丁丑免今年租稅 十一月丁未詔算學以黃帝為先師風后等八人配饗巫咸等七十人從祀 己巳蔡京進封楚國公致仕仍提舉編修哲宗實錄朝朔望長子攸除樞密直學士次子儵除直祕閣攷異蔡京致仕據編年備要十一月今從宋史作十一月 十二月甲申高麗貢于遼奏還女直九城 戊子以張商英為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己亥罷東南鑄夾錫錢 中丞石公弼言蔡京盤旋京師餘威震於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侍御史洪彥章言京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侍御史毛注言孟翔以天文惑眾嘗獻蔡京詩言涉不順京輒喜而受之因以獻易書而賜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九

峽州同州黃河清 遶放進士劉楨等九十人

四年遶乾統春正月庚子朔中丞吳執中言竊聞邇來

諸路以八行貢者如親病割股或對佛然頂或刺臂出血寫青詞以禱或不茹葷嘗誦佛書以此謂之孝或嘗

救其兄之溺或與其弟同居十餘年以此謂之悌其女適人貧不能自給取而養之於家為善內親又以塔窮

囊收而教之為善外親此則人之常情仍以一事分為

睦嫻二行嘗一遇歉歲率豪民以粥食飢者而謂之恤夫粥食飢者乃豪民自為之而已獨謂之恤可乎又有

嘗收養一遺棄小兒嘗救一跛者之溺而以為恤如此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二

之類不可遽數伏願下之太學俾長貳博士攷以道藝別白是非激去冒濫勿使妄進申飭郡縣長吏及學事

司察驗行實有其人則舉無其人勿以妄貢務在奉承詔旨不失法意從之 辛丑遶主預行立春禮如鴨子

河 癸卯詔新置河東河北陝西諸監罷改鑄當十錢 辛酉詔士庶拜僧者論以大不恭 丁卯夏人人貢

呂惠卿降授正奉大夫侍御史毛注劾惠卿上表謝復官用詩風雨及青蠅節南山章句以古君子自處而以亂世方盛時罪不可赦故有是命 二月庚午遶遣主駐大魚樂 辛未以張商英為資政殿學士中太一

宮使初商英起知杭州過闕入對言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害興利而已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莫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 戊寅議禮局奏修

成大觀禮書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制服圖

一冊據經稽古酌今之宜以正沿襲之誤又別為看詳十二卷祭服看詳二冊詔行之 庚辰罷京西錢監

已丑以余濬為門下侍郎資政殿學士張商英為中書侍郎戶部尚書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

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間而銜之蒙高密人也 壬辰罷河東河北京東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三

鑄夾錫錢 癸巳詔方田之法均賦惠民訪問近歲以來有司推行怠惰監司督察不嚴賄賂公行高下失實

可嚴飭所許仍仰監司覺察 三月庚子募饑民補禁卒 詔醫學士併入太醫局算入太史局書入翰林書

局畫入翰林畫圖局其學官等並罷 甲寅敕所在振恤流民 癸亥詔罪廢人稍加甄敘能安分守者不

俟滿歲各與敘進以責來效 丙寅賜上舍生十五人及第 戊辰詔上書邪下等人可依無過人例今後改

官升任並免檢舉 夏四月丙子五國部長貢於遶 已卯班樂尺於天下 癸未蔡京上所修哲宗實錄

丙戌遼主預行再生禮癸巳獵於北山 丙申立感生
帝壇 丁酉詔修哲宗正史 五月壬寅停僧牒二年
丁未彗出奎婁 甲寅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
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此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
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丙辰詔以彗
見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 戊午赦天下
壬戌改廣西黔南路為廣南西路 癸亥治廣西矣
言拓地罪追貶帥臣王祖道為昭信軍節度副使放張
莊于永州 先是御史張克公奏論蔡京頃居相位擅
作威福權震中外輕錫予以蠹國用託齎祿以市私恩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三

致仕在外任僂居住制略曰輕齎祿以市私恩濫錫于
以蠹邦用僂助姻婭密布要途聚引凶邪合成死黨以
至假利民而決興化之水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豈曰
懷忠殆將邀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狂悖之嫌雖僅上
於印章猶久留于里第僂蹇弗避傲視罔悛致帝意之
未孚昭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固欲用恩難
以屈法立禡師臣之秩俾參宮保之官聊慰羣情尚為
寬典 丙寅門下侍郎余濛罷改異幸輔編年錄
作戊午今從宋史濛與
蔡京結為死黨京既去國濛不自安上疏乞罷乃以資
政殿學士知青州 六月庚午御殿復膳 甲戌遼主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三

清暑于玉山 乙亥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
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
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以賜之 癸
未夏國貢於遼 壬辰復向宗回為漢東郡王 甲午
準布貢於遼 乙未慮囚 丙申門下侍郎薛昂罷為
佑神觀使改異幸輔編年錄云授資政殿
學士知江寧府宋史表亦同 秋七月辛
丑詔權罷方田 遼主謁慶陵 己未張商英言當十
錢自唐以來為害甚明行之於今尤見窒礙益小平錢
出門有阻有禁故四方商旅物貨交易得錢者必入中

求鹽鈔收買官告度牒而餘錢又流布在街市故官私
內外交相利者自當十錢行一夫負八十千小車載四
百千錢既為輕齋之物則告牒難售鹽鈔非操虛錢而
得實價則難行重輕之勢然也今欲傳於內庫并密院
諸司俗文應于封椿金銀物帛并鹽鐵等下令以當十
錢盜鑄偽濫害法半年夏不行用令民間盡所有于所
在州軍送納每十貫官支金銀物帛四貫支擇其偽偽
者送近便改鑄小平錢存其如樣者俟納錢足十貫作
三貫文各撥還元借處然後京城作舊錢禁施行乃可
議權貨通商鈔法 八月庚午張商英又言陛下奮發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酉

英斷慨然欲救錢輕物重之弊一旦發德音下明詔捐
棄帑藏數千萬緡錢寶改當十為當三令下之日中外
歡呼萬口一舌然而姦邪之在內者密倡其說曰不久
必復可畜以待也姦邪之在外者曉民以掠美曰當三
則虧汝當七則中矣是以小民聽而和之令出五十日
而猶未大孚也伏望陛下固志不移使正議卒行姦邪
愧服而消其凶悍不平之氣 乙亥以劉正夫為中書
侍郎侯蒙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承旨鄧洵仁為尚書
左丞 戊寅省內外冗官 庚辰以資政殿學士吳居
厚為門下侍郎 丁亥行內外學官選試法 閏月辛

丑詔諸路事有不便于民者監司條奏之 辛亥遼主
謁懷陵已未謁祖陵 辛酉詔戒朋黨 以張閣知杭
州閣思所以因寵乃因辭日亡自領花石綱事自此應
奉益蘇矣 壬戌遼皇太叔和囉噶從獵于慶州道卒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攸異契丹國志所載 甲戌
與宋史同遼史不載 遼主命免行重九節禮 冬十月丁酉立貴妃鄭氏為
皇后后開封人本欽聖殿押班初帝為端王常朝欽聖
太后太后命后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謹善順
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竟立為后 蔡
京之免知樞密院事鄭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 壬

用至是復以外戚罷為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 戊
戌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太白晝見 遼主駐滿絲
淀 十一月丁卯祀圜丘大赦改明年元日政和 甲
戌罷拱州為襄邑縣 戊寅詔通州安置人陳瓘與自
便初瓘自合浦放還居四明而其子正彙幹至餘杭適
聞蔡崇盛說蔡京有動搖東宮之語正彙即日自陳於
杭帥蔡薺薺方結京為死黨遂執正彙送京師而飛書
告京俾預為計事下開封府制獄知開封李孝稱酷吏
也乃并下明州捕瓘士民與送之瓘不為動既就獄顧
其子笑曰不肖子煩吾一行孝稱瓘使證正彙之妄

璿曰正彙間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遽自陳告璿
所不知念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
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況不欺不貳平管所以事君
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
必為國禍璿固嘗論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閒也時
內侍黃經臣監勘間所對失聲嘆息謂璿曰主上正欲
知實狀右司第依此置對獄具竟坐正彙以所言過實
流竄海島而璿亦有通州安置之命至此方許其自便
十二月己酉遼詔明年改元天慶 庚戌改福靖和
皇后為惠恭 以呂惠卿為觀文殿學士知大名府罷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

美

丙藏東北出剩鹽鈔及六路上供錢鈔 是歲夔州江
水溢海水清 出宮女四百八十六人 南丹州內附
遼境內大饑惟保靜軍馬人望所治粒食不闕路不
鳴梓造授人望為彰義軍節度使時穀價翔踊宿衛士
多不給蕭托斯和出私廩周之旋召知南院樞密使事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一

聖宗崩於蘇州都統楊北河等處之變

宋紀九十一 起重光單剛正月盡開 遼教將十二月凡四年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惠慈顯孝皇

帝

政和元年 遼天慶 春正月己巳以賢妃王氏為德妃

幸未詔諸路州軍學生不及八十人處不置教授若熙

豐曾置教授者雖人少自合存留 壬申毀京師淫祠

一千三十八區 丙戌廢白雲二州 壬辰詔百官厲

名節 陳瓘嘗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一

一

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乃作尊堯集漢明誣妄以正

君臣之義張商英奏請下明州取其書送編修政典局

是月遼主釣魚於鴨子河 二月壬寅冊皇后 乙

巳詔陝西河東復鑄夾錫錢 丙午以太子少師鄭紳

為開府儀同三司 遼主如春州 三月癸亥朔御製

書政和新修五禮序議禮局請刻石於太常寺許之

以新知大名府呂惠卿為醴泉觀使 己巳詔監司督

州縣長吏勸民增植桑柘課其多寡為賞罰 癸酉以

吏部尚書王襄同知樞密院事 乙亥五國部長貢於

遼 夏四月乙卯罷陝西河東鑄夾錫錢 丙辰慮囚

立守令勸農黜陟法 五月癸亥詔四川羨餘錢物歸左藏庫 戊辰詔見在當十錢並作當三行使以為定制 己卯東南有星晝隕 丁亥解池生紅鹽 是月再下通州取陳瓊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 遼主清暑於散水原 六月甲寅復蔡京為太子少師 秋七月癸未廢平從二州為砦 戊子醴泉觀使呂惠卿守本官致仕 八月乙未復蔡京為太子太師 丁巳尚書右僕射張商英罷中丞張克公論給事中劉嗣明以繳駁事降官商英理屈故也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二

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調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幸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為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佞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又帝在潛邸方伎郭天信言當履天位及踐阼頗賤寵之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帝不悅居中乃諷克公以嗣明事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戊午詔

監司部內官吏一歲中有犯罪至三人以上雖不及三人而或有嘗薦舉者罪及監司 九月辛酉朔詔張商英落觀文殿大學士改知鄧州王申復降授大中大夫仍知鄧州校書郎李士觀辟雍博士尹天民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以劉嗣明奏商英擅便降敕令天民士觀編類御前文字也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王襄罷知亳州 辛巳詔陳瓊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合行毀棄仍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耗申尚書省於是行移峻急所過州縣皆以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久之人莫敢以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三

居屋僭賃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月之法每令廂巡起遣十日輒移一寺數月後朝廷起遷人石幟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幟既視事遣兵官約束毋得出入又置邏卒前後巡察鈔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尋令兵官突入所居搜檢行李攝瓊至州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瓊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旨邪幟失指曰朝旨欲取尊堯集耳瓊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謂詆誣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幟慚屢揖瓊遂終不能害瓊何執中怒遂罷幟瓊由

是得免 童貫既得志於夏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充賀生辰使而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遼人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童貫至遼遼君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遼主方縱肆貪得南方玉帛珍玩而貫所齎皆極珍奇至運兩浙漆漆之具以為饋遼主所以遺貫者亦稱是 冬十月庚寅朔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致仕呂惠卿奉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敏惠卿負恩排王安石眾皆薄之雖章惇曾布蔡京富國咸畏惡其人不取引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說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四

於死云 辛卯以用事之臣多險躁朋比下詔申儆 辛亥知鄧州張商英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單州安置張天信責授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移新州安置以開封獄成商英天信嘗令余負僧德洪彭几往來交結臣僚再論列故有是責 遼主駐滿綠淀 烏爾古德呼勒部叛遼主以耶律棠古為烏爾古節度使至部諭降之遂出私財及發富民積以賑其困乏部民大悅加鎮國大將軍 十一月壬戌詔上書邪等及曾經入籍人並不許試學官 丙子臣僚言邇英講經其音釋意義當竝以王安石等所進經義為準從之

乙酉京畿提舉學事林震乞自今應以八行延入縣學者竝以州學外舍生例給食從之 十二月己酉詔臺諫以直道覆是非母憚大吏母比近習 辛亥廢鎮州升瓊州為靖海軍 乙卯臣僚言陳瓘尊堯集十卷大綱取日錄之事解釋成文有論及王安石事臣雖不見其全文但瓘在建中靖國間嘗以安石日歷為不然昨來大臣領政典局知瓘素有異論欲助成非謀故下瓘家取索望特旨嚴賜禁約不得傳習如有已曾傳錄之家竝乞立阻繳納仍下瓘家取索稟本一切焚毀詔依奏 遼以知黃龍府事蕭烏納舊作兀今改為為東北路統軍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五

使上書曰臣治與女直接壤觀其所為其志非小竄先其未發舉兵圖之章數上皆不聽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不齒於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按燕繫年要錄云植得罪於其國開五年植自雄州來奔改姓名曰李良嗣仕諸朝始有謀燕之意東都事略則云貫回至盧溝河夜召見植植以歸兩說互異案植既以得罪於遼求見童貫貫納其言即當載與俱歸何又遲延三四年始來奔乎王惲所載似為近 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直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直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

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植問之植對曰遼國必凶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咎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直得志先發制人事不伴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二年遼天慶二年春正月己未朔遊主如鴨子河 甲子制

上書邪等人竝不除監司 丁丑五國部長朝於遼

癸未詔釋教修設水陸及祈禳道場輒將道教神位相參者僧尼以違制論主者知而不舉與同罪者為令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六

二月戊子朔詔太子太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輔政八年首建紹述勤勞百為降秩居外游歷歲時况元豐侍從被遇神考者今則無幾而又累經恩霈理宜優異可特復太師仍為楚國公賜第京師 丁酉遊主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直部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遊主臨軒命諸部長次第起舞獨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辭以不能論之再三終不從它日遊主密謂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前日之燕阿古達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燕人不知禮義無大故而般之恐傷向化之

心假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遊主乃止阿古達之弟烏奇適舊作吳乞買今改等嘗從遊主獵能呼鹿刺虎遊主喜輒加官爵 庚子以婉容崔氏為賢妃 三月乙亥

詔蔡京到闕朝見引對拜數特依元豐中文彥博例許

依舊服玉帶遇六參日趁赴起居在大班退親王後入

己卯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莫儔等七百三十

人 夏四月己丑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農於境內躬行

阡陌程督勤惰 辛卯復行方田 日中有黑子乍二

乍三如粟大 甲午燕蔡京等於太清樓帝親為之記

京又上記備言官室服玩之盛 庚戌以何執中為司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七

空 壬子詔衡州安置張商英許自便蔡京言商英謹

責遠方雖其所犯醜惡而臣與之同遇先帝出入三朝

薄有情契拳拳之私敢以此請故有是命 五月己巳

蔡京落致仕以太師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以尚書省令

廳為治所仍押敕劄 知永嘉縣虞防言朝廷昨行賞

十錢最富國便民之良法也所貴推行之得其人而已

前日異議之人務快一日之私上欺天聽改為當三亦

誤國之一也望特許興復以復上下詔虞防除名勒停

送循州編管 壬申蔡京言門下省乃覆駁之地臣欲

兼而冒處實有妨嫌委察官制望許臣免書門下省文

兼而冒處實有妨嫌委察官制望許臣免書門下省文

字從之舊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其議益大臣有從陰中而爲之者及蔡京專政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勾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私者羣下皆莫敢言自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云 臣僚上言以科舉廢罷縣學歲升之法非便詔自今竝依大觀三年四月以前指揮其後降指揮更不施行 六月己丑以資政殿學士余濬爲門下侍郎

庚寅遼主清暑於南崖甲午和州回鶻貢於遼甲辰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八

準布貢於遼 乙卯戶部尚書陳顯因對言再用蔡京士民失望帝怒貶顯知越州顯不復仕歸隱四明 秋七月乙丑遼主獵於南山 壬申訪天下遺書 九月己未遼主射獲熊宴羣臣遼主自御琵琶相娛樂 癸未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改制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以三公爲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竝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

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素雜甚者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阿古達自混同江宴歸疑遼主知其異志遂稱兵先奔附近部族女直趙三阿鴟產拒之阿古達擄其家屬二人忝訴咸州詳袞司送北院樞密使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仍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收召阿古達竟稱疾不至 冬十月乙巳得玉圭於民間宣示羣臣蔡京何執中等議以爲此卽禹錫之元圭陛下續禹之緒行堯之道故天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九

授以至寶不勝大慶已酉奏請行授寶之禮詔不允自是三上表從之 遼主駐奉聖州 十一月乙卯遼主如南京 己未置知客省引進四方館東西上閣門事 丁卯遼主謁太祖廟 丁丑御筆言方田之法本以均稅有司奉行違戾貨賄公行豪右形勢之家類謁賦役而移於下戶致使流徙常賦所入虧額致多殊失先帝厚民裕國之意已降指揮權罷方量有訴訟賦役不均者且依未方以前舊數其流移人戶仰守令多方撙置招誘歸業 戊寅日南至受元圭於大慶殿赦天下 辛巳蔡京進封魯國公以何執中爲太宰少傅兼門

下侍郎及異年輔編年錄執中以十二月受元圭除少傅三年正月改太宰兼門下侍郎今從宋史表執政皆進秩 十二月乙酉以鄭居中為特進 丙戌

以武信軍節度使童貫為太尉 乙巳定命婦名為九等 丙午宴輔臣於延福宮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

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諷以內中逼窄之狀貫等乃請於大內北拱宸門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

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帝自為文以記之每

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徒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 癸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十

丑始詔諸路給地牧馬又以諸路馬倉儲積亦艱沿邊土曠乘春發生青艸茂盛諸城寨空分番出牧就野飽

青晚持艸歸以充夜秣則官芻可省詔陝西諸路相度措置奏聞 是歲高麗入貢 成都路夷人董舜諂董

彥博內附置祺亨二州 遼放進士韓昉等七十七人三年遼天慶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天錫元圭遣官冊告永裕

永泰陵 丙寅遼賜南京貧民錢丁卯遼主如大魚樂 癸酉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子秀為臨川伯仲春釋奠

以究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文宣王廟 甲戌遼禁僧尼破戒 丙子遼主獵於狗干山大寒獵人多死 丁

丑吳居厚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居厚久居政府以周謹白娟一時聚斂者推為稱首至是上章告老除武

康軍節度使知洪州 庚辰詔議禮局新修五禮儀注宜以政和五禮新儀為名 二月甲申以德妃王氏為

淑妃 庚寅罷文臣勳官 崇恩皇太后劉氏帝以哲宗故特加恩禮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

臣議將廢之辛卯后為左右所逼即簾鉤自縊而崩年三十五 甲午以遼女直相持詔飭河北邊防 丁酉

詔百官奉祠祿者並以三年為任 乙巳增定六朝勳臣一百十六人 三月壬子朔日有會之及異遼史不書是年日會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十一

今從宋史 戊辰升永安縣為永安軍 癸酉賜上舍生十人及第 復置算學 甲戌左街道錄徐知常特授

沖虛先生 辛巳詔濮州王老志賜號安泊處士老志濮之臨泉人隸東京轉運司為書吏自言常遇鍾離真

人授內丹要訣棄妻子結艸為庵施病者藥喜與人言休咎頗藉藉有聞故有是命 女直阿古達一日率五

百騎突至遼咸州吏民大驚翼日赴詳衮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古達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

於遼主謂詳衮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 夏四月甲申宣義郎黃冠言欲令天下士自鄉而升之

縣學自縣學而升之州學通謂之選士其自稱則曰外舍生才之向成升於內舍則謂之俊士自稱內舍生又其才之已成而貢之辟廡然後謂之貢士其自稱亦以是從之 戊子作保和殿總爲屋七十五間上飾純綠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采垣墉無粉澤以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左實典謨訓誥經史右藏三代彝器東序置古今書畫西序收琴阮筆硯焉 癸巳尚書右丞鄧洵仁罷知亳州以臣僚論其締交黃經臣也 乙巳以福寧殿東建玉清和陽宮 丙午升定州爲中山府 已酉以資政殿學士薛昂爲尚書右丞 庚戌鄭居中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三

等奏編成政和五禮新儀并序例總二百二十卷目錄六卷共二百二十六卷辨儀正誤推本六經朝著官稱一遵近制詔令頒降 閏月甲寅詔八行許添差諸州教授從奉議郎王愈奏請也 丙辰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於是民間有無主之說又言姬者飢也亦川度不足之讖云 戊午復置醫學 遼主欲以嚴刑威眾會李洪以左道聚眾爲亂遂支解之分示五京 辛酉上崇恩皇太后謚曰昭懷 五月丙申升蘇州爲平江府 庚子大盈倉火 壬寅以築溱播二州進執政官一等 丙午葬昭懷皇后於永泰陵

丁未詔尚書內省分六司以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置內宰副宰內史治中等官及都事以下吏員 已酉詔頒大晟樂於天下舊樂遂禁 六月丙辰夏國貢於遼 丁巳詔武學州縣外舍生稱武選士內舍生稱武俊士庚申尚書省言縣學爲升貢之本今天下令佐吏部注授多非其人俗吏則以學爲不急不加察治縱其犯法庸吏則廢法容姦漫不加省有罪不治以故學生在學毆鬪爭訟至或殺人蓋令佐不加訓治州學不切舉察提舉官失於提按以致敗壞如此今立法整飭乞賜指揮施行從之 癸亥附昭懷皇后神主於太廟 辛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三

未張商英特責授汝州團練副使 秋七月癸未升趙城縣爲慶祚軍 甲申還王珪孫固贈謚追復韓忠彥曾布安燾李清臣黃履等官職 已亥詔於編類御筆所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具畫來上朕將親覽參酌其宜以革千古之陋成一代之典庶幾先王垂法後世崇寧以來稽古殿多聚三代禮器若鼎彝簠簋犧象尊罍登豆爵斝璉解玷洗凡古制器悉出因得見商周之舊始驗先儒所傳大謬至是既置禮制局乃請御府所藏悉加討論盡改以從古薦之郊廟煥然大備有萬壽玉尊者大猶四升器雕琢殊絕玉玷闕盈尺有二寸帝

每祭祀飲福大朝會爵羣臣則用焉其它多稱是至其制作之精殆與古埒自漢以來未之有也中書舍人翟汝文奏乞編集新禮改正三禮圖以示後世卒不果行

攷異李燾曰實錄於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已書此詔案三年九月五日始命劉昂等為禮制局詳議官然則置局當在三年七月實錄誤也蔡條史補亦係之三年本紀因實錄於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丙子書置禮制局今取 庚子貴妃劉氏薨 壬寅復置白州 遼主如秋

山 八月甲戌以燕樂成進執政官一等 丙子以何

執中為少師 丁丑升潤州為鎮江府 戊寅封四鎮

山為王 九月庚寅詔大理寺開封府不得奏獄空其

推恩支賜並罷 辛卯召王老志赴闕丁酉封為洞微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酉

先生老志所居地必生花謂之地錦至京師館蔡京賜

第南園士大夫闕門數召對禁中帝手書觀妙明真之

號賜之 戊戌追冊貴妃劉氏為皇后諡曰明達 遼

主如薄絲淀 冬十月戊申朔元觀法師程若清封寶

籙先生 庚戌手詔曰朕荷天顧謨錫以元圭外赤內

黑尺有二寸旁列十有二山蓋周之鎮圭有法乎是祇

天之休於以昭事上帝而體其道過周遠矣將來冬祀

可楮大圭執鎮圭庶格上帝之心敷佈於下民永為定

制 乙丑閱新樂器於崇政殿出器以示百官 戊辰

詔冬祀大禮及朝景靈宮並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

十一月辛巳朝獻景靈宮 壬午響太廟加上神宗

諡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

孝皇帝攷異東都事略無法古立憲四字今從宋史徽宗紀 改上哲宗諡曰憲元

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於神宗加法

古立憲四字哲宗改顯德定功曰世德揚功皆蔡京所

為以彰紹述之義也 癸未祀圓丘大赦天下 帝有

事於南郊蔡攸為執綬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

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

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問曰

見人物否攸即奏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丑

閉衣服箝目歷歷可識乙酉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

天真降臨示見記帝常夢被召如在藩邸時見老君坐

殿上儀衛如王者諭帝曰汝以宿命當興吾教帝受命

而出夢覺記其事及是冬祀王老志亦從帝在太廟小

次中老志曰陛下咎夢尚記之乎時臣在帝旁也黎明

出南薰門見天神降於空中議者謂老志所為道教之

盛自此始 己丑以賢妃崔氏為德妃 壬辰築祥州

甲午遼以三司使虞融知南院樞密使事西南面招

討使蕭樂古為南府宰相知樞密使事耶律儼有疾遼

主命乘小車入朝疾甚遣太醫視之 己亥詔有官人

許舉八行 是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平地八尺餘
冰滑人馬不能行詔百官乘輦入朝 十二月癸丑詔
天下訪求道教仙經 甲寅遼以樞密直學士馬人望
參知政事人望有操守未嘗附麗求進至是人賀人望
愀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之甚高擠之必酷其畏慎如
此 河北轉運判官張孝純言周官以六載教士必射
而後行古者諸侯貢士天子試之於射宮乞詔諸路州
郡每歲薦貢士於國學因講射禮從之 乙卯詔天下
貢醫士 丙辰遼知樞密院事耶律儼卒贈尚父謚忠
懿儼頗以廉潔聞顧不能以禮正家藉以固寵聞者鄙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六

之北院樞密使蕭奉先素與儼相結儼死薦其姪李處
溫為相儼本姓李也處溫因奉先有援己力傾心阿附
而貪污尤甚凡所接引類多小人 辛酉太白晝見
癸亥高麗貢於遼 遼生女直節度使烏雅舒夢逐
狼屢發不能中阿古達前射中之旦日以所夢問僚佐
皆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是月烏雅舒率阿
古達襲位為達貝勒舊作都勃烈今改 遼使阿勒博舊作阿息保今改
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古達曰有喪而不弔而乃以
為罪乎它日阿勒博徑至烏雅舒殯所閱賵馬欲取之
阿古達怒將殺之宗雄諫而止宗雄本名摩囉歡舊作謀良

改今烏雅舒之長子也 阿古達欲伐遼而未決乃之
完顏部謂都古嚕納舊作迪古乃今改 曰遼名為大國其實空
虛主驕而士怯戰陳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而西君以
為何如都古嚕納曰以公英武士卒樂為用遼帝荒於
畋獵政令無常易與也阿古達然之 是歲江東旱
四年遼天慶四年 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階六字先生至額外
鑒議品秩比視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等竝無請
給人從及不許申乞恩例 甲申知秦州胡師文進中
奉大夫以討論元圭推賞也 辛丑王老志加號觀妙
明真洞微先生 甲辰通判開德王景文轉奉直大夫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七

與知州差遣仍赴召都堂以元圭得之其家也 是月
遼主如春水 二月丁巳賜上舍生十七人及第 癸
亥改清井監為長寧軍 癸酉皇長子桓冠 三月丙
子朔以淑妃王氏為貴妃 丁丑詔諸路應小學生及
百人處竝增差教諭一員 辛卯詔諸路監司每路通
選宮觀道士十人遣發上京赴左右街道錄院講習科
道聲讚規儀候習熟遣還本處 夏四月庚戌幸尚書
省以手詔訓誡蔡京何執中各官遷秩吏賜帛有差
癸丑閱太學辟廱諸生雅樂 甲寅尚書省言水磨茶
場歲收錢約四百萬貫以上比舊已及三倍不係省錢

別無支川尚循舊例只每季泛進未有月進之數今欲
 每月進五萬貫所收錢尚有餘不至闕少詔依所奏仍
 自今月為始 甲子改戎州為敘州 五月丙戌初祭
 地祇於方澤以太祖配降德音於天下 遼主清暑於
 散水原 六月戊午慮囚 庚午詔小學做太學立三
 舍法 壬申以廣西谿洞地置隆兌二州 秋七月丁
 丑置保壽粹和館以養宮人有疾者 戊寅焚苑東門
 所儲藥可以殺人者仍禁勿得復貢 甲午祈明達星
 后神主於別廟 遼主好畋獵怠於政事每歲遣使市
 名鷹於海上道出生女直使者貪縱徵索無裁女直厭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六

苦之烏雅舒嘗以遼主不遣阿蘇舊作阿蘇今改為辭稍拒其
 市鷹使者及阿古達襲節度使相繼遣普嘉努舊作嘉努家奴今
 改實古訥舊作習古乃今改等索阿蘇遼主終不許實古訥歸
 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古達乃召其所屬告以伐
 遼之故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以聽後命遼主使侍
 御阿勒博往詰之阿古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
 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遭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
 還阿蘇朝貢如故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也阿勒博
 還遼主始為備命統軍蕭托卜嘉舊作捷不調諸軍於
 寧江州阿古達聞之使布薩哈舊作僕耶復索阿蘇實

觀其形勢布薩哈還言遼兵多不知其數阿古達曰彼
 初調兵豈能遽集如此復遣呼實布舊作胡沙往還言
 唯四院統軍司與寧江州軍及渤海八百人耳阿古達
 曰果如吾言謂諸將佐曰遼兵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
 備我我先必發制之無為人制眾皆曰善乃入見頗拉
 淑舊作頗刺妻富察氏舊作蒲察氏今改告以伐遼事富察氏
 曰汝嗣父兄立邦家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貽我憂汝亦
 必不至是阿古達奉觴為壽即奉富察氏率諸將出門
 舉觴東向以遼人荒肆不歸阿蘇并已用兵之意禱於
 皇天后土爵畢富察氏命阿古達正坐與僚屬會酒號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九

令諸部使博勒和舊作婁盧火今改徵伊蘭古嚕訥舊作移懶路迪古今
 改之兵執遼障鷹官 八月乙巳改端明殿學士為延
 康殿學士樞密直學士為述古殿直學士 辛亥詔諸
 路學校及三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分百人以上者增
 一分之半 癸亥定武臣橫班以五十員為額九月辛
 卯詔以辟廱大成殿名頒諸路州學 九月己亥詔諸
 路兵應役京師者並以十月朔遣歸 是月女直阿古
 達舉兵伐遼進軍寧江州次寥晦城博勒和徵兵後期
 杖之復遣督軍諸路兵皆會於拉林舊作來流今改水得二千
 五百人申告於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有功不省

而侵侮是加今將問罪於遼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
傳檄而誓曰汝等同心盡力有功者奴婢部曲為良庶
人官之先有官者敘進輕重職功苟違誓言身死槌下
家屬無赦師將至遼界先使宗幹本作幹布督士卒夷
暨既度遇渤海軍攻左翼七穆昆舊作謀眾少卻遼兵
直抵中軍杲本名舍音出戰哲垓先驅阿古達曰戰不
可易也遣宗幹止之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哲垓之
馬杲遂與遼還遼兵從之耶律色實舊作謝墜馬遼人
前救阿古達射救者斃并射色實中之有騎突前又射
之徹札洞肯色實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債而死宗幹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三

論遼人遂引兵還謁富察氏以所獲頒宗族耆老初女
直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畝射獵有警
則下令諸部之長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
貝勒舊作李行兵則稱曰明安舊作猛穆昆舊作謀
安猶千夫長穆昆猶百夫長也 遼主聞寧江州陷召
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托斯和舊作陶蘇曰女直
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疆敵稍有不
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厭之北
院樞密使蕭德勒岱舊作德里曰如托斯和之謀徒示
弱耳但發滑水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三

與數騎陷遼軍中阿古達救之免胄戰或自旁射之矢
拂於額阿古達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
止眾從之勇氣自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哈
遣其子宗翰本名尼瑪哈及完顏希尹本名谷神
來賀且勸稱帝阿古達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
淺也軍至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邀擊盡
殪之遼統軍司以聞遼主射鹿於慶州略不介意遣海
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而已冬十月寧江州陷
防禦使大藥師努舊作太藥被獲阿古達陰縱之使招

路都統蕭托卜嘉舊作健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人
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屯出
河店 乙巳復置拱州 十一月辛巳觀妙明真洞微
先生王老志率老志乞歸畱之不得尋率賜金以葬
遼都統蕭嗣先等將步騎諸軍會於鴨子河北攸思遼
阿古達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
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人方壞陵道阿古達
選壯士千人擊之因帥眾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於
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古達乘風奮擊遼兵潰

遂至幹論樂殺獲不可勝計遼將士得免者十有七人
樞密蕭奉先懼兄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
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於是
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
志見敵輒潰 壬辰遼都統蕭迪里舊作敵等營於幹
論樂又為女直兵所襲死者甚眾迪里亦坐免官遼人
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十二月
己酉以禁中神御殿成減天下囚罪一等 癸丑定朝
儀奉直大夫以八十員為額 乙卯雪降賜宴於蔡京
第 己未詔廣南市舶司歲貢真珠犀角象齒 環州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三

定遠大首領夏人李阿雅卜舊作訛今改以書遺其國統軍
梁多凌舊作凌今改曰我居漢二十七年每見糧草轉輸例
給空券方春末秋初士有飢色若徑擣定遠唾手可取
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勞而下矣我儲穀累歲掘地
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多凌遂以萬人
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善穀多凌圍定
遠失所藏越七日阿雅卜遂以其部萬餘人歸夏夏築
臧河底城詔童貫為陝西經略使以討之 遼賓咸詳
三州及鐵麗部俱降於女直鐵州楊朴嘗仕遼為祕書
郎至是降於女直說阿古達曰大王勅與師旅當變家

為國圖霸天下比者諸部兵眾皆歸大王今力可援山
填海而不能革故鼎新開帝號封諸蕃傳檄嚮應千里
自是東接海隅南連宋西通夏北安遠國之民建萬世
之鑑基興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大王如何
攷異金初用楊朴策見遼史而金史不載蓋金史之疏
漏也契丹國志云楊朴本渤海大族降女直頗用事得
其實矣但國志不載朴勸稱號之言茲從三朝北盟
會編增載遼史以用楊朴策為天慶七年事誤也 烏
奇邁薩哈等竝以朴言為然率官屬勸進願以新歲元
日上尊號阿古達不許普嘉努宗翰等進曰今大功已
建若不稱尊號無以繫天下心阿古達曰吾將思之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一 三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二

遼天慶五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直阿古達稱

宋紀九十二起旃蒙協洽正月盡張閏作歷十二月凡三年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帝

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金收國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直阿古達稱

皇帝謂其下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

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

國號大金改元收國夏名旻鄂蘭哈瑪爾舊作阿離合憲今改及

宗翰以耕具九為獻祝曰使陛下無忘稼穡之艱金主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二

敬而受之旋以鄂蘭哈瑪爾為古論貝勒舊作國論勃極烈今改

丙子金主自將攻黃龍府進臨益州州人走保黃龍

取其餘民以歸 丙戌瀘南晏州夷卜漏等反攻梅嶺

堡陷之晏州六縣水路十二邨及十州五邨團思我洞

諸熟夷素黠勇善鬪大中祥符元豐閒屢為邊患瀘帥

賈宗諒武人也喜生事嘗以需竹木擾夷夷怨之至是

又誣致其會斗箇笏等罪杖脊黥配諸夷憤怒卜漏遂

主盟合從入寇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堡知寨高公老

妻族姬也公老嘗攜族姬以金玉器與卜漏輩飲思我

洞卜漏豔之故來攻公老遁去遂略其妻及金玉四出

焚掠以歸族姬濮安懿王之曾孫於帝服屬為近事聞

帝甚駭時蜀人安人吳悞不習兵所至闕戰守備遠近

聞警騷動梓州轉運使趙適案部次昌州即馳至瀘

而提點刑獄賈若水亦至適恐賊逾瀘水益難禦乃急

督宗諒率兵進屯江安縣據水當賊衝且以近邊諸學

轉餉給軍儲備無乏若水摘比近巡尉兵既至又成都

利夔路援師亦集與宗諒所部得眾萬餘速賊再犯武

寧樂其梅嶺宗諒出兵與賊戰官軍大衎裨將陳世基

等死之賊屢勝愈猖獗出沒無虛日蜀土大震 己丑

令諸州縣置醫學立貢額 甲午改龍州為政州 遼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二

遣行軍都統耶律鄂爾多舊作說里朵今改左副統蕭伊蘇舊作

右副統耶律章努舊作張奴今改都監蕭色佛埒舊作佛

改騎二十萬步卒七十萬戌邊遼主率兵趨達嚕噶舊作

達魯古今改城次寧江州西遼主下詔親征遣僧嘉努舊作

奴今改持書約和斥金主舊名且使為屬國金主遣薩喇

刺舊作賽刺今改復書若歸叛人阿蘇舊作阿蘇今改遷黃龍府于別地

然後議之庚子進師逼達嚕噶城金主登高望遠兵若

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

畏遂趨高阜為陳宗雄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卻右

翼出其陳後遼右軍皆力戰洛索舊作斐室今改尼楚赫舊作

可今 衝其堅凡九陷陳皆力戰而出宗翰請以中軍助
之金主使宗幹往為疑兵宗雄已得利擊遼右軍遼兵
遂敗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
出逐北至阿魯舊作阿魯今改岡遼步卒盡殪是役也遼人本
欲屯田且戰且守故金并得其耕具以給諸軍 童貫
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
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
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
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級 二月乙巳立定王桓
為皇太子 甲寅冊皇太子赦天下 庚午以童貫領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三

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河西各置經略
安撫使以貫總領之于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遼饒
州渤海摩哩舊作古欲今改等反自稱大王遼主遣蕭色拂埒
等討之 三月辛未朔太白晝見 金主獵於寥晦城
癸酉張商英復通奉大夫提舉崇福宮 梓州路轉
運使趙通密奏賈宗諒激變晏夷之罪且曰瀘南邊事
轉運使官不當干預臣不敢坐視已收羸兵馳赴樂其
城權行招安之策庶邊徼早得寧息然通本意乃欲專
事進討兵端愈大矣詔罷宗諒等審度事宜如晏夷尙
敢猖獗即仰前去掩殺若已退散著業或悔過歸降即

不得要求功賞別生事端代以康延魯而聽通節制
甲申追論至和嘉祐定策功封韓琦為魏郡王復文彥
博官 丁亥詔以立皇太子見責降文武臣僚並與牽
復甄敘凡千五百人 壬辰升舒州為德慶軍節度
癸巳賜禮部奏名進士出身何臬等六百七十人 夏
四月甲辰作葆真宮 丙午趙通奏節次招到晏州夷
賊千餘人及首領斗岡等二百四十七人又說諭到賊
首卜漏等十餘人俱來梅賴邨壩去君城十里與所差
使臣同刺猫牲雞血和酒飲誓稱一心歸宋夏不作過
比引問於聽事之所先以疏其過惡次以明教君父不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四

殺之恩率皆面闕稽顙再拜以謝臣即犒以酒會錫以
銀采俾令著業遂分兵修復梅嶺堡兼剏築諸城寨以
備不虞 丁未詣景靈宮還幸秘書省進館職官一等
庚戌改集英殿為右文殿 癸丑遼蕭色拂埒等為
渤海摩哩所敗以南面副部署蕭託斯和為都統赴之
託斯和與摩哩戰復敗績 癸亥置宣和殿學士詔東
宮講官罷讀史 遼主使耶律章努等齎書使金斥其
主名冀以速降金主以為書辭侮慢留其五人獨遣章
努還報書亦如之 五月庚午朔金主避暑于近郊甲
戌拜天射柳自後每歲以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

九日拜天射柳 六月己亥朔遼章努復以國書致金主猶斥其名辭與前同金主亦斥遼主名以報之且諭之使降 癸丑以修三山河橋降德音于河北京東京西路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水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地形水勢迫束相直曾不十餘里且地勢卑不可以成河倚山可為馬頭又有中渾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于下流因三山為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五

役朝廷喜而從之置提舉修繫水橋所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工畢詔提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又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御製橋銘磨崖刻之昌齡遷工部侍郎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者民夫多被漂溺因及通利軍後遂注成巨澤云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發異遼金二史不書 金主以弟烏奇邁為安班貝勒舊作諳班勃 以國相陸哈舊作撒弟杲竝為古論貝勒舊作國論勃 乙亥升汝州為陸海軍節

度 丁丑詔建明堂於寢之南 趙適奏晏州夷賊渝盟作過出沒剽掠若置而不問恐養成姦惡別生大患不可不早為之計但事力未勝不敢輕舉漢入乞就秦鳳涇原環慶諸其調兵三萬前來攻討詔永興路選兵二千人赴之 辛巳又詔涇原發兵三千環慶二千押赴瀘南聽用仍以趙適為瀘南招討統制使王育馬覺為同統制雷迪丁升卿軍前承受孫義安王良弼應副錢糧竝聽通節制 甲申以昭慶軍節度使蔡卞為開府儀同三司 是月遣使薩喇舊作喇以國書致金主金主留之不遣 八月戊戌朔金主自將攻黃龍府次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六

混同江無舟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日視吾輓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 己亥都水監言大河已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為患乞移軍城于大伾山居山之閉以就高仰從之 己酉詔秘書省移于它所以其地為明堂杭州觀察使陳彥言明堂基宜正臨丙方稍東以據福德之地故有是詔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庚戌詔中書舍人陳邦光提舉洞霄宮池州居住先是邦光以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子以大倉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

不問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邪命左右擊碎
之京問邦光實激太子含怒未發遂因事斥之 辛亥
升通利軍為涪州 嗣濮王仲增薨弟仲御嗣 丙寅
陳瓘特敘承事郎許任優居住緣立太子赦也瓘既寓
通州而盛章與石械有隙取密旨編置通州揚言為瓘
報仇瓘聞而歎曰此豈盛世所宜有邪因謀徙避遂挈
家至九江卜居焉 九月丁卯朔遼黃龍府陷于金金
主遣遼使薩喇還遂班師至混同江徑度如前金宗翰
及其弟宗弼本名烏珠 舊作兀木等遺書遼主陽為卑哀之辭實
欲求戰遼主怒下詔親征有女直倫過大軍剪除之語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七

金主聚眾勢而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
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征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
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
此惟命是從 癸巳金以古論貝勒薩哈為古論呼圖
貝勒舊作國論忽魯 勃極烈今改鄂蘭哈瑪爾舊作阿離 合德今改為古論伊
實貝勒舊作國論乙 室貝勒今改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脚延環
慶秦鳳之師攻夏滅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等
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罪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
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耶律章
努舊作張 奴今改反奔上京謀迎立魏國王淳遼主遣駙馬蕭

昱領兵詣廣平淀護后妃行宮實達爾伊遜舊作小底 乙信今改
持書馳報淳時章努先遣淳妃親弟蕭迪里舊作諱以 里今改
所謀說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
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伊遜
齋御札至備言章努等謀廢立事淳對伊遜號哭立斬
迪里首以獻單騎閒道詣廣平淀待罪遼主遇之如初
章努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
州率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
羣盜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上順國女直阿固
齊舊作阿固 產今改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八

並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金章努詐為使者亦欲奔金
為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剖其心以獻祖廟支
解以徇 冬十月癸卯以嵩山道人王仔管為沖隱處
士仔管豫章人自言遇許遜真君授以大洞隱書豁落
七元之法能知人禍福王老志死後仔管來都下帝知
之召令踵老志事寓蔡京第因有是命 己酉趙暹統
兵發江安縣親督王青由樂共城路命馬覺以別部由
長寧軍路張思正由梅嶺堡水蘆壩中路期悉會于晏
州輪縛大圍合陝西三路兵將本路土軍義軍士丁子
弟禾甲弓手人夫共三萬五百四十八 戊午夏人入

貢 十一月癸酉錄昭憲杜皇后之裔 庚辰趙通攻
破晏州輪縛大固夷賊卜漏遁去官軍追獲之降者相
繼而至諸國悉平初王育等既攻破上下落樣邨及思
我州所向若破竹無不即下通遂與馬覺張思正軍皆
至輪縛大固其山崛起數百仞周四十餘里卜漏居之
凡諸國之奔亡者悉歸於此共保聚拒守賊自上施矢
石直瞰官軍中者即壘粉官軍以彊弓弩射之曾不能
及半兵陳四周凡累日將士相顧無計瀘州都巡檢使
种友直山西將家子沈密能任事思黔州巡檢田祐恭
本思黔夷所部土丁藥箭手輕趨習山險遁乃微服乘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九

馬命友直祐恭從窺視形勢見山隈崖壁尤陡絕賊以
險故不設備適乃悉移軍當賊而命二人率所部軍于
下謂曰此處崖壁疑可以計登且山多猿思黔人善能
捕取汝等急辨之信宿友直捕得生猿數千通喜曰事
濟矣乃悉以成算授友直且令諸軍各備雲梯視山上
火發即以進是日友直選所部與祐恭之眾得二千餘
紉麻爲長炬灌以膏蠟使羣猿背負之其夜先以數輩
登崖巔繫繩梯數十縋而下眾各銜枚挈羣猿次第挽
繩梯而登雞方唱眾已悉登及柵乃然炬縱猿賊廬舍
皆茅竹爲之羣猿所歷火輒發賊奔呼撲救不暇猿益

驚跳火益熾爭前驅逐羣猿官軍已破柵鼓譟擊其後
賊猶與官軍力鬪通望火發令諸軍擐鼓俱以雲梯進
賊蹂亂官軍內外相應遂斬關環城而登卜漏從諸酋
突圍遁通命友直及統領官劉慶以步騎五千追至山
後擒卜漏及諸酋長通自入酋境至破輪縛凡所平州
二縣八諸國三十餘城以其地之要害者建置寨堡拓
地環二千餘里皆衍沃宜種植畫其疆畝募竝逸之人
耕之使習戰守如西北弓箭社之制號曰勝兵 庚寅
高麗遣子弟入學 是月遼主自將親軍七十萬馳至
駙馬門蕭特默舊作特末今改林牙蕭薩喇舊作察刺今改等將騎兵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十

五萬步卒四十萬至鞏鄰灤金主自將禦之 十二月
己亥升遂州爲遂寧軍節度 乙巳遼都監章嘉努舊作張家奴今改叛致異遼史本紀分章嘉努爲二人今改謀夏錄誤合爲一人今從本紀分書之 丙
午以趙通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熙州 金主行次約羅
舊作交刺今改會諸將議皆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未易當吾
軍遠來人馬疲乏宜深溝高壘以待從之 丁未金主
以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知遼主以耶律章嘉努叛
西還二日矣諸將請追擊之金主曰敵來不迎戰去而
追之欲以此爲勇邪眾皆悚愧願自效金主曰誠欲追
敵約齋以往無事俾饋若破敵何求不得眾皆奮躍追

及遼主於呼卜圖舊作護步 岡是役也兵止二萬金主

曰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其主必在焉敗

其中軍可以得志乃使右翼先戰兵數交左翼合而攻

之遼兵潰金師馳之橫出其中死者相屬百餘里獲輿

輦帝幄兵械軍資它寶物馬牛不可勝計金師乃還

己未遼錦州刺史耶律珠澤叛應章嘉努遣北面林牙

耶律瑪格舊作馬哥今改討之 庚申以平晏夷曲赦四川

癸亥置瀘南治邊安撫司以孫義安為集賢殿修撰知

瀘州充安撫使 遼以北院宣徽使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

改知北院樞密使事南院宣徽使蕭特默為漢人行宮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十一

都部署 是歲平江府常湖秀三州水 夏改元雍寧

六年遼天慶六年 春正月丙寅朔遼東京有惡少年十

餘乘酒執刃踰入畱守府問畱守蕭保先所在今年變

請為備保先出刺殺之尸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畱守

事與副畱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眾斬之撫

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遼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

而保先嚴酷北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

時以兵三千屯八蘇口見遼政日衰金勢方彊遂覬覦

非常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

有兵八千人因僭稱國號大元建元隆基遼主遣蕭伊

蘇舊作乙高興順招之永昌拒命不從 戊子以瀘南

獻捷轉宰職一官 以童貫為陝西河北宣撫使 是

日金主下詔曰自破遼兵四方來降者眾宜加優恤自

今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所俘獲逃遁而還者勿罪仍

官其酋長且使從宜居處 閏月壬寅升穎州為順昌

府 庚申太府寺丞王鼎奏五禮新儀既已成書欲乞

依倣新樂頒行之仍許令州縣召募禮生肄業於官使

之推行民間專以新儀從事 辛酉開封府尹王革奏

乞下國子監委學官將新儀內冠昏喪祭民間所當通

知者別編類作一帙鏤板付諸路學事司勸諭學生務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十一

令通知節文之意並從之 遼貴德州守將耶律伊都

舊作余以廣州渤海叛附高永昌遼主遣蕭罕嘉努張

琳討之 二月壬申令道教改隸祕書省 癸未詔訪

聞棣州士人劉棟蔬食葆神虛心契道人之隱與洞然

照知處方書符毒有應驗可令敦遣赴尚書省審驗外

於上清寶籙宮安下仍給路費驛券遞馬無令失所

丁亥詔增廣天下學舍 庚寅詔廣京城 遼侍御司

徒託卜嘉舊作捷不等討章嘉努戰于祖州敗績復遣

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默率諸將討之章嘉努誘饒州

渤海及中京賊侯槃等萬餘人攻陷高州 三月癸丑

賜上舍生十一人及第 乙卯賜王仔管號通妙先生

遼東而行軍副都統蕭酬幹等擒侯槃於川州侯槃從

夏四月乙丑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宮建于景龍門

對晨暉門密連禁署用道士林靈素言也靈素永嘉人

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左街道錄徐知常

引之以附會諸閣時王仔管寵稍衰帝訪方士於知常

以靈素對一見帝視如舊識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

神霄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

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三

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已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帝

君之治又目蔡京為左元仙伯王黼為文華吏蔡攸為

園苑寶華吏鄭居中劉正夫盛章王革及諸巨闥皆有

名位而貴妃劉氏方有寵則曰九華玉真安妃也帝心

獨喜其說賜號通真先生作上清寶籙宮帝時登皇城

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

醮之事 辛未尙書右僕射何執中致仕執中輔政一

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它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邊

治省事遂以太傅榮國公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

居位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為臣數十年無此矣執中

對曰管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

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執中嘗為端王

侍講故終始恩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順主

意贊飾太平而已 遼主親征章嘉努癸酉敗之甲戌

誅叛黨饒州渤海平丙子賞平賊將士有差而蕭罕嘉

努張琳復為賊餘黨所敗 丁丑詔天寧諸節及壬戌

日杖以下罪聽贖 丙戌御監司守臣進獻 蔡京三

上章乞致仕帝不允庚寅詔京三日一造朝正公相位

通治三省事 辛卯高陽關路安撫使吳珍言冀州東

澶縣黃河清詔許稱賀 五月甲午朔令蔡京遇朔望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古

赴朝三日一知印當筆不赴朝日許府第書押尋又詔

自今遇有奏事非造朝日亦赴仍許正謝 丁酉廢錫

錢 庚子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劉正夫

為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

變亂法度吏無所師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

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

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壬寅以保大軍節度使鄧洵武知樞密院事 遼主

以章嘉努既平將清暑散水原蕭託斯和舊作陶蘇今改請

曰今邊兵懈弛若清暑嶺西則漢人嘯聚民心益搖臣

慮以為宐能此行不納 先是高永昌使託卜嘉求援

于金且日願并力以取遼金主使呼實布舊作湖沙謂

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

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

舊作幹魯今改帥諸軍攻永昌遇遼兵敗之遂取瀋州永昌聞

之大懼使家奴塔喇舊作鐸刺今改詣金師請去僭號稱藩幹

魯知其詐進兵攻之永昌遂支解呼實布等率眾拒金

遇于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卻逐北至遼陽

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眾與金戰大敗以五千騎奔長

松島遼陽人執永昌妻子以城降託卜嘉亦執永昌以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五

獻金主命般之于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直

皆降于金金主詔除遼法省賦稅置明安穆昆以幹魯

為南路都統沃梭舊作論今改知東京事 六月乙丑遼籍

諸路兵有雜畜十頭以上者皆從軍 丙寅班中書官

制格 庚午慮囚 甲戌詔堂吏遷官至奉直大夫止

庚辰遼魏國王淳進封秦晉國王為都元帥以上京

留守蕭託卜嘉為契丹行宮都部署兼副元帥 癸未

皇太子立如朱氏如祥符人武泰軍節度使伯材女也

丁亥遼知北院樞密使事蕭罕嘉努為上京留守

秋七月壬辰朔以震武城為震武軍 甲午以德妃崔

氏為貴妃 辛亥宴州夷賊卜漏及沅州黃安俊定邊

軍李叱咤竝伏誅詔函首于中庫 壬子曲赦湖北

戊午蔡京請名三山橋銘閣曰續禹冀文之閣門曰銘

功之門 己未解池生紅鹽 辛酉改走馬承受公事

為廉訪使者 遼主獵于秋山春州渤海二千餘戶叛

東北路統軍使勒兵追及盡俘以還 八月壬戌朔戒

北邊帥臣毋生事 己巳以侯蒙為中書侍郎薛昂為

尚書左丞及累降二人除授宋史徽宗紀 庚辰蔡

京奏臣昨以年逮七十加之疾病乞解機務蒙恩特許

三日一朝今臣病已痊筋力尚可勉強伏望許臣日奉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六

朝請其治事即依已降指揮從之 壬午詔天下監司

郡主按訪巖谷之士雖恢詭譎怪自晦者悉以名聞

丁亥詣建隆觀遂幸蔡京賜第 己丑升晉州為平陽

府壽州壽春府齊州濟南府 是月金薩里罕舊作撒

改陷遼保州保州本高麗地薩里罕攻之久不克請濟

師高麗使謂金曰保州本吾壤土願以見還金主曰爾

其自取之金主乃益薩里罕兵無合高麗至是拔之

九月辛卯朔帝奉玉冊玉寶詣玉清和陽宮上尊號曰

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仁體道昊天玉皇上帝 丙申

赦天下令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禁中外不

許以龍天君王帝上聖皇等為名字 癸卯詔定鼎閣於天章閣以方士王仔管言九鼎神器宜納之禁中不可處外也命蔡京為定鼎禮儀使 丙午遼主謁懷陵 己未以童貫為開府儀同三司 金始製金牌 冬十月乙丑太白晝見 丁卯遼以張琳軍敗奪其官 戊寅張商英復觀文殿學士 烏庫部叛遼遼遣中丞耶律託卜嘉招之庚辰烏庫部降 甲申詔誠感殿長生大帝君神像可遷赴天章閣西位鼎閣奉安按異李舖宣和殿降聖記云歲在丁酉皇帝乃悟本長生大帝君丁酉蓋政和七年也蔡條史補亦云政和七年林靈素有神霄玉清王者之說則六年猶未有長生大帝君也因以此條為誤書今案宋史六年四月書會道士于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七

上清寶錄官則其時靈素已見幸宮已建而像已設條所言乃降神之事耳非是建宮設像亦在七年也

辛卯蔡京等言冀州三山河清乞拜表稱賀 十一

月甲午詔帝鼎改為龍鼎正南形鼎為明鼎西南阜鼎為順鼎正西阜鼎為蘊鼎西北魁鼎為建鼎正北寶鼎依舊東北牡鼎為蘇鼎正東倉鼎為育鼎東南岡鼎為潔鼎鼎閣為圖象徽調之閣閣上神像在周鼎星君中帝席星君右大角星君閣下鼎籙神像各守逐鼎排列亦用王仔管建議也 己亥祀圓丘赦 庚子以禮部尚書白時中為尚書右丞 戊申遼東面行軍副都統瑪格舊作馬哥今改攻金之哈斯罕舊作曷蘇館今改敗績遼主削其

官 夏人大舉兵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人使數萬騎繞城踐之塵起漲天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十二月庚申勅金安班貝勒烏奇邁及羣臣上其主尊號曰大聖皇帝改明年為天輔元年 己巳以婉儀劉氏為賢妃 乙亥遼封庶人蕭氏為太皇太妃 戊寅以熙河進築功成進執政一官 乙酉尊九鼎于圖象徽調閣翼日復詣閣行香百官陪位 特進少宰劉正夫罷正夫由博士入都馴致宰相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是歲茂州夷至永壽內附以其地置壽寧延寧軍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六

七年遼天慶七年春正月乙未令天下道士與免階墀迎接衙府官觀科配偕索騷擾郡官監司相見依長老法 庚子以殿前都指揮使高傑為太尉 甲寅遣滅廢馬粟分給諸局 是月金軍攻遼春州遼東北面諸軍不戰自潰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于金貝勒杲復陷泰州 二月癸亥以大理國主段和譽為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 甲子詔通真先生林靈素于上清寶錄宮宣諭清華帝君降臨事初劉混康虔仙姑王老志王仔管皆為帝所禮然其神怪事多出自方士也及靈素至乃以事歸之於帝而曰已獨佐之存自號小吏

佐治故上下莫有攻其非者然靈素實無術徒敢為大言是時帝興道教將十年獨思未有一狀服羣下者靈素因希指造為清華帝君夜降宣和殿事假帝誥天書雲篆帝乃會道士二千餘人於上清寶籙宮俾靈素宣諭其事左街道錄傅希烈等皆作記上之 丁卯御右文殿策高麗進士 辛未詔天下天寧萬壽觀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仍於殿上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聖像 乙亥幸上清寶籙宮命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令士庶入殿聽講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九

絕者時雜以捷給嘲談以資媒笑復令吏民詣宮受神霄祕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從之 遼涑水縣賊董龐兒聚眾萬餘西京留守蕭伊蘇南京統軍都監扎拉舊作查與戰于易水破之 三月庚寅賜高麗祭器高麗進士權適等四人賜上舍及第 乙未以童貫領樞密院 丙申升鼎州為常德軍節度 壬子御製明堂上梁文 遼董龐兒之黨復聚蕭伊蘇復擊破之 夏四月庚申帝諷道錄院曰朕乃昊天上帝元子為大雷帝君觀中華被金狄之教焚指煉臂舍身以求正覺朕甚閔焉遂哀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帝允

所請令弟青華帝君權朕大霄之府朕夙嘗驚懼尙慮我教所訂未周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羣臣及道錄院上表冊之然止用于教門章疏而不施于政事也教主道君皇帝者即長生大帝君道教五宗之一所謂神化之道感降仙聖不係教法之內者也 辛酉升溫州為應道軍節度為林靈素也 丙子詔親祀明堂 五月戊子朔升慶州為慶陽軍節度涓州為平涼軍節度 己丑詣玉清和陽宮上地祇徽號詔曰王者父天母地乃者祇率萬邦黎庶彊為之名以玉冊玉寶昭告上帝而地祇未有稱謂謹上徽號曰承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十

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詣宮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 辛卯命蔡攸提舉祕書省并左右街道錄院 乙未詔權罷宮室修造 辛丑祭地于方澤降德音于諸路 以監司州縣其為姦賊令廉訪使者察奏仍許民徑赴尙書省陳訴 癸卯改玉清和陽宮為玉清神霄宮 乙巳遼主命圍場隙地許民樵采 丁未詔應監司兼領措置起發花石 金主命自收寧江州以後同姓為婚者杖而離之 六月戊午朔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為陳魯國公京辭兩國不拜詔官其親屬二人 己未童貫加檢校少傅梁師成為檢校少保宣和殿學

士蔡攸盛章開封尹王革顯謨閣待制 蔡儵蔡儵

各遷官有差皆以明堂成推賞也 乙亥蔡京等上表

請御明堂聽朝頒常視朝詔荅不允表三上乃從之

辛巳遼以同知樞密院事伊勒嘉舊作余里也今改為北院大

王 壬午詔禁巫覡 丙戌貴妃宋氏薨 秋七月丁

亥朔令僧徒如有歸心道門願改作披戴為道士者許

赴輔正亭陳訴立賜度牒紫衣 壬辰熙河環慶涇原

地震 庚子詔八寶內增定命寶今後以九寶為首

癸卯遼主獵於秋山 自建隆初女直嘗由蘇州泛海

至登州賣馬故道雖存久閉不通至是金之蘇州漢兒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三

高藥師曹孝才及僧卽榮等率其親屬二百餘人以大

舟浮海欲趨高麗避亂是月為風漂達宋界馳基島備

言女直既斬高永昌渤海漢兒羣聚為盜契丹不能制

女直攻契丹奪其地已過遼河之西知登州王師中具

奏其事朝議固欲交金以圖遼間之甚喜乃召蔡京及

童貫等共議卽共奏國初時女直常貢奉而太宗屢詔

市馬女直其後始絕立降詔遵故事以市物為名就令

訪聞事體虛實乃詔師中選差將校七人各偕以官用

平海指揮兵船載高藥師等齋市馬詔泛海以往攸與

日此據金盟本末稍增以北征記如蔡儵所云蔡京久不知上曰太師莫是要作虛數否今皆不取條私為其

父諱獨歸其事於童貫耳要京與貫皆始禍者京偶以十一月六日免簽細務遂欲籍此欺世固不信也

政和初蔡京被召帝戲語京子攸謂須進土宜遂得橄

欖一小株雜諸草木進之當時以為珍其後又有使臣

王永從士人俞朝皆隸蔡攸每花石至動數十舟盛章

守蘇州及歸作開封尹亦主進奉然朱勔之綱為最四

年以後東南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多主蔡攸至是

則又有不待旨者但進物至計會諸閩人閩人亦爭取

以獻焉天下乃大騷然矣大率太湖靈壁慈谿武康諸

石二浙花竹雜木海錯福建異花荔子龍眼橄欖海南

柳實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諸果登萊淄沂海錯文石二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三

廣四川異花奇果貢大者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

置植之皆生成異味珍苞率以健步捷走雖萬里用四

三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蔡京因奏陛下無聲色犬馬之

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人之棄物但有司奉行過當可

卽其浮溢而懲艾之乃作提舉人船所命巨閣鄧文誥

領焉又詔監司郡守等不許妄進其保應奉者獨令朱

勔蔡攸王永從俞朝陸漸應安道六人聽旨它悉罷之

由是稍戢未幾天下復爭獻如故又增提舉人船所進

奉花石綱運所過州縣莫敢誰何殆至劫掠遂為大患

八月丙辰朔宣和殿大學士蔡攸奏莊列亢桑文子

皆著書以傳後世今莊列之書已入國子學而亢桑子
文子未聞頒行乞取其書精加讎定列于國子之籍與
莊列竝行從之 癸亥詔明堂并祀五帝 少保太宰
鄭居中以母憂去位居中與蔡京不相能及居喪京懼
其起復以居中王珪之婿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
以沮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碑文立石墓前而擢
懋同知樞密院事用居中諸子於朝懋即涓也 丙寅
遼命都元帥秦晉王淳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 金
之拔保州也高麗兵已在城中金人入守高麗王復使
蒲馬如金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金主曰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三

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勤我師徒破敵城下地
何可得也 九月戊子詔湖北民力未舒胡耳西道可
罷進築 辛卯祀上帝於明堂以神宗配享赦天下
乙未特進少宰劉正夫卒 丙申以御史中丞王安中
為翰林學士安中之為中丞也一日請對曰臣起諸生
蒙陛下親擢備員中執法懼無以報今臣所論事關宗
社倘陛下少留聽采幸甚帝悚然安中出袖中疏所論
乃蔡京也帝曰誠如卿言安中即伏奏曰臣孤遠一介
不自量力輒論大臣京老姦多智必將為所中害自此
竄逐無復再望清光矣願拜辭帝曰勿如此當為卿罷

京時蔡攸日夜出入禁中盡率子弟見帝泣且拜帝曰
中司文字如此奈何攸等固懇陛下儻全臣宗乞移安
中一別差遣則事自己矣帝惻然許之安中方草第三
疏翼日求對中夜有扣門者曰適御筆中丞除翰林學
士日下供職矣安中歎曰吾禍其在此乎自是京之勢
益盛 丁酉西蕃王子益麻党征降見于紫宸殿 癸
丑貴妃王氏薨 遼主自燕至陰涼河置怨軍八營募
自宐州者曰前宐後宐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
顯者曰乾日顯又有乾顯大營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
疾藜山 冬十月乙卯朔御明堂平朔左个以是月天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二

三

運政治布告天下又頒來歲歲運歷數 遼主至中京
戊寅中書侍郎侯蒙罷蔡京惡之也 己詔以來
年正月一日祇受受命寶時得于闐大玉踰二尺色如
截肪帝乃製為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
萬壽無疆篆以蟲魚制作之工幾于秦璽號曰受命寶
帝甚重之曰入寶者國之神器至于定命乃我所自製
也 十一月庚寅詔太師魯國公蔡京五日一朝次赴
都堂治事恩禮寵數竝如舊制 辛卯鄭居中起復為
太宰以余浚為特進少宰中書侍郎白時中為中書侍
郎 壬辰復置醴州 丙申太傅致仕何執中卒贈太

既清源郡王諡正獻 升石泉縣爲軍 十二月甲寅
朔有星如月 丁巳以薛昂爲門下侍郎 甲子金威
州都統烏楞古舊非幹魯等敗遼秦晉國王淳兵于蒺
藜山淳初遣烏楞古書議和烏楞古告于金主金主曰
歸我行薩喇舊作賽及送阿蘇等則和議可成淳軍蒺
藜山烏楞古及知東京事沃梭舊作幹等進攻顯州遼
怨軍帥郭藥師乘夜來襲沃梭擊走之烏楞古遂與淳
戰敗走烏楞古追至額勒錦舊作阿里 陂遂拔顯州于
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于金遼主下詔自責遣
伊勒希巴扎拉與大公鼎諸路募兵 戊辰詔天神降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二 五
于坤寧殿刻石以紀之 庚午以童貫領樞密院 命
戶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寶籙宮之東築山以象餘杭之
鳳皇山號曰萬歲周十餘里 辛未御筆改老子道德
經爲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經 丁丑遼以西京
留守蕭伊蘇爲北府宰相 癸未以張商英爲觀文殿
大學士 是歲大旱帝以爲念侍御史黃葆光上疏言
蔡京彊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濬依
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災不報且欲再上章
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它
事貶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

語詔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 王仔魯僂傲而翫帝
待以客禮故遇宦者若僮奴又欲羣道士宗已林靈素
忌之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二 五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三

選表... 宋紀九十三

宋紀九十三 起著雍閏正月盡上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

帝

重和元年遼天慶八年 金天輔二年春正月甲申朔御大慶殿受定

命寶百僚稱賀 金楊朴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

先求大國封冊金主遂遣使如遼丁亥遣遣耶律努克

等如金議和以蕭奉先等言許之可以弭兵故也攷異案金

史太祖紀不書遣使求封冊蓋醜其事而隱之也今據遼史天祚紀修入之 已丑大赦應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一

元符末上書耶中等人亦得準依無過人例 庚戌以

翰林學士承旨王黼為尚書左丞黼祥符人美風姿有

口辯才疏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佞初因何執中薦擢

校書郎遷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寢失帝意帝遣使以

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規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

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

欲去執中使京專國遂疏執中三十罪已而改翰林學

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納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徒

為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智獲免還為學士承旨至

是遂入政府 遼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二百戶

降金時東路諸州盜賊蠭起至掠民自隨以充倉

月戊辰增諸路酒價 庚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

師等使女直講買馬舊好初藥師等兵船至海北見女

直邏者不敢前復回青州稱已入蘇州界女直不納幾

為邏者所殺青州安撫使崔直躬具奏其事帝怒詔元

募僧補人并將校一行並編配遠惡仍委童貫措置通

好女直事監司帥臣不許干預貫更令王師中別選能

吏以往政洮州人也責官青州寓家牟平師中言政可

使遂用之攷異宋史徽宗紀重和元年二月庚午遣馬

輔元年十二月亦云宋使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其略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勅敵若克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二

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界下邑是初遣馬政

未可全信云議爽攻資自宣和二年二月四日遣趙良

嗣始前此馬政及呼慶兩番所議但買馬耳若果議爽

攻則呼慶見阿骨打何緣不載兼趙有開死政止不

當其去今從之金史所載國書或是不知封氏據何書

之馬政且遣政在重和元年乃金玉輔二年也元年十

二月安得見政所致之 辛未金貝勒舊作李忠本名

嚕納舊作 洛索舊作索自軍中入朝金主以遼主近在

中京而敢輒來皆杖之 甲戌升六安縣為六安軍

丁丑詔監司輒以禁錢買物為苞苴饋獻者論以大不

恭 遼使耶律努克還自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

歲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

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 遼和勒博舊作刻里等言咸州都統烏楞古舊作幹魯知遼主在中京而不進取芻糧豐足而不以實間攻顯州時所獲生口財畜多自取三月癸未朔烏楞古降爲穆昆舊作謀丙戌詔監司郡守自今須滿三歲乃得代仍毋得通理 癸巳令嘉王楷赴廷對楷帝第二子也 丁酉知建昌陳弁等改建神霄宮不虔及科決道士詔並勒停 庚子金洛索言黃龍府地僻且遠宜重戍守金主命合諸穆昆以洛索爲萬戶鎮之 戊申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三

出身七百八十三人有司以嘉王楷第一帝不欲楷先多士遂以王昂爲榜首 遼復使耶律努克如金申前議也夏四月癸丑朔築靖夏城制戎城 乙卯御筆以淮南轉運使張杞輕躁妄言落職監信州酒稅是時承平日久錫子無藝營繕並興殆無虛日以故國用益窘帝多命臣僚條具財計於是中外所陳非一杞因而進節用之說權倖以其不利於已也莫不切齒而大臣以賜第事謂杞議已力謀所以中杞者于是言章交上而帝察杞之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拘占直達綱船以應花石之用杞以上供期迫奏乞還之重忤權倖意

且因被命督促竹石又上言東南花石綱之費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本路尚然它路猶不止此今不以給苑園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幸天下於是權倖益怒故有是命 辛酉遼以西南面招討使蕭德勤舊作得里爲北院樞密使寵任彌篤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德勤岱不卽上聞有功者亦無甄別由是將校怨怒士無鬪志 癸亥減捶刑 己卯詔每歲以季秋親祀明堂如孟月朝獻禮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十五日生辰爲真元節 辛巳道錄院上看詳釋經六千餘卷內詆謗道儒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四

二教惡談毀詞分爲九卷乞取索焚棄仍存此本永作證驗又林靈素上釋經詆誣道教議一卷乞頒降施行竝從之 五月壬午朔日有會之攷異遼金二史不書契丹國志所載與宋同 乙酉詔諸路選酒臣一員提舉本路神霄宮 丁亥以林靈素爲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爲通元沖妙先生虛白南陽人通太乙六壬術帝召管太一宮恩賚無虛日官太虛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予所知也帝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 壬辰頒御製聖濟經以青華帝君八月生辰爲元成節 戊戌遼復遣耶律努克使金

要以酌中之議金主遣呼圖克昆舊作胡突與努克持

書報如前約 庚子手敕兩浙漕司以權添酒錢盡給

御前工作 遼主如納葛濼土賊安生兒張高兒聚眾

二十萬耶律瑪格舊作馬哥等斬生兒於龍化州高兒入

懿州與霍石相合 六月乙卯以賢妃劉氏為淑妃

壬申門下侍郎薛昂奏承詔編集王安石遺文乞差

驗閱文字官二員從之 霍石陷遼之海北州趨義州

軍帥和勒博舊作同高擊敗之 甲戌遼通祺雙遼四

都之民八百餘戶降于金金主命分置諸部擇膏腴之

地處之 秋七月壬午以西師有功加蔡京恩官其一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五

子鄭居中為少傅余漢為少保郭洵武為特進進執政

官一等 癸未詔蔡京鄭居中余漢童貫並兼充神霄

玉清萬壽宮使郭洵武薛昂白時中王黼蔡攸並兼充

副使 己酉遣廉訪使者六人賑濟東南諸路水災

遼耶律努格等齎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至金金乃遣呼

圖克昆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

歲幣之數如能以兄事朕冊用漢儀可以如約遼于是

遣努克及托實舊作突如金議冊禮金畱托實遣努克

還謂之曰言如不從勿復遣使 是月遼主獵于秋山

八月甲寅以童貫為太保 戊午知兖州王純奏乞

令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閒於其中出論題從之 庚午

詔自今學道之士許入州縣學教養所習經以黃帝內

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

為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士名

分入官品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隱士逸士志

士每歲試經撥放州縣學道之士初入學為道徒試中

升貢同稱貢士到京入辟應試中上舍並依貢士法三

歲大比許闕郡就殿試當別降策問庶得有道之士以

稱招延 辛未資政殿大學士知陳州鄧洵仁奏乞選

擇道藏經數十部先次鏤板頒之州郡道錄院看詳取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六

旨施行又乞禁士庶婦女輒入僧寺詔令吏部申明行

下 壬申詔執政非入謝及勾去母得獨留奏事 乙

亥升兖州為襲慶府 是月掖廷大火自甲夜達曉大

雨如傾火益熾凡熟屋五千餘間後死廣聖宮及宮人

所居幾盡焚死者甚眾 九月辛巳大饗明堂 壬午

詔罷拘白地禁權貨增方田添稅酒價取醋息河北加

折耗米東南水災蠲糶等事 丙戌詔太學辟廡各置

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 戊子金主詔曰國

書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為之其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才

之士敦遣赴闕 己丑以歲當戊月當壬為元命降德

音于天下 庚寅門下侍郎薛昂能為佑神觀使以白
時中為門下侍郎王黼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馮
熙載為尚書左丞刑部尚書范致虛為尚書右丞 頒
御注道德經刻石神霄宮 壬辰禁州郡遺羅及邊將
殺降以倖功償者 癸巳禁羣臣朋黨 丁酉用蔡京
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辛丑鄭居中罷
乞持餘服詔從之 壬寅詔視中大夫林靈素視見奉
大夫張虛白竝特授本品真官 先是帝用方士言鑄
神霄九鼎名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蒼壹祀天貯醇酒
之鼎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七

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鍊神之鼎蒼龜火蛇
虫魚金輪之鼎至是始成奉安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
殿 霍石降于金閨月庚戌朝金以石為千戶既而蕭
寶張應古李孝功皆率眾降竝以所部為千戶 己未
以劉棟為守靜先生視中大夫棟辭不受 庚申詔江
淮荆浙閩廣監司督責州縣還集流民 乙亥給事中
趙野奏乞諸州添置道學博士擇本州官兼充從之
丙子詔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為宣義郎
監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 冬十月己卯朔太白晝見
壬辰知陳州鄧洵仁奏本州學內舍生宋瑀係故翰

林學上宋祁之孫行執清修願換道學內舍生舊有撰
到道論十篇及近撰神霄玉清萬壽宮雅謹具繳奏呈
御筆宋瑀特與志士仍許赴將來殿試 己亥升端州
為肇慶府仍改興慶軍額曰肇慶 改興慶宗紀於元符
為肇慶府今據地理志元符三年升興慶軍節度重和
元年賜肇慶府名仍改軍額是興慶乃軍額初未升為
興慶府也茲刪去政和三年一條而移升府於是年前
後庶不 癸卯帝如上清寶籙宮傳度玉清神霄秘籙
會者八百人時道士有倖毒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毒一
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
赴日得一飯餐及襯施錢三百 甲辰置道官二十六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八

等道職八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
閣之名 戊申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蔡條以罪勒
停 改長編載條詳神文曰臣舉家兄弟諸姪皆投名
梁師成諭旨或臣不許接見賓客一日臣兄弟來宣諭臣
父將通延福宮江路微聞門跨城為復道飛橋入賜
第自此往來無間君臣相悉時已大毀民於數千家如
荒動矣臣不勝憤懣亟夜草書力爭臣父愕然實變情
臣猶不肯出臣兄何知及鄭昂洩臣語因下開封府捕
繫昂盡按索其篋笥然獨無有于是昂遂柳項編管安
州臣始勒住朝參不許接見賓客又降御筆謂臣狂妄
不循分守特落職而怒終不見臣父因貸橋內宴句入
中禁獨拜懇于太上前臣遂得不死始議改新州俄
而置諸光州臣父以為出則必陰殺之因持之久乃傳
臣父上章特勒停令待卷遇有臨幸則出避其間有文
條之辭然宋史蔡攸傳云攸以條鎮慶於京數請 十
殺之帝不許則此事為其兄所媒藥理或然也

一月已酉朔詔改明年元曰宣和大赦天下 辛亥日
中有黑子如李大 丙辰以婉儀王氏為賢妃 丁卯
茂德帝姬下嫁蔡條父京請免見舅姑行盟饋之禮詔
不允 己巳升梓州為潼川府 丙子提舉成都府路
學事翟栖筠奏字形書畫成有不易之體學者略而不
講從俗就簡轉易偏旁漸失本真如期朔之類從月股
肱之類從月勝服之類從舟丹青之類從丹靡有不辨
而今書者乃一之故幼學之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近
似而不知字之正形願詔儒臣重加修定去其譌謬一
以王安石字說為正分次部類號為新定五經字樣頒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九

之庠序詔太學官集眾修定 遼副元帥蕭托卜嘉舊作捷不也卒 十二月戊寅朔復京西錢監 己卯詔九

鼎新名乃狂人妄有改革皆無稽據宜復舊名狂人指
王仔管也 馬政等還自金與其使者俱來是日至登
州登州遣赴闕政與平海指揮使呼慶隨高藥師曹孝
才以閏月六日下海纜達北岸為避者所執并其物奪
之欲殺者屢矣已而縛之行經十餘州至金主所居拉

林河舊作來流 河今改約三千餘里問海上遣使之由以實對

金主與眾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王美劉亮等遣索多
舊作撒 觀今改及李慶善等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

子同政等來報使 甲申遼議定冊禮遣耶律努克使
金時山前諸路大饑乾顯宜錦興中等路斗粟直數緡
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
州戶三千降于金金以為千戶 己丑置裕民局 是
歲江淮荆浙梓州水 遼放進士王暈等百三人
宣和元年遼天慶九年 金天輔三年春正月戊申朔日下有五色雲
乙卯詔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之號僧為
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即住持之人為知
宮觀事所有僧錄司可改作德士司左右街道錄院可
改作道德院德士司隸屬道德院蔡攸通行提舉天下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十

州府僧正司可並為德士司尋又改女冠為女道尼為
女德時林靈素欲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悉更其號故有
是命 丁巳金使李善慶等入國門館于寶相院詔蔡
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議事補善慶修武郎散都從義
郎勃達秉義郎給全俸居十餘日遣直祕閣趙有開武
義大夫馬政忠翊郎王瓌充使副齎詔書禮物與善慶
等渡海聘之瓌師中子也初議報女直儀趙良嗣欲以
國書用國信禮有開曰女直之酋止節度使世受契丹
封爵常慕中朝悞不得臣屬何必過為尊崇用詔書足
矣問善慶何如善慶曰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所擇於是

從有開言有開與善慶等至登州未行而有開死會河
北奏得牒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地封女直為東懷王且
妄言女直常祈修好詐以其表聞乃召馬政等勿行止
差呼慶持登州牒送李善慶等歸 戊午以余濬為太
宰兼門下侍郎王黼為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政異編年錄作
丁巳今從黼賜第城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帳什器悉取
宋史表于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
圖燕會牒云遼主有亾國之相黼聞畫學正陳堯臣善
丹青精人倫因薦堯臣使遼堯臣即挾畫學生二人與
俱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遼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七

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亾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
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
之計遂定 乙丑改遼州為灤州 乙亥帝耕籍田
罷裕民局 封占城楊卜麻疊為占城國王占城在中
國西南所統大小聚落一百五略如州縣自上古未常
通中國周顯德中始入貢自是朝貢不絕然北與交趾
接壤互相侵擾及詔封為王始與交趾加恩均矣 金
使烏凌阿贊謨如遼迎封冊也 二月庚辰改宣和殿
為保和殿 戊戌以鄧洵武為少保 遼主如鴛鴦灤
章薩巴舊作張撒誘中京射糧軍借號南面軍帥耶律

伊都舊作余改討擒之 三月丁未朔遼遣太傅蕭寶培
訥列今改等冊金主為東懷國皇帝 庚戌蔡京等
進安州所得商六鼎 己未以馮熙載為中書侍郎范
致虛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張邦昌為尚書右丞邦昌
東光人也 詔天下知宮觀道士與監司郡縣官以客
禮相見 董貫令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
疆遣之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三陳以當
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飢馬
渴死者甚眾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米峴守兵
追之法墜崖折足乃斬首而去是役也喪師十萬貫隱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七

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
敗我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
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
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後三歲
閒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克
舊作察哥今改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宣撫使
司以捷聞受賞數百人 甲子知登州宗澤坐神霄宮
不敬除名編管 辛未賜上舍生四十五人及第 甲
戌皇后親蠶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政異通史不
書金史與宋同 庚寅童貫以鄜延環慶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辛

升進輔臣官一等 五月丙午朔京師茶肆傭晨興見
大犬蹲榻傍近視之乃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食之逾
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
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
言陰氣太盛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
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由當以盜賊外患為憂詔貶綱
監沙縣稅務 丁未詔德士許入道學依道士法 丙
辰敗夏人于靈武 壬戌金主諭咸州路都統司曰軍
興以前哈斯罕舊作易蘇 館今改諸部民有犯罪流竄邊境或
亾入于遼者本皆吾民遠在異境朕甚憫之今既議和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三

當今理索可明諭諸路千戶穆昆獨與詢訪其官稱名
氏地里具錄以上 壬申班御製九星二十八宿朝元
冠服圖 是月西北有赤氣互天 遼準布部人叛執
招討使耶律鄂爾多舊作幹里 朵今改都監蕭色埒德舊作科 里得今
改死之 六月戊寅呼慶等至金主軍前金主及宗翰
等責以中輟且言登州不當行牒呼慶對本朝知貴朝
與契丹通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緣疾告終因遣慶與貴
朝使臣同行欲得早到軍前權令登州移文非有它故
若貴朝果不與契丹通好即朝廷定別遣使人共議金
主不聽遂拘留慶等又以索多受宋團練使杖而奪之

政是金史太祖紀天輔三年六月書宋使馬政及其子
宏來聘宏即擴之弟也案先是馬政已轅行呼慶
至目金史誤 書今不取 壬午詔西邊武臣為經略使者改用文
臣 甲申詔封莊周為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為致虛
觀妙真君仍用冊命配享混元皇帝 童貫因關右既
困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己亥詔六路罷兵及夏遣
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遣
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賈琬得而上之
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
貫為媼相 秋七月丙辰詔以蔡條向緣狂率廢黜幾
年念其父京元老勲在王室未忍終棄可特敘舊官外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古

與宮觀任優居住既而京言敘不以法乞賜寢罷詔候
過大禮取旨 遼主獵于南山金復遣烏凌阿贊謨如
遼責冊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
其德之義又冊文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遙芬多穢
等語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遼楊洵卿羅子韋率眾降金金主命各以所部為穆昆
八月戊寅詔諸路未方田處並令方量均定租課
丙戌御製御筆神霄玉清萬壽宮記令京師神霄宮刻
記於碑以碑本賜天下摹勒立石 己丑金頒女直字
於中國女直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

於是宗雄希尹等學之宗雄因病兩月並通大小字遂與宗幹等立法定凡與遼宋往來書問皆宗雄希尹主之金主因命希尹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行之 丁酉尚書左丞范致虛以母憂去位時朝廷欲用師於遼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竟不起復 遼以皇子趙王質訥^{舊作習泥}為西京留守遼主諸子惟晉王額魯溫^{舊作傲盧}最賢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宮中惡讀書見之輒斥額魯嘗入寢殿見近侍閱書因取觀之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它人見之也一時號稱長者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五

九月乙卯曲宴蔡京于保和新殿殿西南廡有玉真軒者劉妃妝閣也 癸亥幸道德院觀金芝由景龍江至蔡京第鳴鸞堂賜京酒京訴開封尹聶山離開事山即坐黜因作鳴鸞記以進時京子攸儵儵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儵尚帝姬家人所養亦居大官儵妾封夫人京母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輦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 丙寅蔡京奏臣伏蒙聖慈以臣夏秋疾病特命于龍德太一宮設普天大醮又親製青詞以見誠意至日臨幸醮筵別製密詞親手焚奏仰惟異禮今符所無殞首殺身難以仰報方京病篤

人謂其必死獨晁冲之謂陸宰曰未死也彼敗壞國家至此若使宴然死屬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愈 丁卯以蔡攸為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嫖詭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可徒自勞苦帝淺納之因令苑園皆做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邸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六

徹宛若山林陂澤閒識者以為不祥之兆 金主以遼冊禮使失期詔諸路軍遣江屯駐遼乃令實埒訥等先持冊稟如金而後遣使送烏陵阿贊謀持書以還 遼耶律程古努^{舊作陳罔}等二十餘人謀反伏誅 十一月乙卯祀國丘赦天下 甲子詔東南諸路水災令監司郡守悉心賑救 戊辰以張邦昌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王安中為尚書右丞安中附童貫王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罪為帝所知遂居政府 淮甸旱饑民失業遣監察御史察訪 太學生鄧肅以朱勔花石綱害民進詩諷諫詔放歸田里 壬申放林靈素歸溫州釋氏既

廢靈素益尊重官冲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靈素與道士王允誠其為怪神後忌其相軋毒之死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槌將擊之走而免帝知眾所怨始不樂靈素恣橫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而已死遺奏至猶以待從禮葬焉致異長編載蔡條云久之上復思靈而靈素不知何故忽死矣端本乃以靈素遺表上之曰靈素下血死案伯氏謂蔡攸也詳條此語疑攸使端本殺之十二月甲戌詔京東路盜賊竊發令東西路提刑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七

督捕之 辛卯大雨雹 自政和以來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稱出日為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秘書省正字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歷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託付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昨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

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丙申詔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將樂楊時初登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學以師禮見顥于穎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師事頤頤偶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六

頃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海內稱龜山先生蔡京客張翥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至此必敗宜急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翥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呼慶留金凡六月數見金主執其前說再三辨論金主與宗翰等議乃遣慶歸臨行語曰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吾已獲遊人數路其它州郡可以俯拾所以遣使人報聘者欲交鄰耳暨聞使日不以書來而以詔詔我此已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遣止遣汝輩尤為非禮足見翻悔本欲

留汝念過在汝朝非汝罪也歸見皇帝若果欲結好請
 早示國書或仍用詔決難從命且我嘗遣使求還主冊
 吾為帝取其鹵簿使人未歸爾家來通好而還主冊吾
 為東懷國立我為至聖至明皇帝吾怒其禮儀不備又
 念與汝家已通好遂鞭其來使不受法駕等乃本國守
 兩家之約不謂貴朝如此見侮汝可速歸為我言其所
 以慶以是月戊戌離金主軍前朝夕奔馳從行之人有
 裂膚墮指者 是月京西饑淮東大旱遣官賑濟 嵐
 州黃河清 升趙州為慶源府均州為武當軍節度
 二年遼天慶十年春正月癸亥追封蔡確為汝南郡王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九

甲子罷道學以儒道合而為一不必別置道學也
 二月乙亥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忠訓郎王
 環使金先是呼慶以正月自登州具道金主所言并
 其國書達於朝王師中亦遣子環同慶詣童貫白其事
 貫時受密旨圖遼欲假外援因建議遣良嗣等持御筆
 往仍以買馬為名其實約夾攻遼取燕京舊地第而約
 不齎國書夾攻之約蓋始於此政和八年父政過海至
 女直所居來流河重和元年父入國門宣和元年正月
 呼慶等齎到女直文字因復遣趙良嗣今攷之它書其
 年並誤蓋擴所稱政和八年即重和元年而所稱重和
 元年前當作宣和元年所稱宣和元年當作宣和二年也
 夾攻之約 唐恪罷 戊子令所托贈給淮南流民諭
 自二年始

還之 甲午詔別修哲宗正史 金主使烏凌阿贊謀
 持書及冊文副本至遼且責其乞兵于高麗 遼以金
 人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實埒訥往議金主
 怒謂羣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辭以為緩兵
 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具
 數以聞將以四月進師令色克舊作斜留兵一千鎮守
 棟摩舊作闕以餘兵來會於渾河和議遂絕 三月壬
 寅賜上舍生二十一人及第 乙卯改熙河蘭湟路為
 熙河蘭廓路 遼復遣實埒訥以國書如金 夏四月
 丙子詔江西廣東兩界羣盜嘯聚添置武臣提刑路分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十

都監各一員 乙未金主自將伐遼分三路出師趨上
 京 遼主獵於呼圖里巴山舊作胡士聞金師再舉耶
 律拜薩巴舊作白斯選精兵三千以濟遼師 五月庚
 子朔以淑妃劉氏為貴妃 己酉日中有黑子如棗大
 趙良嗣等以四月甲申至蘇州守臣高國寶迎勞甚
 恭會金主已出師以是月壬子會青牛山議所向翼日
 良嗣等至金主令良嗣與遼使實埒訥並從軍每行數
 十里輒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六百五十里至上
 京命進攻且謂良嗣等曰汝可觀吾用兵以下去就遂
 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已棟摩以麾下先登

克其外城畱守托卜嘉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
萬歲是日赦上京官民仍詔諭遼副都統耶律伊都
丁巳祭地于方澤降德音于諸路 布衣朱夢說上書
論宦寺權太重編管池州 壬戌金兵次沃里河宗幹
率羣臣諫曰地遠時暑軍馬罷乏若深入敵境糧餽乏
絕恐有後艱金主乃班師命分兵攻慶州遼耶律伊都
襲棟摩於遼河金兵戰卻之 遼上京已破樞密使恐
忤旨不以時奏遼故事軍政皆關決於北樞密院然後
奏知至是同平章事左企弓為遼主言之遼主曰兵事
無乃非卿責邪企弓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為自全計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三

因陳守備之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戊辰詔宗室有
文行才術者令大宗正司以聞 六月癸酉詔開封府
賑濟饑民 丁丑太白晝見 太師魯國公神霄玉清
萬壽宮使蔡京屢上章乞致仕戊寅詔依所請守本官
在京賜第居住仍朝朔望京專政日久公論不與帝亦
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閒焉由是父
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甫入遽
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毋有不
適乎京曰無之京語其客曰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
耳閱數日果有致仕之命 辛巳詔自今衝改元豐法

制論以大不恭 中牟縣民訴方田不均乙酉詔罷諸
路方田 遼以北府宰相蕭伊蘇舊作乙今改為為上京畱守
金人之攻陷上京也遼太祖天膳堂在祖州太宗崇
元殿在懷州以及慶州之望仙望聖神儀三殿焚燒殆
盡所司以聞蕭奉先抑而不奏後遼主知而問之奉先
曰初雖侵犯元宮劫掠諸物尚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
靈寢已指揮有司修葺防護奉先迎合誕謾類此 丙
戌詔三省樞密院額外吏職並從裁汰及有妄言惑眾
稽違詔令者重論之 詔諸司總轄提點之類非元豐
法並罷 丁亥復寺院額尋又復德士為僧 甲午罷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三

禮制局并修書五十八所 秋七月壬子罷文臣起復
已未能醫算學 八月庚辰詔減定醫官額 乙未
詔監司所舉守令非其人或廢法不舉令廉訪使者劾
之 是月趙良嗣於上京出御筆與金主議約以燕京
一帶本漢舊地約夾攻契丹取之金主命譯者曰契丹
無道其土疆皆我有尚何言願南朝方通歡且燕京皆
漢地當與南朝良嗣曰今日約定不可與契丹復和也
金主曰有與契丹和亦須以燕京與爾家方和許遂
議歲幣良嗣初許三十萬辨論久之卒與契丹傳數金
主又謂良嗣曰吾軍已行九月至西京汝等到南朝請

發兵相應遂以手札付之約以本國兵徑自平地松林
趨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趨北溝夾攻不如約即地不
可得金師至松林會大暑馬牛疫金主乃遣驛追良
嗣至易國書約來年同舉宗翰曰使副至南朝奏皇帝
勿如前時中絕也留良嗣飲食數日及令所擄遊吳王
妃歌舞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今作奴婢爲使人歡
遣薩喇舊作錫今改哈嚕舊作曷今改等持其國書來報聘 九
月壬寅金薩喇哈嚕等至詔衛尉少卿董耘館之止作
新羅人使引見後三日對於崇政殿帝臨軒薩喇哈嚕
等捧書以進禮畢而退 詔罷政和二年給地牧馬條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三 三

軍的日以憑夾攻所有五代以後陷沒幽薊等州舊漢
地及漢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關已議收復所有兵馬
彼此不得過關外據諸色人及貴朝舉兵之後背散到
彼餘處人戶不在收留之數絹銀依與契丹數目歲交
仍置榷場計議之後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允從乃別降
樞密院劄目付政遣政子擴從行初朝議止欲得燕京
舊地及趙良嗣還朝言嘗問金主燕京一帶舊漢地并
西京亦是金主曰西京我安用止爲拳阿适西一臨爾
事竟亦與汝家阿适遊主小字也又言平營本燕京地
高慶裔曰平灤非一路金主曰此不須議故事目并及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三 三

法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竝如舊制 丙辰
詔登州鈐轄馬政偕武顯大夫使聘于金是日薩喇哈
嚕等入辭於崇政殿賜宴顯靜寺命趙良嗣押宴王環
伴送政持國書及事目隨哈嚕等行書曰大宋皇帝致
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持示函書具聆啟處之詳殊
副瞻懷之素契丹逆天賊義干紀亂常肆害忠良恣爲
暴虐知夙嚴於軍旅用綏集于人民致罰有辭逃聞爲
慰今者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念彼羣黎舊爲
赤子既久淪於塗炭思永靖於方垂誠意不渝義當如
約已差太傅知樞密院事童貫勒兵相應使回請示舉

山後寔應胡蔚媽儒新武諸州兩國之覺由此生矣
是秋遼主獵于沙嶺 蕭伊蘇守上京爲政寬猛得宜
乘金兵殘破之後民多窮困輒加振恤厭戚愛之 冬
十月戊辰朝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己巳尚書
省言州縣武學已罷內外願入京武學人乞依元豐法
試補入學舉試其考選升補推恩并依大觀武學法從
之 以內侍梁師成爲太尉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
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
進士籍中累遷河東節度使至是遂有此命時中外泰
寧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

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
吏習傲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
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
在人別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
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名士必招致於門下多
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
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
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
多至數十百 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之場邨託左
道以惑眾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在山谷幽險處民物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三

蘇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
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于朱勔花石
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朱
勔為名遂作亂 馬政等達金拉林河雷帳前月餘議
論不決金主初不認事目內已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
營三州不係燕京所管政等不能對唯唯而已金主又
與其羣臣謀謂北朝所以雄盛者緣得燕地漢人今一
旦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微削兼邊守五關之北無以障
制南方坐承其弊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與宋為
鄰時或以兵壓境夏南展提封有何不可羣臣皆以為

然唯宗翰云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未可
輕之金主遂將馬擴遠行射獵久之乃還令諸大臣具
飲食遞邀南使十餘日始草國書遣哈嚕與政等來報
聘書中大略云前日趙良嗣等同許燕京東路州鎮已
載國書若不夾攻應難如約今若更欲西京請便計度
收取若難果意冀為報示效異趙良嗣金主已許西京
而金盟本未及詔旨諸書皆取之李燕因宋入長編今
金主不認此語豈果彼之會言乎或云此良嗣實為姦
以同上致事安求為國 十一月戊戌朔方臘自號聖
公建元永樂以其月為正月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
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唯以鬼神詭秘事相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三

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不旬聚眾至
數萬陷清溪縣 已亥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余漢罷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漢為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庚
戌以王黼為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初蔡京致仕黼陽
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為賢相及拜太宰遂
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因請置應奉
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
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于民進
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于黼家 己未兩浙都監蔡
遵顏坦擊方臘于息坑死之 十二月戊辰方臘陷睦

州殺官兵千人于是壽昌分水桐廬遂安等縣皆為賊
據 甲申方臘陷休寧縣知縣事趙嗣復為賊所執脅
之使降嗣復罵賊不絕口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
人也公邑宰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委
之而去朝廷因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尋為賊所傷
自力渡江將乞兵於宣撫司未及行而卒 丙戌方臘
陷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士曹掾栗先守獄誦賊遇
害於是婺源績溪祁門黟縣官吏皆逃去尋又陷富陽
新城遂逼杭州凡賊兵所至得官必斷鬻支體按其肺
腸或熬以膏油叢箭亂射備盡楚毒以償積怨警奏至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三

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附者益
眾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邁上言賊眾彊官軍弱乞
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不至滋蔓帝得疏
大驚乃罷北伐之議丁亥以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童貫
為江淮荆浙宣撫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
之文異北盟會編載童貫別傳云貫將劉延慶米江等
討方臘据宋史本紀宋江之降在次年別傳誤今不
取 己丑以少傅鄭居中權領樞密院 庚寅詔訪兩
浙民疾苦 是月方臘陷杭州知州趙震遁文異薛鑑
作趙震今
從宋 廉訪使者趙約誦賊死之 是冬遼主至西京郡
縣多陷沒而遼主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蕭氏

作歌以諷諫遼主見而銜之 真臘遣人來朝詔封其
主為真臘國王 是歲夏改元元德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三

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遼主使知奚王府事蕭錫默 舊作暹 買今改 北府宰相蕭德恭

宋紀九十四 起重光赤奮若正月盡昭陽軍閏三月凡二年有奇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帝

宣和三年 遼保大元年 金天輔五年 春正月丁酉朔日中有青莠有

青黑氣如水波旋轉 遼以改元肆赦 壬寅鄧洵武

卒鄧氏自縊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

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 己未詔淮南江南福建各

權添置武臣提刑一員 帝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一

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因花石之擾眾

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已罷

蘇杭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采色等物而帝亦黜

朱勛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是月方臘陷婺

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 遼主有四子長曰趙

王實訥 舊作習泥 烈今改 母趙昭容次晉王額嚕溫 舊作傲 盧幹今

改 母蕭文妃次秦王定許王寧皆元妃所生樞密使蕭

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

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達哈勒 舊作達 曷里今

改 妹適耶律伊都 舊作余 觀今改 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

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達哈拉伊都等謀立晉

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信之遂誅蕭昱達哈拉而

賜文妃死伊都在軍中間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入金

遼主使知奚王府事蕭錫默 舊作暹 買今改 北府宰相蕭德恭

四軍太師蕭幹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錫默等議

曰主上信蕭奉先言視吾輩茂如也伊都乃宗室豪俊

常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伊都它日吾黨皆伊都不若

縱之還即給日追襲不及奉先既見伊都之凶恐後日

諸將校亦叛遂勸遼主驟加賞以結眾心以蕭錫默

為奚王以蕭德恭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上京留守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二

事蕭幹為鎮國大將軍 二月甲戌降詔招撫方臘

乙酉罷天下三舍及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官事 癸

巳赦天下 方臘陷旌德縣及處州步軍都虞候王稟

復杭州 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

郡官軍莫敢撓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過人

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

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叔夜使聞者覘所向江

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

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

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

乃降 遼主如鴛鴦深先是鎮國上將軍唐古嘗為遼
主言蕭德勃岱舊作得里底今改之誤國臣雖老願為國破敵
遼主不納至是聽其致仕 是月金使哈魯舊作魯魯今改等
至登州初女直往來議論皆主童貫以趙良嗣上京之
約欲優舉兵應之故選西京宿將會京師又詔環慶鄜
延軍與河北禁軍戛戍會方臘叛貫以西京兵討賊朝
廷罷戛戍指揮登州守臣以童貫未回畱金使不道哈
魯猶忿屢出館欲徒步入京師尋詔馬政王環引之詣
闕 三月庚申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何漢等六
百三十人 是月方臘再犯杭州步軍都虞候王稟等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三

戰於城外斬首五百級官軍與賊戰於桐廬敗之遂復
睦州 金人聞耶律伊都之降夏四月乙丑朔宗翰言
於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
相本弗除後必為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
可失也金主然之命諸路戒備軍事 丙寅貴妃劉氏
薨妃本酒家保女父宗元以女貴為興寧節度使初入
宮頗被顧遇後以事囚於宦者何訢家楊戩奏取歸復
得入宮由才人累遷至貴妃性穎悟能迎合旨意又善裝
飾衣冠塗飾一新世爭效之林靈素謂帝為長生帝君
妃為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霄降必別置安妃位圖畫肖

妃像始妃囚何訢家訢不禮焉及得志遂陷訢以罪至
是堯年三十三 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
方臘焚官舍府庫民居宵遁還清野源洞貫等合兵
擊之臘眾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漢據殿屋諸將
莫知所入王淵禪將韓世忠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即
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庚寅擒臘以出世
忠延安人也忠州防禦使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己
功諸將并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洞石
穴中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
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四

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詔兩浙江東被賊州縣給復三
年 癸巳汝州牛生麒麟 五月戊戌權領樞密院事
鄭居中落權字 金主射柳宴羣臣顧謂宗翰曰今議
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
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金主親酌酒飲
之且命之醕解御衣以衣之羣臣言時方溽暑乃止
己亥詔杭越江寧守臣並帶安撫使 甲辰追冊貴妃
劉氏為皇后諡曰明節 改睦州建德軍為嚴州遂安
軍歙州為徽州 丙午哈魯等入國門詔國子司業權
邦彥觀察使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等曰遼

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論其使者令歸邦
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
旨候童貫徐議之 癸亥詔三省覺察臺諫罔上背公
者取旨譴責 初御史中丞陳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
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
勔父子本刑餘小人結交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
昭正典刑以謝天下黼淡愧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
未半道責黃州安置 遼耶律伊都之降金也先使人
送款乞援接於桑林渡金主詔曰伊都到日使與其官
屬借來餘眾處之使地是月伊都至咸州送上遼國宣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五

誥及器甲旂幟先遣其將士韓福努等入謝上書俱言
所以降之意大略謂遼主沈瀝荒於游畋不卹政事奸
佞人遠忠直淫刑吝賞刑煩賦重民不聊生樞密使德
勒岱本無材能但阿諛取容又自言龐夏軍事嘗進策
於遼主為德勒岱所抑遼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
日闢伊都灼知天命自去年與耶律慎思等定議約以
今夏來降近聞德勒岱欲發其事倉卒之際不及收合
四遠但收傍近部族戶三千車五百兩畜產數萬北軍
都統以兵襲追遂棄輜重轉戰至此旋率其將吏入見
金主撫慰之命之坐班同宰相賜宴盡醉而罷金主命

伊都以舊官領所部且諭之曰若能為國立功別當獎
用自伊都降金蓋知遼之虛實矣 閏月丙寅滅諸州
曹掾官 王黼言於帝曰方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童
貫入姦言歸過陛下帝怒甲戌詔復應奉局命黼及梁
師成領之而朱勔亦復得志矣初貫宣撫兩浙令董耘
權作手詔罷花石以安人情帝見其詞大不悅及復應
奉貫又對帝歎曰東南人家飯鍋子未穩在復作此邪
帝益怒董耘由是得罪 辛巳金古論貝勒舊作國論
改陸哈 舊作撒 改今改率金主往弔乘白馬勢額哭之慟及葬
復親臨之贈以所御馬陸哈敦厚多智長於用人居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六

純儉好稼穡自始為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
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主兵伐遼薩哈每以宗
臣為內外依重不以戰多為其功也後追謚忠毅 六
月庚子金主命其弟安班貝勒舊作諸班勃 晟即烏奇
作吳乞 極烈今改 遼也舊曰汝唯朕之母弟義均一體是用汝貳我國政
凡軍事違者問實其罪從宐處之其餘事無大小一依
本朝舊制 是月河決恩州清河埽 秋七月丁卯振
溫處等八州 庚午令三京置女道錄副道錄各一員
節鎮置道正副各一員餘州置道正一員從蔡攸奏請
也 庚辰金主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伊都來灼見遼國

事定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尋以連雨罷親征
遼主獵於炭山 初夔峽廣南邊臣開納土之議建
立軍州上憲國用下殫民財至是言者以為病丁亥詔
廢純茲祥亨淇濤承播恩隆充孚十二州及熙寧遵義
二軍或為縣或為堡寨 是月河南府畿內譌言有物
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
後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詎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
夜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 八月甲辰
曲赦兩浙江東福建淮南路 乙巳以童貫為太師譚
稹加節度使 丁未耐明節皇后神主於別廟 金哈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七

嚕等畱闕下凡月餘王子遣呼慶送歸但付國書不復
遣使用王黼議也書辭曰遠勤專使薦示華緘具承契
好之修淡悉疆封之諭維夙悖於大信已備載於前書
所有漢地等事竝如初議俟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
夾攻時帝深悔前舉意欲罷結約黼及梁師成又與童
貫更相矛盾故帝心甚闕而浮沈其辭如此 丙辰方
臘伏誅 九月丙寅以王黼為少傅鄭居中為少宰庚
午進執政官一等 遼主至南京 冬十月甲寅詔自
今賊吏獄具論決勿貸 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
丙辰御神霄宮親授王黼等元一六陽神仙祕錄及保

仙祕錄 十一月癸亥遼以西京畱守趙王實訥埒為
特里袞 甲子御筆提舉道錄院見修道史表不須設
紀斷自天地始分以三清為首三皇而下帝王之得道
者以世次先後列於紀志為十二篇傳分十類又詔自
漢至五代為道史本朝為道典 丁丑中書侍郎馮熙
載罷知亳州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為尚書左
丞翰林學士李邦彥為尚書右丞邦彥本銀工子俊爽
美風姿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詭譎能蹴鞠
每綴街市俚言為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
中人爭薦譽之遂登政府 壬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八

崇福宮張商英卒贈少保陳瓘語人曰商英非粹德且
復才疏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亾人望絕矣近觀天時
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者未必孚上下之聽殆
難濟也 十二月辛卯朔日中有黑如李大 金宗翰
復請伐遼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彊健宜乘此時進
南朝取中京甲辰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命汝率
翰宗幹宗望宗磐等副之悉師渡遼而西用伊都為前
鋒趨遼中京甲辰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命汝率
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
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須

中稟戊申又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

並先次津發赴闕發異金太祖紀辛丑甲辰戊申皆繫於十一月今案是年十一月壬戌朔無此三日十二月辛卯朔則辛丑為月之十一日甲辰十四日戊申十八日也金史作十一月蓋轉寫之謬今

改 王子進封廣平郡王構為康王 是歲諸路蝗

以孔端友襲封衍聖公 內侍楊戩少給事掖庭善測

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寵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

權勢與梁師成埒累官節度使檢校少保至太傅有胥

吏杜公才者獻策於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

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

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邊灘及大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九

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

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調稅此

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

很懷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

使它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

閭縣盡括為公田訴者輒加刑威致死者千萬田主既

輸租其舊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乃均諸別州京西提

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

奉大抵類朱勳責辦於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

得耕墾殫財糜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輾轉閒如龍麟鞋

荔一木輦至之費逾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

美官者甚眾頰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為取竹誣以罪勒

停前執政官冠帶操笏迎謁為首彥處之自如所至偃

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者梁師成時適

在秀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為過言者

懼不敢復言

四年遼天祚六年春正月丁卯以蔡攸為少保梁師成

為開府儀同三司 癸酉金都統杲克遼之高恩回紇

二城乙亥陷遼中京破中京今從遼金二史遂下澤

州遼主出居庸關至鴛鴦濼聞伊都引洛索舊作婁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十

至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伊都宗支也豈欲遼亡哉不

過欲立其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憚一子明其罪誅

之可不戰而退會耶律薩巴舊作撒等謀立晉王額魯

溫事覺遼主召樞密蕭德勤舊作德等議曰反者

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復安德勤等唯唯遼主

乃遣人縊之或勸額魯溫額魯溫曰安能為爾爾之

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薩巴等皆伏

誅額魯溫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人

解體伊都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

自鴛鴦濼奔西京左企弓諫不聽倉卒出走遺傳國璽

於桑乾河其子趙王及傳國璽於行在太祖日此羣臣之功也遂置璽於懷中東面恭謝天地而道傳國璽於桑乾河在保大三年即金天輔七年宗望所獲者非即桑乾河所遺者也二史傳聞互異今從遼

遼主以漢人為憂蕭奉先曰女直雖能陷我中京終不能遠離巢穴越三千里直擣雲中也 金都統果遣人獻捷金主賜詔嘉之且曰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牧俟秋大舉要當熟議見可則行無恃一戰之勝輒自弛慢 二月庚寅朔日有會之會今從遼金二史書之

己亥金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遼奚王蕭錫默舊作買今改先使人給降已而出師圍之金兵去馬殊死戰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十一

敗錫默兵追殺至葺遂取北安州 癸卯雨雹 是月管句太平觀陳瓘卒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者酢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了翁瓘別號也至是卒於楚州 三月辛酉幸秘書省遂幸太學賜秘書少監翁彥溪王時雍國子祭酒韋壽隆司業權邦彥章服館職學官諸生恩錫有差 金宗翰駐兵北安遣希尹略近地獲遼護尉實訥埒始知遼主殺其子晉王眾心益離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使人報杲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卹危亡自

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杲使還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侵遼山西當審詳徐議宗翰知杲無意進取即決策進兵復報杲曰初受命雖未令侵取山西亦許便空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以大軍會於何地幸以見報宗幹謂杲曰

再使來請必非輕舉且彼發兵不可中止再三言之杲乃許會師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期會於羊城濼宗望宗弼率百騎先進遼主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宗翰宗幹以精兵六千襲之希尹為前驅一日三敗遼師遼主至漠北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蕭奉先請趨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十二

夾山遼主遂棄輜重乘輕騎入夾山既至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欲誅汝何益於事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於金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國並賜死元妃蕭氏德勒岱舊作得里底今改之姑也謂德勒岱曰爾任國事致君如此何以生為德勒岱但謝罪而已明日遼主遂逐之召托卜嘉舊作捷不也今改典禁衛 戊辰遼同知殿前點檢事耶律高八率衛士降金初遼主在雲中畱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

奉晉國王淳守燕京處溫間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卽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達實舊作大石今改左企弓虞仲文曹易勇康公弼集番漢百官詣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改元建福以妻蕭氏爲德妃如普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三

之事悉委達實遙降天祚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地天祚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兩都招討府諸番部族而已淳將降赦燕京父老俱言內庫都點檢劉彥良以姦佞得幸於天祚專導引爲失德之事其妻倡也出入禁中夫婦竝爲國害乃臬彥良夫婦於市然後大赦達實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故稱達實林牙云 耶律淳請和於金都統杲責其不先稟命輒稱大號若能自歸當以燕京畱守處之淳復乞存宗祀杲復書曰閣下向爲元帥總統諸軍任非不重曾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

以抗我國之兵不亦難乎所任用者旣不能死國今誰有爲閣下用者欲恃此以成功計亦疏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不送期於殄滅而已淳乃遣使請於金主賜以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命童貫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睦寇初平帝亦悔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閒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直必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古

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二千六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耶律淳遣使告卽位且言免歲幣結前好朝議謂機不可失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童貫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人辭之日肆言無忌帝弗責初夾攻之約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敗毀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首台元老不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

蕭居中曰公獨不見漢世和戎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時又有安堯臣者亦上書論燕雲之事曰官寺專命倡爲北伐燕雲之役與則邊釁遂開官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今童貫蒞結蔡京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疆敵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新起之敵乘閒以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由是議稍寢及遼勢日蹙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立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五

聽 遼耶律淳僭立惠本俗兵少蕭幹建議籍東西奚及嶺外南北大王諸部得萬餘戶戶選一人爲軍謂之瘦軍散處涿易閒肆爲侵掠民甚苦之 蕭德裕見逐也道爲金兵所執伺閒亡歸復爲人執送耶律淳德裕自知不免詭曰吾不能事僭竊之君不食數日死 夏四月辛卯遼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及雲內寧邊東勝等州並降於金金獲阿蘇舊作阿蘇今改以歸金人之起兵也以不歸阿蘇爲詞及既獲不過杖而釋之金人見阿蘇或問爲誰阿蘇曰我破遼鬼也 金師攻西京遼耿守忠救之宗翰宗雄宗幹等繼至宗翰率麾下

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刃射之守忠大敗西京遂陷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遼主遂遁於額蘇倫舊作額蘇烈今改

唯北部瑪克實舊作瑪克實今改驢馬駝會羊焉 癸卯白虹貫日 丙午令郡縣訪遺書 金都統杲遣宗望入

奏請金主臨軍五月辛酉宗望至上京奏捷羣臣入賀賜宴宗望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遼主在陰

山天德之閒而耶律淳自立於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諸將望陛下幸軍中京金主許之 壬戌以高

休爲開府儀同三司 甲戌嗣濮王仲御薨以其弟仲爰嗣 遼都統瑪格舊作瑪格今改收集散亡會於漚里謹遼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六

主命知北院樞密使事兼都統 庚辰以譚稷爲太尉 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逆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卽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神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之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之兵趣范邨耶律淳聞之遣耶律達實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諫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槌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於城下辛興宗與蕭幹戰

亦敗於范邨遼使來言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其
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新起之鄰基它日
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唯大國圖之
貫不能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
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六月戊子湖金主
自將伐遼發自上京命安班貝勒戡監國 己丑帝聞
神師道等兵敗懼甚詔班師 壬寅以王黼為少師
遼耶律淳寢疾聞天祥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
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
茗藥淳大驚命南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七

秦拒湘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者東立唯南面
行營都部署耶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祥果能
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
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
等相顧微笑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倚枕長歎曰彼
忠臣也焉可殺天祥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乎
己而淳死眾乃議立德妃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
遺命迎立天祥次子秦王定為帝蕭妃遂稱制改元德
興謚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於燕西之香山處溫
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妃納土北通於金謀為內

應事覺蕭妃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蕭妃曰
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後罪惡
處溫無以對乃賜死鸞其子奭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
玉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 遼主問耶律
淳死下詔追奪所授官爵封號妻蕭氏降為庶人改姓
虺氏 瑪克實以兵援遼金人敗之於洪灰水夏人亦
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幹魯洛索敗之於空水至
野谷湖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夏人來援為
暴漲所溺在八月今 遼主之出奔也耶律棠古謁於
從遼金史繫於六月 遼主之出奔也耶律棠古謁於
倒塌嶺為遼主流涕遼主慰止之復拜烏爾古部節度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六

使秋七月丁巳朔德圻勒部叛遼以五千人來犯棠古
率家奴擊破之加太子太傅未幾棠古卒 己未廢貴
妃崔氏為庶人 辛未夏國遣使如遼問遼主起居
壬午王黼以遼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
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初遣陳遵經制江淮
七路治杭州以供餽餉遺以財用不給倡議比較酒務
及度公家出納錢糧取其贏餘號經制錢遂為東南七
路之害 八月己丑金主次鴛鴦濼聞遼主在大魚濼
乃日將精兵萬人襲之昱宗望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
兼行戊戌追及遼主於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

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與諸將議耶律伊都曰我軍未
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宗望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
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
軍蕭德默諭將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宗
望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伊都指遼主麾蓋
以示諸將宗望等遂以騎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
去遼兵遂潰宗望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即追之
宗望追至鄂勒哲圖舊作烏里質錄今改遼主棄輜重而遁蕭德
默被執庚子賜新除太僕寺少卿王棣進士出身以
安石孫故旌之 九月戊午詔熙豐政事悉自王安石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九

建明今其家淪替理宜褒卹可賜第一區孫棣除顯謨
閣待制提舉萬壽觀曾孫琦珪並轉宣義郎孫女曾孫
女亦各加封號 朝散郎朱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
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
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治天
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使河北
之民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名編管廣南 辛酉
大饗明堂 乙丑金通議使高慶裔等見於崇德殿奉
國書以進帝特令引上殿奏事先是金旣襲破遼天祚
行帳仍占山後州縣忽聞童貫舉兵趨燕號二百萬金

續資治通鑑

卷九四

主與羣臣議恐爽約遂專遣使乘回船至登州且自招
軍乘機措置及慶裔等進國書因跪奏曰皇帝遣臣來
言貴朝海上之使屢來本國共議契丹已載國書中國
禮義之鄉必不爽約如聞貴朝又復中輟故遣臣來聘
趙良嗣答曰皇帝聞貴朝今年正月已克中京引兵至
松亭關古北口取西京雖不得大金報起兵月日已知
貴朝大兵起發遂令童貫統兵以應貴朝夾攻之意彼
此不報不在較也遂各還歸帝待慶裔等甚厚屢命貴
臣主宴賜金帛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
龍德宮蕃衍宅別築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慶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十

裔渤海人桀黠知書史雖外爲恭順稱恩頌德而屑屑
較求故例無虛日如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
兩國往來之議未定請姑俟它日況契丹修好之初亦
嘗如此慶裔遂出契丹例卷面證朝廷之非請載之國
書朝廷不得已皆從之及賜金綫袍段疑與夏國棉褐
同卻而不受越四日詔金使詣太宰王黼第計事慶裔
等庭趨訖升堂講賓主之禮而發回書又明日詔梁師
成臨賜御筵供具皆出禁中仍以繡衣龍鳳茶爲贖
初高麗之俗兄終弟及至是其王候卒諸弟爭國其相
季資淡立候子楷己已遣路允迪弔祭先是候求醫於

四三五

朝詔二醫往雷二年而還楷語之日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捍女直之人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醫還奏之帝不悅辛未遼知易州高鳳遣人來約降 甲戌詔大中大夫趙良嗣充大金國信使休義郎馬擴副之擴父政充伴送使是日高慶裔等入辭於崇政殿帝諭以早取燕京良嗣將行以國書副本及事目示馬擴擴大驚曰金人方以不報師期恐王師下燕守官不得歲幣所以遣使通議一則欲嗣音繼好二則視我國去就猶未知楊可世种師道白溝之衄宣撫司氣沮而退也在我固當守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三

前約且云緣貴朝不報師期疑海道難測所以不俟的音即舉兵相應今仍趣宣撫司進兵克期下燕如此則既於夾攻元約不爽又絕日後輕侮之患奈何自布露腹心傾身倚之大事去矣良嗣愕然曰宣撫司盡力不能取若不以金幣藉女直取之何以得燕擴曰既知力貪目前小利不虞後患掌失指耶良嗣曰朝廷之意已定不可易也遂出國門 金穆昆舊作謀今改宗雄率金主往視疾不及見哭之慟謂羣臣曰此子謀略過人臨陳勇決少見其比賻贈加等宗雄材武躋健挽彊射遠

幾二百步後封楚王諱威敏 己卯遼將郭藥師以涿州來降發異宋史作己卯遼將郭藥師等以涿易二州以易約降在九月十五日辛未藥師之降在九月二十三日己卯非一日事今分載之東都事略作八月辛亥遼國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則月日俱誤矣九朝編年備要所載與北盟會編同藥師本常勝軍帥為涿州雷守聞高鳳降意動會蕭幹自燕來涿藥師疑其圖已遂偕其偏將甄五臣等擁所部八千人來降童貫以聞詔授藥師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遼德埒勒部復叛都統耶律瑪格討平之時守令多棄城遁奉聖州人迎勅監李師夔主州事金都古嚕訥舊作今改乃師至師夔與其友沈章密謀出降乃出城潛見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三

耶律伊都約無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內伊都許諾遂降金主以師夔領節度以章佐之 冬十月丙戌朔金主至奉聖州詔曰朕屢飭將臣安輯懷附無或侵擾而愚民無知尚多逃匿山林即欲加兵浹所不忍今免其罪有率眾歸附者授之世官未幾蔚州降於金 庚寅詔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山府路為名山後別名雲中府又賜涿州曰涿水郡威行軍檀州曰橫山郡鎮遠軍平州曰漁陽郡撫寧軍易州曰遂武郡營州曰平盧郡順州曰順興郡薊州曰廣川郡景州曰灤川郡并燕山府為山前九州雲中府路則領武應朔蔚奉聖歸

化儒媯并雲中府所謂山後九州也尋以蔡攸為少傅
判燕山府 遼蕭妃聞常勝軍降懼甚遣蕭容韓助奉
表稱臣乞念前好防等見童貫蔡攸於軍中言女直蠶
食諸國若大遼不存必為南朝憂唇亡齒寒不可不慮
貫攸叱出之防大言於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具在
汝能欺國獨能欺天邪貫亦不以聞於朝 癸巳童貫
遣劉延慶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渡白溝
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而行不設備若
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
鄉蕭幹率眾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三

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
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為後繼延
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
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
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陳於憫忠寺遣人諭蕭妃使速
降蕭妃密報蕭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
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殺傷過半
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
王淵得漢兵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
三倍漢兵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

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
之明旦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而遁士卒蹂踐死者
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
實殆盡遼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
誚之 初朝議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
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所獻以求援者王黼從
并得之金主不問及此以營平灤三州為劉仁恭所賂
鑑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不修邊備契丹易牧於營平
之開遼史天贊二年克平州是遼以兵取之非賂也灤
州乃平州分設遼史以灤為石晉賂地亦有誤焉是月趙良嗣等至奉聖州金
主令宗望及富吉舊作蒲結今改等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四

今更不論夾攻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
民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又言南朝即自得平灤本
朝兵馬亦借路平灤以歸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
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又言本朝得燕必分兵屯守大
國人馬經過豈敢專聽富吉日汝但知阻我借路過關
不道汝國人馬又敗蓋聞劉延慶又敗於新城也又欲
留良嗣等良嗣辭以留使人無例金主曰吾方行師豈
用例邪遂以國書示良嗣等遣李靖王度喇充國信使
副薩魯謨舊作撒盧母今改充議計使良嗣云所說燕京如大
金得之亦與南朝國書中不甚明白富吉乃曰一言足

矣喋喋何為若必欲取信待到燕京使人面約遂雷馬
擴獨遣良嗣與使者偕行是月曲赦所復州縣 十一
月丙辰朔行新墾庚午祀國丘赦天下東南官吏緣寇
盜貶責者竝次第移放上書邪等人特與磨勘 庚辰
金使李清王度喇薩魯謨等入見言自燕京六州所管
漢民外其女直渤海契丹奚及雜色人戶平濼營三州
縱貴朝克復亦不在許與之限當須本朝占據如或廣
務於侵求必慮難終於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及歲
幣數目候到燕京續議畫定靖等既引對畢詔令詣王
補第補諭西京平濼當如約薩魯謨曰元約勿言姑議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三

目前可也補曰大國所欲本朝無一不從本朝所須大
國莫降心相從否李靖曰平濼等三州本朝欲作關隘
以靖所見莫若先以燕京六州交契丹歲幣其平濼等
州當從容再議或得亦不可知一槩言之徒往返也
十二月丁亥郭藥師及遼蕭幹戰於永清縣敗之詔加
藥師武泰軍節度使 戊子金使李靖等辭於崇政殿
詔龍圖閣學士趙良嗣為國信使兼送伴顯謨閣待制
周武仲副之又領國書又御筆付良嗣等云平濼頗出
桑麻金所欲得可與契丹歲幣數目外特加絹五萬匹
銀五萬兩以曲盡交歡之意所有營平濼及西京地土

本朝盡行收復 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
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自將伐燕京宗望
率七千先之實古訥舊作習古出得勝口尼楚赫舊作
乃今改為左翼博勒和舊作婆盧
可今改出居庸關洛索舊作婁
為右翼遼蕭妃五止表於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
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厭
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某睦舊
高六等送款於金幸卯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尼
楚赫洛索陳於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
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三

降詣金營請罪金主竝釋之命守舊職器彥宗之才遷
左僕射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妃與蕭幹自
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馬擴歸
告捷 甲辰金復遣李靖王度喇與趙良嗣等同來良
嗣至金主軍前金主謂曰數年相約夾攻而汝國不出
師復不遣報今將若何良嗣對曰夾攻雖是元約據昨
奉聖州軍前別議特許燕京不論夾攻與否今月二日
本朝於永清擊走蕭幹追至燕京雖非夾攻亦其意也
金主曰夾攻且勿言其平濼等州未嘗議及如何欲取
若必欲取平濼并燕京亦不與矣便令良嗣歸館居四

日詔趣令南使辭歸良嗣曰今合議事甚多略未嘗及而遽令辭何也陸魯謨曰皇帝已怒遂令人辭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良嗣曰自古及今稅租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稅租者可削去此事宗翰曰燕自我得之稅賦當歸我大國熟計之若不見與請速還涿州之師無留吾疆於是復以國書遣良嗣及靖等丙辰貶劉延慶為率府率安置筠州遼主聞金取燕京遂由埽里關出居四部族詳袞之家黃龍府仍附於遼金宗輔討平之是歲萬歲山成御製見獄記以紀其勝萬歲山始名鳳皇山後神霄降其詩有見獄排空霄之句因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三

以千夫鑿河漸橋毀堰拆開數月方至京師賜號昭功慶成神運石時初得燕地故也勳緣此授節度使其後金兵再至圍城日久拆屋為薪鑿石為燧伐竹為篋離唯大石基址存焉戶部上今歲民數凡主客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三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視西漢盛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不及五年遼保大三年春正月丁巳遼知北院樞密事奚王和勒博舊作回鹘保今改即箭筈山自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二王分司建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天

改名見獄以山在國之見位也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界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南山之外又為小山名曰芙蓉城窮極窈眇嶽之北乃所謂景龍江也江外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東盡封邱門而止其西自天波門橋入西直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橋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里屬之龍德宮帝潛邸也其後以金芝產於萬壽峯又更名壽嶽云山周十餘里遊四方奇花異石置其中千巖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最後朱勔於太湖取巨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

官遼主命都統耶律瑪格討之先是金主使完顏昂監護諸部降人處之嶺東就以兵守臨潢府昂不能撫御降人苦之多亡歸遼遼主招集散亡稍得自振金主諭安班貝勒晟曰昂違命失眾當置重法若有所疑則禁錮之俟師還定議戊午金使李靖等入對還見王黼黼謂靖等曰大計定矣忽於元約外求租賦類有開謀害吾兩國之成者陸魯謨謝曰有之契丹日後為皇帝言有國都如此而以與人川事大臣頗惑其言唯皇帝與宗翰洛索持之甚堅曰已許南朝不可改也黼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漢特相遷就然飛輓殊遠

飲以銀絹充之請問其數備曰已遣趙龍圖面約多寡
矣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許之期日詔趙良嗣周武仲
馬擴奉國書與靖等偕往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
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辛酉授安中慶
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加燕山府節
度郭藥師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
姬妾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
拜庭下泣言臣在契丹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
望龍顏帝漢袞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
祥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祥故主也國破出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无

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它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
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它人因佯泣如雨帝以為忠解
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
汝輩力也即剪益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新除
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
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貶
官而職任如故 壬申金使招和勒博降不聽 甲申
錄富弼後 遼平州人張毅毅異宋金二史並作第進
士建福中授遼興軍節度副使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
蕭諦里毅撫定亂者州民推毅領州事耶律淳死毅知

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妃遣時
立變知平州毅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毅情狀於蕭公
弼公弼曰毅狂妄寡謀其何能為當示以不疑金人招
時立變赴軍前加毅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宗
翰又欲先下平州擒毅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請
自往覘之遂見毅毅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
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
見宗翰曰彼無足慮宗翰信之乃升平州為南京加毅
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雷事 二月乙酉朔以李邦彥
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趙野為尚書右丞 丙戌趙良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三

嗣等自燕山還至雄州以金國書遞奏初良嗣以前月
抵燕諸將列館郊外獨置南使於一廢寺以氈帳為館
良嗣見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
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
曰燕租六百萬今止取一百萬亦不為多不然還我涿
易舊疆及常勝軍吾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
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
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以國書歸報金主問來期何
時良嗣以半月對金主曰我欲二月十日巡邊無妨我
良嗣曰此去朝廷數千里今正月且盡安能及期莫若

使人留雄州以書驛聞爲便金主許之時金人得左企弓輩日與之謀以爲南朝雅畏契丹加以劉延慶之敗益有輕我心企弓嘗獻詩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然南使過盧溝金人悉斷其北橋梁焚次舍蓋亦恐我不從而自防也其書略言貴朝兵今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滎等州不在許限僮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使從之庚寅詔遣良嗣等自雄州再往許契丹舊歲幣四十萬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三

索曰此亦須再遣使去於是遣尼楚赫等三人與良嗣俱來金主謂良嗣曰尼楚赫貴臣也可善待之三月乙卯尼楚赫等人見於崇政殿其國書誓書並無一語及西京者對罷詣王黼第黼欲令庭趨尼楚赫不可分庭而見尼楚赫乃言士卒取西京勞甚宜有犒勞黼皆許諾帝以其主有善待之語詔特預春宴宴日就辭於集英殿詔吏部侍郎盧益良嗣俱充國信使馬擴副之持國書及誓書往軍前議交燕月日戊午金都統杲等言耶律伊都圖喇舊作鐸利今改謀叛宜早圖之金主招伊都等從容謂之曰朕得天下皆我君臣同心同德以成大功固非汝等之力今聞汝等謀叛若誠然耶必須鞍馬甲冑器械之屬當悉付汝朕不會言若再爲我擒無望免死欲留事朕無懷異志朕不汝疑伊都等皆戰慄不能對命杖圖喇七十餘並釋之盧益趙良嗣馬擴行至涿州金洛索高慶裔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主上親御翰墨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兼求細故紛紛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頊儒韓昉張軫等越境去南朝須先以見還方可議交燕月日是數人者皆契丹所指名故金人索之良嗣欲諭宣撫司遣去益擴

三

不可曰諸人間已遠京師今欲悉還之不唯失燕人心且必見憾盡告吾國虛實所係非細況今已迫四月敵亦難留何慮不交奈何隨所索即與之彼得一詢十何時已邪良嗣卒與薩魯謨赴宣撫司縛送溫訊等於金既至宗翰釋其縛而用之 壬午盧益等赴花宴時金主形神已病中觴促令便辭略不及交燕事益力言之洛索曰兩朝誓書中不納叛人今貴朝已違誓矣益曰且勿言諸人未嘗有至南朝者俗使有之在立誓後邪立誓前邪良嗣亦曰未議之事有五一回答誓書二交燕京月日三符家口立界四山後進兵時日五西京西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三

北界未定兼賞軍銀絹在涿州未交安得便辭洛索曰皇帝有言山西地土并符家口已無可議者使副當亟辭去癸未復遣良嗣往雄州取戶口途次楊璞以國書誓書二稟示良嗣欲借糧十萬解轉至檀州歸北州給大軍討天祚且請良嗣入辭良嗣問交燕之期定以十七日於是及益擴等齎國書與楊璞俱來至雄州宣撫司猶疑金人所納非實因留馬擴同入燕備緩急差使遣良嗣與楊璞赴京師 初王黼既專任交燕事降旨飭童貫蔡攸不得動以聽約束因使趙良嗣奉使而金主謂良嗣曰我聞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延慶將十五

萬眾一旦不戰自潰中國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為我有中國安得有之良嗣不能對舊制遼使至待遇之禮有隕不示以華侈且以河朔甫近都邑故迂其程途多其里候次第為之燕犒而至防微杜漸意也及黼遣良嗣唯務欲速以擅其功與金使人隕以七日自燕山至闕下凡四五往反皆然又每至輒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金人因是益生心邀索不已黼勸帝曲從之而營平二州及山後之地終不可得姑欲得燕山以稍塞中外之議約既定復索禮數因盡還其待遼人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五

遼聖宗高麗穆王御製詩集

宋紀九十五 起昭陽軍閏四月盡崩蒙大荒落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徽宗體神台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帝

宣和五年 遼保大三年金天輔七年九月後為天會元年 夏四月丁亥金主遣

宗望鄂囉襲遼主于陰山壬辰使楊樸齋誓書以燕京

及涿易順景薊六州來歸 政興繁年要錄作檀順景薊四州紫涿易二州宋人自取此云六州者金人誇大其詞意在多得歲幣耳 遼耶律達實 舊作大壁龍石今改

門東金都統鄂囉遣洛索 舊作婁室今改 等攻之生擒達實耶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五

律糾堅 舊作九斤今改 聚眾與中府亦為金人所破糾堅自殺

宗望鄂囉聞遼主畱輜重于青塚以兵萬人圍之戊戌

遼太保特默格 舊作特册哥今改 竊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許王

諸妃公主從臣俱陷于金 政興金史宗望傳作寧王雅里今從遼本紀作梁王

庚子童貫蔡攸入燕山府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

金人席卷而東損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或告

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畱常勝軍利汝田

宅給之耳燕人皆怨因說宗翰不當與南朝全燕宗翰

因欲止割涿易兩州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異日

汝等自圖之王寅金宗望押燕山地圖至初欲令童貫

蔡攸拜受馬擴姚平仲其曉之乃已貫攸厚賂之而還

乙巳童貫奏撫定燕城丙午王黼等上表稱賀 戊

申金使楊璞同盧益趙良嗣等至齋國書并誓書以進

良嗣私語人曰只可保三年爾時上下皆知金必渝盟

而莫敢言 庚戌曲赦河北河東燕雲路時雲中路地

尚未得也而赦乃先及其後頗得武朔蔚三州尋復失

之兵端蓋自此始 辛亥童貫蔡攸自燕山班師金人

遣人招遼主歸附遼主答書請和既而金人部送遼之

族屬輜重東行遼主憤舉族見俘以兵五千餘決戰于

白水梁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遁去獲其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五

子趙王實訥 舊作習泥烈今改 及遼主璽追二十餘里盡得

其從馬獻璽于行在 政興金史本紀及宗望傳俱作傳國璽辨見前 金主大錄

諸帥功加賞焉遼主遣人送龜紐金印偽降宗望受之

視其文乃元帥燕國王之印也宗望復以書招之諭以

石晉北燕故事遼主遁入雲內徒御單弱特默格挾梁

王雅里馳赴之從者千餘人遼主慮特默格為變欲誅

之責以不能盡救諸王將訊之杖劔召雅里問曰特默

格教汝何為雅里對曰無它言乃釋之 五月己未以

收復燕雲賜王黼王帶進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為

太保進宰執官二等童貫落節鉞進封徐豫國公蔡攸

為少師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夏國主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
蕭迪里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肅軍北遣使封乾
順為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為迪里陰謂耶律元
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
柰社稷何乃共劫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
改元神歷以迪里為樞密使特默格副之雅里性寬大
惡誅殺獲亾者答之而已自歸者即官之金宗望趨天
德間夏人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遣書于夏使執送
遼主且許割地 左企弓等為金部燕人東徙流離道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三

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于張毅曰左企弓不能
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疆兵盡忠于遼免我
遷者非公而誰毅遂召官屬議皆曰問天祚兵勢復振
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恢復先責左
企弓等叛國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
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
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籍宋人之援又何懼焉毅曰此
大事也當審畫以翰林學士李石明智召而問之石以
為然遂拘兩府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
西數其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皇叔秦

晉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降封湘陰三也天祚遣官來
議事而殺之四也檄書始至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
守燕而降六也臣事于金七也括燕財以悅金八也使
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先下平州十也爾有十罪
所不容誅企弓等無以對皆縊殺之仍稱保大三年盡
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旋以榜諭燕
人令各安堵如故田宅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人
大悅往往南來至京師石改名安弼與三司使高履改
名黨者詣燕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毅文武全
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速招致毋令西迎天祚北合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四

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黨赴闕以聞帝以手札付
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毅內附毅乃遣人持書來請
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
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朝廷又聞遷民
得歸亟詔安中度加恤錄士大夫之可用者復百姓田
租三年毅聞之大喜遂決策納款焉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張毅以平州
年即遼之保大三年也遼史繫於保大四年又云數自
稱保大三年則作四年者誤也金史與宋史同今從之
乙丑詔正位三公立本班帶節鉞若領它職者仍舊
班著為令 癸酉祭地于方澤 和勒博舊作同禽南
保今改
寇燕地敗於景蒯閱其眾奔潰耶律裕古澤舊作與古
哲今改

等級之奚人以次附屬於金金各置明安舊作猛穆昆

舊作謀領之六月壬午朔金主次鴛鴦濼丙戌張

鼓遣人詣安撫司納土金人間鼓叛遣揀摩舊作開將

騎二千來討鼓率兵迎拒于營州金人以兵少不交鋒

而歸大書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鼓即安以大捷聞宣

撫司乙未詔今後內外宗室並不稱姓丙申金主

有疾還上京命宗翰為都統昱及幹魯副之駐兵雲中

以備邊旋召皇弟安班貝勒舊作諸班勃晟前赴行在

戊申領樞密院鄭居中卒以蔡攸領樞密院秋七

月戊午以梁師成為少保童貫蔡攸歸自燕山頗失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五五

帝意王黼梁師成遂薦譚稹為宣撫是日起復稹為河

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使令駐河東交割金人所

許山後之地己未詔童貫依前太師神霄宮使致仕

己酉金主次牛山宗翰還于軍中庚午王黼等上尊

號曰繼天興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不允八月辛巳

朔日有食之見遼史不書今從金史乙未郭藥師大敗

蕭幹于峯山燕京既陷幹就奚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

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

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舜臣于石門鎮陷蘇州寇掠燕

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

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支王安中詹度郭藥師等切責之

已而安中命藥師擊破其眾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

大半從軍之家悉為常勝軍所得招降奚渤海五千餘

人生擒阿嚕獲遼太宗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等幹遁

去尋為其部下巴爾達喀所殺傳首河間府詹度上之

乙未金主次渾河北皇弟安班貝勒晟率宗室百官

上謁辛丑命王安中作復燕雲碑壬寅太白晝見

戊申金主殂于行宮年五十六後上尊諡曰武元皇

帝廟號太祖太祖裕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為用舉兵

數年算無遺策遂成大業五月金主阿古達殂長編亦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五六

云遼史天祚紀又載入明年九月癸丑太祖喪至上京

葬宮城西南寧神殿貝勒臬耶王昂及宗峻宗幹率宗

親百官請安班貝勒晟正帝位不許固請亦不許宗幹

率諸弟以赭袍被晟體置壘懷中丙辰即皇帝位己未

告祀天地辛酉大饗明堂丙寅金大赦中外改天

輔七年為天會元年癸酉金主命發春州粟振降人之

徙于上京者戊寅詔諸明安振內地置乏遼耶律達

實既為金人所擒臨戰輒以繩繫其背使為前導是月

達實復亡歸于遼冬十月乙酉雨木冰壬辰金主

以空名宣頭百道給都統宗翰許以復宜從事己亥

金上京僧獻佛骨金主卻之 壬寅罷諸路提舉常平之不職者 是月京師地震 詔建平州為泰寧軍以張穀為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甫趙仁彥張敦固皆擢徽猷閣待制令李安弼齋詔還平州仍以金花牋御筆付穀弟令面授之 遼雅里初自立好取貞觀政要及林牙耶律資忠所作治國詩令侍從讀之嘗命薄徵於民曰民有即我有否則民何以堪一時翕然稱之統軍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等率眾來附自諸部繼至而雅里日漸荒怠好擊鞠以特默格切諫而止尋以出獵過勞病死蕭迪里為亂兵所殺特默格附于金 十一月乙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七

卯以鄭紳為太師 癸亥詔國子監刊印御注沖虛至德真經頒之學者從祭酒蔣在誠等奏請也 丙寅幸王黼第觀芝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過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翼日猶不御殿半日人心少安 諸路漕臣坐上供錢物不足貶秩者二十二人 丁卯王安中譚稹加檢校少傅郭藥師為太尉 壬申王黼子弟親屬推恩有差 是月金遣宗望督揀摩攻平州會張穀聞朝命將至大喜率官吏郊迎金人諜知之以千騎襲破平

州得朝廷所賜詔旨穀挺身走欲閒道歸京師其弟懷御筆將奔燕山以其母為金人所得復往投之而穀母及妻已為金人所戮并得穀弟所懷御筆金人大怒穀遁燕山郭藥師留之匿姓名寄常勝軍中金人累檄宣撫司取穀宣撫司具奏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人曰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山中言必不發遣恐啟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并穀二子送于金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即與若求藥師亦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召為玉清寶錄宮使以蔡靖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八

知燕山府張令徽等由是切齒而常勝軍亦解體矣 十二月辛巳金調民間貨息詔以咸州以南蘇復州以北年穀不登其應輸南京軍糧免之 甲午金主詔曰比聞民間乏食至有自鬻其子者其聽以丁力等者贖之是日以古論貝勒果為安班貝勒以宗幹為古論貝勒遣李靖來告哀 乙巳金使高居慶楊意來賀正且時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宗翰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復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遁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人

累疏姓名索之而不肯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是歲秦鳳旱河北京東淮南饑遣官賑濟

六年金天會二年春正月癸丑遣太常少卿連南夫伴

送金使歸國尋兼祭奠弔慰使 甲寅金主以空名宣

頭五十銀牌十給宗望 戊午置書苑所 癸亥藏蕭

幹首于太社 金以東京比歲不登詔減田租市租之

半 庚午勒停人蔡條復朝奉郎提舉明道宮 癸酉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九

御內東門為金主旻成服 甲戌夏國稱藩于金金以

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伊寶伊喇舊作乙室圖嚕樂舊作吐祿

改今西之地與之丁丑金始自其京師至南京五十里

置驛 遼主趨都統瑪格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瑪格

被執瑪克實來迎贖馬馳羊又率部人防衛時侍從乏

糧數日以衣易羊至烏古迪里部以都點檢蕭伊蘇知

北院樞密使事封瑪克實為神裕悅王 二月金詔護

遼帝諸陵有盜發者罪死庚寅給宗翰馬命賑新附之

民 己亥躬耕籍田 丙午詔自今非歷臺閣寺監監

司郡守開封府曹官者不得為郎官卿監著為令 尚

書左丞李邦彥以父憂去位 金宗翰乞濟師詔有司

選精兵五千給之丁未金主諭宗望曰凡南京留守及

諸闕員可選勳賢有人望者就注擬之具姓名官階以

聞 遼耶律約素舊作道等十人謀叛伏誅 三月己酉

朔以錢景臻為少師 金遣使詣宜撫司索趙良嗣

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不易致良嗣所許

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大怒及舉兵亦以此為辭 庚

戌金宗望請選良吏招撫遷潤來隰之民保山砦者從

之己未宗望以南京反覆凡攻取之計乞與知樞密院

事劉彥宗裁決之辛未夏國王李乾順進誓表於金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十

閏月戊寅朔金賜夏國誓詔 辛巳皇后親蠶 京師

河東陝西地震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

州諸山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

郎中黃潛善案視潛善不以實聞帝意乃安遷潛善為

戶部侍郎 夏四月己酉賑上京路西北路之降者及

新徙嶺東之人 癸丑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八

百五人 丁巳起復李邦彥為尚書左丞 戊午金以

所築上京新城名會平州 五月癸卯金使來告嗣位

癸未金主詔曰新降之民訴訟者眾今方農時或失

田業可俟農隙聽決 金人既建平州為南京未幾州

八擁都統張敦固據城抗拒是月揀摩克南京殺敦固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饋官軍率
十數石致一石纒一年三路皆困六月壬子詔西京淮
浙江湖四川閩廣措置調夫各數十萬並約免夫錢毋
夫三十貫委漕臣阻督之違者從軍法用王黼言也尋
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
徧率天下所得纒二十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
壬午金皇子宗峻卒太祖之嫡子也 丙戌金禁外方
使介冗從多者 戊子遣著作佐郎許亢宗等如金賀
嗣位 丁酉詔應係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改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十一

正 王黼言頃得方士璣衡之書足以察七政甲辰詔
置璣衡所以黼及梁師成領之 遼主既得耶律達實
兵及居烏迪里部又得瑪克實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
出兵收復燕雲達實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
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
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達實遂殺知北院樞密事蕭伊
實及博勒果自立為王率鐵騎三百宵遁 遣校書郎
衛膚敏如金賀生辰膚敏言金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
未聞彼遣使而吾反先之於威重已闕萬一金使不至
為朝廷羞請至燕而俟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

帝以為然泊至燕山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 遼主
在夾山金人欲取之以力不能入夾山為悵遼主畏宗
翰在西京扼其前久不敢出俄間宗翰還上京洛索代
領軍事遂率諸軍出夾山下潼陽嶺取天德東勝軍寧
邊雲內等州南下五州如履無人之境洛索忽以大兵
扼其歸路急擊之遼眾大潰 夏人舉兵侵武朔二州
地界宜撫使譚種遣李嗣本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即退
聽金人怨朝廷納張穀又以種不給糧遂攻蔚州殺守
臣陳詡陷飛狐靈邱兩縣遂應州守臣蘇京等絕山後
交割意朝廷咎種措置乖方童貫蔡攸又其排種八月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十二

乙卯責授稹順昌軍節度副使致仕以童貫領樞密院
代其任 遼主之在夾山也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
齋御筆絹書通意及遼主許允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
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閒女樂三百人遼主大
喜貫是行出太原名為代稹交割山後地土實以密約
遼主來降自往迎之也遼主欲來奔慮南朝不足恃遂
直趨山陰國舅詳袞舊作詳托卜嘉舊作捷不降于
金 壬戌以復燕雲赦天下 九月乙亥以白時中為
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為少宰兼中書侍郎
辛巳大饗明堂 丁亥以趙野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

承旨宇文粹中爲尚書左丞開封府尹蔡懋同知樞密院 庚子遣校書郎賀允中等如金賀正旦 庚寅金使布密古等來致遺留物 冬十月甲子金以泰州秋涼發寧江州粟以賑之丙寅命運米五萬石于廣寧以給南京潤州戊卒 庚午金使來賀正旦 御筆道官可自大夫以上共帶職人並令封至朝官許蔭贖私罪爲官戶 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 癸酉詔內外官並以三年爲任治績著聞者再任 遼主在陰山從者不過四千戶步騎纔萬餘猶納圖魯卜舊作突不呂今改部人額格之妻以額格爲本部節度使 十一月丙子太傅王黼致仕黼位元宰母陪山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問而惡之黼以鄧王楷有寵陰爲畫奪宗之計未成會帝幸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牆穿僂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桌奏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命致仕其黨胡松年等並免官 太白晝見 自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豪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括剝橫賦以羨爲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三

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帝然其言丙戌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千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頗議裁省 壬辰詔監司擇縣令有治績者保奏召赴都堂審察錄用毋過三人 童貫遣馬擴知保州辛興宗使宗翰軍擴等至雲中府會宗翰已歸國爾洛索權元帥遣人來論庭參擴辭以見人臣無此儀洛索曰譚宣撫時使人庭參我擴曰譚稱以几庸不知故常爲朝廷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古 所黜數往返辨論最後洛索遣高慶裔來曰二觀察既執舊儀此亦暫權元帥不敢輒見所言交山後事以國相詣闕不敢專兼兩朝誓書各不收納叛臣貴朝先失約雖山後亦難以復交擴曰職官富戶逃歸燕京乃張毅之罪本朝已斬首函送其餘民戶多隱山谷間已見者相繼遣前未見者方行相捕如貴朝言山後別無經略及交蔚州復縱軍馬攻取若大國每如斯則兩朝和好何時可成慶裔曰山後疆土已許諒不食言但貴朝亦許常敦信誓前索職官民戶繼踵發來事無不遂也卽以牒遣使人回貫詢擴入境所見擴曰金人訓習漢

兒鄉兵增飛狐靈邱之戍數指言張毅邀索職官民戶
實有包藏願太師速營邊備貫不能用 遼主從行者
舉兵亂護衛太保蕭仲恭本名蘇哲舊作木者等擊敗之仲恭性
恭謹能披甲超橐駝其母梁宋國大長公主道宗季女
也自青塚逃歸至是以馬乏不能進謂仲恭兄弟曰汝
等盡節國家勿以我為念遼主傷之命仲恭之弟仲宣
留侍公主仲恭從遼主西奔公主尋為金所獲 十二
月甲辰朔詔太師致仕蔡京領講議司聽就私第裁處
仍免僉書毋致勤勞 詔百官遵行元豐法制 癸亥
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請至都堂治事王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五

滿既罷白時中李邦彥作相京黨閔然以為宰相望輕
朱勔因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凡四當國年已八十
目盲不能書字足蹇不能拜跪凡京所判皆季子條為
之仍代京禁中奏事于是肆為姦利賞罰無章條妻兄
韓梈者驟用為戶部侍郎密與謀議既逐朝士殆無虛
日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咕嚕耳語堂吏數十人
抱文書以從遣使四出誅求採訪喜者令薦之否則劾
之中外搢紳無不側目先是王黼領應奉司總四方貢
獻之物以示權寵條復效之扞置宣和廂式貢司中分
諸庫如泉貨幣帛服御王會器用等皆其名也上自金

玉下及蔬茹無不籠取元封大觀庫及推貨務見在錢
物皆拘管封椿為天子私財時中邦彥等奉行文書而
已 時河北山東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監額
科斂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兵竝起為盜山東有張萬
仙者眾至十萬又有張迪者眾至五萬河北有高託山
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命內侍梁方平
討之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特詔度
為道士 遼置二總管府
七年遼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春正月癸酉朔詔赦兩河京西流民
為盜者仍給復一年 戊子金同知宣徽院事韓資正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六

加尚書左僕射為諸官都部署 癸巳詔罷諸路提舉
常平官屬有罪當黜者以名聞仍令三省修已廢之法
遣禮部員外郎邵博送伴金使 党項舒和倫舊作小解
忽至遼主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卻之乘張仁貴馬得
脫政異北征紀實云舒和倫者天德雲中開一族帳舊臣屬遼人及天祥至舒和倫避正寢事之唯謹不以其失國虧其臣節尼雅滿自討之一舉殺舒和倫破其族帳蕩然無遺種遂擒其弟諸子宗屬解天祥逸去不見案天祥奔舒和倫時已無所 至天德遇雪無禦寒謂后妃諸子宗屬矣今從遼史 具護衛太保蕭仲恭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仲恭進麩與棗欲憩仲恭即跪坐倚之假寐仲恭輩惟留冰雪以

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田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遂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舒和倫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

二月甲辰復置鑄錢監詔御史察賊吏己酉雨木冰庚戌詔京師運米五十萬斛至燕山令工部侍郎

孟揆親往措置壬戌遼主行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洛索所執遼主

致惡也遼遺錄載天祥降書蓋被執後所上也北征紀實云金人於朔州武州境上分兵三百里有一人馳駿馬手

夏率二馬望北馳去騎兵圍之即自白曰我天祥也騎兵將加執縛猶左右顧叱曰爾敢縛天子邪尼雅因使拜阿古達像而送至金國索黑龍江有洛索碑具言擒遼天祥事是擒天祥者乃洛索遼主之在夾山也帝數而非尼雅滿也今參川遼金史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七

遣使誘之往來皆由雲中金人盡知其事及其走舒和倫帳中金人以未得天祥遣使謂童貫曰海上元約不得存天祥彼此得即殺之而中國違約招徠今又藏匿不出我必欲得天祥也貫辭以無有又遣使迫促語大不遜貫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按之曰若遇異色目人不問優殺以授使人會金人自得天祥事乃息壬申京東轉運副使李孝昌言招降羣盜張萬仙等五萬餘人詔捕官犒賞有差初耶律達實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勒達詳袞崇烏魯舊作林吉崇烏魯獻馬四百馳二十羊若干西至哈屯舊作可城駐北庭都護府會

西鄙七州及十八部王諭之曰我祖宗艱難勅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通我國家殘我黎庶屠剪我州邑使我天祥皇帝蒙塵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

義而西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孤庶亦有思共救君父濟生民之難者乎遂得精兵五萬餘於是置官吏立

排甲具器仗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遣書同鵠王必勒哈舊作畢勒曰吾與爾國非一日之好

今我將西至大倉假道爾國其勿致疑必勒哈得書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馳羊願質子孫為附庸送

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六

獲財畜不可勝計軍勢日盛至塔什干舊作尋思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呼拉沙舊作忽爾來拒戰兩軍相望二里許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乃遣蕭額哩埒舊作軒里耶律松山等將兵攻其右蕭蘇拉布舊作刺阿耶律穆蘇舊作木等將兵攻其左自以板攻其中三軍俱進呼拉沙大敗僵屍數十里駐軍塔什干凡九十日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至奇爾愛雅舊作楚前文武百官冊立達實為帝以是月五日即位致異也西遼立國沙漠幾九十年其傳授世次帝后年號僅於遼史天祥紀未附見其略它書別無可參證但史稱達實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以理探之必非其實錢竹汀嘗辨之云案天

部西去即甲辰歲也其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
又西至奇爾麥雅而後有受冊即位之事其所歷月日
久矣不特其甲辰二月恐亦非乙巳二月也今以史無
明文姑從薛盤繫於此月而兼采錢說以俟後人論定
焉
改元延慶號噶爾汗舊作葛兒復上漢尊號曰天祐

皇帝世謂之西遼既而追謚其祖曰嗣元皇帝祖母曰
宣義皇后冊元妃蕭氏為昭德皇后 三月癸酉朔雨

雹 丙子金賑奚契丹新降之民辛巳金建乾元殿賜
完顏洛索鐵券幹魯獻傳國寶以瑪克實來降請給印

綬 金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其
議皆自宗幹發之 甲申知海州錢伯言奏招降山東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九

寇賈進等十萬人詔補官有差 先是童貫嘗問馬擴

常勝軍且為患欲消之如何擴曰誠知必爾然今金人
未敢肆而知有所忌者以有此軍也若遽罷之且為患

莫若且撫而用之貫曰其術安在擴曰今藥師之眾止
三萬餘人多馬軍武勇太師誠能於陝西河東河北選

精銳馬步十萬分之為三擇智勇如藥師者三人統之
一駐燕山與藥師對一駐廣信軍或中山府一駐雄州

或河間府大牙相制使藥師之眾進有所依退有所憚
則金人雖肆豈能遽前貫曰善第十萬人未易得我當

徐思之辛丑貫自太原真定瀛莫入燕山橋常勝軍奏

請河北置四總管中山辛興宗真定王元河中楊惟忠
大名王育令招逃卒游手人為軍從之蓋用擴言也

夏四月丙辰降德音於京東河北路 庚申蔡京依前
太師魯國公致仕蔡條既擅權用事其兄攸愈嫉之白

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攸發條姦私事帝怒詔安置
韓梈於黃州罷條侍讀提舉明道宮尋又毀條賜出身

救時中等欲因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
與攸同往取謝事表京置酒飲貫攸酒方行京泣曰上

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讓者貫曰不知也京又曰京
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上恩未報此心二公所知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十

也時左右問京并呼攸為公皆竊笑京不得已以章授
貫帝命詞臣代為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從之 復州縣

免行錢 戊辰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名虛而勿
授二公但為階官毋領三省事 五月丁亥詔諸路帥

臣舉將校有才略者監司舉守令有政績者歲各三人
乙未遣奉議郎舒宸中如金賀生辰尋改命校書郎

衛膚敏 六月辛丑朔詔宗室復著姓 帝援神宗遺
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丙午封童貫為廣

陽郡王加蔡攸太保 戊申詔臣僚輒與內侍來往者
論罪辛亥慮囚 癸亥詔吏職雜流出身人毋得陳請

改換 乙丑罷減六尚處貢物 是月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少從學於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於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卻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辯劾列者見之皆縮悚汗日之曰殿上虎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略以即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權貴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耳還其書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五 三

不谷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器之安世字也 秋七月庚午朔詔士庶毋以天王君聖為名字 壬申金禁內外官宗室毋私役百姓己卯金主詔權勢之家毋買貧民為奴其贖買者一人償十五人詐買者一人償二人杖一百甲申金括南京官豪收馬以等第取之分給諸軍 是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熙河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浸 河東義勝軍叛 八月癸卯金西南北都統鄂囉以遼主延禧至來流河甲辰告于太祖廟丙午見金主遂降封為海濱王以蕭仲恭為忠甚加禮遇 壬子金主命有司揀閱善射勇健

之士以備南伐時宗望言于金主曰宋人不還戶口且問泊軍燕山苟不先之恐為後患既而宗翰亦以為言故南伐之策宗望實啟之 九月壬辰金使李孝和等以天祚成擒來告慶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金將舉兵先使來覘也時河東奏宗翰至雲中頗經營南下詔童貫再行宣撫貫既受詔未即行會張孝純奏金人遣小使至太原欲見貫既議交割雲中地帝頗信之詔趣貫行無留乙未詔吉州安置聶山復朝散郎乘驛赴闕時金人欲伐中原其謀已洩懼我為備且揣知我必欲雲中故多為好辭以給我然謀報已詳于是預謀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五 三

雲中守蔡攸乃薦山遂召之 是月有狐升御榻而坐又有都城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言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初不知向者所為乃于獄中殺之 清化縣權鹽場申燕山府言金人擁大兵前來劫掠居民焚毀廬舍時宣撫使蔡靖與轉運使呂頤浩李與權等修葺城墮團結人兵以為守禦之備使鉅牌馬入奏兼關合屬去處而大臣謂郊禮在近匿不以聞恐礙推恩奏薦事 措置未晚但以大事委邊臣而已 冬十月己亥賜金告慶使李孝和等宴

甲辰金主詔諸將南伐以安班貝勒果兼領都元帥貝勒宗翰兼左副元帥先鋒經略使完顏希尹為右監軍左金吾上將軍耶律伊都為右都監自西京入太原以六部路軍帥達蘭舊作撻懶今改為六部路都統舍音舊作斜也今改副之宗望為南路都統揀摩副之知樞密院事劉彥宗兼領漢都統自南京入燕山路時金人部署已定而舉朝不知遣使往來泄泄如平時 金建太祖廟于西京 辛亥賜曾布謚曰文肅 戊午罷京畿和羅 十一月乙亥遣使如金回慶 童貫至太原馬擴辛興宗復詣雲中使宗翰軍論以得旨且交蔚應飛狐靈邱餘悉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三

還金仍覘其國有無南侵意擴等至軍前宗翰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禮禮畢首議山後事宗翰曰先帝與趙皇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毅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毅之請上漢悔之願國相存舊好不以前事置胃中乞且交蔚應飛狐靈邱之地宗翰笑曰汝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復何論汝家州縣消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辭吾自遣人至宣撫司矣金人自擒天祚之後欲南下意尚猶豫會隆德府義勝軍二千

人叛降于金其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首領韓民義怨守臣辛綜率五百餘人見宗翰曰常勝軍惟郭藥師有南向心如張令徽劉舜臣之徒以張毅故皆缺望由是劉彥宗耶律伊都輩力勸金人言南朝可圖仍不必用眾因糧就兵可也故宗翰決意南伐而有是言翼日館中供具良厚薩里穆爾笑謂馬擴曰待使人止此回矣 金宗望請于金主曰揀摩於臣為叔父請以揀摩為都統臣監戰事金主從之以宗望監揀摩劉彥宗兩軍戰事 丙戌祀國丘赦天下 庚寅以保靜軍節度使种師道為河東河北路制置使 十二月戊戌金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三

人破檀州 己亥馬擴等自雲中回至太原以宗翰所言告童貫驚曰金人初立國遠敢作如許事擴曰北人漢憾本朝結納張毅又為契丹亡國之臣所激必謀報復擴固嘗關白獨未蒙信聽耳今猶可速作隄防然貫先已陰懷遁歸意矣 金人破薊州朝廷以故事遣吏部員外郎傅察迎金賀正且使於玉田縣時金已渝盟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問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遇宗望促之使拜白刃如林或捧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曰我有死而已不可屈也遂殺之察堯俞從孫也倉卒殉義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裹其骨命

虎翼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
兩月伺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 壬寅金使王
介儒陸里穆爾至太原出所齋書說張毅渝盟等事其
語倂甚童貫厚禮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陸里穆
爾曰軍已興何用告爲國相軍自河東路入太子軍自
燕京路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
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旦渝盟舉兵
相向豈不顧南朝積累之國若稍飭邊備安能遽敵邪
薩里穆爾曰國家若以貴朝可憚則不長驅矣移牒且
來公必見之莫若遣童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三

界存宋朝宗社乃至誠報國也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爲
卽與參謀宇文虛中等謀赴闕稟議知太原府張孝純
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竭力支吾今大
王去人心必搖是棄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
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
必金便能克也貫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
置帥臣何爲乙巳遂逃歸京師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
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懦奉頭鼠竄何面目見
天子乎 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
度以御筆所書有序不從常勝軍士橫暴度不能制朝

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
稍爲抑損而知燕山府王安中但諂事之宰相亦曲徇
其意所請無不從于是良械精甲藥師令其部曲持以
貿易于它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官侍譽言日間於
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
論頗以爲疑慮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
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欲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于易
州再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
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
它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迴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三

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眾
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北蔡攸亦從中力主之
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
書宰相輒不省詹度亦言藥師瞻視非常趨向懷異始
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宗望至三河靖遣藥師及
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敗績而還
宗望至燕山藥師率軍郊迎之執靖及都轉運使呂頤
浩副使李與權以降于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
宗望既得藥師益知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軍等皆山後

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納十萬餘人官給錢米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廩不足以饑而怒官軍又輒罵辱其心益貳俟釁且發至是金人南侵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未決漢兒開門獻于金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破代州及至忻州州守賀權開門張樂以迓之宗翰大喜下令兵不入城 己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南下是月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 辛亥金宗望引兵向關令所過州縣毋得擅行誅戮 乙卯宗望攻保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七

州安肅軍不克 丁巳皇太子除開封收罷修葺衍北宅令諸王子分居十位 戊午金人圍中山府詹度禦之 是日皇太子入朝賜排方玉帶排方玉帶非臣下所當服也帝時已有內禪意矣 己未下詔罪已其略曰言路壅蔽導諛日間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樵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尤會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悟懼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詔宇文虛中所草也又令中外直言極諫郡邑率

師勤王募草澤異才有能出奇計及使疆外者諸局及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百姓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侍從官以上月廩罷道官并宮觀撥賜田土及大晟府教樂所行幸局采石所凡釐革弊端數十事詔草既進帝覽之曰一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虛中再拜泣下同列尚有猶豫者初童貫得金茹越寒牒及開拆乃檄文言多指斥貫不敢奏至是詔草數改易未欲下也李邦彥謂不若進此以激聖心從之帝果涕下無語但曰休休內禪之意遂決遣通直郎李邦彥使金告以將內禪且求和初童貫既歸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天

自太原金人又遣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帝遂勅小使之禮令大臣見之於尚書省廳事纔就位遂大聲曰皇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弔民伐罪大軍兩路俱入白時中李邦彥與蔡攸等俱失色不敢荅徐問如何可告緩師者使人因大言曰不過割地稱臣耳大臣又俱失色不敢荅遂議厚其禮而遣之攸弟條說攸曰此覘我耳宜以行人失辭而斬其使而使彼罔測不然且囚之不可使知吾情實攸不聽蓋與執政議恐激其兵之速也鄴奉使勾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金寶二各五十兩命書執局銷銘爲金字牌子以授鄴

先是有旨幸淮浙詔集從臣赴都堂問計給事中直學士院吳敏入對于玉華閣下曰願請開帝顧羣臣少卻立敏曰金人渝盟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詔除戶部尚書李稅守建康敏率給舍詣都堂曰朝廷使爲棄京師計何左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稅遂罷行及太子除開封牧帝去意益急敏於是奏曰聞陛下巡幸之計已決有之乎帝未應敏曰以臣計之今京師間金大入人情震動有欲出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反者以三種人共守一國必破帝曰然柰何敏曰陛下定計巡幸萬一守者不固則行者必不達帝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完

曰正憂此敏曰陛下使守者威福足以專用其人則守必固守固則行者達矣帝稍開納敏曰陛下能定計事當不過三日過三日守者勢未定威福未行金人至無益也時金已越中山而南計程十日可至畿甸故敏以三日爲期帝嘉許敏遂以劄子薦太常少卿李綱曰綱明雋剛正忠義許國自言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蓋綱嘗在敏家爲敏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故薦之帝令綱來日候對于文字外庫先是綱上禦戎五策曰正己以收人心聽言以收士用蓄財穀以足軍儲審號令以尊國勢施惠澤以弭民怨因謂敏曰敵勢猖

獮非傳位太子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建號之義不出於明皇後世憎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翼日復刺臂血上疏請之帝乃除敏門下侍郎輔太子謂蔡攸曰我平日性剛不意金人敢爾因握攸手忽氣塞不省墜御床下宰執亟呼左右扶舉僅得就宣和殿之東閣羣臣共議一再進湯藥俄少蘇因舉臂索紙筆書曰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予以詔草進帝左書其尾德宮可呼吳敏來作詔敏承命以詔草進帝左書其尾曰依此甚慰懷以字文虛中爲保和殿大學士河北東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三

路宣諭使虛中初爲童貫參議官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兵南下虛中隨貫還朝勸帝下罪己之詔以感動人心至是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遂命虛中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道令直赴汴京應援庚申下詔內禪皇太子卽位於福寧殿 辛酉如御崇政殿太宰白時中率百官入賀日有五色暈挾赤黃珥又有重日相盪摩久之乃隱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是日金人攻慶源府 壬戌大赦天下常赦

所不原者咸除之百官進官一等賞諸軍有差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文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四方多以為疑士論非之立妃朱氏為皇后以耿南仲僉書樞密院事南仲帝東宮舊僚也癸亥詔遣何灌將兵二萬同梁方平守濬州河橋以金兵漸逼故也軍士行者往往上馬輒以兩手捉鞍不能施放人皆笑之甲子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大略言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謀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一國敗祖宗之盟失中國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三

之信初開邊隙使天下危如絲髮此六賊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是月金宗望破信德府宗翰圍太原府詔京東淮西募兵入衛燕山都監武漢英從宗望南伐見金得中國人皆不殺行將至真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意況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睹所擒獲皆不殺人安得戶曉謂如某等使得論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戢而下也宗望喜乃多出文榜命漢英出塞俾誘諭諸漢英遂徑走闕下具以其情告于朝曰金人之謀淺矣謂中國獨西兵可用耳今以宗翰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

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宗望一軍下燕山真定直掩東都二軍相會而後逞其大欲未知何以禦之時方內禪而漢英適至大臣憤眊益猶豫戰避之議皆未決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居橫景西園上皇將出居龍德宰執率百官起居皆慟哭上皇亦出涕因諭羣臣曰內侍皆來言此舉錯浮議可畏吳敏曰言錯者誰願斬一人以厲其餘上皇曰朕雖至不可記也又曰皇帝之上豈容更有它稱乃有欲稱嗣君者仍密諭李邦彥曰師成也乃以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副之詔改明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三

年元日靖康太常少卿李綱上封事言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劔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意乙丑召對于延和殿翼日除兵部侍郎綱初得親帝迎謂曰卿頃論水災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綱敘謝訖因奏曰今金兵先聲雖若可畏然間有內禪之意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

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遂告以舊約全歸燕
雲故歲幣視遼增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
國家敦示舊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
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
守不得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至堅
勿為浮議所搖可無後難也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
帝皆嘉納之遂有此命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五

三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六

遼天祚皇帝與金太祖高皇帝會於斡朵兒山

宋紀九十六 起柔兆敦牂正月 盡六月凡六月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 諱桓徽宗長子母曰恭

四月己酉生於坤寧殿初名直封韓國公明年六

月進封京兆郡王崇寧元年二月甲午更名烜十

和三年正月加太保五年二月乙巳立為皇太子

靖康元年 金天會四年 正月丁卯朔受羣臣朝賀退詣龍德

宮賀道君皇帝詔中外臣庶實封言得失 金監軍宗

望使奏於金主曰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請以為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請任以軍事金主

俱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 戊辰金宗弼取湯陰攻

滑州內侍梁方平領兵在黃河北岸敵騎奄至倉卒奔

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金人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

千人金兵因得不濟方平既遁何灌軍亦望風潰散守

兵在河南者無一人初金人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

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二百里

質明遂至滑具言州縣無備其後金人邀取金銀暴掠

宮禁事皆藥師導之也 己巳下詔親征令有司並依

真宗幸澶淵故事命吳玠為親征行營副使許偃從

事兵部侍郎李綱知開封府聶山為參謀官團結兵馬於殿前司 詔自今除授黜陟及恩數等事並參酌祖宗舊制能內外官司所一百五處 以吳敏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李棣同知樞密院事是日開濟州不守夜漏二鼓道君車駕東幸出通津門 朱勔放歸田里責王黼為崇信軍節度使永州安置賜李彥死仍籍其家貲 庚午以兵部侍郎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同知樞密院李棣副之聶山為隨軍轉運使時從官以過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綱侍班延和殿中適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鄒綱語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二

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遑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也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因啟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敵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帝默然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若能率厲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內侍陳良弼領京城所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難保守願詳議之帝顧綱曰卿可

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候卿綱請東壁觀城濠回奏延和殿帝顧問如何綱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濠河唯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之誠為淺狹然可以精兵彊弩據也帝顧大臣曰策將安出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如整厲士馬聲言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富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貌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厲聲曰李綱莫能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為懦儻使治軍願以死報第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三

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帝問執政有何闕趙野以尚書右丞對時宇文粹中扈從東幸故也帝即命除綱右丞時宰執猶守避敵之議綱曰臣今正謝猶服綠非所以示中外即時賜袍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帝入進膳賜宰執會於崇政殿門外庶再召對於福寧殿去雷之計猶未決也乃命綱枕為雷守綱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累年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敵騎必不能久

雷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廟朝廷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帝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劾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帝色變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帝意稍定即取紙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願謂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寇專以委卿綱受命與稅同出宿於尚書省中夜帝復遣中使諭宰執欲詰旦決行質明綱入朝見禁衛環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襍被將升車綱厲聲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六 四

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皆呼曰願以死守綱出與殿帥王宗澁等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六軍之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敵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始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上意已定敢復有言去者斬因出傳旨禁衛皆拜伏呼萬歲 辛未御宣德門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帝降輦勞問將士命李綱吳敏敘金人渝盟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厲之意俾閣門官宣諭六軍將士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賜諸軍

班直緝錢有差命綱為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曠副之置司於大晟府辟置官屬賜鉅錢各百萬朝議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誥宣帖三千道許便宐從事 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罷以李邦彥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為少宰兼中書侍郎趙野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王孝迪為中書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蔡懋為尚書左丞 壬申金人渡河及黑金史作己巳請遣使督諸路勤王兵入援 太學生陳東上書曰臣竊知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也遷南渡萬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六 五

一變生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其監司州縣官率皆數賊門生一時姦雄豪彊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近除發運使朱喚是京子攸妻黨貫昨討方寇市恩亦眾兼聞私養死士自為之備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假上皇之威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望速追數賊悉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扈從上皇如毫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帝然之 癸酉金宗望軍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岡天駟監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至至徑趣其所藥師導之也自金騎叩河梁方平焚橋而

通金人不得遽渡取小舟能容數人者以濟凡五日騎
兵方絕步兵猶未集也旋濟旋行無復隊伍既據平駝
岡獲馬二萬匹笑謂沈瑄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
千人守河我輩豈得渡哉是日金人攻宣澤門以火船
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
城下火船至摘以長鉤投石碎之又於中流排置樅木
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道閉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迨旦
始定自帝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
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
屬不與焉修樓櫓挂旌幕安礮座設弩牀運輓石施燎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六

炬垂欄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畢備四壁各以從官宗
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以中貴大小使臣分地而守
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軍中軍八千人有
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通津門外
護延豐倉倉有豆粟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
外者賴之以濟後軍居朝陽門占樊家岡使金騎不敢
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
守之具麤畢而敵兵抵城下矣 以駕部員外郎鄭望
之充軍前計議使親衛大夫高世則副之望之奉命卽
行少頃金亦遣吳孝民來舉鞭與望之遙相揖約孝民

至城西相見是夜望之等縋城下入何灌帳中孝民亦
至言欲割大河爲界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辯論久之
孝民不荅遂與望之俱來甲戌望之入奏使事退引見
金使孝民言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議和帝顧宰執未
有對者李綱請行帝不許命李枕奉使望之世則副之
宰執退綱獨留問所以不遣之旨帝曰卿性剛不可以
往綱對曰敵氣太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
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
危在此一舉李枕柔懦恐誤國事因言敵人貪婪無狀
又有燕人狡獪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如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七

朝廷不爲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若朝廷震懼
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綱既退
枕與望之再對帝許增歲幣三五百萬兩免割地次論
及犒軍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枕押金一萬兩及酒果
賜宗望使人至宗望南嚮坐見之遣燕人王洵等傳道
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爲趙氏宗社
也議和所須犒師金銀絹采各以千萬計馬駝驢騾之
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
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
枕等不敢有言第曰有皇帝賜到金萬兩及酒果宗望

令吳孝民受之夜宿孳生監金人遣蕭三寶努等來言南朝多失信須一親王爲質割地必以河爲界望之但許增歲幣三百萬三寶努不悅而退是日金人移壁開遠門以吏部尚書唐恪同知樞密院事乙亥李綱方入對外報敵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帝命綱督將士捍禦綱請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敵方渡壕以雲梯次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買勇近者以手礮欄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坐礮及之而金人有乘後渡壕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暗者紛紛甚眾又募壯士數百人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六八

各一遣蕭三寶努耶律忠王汭來獻夜到驛枕望之入對福寧殿具奏所言帝令與大臣言之是日燕山都監武漢英知信德府楊信功及李鄴沈瑄等竝歸自敵營丙子避正殿減常膳詔括偕私家金銀有敢隱庇轉藏者竝行軍法倡優則籍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中書省言中山太原河閒府并屬縣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議定交割如有不肖聽從之處卽將所毘州府令歸金國從之命降詔三鎮時肅王樞及康王構居京師帝還朝康王入毅然請行曰敵必欲親王出質臣爲宗社大計豈應辭避卽以爲軍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六九

前計議使張邦昌高世則副之詔稱金國加大字命引康王詣殿閣見宰執李稅曰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親王送至河耳王正色曰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綱力爭謂犒師金幣其數太多雖竭天下之財且不足況都城乎太原河閒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濶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祖順祖禧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使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日之計莫若擇使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少遲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淡人重地

勢不能久畱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因求去帝慰諭曰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此事當徐議之綱復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它日付之何人陛下願更審處恐後悔無及帝不聽卽以誓書授李鄴往綱尚畱三鎮詔書不遣冀少遲延以俟勤王兵集徐爲後圖也 庚辰張邦昌從康王詣金營自午至夜分始達時勤王之師踵至口或數萬人四壁各置統制官糾集給芻糧授器甲立營寨圍隊伍皆行營司主之 辛巳道君幸鎮江 以兵部尚書路允迪僉書樞密院事 金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十

人破陽武縣知縣蔣興祖死之興祖宜興人也 壬午大風走石竟日乃止 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眾范瓊將萬騎自京東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初勤王兵未集金人氣驕甚橫行諸邑秀若無人至是始懼游騎不敢秀出自京城以南民稍奠居矣 甲申省廉訪使者官罷鈔秀定貼錢及諸州免行錢以諸路贖學戶絕田產歸常平司 丁亥河北河東路制置使种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初師道被詔勤王聞命卽行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雒陽聞宗望已

屯京城下或言敵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退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耳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趨汴水南逕這金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金人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李綱言於帝曰勤王之師漸集兵家忌分非節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十一

制歸一不能濟願赦師道平仲兩將聽臣節制帝不聽曰師道老而知兵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曠可也於是別置宣撫使令師道爲之以平仲爲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帝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旣分不相統壹宣撫司所欲行者往往託以機密不復關報自是權始分 辛卯開封府言故太傅王黼行至雍邱縣南二十里輔固邨爲盜所殺百姓遂謂之負國邨詔籍其貲小人乘隙爭入黼第掠取絹七千餘匹錢三十餘萬緡四壁蕩然先是吳敏李綱請

誅黼事下開封府蕭山山方拔宿怨遣武士戕之民家
帝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盜殺之議者以不正天
討爲失刑云 癸亥大霧四塞李綱李邦彥吳敏種師
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
曰金人張大其勢然兵實不過六萬又大半皆奚契丹
渤海部落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
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
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關津絕糧道
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游騎出則擊之以重
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待其糧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三

盡力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中渡
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 甲午太學生陳東
言昨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兄休伸等書報上皇
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蔡京童貫朱勔等挾之而去
迨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令高休守禦浮橋不得南
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於攀望
慟哭童貫遂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凡百
餘人問休父子兄弟在旁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顧泣
下意若有所言者而羣賊之黨徧滿東南皆平時陰結
以爲備者一旦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

非朝廷有陛下何爲尚不忍於此得非梁師成陰有營
謀而然邪師成威聲氣燄震灼中外國家至公之選無
如科舉之取士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廷試賜
第仍令備役宣和六年春親第進士其中百餘人皆富
商豪子每名所獻至七八千緡又勅置北司以聚不急
之務專領書藪局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
糜費百端師成之惡如此而至今不去羣賊倚爲奧援
陛下雖欲大明誅賞胡可得哉乙未詔暴師成朋附王
黼之罪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遣使臣押赴貶所行至
八角鎮賜死初王黼嘗爲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三

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道君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
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至是陳東疏其罪布衣張炳亦
以爲言遂貶死 帝以金人索金銀數至多欲取禁中
珠玉以充折令聚置宣和殿是日李梲鄭望之入對命
閱所列珠玉悉津至金營 二月丁酉朔李梲鄭望之
至金營金人先遣稅歸是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
步騎萬人劫金營以敗還按是金史作姚平仲兵四十
萬來襲宗望營敗之此夸大
之辭耳趙姓之遺史作兵七千東
都事略作步騎萬人今從事略 初師道以三鎮不
可棄城下不可戰朝廷固堅守和議俟姚古來兵勢益
甚然後使人往諭金人以三鎮係國家邊要決不可割

寧以其賦入增作歲幣庶得和好久遠如此三兩返勢
須逗遛半月重兵密邇彼必不敢遠去劫掠孳生監糧
草漸竭不免北還俟其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
兩鎮必不冑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
之謀師道言卒不用平仲古之養子也帝以其驍勇屢
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受節鉞平仲議欲夜
叩金營生擒宗望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金先事設備
故反為所敗按吳靖康前錄云姚平仲初一日劫寨之
謀二十八日已備傳於都下至期出師將
士不知所往平仲遣王通為先鋒驅五百敢死士直抵
敵營劫二寨皆空至第三寨賊已持滿執旗以待之前
軍殊死戰多溺於溝中西將陳開死之案前錄所述自
相矛盾既云徧傳都下何以又云將士不知所往趙姓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丙

之遺史又云植三大旂於開寶寺旁書為御前報捷疑
皆過甚之辭蓋是役以謀泄而敗事後多歸咎也今不
取金人以是責康王張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為動李綱
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質明出景陽門與金人鏖戰於暮
天坡斬獲甚眾復攻中軍綱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卻
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
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
千人擾之不十日敵人遁矣李邦彥等畏懦不能用帝
滿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宰執臺諫交言西兵勤王
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敵所殲無復存者帝大驚有
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

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罪綱以謝
敵也 己亥李綱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聞罷命乃
退處浴堂待罪蔡懋會同行營司兵所失才百餘人而
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餘竝如故是夕帝降親
筆勞綱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且令吳敏諭復用之
意綱感泣以謝 宗望遣王洵來問舉兵之故辛丑遣
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閣門使王伋使金軍
時虛中聞京師急馳歸收拾轍卒得東南軍兵二萬人
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
來者皆潰虛中繼而入城帝欲遣使辯劫營非朝廷意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圭

且將加罪其人仍就迎康王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
慨然而往 是日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宣德
門下上書曰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
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
稅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
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為執政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
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
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且邦彥等必欲割
地曾不思河北寶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
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割地之後邦彥等

能保金人不復改盟否也竊思敵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處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奠宗社邪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計又欲沮綱成謀以快私憤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敵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敵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聞外付種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退朝眾數其罪謾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以免帝令中人傳旨可其奏有欲散者眾闕然曰安知非偽邪須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六 去

見李右丞種宣撫復用乃退吳敏傳宣云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俟金人稍退令復職眾猶莫肯去方搆壞登聞鼓喧呼動地開封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還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逃去殿帥王宗楚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眾曰已得旨宣李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眾嚮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綱惶懼入對泣拜請死帝即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綱固辭帝不許俾出外宣諭眾又願見種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眾褰簾視之曰

果我公也始相率聲喏而散 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張商英太保除元祐學術黨籍之禁 范園宮觀可以與民者 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哥昌詣學宣諭然後定 旨卽山也帝嘗以其有周昌抗節之義故改名昌 癸卯以著作佐郎沈晦從皇弟肅王樞使金軍 以徐處仁爲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罷 乙巳康王及宇文虛中張邦昌還自金營宗望欲還師遣韓光裔來告辭帝遣虛中齎李綱所留割三鎮詔書以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六 七

往初金人攻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眾無不奮躍金人稍有懼心既得三鎮詔書又肅王爲質遂不俟金幣數足引兵北去京師解嚴 致異金史作己亥師還東都事略作丁未金人還師今從宋史本紀 種師道請乘金人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中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丙午以康王構爲太傅靜江奉寧軍節度使 省明堂班朔布政官 丁未日有兩珥 戊申赦天下詔諭士民自今庶事竝遵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 遣

王保使金軍迎肅王 己酉罷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詔用祖宗故事擇武臣得軍心者為同知僉書樞密院邊將有威望者為三衙 以金人講和詔官民各嘗附金而復歸本朝者各還其鄉國 李綱言邊以之役雖與遼人盟約及其退也猶遣重兵護送之蓋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之去三日矣初謂以船筏渡河今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故故事護送之帝可其請於是分遣將士以卒萬餘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將士受命踴躍以行而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六

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聞遠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 庚戌李邦彥罷以張邦昌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吳敏為少宰兼中書侍郎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為尚書左丞李稅為尚書右丞辛亥詔監察御史言事如祖宗法 宇文粹中罷知江寧府 癸丑种師道罷為中太一宮使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力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

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道邀擊之帝亦不聽始帝使翰見師道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許來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言師道乃曰我眾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淡服之 癸丑澤州言金宗翰兵次高平初宗翰聞宗望議和亦遣人來索賂宰相以勤王兵大至拘其使而不與宗翰怒乃分兵破忻代折可求以麟府兵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適平陽義軍叛去攻破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破隆德府知府張確通判趙伯臻司錄張彥適死之確邠州宐祿人初道君即位應詔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老成擢忠饒息邊事修文德廣言路容直諫及守隆德聞金人南下表言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書累上不報金兵至確乘城固守金人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也乃戰而死金人次高平舉朝震懼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一萬屯河陽扼太行瓊車之險以种師道為河北宣撫使駐滑州以姚古為制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五

遣使總兵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援中山河間諸郡 附右正言陳瓊爲右諫議大夫 甲寅侍御史孫覲言蔡京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蠹國害民之政祖宗法度廢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蓄積蕩無餘立御筆之阨以陰壞封駁之法置曲學之科以杜塞諫爭之路汲引羣小充滿要塗禁錮忠良悉爲朋黨閨門混濁父子喧爭廝役官爲橫行賂妄封爲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姦巨惡未有如京比者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姦狀凡四罷免而凶焰益肆覆出爲惡怨氣充塞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三

復出太原金人入塞貫實促之攸見邊報警急貫遁逃以還漫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於此迨敵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攜金帛盡室遠去曾無同國休戚之意貫攸之罪上通於天願陛下早正典刑以爲亂臣賊子之戒詔責授京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貫左衛上將軍致仕池州居住攸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丙辰有二流星一出張宿入濁漫一出北河入軫 辛酉梁方平坐棄河津伏誅 門下侍郎王孝迪罷命給事中王雲等使金 乙丑御殿復膳 丙寅下哀痛之詔於陝西河東 童貫等從道君南幸聞都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三

太宰兼門下侍郎唐恪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何臬為尚書右丞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問處仁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閒事恪言於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它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 庚午僉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罷知青州以言者劾其議和之罪也 癸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三

酉命趙野為道君皇帝行宮奉迎使 丙子改擴景園為寧德宮 錄司馬光後 壬午詔曰朕承道君皇帝付託之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弗缺久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弗可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宗翰深入南破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及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稅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朕唯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

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朕意仍割與三鎮帥臣 种師中以兵渡河上言宗翰在澤州臣欲由邢相開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廷朝廷疑不用宗望攻中山河閒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宗望遂北還 癸未遣李綱迎道君皇帝於南京以徐處仁為禮儀使時用事者言道君將復辟於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入直禁中內侍輩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道君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道君意不可測綱曰此無它不過欲知朝廷事耳綱詣行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三

宮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道君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序具以實對道君曰敵退師方在河何不遂擊綱曰以肅邸在敵營故道君曰為宗社計豈復論此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它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邪皇帝傳位之初適當疆敵來侵不得不小有變更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道君感悟出玉帶

金魚象簡賜網且口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閒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言道君意帝始釋然 金使尼楚赫舊作錕木可今改圍太原宗翰還西京宗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七分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 乙酉迎道君皇帝於空春苑太后入居寧德宮 丙戌知中山府詹度為資政殿大學士知太原府張孝純知河間府陳邁並為資政殿學士知澤州高世由直龍圖閣賞城守之勞也 丁亥朝於寧德宮詔扈從行宮官吏俟還京日優加賞典除有罪之人迫於公議已行遣外餘令臺諫勿復用前事糾言 庚寅姚古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六 五

復隆德府辛卯復威勝軍 壬辰有流星出紫微垣 甲午以戶部侍郎錢蓋為陝西制置使 監察御史胡舜陟言陛下踐阼之初放朱勔於田里天下稱頌然典刑未正士論籍籍詔勔安置廣南籍沒其財產 命陳東初品官賜同進士出身東辭不拜而歸 乙未詔金歸朝官民未發遣者止之 左司諫陳公輔奏乞寬逐蔡京以慰天下公議制京賞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子攸前去省侍 夏四月戊戌夏人破鎮威城攝知城事朱昭闔門死之昭府谷人也初金宗翰遣使與國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

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渡河取四軍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昭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帥士搏戰死城遂破既而金將希尹以數萬騎陽為出獵奄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己亥道君皇帝至自南京帝迎於都門道君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道君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六 五

御史置對帝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願以公輔事下吏因求去帝不允 壬寅朝於龍德宮 癸卯立長子諶為皇太子政異東都事略作王諶為皇太子今從宋史 以耿南仲為門下侍郎 乙巳置春秋博士 戊申置詳議司於尚書省討論祖宗法度 己酉乾龍節羣臣上壽於紫宸殿 庚戌門下侍郎趙野罷 壬子知應天府杜充改知隆德府 金宗望遣賈寔冉企弓與王球俱來時球至中山望都縣追及肅王宗望以三鎮未下復令王回故遣寔等來議 癸丑詔開經筵 封太師沂國公鄭紳為樂平郡王 御史中

丞陳過庭言蔡京王黼童貫造為亂階均犯大惡然竄
殛之刑獨加於黼而京貫止於善地安置罪同罰異乃

詔京移衡州安置貫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
臣僚又言朱勔父子皆衡州一處安置典刑未正詔

勔移韶州羈管子汝賢姪汝楫等竝各州居住 令吏
部稽攷庶官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

童貫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
陝河東之改幣及近習所引獻頌可采特赴殿試之流

所得爵賞悉奪之 甲寅种師道加太尉同知樞密院
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乙卯詔自今假日特坐百司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三

毋得休務 丙辰詔有告姦人妄言金人復至以恐動

居民者賞之 己未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主安
石字說 种師道薦河南尹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

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禮部侍郎邵溥
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

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壬戌詔親擢臺諫官
宰執勿得薦舉著為令 追政和以來道官處士先生

封贈奏補等敕書 癸亥詔蔡京童貫朱勔蔡攸等久
稽典憲眾議不容京可移韶州貫移英州勔移循州攸

責授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勔子孫分送湖南 甲子令

在京監察御史在外監司郡守及路分鈐轄已上舉曾

經邊任或有武勇可以統眾出戰者人二員 東兵正
將古沆與金人戰於交城縣死之 乙丑詔三衛并諸

路帥司各舉諳練邊事智勇過人并豪俊奇傑眾所推
服堪充制將領者各五名 五月丙寅朔朝於龍德宮

令提舉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聞 丁卯詔天
下有能以財穀佐軍者有司以名聞推恩有差 戊辰

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一年以繼述神宗為
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

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
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三

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若
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

即一二事明之管仲宗嘗稱美漢文不作露臺安石乃
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

為過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
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以應奉花石竭天下之力實

安石自奉之說啟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謂以道守
成者役使羣眾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詩

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耳

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遂輕費
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
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奏詔罷
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之學以取
科第忽聞時言目爲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
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
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
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乘
云 辛未監察御史余應求坐言事迎合大臣罷知衛
州 甲戌曲赦河北路 丁丑制置副使种師中與金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天

人戰於榆次縣死之時太原圍不解詔師中由井陘與
姚古掎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雷
屯真定宗翰之還西京也雷兵分就畜牧視者以爲將
北奔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
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
此爲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
之物皆不暇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完顏和
尼舊作活女今改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
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安傳宗翰將至故
古與灝皆失期不會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

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
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
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
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於盤陀
古兵潰退係隆德事聞贈師中少師 己卯開府儀同
三司高休卒詔追削其官 辛巳損太官日進膳 甲
申罷詳議司 壬辰詔天下舉習武藝兵書者 乙未
詔姚古授太原 六月丙申朔以道君皇帝還朝御紫
宸殿受羣臣朝賀 高麗國王王楷稱藩於金 詔諫
官極論得失右正言崔鳴上疏曰詔書令諫臣直論得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天

失以求實是臣以爲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
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
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
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而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
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
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
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
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
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銅
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

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
一於諸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
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及闕
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攷定之同己為
正異己為邪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
下已極尚忍使其餘盡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
莽而朋黨之眾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初鷗以上
書邪等屏去十餘載及帝即位起為右正言至是極論
時政忽得攀疾不能行固求去乃予祠命下而卒 戊
戌令中外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 以知樞密院事李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三

綱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援太原京師自金兵退上下
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上備邊禦敵八策不
見聽用每有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
潰种師道以病旬歸南仲等請乘三鎮綱言不可乃以
綱為宣撫使劉鞅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
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
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
退而移疾堅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
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
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

耳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
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言寇攘外
患可除小人在朝難去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
以進時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鉅絹錢各百萬僅
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
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
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
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
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
之義帝為感動陸辭又為帝道唐恪蕭昌之姦任之必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三

誤國言甚激切 太白犯歲星 壬寅詔今日政令唯
尊奉上皇詔書修復祖宗故事羣臣庶士亦當講孔孟
之正道察王安石舊說之不當者羽翼朕志以濟中興
癸卯以鎮西軍承宣使王稟為建武軍節度使錄堅
守太原之功也 甲辰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罷為禮
泉觀使 乙巳左司諫陳公輔責監合州酒務公輔居
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
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後必
敗時宰益怒故有是責 庚戌金宗望獻所獲三象
壬子天狗墜地有聲如雷 丙辰太白熒惑歲鎮四星

聚於張 庚申金以宗望為右副元帥將士遷賞有差

辛酉熙河都統制焦安節坐不法李綱斬之 壬戌

姚古坐擁兵逗遛貶為節度副使安置廣州 是夕彗

出紫微垣長數丈北拂帝座埽文昌大臣有謂此乃金

人將衰非中國之憂者提舉禮泉觀譚世勛面奏垂象

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 詔除民間疾苦

十七事 金遣知制誥韓昉使高麗責誓表高麗人對

曰小國事遼宋二百年無誓表未嘗失藩臣禮今事大

國當與事遼宋同禮而屢盟長亂聖人所不與必不敢

用誓表昉曰貴國必欲用古禮古者帝王巡狩諸侯朝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六 三

於方岳今天子方事西狩則貴國當從朝會矣高麗人

不能對乃曰徐議之昉曰誓表朝會一言決耳於是高

麗乃進誓表如約昉還貝勒宗幹大悅曰非卿誰能辦

此因謂執事者曰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擇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七

宋紀九十七 起柔兆敦牂七月盡 宋紀九十七 開協洽四月凡十月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

靖康元年 金天會 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書耶等之

禁 宋昭先以上書諫攻遼貶連州庚午詔赴都 乙

亥蔡京移儋州安置攸移雷州 丙子童貫移吉陽軍

安置 甲申蔡京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三子孫二十三人

分竄遠地者遇赦不許量移京天資險譎舞智以御人

主在人主前左狙右伺專為固位之計終始持一說謂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一

當越拘孿之俗竭九州四海之力以自奉道君雖富貴

之亦陰知其姦諛不可以託國故屢起屢仆嘗收其素

所不合者如趙挺之張商英劉慶夫鄭居中王黼之屬

迭居台司以梏之京每間將罷還輒入宮求見叩頭祈

哀無廉恥燕山之役起攸實枉行京送之以詩陽為不

可之言冀事之不成得以自解暮年即家為府干進之

徒舉集其門輸貨僮奴以得美官者踵相躡網紀法度

一切為虛文患失之心無所不至相結盤固牢不可脫

卒以召釁誤國為宗社奇禍雖以譴死而海內多以不

正典刑為恨云 丁亥令侍從官改修宣仁聖烈皇后

請史 辛卯詔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商首赴闕貫
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禿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
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
且陷以它事劾反得罪遂死貫狀魁梧頤下生鬚十數
皮骨勁如鐵不類閩人有度量能疏財後宮自妃嬪以
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曰聞寵嬖翕赫庭戶雜
還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窮姦稔禍流毒四海死不
足償責 初趙良嗣以御史胡舜陟論其罪已竄柳州
至是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
於萬安軍 壬辰侍御史李光遠坐言事貶監當 金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二

蕭仲恭使宋還以所持帝與耶律伊都舊作金蠟書自
陳先是仲恭來索所許金帛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見
留乃給館伴邢倅曰金有耶律伊都者領契丹兵甚眾
貳於金人宜結之使南向宗翰宗望可襲而取也徐處
仁吳敏以伊都仲恭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於金當有
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伊都使為內應
至是仲恭以書獻宗望以聞金主大怒復議南伐矣發
靖康要盟錄載靖康元年四月因金使蕭仲恭等還朝
密賜耶律太師書以黃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左
金吾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大帥皆我烈祖章聖皇帝與
大遼結好于澶淵有餘年邊境安通和遠久振古
所無金人稱兵劫掠天祚在中國義當與師以拯
危而姦臣童貫等迷國擅命阻遏信使結納仇讎

以金分據燕土金匱之約藏於廟祧委乘弗違人神
怨禍致金人之彌暴傲授邊境達於都城則惟此之
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朕初即大位惟
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轍食與念無
敢忘凡前日大臣先誤國構禍皆已竄逐思欲親仁善
鄰以爲兩國生靈無窮之福此志既定未有以達而使
人蕭仲恭趙倫等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
氏之德蕭至意良用歡懷宗社之英天人相爲空繼有
者適諸至意良用歡懷宗社之英天人相爲空繼有
南招討太師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且有
勢竭力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倫回奏面道委曲天時
染夏冀係後案伊都任遼爲金吾衛將軍降金後天會
三年爲元帥右都監書中所稱蓋兼率兩國之官也蕭
仲恭以蠟書自陳見金史本紀及宗翰宗望及仲恭事
蹟並同而沈良靖遺錄作以書授蕭慶年要錄作
宰相徐處仁以蕭慶來催修職郎王倫疑皆傳聞之謬
康遺錄又云蕭慶來催修職郎王倫疑皆傳聞之謬
封其戶傳會以進凡數日今以當日情事覈之宋人畏
懼金人何至折辱其使人如此續通鑑又謂以肅王
不歸欲畱其使人蕭仲恭皆不足信也今從金史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三

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
降詔罷滅所起兵綱上疏言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
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
法敕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
復應者矣疏奏不報趙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
劉鞫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
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竝進時
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

度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
 自若於是劉翰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翰兵潰潛與敵
 遇于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
 洛索軍於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
 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
 河南奔州縣皆空 丙申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
 李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
 弊且言分路進兵敵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
 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欲合
 眾親率擊敵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召還以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四

師道代之 庚子以彗星避殿減膳令從官具民間疾
 苦以聞 金人既得蕭仲恭所上蠟書會麟府帥折可
 求又言西遼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於金吳敏勸
 帝致書西遼由河東之麟府亦為宗翰所得復以間於
 是決計南伐丁未以宗翰為左副元帥宗望為右副元
 帥仍分兩道宗翰發雲中宗望發保州 戊申錄張庭
 堅後 戊午許翰罷知亳州己未徐處仁罷知東平府
 吳敏罷知揚州以唐恪為少宰兼中書侍郎何臬為中
 書侍郎禮部尚書陳過庭為尚書右丞開封府尹聶昌
 同知樞密院事時翰處仁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

議不合翰先罷處仁又與敏爭於帝前處仁怒擲筆中
 敏而南仲與恪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
 論之於是俱罷初敏以昌猛厲可使助己自衡州召知
 開封不數月拜同知樞密人謂即陳扞禦之策曰三關
 四鎮國家藩籬也問欲以異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
 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
 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
 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矣臣願激合 我之士設
 伏開關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
 以便宜行事未幾言者論敏因蔡京進用安置涪州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五

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宗
 望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宗翰則不言金銀專論三鎮
 庚申乃遣王雲往許以三鎮賦入之數 是日福州軍
 亂殺知州柳庭俊 九月丙寅金人破太原府時宗翰
 乘勝急攻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破孝純被執既
 而釋用之副都總管王稟死之稟與孝純同守太原宗
 翰屢遣人招諭不從至是併力攻城列礮三十座凡舉
 一礮聽鼓聲齊發礮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礮無不
 壞者稟乃先設虛柵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為所
 壞即時復成宗翰又為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

輪上安巨木狀似屋形以生牛皮纒上裹以鐵葉人在
其內推而行之節次以續凡五十餘輛皆運土木柴薪
于其中其填濠先用大枝薪柴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
上增覆如初稟預穿壁為竅致火構在內俟其薪多即
放燈於水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
鞀其燄互天焚之立盡宗翰又為車如鵝形下亦用車
輪冠以皮鐵使數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稟于城中設跳
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先以索絡巨石置被鵝車
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不能進然
人眾糧乏三軍先食牛馬騾次烹弓弩皮甲百姓煮萍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六

實糠粃草菱以充腹既而人相倉城破稟猶率羸卒巷
戰突圍出金兵追之急遂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
水死子閻門祇候荀殉之通判王逸自焚死轉運判官
王忠提舉常平單孝忠亦死於難張滙節要以為稟欲出西門而西門插板索斷不能
死左右勸稟降稟歎曰稟豈惜死負朝廷哉遂自盡
太原既破知磁州宗澤繕城浚隍治器械募義勇為固
守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敵攻一
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也帝嘉之初

澤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
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
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一縣獲免 己巳金
復以南京為平州 壬申臣僚言蔡攸之罪不減乃父
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若不竄之海
外恐不足以正凶人之罪詔移萬安軍行至嶺外帝遣
使以手劄隨所至賜死并誅其弟倫及朱勔 乙亥詔
編修敕令所取靖康以前蔡京所乞御筆手詔參祖宗
法及今所行者刪修成書 丁丑以禮部尚書王寓為
尚書左丞 戊寅命李綱出知揚州中書舍人胡安國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七

初為太學博士足不及權門蔡京惡其異己會安國舉
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三人乃范純仁鄒浩之
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為相始得復官帝即
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
要又言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
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
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人心不信若不埽除舊制
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語甚剴切日昃始
退吹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請于帝帝不答許翰入見
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

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汙如女國者實少遂除
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綱遂出
守舍人劉珪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珪
為綱游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耿
南仲大怒何桌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首一月
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
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
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壬
午梟童貫首於都市 甲申日有兩珥背氣 丙戌建
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以知大名府趙野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八

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
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 罷知揚州李綱提舉洞霄
宮 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
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亟檄止諸軍勿前辛
卯遣給事中黃鏐由海道使金議和 是月夏人陷西
安州 冬十月癸巳湖御殿復膳 貶李綱為保靜軍
節度副使安置建昌軍 丁酉有流星如杯金人破真
定府知府李逸兵馬都鈐轄劉翊死之种師道及金宗
望戰於井陘敗績宗望遂入天威軍攻真定翊率眾晝
夜搏戰久之城破翊巷戰麾下稍亾翊顧其弟曰我大

將也可受戮乎因捱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初聞敵
至開道走蠟書上聞三十四奏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
守相持四旬既破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宗望脅之
拜不屈以火燎其鬚眉及兩眸亦不顧乃拘然燕山府
欲以邀知滄州笑而不荅後命之易服邀憤大罵金人
搥其口猶吮血嘆之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
南面再拜端坐受戮後謚忠壯 宗望異金史作九月辛未
宗望破宋种師道于井
陘取天威軍克真定殺其守李逸今從宋 戊戌金使
史作十月丁酉師道作師閔蓋傳聞之誤 楊天吉王汭來議事取蔡京童貫王黼吳敏李綱等九
人家屬命王時雍曹暉館之時雍議以三鎮所入歲幣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九

并祖宗內府所藏珍玩悉歸二帥且以河東宿師暴露
日久欲厚犒之天吉汭頗頌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匹
以行 時既遣使講和金人陽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
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御史中丞呂好問乃請亟集滄滑
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羣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
城疏入不省金人破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
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
貶知袁州帝閱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子日有赤青
黃戴氣 金人攻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
巷戰不克乃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門死者

八人兵馬都監賈亶亦死之 金人攻平定軍 辛丑
 下哀痛詔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互行
 事 壬寅天寧節率羣臣詣龍德宮上壽 甲辰詔用
 蔡京王黼童貫所薦人 丙午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
 三鎮召種師道還師道行大河陽遇王洎揣敵必大舉
 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故召還之
 丁未以禮部尚書馮澥知樞密院事 庚戌以范訥為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代種師道也 遼故將小呼魯舊作今改攻破麟州知建寧砦楊震死之 王雲遣使臣
 至自真定報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但索五輅冠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十

冕及土尊號等事日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壬子詔太
 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命康王構使宗望軍尚書左丞
 王寓副之寓辭以馮澥行知東上閣門事高世則充參
 議官尋貶寓為單州團練副使 乙卯雨木冰 丙辰
 金人入平陽府初汾州既破議者謂汾之南有回牛嶺
 險峻如壁可以控扼乃命將以守朝議又遣劉琬統眾
 駐平陽以扞北邈然國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
 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會如此而使
 我戰乎金人領銳師攻嶺于山上仰望官兵曰彼若以
 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為之奈何徘徊未敢進俄而

官軍潰散遂越嶺至平陽琬領兵遁去城遂破官吏皆
 縱城而出已而威勝隆德澤州皆破 庚申日有兩珥
 及背氣侍御史胡舜陟請援中山不省 辛酉檢校少
 傅鎮洮軍節度使種師道卒 十一月甲子康王構入
 辭帝賜以玉帶撫慰甚厚王出城北權畱定林院候冠
 服禮物成而行 丙寅夏人陷懷德軍知軍事劉銓通
 判杜翊世死之初經略使席貢牒銓知懷德軍銓奉檄
 即日就道夏人素聞銓名乃屯兵綿互數十里而圍之
 銓晝夜修戰守之備賊百計攻城銓悉以術破之後矢
 盡糧絕銓度力不支乃同翊世聚焚府庫環牙兵為三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十一

匪出戰譙門中官軍殲焉翊世同妻張氏義不受辱遂
 火其室舉家死于烈焰中翊世自縊死銓欲自裁已為
 敵所執夏太子遣人置之別室將官之銓罵曰我寧死
 顧肯降賊耶我苟不死汝遂遇害 籍譚積家
 康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金人所卻王遂不行戊
 辰王雲至自金軍言事勢中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
 取汴都中外大駭康王復入門罷馮澥為太子賓客已
 已集百官議三鎮于延和殿各給筆札文武分列廊廡
 凡百餘人惟梅執禮孫傅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財等
 三十六人言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

宗尹言最切至伏地流涕乞予以紓禍已而黃門持
宗尹章疏示眾曰朝廷有定議不得異論會李若水歸
自宗翰軍慟哭於庭必欲從其請何桌初主不與及遼
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
真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唯梅執禮
建議清野尋召孫傅及執禮入對議遂定 庚午詔河
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辛未有
流星如杯 壬申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金宗翰
自太原趨汴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癸酉至河外宣
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對壘時僉書樞密院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三

事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敵發數十騎來覘回報
其帥曰南兵亦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洛索舊作
改今曰南兵雖多不足畏也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
加以虛聲盡取戰鼓擊之遂旦以觀其變眾以為然黎
明河上之師悉潰遂長驅而南甲戌金兵悉渡知河陽
燕英西道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竝降于金
宗望屯兵慶源城下欲為攻城之計宣撫范訥統兵五
萬守滑潞以扞之宗望知有備乃由恩州古榆渡趨大
名 王雲固請康王往使乙亥命雲副康王構再使宗
望軍許割三鎮并奉袞冕車輅以行仍尊金主為皇伯

上尊號曰大金崇天繼序昭德定功休仁惇信修文成
武光聖皇帝後異續通鑑作尊金主為皇叔據金史則
上十八字尊 丙子王及之同金使王訥來言軍已至
西京不復請三鎮直欲盡河為界陞對殊不遜有姦臣
輔闇主之語上下洵懼即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唐恪
既書敕何桌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盡河之命何
也桌不肖書因請罷是日金人由汜水關渡河京西提
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洛口望風而潰京師
聞之土門清野詔百官疾速上城遣馮濟李若水使宗
翰軍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為金兵至左右謀取閒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三

道去澗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
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
申飭守備下哀痛詔徵兵於四方 丁丑何桌罷為開
封尹以尚書左丞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兵部尚書孫傅
因讀邱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于市人中
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
以生擒金二帥而靖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九
八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
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浮惰旬日
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

為言示以成功者止或聽之始少付以兵俟有尺
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然曰京
殆為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它
人將坐沮帥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眾或稱力
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為識者
危之王雲耿延禧高世則等從康王構出城雲白王
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幾一倍令人使雲
等坐觀不移時破之此雖樓櫓知畫亦不足恃也王不
答行次長垣百姓喧呼遮道至真定焚香乞起兵拒敵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六

不宐北去 戊寅進龍德宮婉容董氏為貴妃康王構
為安國安武軍節度使 是日康王構發長垣至滑州
庚辰至相州壬午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
返今金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
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
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王次磁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
百姓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細
也王出廟行人譟執雲殺之時宗望軍濟河游奕日至
磁城下蹤迹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
相躬服褰鞞部兵以迎于河上王令韓公裔訪得間道

潛師夜發磁人無一知者連明至相勞伯彥曰它日見
上當首以京兆薦由是受知是役也議者以為雲不死
王必無復還之理發異汪伯彥建炎中與日紀宗澤舊
澤略不詳歷遂遇害耿延禧中與記與伯彥所記略同
蓋當時忌宗澤為此誣善之詞也據東都事略雲之死
由於犯眾怒其不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
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幹宣
撫鎮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
王以為承信郎 金宗望遣楊天吉王洵等來議割地
欲以黃河為界帝許之洵又請報使須親信大臣帝命
耿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五

願效死帝為揮淚太息而怒南仲昌固遣南仲使河北
宗望軍昌使河北宗翰軍昌言兩河之人忠義勇勁萬
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
詔抵城下繼而登鈴轄趙子清麾眾殺昌抉其目而擲
之初南仲與吳玠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戰守之備皆
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洵偕行至衛州衛鄉兵
欲執洵洵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
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揚之人情始安 甲申以
孫傅同知樞密院事御史中丞曹輔僉書樞密院事一
以京兆府路安撫使范致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令督

勤王兵入援 乙酉金宗望軍至城下屯于劉家寺初
种師道聞真定太原皆破檄召西南兩道兵赴闕會師
道卒唐恪耿南仲專務議和乃止兩道兵毋得妄動遂
撤歸及金人傳城四方兵無一人至者城中唯七萬人
于是殿前司以京城諸營兵萬人分作五軍以備緩急
救護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嶽觀姚友伸統之
右軍屯上清宮從軍屯景陽門辛承宗統之又以五萬
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并約
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爲金邏兵所獲 丁亥大風
發屋折木 僉書樞密院事李回罷 戊子金人攻通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六

津門范瓊出兵焚其寨 己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
兵勤王至玉津園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以叔夜
爲延康殿學士時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
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
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
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領開封府何桌人見
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
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及叔夜入對亦言
敵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
不荅 金宗望遣劉晏來要帝出盟 庚寅幸東壁勞

軍 詔三省長官名悉依元豐舊制以領開封府何桌
爲門下侍郎 閏月壬辰朔金人攻善利門統制姚友
伸禦之 唐恪從帝巡城人欲擊之因求去罷爲中太
一宮使以門下侍郎何桌爲尙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
癸巳京師苦寒用日者言僭土牛迎春 都人殺東
壁統制官辛亢宗罷民乘城以代保甲 金宗翰軍自
河陽來會至城下 甲午驛召李綱爲資政殿大學士
領開封府 金人破懷州知州霍安國死之安國被圍
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其守力盡城乃破將官
王美投濠死宗翰引安國以下分爲四行問不降者爲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七

誰安國曰守臣霍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
年都監趙士訥張謹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
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冒降宗翰令引
于東北鄉望其國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
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時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
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
數百人縱城禦之焚其礮架五鵝車二 乙未金人人
青城攻朝陽門 馮澥至自金軍時澥與李若水至懷
州金使蕭慶等挾與俱還 丙申幸宣化門帝乘馬行
泥淖中民皆感泣 張叔夜數戰有功帝召見授資政

殿學士 東道總管胡直彌將兵入衛與金人遇於拱州兵敗被執遂破拱州 丁酉赤氣五天 金人初至即力攻東壁劉廷慶練邊事措置頗有法遇夜即城下積草數百蒸之以警時有議置九牛礮者雖礮磨皆可施於東壁用之嘗碎其雲梯詔封護國大將軍金知東壁不可攻於是過南壁以洞子自蔽運薪土實護龍河河水遂涸 以馮澥為尙書左丞 戊戌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濬率牙兵千餘下城與金人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 己亥詔毀貝嶽為礮石金復於護龍河疊橋取道姚友仲選銳卒下城分布弩礮又於城上縛虛棚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大

士眾山立箭下如雨橋不能寸進乃棄去豈造火梯雲梯偏橋撞竿鵝車洞子諸攻城之具 庚子張叔夜食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 金人攻宣化門姚友仲禦之 是日幸東壁金人復遣蕭慶等來貨糧且議和 辛丑金人攻南壁殺傷相當 壬寅詔河北守臣盡起軍民倍道入援 癸卯幸安肅門至朝陽門金人箭及駕前旗下令軍士三百餘人縱城出戰殺敵數百復繼而上命以官者數十人金人築望臺度高百尺下規城中以飛火礮燔樓櫓將士嚴警備旋即繕治又造雲梯施大輪以革冒之乘罽推以叩壘將士出鉤竿挂之使不

得進近者以鉤矛取之發火焚梯敵數引卻復用鵝車洞子攻北城軍士射以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詔募人焚敵礮架鵝車洞子及八分者白身授團練使餘以次授賞張叔夜間南壁飛石擊樓櫓與范瓊分麾下兵襲敵營欲燔其礮架遙見鐵騎軍士不克陳而奔自相啗籍溺墮死者以千數 甲辰大雨雪 金人破亳州遣閒使召諸道兵勤王 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徒跣祈晴丙午雨木冰 丁未始避正殿 戊申金人過登天橋來攻通津門一時勤王兵不至城中兵可用者唯衛士三萬然亦十失五六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大

因時令挑戰以示敵敵金人復來言不須帝出城請親王及何臬往議詔趙王往將行而宗翰以兵來還王乃止于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己酉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誨使金軍請和既至宗翰即遣還不與一語 命康王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宋史本紀作天下兵馬大元帥今從要錄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臬以為然密草詔稟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大元帥陳遼為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使盡河北兵

逆人衛辟官行事竝從便宜仔先至相於頂髮中出詔
主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辛亥金人復遣使來議和要
親王出盟 壬子復遣曹輔馮濬及仲溫士誦使金營
癸丑仲溫士誦還云金人須親王并何桌至軍前 金
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
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 甲寅大風自北起俄雪下數
尺連日夜不止 乙卯金人復使劉晏來親王宰相
出盟 何桌屢趣郭京出師京徒期再三曰非至危急
吾師不出丙辰大風雪京乃令守禦者悉下城毋得竊
窺因大啟宣化門出攻金軍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子

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好問
嘗曉之曰若屬忘家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
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宜屈服曰尙書
眞知軍情麾其徒還何桌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
議和退師乃止戊午遣桌及濟王榘使金軍以請成桌
懼不敢行帝固遣之猶遲回良久不決李若水嫚罵曰
致國家如此皆爾輩誤事今社稷傾危爾輩萬死何足
塞責桌不得已乃上馬而足戰不能跨左右扶上北出
朱雀門所執鞭三墮地既至宗翰宗望曰自古有南即
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桌還言金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主

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
往桌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 自乙
卯雪大作不止天地冥晦或雪未下時於陰雲中有雪
絲長數寸墮地是夜雪霽彗星見有白氣出太微垣
己未遣何桌再往金軍詔曰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
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眾庶毋致驚疑庚申日
赤如火無光 辛酉車駕詣青城何桌陳過庭孫傅等
從帝望齋宮門卽下馬步入一小位中金人邀請乘馬
入帝不聽與二帥相見宗翰以未得金主之命以好語
相慰籍宗望唯唯而已都人自宣德樓至南薰門立泥

雪中以俟駕回 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宗翰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朝廷動靜並先關白 是日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營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出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敵人狡譎是欲款吾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以解京城之圍伯彥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三

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與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王從之 癸亥帝至自青城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十萬匹于是大括金銀金價至五十千銀至三千五百金又索京城驛馬括得七千餘匹悉歸之 金主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陳殲于王事者厚恤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完顏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皆執其手以勞之宗翰等問勗所欲勗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 丙寅遣

陳過庭折彥質往兩河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及事急會羣臣議珣至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它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濱州珣至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以焚死 辛未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 乙亥康王如北京 丙子尚書省火 庚辰雨雹 金主詔曰朕惟國家四境雖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畎畝未闢百工雖備而祿秩未均方貢雖修而賓館未贍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務本業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長吏敦勸農桑 癸未大雪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爲薪 庚寅康王如東平府 初范致虛聞汴京圍急會西道總管王襄 西制置使錢蓋之師凡十萬人赴援至穎昌間汴京陷襄蓋遁去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率步騎號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爲參議官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爲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

於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千
秋鎮金將洛素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
王倚孫昭遠等畱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初金太
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
而朝廷宰相自用本國官號金主初立移置中書樞密
于平州復移置燕京及宗幹當國勸金主改女直舊制
用漢官制度是歲始定官制立尙書省以天下諸司府
寺詔諭中外

二年金天會春正月辛卯朔發異李心傳繫年要錄於
春秋定公以六月卽位是六月以前國人必稱昭公三
十三年矣而孔子書元年春王三月爲例案心傳述中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與事迹既以建炎標書名自不應更列靖康之號且汴
都之陷實在去冬欽宗失地之君倫生辱國削其紀號
亦足以垂戒後世但編年之史義取紀實一歲兩君而
以後掩前雖濫公舊例後人頗有違言今依薛應旂續
欽宗紀庶幾名實相應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命濟王
栩景王杞出賀金二帥二帥亦遣人人賀 高麗遣使
如金賀正朔自後歲以爲常 壬辰金人復趣召康王
遣中書舍人張澂齎詔以行以前此曹輔往迎不見王
而還故也 癸巳康王次東平府 金元帥宗翰宗望
遣人奏捷并呈帝之降表 詔使出割兩河地民堅守
不奉詔凡累月金人止得石州甲午詔兩河民開門出
降 乙未有大星出建星西南流入于濁漫 金知樞

密院事劉彥宗上表請復立趙氏金主不聽 丁酉雨
木冰 己亥陰暄風迅發夜西北陰雲中有光如火
庚子帝復詣青城時金人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帝
以問蕭慶慶曰須陛下親見元帥乃可帝有難色何處
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
與桌若水等往唐恪聞之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閣門
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桌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
墮敵計桌不聽 辛丑帝畱青城鄆王楷何桌馮漸曹
輔吳开莫儔孫觀譚世勛汪藻皆分居青城齋宮餘竝
令先歸初帝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金銀未足各竭其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家所有獻之有福田院貧民亦納金二兩銀七兩而金
人來索不已於是增侍郎官二十四員再相括又分遣
搜掘賊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倡優之家 帝在青城
舍於親王位供張蕭然饋餽不繼金人持兵守圍維以
鐵繩夜則然薪擊柝傳呼達旦羣臣相顧失色帝每對
之流涕 乙巳籍梁師成家 丙午太學生徐揆詣南
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帥請車駕還闕二帥取揆
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 是日通奉大夫劉
韜死于金營韜爲河東割地使金人令僕射韓正館之
僧舍謂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

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詐
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書片紙
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
死此予所以不敢偷生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
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
徧題臆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丁
未大霧四塞金人下含輝門剽掠焚五岳觀 副元帥
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
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會北道總管趙野兩河宣撫
范訥知興仁府曾楨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三

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
連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
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
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
十里澤計其勢必復來乃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
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
襲擊又敗之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都人日出迎駕
而宗翰不遣丙寅金主詔廢帝及上皇為庶人廢異沈
真也何烈靖康草史作丁卯誤蕭慶促帝易服從臣
震懼不知所為李若水獨持帝曰陛下不可易服金人

之去若水大呼曰若輩不得無禮因加醜詆金人擊
之破面氣結仆地良久乃蘇 是夜金人塹南薰門令
吳玠莫儔入城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先是宗翰欲留
蕭慶守汴又有推劉彥宗者二人辭不敢當遂有別擇
之議 丁卯范瓊逼上皇及太后赴金營上皇曰若以
我為質得皇帝歸保宗社亦無所辭又取御佩刀付從
臣乃御犢車出南薰門上皇頓足與中曰事變矣呼取
佩刀已被搜去宗望令其禮部侍郎劉思來易服以鐵
騎擁之而去都人號哭瓊立斬數人以徇金人以內侍
鄧述所具諸皇子及後宮位號盡取入軍時肅王樞已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三

出質鄆王楷等九人先從帝在青城於是安康郡王楳
等九人及王貴妃喬貴妃章賢妃諸後宮康王夫人邢
氏與王夫人帝姬暨上皇十四孫皆出唯廣平郡王捷
匿民間金人檄開封尹徐秉哲取之迄不免後徐氏
通鑑後編
作鄆王楷從上皇出郊繫年要錄引欽宗實錄云上皇
請青城鄆王楷以下三十餘人據北盟會編則鄆王楷
先從欽宗出郊其從徽宗出者安康郡王楳相國公挺
藏國公榘建郡王樸嘉國公倚溫國公棟儀國公桐昌
國公柄潤國公權九人皆皇子之未出閣者且徽宗之
子亦無三十餘人實錄誤也靖康要盟錄載諸帝姬之
名今不 是日孫傳率百僚申狀金二帥請立皇太子為
君金人不聽 金人迫上皇令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
子不遣吳玠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警衛士

辛未遂擁皇后太子其車而出孫傳曰吾為太子傳當
同生死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至南薰門守
門人不許傳遂宿門下以待命李若水在金營旬日罵
不絕口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
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若水臨死無怖色副使
相州觀察使王履亦死之宋史闕載王履事據繫
年要錄云履抗敵不回卒與
若水俱死今補入又東都事略及宋史載若水臨死楚
詞云搔首問天今天不言忠臣就死今死亦何憊據北
盟會編楚詞乃履所作也若水臨死賦七律一章今附見忠愍集是日留守王時雍
召百官會議所立眾欲舉在軍前者一人左司員外郎
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元

字示之議遂定時不書議狀者唯孫傳張叔夜金人遂
取二人往軍中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
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 癸酉王時雍梅執
禮召百官士庶僧道軍民集議推戴事時孫傳張叔夜
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
百官亦隨以書御史馬仲獨奮曰吾曹職為諍臣豈容
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
以安四方檜不荅有頃仲稟就首以呈檜檜猶豫仲率
同僚合詞立請檜不得已始書名仲遣人馳達金軍并
諭張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傾危之罪吳并莫

傳持狀詣軍前明日齋金牒至言已據所由奏本國册
立張相為皇帝詔令取册寶及一行册命禮數 乙亥
金人取秦檜并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何處已
下隨駕在軍前人并取家屬 庚辰康王如濟州時王
有眾八萬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
楊惟忠亦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
千人入衛宗廟金人間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齋
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
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
授豈可徒往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元

王呂好問問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之
不然即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
者 癸未城內復以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
萬五千兩衣緞四萬八十四匹納軍前 觀文殿大學
士中太一宮使唐恪自殺時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恪
既書名仰藥而死 乙酉金人以括金未足殺戶部尚
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梟
其首乃下令曰相括官已正典刑金鉞或尚未足當縱
兵自索既而漢軍都統劉彥宗言於宗翰宗望曰蕭何
入關秋豪無犯惟收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

經以歸皆令則也宗翰等頗納其言丁亥知中山府

陳邁為部將沙振所害帳下卒執振殺之遺史趙姓之

中山呼邁與語提轄沙振殺邁自立案此是日建寧宮

火元祐孟皇后徒步出居相國寺前通直郎軍器監孟

忠厚家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徙惟后以廢得存致異

開居錄云淵聖為度語與徐乘哲云趙氏註孟子可相

度分付金人以后久廢故不復取案金取宗族皆據宮

閣內侍所供名字后以廢處外官故金人不為指取非

欲取而又止也欽宗授意乘哲使留孟后語亦無所據

戊子夜白氣貫斗 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張邦昌

由南薰門入居尚書令廳 丁酉金人奉冊寶立張邦

昌百官會于尚書省邦昌泣即上馬至西府門伴為悒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三

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導至宣德門西關下入幕次

復慟金人持御衣紅繖來設于次外邦昌出次外步至

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略曰咨爾張邦昌宜即

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捐

上馬出門百官引導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

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御勿御步升殿於御床西側別置

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閣門

傳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傳令勿拜王時雍等懇奏傳

云如不蒙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遠拜邦昌但東

面拱立閣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

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兵東門外范瓊詐

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執革脅以

從逆革罵不絕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并其子殺之又

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

色惟時雍及吳升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

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大抵往來議事者并儔也逼

逐上皇以下者時雍乘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

擢用邦昌見百官稱子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

文移必去年號權僉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所行文書獨

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毒言事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三

稱臣啟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

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

將誰赦邪乃但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 庚

子金人復來取宗室徐乘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

匿凡三千餘人悉令押赴軍前衣袂連屬而往濟王夫

人曹氏避難它出捕而拘之櫃中昇以出城開封府捉

事使臣寶鑒曰生為大宋之臣何忍以大宋宗族交與

敵人自縊而死 乙巳張邦昌往青城見二帥致謝且

而議七事一乞不毀趙氏陵廟二乞免取金帛三乞存

留樓櫓四乞俟江寧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五乞五日

班師六乞以帝為號稱大楚帝七乞借金銀犒賞皆許之及請歸馮濟曹輔路允迪孫觀張激譚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太學六局官祕書省官亦從之唯何桌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令舉家北遷 癸丑金人歸馮濟等且令權止棍括金帛丁巳張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岳觀內望軍前遙辭二帝邦昌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止者是日金帥宗望退師道君皇帝北遷寧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以牛車數百乘由滑州進發行皆生路無人迹至真定府乃入城後其遺餘錄南遷錄多不經之談蓋偽作也曹勛北狩見間錄云徽宗皇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三

帝北狩乘平口宮人所乘牛車牛五百頭次顯肅皇后次厨傳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仗次諸王帝妃嬪閣分內人不限次序計車八百六十餘輛過河經滑州城外敵騎約不百餘姓不許近前自過此州即行生路涉荒無旬日不見屋宇夜泊荆榛間風雨不息河泥濘漫脛牛車屢傷壞不補死其肉而去至草下程以車前轅內向繞三四匝徽宗居中又斫枝梢為鹿角持兵備外不容出入旋擊并打柴分給造飯罷支給路糧徽宗皇帝供破入一羊栗一斗諸王帝妃及閣分四位破一羊米計人日給二升皇太后及皇后別有館伴二人早算必來瞻見至真定府方入城歇泊二日換牛乃行過此至中山府行稍緩日五六十里助所言得諸親歷當不誣又靖康遺錄云二帝之北狩也分爲四處上皇與景肅諸王爲一處上與燕趙二王及太子爲一處大長帝從諸王爲一處當一日傳聞之異如此 戊后爲一處諸驛馬別爲一處當一日傳聞之異如此

服赭袍張紅繖所過起居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

乘哲吳升莫儔 夏四月庚申朔金帥宗翰退師帝北遷皇后皇太子皆行由鄭州路進發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祕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爲之一空帝在軍中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初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員勒舊作李今改之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有如觸發至病則負罪亦淺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三

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宗澤在衛聞二帝北狩即提軍趨滑甌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遂不果 甲子張邦昌迎元祐皇后於私第入居延福宮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邪邦昌曰是言何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直兵威耳女直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弗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

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邦昌以為然乃迎元祐
皇后入延福宮尊為宋太后其冊文有曰尙念宋氏之
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卽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
事識者有以規邦昌之意非真為趙氏也 郭京自都
城走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眾至襄陽有眾千餘屯
洞山寺欲立宗室為帝錢蓋王襄及張思正等止之不
從會有自汴來者具說京欺罔事思正囚京刺殺之
丙寅張邦昌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同齋書於康王
大略言臣封府庫以待臣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
也王召何等飲以酒賜予良厚 丁卯謝克家以邦昌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書

之命齋玉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耿
南仲汪伯彥等引克家捧寶跪進王謙拒再三慟哭不
受命伯彥司之 監察御史馬伸上書請張邦昌易服
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
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且曰如以伸言為不然卽先
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邦
昌讀其書氣沮戊辰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
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悅追問諸路赦文並毀所立宋
太后手書不用 元祐皇后遣尙書左丞馮澥為奉迎
使權尙書右丞李回副之持詔往濟州迎康王王覽書

命移檄諸道帥臣具言張邦昌恭順之意以未得至京
已至者毋輒入 庚午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
張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羣臣詣祥曦殿起居太后
畢邦昌服紫袍獨班歸兩府幕次自僭位號至是凡三
十三日 壬申在京文武百官上表康王勸進宗澤亦
以狀申請王不許 甲戌太后手書告天下曰比以敵
國興師都城失守履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祏
謂三靈之改卜眾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
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
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書

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
何從緬維載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
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覺而敷
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
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
十世宣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尙在茲
為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
庶臻小愒漸底丕平 乙亥金人破陝州武經郎權知
州事种廣死之統領軍馬劉遠戰死其屬朱弁孫旦悉
遇害 丁丑元祐皇后手書至濟州百官上表勸進康

王以俟入京城躬謁宗廟時若鑿與未返即撫定軍
民權聽國事 直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朱勝
非至濟州先是金分兵侵應天勝非逃匿民間會宣總
司前軍統制嘉州防禦使韓世忠將軍楊進擊破之勝
非復出視事至是以軍赴帥府衛王如南攷異朱勝非
南都劫賊記
云敵攻應天縱火逼城為効用邵曩射中敵帥之目墜
馬而死余躬擐甲胄敵不能犯案勝非自言其功不無
文飾今從中 庚辰王發濟州劉光世以所部來會以
興姓氏錄 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路允迪范宗尹自京師奉迎進發
辛巳次單州趙子崧何志同以兵來會壬午王至虞城
癸未至南京駐軍府治甲午王率僚屬詣鴻慶宮朝三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七 美

殿御容哭移時乙酉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張
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以容禮見且撫慰之 丙
戌金以六部路都統完顏昌為元帥左監軍以南京路
都統棟摩舊作閣
母今改為元帥左都監 初金人破晉絳將
及同州唐重慶不能守開門縱百姓出自與殘兵數百
居城中敵疑有備不復渡河重問王在濟即移檄川秦
十郡帥臣具啟奉迎且招成都路轉運判官趙開入關
計事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宋紀九十八 起 疆圍協洽五月 盡六月凡兩月
高宗受命 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諱構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章氏大觀二
年五月乙巳生帝於大內赤光昭室八月賜名
除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蜀國公三年封廣
平郡王宣和三年進封康王資性朗悟好學強記
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斗欽宗立改元靖康
人併其字謂十二月立康王也金兵至汴京奉使
軍前意氣問暇宗翰謂非親王遂要請肅王為質
帝始得還八月被命再使軍前議和卒不赴雷州
州閏十二月欽宗詔帝為兵馬大元帥開府相州
二年四月欽宗北遷張邦昌奉元祐皇后重簾聽
政命帝嗣統帝次南京
百官上表勸進乃許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十一
建炎元年 金天會 五月庚寅朔兵馬大元帥康王即皇
帝位於南京築壇天治門左作冊告天撰文肆赦適太
常寺主簿張浚自京師至因以浚攝太常少卿導引行
事味爽登壇受命冊曰嗣天子臣構敢昭告于昊天上
帝金人內侵二帝北狩臣構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
以總六師握兵馬元帥之權倡義旅以先諸將冀清京
邑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
宗宜以神器屬于臣構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萬口一
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讀畢
帝南鄉慟哭久之即位於應天府治之正廳簾陛如殿

儀張邦昌率百官稱賀改元大赦天下命西京留守修奉祖宗陵寢罷青苗錢應死及歿于王事者並推恩奉使未還者祿其家一年選人在職非在職者並循資臣僚因亂去官者隄一月還任潰兵羣盜咸許自新係欠官負不以名色皆免南京及大元帥府嘗駐軍一月以上者夏稅悉蠲之應天府特奏名舉人並與同出身免解人與免省試諸路特奏三舉以上及宗室嘗預貢者並推恩州郡保守無虞者推賞應募兵勤王之人以所部付州縣主兵官訖赴行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自今命官犯罪更不取特旨裁斷布衣有材略者令禁從監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二

司郡守隄十日各舉一員餘如累朝故事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是日元祐皇后東京撤簾 辛卯尊靖康皇帝為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詔宣仁聖烈皇后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讟聖德可令國史院撫實刊修播告天下 翁彥國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賜鈔鹽錢十萬緡使修江寧城及繕治宮室以備巡幸 寶文閣直學士趙子崧請對略謂開邊之患驗在目前今熙河五路進築州軍堡寨不係緊要控扼去處並宜能功明諭夏人示以德意諸郡守戍之兵分屯陝西見在兵馬與河東北

之兵合六萬人分為三屯一屯澶淵之閒一屯河中陝華之閒一屯青鄆之閒平時訓練以備非常萬一敵騎南渡則並進潑入以擣燕山之虛焚舟渡河人自為戰功未必不成也 壬辰詔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以范訥為京城留守劉光世為省視陵寢使耿延禧董耘高世則並提舉萬壽觀畱行在延禧耘仍兼侍讀趙子崧為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梁揚祖為徽猷閣待制知揚州隨軍應副黃潛厚試戶部侍郎范致虛知京兆府充南道都總管河北轉運判官顧復本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三

為北道副總管張漢充龍圖閣直學士知熙州直徽猷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王庶陞直龍圖閣知延安府 胡舜陟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欽祖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析為四鎮拱滑穎昌隸東京鄆汝河陽隸西京恩濮開德隸北京同華陝府隸京兆擇人為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又京帑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為繕本若四帥得人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舜陟罷去議遂格 癸酉遣尊章賢妃為宣和皇后舊制帝母稱皇太妃至是以道君皇帝在行特上尊號 立嘉

國夫人邢氏為皇后改異趙姓之遺史上即位欲立後為賢妃案高宗念邢氏故久不立后恐遺史誤也今不取 門下侍郎耿南仲罷為

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帝薄南仲為人因其告

老故有是命改異耿延禧中典記張邦昌已復辟臣耿南仲奏臣素拙遭遇皇帝竭盡愚直惟靖

康行遣蔡氏其徒實必不利臣父子大王保全上

日今日之事吾最痛心其次門下侍郎父子且老矣

月以數百千卷一前朝老師傳直易耳人言毀譽何足

信因泣下南仲誤國天下其知豈因行遣蔡氏被排之

故今 甲午資政殿大學士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功擬

得相帝恐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因與綱忤

直龍圖閣權應天府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延康殿學

士何志同知應天府楊維忠為建武軍節度使主管殿

前司公事賞翊戴功也 黃潛善汪伯彥議罷民兵及

降盜而揀其士馬之精銳者隸五軍是日以孔彥威為

東平府兵馬鈐轄劉浩為大名府兵馬鈐轄丁順為滄

州兵馬鈐轄秉義郎王善為雷澤尉浩所將皆民兵而

順與彥威帥府所降諸盜也未幾順善作亂于河北

乙未恭謝鴻慶宮帝大慟羣臣皆哭先是太常卿劉觀

在園城中與汪藻謀夜以栗木夏刻祖宗諸后神主二

十四而取九廟累朝寶冊悉埋之太廟至是觀導駕因

隙其事帝嘉歎久之 以五月二十一日為天申節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四

尚書右丞馮澥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李回知洪

州呂好問守尚書右丞好問熱元祐太后手書來賀帝

勞之曰宗廟獲全皆卿之力遂有是命 王時雍提舉

成都府玉局觀言者論時雍西守東京金人取皇族遣

之殆盡及取其壻太學博士熊彥詩則設計為免自以

身兼將相請用二府讎蓋又竊禁中寶物以遺金使為

名有何面目復居都堂遂有是命自是受僞命諸臣稍

稍引退矣 詔自今天文休咎並令太史局依經泰開

如或隱蔽當從軍法 李綱至太平州聞帝登極上時

事略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又言恭儉

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恭

儉足以優于天下至于興衰撥亂則非英哲不足以當

之惟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所搖惟

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所間在管人君惟

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太祖克體此道願

下以為法 金宗翰既班師留諸帥分守河東

戶尼楚赫舊作鉅木可今改屯太原洛索舊作斐索今改屯河中

統素赫舊作留屯今改屯真定蒙克舊作蒙哥今改進據磁相渤海

戶舊作野今改國河間是日命龍神衛四

馬忠沂州觀察使張煥將所部合萬人自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五

趨河開以襲之 丙申呂好問兼門下侍郎 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徐處仁為大名尹北道
 都總管初南都之圍處仁在城中都人指為姦細殺其
 長子直祕閣庚處仁感疾至是力疾入見而行 簽書
 樞密院事曹輔卒時前執政皆免輔獨留始至南都首
 陳五事一日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日疆理新都以便
 公私三日甄拔人才以待駕馭四日經制盜賊恩威並
 行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五日裂近邊之地為數節鎮以
 謹秋防帝嘉納未幾以病卒諡忠達 丁酉黃潛善兼
 御營使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初制殿前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六

侍衛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高俅得用軍政懈
 弛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
 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
 衛寡弱諸將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
 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
 統一乃置御營司總齊軍政因所部為五軍以王淵為
 都統制韓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劉光世
 提舉使司一行事務潛善伯彥別置親兵各千人優其
 原賜議者非之致異建炎置御營司史不載其本末中
 與小紀略書其事乃係元年七月並命
 二相時又云除劉光世為都統制並
 也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今據馬仲疏 詔翟興團結

義兵保護祖宗陵寢 遣統制官薛廣以三千人出內
 黃張瓊以二千人出開德共復磁州 邵溥為京城副
 留守 王時雍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黃州安置以言
 者論時雍圍城中擅行三省事也吳玠自陳國家禍變
 不能死節乞正典刑詔以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觀莫儔自陳久畱敵營備遭困辱乞置散地詔以述古
 殿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 戊戌詔贈李若水觀文
 殿學士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官子孫五人 以路允
 迪耿延禧為京城撫諭使王倫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
 充大金通問使進士朱弁為修武郎副之又以傅雱假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七

工部侍郎充通和使武功大夫趙哲副之倫家貧無行
 以任俠往來京洛聞京城破淵聖御宣德門都人喧呼
 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帝解所佩夏國寶劍賜
 之倫曰臣未有官豈能服眾帝取片紙書王倫除兵
 部侍郎倫與惡少數人傳旨撫定致異揮塵錄靖康末
 李士美罷相就第倫
 直造拜帝于堂下自言願隨相公一入禁中士美辭以
 退間會有旨令前宰相赴殿庭議事不得已攜之入倫
 自陳殿下曰臣真宗故相王旦孫也致君澤民之術
 宣和中上書言大違不可滅女直不可盟果如臣言今
 圍城既急臣當募死士數萬願陛下上皇挾諸王奪
 萬勝門決圍南幸欽宗忠之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且
 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翼日言
 已得豪俠萬餘悉願効死時宰相何文煇已主和議兼
 道倫字也致李邦彥以靖康元年二月罷相未幾出知

鄧州尋持餘服方城關時未嘗召前宰議事明高蓋誤
今據趙性之遺史中與姓氏錄及倫本傳又賜劄事它
書無之或王銍有為倫至是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敵國
作御劄銘或有其事也問二聖起居既而議改雲為祈請使閣門宣贊舍人馬
識遠為副而倫弁哲不遣時潛善等復主議和因用靖
康誓書畫河為界始敵求割蒲解圍城中許之潛善乃
命刑部不得贍赦文河東北兩路及河中府解州其乙
未丁酉所遣兵且令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己亥詔
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
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屏工若羣
臣狃以故習導諛諛過大臣蔽賢所主非實臺諫糾慝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八 八

常平王枋統其餘兵旋改鮑貽遜宣教郎楊邦乂就陞
通判江寧府 庚子詔靖康大臣主和誤國特進李邦
彥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安置潯州崇信軍節度副使
涪州安置吳敏移柳州秘書少監惠州居住蔡懋移英
州責授正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祝惠州中大夫
提舉亳州明道宮宇文虛中韶州承議郎提舉亳州明
道宮鄭望之連州通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賀州
竝安置 壬寅封後宮潘氏帝在康邸宣和皇后為納
之有寵邢后北去妃以無名位得置至是封賢妃以梁
師成第賜其叔父永思 政異李心傳曰潘氏之遺史靖
康初軍事才與宣和皇后使一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八 九

小鬟背負被掖步行出內欲歸章家過潘氏門永思妻
號郡君適在門側請入避風露宣和皇后遂造其家徐
言是康王之母韋氏郡君謹奉之出潘氏侍左右宣和
皇后知潘氏笄而未嫁因求歸康邸上出使河北時潘
氏已妊復因無名位不在北行之數致靖康元年正月
全數攻京城是時道君雖夜出門城中未亂宣和皇后
不應徒步出宮若城破道君徒步入宮時上出使已久
又妃非永思女其父永壽南翰林醫局紹興十四年三
月十一日贈太子少師 江淮發運使梁揚祖與工部
員外郎楊淵同提領措置東南茶鹽公事置司真州時
東北道擾鹽策不通揚祖奏其州東南水陸要衝宜遣
官置司給賣鈔引所有茶鹽錢竝充朝廷封樁諸司毋
得移用故有是命 以開封尹徐秉哲充徽猷閣直學
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子崧言京城人士籍籍謂王時

雍徐秉哲吳升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
大均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汚辱六官公取
嬪御捕繫宗室盜竊禁中財物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
十人皆日夕締謀冀以久假至僭號時思獻赦文直用
濮安懿王廟諱邦昌皇恐博文則曰雖欲避堯之子其
如畏天之威伏望將此十人付獄鞠治明正典刑以為
萬世人臣之戒 是日淵聖皇帝次代州度太和嶺至
雲中留十餘日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問起居者至代州
惟滕茂實迎謁于道茂實以靖康初出使時兄綯通判
代州已先降宗翰素重茂實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十

弟華實同居茂實問淵聖將至即自為哀詞篆宋工部
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黃旛裏之授其友董銑翼
日淵聖及郊具冠幘號哭迎拜宗翰逼令易服茂實力
拒不從竝請侍舊主俱行不許茂實詣敵營上書遂
雷下或傳其為尼瑪哈內 癸卯詔以二聖未還罷天
相與宋史不同今不取 申節上壽常禮自是至紹興十二年皆如之 姚平仲
再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平仲劫寨不利
傳者以為亂兵所殺靖康末復忠州刺史帝思其才命
所在訪之或云平仲隱九江山中 乙巳詔諸路勤王
兵還營令所在人賜錢三千 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張叔夜卒初叔夜北遷道中惟飲湯水至白溝李心傳云叔夜從淵聖在尼瑪哈軍中自鄭州而比尼
瑪哈東軍不知何以至白溝今仍從東都事略書之
御者曰過界河矣變然而起仰天大呼翼日扼吭死年
六十三遙拜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又何棗至金國
不食死茂實繫年要錄云諸書言棗在金國謀奉淵聖
孫傳北遷不知所終 丙午詔覃恩進秩惟侍從及宗
室南班官給告餘竝尚書省出敕 知同州唐重上疏
言今急務有三大患有五急務大率以車駕西幸為先
其次則建藩鎮封宗子守我土地緩急無為敵有再欲
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上

患者法令滋彰而官吏因緣為姦朝綱委靡而士夫相
習誕謾軍政敗壞而將兵奔潰國用既竭而利源又失
民心已離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若于守祖宗成憲
登用忠直大正賞刑選將帥之臣擇循良之吏天下大
計無出于此 金人破河中府貴州防禦使權府事郝
仲連死之茂實徐夢莘北盟會編載河中之破在此月
午蓋據川陝宣撫 初金人攻河中守臣溫益遁范致虛
同案贖今從之 遣仲連節制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至是洛索以重兵
壓府城仲連力戰而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
城破不屈洛索使擊殺之後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

效異呂中大事記吾觀元年金之內侵三道也不惟監
帥府如西京之孫昭遠同州之鄭驥維州之韓浩穎川
府之孫默秦州之李積淮寧府之向子襄相州之趙不
試大名府之郭承濩州之楊粹中開寧府之楊諫晉寧
軍之徐微言長安之唐重楊宗閣桑景詢曹謂郭中孝
皆死于義雖以通判如郭仲連郭伯振縣官如陸有常
張侃丁興宗郭贊將校如李政杜積趙叔皎楊彭年亦
死于義降者惟劉豫傅亮等數人耳彼所以固守者以
朝廷不棄地而有援兵也比元年即位赦書刑部指彈
已不勝報于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是明棄三路矣坐使
義士忠臣守孤城以待盡俗哉 丁未路允迪守吏部尚書王襄領開

封府職事 詔文武臣僚非篤疾廢疾毋得陳乞致仕
以士大夫避事求退者眾也 是日道君皇帝次燕山
府館于延壽寺 效異竊偵錄載上皇事殊不足信趙子
山二太子邀看剪柳子打毬飲宴至暮次日丁未到燕
寺駐蹕供奉甚厚六月初二日太子請道君聖眷打毬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三

宴會太子捧卮跪勸 上皇以烏凌噶色呼美有迎奉勞
道君鄭后今附見 遺以後宮曹氏曹武穆王彬之裔寧德后近侍也時司
馬朴在燕有傳建炎登極赦書至者朴私遣持詣上皇
爲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 庚戌宗澤充龍圖閣學
士知襄陽府權邦彥充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直祕閣
知漢州姚鵬陞直龍圖閣知洪州時黃潛善等不欲澤
居中故與河北勤王守臣並命 辛亥太師鎮南軍節
度使中太一宮使樂平郡王鄭紳謁告往江浙改葬神
道君皇后父也未幾薨諡熹靖 效異大金弔伐錄從行
官有鄭紳據靖康餘錄
正月廿七日上皇乘輜至尼瑪哈寨門著紫道服帶道
冠巾忽入至幕次坐良久上皇云老夫得罪當北遷但

帝姬下降者乞雷荷大惠尼瑪哈不答有頃鄭皇后自
外至云妾得罪合從上皇但妾家屬不與朝事敢乞雷
歸當得其真 壬子張邦昌以覃思遷太傅 丙辰
張所爲尚書兵部員外郎所案視陵寢還上疏略云恭
間行在雷南京軍民俱怨不知誰爲此謀者京師重城
八十里之廣宗社宮闕省闕百司皆在居之足以控制
河東河北樞本之地以臣計之實有五利奉宗廟保陵
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
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急于邊防五也一舉而五利而
陛下不爲臣知此時遷延別無長策不過緩急之際優
于南渡不知國家安危在乎兵之彊弱將相之賢不肖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三

而不在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
云渡江安能自保大河不足恃大江亦不足恃徒使人
心先離中原先亂耳爲今之計允宜圖任將相協謀其
力經營朔方鼓勵河北忠憤之人使人自爲戰則疆敵
可摧土宇可保京師可以奠枕而都矣所復言黃潛善
兄弟姦邪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諭雷之乃罷所言職
潛善意未已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李孝忠
破襄陽府守臣直徽猷閣黃叔敖棄城去孝忠入城肆
焚掠盡驅彊壯爲軍 丁巳范致虛爲觀文殿大學士
兩浙路提點刑獄季質試太常少卿質邦昌子婿間

借位自繫越州獄提舉茶鹽司以聞至是擢用之 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假給事中充大金通問使趙哲領達州刺史副之 邵興據解州神稷山屢與金人戰時金將鶻眼屯安邑執其弟招之興不顧飲泣死戰大破金軍 是月管幹龍德宣贊舍人曹勛自燕中問道南還先是上皇至邢趙間燕王侯以絕食歿于慶源故以馬槽猶露雙足至真定過河十餘日上皇密語勛曰我夢四日竝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臣民有推戴康王否翼日出御衣三襯自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復諭如見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古

念竝持章賢妃信令勛間行南還邢夫人亦脫金環使內侍付勛曰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早得相見瀕行復諭王欽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者違者不祥 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先是范宗尹主議和乃言綱名浮于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會詔勤王之師還本道綱遂畱昇潭兵于泗自詣南都途次顏岐遣人持劾副遺綱帝聞綱至趣召入見于內殿綱涕泣並辭新命且言臣愚意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言者謂臣才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若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反可

為相則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願乞身以歸田里帝曰朕知卿忠義靖康時嘗欲言于淵聖使遠人畏服非相卿不可綱頓首謝然猶未受命也 奉國軍節度使王宗濬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坐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也 宗澤自衛南分兵屯河上以數百騎赴南都入對帝將畱澤而黃潛善汪伯彥惡之乃令之襄陽 庚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畱上十議且言陛下度其可施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一議國是略謂今日竝主和議蓋以二聖播遷非和則速其禍不知漢高與項羽戰于滎陽太公為羽所得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古

置之机上屢矣高祖之戰瀟厲羽卒不敢害而還之晉金人與契丹戰必割地厚賂講和既和則又求費以戰二十餘載卒滅契丹金又以此惑中國至于破都城墮宗祖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界之而後已也為今之計專務自守建藩鎮于要害之地置帥府于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以深入故今日法句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詞厚賂則不可止當歲時遣使奉問二聖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仇

而雪振古所無之恥一議巡幸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宜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昔城池治宮室積糗糧以備巡幸三都既成其利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于太弱二則不置定都敵人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姦雄無所覬覦至汴梁宗廟社稷所在天下根本陛下卽位之始豈可不一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敕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一議赦令略謂惡逆不當赦罪廢不當盡復選人不當盡循資格今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張邦昌僞赦非是宜改正以法祖宗一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六

議僭逆略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旣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用周朝之故事願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戒一議僞命略謂國家要大變士大夫屈邪僞庭者不可勝數宜依唐肅宗六等定罪以勵士風一議戰謂軍政久廢宜一新紀綱信賞必罰一議守謂沿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抗敵衝一議本政略謂朝廷之尊卑係于宰相之賢否唐至文宗可謂衰弱武宗得一李德裕而威令遂振德裕初相上言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

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削平僭偽號爲中興我朝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官恩倖女寵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爲言以至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願陛下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恥一議責成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莠著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一議修德略謂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帝與濟善等謀之翼日出其章付中書惟僭逆僞命二章不下靖康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仲湜爲開府儀同三司封嗣濮王金左副元帥宗翰還西京金主詔曰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七

自河之北今旣分畫重念其民或見城邑有被殘者遂相堅守若卽討伐生靈可憫其申諭以理招輯安全之倘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于俘掠輒肆蕩殺者底于罰辛酉名潛邸爲升陽宮以徐秉哲假資政殿學士領開封尹充大金通問使秉哲不受命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梅州安置壬戌李綱言今日急務在通下情乃詔置檢校院于行宮便門外以達四方章奏顏岐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以岐嘗論李綱故也范宗尹亦求去乃詔爲徽猷閣待制知舒州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錢伯言爲開封尹詔宗室

銜位不書姓名官司毋得受自熙寧以來宗室外官單
銜奏事並不著姓至是趙子崧以表謝上黃潛善近旨
劾之乃申明行下 癸亥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
使潭州安置所過巡尉伴送仍令監司守臣常切覺察
月具申尚書省李綱言王時雍等四人與金人傳導指
意議廢趙氏脅迫二聖出郊又受偽金為執政實為罪
魁時徐秉哲已先竄于是移時雍高州吳升永州莫儔
全州竝安置呂好問謂綱曰王業艱難正納汗合垢之
時遽繩以峻法懼者欲矣綱不納 贈徽猷閣待制知
懷州霍安國延康殿學士李綱言自崇觀以來朝廷不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九

復崇尚名節故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
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仗節死義在內惟李若水
在外惟霍安國餘未有聞願詔諸路詢訪優加贈恤乃
自安國及劉韜以下次第褒錄復詔諸路詢訪死節以
問 初賊視靖寇荆南安撫使鄧雍遁賊乘勢欲渡江
知公安縣程千秋率邑人及廣西湖南勤王之兵在邑
者禦之復遣人渡江焚舟毀棹賊甚眾李希忠繼至
千秋沿江設備唐慤自鼎州復調本路弓弩手助之賊
乃去時通判鄂州趙令裨後受命嚴燕懿王元部官兵
戍武昌縣賊聞謹犯黃州其徒縱掠既去令裨渡江行

撫黃八德之白金再開城京西湖北諸州悉為賊寇侵
犯隨州陸德先復州趙振之鄂州許舜舉與荆南德安
皆失守獨知汝州徽猷閣待制趙十傑知襄陽府直徽
猷閣黃叔敖知蔡州直徽猷閣李忠知漢陽軍朝議大
夫李彥卿能守境捍賊至是李綱言于帝奪雍龍圖閣
直學士罷德先等三人仍奪三職遷子櫟寶文閣直學
士叔敖祕閣修撰孝忠進一官彥卿直祕閣千秋進二
官通判荆南府而擢令裨直龍圖閣知黃州 甲子詔
犒設行在將士撫循百姓調賦役改獎法招羣盜案賊
吏綱又言靖康開號開言路遇有議論鯁峭者輒加遠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九

竄其實所以塞之也帝乃詔靖康敢言之士有竄逐者
悉召還 李綱以覃恩遷正奉大夫仍兼御營使時河
東北所失纔十餘郡餘皆為朝廷固守致里綱奏議河
東惟失太原忻
代澤潞汾晉七郡河北失真定懷衛清四郡李心傳云
去冬尼瑪哈破威勝軍及絳州今春石州繼破不但十
一州也或此時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
軍政變士風裕賢才寬民力改獎法省冗費誠號令信
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俟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中
尤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
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七郡其餘率推其土
豪為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宜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

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爲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龍以使名如唐之方鎮俾自爲守否則會盡援絕必爲金人所用帝許之 復帝姬爲公主于是賢德懿行大長帝姬封秦國淑慎長帝姬封吳國放異中興小紀書在八月壬寅 帝姬請復封非始事也 始張邦昌既廢范瓊不自安朝議以其握兵特詔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于武臣率伍理當闕略惟王宗澹首引衛兵逃遁以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此外一切不問以責後效 乙丑馬忠爲河北經置使張所直祕閣通判河陽府傅亮赴行在以王淵代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詔自今以絹定罪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三

諸葛亮之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克用之勇而不能抗朱溫者蓋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陽揭然一方安足以當其疆大臣謂中原決不可舍以爲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蹈金人之計帝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奇之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羨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決渡河陛下宜急爲之防毋以宴安之故而成酖毒之憂帝嘉納之 戊辰以宗澤知開封府澤聞黃潛善等復倡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三路爲祖宗基命之地今聞刑部指揮不得騰播救文于兩河蒲解是欲裂前一王一統之宏規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誰爲此謀不忠不孝臣雖鴛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帝壯之以澤知青州召建康殿學士知青州曾孝序赴行在李綱言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忠義之士加意撫綏非獨外憂且有內變帝乃徙澤知開封府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孝序帝許之 己巳俞向改知陝州向初除朝議郎充祕閣修撰知河南府兼西道都總管代姚古也至是以孫昭遠代之朝廷先聞昭遠在陝西就除知陝州既而令將所募西兵赴行在內鄉賊尚虎有眾萬餘昭遠破之至南都入見卽以爲河南尹西京留守西

道都總管悉以昭遠所募兵三千人付張俊昭遠獨與
蜀兵數百之河南 庚午尚書右司員外郎蘇運直祕
閣知高郵軍既至守臣趙士瑗以發運司舉置境不
受代詔貶士瑗二秩依舊在任徙運知婺州汪藻言今
以士瑗為非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可使之
在任以士瑗為是則倍畱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可
使之降官一士瑗之身而賞罰如此臣竊惑之願斥士
瑗以為後來鄙夫之戒不從 辛未以賢妃潘氏生皇
子專赦天下籍諸路神霄宮財穀付轉運使充省計拘
天下職田錢隸提刑司士民封事可采者看詳官由尚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三

書省取旨旌擢黨籍及上書人盡還合得恩數諸郡縣
各舉才謀勇略可仗者三人赴都御司量才錄用始李
綱言陛下即位赦書不及河東北勤王之師夫兩路為
朝廷堅守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義之心
至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荷戈擐甲冒犯雪
霜疾病死亾不可勝數倘不加以恩卹後復有急何以
使人願因今赦並示德音帝從之 唐重充天章閣直
學士知京兆府直祕閣劉岑自河東還行在帝問可守
關東者岑薦重可用又薦朝請大夫提舉陝西常平公
事鄭驥除直祕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通判京兆府

曾謂為陝西轉運判官時軍興之後軍府壁立重乃告
之于成都府路判官趙開籍其資修城池備供張且率
長安父老子弟請帝駐蹕漢中治兵關中驥亦疏言長
安四塞天府之國項羽棄之高祖李密棄之太宗成敗
灼然乞為駐蹕之計 壬申李綱請降見錢鈔三百萬
緡賜兩河市軍需因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
佐且命起京東夏稅絹于北京河東衣絹于永興軍以
待支取于是人情翕然蠟書日至應募者甚眾是日班
軍制凡師行鹵掠違節制者死臨陣先奔者族敗軍者
誅全隊一軍危急而它軍不救者刑主將餘如將法從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三

事 乙亥汪伯彥請兩河京東西增置射士縣五百人
悉募土人有產籍者置武尉以掌之縣令領其事凡四
縣置二將射士挽弓至二石五斗以上及教頭滿七年
無過者皆補官江浙淮南諸路大縣增二百人小縣百
人從之尋用知光州任詩言每半歲令通判詣縣案閱
未幾復增于閩廣荆湖等路且令提刑按察應募者免
其身丁 宗澤至東京自金兵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
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兇懼時金人留屯河上距
京師不二百里金鼓之聲日夕相聞澤至京下令曰為
盜者賊無輕重皆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

日有金使牛大監等八人以使偽楚為名直至京師澤
曰此規我也命留守范訥械纍之間于朝 戊寅汪伯
彥進知樞密院張懋除戶部尚書李綱言懋以曉財利
勤幹稱判曹事乃其任也今除太峻未副人望乞稍緩
之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知至于執政臣固當與聞者
傅秀遷宣教郎充大金通問使初黃潛善等既奏遣
周望往河北河東獨未有人李綱言今日之事內修外
攘使國勢日彊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
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
旦暮之忱可也帝乃命綱草二帝表致書宗翰秀遂與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三

其副馬識遠行 已卯詔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三省
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以受功狀三日
不行罰行賂乞取者依軍法仍以御史一員領其事用
右正言鄧肅請也 李綱請以河北之地建為藩鎮朝
廷量以兵力授之沿河淮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以備
控扼沿河帥府十一京東東路治青徐西路治鄆宋京
西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軍路治京兆河北東
路治魏滄沿淮帥府二治揚廬 攷異中興小紀作淮西
帥治壽春今從綱奏議
沿江帥府六治荆南江寧府潭洪杭越州大率自川陝
廣南外總分為九路 攷異小紀載綱此疏沿河置京畿
大名開德府橫海軍京東東西京

西南北陝西凡九路 每路文臣為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與建炎進退志異 管總一路兵政許便立行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
州領兵馬鈐轄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許參
軍事皆以武臣為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摺
置辦集以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員隨軍一
員留攝帥事憲臣文武各一員彈壓本路盜賊沿河帥
府八軍要郡六軍次要郡三軍非要郡一軍沿江帥府
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二軍非要郡一軍沿江帥府五
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一軍非要郡半軍軍二千五百人
自帥府外要郡四十 河北開德府棣博州京東棣慶府
登萊密州西路濟南興仁府濮州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三
京西河陽潁昌淮寧府蔡汝州南路唐鄧州永興路陝
商虢華州淮東宿楚州淮西壽春府亳州江東宣江州
江西虔袁州湖北德安府鼎鄂州湖南衡州次要郡三十
州浙西鎮江平江府湖州浙東婺州次要郡三十
六 濱沂淄濰濟金均房同耀泗真海和舒蕪濠黃光饒
信太平吉撫筠永道澧岳復秀溫處台衛州永靜軍
總為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預又別置水
軍帥府兩軍要郡一將綱又請出度牒鹽鈔及募民出
財使帥府常有三年之積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疏奏
悉從之先遣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往江淮造船餘
路悉委憲臣措置 范訥落節鉞淄州居住鄧肅論訥
去年出師兩河望風先遁遂奔南京擁眾自護今在東
京揭榜有曰今日汴京已為邊面兩河之地陛下未嘗

棄置軍民效力幾于百萬日有捷音訥乃呼為邊而且日思去計嘗曰畱守之道四戰守降走而已今戰則無卒守則無糧不降即走耳此語大播郡邑非屬風聞漢得人傑乃守關中豈奔軍之將可與比乎致異中興小訥不協故肅論之攻訥為大將擁重兵當時並不勤王高宗久謂之為庸人非因與綱不協故也熊克議論多不喜李綱疏入遂有是命 金右副元帥宗望還自涼陁庚辰以寒疾卒宗望首勸南伐之謀兵機神速故所向克捷旋封魏王後改封宋王謚桓肅致異繫年要錄御之誤也今從金史又燕雲錄云七月二十日太子住御寨離燕山七百里到涼陁傷寒病亡金史宗望之歿自任六月庚辰非七月也要錄又云擊毬時漢國王宗目暑以水沃背得寒疾死疑亦傳聞之詞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美

傑相繼卒後謚孝悼宗傑宗望皆太祖子宗傑聖穆皇后所生宗望欽憲皇后所生也致異金史宗傑未嘗統年要錄誤以宗望為宗傑又誤以宗望為宗傑蓋由得之傳問故書名誤要錄又云金主遣使論宗維止南下之兵不聽蓋宗維久專權金主不能令唯守虛位而已宗宗翰為金重臣以功名終寧有專權不奉命之事此敵國傳聞虛誣之詞不足信要錄又云上皇至燕淵聖尚雷雲中宗傑間上中興議歸上皇講好宗維未之許會其死遂中輟案宗望首啟南伐之 詔以二聖未還謀豈有遠歸徽宗皆傳聞之誤也 郡縣官毋得用樂 辛巳詔沿大河置巡察六使自白馬濬抵滄州分地以為斥候 李綱言國家禦戎皆在邊郡金人乃擾吾心腹請命諸路州軍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乃命城池應修者降度牒與

之又令淮浙荆湖六路以常平錢造衲衣二十萬尺市竹槍箭筈弩椿輸行在帝嘗問綱靖康初能守京城金人再至遂不克守何也綱曰金人初來未知中國虛實雖渡河而尼瑪哈舊作粘沒喝即宗翰兵失期不至再來則兩路並進初時勤王之師數日皆集再來圍城始召天下兵遂不及事初時金人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兵屯城中要地四方音問不絕再來朝廷自決水浸西北隅而東南無兵敵反據之故外兵不得進又淵聖即位之初將士用命其後刑賞失當人盡解體城中無任責之人敵至造橋渡壕全不加恤敵遂登城此前後所以異也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毛

壬午張慤同知樞密院事 甲申詔尚書戶部右曹所掌坊場免役等法及所轄庫務並歸左曹以尚書總領乙酉詔監司州縣職田並罷令提刑司盡數申尚書省 以宗澤為延康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畱守抗疏請帝還京不聽 錢益復龍圖閣待制充陝西總制使右武大夫恩州觀察使主管西蕃部族趙懷恩特封隴右郡王初蓋在陝西嘗建議青唐無豪髮之得而所費不貲請求喚氏後而立之必得其力帝是其策俾持告賜懷恩因召五路兵赴行在 初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許高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許允總師防洛口望

風奔潰奪官流瓊州吉陽軍高亢自頴昌以五百騎趨江南至南康謀爲變知軍事李定通判韓琦以便宜斬之及是以間獄謂擅殺非是李綱言高亢之棄其師朝廷不能正軍法而猝取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去而郡縣之吏亦得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是當賞乃命進一官 丙子李綱上疏一曰募兵謂熙豐時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人崇觀以來闕而不補者幾半爲今之計莫若取財于東南而募兵西北河北之人爲金人所擾未有所歸關西京東西流爲盜者不知其幾請乘其不能還業遣使招之合十萬人于要害州軍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天

別營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二日買馬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之宜其潰散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非括買不可請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令州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至其價則須募民出財以助多者償以官告度牒詔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陝西河北各三萬人委經制撫司京東西各二萬人委本路提刑司潰卒廂軍皆許改刺 詔京東西河北東路及永興軍江淮荆湖等路皆置帥府要郡初李綱欲因帥府以寓方鎮之法黃潛善

等言帥府要郡雖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乃命帥府要郡屯兵有差遇朝廷出師則要郡副鈐轄以副都監皆以其軍從師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騎殲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用靖康閒統制官張行中所制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天

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乃命兩路憲臣總領 丁亥張所偕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西路招撫使 初上皇北遷龍德器玩皆爲都監王求竊取至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遐方異物李綱諫帝命碎之時綱每畱身奏事多所規益如論開封收買童女及待遇諸將恩禮宜均一帝皆嘉納 詔文臣許養馬一匹餘官吏士民有馬者並悉官委守令籍爲三等以常平封椿錢償其直馬高四尺六尺爲上等率直百千餘以是爲差有田之家則折其稅僧道俱以度牒取償隄半月籍定有隱寄者以違制論買及百匹則守俸令

佐遷一官不及者等第推賞諸軍團練以五人為伍伍有長五伍為甲中有正四甲為隊五隊為部皆有二將五部為軍有正副統率凡招軍量增例物其白身充募者全給潰兵降盜及它軍改刺者半之陝西六路仍聽支諸司錢及截川綱金銀如有良家子願備弓馬從軍者依敢勇法月給錢米官吏寺觀民戶願以私財助國者聽于所在送納等第推恩仍令當職官勸誘而憲臣總之解赴行在皆用綱所請也 諫議大夫朱齊愈疏論李綱謂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東南之馬又不可用至于兵數郡增二千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八

三

帝納之 顯謨閣學士翟汝文奏祖宗上供悉有常數後為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如浙東郡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乃二十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矧經方寇焚劫戶口凋耗今乞將戶三等以上減半四等以下權罷及身丁錢鹽舊有定制其後折米而已今悉為帛臣以為宜納見直從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秋七月己丑朔詔諸路常平司見在

宋紀九十九起彌爾協洽七月 盡八月九二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

帝

金銀並起發赴行在 自宣和末羣盜蜂起其後勤王之兵往往潰而為盜至是祝靖薛廣黨忠閣瑾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為上言今日盜賊當因其力用之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一

須以術制之使出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凡潰兵之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聽之又擇其老弱者縱之其它以新法團結擇人為部隊將及統制官其首令皆命以官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黎驛單州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為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懼庚寅帝乃詔王淵討用劉光世討昱韓世忠張俊分討黎驛魚臺潰卒時昱犯沂州守臣閉門以官妓遺之乃去至滕縣掠民有董氏女色美欲妻之董氏罵昱而死自費縣引兵圍長清光世遣其將喬

仲福追擊斬之既而用亦為淵所殺餘悉殄平丁順嘗為滄州兵馬鈐轄王善雷澤尉皆以罷從軍不得志楊進以其才為淵所忌懼罪亾去號漫角牛兵尤眾又李孝忠既破襄陽擾西郡綱以范瓊反側不自安因命瓊討孝忠使離都城且示不疑之意瓊乃將所部赴行在而丁順等皆赴河北招撫司自效盜益衰 辛卯籍東南諸州神霄宮田租及贍學錢以助國用 諫議大夫宋齊愈罷職言者論齊愈在皇城司首書張邦昌字以示議臣遂下臺獄 甲午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士瑀以義兵復洺州初士瑀從上皇北遷次洺州城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二

東五里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敵圍已合士瑀徒步抵武安縣縣官資以衣冠鞍馬少壯者百餘人從至磁州乃召集義軍以解洺圍不旬日得兵五千 附者至數萬以王江李京將之先是知洺州王麟自將勤王兵千人至大名既以母老求去帝遣之及金萬戶伊呼圍洺州麟帥軍民以城迎拜軍民怒并其家殺之獨統制官韓一在城中士瑀至邯鄲統制官李琮亦以兵會力戰破圍翼日入城部分守禦金人復來攻士瑀厲將士以火礮中其攻具復以計獲其將領乃解圍去士瑀濮安懿王曾孫也 金主賜左副元帥宗翰券書除反逆外

戒赦勿論 乙未以范瓊為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同都統制 丙申詔諸路米綱以三分之一輸行在其餘赴京師時京師軍民方闕食故命濟之仍以空舟載六曹案牘及甲器赴行在 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言去歲閏月得淵聖皇帝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即時徧檄所部而六路之間視之漠然開有團結起發類皆見戲姑以避責唯淮東一路臣親率諸司嚴成紀律今京城已失二帝播遷夫復何言然儻置賞罰而不行臣恐諸路玩習故常恬不知畏願詔大臣案劾諸路監司不勤王者與夫號為勤王而滅裂者悉加顯黜以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三

為將來誤國忘君之戒詔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 戊戌朝請郎知海州魏餘言海州至登萊最近而登萊復與金人對境近聞金人於燕山造舟欲來東南望造戈船修樓櫓依登萊例屯兵二三千以備緩急許之 東都宣武卒杜林成成都謀叛伏誅 初平陽府吏張昱從法黜既而亾歸聚眾數千會磁州無守軍民迎昱權領州事金人屢過其境皆不攻至是以昱為閤門祗候知磁州俄金人復來磁無城不可守昱率其眾以奔金人破磁州 淵聖皇帝自雲中至燕山府居愍忠寺 辛丑右正言鄧肅請竄斥張邦昌偽命之臣右司諫潘

良貴亦言宜分三等定罪帝以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
令具上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諸侍從而為執
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升莫儔李回是也二諸庶官及
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
尹是也三換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四
事務官者金人方有立偽楚之語朝士遂私訂十友為
不至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乞定為
上等置之嶺外次者其惡有三一執政侍從臺諫稱臣
於偽楚及拜於庭者如馮澥曹輔李會洪芻黎確諸人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四

是也二以庶官而升擢者三願為奉使如黎確李健陳
轍者已上乞定為次於遠小處編管時王時雍徐秉哲
已先竄乃詔吳升移韶州莫儔移惠州范宗尹朝奉郎
朱宗責衡鄂岳三州並安置馮澥李會並降三官為祕
書少監分司南京澥成州會筠州居住故工部侍郎何
昌言追貶隰州團練副使通直郎新通判南劍州何昌
辰除名永州編管朝請大夫黎確朝散郎李健尚書虞
部員外郎陳轍並與遠小監當承議郎侍御史胡舜陟
朝散郎新知無為軍胡唐老奉議郎守殿中侍御史馬
伸朝散郎監察御史齊之禮朝請郎新知衢州姚舜明

宣教郎新知江州王侯皆降二官換勸進文及事務官
令畱守司具姓名申尚書省唐老舜明侯皆坐嘗為臺
官伸嘗請邦昌復辟而不自言故例貶秩 觀文殿學
士耿南仲龍圖閣學士耿延禧坐父子主和奪職奉祠
用鄧肅再疏也 壬寅侍御史胡舜陟除祕閣修撰知
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舜陟至修治城池樓櫓戰棚又
增築東西水門固濠壘以備衝擊廬人始安 癸卯尚
書右丞呂好問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好問與李綱
論事不合會鄧肅奏偽命臣僚其言事務官微及好問
帝札示綱曰好問心迹與餘人不同言者所不知仰尚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五

書省行下好問慚力求去且上疏自理曰昨者邦昌僭
號之時臣若閉門避事實不為難念臣世受國恩異於
人故忍恥含垢追死朝夕不避金人滅族之禍遣使
拜書陛下天佑神助得視今日中興之業臣之志願畢
矣若不速為引退使言者專意於臣而忘朝廷之急則
兩失其宜疏入乃有是命後漢呂好問家傳罷政在七
月癸卯兩書之李心傳曰致其前
後當是癸卯得之而已酉出告耳 延康殿學士提
舉南京鴻慶宮許翰守尚書右丞靖康中李綱與翰同
在樞府知其賢至是力薦於帝遂用之 屢斬宋齊愈
於都市齊愈初赴獄以文書一緘授張浚曰齊愈不

過遠貶它時幸為我明之此李會勸進張邦昌草稟也
時御史王賓劾齊愈未得實聞有文書在浚所遺發篋
取之賓密諭會使自辨析而證齊愈齊愈引伏法寺當
齊愈謀叛斬該大赦罰銅十斤帝曰使邦昌之事成置
朕何地乃命般之致異來齊愈之死當時皆謂李綱所
從者指此事也案齊愈首倡立張邦昌之議置之死地
不為冤抑但綱於洪芻輩皆為申宥而獨置齊愈極刑
齊愈實以言事忤綱者以形迹推之固難免上下其手
之詞矣浚累疏攻綱皆偏黨誣陷之詞唯此事似為有
因故附記之甲辰孟忠厚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迎奉元祐
皇后一行事務尚書司封員外郎楊邁沿路計置糧草
濟渡舟船 乙巳詔幸東南來春還闕時黃潛善汪伯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六

室又降鹽鈔錢帛付京西南路轉運副使范之才儲糧
草且漕江湖綱運自襄漢蜀貨出歸峽以實之遷戶部
侍郎黃潛厚為本部尚書提舉巡幸一行事務膳部員
外郎陳充掌頓遞虞部員外郎李儔調具芻粟直祕閣
江淮發運副使李祐為隨行轉運使於秋末冬初啟行
張慙言戶部財用唯東南歲運最為大計自治平嘉
祐以前輸發運使一員在真州催督江浙等路糧運一
員在泗州催督真州至京糧運自姦臣變亂祖宗轉般
倉法每歲失陷不可勝計望依舊法責發運司官分認
逐季地分各行檢察催促從之 丁未詔兵部郎官太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七

常寺官各一員內侍二員詣京師奉迎所藏太廟神主
赴行在致異劉觀行狀公導駕朝鴻慶宮而陳藏木主
赴行在事上嗟觀就命公如京師發木主赴行在除中
書舍人李心傳云據日歷及太常寺題名觀以今年四
月選中書舍人北時周望翁彥漢為太常少卿狀誤
帝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拘金使於別館優加待遇
澤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謀浸漸望和為遑奔計營
繕金陵奉元祐太后遣官奉迎太廟木主棄河東西
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焚壤草芥略不
顧惜又令遷金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金
人情款何以如是之厚而於國家計謀何以如是之薄
臣之樸愚必不敢奉詔致異忠簡遺事云公奉詔即出
八人縱之且上表謝李心傳云

傳勇以今年十一月使還奏乞釋金使詔可明年字文
虛中出使至汴澤在病告虛中始釋之遺事誤也今從
繫年又請帝迴鑿表略云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實愛羣
臣無識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
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所以暫乞駐蹕南都以觀
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今復被恩差知開封府事到
任二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
每察人心和平逸樂官吏軍民皆稱京師朝宗之城陛
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也願陛下早降敕命示以整
頓六師謁款宗廟之日毋聽姦邪陰與敵人為地不勝
幸甚詔賜澤襲衣金帶 以張浚為殿中侍御史 詔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八

明達皇后明節皇后應於典禮竝依溫成皇后故事施
行 己酉罷四道都總管初李綱請於陝西京東西河
北東路各置制置使假以便宜遠近相援帝遂罷四總
管而置諸路制置使時西道都總管孫昭遠初至河南
府調陝西河北義兵合萬人柵伊陽使民入保至是昭
遠改除京西北路制置使 庚戌詔諸兵八月會行在
後期者必誅 癸丑衛尉少卿衛膚敏言汴都蹂踐之
餘不可復處睢陽封域不廣而又逼近河朔敵易以至
唯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海為東南要會伏
唯觀察時變從權慮遠趣下嚴詔夙期東幸別命忠勇

大臣總領六師留守京邑又行清野於河北山東諸道
俟軍聲國勢少振然後駕還中都則天下定矣中書舍
人劉珏亦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變日力自金北歸已
再逾時陛下中興亦既數月而六飛時巡靡所定止攻
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邇
中原雖易以號召四方但今日陳唐諸郡新剝於亂千
乘萬騎何所取給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
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財力富盛足以待敵於
時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議
乙卯改靖康軍為保成軍以守臣折可求言其犯年號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九

也 丙辰張所王瓌傅亮辭行先是李綱建議遣所亮
措置兩河乃白帝賜所內府錢百萬緡為半年之費給
空名告千餘道又以京畿卒三千人為衛將作官屬許
自辟置所請置司北京招諭山寨民兵俟就緒日渡河
先復懷衛濟州及真定次解中山之圍給地養民為兵
如陝弓箭手法初靖康之割兩河也所為御史獨建言
以蠟書募河朔民兵入援士民喜故所之聲滿河朔亮
請置司陝府從之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謂可為將奏用
之亮復言今經制司所得兵才萬人皆盜賊及潰散之
卒未經訓練難以取勝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銳舊

以童貫賞罰不當陷於民間若厚資給以募之不旬日
可得二萬人與正兵相表裏度州縣可復卽復之所亮
既行兩河響應黃潛善疾綱之謀建議遣河北經制使
馬忠節制軍馬俾率兵渡河有雄州弓手李成者勇聞
河朔積功爲本縣令雄州失守成妻子爲亂兵所殺成
以賊來歸累官忠州防禦使潛善令將所部與忠同擣
敵虛綱復奏以河北制置使張渙爲副於是權始分矣
曹勛自燕山閒行至南都以上皇所授御衣進帝見
衣中八字泣以示輔臣 詔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杖脊
配軍營李氏私侍張邦昌及邦昌還東府李氏送之有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十

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金
主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
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 是日賜故淄州團練使
廣南西路兵馬都監知融州李拱家銀帛以拱領兵入
援京城死於敵也 賊史斌據興州僭號稱帝守臣向
子寵棄城遁斌遂自武興謀入蜀成都府利路兵馬鈐
轄盧法原與本路提點刑獄邵伯溫共謀遣兵扼劔門
斌乃去法原乘之子伯溫雍之子也 八月戊午朔洪
芻等流竄有差初芻等坐圍城中事屬吏帝命馬仲劾
之獄具芻坐納景王寵姬曹氏降授朝散郎陳冲坐括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十

賈殘兵與俱軍校陳通等謀為變至是軍士縱火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翼日執守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殺兩浙轉運判官吳昉轉運判官顧彥成聞亂亟奔湖州眾乃推通等七人為首囚夢得逼昂權領州事浙東安撫翟汝文聞變自將七千人屯西興且奏請浙西兵受其節制己未元祐太后發京師 庚申劉光世為奉國軍節度使韓世忠為定國軍承宣使張俊落階官竝賞平賊功也 辛酉洺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庠為東京副留守以郭仲荀將所部扈元祐太后至南京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三

故也 御營司都統制范瓊將至襄陽李孝忠問之率兵犯荆南府入其郭置酒高會瓊敗之孝忠率眾趨景陵 以李綱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綱奏以秋末幸南陽帝已許之既而潛善與汪伯彥力請幸東南綱謂人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一日留身奏事言臣近者屢蒙宸翰改正己行事件又所進機務多未降出此必有開臣者因極論君子小人不可竝立且言疑則當勿用用則當勿疑帝但勉慰之後數日遂有竝相之命 張慙兼御營副使癸亥命御

營使大閱五軍人馬自是執政皆有親兵 丁卯張慙言河朔之民憤於兵亂自結巡社請依唐人澤潞步兵三河子弟遺意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且從靖康詔旨以人數倍補官資仍仿義勇增修條畫下之諸路乃以忠義巡社為名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及五百人已上倍補官有差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竝補正犯階級者杖之歲十月案試於縣仍聽守令節制歲中巡社增耗者守武令尉黜陟皆有差 己巳詔諸路兵非專被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三

旨者毋得會行在 是日傅雱等至河陽金遣接伴使王景彝來迓止許雱以五百人自隨日行百八十里初尊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尚書省謂元字犯后祖諱請以居宮為稱至是庚午夏稱隆祐太后所居名隆祐宮 壬申先是河北宣撫使張所招徠豪傑以忠翊郎王彥為都統制效用人岳飛為準備將飛初補承信郎以戰功遷秉義郎帝初立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不圖恢復以越職奪官 致異繫年要錄岳飛以論事罪廢又云不知所論何事據宋史本傳則以論黃潛善也今訂正 至是歸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

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僭補修武郎閻
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飛因進說曰國家都汴恃河
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則京師根本之地固
矣招撫能提兵厭境飛唯命是聽所壯之僭補武經郎

趙子崧言杭州軍變遣京畿第二將劉俊往捕又命

御營統制辛道宗將西兵二千討之 癸酉耿南仲責

授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

改異中興小紀作建昌
軍居住誤也據繫年要

錄明年二月 乙亥李綱罷先是張所至京師河北轉

運副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

京不當又言招撫司置後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綱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西

言所置京師招集將佐今尚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
騷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置司招撫因其
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
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邪時方艱危朝廷欲有經略益
謙小臣乃敢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時傅亮軍行
才十餘日汪伯彥等以爲逗遛復命宗澤節制之使即
日渡河亮言今河外皆屬金人而遽使亮以烏合之眾
渡河不知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恐誤大事綱
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極論潛善伯彥力沮二人
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

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熟議而二人設心如此既而潛
善有密啟翼日帝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
行在綱留御批再上帝曰如亮人才今豈難得綱曰亮
謀略知勇可爲大將今未嘗用而遽罷之古之用將恐
不如此帝不語綱退亮竟罷職綱復求去帝召綱曰卿
所爭細事耳何爲出此綱曰人主之職在論相宰相之
職在薦賢方今人才以將帥爲急恐不可爲細事殿中
侍御史張浚復論綱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
從典刑不當不可居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
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納之虐優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五

立賞格公吏爲姦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帝乃
召朱勝非草制責綱以狂誕剛愎謀謨弗效既請括郡
縣之私馬又將竭東南之民財以喜怒自分其賢愚致
賞罰弗當於功罪出令允符於清議屢抗執以邀畱用
刑有拂於羣情必力祈於親朋以至帖改已畫之旨巧
蔽外姻之姦茲遣防秋實爲渡河之擾預頒告命厚賜
緡錢賞逾百萬之多催運京師而止每敦促其速進輒
沮抑而不行設心謂何專制若此時浚章未下綱所坐
皆潛善密以傳勝非者翼日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綱在相位凡七十五日鄒肅言人主職在

任相陛下初登九五召李綱於貶所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但綱學雖正而術疏謀雖淡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遽罷之責辭甚嚴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辭者何所據依且兩河百姓數月無所適從及綱摺置一月而兵民稍已安集偽楚之臣紛然皆在朝列及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罪已稍正今綱去則二事將何如哉肅尋與郡許翰亦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綱既罷留臣無益因力求去帝未許然潛善等皆有逐之之意矣 丙子浙東安撫翟汝文以兵七千渡江先是杭賊陳通等給汝文來受降及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去

至城下賊不聽命汝文復還越州於是通等盡刺城下疆壯為軍有眾數萬 丁丑隆祐太后發南京郭仲荀部禁旅從且制置東南諸盜 己卯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悉奏罷李綱所施行者是日先罷諸路買馬唯陝西諸州各買百匹其勸民出財助國指揮勿行已而傅亮以母病歸同州張所亦以罪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庚辰詔榜諭為盜軍民率眾歸降當赦其罪仍審量事理命以官資若敢抗拒仍舊為惡則掩殺正賊外父母妻子並行處斬如大兵會合已到城下改過出降放罪推賞仍令監司召募土豪自率鄉兵會合討蕩亦許先

次借補官職 辛巳顏岐復為御史中丞辭不拜改工部尚書 壬午斬太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於都市先是帝問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其言切直章凡三上潛善等思有以中之曾澈亦上書詆用事者其開言宮室燕樂事潛善密啟誅澈并以及東東始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行路之人有為哭者東死年四十二 甲申許景衡為御史中丞中書舍人朱勝非試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 乙酉遣使往諸路撫諭時以金人南侵朝命隔絕盜賊踵

續資治通鑑 卷九十九 去

起乃遣朝臣分往諸路體訪官吏廉污軍民利病殿中侍御史馬伸使湖廣吏部員外郎黃次山使京東西兵部員外郎江端友使閩浙監察御史寇防使江淮時河部員外郎喻汝礪往四川剗刷錢物王璉王忠經制河東北錢蓋在陝西因就命之尋詔所至決獄即死罪當議者許酌情減降以聞 許景衡言臣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臣自渡淮聞澤誅鋤疆梗撫循善良又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竊歎慕以為去冬京城有如澤等數輩相與維持則其禍變未至如此其酷也且聞封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較澤小疵別趨畱守不知今

之招紳威名政術加於澤者復有何人帝大悟仍封景衡奏示得賴以安景衡又言南陽無險阻城池而密邇盜區且漕運不繼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

丙戌尚書右丞許翰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

霄宮陳東死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相者今東戮

東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故有是命 金以宗輔

為右副元帥駐兵燕京宗輔性寬恕好施惠尚誠實燕

人安之 金主詔曰河北河東郡縣職員多闕宜開貢

舉取士以安新民有司以遵宋取士之制不同為請命

南北各因其所習之業取士號為南北選真定拘籍境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六

內進士試安國寺宋進士褚承亮亦在籍中匿而不出

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試與諸生對策主文者侍中劉胥

故遼官降於金憤宋助伐金發策問宋上皇無道少帝

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起詣胥曰君父之過

豈臣子所宜言邪長揖而出胥為之動容餘悉放第凡

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為郎官一日

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鬪石死胥薦承亮知真定城縣承亮

棄去致異金史隱逸傳天會六年既破真定城縣承亮

事也致異金史隱逸傳天會六年既破真定城縣承亮

俱作致異金史隱逸傳天會六年既破真定城縣承亮

附會致異金史隱逸傳天會六年既破真定城縣承亮

識遠至雲中金左副元帥宗翰在涼陞未還左監軍完顏希尹遣其大理卿昭文館學士李侗館伴問希尹使指

希以二帝表文及國書授之凡六日乃得見希尹與右

監軍耶律伊都舊作余權知樞密院事時立愛

參決堂上兵部尚書高慶裔立其旁希尹跪聽其語希尹

先言南朝不割三鎮事又言通問之初安可遽及二帝

即不得請殆欲以兵取之邪希尹謝再三乃罷就舍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九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宋紀一百 起開禧協洽九月 盡十二月凡四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

帝

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九月戊子朔詔諸軍團結五人為伍

等指揮並罷 已丑建州軍亂先是調建卒往守滑州

為金人攻退故例當得卸甲錢轉運使不時與是日大

閱軍校張員等作亂殺福建轉運副使毛奎判官曾仔

執守臣直龍圖閣張勤提舉常平公事陳桷檄朝請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王淮將士軍射士討之不能克後詔奎仔各官其子孫

一人 范瓊屢與李孝忠賊敗績會諸郡兵皆至瓊與

都統制官喬仲福及孝忠戰於福州之雲澤大敗之

辛卯河北經制使馬忠貶秩二等坐逗遛不進也先是

河東之民所在出攻城邑皆川建炎年號又有紅巾軍

于澤潞閒嘗劫宗翰寨故金捕紅巾甚急然真紅巾不

可得多殺平民亡命者忠受命經制畏敵不敢前是時

命帶御器械鄭建雄知河陽府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

事閻勛助之忠仍逗遛故坐貶于是黃潛善汪伯彥共

政方決策奉帝如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 詔江池

饒建州所鑄錢以建炎通寶為文 甲午命知揚州呂

頤浩修城池發運軍轉運使以將南遷也 初命兩浙

提點刑獄公事周格高士曠督捕杭寇士曠或里子也

欲招安之翟汝文奏今浙東與經制司槍杖手合萬人

兵勢已盛而憲臣意在黨賊已受其降今杭賊猖獗至

于主帥橫死致異李心傳曰葉夢得為賊所漕臣斷首

而反寵以官是誘人作賊也賊乃遣其黨往秀州誘士

曠及顧彥臣來杭州受降士曠素隊入城北賊百餘騎

突出賴鮑貽遜下槍杖手在北門始獲免既而格亦領

兵至上曠始約日進兵然諸軍為賊誘去者甚眾先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辛道宗奉詔討賊軍行至鎮江府守臣趙子崧犒賜甚

厚道宗掩有之行次嘉興始給軍士人五百錢眾怒潰

去者六百人道宗奔還鎮江眾擁高勝為首勝舊為太

行山盜名高托天亂兵攻秀州守臣直龍圖閣趙叔近

城守人遺以綺四練賊乃北趨平江府 丁酉詔荆襄

關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陋就簡飲食不事豐美亭

傳僅備風雨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官吏毋出

有司百吏敢搔擾者重置于法惟軍馬芻糧必務豐潔

將士寨柵必令寬爽播告諸道使聞知焉 己亥皇子

勇為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封魏國公 庚子道君

皇帝淵聖皇帝自燕山徙居中京居相府院時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餘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宗室死者甚眾中書侍郎陳過庭亦在燕宗翰議縱遣之俄押赴顯州令厚加養濟宗澤自河北引兵還京師辛丑杭賊夜劫提點刑獄周格寨殺之提刑司所統蘇秀兵遂入杭與賊合時格所部淮南兵不肯從盡為浙兵所害賊復以金帛遣人誘諸郡不逞使據城相應翟汝文慮變生肘腋遂引兵還越州賊勢愈熾壬寅詔遣官具舟奉迎太廟神主赴揚州命孟忠厚幹辦禮儀公事合用禮器隨宜充代薦新物令本州酌量應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三

判付直祕閣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王珪陞招撫官代張所也于是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死貶所乙巳詔沿河控扼州縣團結民兵明遠斥候若金人欲乘船渡河先使善泅水手鑽穴其舟併力掩殺上下應援毋為自守之計有能沒兩舟者白身與進義副尉沿海州軍依此初宗澤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人運車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施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于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案視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

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各四里有奇皆開濠濠廣丈餘于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用者乃上表請車駕還京不報丁未中書舍人劉珪言近擢黃潛厚為戶部尚書潛厚乃潛善親兄祖宗以來未有弟為宰相兄為八座而同居一省者惟蔡京專政無所忌憚京為左相則下為元樞京領三省則攸領密院間潛厚潛善皆有章疏陛下從而允之亦所以全其守法之美疏入乃改命金主詔內地諸路每耕牛一具賦粟五斗以備歉歲戊申李孝義張世引步騎數萬襲德安府詐稱來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四

招守臣陳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中夜孝義引兵圍城規已為之備大敗之孝義遁走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率裨將岳飛等所部七千人渡河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屢戰奪其輜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己酉募民入賞授官自迪功郎以下凡六等尋命每路以監司一員董其事軍賊高勝等入常州先是勝等過平江奉直大夫趙研棄城誘勝使入櫛之眾懼而退推其徒趙萬為首至無錫李綱時方寓居出家財散賊乃去致異熊克小紀賊至無錫縣知縣補滿單馬造賊大言曰聖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言不知漸日若等無它宜于此時轉禍為福眾變然相視送送之出境此據孫觀所作御瀋墓志與此

異至常州守臣何袞恬不為備賊入城大掠三日執通判曾緯而去 庚戌始適當三大錢子淮浙荆湖諸路用張慤請也政和舊法當三大錢止行于京畿東西及河東北由是東南小平錢甚重而物輕西北反是慤言大錢始不行于東南慮私鑄耳其後改當十為當三自無私鑄之利何為而不可行況財貨皆出于東南常慮錢寶不足于交易望詔三省參論以革因循之弊從之時夏軍旅之後諸道財賦亾于兵火委于川途乾沒于胥吏者不可勝計慤在河朔時以心計為帝所知自長地官至于執政帝獨委以理財嚴明通敏文移所至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五

南諸路惕息承命國用賴以毋乏然慤在中書至于自作酒肆議者以為苛碎焉 辛亥金主賜元帥右監軍完顏希尹萬戶尼楚赫舊作鉅木可今改券書除赦所不原餘悉不問 壬子詔賜張邦昌死始李綱議誅邦昌黃潛善汪伯彥皆持不可及是間金以廢邦昌為詞復用兵帝將南遷而邦昌在長沙乃詔湖南撫諭官馬仲曰張邦昌初間以權宜攝國事嘉其用心寵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常格優支賞錢數百萬緡猶以迫于金人之勢比因鞠治它獄始知在內衣赭衣履黃相徇福寧殿使宮人侍寢心迹如此甚負國家尚加惻隱不忍顯

肆朝市只令自裁全其家屬令潭州日給口糧常切拘管仲至潭邦昌讀詔已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其迫之乃登平楚樓而縊收吳蔡條百衲叢談邦昌死于平楚門下官舍揮塵錄餘話平楚樓在天于是高州流人王時雍亦伏誅 甲寅詔行在及東京百司官如擅離任所竝停官相捕就本處付獄相勘 乙卯詔成都在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潭州皆備巡幸宗澤復上疏略謂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為腹心宗廟社稷所在民人依之今兩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乃欲併腹心而棄之豈祖宗付託之意與睽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管景德間契丹侵澶淵警報一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六

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勸幸蜀都惟寇準請帝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且臣奉迎鑾輿還都而後即當身奉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親迎二聖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奉觴玉殿以為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上疏後澤復營繕宗廟宮室臺省又以東門乃同鑾奉迎之地特增修之 王彥及金人戰于新鄉縣敗績兵潰彥奔太行山岳飛以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金帥于陳金人為退卻初彥既得新鄉傳檄諸郡金人以為大軍之至率眾數萬薄彥壘圍之彥兵寡且器甲疏

略乃決圍出敵盡銳追擊彥與麾下數十人馳赴之所
向披靡轉戰十數里弓矢且盡會日暮得免彥收散人
得七百餘人保其城縣西山部曲感其義皆面刺赤心
報國字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
焦文通等皆附之綿互數百里金人患之 是日賊趙
萬人鎮江府境守臣趙子崧遣將逆擊于丹徒調鄉兵
乘城爲備府兵敗歸鄉兵驚潰子崧率親兵保集焦山
寺賊踰城入遂據鎮江 初傅秀既見金完顏希尹于
雲中留彌月會制置使張浚招撫使張所遣兵渡河皆
失利浚爲亂軍所殺金以用兵責使者秀遜謝希尹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七

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
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二十人執長槍隨牌輔車
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辨
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爲一隊見今四
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陳委
可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連珠寨以
嚴備禦臣見使王彥胄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
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爲一體敵人畏警不敢輕動臣自
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德意街市人情物態忻悅教寧同
太平時景象願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比緣陛下委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八

以國書授秀等還書中索河北人之在兩者及爲夏人
請熙寧以來侵地又欲于河陽置榷場以通南貨秀受
書以歸金人無聘幣伴使李侗自以乳香白金等贖之
金人遣直史館王樞持冊使高麗 冬十月丁巳朔
帝登舟如淮甸 戊午隆祐太后至揚州駐于州治
庚申詔諸路官司及寄居待次官或非王命備補之人
以勤王爲名擅募民兵潰卒者並令散遣有擅募者帥
憲司案劾以聞 宗澤復上疏言臣契勘京城四壁濠
河樓櫓與守禦器具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
勵不懈增築開濬起造斬理浸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

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悴萬一溢
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不瞑儻使臣與
將士官民獲望回輦之塵俯伏百拜然後身填溝壑則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先是羣盜王再興以兵數萬王貴
萬餘人往來河上王善以車百乘寇濮州楊進兵尤眾
運糧京西諸郡至德安府守臣直龍圖閣陳規晝夜相
持十有八日而進技窮乃以百餘人自衛抵濠上求和
規出城與進交臂而語進感其誠折箭爲誓明日引眾
去圍光州澤遣招之皆聽命以進爲留守司統制澤理
財有方凡兩河及京東西諸郡求軍需者皆輟東京所

有與之不以為閒既而澤聞帝已南遷又上疏詞意忠懇帝優詔答之 癸亥募羣盜能併滅賊眾者授以官

甲子李綱落職依舊宮祠時張浚論綱罪未已略言

綱陰為慘毒外弄威權當時臺諫如顏岐孫觀李會李擢范宗尹重者陷之以罪輕則置之閒散若非察見之

早而養成其惡則宗廟之寄幾敗于國賊之手願早賜竄極章再上乃有是命竄史家於浚多曲筆而綱之罷相適適實浚一力頌之

蓋史家於浚多曲筆而綱之罷相適適實浚一力頌之今據繫年要錄載入以補宋史之闕未直龍圖閣知

秀州趙叔近招杭賊陳通降之 乙丑詔罷帥府輔郡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九

要郡等招置新兵水軍準此 丁卯有內侍自京齋內

府珠玉二囊來上帝投之沐水翼日以諭輔臣黃潛善

曰太古之世璫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

以息盜耳 是日沙州回鶻遣使貢于金 庚午帝次

泗州 壬申升揚州天長縣為軍 丁丑詔東南諸州

縣所椿私茶鹽募賞錢每處各以千緡計綱赴行在用

都省請也戶部言諸路所收民間助國錢乞令計置輕

齋赴行在從之 己卯帝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有

孫琦者為首左正言盧臣中從駕不及立船舷叱賊為

所逼墮水死帝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張

浚以為雖在艱難不可廢法乃劾統制官定國軍承宣

使韓世忠師行無紀降觀察使致世忠在南京已除承宣使行狀誤

子孫二人 自罷常平司而諸路提舉官多以未受命

為詞居職如故偽黨之被竄逐者往往不行言者以為

國家所恃以號令天下者威信而已今無所忌憚如此

不可以不申戒乃詔帥臣監司體量罷奪其竄斥人護

送貶所隱庇者重坐之 庚辰命劉光世討鎮江府叛

兵辛巳復命光世為滁和濠太平州無為軍江寧府界

招捉盜賊制置使御營統制官苗傅為制置使司都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十

制從光世行 癸未帝至揚州駐蹕州治舊制三衙管

軍未嘗內宿至是始日輪一員直宿行宮 詔內侍不

許與統兵官相見如違停官送遠惡州編管時入內內

侍省押班康履以藩邸舊恩頗用事諸將多奉之臺諫

無敢言者 丙戌兩浙制置使王淵率統制官張俊等

領兵至鎮江府軍賊趙萬等不知其奔至皆解甲就招

時辛道宗前軍將官苗翊猶在叛黨中乃委翊統之眾

心稍定淵尋給賊以過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

岸盡殺之餘騎兵百餘人戮于市無得脫者以此事為

劉光世林泉野記中與小紀皆作王淵今從之蓋 李

孝義攻德安不下行至蕪州張世斬之餘黨悉降 十一月丁亥朔以揚州路滑始聽百官乘輜 戊子李綱鄂州居住時張浚等論綱不學無術氣好私不早寬殛無以謝天下言者又奏近日辛道宗叛兵自蘇秀而來綱傾其家貲數千緡竝製造緋巾數千道其弟迎賊其意安在陛下駐蹕維揚人清水安綱居常州無錫縣去朝廷不三百里綱素有狂悖無上之心復懷快快不平之氣常州風俗澆薄萬一盜賊羣起藉綱為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故有是命 張遇入池州遇本真定府馬軍聚眾為盜號一窩蜂自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十一

西渡江水陸竝進池州守臣滕祐棄城走遇入城縱掠驅羸壯以益其軍民辭以不習戰遇曰吾教汝即命二人取器械相擊殺一人乃止曰此戰勝法也能殺彼則汝可活耳 己丑詔諸路無額上供錢水舊法更不立額自來年始 庚寅詔求忠信宏博可使絕域及智謀勇毅能將萬眾者詣檢校院自陳其後得宇文虛中劉誨楊應誠劉正彥皆擢用之 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呂頤浩試戶部侍郎兼權知揚州 辛卯金人圍磁州 朝奉郎王倫為大金通問使時傅秀馬識遠至汴京詔趣還問金人意復遣倫與閤門宣贊舍人朱弁見宗

翰議事秀至揚州以金國書對于後殿權秀朝請郎識遠尚書考功員外郎 乙未張慤守尚書左丞兼御營副使提舉戶部財用顏岐同知樞密院事 乙巳詔自今被受中使傳宣者當時密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事有未便者許奏執又詔凡宣旨及官司奏請事元無條貫者竝中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無得受復舊制也 丙午張慤守中書侍郎兼知如故丁未黃潛厚請許淮浙鹽入京東每袋納借路錢二千東京舊東北鹽地分也時濱海道不通故許之 戊申顏岐守尚書左丞兼權門下侍郎 許景衡守尚書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十一

丞先是景衡陳十事謂方今人才未備而政事不立法度未修而宿弊尚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虛賦役煩重而民力困弊命令不行而事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盜賊繼作而吏民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嚴姦賊未逐而貪暴滋多公議未申而親黨害政帝歎息曰真今日之急務未幾擢為執政 刑部尚書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右諫議大夫王賓試御史中丞 初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趙野行至密州被推野領州事時山東羣盜縱橫劇寇宮儀據即墨不逞野患之棄城去杜彥時據密州乃與軍士李遠吳順謀自稱權知州事

追執野子張蒼鎮數其棄城之罪繼之惟一子學老得脫彥盡刺城中人以益其軍 辛亥金人破河中府趙叔近言杭卒今已就招請授以官許之劉珪言今盜賊數殘州縣以招安之說誘之也金陵黥徒既被厚賞錢塘之兵建安之卒道宗之師又襲是跡而動今湖又見告矣其視殺潛憲守倖若刈草菅非徒無罪且有子女金帛之獲紫袍象簡之榮觀今叔近所乞乃羣盜逼作此奏非實情也許景衡亦言官吏無罪而被誅戮軍吏有罪反受爵命其為賞罰不亦倒置乎帝用二人言乙卯寢其命 初壽春賊丁進自號丁一箭聚眾至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三

萬遂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募人出城見進許以金幣犒師進殺使者圍城二十五日不能拔乃引去 劉光世討張遇于池州至近郊南門賊望之曰官軍少且不整可破也時湖水涸賊出城越湖占長隄遠出官軍背官軍敗績遇率眾循江而上光世亦整兵追之 十二月丙辰朔詔以待從四員充講讀官 命諸路轉運司類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部會圍城不果上以道樞難赴乃命諸路提刑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每路選官六員臨期實封移牒漕臣一員監試不得干預考校仍用省額統計十有四

人而取一人省試有額自此 丁巳詔朕因好游畋有以鷹犬輒稱御前者流海島 辛酉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入杭州初淵至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行杭賊陳通等聞之緩為之備及是淵與統制官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通出不意出迎淵諭以朝廷遣賜告身通等皆喜淵俊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淵召其首三十人至庭下遽執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為乃爾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它併執其餘黨悉腰斬之凡百八十餘人百姓相賀 壬戌資政殿學士京東東路制置使知青州曾孝序為亂兵所殺先是臨朐土兵趙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古

晟聚眾為亂奪門而入孝序度力不能制因出據廳事暝日罵賊與其子宣教郎許皆遇害時年七十九詔贈光祿大夫諡曰威威嚴顯正中興忠義錄作威嚴會要無照字 癸亥金人攻汜水關初宗翰聞帝如維揚乃約諸軍分道南侵宗維自河陽渡河攻河南右副元帥宗輔與其弟宗弼自滄州渡河攻山東陝西諸路都統洛索舊作索室今改與副都統薩里罕舊作撒高喝今改自同州渡河攻陝西時西京統制官翟進扼清河白蒜而帶御器械鄭建雄守河陽敵不得濟宗翰乃屯重兵于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而陰遣萬戶尼楚赫自九鼎渡河背攻南城破之建雄遂潰西京

雷守陳昭遠既罷西道都總管所調西師以非所隸悉引去昭遠數以洛陽無城池而強敵對境侵軼之狀聞于朝且遺其子書曰今日捍禦甚難爲功四男二女無可置念要爲忠義死耳乃遣驍將姚慶拒之于偃師縣軍敗慶死之昭遠知城危卽命其將王仔奉啟進宮神御開道赴行在旣而金人大入昭遠引餘兵南去翟進率軍民上山依險宗翰據汜水引軍而東命尼楚赫分兵攻京西先是知階州董庠以勤王兵入援潰散無所歸宗澤以庠知鄭州澤聞金兵入境遣將劉達援之未至庠棄城走是日尼楚赫至鄭州不入城而去徑如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七

西中原大震 甲子諫議大夫衛膚敏上疏謂本朝后族戚里祖宗以來例不得任文資乃者除邢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比又降中旨王義叔與郡王義安除太府寺丞物議太喧頗爲聖政之累疏入改煥光州觀察使 乙丑詔自今除授及行遣有罪之人竝須經由三省及宰執進呈方得施行或有干求請托乞御寶以行下者重置于法 丙寅張遇寇江州守臣陳彥文視事始十日固守不下迺引去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 丁卯詔諸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使臣依舊法隸屬帥司先是政和中改走馬承

受爲廉訪使者其權與監司均敵朝廷每有所爲輒爲廉訪所議樞密院藉以搖宰相因復舊制 戊辰衛膚敏疏論先朝嬪御皆至行在建承慶院以處之又置升陽宮以治兵器及服御所須之物而使內侍典其役或母后戚里之家有所干請開以內批御寶行之人言噴噴望以承慶營繕付之揚州升陽造作歸之有司戚里內侍有干請過例者勿復降出其錫賚之費量功支賜則人言不戒而自孚矣上嘉納之 金人圍棗州守臣姜剛之率軍民拒守不拔而去 金洛索渡河拔韓城縣初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唐重在關中以將官曲方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七

爲沿河安撫使方老而繆統兵屯韓城日以飲食蹴鞠爲事時河東經制使王瓌在陝府遣人渡河劫寨洛索遂自慈隰引兵而南重遣兵馬都監貴州刺史劉光弼齎金帛至河橋師光弼至華州聞敵逼河遂留不進洛索至河中府官軍扼蒲州西岸洛索患之夜潛由上流清水曲履水渡河出龍門山竝河而南距韓城四十里方始覺引兵遁去光弼聞之不歸長安而奔邠岐聞先是棗州團練使陳迪自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事還行任重以敵兵逼近奏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備敵又有嘉州軍事推官王尚被檄過岐下重辟尚主管

機宜文字留長安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
行在重度金兵且入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
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舍
笑入地矣見者皆義之 壬申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
近能仍奪職時叔近既招降杭寇陳通而言者論其嘗
受賊金由是免官拘繫于郡 甲戌金洛索攻同州守
臣直祕閣鄭驥死之先是驥聞帝幸維揚上章請自楚
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鎮守有急則首尾相應庶
幾敵勢不能衝決不報至是金兵及韓城驥帥兵扼險
擊之師小卻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驥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七

曰我為太守義在效死閉州門赴井死眾推前知沙苑
監周良立青葙于城上軍民猶守禦金人諭降良曰苟
無殺戮當聽命許之即授良定國軍節度使知同州惟
遣十數騎入州學取書籍而歸州人感驥之義斂葬之
後贈樞密直學士謚威愍同州既破王瓌軍亂不能整
先是閤門祇候張昱棄慈州奔瓌瓌乃命昱治陝而率
眾由金商西入蜀州縣震恐欲閉關拒之利州路提點
刑獄張上行破眾議迎瓌屯興元府供其衣糧時叛賊
史斌僭號興州將攻興元府瓌遣統制官章知幾統領
官申世景領兵拒之復興州既而瓌留屯久軍餉不繼

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等乃率兩川民開助軍錢佐
之又以假宜截用選歲應輸陝西河東三路綱川陝屯
西兵自此始 初直龍圖閣知黃州趙合歲奉詔修城
始畢會張遇自江州西上招合歲出城相見飲以酒合
歲舉杯曰固知飲此必死願諸君勿殺城中軍民遇驚
曰酒誠有毒以此誠公耳奪潑地上地裂有聲羣盜皆
重合歲器識引軍東去未幾丁進及羣寇來犯皆擊卻
之 乙亥命守合勸農賑乏罷獻助錢物 金西北路
都統鄂囉舊作幹今改卒鄂囉伐遼有大功後追封鄭國王
丙子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事韋淵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六

橫行五司尚未遵元豐舊制乙併引進司歸客省東西
上閤門合而為一以省冗員從之 丁丑詔宗室歸朝
官添差者勿罷已去任者復還之始議以軍興悉罷州
縣添差官以紓民力至是惟二者得留 己卯金尼楚
赫破汝州初宗輔既渡河議先攻汴京且分兵趨行在
而東京畱守宗澤增修守禦之備城外千里無糧可因
金人擾瀕河州郡諸將請斷河梁嚴兵自守澤曰去歲
城破正坐此爾尚可襲其軌邪命統制官劉衍趨滑州
劉達走鄭州各率車二百乘戰士二百人保護河梁以
俟大軍北渡金人間之夜斷河梁而遁時孫昭遠既棄

河南去西京殘民無主乃開門山降宗翰入西京以李
嗣本知河南府自西京大內與澤相持金人既破汝
州將士挾西京北路提刑謝京以道金人擊殺之州民
王氏二婦爲金兵所得投漢水死尸皆浮出不壞軍校
王俊收集潰兵後據繖蓋山有眾數萬 庚辰詔除京
畿東西河東北陝西等路依元降指揮置巡社外後來
增置路分並罷 給事中劉珪試吏部侍郎右諫議大
夫衛膚敏試中書舍人仍兼侍講膚敏在諫院纔兩旬
言事至十數黃潛善等忌之會膚敏復論邢煥雖已易
廉察而孟忠厚尚仍舊官詔曰邢煥朕之后父卽以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九

武忠厚係隆祐太后之親宜體朕優奉之意膚敏乃力
辭新職時珪亦論戶部尚書黃潛厚當避親乃以潛厚
爲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同提舉措置戶部財用膚
敏既移官遂與珪俱謁告不出 以楊時爲工部侍郎
時年七十五矣入見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
爲先務者帝浚然之 中書舍人劉觀試給事中觀上
言今日之患在中國不在外敵在朝廷士大夫不在邊
鄙盜賊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饕餮富貴最
無狀之人編爲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明其罪如
以開邊用兵進以花石應奉進以刻剝聚斂進以交賄

權官進類爲數十條槩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錄版播
告天下與眾棄之如此外敵莫不畏盜賊莫不服然後
忠賢安于朝而中興之業可得而定帝嘉納命臺諫具
名以聞後不異行 丁進既去壽春宗澤遣使招之進
納款澤以復宜補授言于朝詔進充京城西壁外巡以
所部赴京城四面屯駐 溫杭二州上供物几案有以
螺鈿者帝惡其靡命碎之通衢 乙酉帶御器械張俊
自杭州移兵討蘭溪僧居正破之 初建卒張員等既
叛統制官朝請郎王淮雖駐兵城下未能破賊有軍校
魏勝者獨不從亂頗能調護其黨至是有詔招安員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 二十

聽命守臣張勤提舉常平公事王浚明皆坐失職罷去
會淮治喪乃起復故官知建州使之撫定而以勝爲承
信郎權本州兵馬監押時員等雖開門然軍情猶未定
也 是歲夏或元正德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宋紀一百一起著雍涪灘正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 丁亥詔

錄兩河流亾吏士又于沿河給官田牛種以居流民

戊子金萬戶尼楚赫舊作鉅木攻鄧州初觀文殿學士

京西南路安撫使范致虛既受命會河東制置使趙宗

印引兵自商山出武關欲趨行在與致虛會于方城因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將其軍借至致虛之未至也轉運副使右文殿修撰劉

汲攝守事汲初受命即遣家屬還鄉治兵為戰守計及

金兵將壓境州兵不滿萬人致虛聞風亟通詔除汲安

撫使致異繁年要錄引劉汲家傳云為京西轉運使高

不力戰無以報且吾不令汝曹獨死也士皆奮汲募敢

死士得四百餘人乃遣兵馬都監感鼎以兵三千出東

門迎敵斬儀以兵八百出南門趙宗印以兵三千出西

門倚之汲以身兵四百登埤以望見宗印遁即自至鼎

軍中麾其眾以待敵至士爭死鬪敵為卻俄而儀亦敗

敵以二軍夾乘之矢如雨軍中請汲去汲曰使敵知宣

撫使在此樂為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宗印率軍民自

房陵奔襄陽事聞贈汲大中大夫後謚忠介致異趙姓

帥將兵二千人及兩都監出南門聲言欲出戰或以為

今從家傳姓之又云宗印奔襄陽尼楚赫是日金陝西諸

路都統洛索舊作婁圖長安先是河東經制副使傅亮

自陝府歸馮翊會屠重除永興帥因與亮俱西城中兵

才千人重悉以授亮嬰城固守金益兵攻之 己丑直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祕閣謝朓提點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獄公事專切總領

招捉賊盜先是有撰勸勇文者揭于關羽廟中論敵兵

有五事易殺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便不起易殺凌入

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鉅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

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况得而上之詔兵部鑲版散

示諸路 辛卯詔自今武臣未至武功大夫不得除遙

郡雖係軍功特旨亦不施行 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

頤浩轉對論官軍所至爭取金帛之罪猶小劫掠婦女

之禍至淺願申諭將帥自今有犯必罰無赦昨鎮江城

中婦女有尙在軍中者乞速令放歸詔以付諸將 壬

辰金人侵東京至白沙鎮兩守宗澤遣兵擊卻之初金以知滑州王宣善戰不敢窺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才數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亦僚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伍撤吊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問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統制官劉衍達將車二百乘在鄭滑間澤益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日民始安堵 甲午移揚州宗室于秦州高郵軍命祕閣修撰趙令憲知西外宗正事主管秦州宗子洺州防禦使士從添差同知西外宗正事主管高郵軍宗子令憲燕懿王元孫 刑部尚書兼侍讀周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三

蔡官失于舉劾者竝取旨科罪不以去官原免時議者以為崇觀以來賊吏甚眾其害民甚于盜賊故條約之丙申金尼楚赫破均州守臣楊彥明遁去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以城降及異姓之遺史云先是靖康初燕官均州有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者三世及第有智算不反知州事楊彥明信之未幾有潰兵犯州境者令雄翔將置軍出必勝均人亦賴之隨付以器甲兵馬使防境內雄翔嘗與彥明日國家忘戰久士卒偷惰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能當前者邊事初動時若國家盡取歸朝燕人使之防邊取之有道猶可支梧今國家兵馬更十年後恐或可用及金人侵境百姓流徙而去彥明計窮雄翔乃以其眾送彥明全家上武當山復還城中金人到雄翔迎入城于是歸朝燕人盡隨金人北去案遺史不言均州城破之日金史繫於丙戌之 丁酉金後北盟會編繫年要錄俱作丙申今從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四

仲上言前朝得罪黨人既已復官宜竝還其恩數帝納之乃詔係籍及上書人令其家自陳當與贈諡碑額其致仕遺表恩澤皆還之 是日僉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權鄧州李操叛降于金初劉汲既死金得穰縣小吏格某使入城招諭曰尼楚赫大王兵十萬今日已時攻城城破雞犬亦不留惟速降可以免禍有士曹參軍趙某者欲投拜操不可曰當死節趙曰豈不知盡節為忠願死無益柰一城生靈何操許諾乃偕見尼楚赫于城外尼楚赫折箭為誓遂入城 乙未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賊人令中書籍記姓名罪至徒者永不敘用按

報上不足恪逮洛索圍城彌旬外援不至于是前河東路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降金時地大震金人因其勢而入城遂破重尙餘親兵與敵戰諸將扶重

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眾潰重中流矢死之宋史重

重墓誌云重守同州守備百出民不加敏而會自足兵不加募而士自至敵知有備乃引去除永興軍經略安撫使前帥范致遠提兵勤王流連陝州移書責之日條

關中利害皆中興急務而趙姓之遺史云唐重儒士不知兵帥關中一陷范致遠覆轍諱言兵機惟喜人言敵

兵遠去關中必無虞及金兵入境略無措置城陷自縊死案重死事甚烈而姓之從事後追議之過陝西轉運

矣其以戰死為縊死尤誤也今從繁年要錄

副使直祕閣桑景詢判官曾謂提刑郭忠孝主管機宜

文字王尙友及其子建中與宗閔俱死提舉軍馬榮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五

團練使陳迪猶率餘眾巷戰嘔血誓眾敵大入死之事

問贈重資政殿學士謚恭愍宗閔貴州防禦使它贈官

推恩有差忠孝嘗帥事程頤或勸云監司出巡可以免

禍忠孝不答遂遇害宋史作乙未金人破永興軍今從繁年要錄北盟會編作戊戌

已亥祕閣修撰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孫昭

遠為叛兵所殺初金攻西京昭遠率麾下南去行至陳

蔡間潰兵滿野昭遠猶欲安集之而麾下單弱乃欲擁

之以行昭遠罵之曰若等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

去何為叛兵怒擊昭遠死焉事間贈徽猷閣待制後諡

忠愍 庚子主客員外郎謝亮為陝西撫諭使持詔書

賜西夏主乾順從事郎何洋為大學博士偕行 金游騎至京城下宗澤示以不備疑不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行與金人遇于板橋敗之追擊至滑州又敗之金人引

去 是日張遇陷鎮江府初遇自黃州引軍東下遂犯

江寧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追擊之遇乃以舟數百絕江

而南將犯京口既而回泊真州士民皆潰將作監主簿

馬元穎妻榮氏為賊所得榮氏厲聲罵賊為所害榮氏

薨女弟也翼日遇自真州攻陷鎮江守臣錢伯言棄城

去 辛丑入內侍省押班邵成章除名南雄州編管

時金人攻掠陝西京東諸郡而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六

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

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及申潛善使間

之帝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故有是命 右文

殿修撰鄧紹密依舊知興仁府初濟南闕守而新知府

事張悅遲留不行乃以紹密知濟南府至是紹密留興

仁更命中奉大夫劉豫豫阜城人世為農至豫始舉進

士仕至殿中侍御史河北西路提刑後掛冠去避亂真

州靖康末落職致仕召還道梗不能赴及是中書侍郎

張愬與豫有河北職司之舊力薦于朝除知濟南府時

山東盜起豫欲易江南一郡而執政厭其煩數皆拒之

豫快快而去後異劉豫除知濟南府宋史繫于正月之末今從繫年要錄作辛丑金史劉豫傳云豫為河北西路提刑從浙西抵儀真喪妻翟氏繼值父憂又楊克弼偽豫傳云豫為兩浙察訪至儀真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起復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代張悅行李心傳辨云豫以宣和六年十二月甲寅自朝請大以新判北京國子監除河北西路提刑是日金人破鄭州通判州事直祕閣趙伯振率兵巷戰為流矢中墜

馬金剖其腹而殺之後贈朝請大夫官其二子 癸卯金人破濰州時右副元帥宗輔引兵下山東而京東無帥士大夫亦皆避地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獨不肯去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破中閤門百口皆死守臣韓浩亦遇害浩琦孫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七

致異金史作癸巳克青州癸卯克濰州則以濰州之破在青州既破之後也今從宋史及繫年要錄並作癸卯宗輔又破青州知臨淄縣承議郎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陳知益都縣張侃知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後贈有常朝散郎錄其家三人贈侃興宗二官官一子宗弼至千乘縣市民多土軍射士保甲及濱州潰兵葛進等擊敗之金人棄青濰去 洛索自長安分兵攻延安府會鄜延經略使王庶在鄜州寓治于是金破府東城權府事劉遵率軍民據西城以守致異趙姓之遺史作權府劉洪今據繫年要錄作甲辰直祕閣知壽春府康允之奏丁進解圍帝謂輔臣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

才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有十餘守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張慤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尋遷允之直龍圖閣時進既受閤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所部屯京城往參留守宗澤將士疑其非真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呂勅等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翼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謀亂者進自擒殺之初進既受招其所刺良民有復還鄉里者允之請刺填諸軍關額帝許之 初大臣有薦瀘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八

草澤彭知一者有康濟略隱居鳳翔得旨令津發赴行在所既入朝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為獻乙巳帝劄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其遣還之仍毀其燒金之具 丁未詔諭流民潰兵之為盜賊者釋其罪 北京留守兼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奏磁洺解圍詔尚書省榜諭遂以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權知洛州士瑁為洛州防禦使 東京留守宗澤復奉表請帝還京師澤至是凡十二奏矣 辛亥詔曰近緣臣僚論列乞以崇寧以來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降指揮候諫官御史具到今三省樞密院參酌施行念才行難于兼全

一肯不可終廢當宏大度咸俾圖新除參酌到罪惡淡重不可復用人外竝許隨材選任如顯有績效可以補前行之失者因事奏陳特與前洗仍許擢用 是日兩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遇降之遇自金山寺進屯揚子橋眾號二萬會淵還行在自將數百騎入其寨招之遇見淵器械精明惶懼迎拜淵曰汝等賴我來晚故得降不然已無遺類矣淵奏以遇為閤門宣贊舍人守臣錢伯言乃得還其府遇猶縱兵四劫扈從者危懼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韓世忠聯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執其謀主劉彥磔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九

揚子橋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餘黨怖而釋甲得其軍萬人隸世忠 壬子金人焚鄧州初帝既用李綱議管南陽于是截留四川輕齋綱及聚芻粟甚眾城破悉為金有金又需百工伎藝人及民間金幣如相括京城之法凡再旬乃盡至是將還師使人諭城中富民令獻犀象金銀以謝不死城中人既出尼楚赫諭之曰大金欲留兵十萬屯于鄧州爾當供芻粟眾曰鄧州多水非屯兵之地尼楚赫曰爾等既已投拜皆大金之民矣今引兵而去後有它盜若何眾莫對尼楚赫傳令場城北遷士大夫許調官緇黃歸寺觀商賈使居市農家給

因種作城中傳聞皆大慟少頃金兵四面縱火盡驅城中人入大寨中後四口擁之而去 是月太學錄万俟卨為樞密院編修官禹陽武人也 金人破潁昌府守臣孫默為所殺初劉汲之未死也檄承事郎裴祖德權通判府事祖德時丁母憂默奏起復會金南侵默乞還保鄆城既而巡檢趙俊密報祖德金人不來祖德以挈家為詞給默暫歸陽翟乃妄申留守司言默遁去默大怒劾于朝未報俄金人再侵潁昌默死宗澤乃假祖德直祕閣知潁昌府 宗澤異潁昌之破繫年要錄云不得其年 月 洛索既得長安即鼓行而西進攻鳳翔府隴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十

大震夏人謀知關陝無備遂以宥州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鄜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討鄜延經略使王庶口占檄詞報曰爾貪利之臣何國蔑有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為之寒心不圖尚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梧尚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因遣諜問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 二月乙卯朔言者請令羣臣入對具所得上語除機密外關治體者悉錄付史官從之 丙辰金再侵東京宗澤遣統制官李景良關中立統領官郭

俊民等領兵萬餘趨滑鄭遇金兵大戰爲金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金景良以無功遁去澤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卽斬之旣而金令俊民持書招澤俊民與金將史某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獲之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尙爲忠義鬼今乃爲金游說何面目見人邪捧而斬之謂史某曰上屯重兵近旬我畱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邪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 戊午金尼楚赫破唐州遂縱焚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十一

城市一空攷異金史作乙卯朔取唐州今從宋史作戊午 辛酉刑部尙書周武仲遷吏部尙書兼侍讀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遷戶部尙書御史中丞王賓遷刑部尙書仍兼侍講時寇盜稍息而執政大臣儉安朝夕武仲請對引孟子言國家閒暇及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爲無窮之計何以善其後願詔二府條天下大事與取人才紓民力足國用選將帥彊兵勢消盜賊之策講究而力行之又言今宿將無幾後來以武略稱者未見其人請詔武臣郡守路都監以上各舉可爲將者會議者言三省舊合爲一文書簡徑事無畱滯乞循舊以宰相帶

同平章事詔侍從臺諫議武仲曰今敵兵尙熾軍防兵政所宜討論者甚多何暇講求者併條例莫若且依元豐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冗庶無冗員滯事而得者併之實翰林學士朱勝非亦言唐制僕射爲尙書省長官奉行兩省詔令而已今爲相職如復平章事則三省規制與舊不同左右丞以下官曹職守以至諸房體統綱目皆合改易典故散亡未易尋繹儻輔佐得人官稱異同似非急務矧今行朝事無巨細皆三省樞密院日再進呈同稟處分兵機國政宰相實已平章矣請俟休兵日議之 甲子金人攻滑州東京畱守宗澤聞之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十一

諸將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右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張撝曰願效死澤大喜卽以銳卒五千授之 丁卯復延康殿學士爲端明殿學士述古殿直學士爲樞密直學士從舊制也 己巳張撝至滑州身率將士與金迎敵眾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慶戰數合日暮敵少卻澤遣統領官王宜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宜至滑州與金兵大戰于北門士卒爭奮敵出不意退兵河上宜曰敵必夜濟收兵不追半濟而擊之斬首數百所傷甚眾澤卽命宜權知滑

州且令載擄喪以歸為之服總厚加賻卹仍請于上贈
擄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金自是不復圖

攻東京矣 癸酉尼楚赫破蔡州蔡州今從宋史作癸亥

酉初金人自唐州北歸守臣直祕閣孝忠聞之先遣

其家往西平依土豪翟冲以避寇而自聚軍民守城金

圍之數日城陷于東南隅居人自東奔者皆達其餘皆

死知汝陽縣丞郭贊朝服罵敵不肯降敵執之贊罵不

絕口而死金人遂焚掠城中而去孝忠為所執金人見

貌陋而侏儒不知為守臣乃令荷擔孝忠乘間奔西陵

甲戌詔曰自來以內侍官一員兼鈐轄教坊朕方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三

極憂念屏絕聲樂近緣內侍官失于檢察仍帶前項可

減罷更不差置 丙子金人攻淮寧府知府事向子韶

率眾城守論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

當死守之時郡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

率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敵晝夜攻

城子韶親擐甲冒矢石遺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宗

澤乞援兵未至城破子韶率眾巷戰力屈為所執金帥

坐城上欲降之酌酒于前左右案令屈柳子韶直立不

動戟手罵遂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襄等與闔門皆遇

害惟一子鴻得存事聞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諡

忠毅子韶子謹兄也致異金史作甲戌取陳州今從宋

史作丙子又向子韶宋史誤作子

戊寅責朝議大夫趙子崧單州圍練

副使南雄州安置初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

宗得子崧靖康末檄文上之詔監察御史鄭毅致異案

置獄京口究

治得情帝震怒然不欲暴其罪乃坐子崧前棄鎮江責

官安置 庚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保大軍承宣

使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為嚮德節度使以平杭賊功

也致異王淵授節度使宋史作

初武功大夫和州防

禦使馬擴聚兵西山既為金所執囚之真定右副元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四

宗望義而赦之欲授以官擴辭不受請給田以養其母

既而又言耕田不即得會願為酒肆以自活宗望許之

時武翼大夫趙邦傑聚忠義鄉兵保慶源五馬山寨擴

因此雜結往來之人復與山寨通辛巳寒食節擴偽隨

大眾送喪攜親屬十三人奔山寨先是聖弟信王榛既

亡去更稱梁氏子為人摘茶擴等陰迎以歸遂奉榛總

制諸山寨兩河遺民間風響應願受旗榜者甚眾 壬

午詔募河南北淮南土人有民籍者為振華軍以六萬

人為額即不足聽募兩河流移之眾毋得過三分皆于

左鬣刺某州振華四字 洛索既破同州繫橋以為歸

路西下陝華隴秦諸州秦鳳經略使李復生降陝右大
擾鄜延經略使王庶檄召河南北豪傑共起義兵擊敵
遠近響應旬日間以公狀自達姓名者孟迪種潛張勉
張漸白保李進李彥仙等兵各以萬數勝捷卒張宗自
稱觀察使亦起兵于南山下彥仙時爲石壕尉陝府既
下彥仙獨不去民知彥仙在稍稍至彥仙因以軍法部
勒之于是月中破敵五十餘壁 三月辛卯金人破中
山府時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城破金見居人
瘦瘠歎而憐之兵校千餘人皆不殺中山自靖康未受
圍至是三年乃破 甲午詔經筵讀資治通鑑以司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五

光配饗哲宗廟庭時帝初御經筵侍講王賓講論語首
篇至孝弟爲仁之本因以二聖母后爲言帝感動涕泣
侍讀朱勝非嘗奏陛下每稱司馬光度聖意有悞不同
時之歎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蓋神宗皇帝有
以成就之也熙寧間王安石初行新法光每事以爲非
是神宗獨優容乃夏遷擢其居西洛也時勞問不絕書
成除資政殿學士于是四方稱美遂以司馬相公呼之
至元祐中但舉行當時之言耳若方其爭論新法之際
便行竄黜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買直謂之非上所
建立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稟處分言章交攻命令

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帝首肯者久之 己亥東京留
守宗澤復上疏乞車駕還京時澤招撫河南羣盜及四
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年故復有是請帝遣中使齎
詔撫諭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入西京先是金都
統洛索兵至既得秦州隴右大震熙河經略使張浚厲
軍民爲城守計遣兵馬都監劉惟輔將三千人騎禦之
自千秋潰歸之餘兵籍失八九僅有惟輔一軍可用金
前軍逾鞏州距熙纔百里惟輔留軍熟芋城以千一百
騎夜趨新店金兵自入陝西所過城邑輒下未嘗有迎
敵者故恃勝不虞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當會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六

輔舞稍刺其先鋒將哈番墮馬死敵爲奪氣惟輔涇州
人也漢間洛索退夏檄隴右都護張巖往追之時帝命
御營左翼軍統制韓世忠爲京西等路捉殺盜賊將所
部及張遇軍萬人赴西京金左副元帥宗翰聞張巖東
出自河南西入關遷西京之民于河北盡焚西京而去
由是進得以其眾自山寨復入西京東京留守宗澤言
于朝卽以進爲閣門宣贊舍人知河南府充京西北路
安撫制置使宗翰留宗弼屯河開府左監軍完顏希尹
右都監耶律伊都屯河南白馬寺以待世忠之至且與
進相持旣而張漢以功陞端明殿學士 是月石壕尉

李彥仙復陝州初彥仙既集兵會金人用陝降者守陝使招集散亡彥仙陰納士數百至是乘虛趨陝南郭夜潛師自河薄東北陔因所納士以入金兵敗棄陝去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吾敢佩太守印章邪事聞即以彥仙知陝州兼安撫司事彥仙以信義治陝不營豪華之私與其下同甘苦由是人多歸之邵興在神稷山聞彥仙得陝州乃以其眾來歸願受節制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信王榛倡義舉兵遣使聞于朝 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以所部詣宗澤降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七

磁以為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有禁兵有民兵甚眾禁兵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它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未法令上下之閒亦陷沒邪命引出斬之時眾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金騎雷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為吾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

丙辰詔文臣從官至牧守武臣管軍至遙郡各薦所知二人置為二籍一畱禁中一付三省樞密院遇監司帥守將官鈐轄有闕于所舉人內摺用之犯賊連坐罪廢及法不當得之人皆毋得舉用議者請也 戊午趙世興至滑州掩敵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塹路以阻行者管軍閻勅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縛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眾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眾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六

南王善者有眾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陳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時故遼舊部人日有歸中國者閒有捕獲宗澤選契丹漢兒引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人以刷君父之恥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以為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為公據付中國被掠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 庚申帝諭大臣曰故事端午罷講筵至中秋開朕方孜孜講史若經筵

暫輟則有疑無實徒費日力朕欲勿罷可乎大臣皆稱善乃詔勿罷時帝在宮中內侍有言講讀官某人數陳甚善臣今擬獎諭詔書以進帝曰此當出自朕意若降詔書自有學士爾等小臣豈宜如此是後不許妄言

乙丑帝諭輔臣曰朕每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聽未嘗與之款昵又性不喜與婦人久處多坐殿旁小閣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疏章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閣于處分畢而後入每日如是帝恭已勤政如此

丙寅京西北路制置使翟進襲金人于河南敗績時御營左翼統制官韓世忠至西京會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九

及大名府路都總管司統領官孟世舉京城都巡檢使丁進與金戰進夜襲右監軍完顏希尹營金兵先知反為所敗進又導世忠與金戰于支家寺會丁進失期而統領官閣門宣贊舍人陳思恭以後軍先退金乘勝追擊至永安後澗世忠被矢如棘其將張遇以所部救之乃力戰得免思恭執中曾孫也世忠還東京詰先退者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于是世忠與丁進不和軍士相擊無虛日世忠慮有變遂收餘兵數千人南歸希尹復入西京 時隴右都護張巖追洛索及鳳翔境上巖銳意擊敵而熙河兵馬都監劉惟輔不飲聽巖節制乃自

別道山尖山出寶雞巖擁大兵及金人于五里坡洛索知之伏兵坡下巖與涇原統制官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巖死之惟輔白石鼻寨遁歸先是端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積道不拾遺至是端屯軍麻務鎮聞巖死金游騎攻涇原遣第十三副將秉義郎吳玠據清谿嶺逆拒之將戰其牙兵三百餘人皆潰玠率餘兵奮擊大破之金兵乃去端鎮戎人玠隴千人也左副元帥宗翰聞巖死自平陸渡河歸雲中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聞宗翰渡河亦棄西京去雷萬戶察罕瑪勒戍河陽 言者論近日帥守之棄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十

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于荆南何志同之于潁昌趙子綰之于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如康允之于壽春陳彥文之于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強寇而允之止遷一職彥文才復舊官議者惑焉願詔有司條具靖康以來凡棄城逃遁者某人保城力守者某人書其功罪著其賞罰庶幾守土之臣有以勸懲詔諸路監司限半月條具以聞 金人攻洛州初防禦使士瑋既引兵入城金圍之甚密殺鹿角治濠塹欲以持久困之軍民終不降至是金侵京西陝右河朔內虛守者稍怠眾以糧盡不可守乃擁士瑋自白家灘

往大名府金人遂入城自靖康後兩河州郡外無救援
內絕糧儲悉為金所取惟中山慶源係莫祁洛冀磁相
持久而始破 戊辰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以老疾求
去章四上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甲戌徽猷閣待制知濠州連南夫請令諸路州縣于近
城十里內開鑿陂湖以備灌溉使春夏秋三時嘗有水
澤則良民有豐年之望敵騎有還澤之苦方冬水涸即
令耕犁礪确則敵騎又有歷塊之患其自來不係種稻
地分即乞令依倣雄州開鑿塘濬亦有菱芡蓮藕魚蝦
之利可以及民仍免一年租賦以為人工之費詔諸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三

相度後不行 初鴻臚寺丞趙子砥從北遷至燕山久
之欲遁歸乃結歸朝官忠翊郎朱寶國承信郎王孝安
至中京得上皇宸翰是日子砥發燕山 以皇弟檢校
太傅慶陽昭化軍節度使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
初馬擴自五馬山以麾下五百人渡河至東京見宗澤
至是始赴行在從者不滿百人擴既見出榛奏事黃潛
善等皆疑非真帝識其字即有是命擴遷拱衛大夫利
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擴將
行上奏略曰臣疏遠小人陛下斷以不疑付以閭外之
事願鑒前世之成敗明當世之嫌疑俾臣得效愚畢意

攻取今王師大舉機會神速軍期文字不可少緩若依
常制下都堂等處然後以達天聽則事涉疑似或欲規
避者定逡巡藏匿不以進呈望令專置一司不限晝夜
晝時通進又言自唐以來用中貴人監軍奪權掣肘每
致敗事伏望聖斷罷差中貴監軍及選給器械凡四事
帝皆從之又許擴過河得便宜從事時潛善與汪伯彥
終以為疑乃以烏合之兵付擴且密授朝旨使譏察之
擴行復令聽諸路帥臣節制擴知事變遂以其軍屯于
大名 五月甲申朔宗澤再上表請乞還京會尚書右
丞許景衡建請渡江宰相黃潛善持不可時既得信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三

榛奏或有言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謀乙酉下詔還京遂
罷景衡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景衡之執政
也凡有大政事必請問極論榻前黃潛善汪伯彥惡其
異已每排抑之至是因下詔還京而有此命 丙戌詔
後舉科場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中書省請習詩
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
數各取通定高下禮部侍郎王絢請前降舉人兼習律
義孫子義等指揮勿行從之自紹聖後舉人不習詞賦
者近四十年絢在後省嘗為帝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
取王氏說帝以為然至是申明行下 祕書省正字馮

檄獻書于黃潛善曰伏觀昨晚出黃榜詔欲擇日還關東來從衛官吏士無不欣喜西北尤以近鄉倍極踴躍以檄計之闕未可還萬一駕到東京而金人秋後再來不知吾兵何以當之吾兵或不可當而復爲避地計今蔡汴兩河已漸湮塞其或被其斷絕水道雖避地亦不能此不得不慮也假如今日駐蹕維揚爲得策倘主上堅欲以馬上治之不許遷徙但當留兵將及宰執中諳練邊事運籌帷幄之人從駕居此專務講武以爲戰守之備其餘宗廟百官盡令過江于建康置司至于財用百物除留贍軍費用外亦盡藏之建康府庫庶幾緩急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一

重

遇敵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度不可戰守而欲動則動亦易行而無牽制之累檄遂寧人也 戊子翰林學士朱勝非守尚書右丞 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留守竝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卽以彥爲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自留

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檄報敵勢窮蹙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滑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橫等自大名取洛趙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領各以所領兵分路竝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抵禦金人事縱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與滅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況使金人駭聞自相攜貳耶仍乞遣知幾博辯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一

重

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澤尹京畿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敵鋒其抗疏請帝還京凡二十餘上言極切至潛善與汪伯彥等雖嫉之激竟不能易其任發異靖康小雅云建炎二年有旨遣韓世忠之師屯伊洛劉錫密結河陽之人自青州絕河進兵命澤總大眾自滑州而北期集于中山府澤聞命欣躍齎金銀兵械悉畢具行有日矣而黃潛善汪伯彥恐澤成功又以姦計從中止之澤大憤懣鬱久之疽發背而薨此事史及澤遺事 甲午曲赦河北陝西京東諸路初陝西制置

使錢蓋聞金人破長安檄集英殿修撰鄜延經略王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拒敵既而義兵大起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尾襲取勝移文兩路各大舉協力更戰而環慶經略使王似涇原經略使席貢自以先進望高不欲受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游騎上清谿既為涇原裨將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河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右軍入鄜延攻康定圍龍坊庶急遣將斲河橋又令將官劉延亮屯神水峽斲其歸路金人遂去于是洛索盤礴于馮翊河中扼新河橋以通往來人情大恐涇原統制官曲端乘敵退復下秦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十一

而鳳翔長安皆為義兵收復會經制司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端端斬之端雅不欲屬庶及聞孟迪李彥仙等受事鄜延皆不樂遂揭榜稱金人已過河歸國農務不可失時乃盡撤渭河以南義兵庶不敏兵依險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金人渡河至于再三似不應貢許出兵四萬亦遷延不行時鄜延人以秋潦必被兵多避地者道出環慶吏兵民皆惡其驚徙所在掠其財而殺之閭里蕭條矣 乙未詔蘇軾追復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恩數時軾孫司農寺丞符以軾政和中復職未盡訴于朝乃有是命 戊戌河北制置使王彥以八字軍渡河

時宗澤以彥孤軍無援不可獨進乃以書延彥計事彥遂合諸寨兵萬餘人以是日濟河後五日彥至京師澤大喜諭以京師國家根本宜宿兵近甸遂命其軍屯滑州之沙店 壬寅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張慤卒慤立朝諤諤無所顧避時黃潛善當國專務壅蔽自汪伯彥而下皆不敢少忤其意惟慤事必力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秉政未踰歲遽歿士民皆痛惜之帝以慤河朔人無家可歸常賙外賜田十頃第一區後謚忠穆 癸卯通問使王倫始渡河遂與其副朱弁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宗翰計事金留不遣時進武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十一

尉朱勣從弁行宗翰賜以所掠內人勣陽受之逃去宗翰怒追而殺之 甲辰洛索破絳州權知州事趙某率軍民巷戰凡六日 乙巳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卒景衡罷政而歸至瓜洲得暍疾及京口疾甚端坐白語曰陛下宜近端人正士以二聖蒼生為念遂逝年五十七後謚忠簡 庚戌增天下役錢以為新法弓手之費初汪伯彥既建請乃以免役寬剩廂禁軍闕額裁減曹掾等錢供其庸直至是所增徧于東南諸路遂詔不受庸者人給田三十畝馬軍增三之一議者恐費不給乃請官戶役錢勿復減半而民役錢槩增三

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留為禮部侍郎 乙丑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引兵入秀州前知州事趙叔近為所殺初御營都統制王淵在京師有所狎妓亂後為叔近所取淵銜之及俊辭行淵謂之曰趙叔近在彼俊諭其意前一日俊總兵至郡叔近以太守之禮逆諸城北沈氏園俊叱令置對方下筆羣力遠前斷其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語未畢已斷首于地秀卒見叔近死遂反戈嬰城縱火毆掠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機宜文字

辛亥宗在城中為所害翼日俊破關捕徐明等斬之子明清揮塵錄載王淵所狎妓為露臺周氏張俊取以歸淵淵以子俊俊不受以遺韓世忠即彥古母後封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二

國夫人今略之熊克小紀俊入秀州俊以功遷武寧軍在六月戊辰今從繁年要錄作乙丑承宣使叔近子朝奉郎交之亦坐受賊所獻玩好降六官勒停後十餘年御史言叔近之冤始贈集英殿修撰丁卯國信使楊應誠副使韓衍至高麗見國王楷諭旨楷拜詔已與應誠等對立論事楷曰大朝有山東路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言不如貴國去金國最徑第煩國王傳達金國今三節人自齋糧止假二十八騎楷難之已而命其門下侍郎傅份至館中具言金人今造舟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欲假道至浙中將何以對應誠曰金人不能水戰份曰金人常于海道往來

況金人舊臣本國近乃欲令本國臣事以此可知疆弱後十餘日府燕又數日復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等來固執前論且言二聖今在燕雲不在金國館伴使文公仁曰往年公仁入貢上國嘗奏上皇以金人不可相親今十二年矣洪宰笑曰金國雖納土與之二聖亦不可得大朝何不練兵與戰應誠留高麗凡六十有四日楷終不奉詔應誠不得已受其表而還 己卯言者以為東南武備利于水戰金人既破唐鄧陳蔡逼進淮漢去大江直一閃目為今之策宜於大江上游如采石之類凡要害處精練水軍廣造戰艦仍泊于江之南岸緩急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三

際庶幾可倚詔江浙州軍措置限一月畢 是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為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涇原經略使司統制官曲端為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詔書有曰倘不靖難于殘暑之前必致益兵于秋涼之後先是溫州觀察使河東經制使王瓌既遁歸朝廷除瓌知鳳翔府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端權河東經制使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國為患至小而緩金人為患至大而迫方敵兵挫銳于熙河奔于本路于女

王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漕臣應給糧餉爭先竝進雖未能洗雪前恥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它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倂見之亮留夏國幾月乃與約和罷兵夏用鈞敵禮乾順許之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軍明年亮乃還行在 初王瓊之潰也其屬官王擇仁以眾二萬入長安復為經略使郭琬所逐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使喻汝礪嘗言今朝廷已專命王庶經制中夏竊聞五路全不稟庶節制望擇久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四

藩方曉暢軍事近上兩制節制五路招集潰兵式遏寇盜仍以臣所刷金帛八百餘萬緡為軍糧犒設之費庶可以繫二京兩河山東陝西五路父老之心若謂四川錢物不當應副陝西臣謂使此錢自二峽湖湘平抵建康固為甚善萬一中途為姦人所窺適足資寇臣又聞王擇仁所統皆三晉勁勇之餘今關輔榛莽軍無見糧故其人專以剽掠為事若得上件財帛養之則秦晉之民皆為吾用矣時庶已擢待制而汝礪停官然皆未受命也 初二帝既徙中京上皇間帝已即位作書與左副元帥宗翰與約和議大略言唐太宗復突厥而沙陀

救唐冒頓單于縱高帝于白登而呼韓賴漢近世耶律德光絕滅石氏而中原灰燼數十年終為它人所有其度量豈不相遠哉近聞嗣子之中有為人所推戴者蓋祖宗德之在人至淺至厚未易忘也若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為萬世之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答致異北狩宗此書及秦檜南還又自言此書為檜所潤色而書詞彼此不同故宋有疑檜為妄言徽宗無致書之事今攷金史宗翰傳云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臣民必喜萬世利也徽宗致意宗翰實有其事此時徽宗尚未封昏德公或史家追書之至檜之潤色與否則無從攷矣李心傳云世傳檜在金國已倡和議因是得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五

而未有為之證以是書歟之疑金人知檜為上皇草書度其可任此事是以歸之耳 秋七月癸未朔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開封尹宗澤卒澤為黃潛善等所沮憂憤成疾疽作于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澤嬰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為我殲滅疆敵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眾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卒年七十是日風雨晦冥異于常日澤將歿無一語及家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帝還京先言已消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變典亟

避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嘗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善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初澤既拘留金使帝屢命釋之澤不奉詔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宇文虛中至東京而澤已病虛中攝留守事遂歸之時帝已除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後諡忠簡致異澤除門下侍郎見靖康遺事及靖康小雅又熊克小紀云澤諡威愍與宋史異宋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六

作丙戌宗澤薨今從繁年要錄 甲申葉穰自福州引兵破寧德縣復還建州既而又破政和松溪二縣 戊子詔自今士卒有犯竝依軍法不得剜眼劓心過爲慘酷令御營使司行下 乙未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爲京城副留守 甲辰以北京留守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爲樞密直學士充開封尹東京留守且命充鎮撫軍民盡瘁國事以繼前官之美遵稟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自宗澤卒數日閒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于朝言澤子宣教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會充已除留守詔以穎直祕閣起復充留守判官充

無意恢復盡反澤所爲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爲用 金人間宗澤死決計用兵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爲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左副元帥宗翰曰初與夏人約夾攻宋而夏人弗應而耶律達實舊作大石今改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將乘閒竊發以牽制吾師非計也宋人積弱河北不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戡西夏然後取宋時宗翰之意欲舍江淮而專事于陝諸將無能識其意者議久不決奏請于金主金主曰康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七

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也乙巳命洛索平陝西博勒和舊作婆盧火今改監軍以尼楚赫舊作銀冰可今改守太原耶律伊都舊作余觀今改雷雲中命宗翰南伐會東師于黎陽津 金移宋二帝於上京 是月禮部貢院應詞學兼茂科朝奉郎袁正功合格詔減二年磨勘正功無錫人也 燕山人劉立芸聚眾攻破城邑所至不殺掠但令饋糧蕃漢之民歸者甚眾 金洛索遣兵攻解州之朱家山統領忠義軍馬邵興苦戰三日敗之 八月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庚申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黃潛

善汪伯彥爲相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敵國日彊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且如二聖北狩社稷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至危之地然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至如今日當如之何其不慎詔令有如此者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哲輩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有如此者又如吳給張闡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是何時尚以言爲諱其壅塞言路有如此者又如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取旨三省不與潛善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

八

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處遜張浚之徒是也觀其用意不過欲爲己助其毀法自恣有如此者又如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重任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又如有人間潛善伯彥救焚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陳東事則曰外廷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有如此者又如呂源狂橫陛下遂去數月由郡守而陞發運其彊徇自專有如此者又如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御營使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于眾兵其收軍情有

如此者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蒼生人心絕望則二聖還期在何時耶臣每念及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機會易失不早改圖大事去矣疏畱中不出 承議郎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至行在帝命輔臣召問于都堂且取子砥所得上皇御書以進子砥奏此事甚悉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是則我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直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如畏虎以肉喂之食盡終必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

九

後可以制虎矣後半月復以子砥爲鴻臚寺丞已而賜對嘉獎遂以子砥知台州 癸亥兵部尚書盧益言近世以用括丁號爲民兵有古鄉兵之遺意請命提刑檢察從之 己巳詔試學官並用詩賦自來年始 辛未徽猷閣待制江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提領措置東南茶鹽梁揚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茶法自政和以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卽園戶市茶赴合同場秤發淮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合商人買鈔等請每三百斤爲袋輸鈔錢十八千閩廣鹽則隸本路漕司官般官責以助歲計公私便之自揚祖卽真州置司歲

人錢六百萬緡其後歷三十年東南歲權茶以斤計者

浙東七州八萬紹興府溫州浙西五州四十八萬臨安

府湖嚴江東八州三百七十五萬宣饒徽信池太平江

西十一州四百四十五萬洪鎮吉袁撫江筠州建湖南

八州一百一十三萬潭衡永邵全郴湖北十州九十萬

江陵府鼎澧辰沅歸福建五州九十八萬福建江南劍

淮西四州一萬舒廬蘄州廣東二州二千南雄廣西五

州八萬靜江府融皆有奇合東南產茶之州六十五總

為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通收茶引錢二百七十餘萬

緡鹽以石計者浙西三州一百十三萬臨安平江浙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 十

四州八十四萬紹興府溫淮東三州二百六十八萬通

楚廣東三州三十三萬恩州廣西五州三十三萬高

欽化率以五十斤為一石皆有奇以斤計者福建四州

雷州雷州合東南產鹽之州二十

二總為二萬七千八百一十六萬餘斤通收鹽息錢一

千七百三十餘萬緡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而四川三

十州歲產鹽約六千四百餘萬斤隸總領財賦所贍軍

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歲產茶二千一百一十二萬斤隸

提舉茶馬皆不係版曹之經費焉 丁丑金主命以宋

二庶人素服見太祖廟遂入見金主于乾元殿封趙佶

為昏德公趙桓為重昏侯 庚辰詔東京所屬官司般

發祭器大樂朝祭服儀仗法物赴行在時帝將祀天南

郊命有司築壇于揚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而從行

無器仗故取之舊都焉 辛巳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

河北京東都大捉殺使李成引兵入宿州初成既不能

渡河朝廷恐其眾太盛命成分所部三千人往應天府

及宿州就糧餘赴行在有道士陶子思者謂成有割據

之相勸之西取蜀成遂有叛意乃分軍為二一侵泗州

別將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皆約八月晦日至是成

陳仗入城宿人初不之備軍入未半即有登城者俄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 十

縱火焚掠盡驅強壯為軍別將犯泗州者不及期乃焚

虹縣而還復與成會成知事不集妄以前軍史亮反已

即時撫定告于朝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賜鎧甲成遂屯

符離軍勢甚盛 工部員外郎滕茂實既為金所拘憂

憤成疾是月卒于雲中 九月甲申京城外巡檢使丁

進叛率眾犯淮西進初受宗澤招澤卒乃去時韓世忠

軍中有進餘黨百餘人世忠盡斬于揚州竹西亭斬至

王權有武臣段思者勸世忠釋而用之尋命御營右軍

副統制劉正彥以所部收進 庚寅帝御集英殿賜諸

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

身同出身而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進士一百四人以道授不能赴皆即家賜第特奏名張鴻舉已下至五等皆許調官鴻舉以龍飛恩特附第二甲易江都人鴻舉邵武人也故事殿試上十名例先納卷子御前定高下及是御藥院以例奏帝不許曰取士當務至公既有初覆考詳定官豈宜以朕意更自陞降自今勿先進卷子壬辰詔朝議大夫褚宗鄂等二十一人並合乘驛赴行在祕書省校書郎富直柔大學士王覺並合赴都堂審察先是嘗語大臣以從官班列未當且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因命取舊從臣姓名來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上亦有召還復用者它日帝又以人才未能廣收爲言潛善乃請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一二人以俟選擇于是戶部尚書呂頤浩舉宗鄂兵部尚書盧益舉朝請郎惠柔民刑部尚書兼侍讀王賓舉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翰林學士葉夢得舉直龍圖閣新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庭芳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舉登州學教授鄒潛御史中丞兼侍讀王綱舉通直郎蔡向吏部侍郎劉珪舉前秀州崇德縣令鄧相從事郎朱鞞禮部侍郎張浚舉富直柔工部侍郎康執權舉王覺及朝請大夫李公彥給事中黃哲舉杭州州學教

授李諗中書舍人黃唐傳舉朝請大夫知興化軍張贍中書舍人張激舉從正郎致仕周虎臣等各二人帝問輔臣今所舉進士人卿等有識者否潛善曰臣等未識者數人亦皆知名之士帝甚喜宗鄂高密人柔民晉陵人潛浩弟相邵武人鞞安吉人公彥臨川人諗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管城人也政和間虎臣爲永康合部使者科須甚峻虎臣爭不聽即請老人憎其去繪像祠之至是得召 是日葉濃入浦城縣 癸巳金人破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初權邦彥旣以兵赴帥府勤王有將官李政者措置守城甚有法紀律嚴明金人攻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城屢禦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財物盡散士無纖粟入私由是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門樓與官軍相隔政曰事急矣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于是有數十人以濕袍裹身持仗躍火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至是金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故不能係事間贈政忠州刺史 乙未詔諸路禁兵隸帥府土兵射士隸提刑司即調發皆無過三之一 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爲期集費自是以爲故事李易等以帝憂勞辭間喜宴從之 冬十月癸丑詔瀕江州縣官渡口並差官主之應公私舟船遇夜並泊

南岸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金人在河陽恐其奄至也甲寅詔揚州修城浚濠仍令江淮州軍閱習水戰壬戌詔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中軍統制官張俊自東京至開德以金人南下故也仍命河外元帥府兵馬總管馬擴充河北應援使與世忠俊互相應援 是日金人圍濮州初馬擴既至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 古

京欲會兵渡河復所沒諸郡次館陶間冀州已破而金人在博州皆傍徨不敢進其副任重與統制官曲襄魯杜林相繼遁歸擴軍乏食眾詢詢以頓兵不動為言擴遂引兵攻清平縣金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昌左都監棟摩 舊作闊 母今改 合兵與擴戰于城南統制官阮師中 北盟 會編不載阮師中 今從繫年要錄鞏仲達及其子元忠皆死于陳日向

衛馬軍司公事范瓊代行稟請閣門宣贊舍人王彥與俱乃以彥為平寇前軍統領彥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即稱疾就醫真州瓊并將其軍萬人而去擴至揚州上疏待罪詔降三官罷軍職 甲子命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幸杭州以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為扈從統制先是張浚為侍御史嘗請先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帝納其言遂命六宮隨太后先往忠厚申明應辦事帝諭大臣曰三省須與定色目若倉卒索難得之物使百姓何以供億太后比朕雖粗留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 古

于兩膳物至則會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于茅舍下同會今不敢忘輔臣曰陛下思艱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 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知河南府翟進戰死進與金人夾河而戰屢破之時東京畱守杜充醉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擴王彥既還朝餘稍稍引去起復畱守判官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統制官榮州防禦使楊進亦叛以數萬眾攻殘汝洛聞翟進謂其兄兵馬鈐轄興曰楊進兇賊終為國家大患當力除之至是進率其軍與楊進遇于鳴皋山下夾伊水而軍楊進多騎兵

與皆步卒將士望騎兵有懼意翟進激之使戰進渡水先登為流矢所中馬驚墜斬為賊所害賊乘勢大呼擊官軍官軍遂敗與收餘兵依伊陽山寨詔贈進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初宗澤之為留守也日繕兵為興復計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澤又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欲遣復兩河未出師而澤卒充無遠圖由是河北諸屯皆散而城下兵復去為盜掠西南州縣數載不能止議者咎之 癸酉金知樞密院事劉彥宗卒彥宗自燕京降金金初得平州北州縣之事悉委裁決及下燕京凡燕京一品以下皆承制注授其委任如此後追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六

充國公諡英敏 丁丑范瓊引兵至京師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敗李成于新息縣先是光世以統制官王德為先鋒與成遇于上蔡驛口橋敗之成奔新息裒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者曰必大將也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光世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予之士奮命爭進再戰皆勝成遂遁悉擒其謀主陶子思攷異光世破李成宋史作十一月辛巳今從繫年要錄 戊寅金徒昏德公重昏侯于韓州攷異宋史作八月二帝徙居韓州今從金史繫于十月 十一月戊子鉅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責授單州團練使萬安軍安置初綱既貶會有旨左降

官不得居同郡而責授忻州團練副使范宗尹在鄂州乃移綱澧州居住 己丑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還行在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詔分養于真秦楚三州至是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人帝謂宰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者非其家屬之罪故令分養之黃潛善曰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帝又曰昨于光世處得成所用提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愴也惑于陶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是日光世仔子思詣都堂既而以火燃于開明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七

上其軍士降者皆釋之 壬辰金人破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攷異金史作庚寅取延安府今從宋史 先是金人破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謀知都統制曲端與經略使王庶不協遂並兵攻鄜延康定統制官王宗尹不能禦庶在坊州聞金人攻康定夜趨鄜延以遏其前金詭道陷丹州州界于鄜延之間庶乃自當鄜州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鄭恩當延安來路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邠州之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且遣使十數輩往說諭端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之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判官張彬為端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

彬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北今端兵不滿萬一若敗敵騎長驅無陝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重輕是以未敢即行不如直擣巢穴攻其必救乃遣涇原兵馬都監吳玠攻華州端自攻蒲城縣華州蒲城皆無守兵玠拔華州端不攻蒲城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州之三水與玠會于寧之襄樂在漢山中去金人五百里天大雪寒甚敵攻世才世才與戰下不用命乃敗自此金兵專圍西城晝夜攻擊不息西城初受圍彥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彥明當東壁空家貲以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

六

戰士敵不敢近庶子之道年未二十率老弱乘城敵晝夜攻士多死者閔十有三日城之後大門破選與馬步軍總管馬忠皆遁去彥明獨曰吾去則民誰與同死城以外非吾所當死之地也金人大入彥明率所部力敵坐子城樓上敵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日吾家食宋祿汝輩使背吾君乎洛索怒殺之久之詔贈彥明中大夫官一子彥明開封人也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溫州觀察使新知鳳翔府王玘亦將所部發興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已破庶無可歸乃以軍付玘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至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端以

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叩其壁者雖貴亦不敢馳庶至軍端令每門減其後騎之半至帳下僅有數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于庭既而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變身不知爲天子變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變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而不見一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謀卽中軍誅庶而奪其兵乃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主客員外郎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已失春秋大臣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

九

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爲之端意沮因復歸明日庶見端爲言已自劾待罪端乃拘縻其官屬又奪庶節制使印而遣之王玘將兩軍在慶陽端使人召之玘不應會有告玘過邠州軍士擄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玘謂中孚曰玘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陽而玘已去遣遣兵要之不及而止玘亦不能軍遂將其餘眾還入蜀金人既破延安府遂自綏德渡河攻晉寧守臣徐徽言遣使約知府州折可求夾攻之洛索聞徽言與可求合乃令人說可求許封以關中地可求遂降金挾可求招徽言于城

下微言登陣以大義責之且引弓射可求乃去金攻晉
寧急微言屢敗之斬洛索之子微言西安人也 癸巳
兩浙提點刑獄趙哲與葉濃戰于建州城下大敗之濃
引兵東走哲遣人招諭濃遂降其後濃至張浚軍中復
謀爲變浚執而誅之 乙未金人破濮州初左副元帥
宗翰自瀘淵引兵至城下意以爲小郡甚輕之將官姚
端乘其不意夜劫其營直犯中軍宗翰跌足而走僅以
身免金攻城凡三十日至是自西北角登城守陣者
不能當端率死士突出宗翰入其城守臣直祕閣楊粹
中登浮圖最高級不下宗翰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干

粹中歸城中無長少皆殺之又攻瀘淵顯謨閣學士知
開德府王棣率軍民固守金人爲僞書至城下曰王顯
謨已歸汝百姓何拒師軍民間之欲殺棣棣走至南
門爲軍民踐死城遂破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鄭建古
亦爲亂兵所殺金怒其拒戰殺戮無遺事聞贈棣資政
殿學士贈建古朝請大夫建古鉛山人也攷異開德之
破金史在十
二月丙辰據趙姓之遺史
于濮州之後今從之 時相州圍久糧食皆絕守
臣直微猷閣趙不試謂軍民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
不試宗子也豈可順敵諸人當自計眾不應不試又曰
約降如何眾雖悽慘然亦有唯唯者不試乃登城遙謂

金人請開門投拜乞弗殺金人許之不試乃具降書啟
門而納其家屬于井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之以
土人皆哀之攷異趙姓之遺史謂權知相州趙縣丞乃
不字行宗室蓋問之不審也宋史作趙不
試要錄云不試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寅自朝請郎通判
相州除直祕閣權州事建炎元年升直微猷閣知相州
與宋史同惟宋史作壬寅而要錄
載在濮州破後爲稍異今從要錄 東京畱守杜充聞
有金師乃決黃河入清河以沮敵自是河流不復矣
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使絕域遂以爲奉議郎充
軍前通問使果州團練使郭元邁副之仍命行可兼河
北京畿撫諭戊戌行可等渡河見金人于瀘淵時河北
軍甚眾行可等始懼爲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元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主

亦應募出疆朝廷各官其子弟廩給之然金人知其布
衣僞官待之甚薄因畱不遣 庚子帝親饗太廟神主
于壽寧寺攷異會要云建炎二年不饗廟李心傳云此
澄齋是則先廟而後郊明矣今從日歷但日
歷載此手詔于元年十一月戊申蓋差一年 壬寅親
祀天于圓丘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禮畢赦天下命侍
從于廢放黜謫之中舉才幹彊敏之士吏民因忤李彥
朱勳被罪者許自陳改正先是詔浙江淮南福建賞給
錢二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匹
絲綿八十萬兩皆有奇是日帝自常朝殿用細仗二十
人詣壇行禮 甲辰金人破德州兵馬都監趙叔旼死

之 舊制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正官故使舉人
兩與薦送者即轉運司試刑法以其合格者攝之兩路
正攝凡五十人月奉人十千米一斛滿二年則錫以真
命後增五十人號曰待次崇觀後又增五十人號曰額
外其注擬皆自漕司建炎初敕歸吏部至是踰年無願
就者乙巳吏部請復歸漕司從之 已酉詔蔡京童貫
王黼朱勔墳上剝皆毀之收其田充省計 陝西安撫
司都統制邵興敗金人于絳州曲沃縣 金人破淄州
初李成爲劉光世所敗遂轉寇淄州權州事李某固守
不下成糧盡引去淄人求救于知滄州劉錫會金人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

三

攻騎軍至城下淄人望之曰滄州救兵至矣乃具香花
于城上望塵歡譟既而知爲敵至遂降金人大喜不入
城而去 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襲叛賊史
斌斌宋史作史斌今從要錄斬之初斌侵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
義兵統領張宗誘兵如長安而散其眾欲徐圖之曲端
遣玠襲擊斌斌走鳴犢鎮爲玠所擒端自擊宗殺之玠
以功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統制軍馬葛進宋史作蓋
進 圍棗州守臣直祕閣姜剛之與戰城破爲所害後贈
剛之奉直大夫 十二月乙卯隆祐太后至杭州扈從
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屯奉國寺宋史作王于今從宋史

汴乙卯趙姓之遺史云傅拙直不能曲奉內侍故多譖
之熊克小歷云傅與楊惟忠比肩如王淵韓世忠張俊
皆出其下李心傳云淵在宣和間已爲大將傅 庚申
雖世家然自小校拔起非惟忠淵比也今不敢 庚申
金人侵東平府守臣寶文閣直學士京東西路安撫制
置使權邦彥遁去時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自京師
引兵至東平敵眾方盛邦彥無兵不能守遂棄其家與
瓊俱南歸瓊引兵至淮西金既得東平又攻濟南府守
臣劉豫遣其子刑曹掾麟與戰金兵圍之數日通判張
東益兵援之乃去金即遣人啗豫以利豫因有邪謀與
東偕往投拜民遮道不從豫遂絕城軍前通款 甲子
金左副元帥宗翰破北京河北東路提點刑獄郭永死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

三

之宋史熊克小紀載此事于十一月戊申初金人攻北
京急河北轉運副使兼權大名尹張益謙欲遁去永曰
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僭力
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
且絕死士持帛書詣行在告急金俘東平濟南人至城
下大呼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與
轉運判官裴億皆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即
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眾皆感泣是日大霧四塞金
以斷碑殘礎爲礮檣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至有碎首
者良久城破永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

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將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眾迎降金人入城宗翰曰沮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也尚奚問宗翰夙聞永名乃以富貴啗之永噴目罵曰恨不滅爾報國何說降乎宗翰合譯者申諭永永戟手罵不絕宗翰惡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當率厲鬼以滅爾曹大名人在縶者皆出涕宗翰令斲所舉手并其家害之年五十三城中人相與負其屍瘞之永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輕財好義而吏治精明事間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勇節 金人被襲慶府衍聖公孔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五

友已避兵南去軍人將啟宣聖墓左副元帥宗翰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宗翰曰大聖人墓豈可犯犯者殺之故闕里得全端友孔子四十八世孫也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漢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輕重悉出其手得以舞文納賄人甚苦之燕京留守尼楚赫以戰多貴而不知民政有僧訟富民逋錢數萬繼通事受賄詭言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尼楚赫許之僧號呼不能自明竟以焚死 乙丑金人破虢州 己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黃潛善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守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仍並兼御營使二人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皆稽首謝潛善入相踰年專權自恣卒不能有所經畫伯彥繼相略與之同由是金人遂大舉南下 尚書左丞顏岐守門下侍郎尚書右丞朱勝非守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戊寅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金人來往山東無所阻羣盜李成輩因之爲亂金左副元帥宗翰將自東平歷徐泗以趨行在而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候不明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辭多以金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

五

使人伺金之動息于是淮北累有警報而潛善等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謀知行在不戒亦僞稱成黨以款我師帝以邊事未寧詔百官言所見吏部尚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曰收民心定廟筭料彼此邊將帥明斥候訓強弩分甲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其說甚備戶部尚書葉夢得亦請帝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帝曰自揚州至瓜洲五十里聞警而動未晚夢得曰河道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夢得又請以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帥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浙江之路以備退係帝一日召諸軍議事申軍統制官張俊奏

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復請移左藏庫于鎮江吏部侍郎劉珪亦言備敵之計兵倉為先今以降卒為見兵以糴本為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敵不報殿中侍御史張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大率尤以遠斥候揆報為先別疏論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帥臣守倅銓擇能否各賜緡錢責之募戰士儲芻粟繕甲兵明斥候公賞罰使之夙夜盡力并蔽疏至再上又請詔大臣以選將治兵為急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潛善伯彥滋不悅乃請遣守撫諭京城守即日就道至是聞北京破議者以敵騎且來而廟堂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

美

冥然不為備張浚率同列謁執政力言之潛善伯彥笑且不信乃命浚參贊軍務與頤浩教習河朔長兵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賜進奉使高宗書於都御覽卷一百三

宋紀一百三 起屠維作噩正月盡二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 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 京西北

路兵馬鈐轄翟興訢翟進死事于朝乞遣重臣鎮守詔

以興為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

討使時叛將楊進據鳴皋山之北浚溝高壘儲蓄糧餉

置乘輿法物儀仗頗有僭竊之意詐言遣兵入雲中府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三

一

復奪淵聖皇帝及濟王南歸欲以搖動眾心然後舉事

東京留守杜充遣使臣王漢詣伊陽縣見興使圖之且

檄報進悖逆顯著請興破賊于是興與其子琮率鄉社

擾劫之戰無虛日矣 辛巳金元帥左都監棟摩 舊作閻母

改今卒棟摩太祖異母弟也後追封吳國王改封魯王諡

壯襄 攷異金史棟摩傳作天會六年堯今從本紀載于七年又本紀作吳國王棟摩堯據本傳則熙宗時

追封吳國王其時尚未封 乙酉通問使劉誨等自河

東還行在先是誨與其副王貺通問至金金人遣之併

遣所請使副宇文虛中楊可輔虛中辭曰虛中受命迎

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留虛中而獨遣可

補誨貺與可輔偕至行在帝嘉其勞以誨為朝奉郎

甲午金以南京畱守攷異金史韓企先傳韓企先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以劉彥宗歿代其任也旋

念彥宗舊勞起復其子筈直樞密事加給事中 丁亥

金人破青州權知州魏某為所殺又破濰州焚其城而

去牛頭河土軍閻皋與小校頭張成率眾據濰州皋自

為知州以成知昌樂縣 初山東盜劉忠號白毡笠引

眾據懷仁縣御營平寇前軍范瓊在京東遣其統制張

仙等擊之忠偽乞降是日仙與將佐入忠壁撫諭忠留

與飲伏兵擊殺之逐其眾瓊怒屢與忠戰皆敗績忠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二

黥其額時號花面獸 己丑奉安西京會聖宮祖宗御

容于壽寧寺 懷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攷異宋史作

從要占城國王楊卜麻疊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

檢校司空真臘國王金哀賓淡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司

空閣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並加檢校司徒皆用南

郊恩也時占城以方物來獻因有是命 辛卯陝西都

統制軍馬邵興及金人戰于潼關敗之乘勢攻虢州又

下之陝州安撫使李彥仙即以興知虢州 甲午上元

節有南僧被掠至拉林河者夜以長竿引燈毬表出之

以為戲金主見之駭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

人謀變事泄而誅故金人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尅

日時以此為信耳命殺之 乙未京城畱守杜充襲其

統制官張用于城南不克用與曹成李宏馬友為義兄

弟有眾數萬分為六軍成外黃人因殺人投拱聖指揮

為兵有膂力善戰軍中服其勇友大名農家始以巡社

結甲夾河守禦用與王善皆受宗澤招安澤卒乃去及

充為畱守又受招安用屯于京城之南南御園善屯于

京城之東劉家寺時岳飛自太行山王彥軍中歸京城

為統制與桑仲李寶皆屯于京城之西充以用軍最盛

忌之乃有圖之之意前一日眾入城負糧詰旦充掩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三

備出兵攻用令城西諸軍皆發用覺之勒兵拒戰會善

引兵來援官軍大敗李寶為所執 金人既棄青州去

軍校趙晟攷異趙姓之遺史作據其城會直顯謨閣新

知青州劉洪道自濰州之官至千乘晟出不意遂出迎

洪道謂晟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則公自統之晟

喜返之而入洪道入城揭榜百姓在軍中願歸者給據

放還于是晟之黨十去六七 戊戌徽猷閣待制提舉

杭州洞霄宮晁說之告老帝曰是嘗著論非孟子者孟

子發明正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可致仕尋卒 御史

中丞張澂以邊事未寧請詢于眾為禦敵之策吏部尚

書呂頤浩言今敵騎漸逼京東百辟皆言疆弱不敵臣願廟筭先定陰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敵之資申飭諸將訓習彊弩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宐平原曠野惟扼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于鎮江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可不預爲計望制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舉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戶部尚書葉夢得言兵機事也不度時則爲難今視去冬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四

又爲難矣去冬金但游騎出入陝西河北未知總眾者何人今主兵乃尼瑪哈舊作粘沒喝即宗翰且親至濮及開德矣向者開德大名東平三大鎮鼎足而立今惟東平巋然獨存以當宋魏之衝而滄州孤絕在後又南京最重而敵騎已至楚邱且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候如必欲過江則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飭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廬壽和州南則唐襄荆渚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爲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至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陞

下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同意和議爲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敵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張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澶濮德魏而游騎及于濟鄆雖遣范瓊韓世忠會戰而二將未可恃臣謂今日莫先于遠斥候管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千里前日北京失守再決始知今之爲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于楚泗及淮陰三處敵亦未能遽犯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及舟楫拘于岸而敵亦能斬木繫棧以濟或以精騎開道先絕吾渡江之路此可患者一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于昇潤敵亦未能遽侵然去中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五

原益遠民心易搖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或生意外之事維揚亦須留兵則扈衛勢弱此可患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決若爲中原計而幸敵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爲宗社計而出于萬全則用過江之策然權其輕重勢當南渡而別擇重帥以鎮維揚則中原不患于搖動明諭諸軍以禍福則西人不患于不樂昇潤亦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患明詔大臣預區處以俟揆報揆報速聞則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時羣臣奉詔論邊事者黃潛善等請皆送御史臺抄申尚書省 庚子詔有警而見任官輒搬家者走

因而搖動人心者流二千里由是士大夫皆不敢輕動

殺之乃好謂晟曰萊州不遭兵火戶口富饒煩公爲守

如何晟曰諾洪道密遣人告權知濰州閔臬權知昌樂

縣張成使伏兵中途邀擊晟以其眾行至秬米寨不虞

泉成之圖已也遂懈而不整遇伏發大敗晟死洪道以

成知萊州洪道既殺晟遣民復還軍府浸盛統制濱州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三

六

軍馬葛進以洪道得青州因已所致欲奪之乃與知濱

州向大猷引兵至城下洪道見衷甲遂闔扉不納而縱

酒肉以犒師進怒攻北城據之洪道與軍民居南城以

守進遣大猷入南城計事洪道囚之京城統制官張

用王善爲杜充所疑乃引兵去犯淮寧府充遣統制馬

臬追擊之用善併兵擊臬官軍大敗尸填蔡河人馬皆

踐尸而渡至鐵爐步而還官軍存者無幾用以一驛送

李寶歸京師于是善整兵欲攻淮寧用不可日吾徒所

以來爲之糧耳安可攻國家之郡縣善曰天下大亂乃

貴賤貧富更變之時豈止于求糧而已况京城已出兵

擊我事豈無名乎用曰汝攻陳州吾當往蔡州然兄

弟之義文字勿絕乃命諸軍束裝翼日善鳴鼓進雲梯

天橋逼城下守臣馮長寧命鎔金汁灌之焚其天橋用

勸善勿攻善曰安有不利而遂止當俟鴉頭變白乃

捨此城耳用引其軍去善圍淮寧久之東京留守杜充

遣都統制陳淬來援善乃退時知穎昌府直寶文閣郭

允迪已降金有舉人陳味道者與知蔡州程昌禹善金

遣味道以旗榜招之昌禹既見味道使人摸其囊中得

金檄文昌禹大驚聚官屬執味道釘之磔于市丙午

金左副元帥宗翰破徐州守臣龍圖閣待制王復死之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三

七

初宗翰自襲慶引兵欲趨行在遂圍徐州復率軍民力

戰外援不至城破復堅坐廳事不去謂宗翰曰死守者

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宗翰

猶欲降之復大罵求死由是閤門遇害城始破武衛都

虞候趙立巷戰奪門以出爲金兵所擊以爲已死夜半

得微雨漸活乃殺守者潛入城求復尸埋之遂陰結鄉

兵爲興復計宗翰既去軍民請舉人鄭某權知州事事

間贈復資政殿學士諡忠節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

忠兵潰于流陽初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金

會左副元帥宗翰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恐稽師期

乃分東南道都統領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為名使帝不得出而宗翰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軍無紀律未晚至宿遷縣不虞金人之踵其後質明覺之奔于流陽世忠在流陽夜不安寢與其帳下謀夜棄軍乘潮走鹽城縣翼日諸軍方覺遂潰去閣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于漣水軍之張渠邨後軍管隊官李彥先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舟入海聚眾自此輔遠聚眾于漣水李在據高郵皆世忠之兵也其餘收散卒自為徒黨者不可勝計宗翰入淮陽軍執守臣李寬而去京東轉運副使李斌從軍在淮陽為所殺後贈中散大夫官其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八

二人寬遵勛孫被清臣子也 已酉金人破泗州先是禮部尚書王紉聞金兵且南至率從官數人同對帝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時金人自滕縣以五千騎趨臨淮皆金裝白氍笠子把隘官永州防禦使閻瑾屯泗州遣人伺其實或曰劉忠犯臨淮或曰李成餘黨也瑾以兵迎之獲游騎數人乃知為金人至江淮發運副使呂源聞之遣人收淮北舟船數百泊南岸命使臣張瑾焚浮橋且貽輔臣書乞為宗社大計速圖所以安聖躬者兵至泗州近境瑾引軍南走昭信尉孫榮將射士百餘拒敵是日也塵

氛蔽日金人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日榮鬪死金人乃于泗州之數十里間計置渡淮是夕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軍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搬挈 二月庚戌朔帝駕御舟泊河岸郡人惶怖莫知所為知天長軍楊晟惇奏拆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帝即欲渡江黃潛善等方請少留俟報且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帝許之戶部尚書葉夢得即具舟楫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進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遂命御營統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九

六宮皇子往杭州幹辦御藥院陳永錫護皇子又遣吏部尚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往沿淮措置金以數百騎掩至天長軍統制任重成喜將萬人俱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迎敵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賊而士無鬪志未至淮而潰 金人以支軍攻楚州守臣直祕閣朱琳具款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人開東門縱居人自便軍民皆趨寶應縣欲自揚州渡江金人覺之悉邀回城中 閻瑾引兵至洪澤鎮其將姚端殺之 壬子金人破天長軍帝遣左右內侍鄭詢往天長軍覘事知為金人至遽奔還帝得詢報即介胃走馬出

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
過市市人指之曰官家去也俄有宮人自大內星散而
出城中大亂帝與行人竝轡而馳黃潛善汪伯彥方會
都堂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
矣二人乃戎服鞭馬南騫軍民爭門而死者不可勝數
帝次揚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帝掣手劍殺之時軍民
怨黃潛善刻骨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
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鑄方辨其非而首已
斷矣少卿史徽丞范浩繼至亦死給事中兼侍講黃哲
方徒步一騎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是日鴻臚少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十

黃唐俊渡江溺死左諫議大夫李處遯爲亂兵所殺太
府少卿朱端友監察御史張灝皆不知存亡鑄南城人
唐俊唐傅兄也政異熊克小紀作大理卿黃鑄今據繫
年要錄所引日記作司農卿又日記稱
史徽范浩渡江至常州空輿爲盜所害與此不同
今從維揚巡幸記胡元質成都丁記云黃聖微爲給事
中金人絕淮車駕倉卒渡江文武百執事莫有扈從者
聖微先謂其子端靖曰今日之事或有君吾從吾君
此見危授命時也遂朝服乘馬而行或謂敵騎逐相
及無乃不利乎聖微厲聲曰君在行必朝服以見死生
命也後知不可苟免頃之敵騎相及果爲所執聖微竟死朝
廷後知之卹其家甚厚聖微哲字也此與當時人所記
不同今附

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帝于瓜洲鎮得小
舟卽乘以濟次京口帝坐水帝廟取劍就靴擦血百官
皆不至諸衛禁軍無一人從行者鎮江聞車駕進發居

民奔走山谷城中一空守臣錢伯言發府兵來返始右
諫議大夫鄭慤請詣建康潛善等沮之及是慤從行帝
顧曰不用卿言及此是晚金將瑪圖舊作馬
五今改以五百騎
先馳至揚州守臣右文殿修撰黃願已遁去州民備香
花迎拜金人入城問帝所在曰渡江矣金人馳往瓜
洲望江而回政異金史宗翰傳云襲康王于揚州未至
百五里瑪圖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
下康王問兵來已于前一夕渡江矣今從宋史及
繫年要錄作壬子金史太宗紀作五月乙卯蓋誤
屯于摘星樓下城中士女金帛爲金所取殆盡南陽尉
晏孝廣女年十五有美色爲金兵所得欲妻之晏氏卽
刎縊求死金人皆義之孝廣殊曾孫也 金人之未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十一

也公私所載舳舻相銜運河自揚州至瓜洲五十里僅
通一舟初城中聞報出城者皆以得舟爲利及金兵至
湖不應開盡膠泥淖中悉爲金兵所取乘輿服御官府
案牘無一留者帝至鎮江宿于府治從行無寢具帝以
一貂皮自隨臥覆各半帝問有近上宗室否時士彜爲
曹官或以名對遂召士彜同寢帝解所御綿背心賜之
士彜仲維子也初賊斬賽來就招朝廷因以賽統制本
部軍馬會邊報日急乃命賽與統制官王德屯真州及
帝渡江德以所部兵焚真州而去真州官吏皆散走發
運使梁揚祖亦遁賽與其叔往來于江中 癸丑金游

騎至瓜洲民未渡者尚十餘萬奔迸墮江而死者半之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一人必一金乃濟比金兵至皆相抱沈江或不及者金兵掠而去金帛珠玉積江岸如山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悉委棄之太常少卿季陵獨奉九廟神主使親事官負之以行至瓜洲敵騎已逼陵捨舟而陸親事官李寶為敵所驅遂失太祖神主于是太學諸生從帝南渡者凡三十六人是日退朝帝召宰執從官諸將對宅堂計事帝曰姑留此或徑趨浙中邪奉國魯師度使都巡檢使劉光世遽前拊膺大慟帝問何故光世曰都統制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七

急濟渡決不誤事今諸軍阻隔臣所部數萬人二千餘騎皆不能濟何以自效宰相黃潛善曰已集數百舟渡諸軍帝曰濟渡軍固已處置今當議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降階拜伏不起繼而戶部尚書葉夢得等三人相從拜伏庭下帝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狼狽矣二府皆曰善帝曰如此則宰相同往江上經略號令江北諸軍令結陳防江仍先渡官吏百姓輒遂退馳詣江干浙西提刑趙哲來謁云王淵欲誅江北都巡檢皇甫佐遣問則已斬矣召淵問之淵曰佐主海舟濟渡留滯蓋淵怒

光世之語故殺佐以解遂諭淵分立旂幟命將官管押渡人有統領官安義自江北遣使臣林善來言今早金數百騎來襲皆無器甲已率所部千人集諸潰軍射退矣遂以義為江北統制俾收兵依瓜洲渡既而淵入對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金自通州渡江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諸內侍以為是日方午帝遣中使趣召宰執以淵語告之潛善曰淵言如此臣復何辭以留陛下執政未對有內侍于堂下抗聲曰城中火起俄又一人至曰禁衛涕泣語言不遜帝甚駭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是時管軍左言立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七

下勝非請與俱遂出郡廳事竝立階詹衛士或坐或立有涕泣者勝非傳旨問之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即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孤帖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諱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錄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諾勝非還帝與宰執亦至屏後勝非前欲奏事帝曰已聞矣適議定不若徑去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即來更無文字上馬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為樞密直學士充巡幸提點錢糧頓頤浩為資政殿大學士充江浙制置使光世為行在五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

公事楊惟忠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屯江寧府初命惟忠節制兩浙江南軍馬尋又散之時潛善擬除頤浩資政殿學士帝以資政非前執政者恩數止與從官等特除大學士是夕上宿呂城鎮淵雷部將楊沂中與兵三百在鎮江約日如金人計置渡江則焚甘露寺為號淵及帝于呂城接者夜聞瓜洲聲喧謂金將渡江乃焚寺淵視之曰甘露寺火也質明請帝乘馬而行是時儀仗皆闕惟一兵執黃扇而已攷異高宗離鎮江日記在癸巳開居錄云上初四日離鎮江癸丑初四日也據藏梓勤王記亦云甲寅幸常州諸書皆合今從之金人入真州 甲寅帝次常州時鎮江官吏皆散朱勝非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西

得通判府事梁求祖于竹林寺中付以郡事于是百姓稍有入城者 金人揭榜于揚州市西北人願還者聽之去者萬餘人 御營統制官王亦將京軍駐江寧謀為變以夜縱火為信江東轉運副使直徽猷閣李謨規知之馳告守臣祕閣修撰趙明誠已被命移湖州弗聽謨飭兵將率所部團民兵伏塗巷中柵其隘夜半天慶觀火諸軍謀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門而去遲明訪明誠則與通判毋邱絳觀察推官湯允恭繼城背遁矣是日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東平引軍至壽春其部兵執守臣右文殿修撰鄧紹密殺之初瓊次壽春循

城而南守陴者見其旂笑曰此將軍豈解殺敵惟有秀耳瓊聞而怒乃檄府索其造語之人紹密索得一人送之瓊命斬于麾下已而瓊之軍士入城負糧紹密所將兵怨斬其同類乃持仗逐之瓊所部與格鬪因入城焚掠紹密死于亂兵知下蔡縣趙許之亦死久之贈紹密大中大夫 乙卯帝至無錫縣 金人去真州斬賽引兵復入城頗肆殺掠後數日守臣向子恣至以義責之意命承信郎甄援往江北招集衛兵 丁巳下詔慰撫維揚遷徙官吏軍民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五

庸敏入對庸敏在維揚數為帝言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幸建康帝思其言復召入庸敏言餘杭地狹人稠區區一隅終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錢氏節度二浙而竊居之蓋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遠狹隘欲以號令四方恢復中原難矣前年冬大駕將巡于東也臣固嘗三次以建康為請蓋倚山帶江實王者之都可以控扼險阻以建不拔之基陛下不狩于建康而狩維揚所以致今日之警也為今之計莫若暫圖少安于錢塘徐詣建康然長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瀟須夏口直赤壁姑孰對歷陽牛渚對橫

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三國南朝以來戰爭之地至于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為要害此尤不可不扼險以為屯戍也今敵騎近在淮壖則屯戍之設固未能遽為空分降詔書于沿江守土之臣使之扼險屯兵廣為守備計行營衛之法使豪民得輸粟以贍軍計下募兵之令使士人得出力以自效又重爵賞以誘之則人人效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既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遲以歲月國體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 金人攻泰州守臣曾班以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六

城降 丁進既受撫以其軍從帝行遮截行人恣為劫掠且請將所部還江北與金人血戰其意欲為亂會御營都統制王淵自鎮江踵至進懼欲入山東朱勝非過丹陽進與其眾匿遠林中以狀遮勝非自訴淵聞叛遣小校張青以五十騎衛勝非因給進曰軍士剽攘非汝之過其招集叛臣來會青誘進詣勝非至則斬之戊午帝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以哺入見初帝以吳江之險可恃議留大臣鎮守勝非既對帝諭曰黃潛善自渡江失措朕所過見居民皆焚劫蓋軍民數口之食至此勝非曰誠如聖諭陛下離此亦復

擾矣帝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非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勝非再對留自言臣雖備員執政與諸軍無素要乞從官一員同治事帝曰從官何嘗預軍事勝非曰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參贊軍事可用也于是帝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留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詔勝非行移如尚書省體式事有奏陳不及者聽浚宣施行訖奏浚受命即出城決水溉田以隄戎馬列烽燧募土豪措置捍禦長兵至平江者三千餘人 忠訓郎劉俊民為乘義郎閤門祇候初帝問金人尚在揚州募能使軍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七

前者俊民願行俊民嘗在敵中頗知其情偽帝已乘舟召俊民就御舟賜對與語甚款遂使持書以往賜賚極厚俊民請張邦昌一子弟同行庶可藉口帝與黃潛善汪伯彥朱勝非共議因下詔尊禮邦昌邦昌之在南都也嘗奉詔貽書金人言約和事其彙在李綱家遂下常州取之邦昌之死也其子直祕閣元亨與其兄中奉大夫邦榮皆坐累拘管至是悉令錄用太學博士廉布娶邦昌女太學正吳若娶邦昌兒女先亦坐廢詔並乘驛赴行在帝臨發又以勝非兼御營副使留御營都統制王淵總兵守平江府是夕帝舟泊吳江 是日金人破

滄州先是明州觀察使劉錫知滄州間金兵且至將數百騎棄城走道遇葛進乃知青州尚為朝廷守即趨青州駐麻家臺留不進劉洪道遣人邀入城錫曰青州屢遭寇擾人心未寧不可洪道出見錫且犒其師錫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義錫遂將其餘眾赴行在金兵至入城下通判孔德基以城降 己未帝次秀州庚申御舟次崇德縣資政殿大學士江淮制置使呂頤浩從帝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西浙制置使所除職去大字頤浩夜見帝于內殿帝諭以金人尚留江北卿可還屯京口令劉光世楊惟忠並受節制頤浩以王淵所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六

精兵二千人遣鎮江府命恩州觀察使張思正統之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扼時朝廷方以金人渡江為慮故命大將楊惟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口王淵守姑蘇分授二大臣節度于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瓊自壽春渡淮引兵之淮西境上扈駕者惟苗傅一軍而已 吏部員外郎鄭資之為沿淮防扼自池州上至荆南府監察御史林之為沿海防扼自泰州下至杭州資之望之兄也資之請募客舟二百艘分番運綱把隘之為請募海舟六百艘防扼從之 辛酉帝至臨平鎮 壬戌帝至杭州以州治為行

宮顯寧寺為尚書省帝以百官家屬未至獨寢于堂外帝御白木床上施蒲薦黃羅褥舊制御膳日百品靖康初損其七十渡江後日一羊煎肉炊餅而已 是日金人破晉寧軍守臣忠州刺史徐徽言死之初徽言在晉寧聞河東遺民日望王師之至乃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圍之三月屢破卻之久之城中矢石皆盡士困餓不能與會監門官石贊夜啟關納金人城遂破徽言聞兵入即縱火自焚其家而率親兵力戰比曉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九

右略盡徽言為金所執金人知其忠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之降指可求大罵與之酒徽言以杯擲其面曰我尚飲汝酒乎嫂罵不已金人怒持刀刺徽言徽言罵不絕聲而死後贈晉州觀察諡忠壯初晉寧之圍也太原府路兵馬都監孫昂率殘兵與徽言共守及城破昂引所部三百人巷戰自夜達旦格殺數百人士卒死殆盡昂自度不免引刃欲自刺金兵擁至軍前以甘言誘之昂終不屈而死父翊宣和末以相州觀察使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陳後贈昂左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

史作壬戌與繫年要錄同今從之

癸亥朝羣臣于行宮降詔罪已求

直言令杭州守臣具舟往常州迎濟衣冠軍民家屬省

儀物膳羞出宮人之無職掌者 乙丑德音釋諸路囚

維犯死罪已下士大夫流徙者悉還之惟李綱不以赦

徒蓋黃潛善建陳猶欲罪綱以謝金也 初冀州雲騎

卒孫琪聚兵為盜號一海蝦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招降

之維揚之役行在諸軍皆潰琪擁光世之妻向氏在軍

中由真滁奔淮西事之如光世琪至廬州帥臣胡舜陟

乘城拒守琪邀索資糧舜陟不與自部使者以下皆請

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願賊必無厭與之則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三

惡彼無能為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凡六日琪遁去

舜陟伏兵狙擊之得其輜重而歸是日琪引兵之安豐

縣琪所至不殺人但掠取金帛而去後以向氏歸光世

光世德之向氏漢東郡王宗回女也 丁卯百官入見

杭州寄居迪功郎以上並許造朝 直龍圖閣知杭州

康允之言維揚無斥候故金人奄至而不知于是初置

鋪凡十里一鋪置遞卒五人隄三刻承傳五鋪以使

臣一員泄之一季無違滯遞一官令尉減半推賞 戊

辰呂頤浩劉光世移兵屯瓜洲渡與金人對壘 金人

焚揚州初金遣甲士數十攷異北盟會編作丁卯復入城入揚州諭士

民出西城人皆疑之猶未有出城者是日又遣人大呼

告以不出城者皆殺于是西北人自西門出出則悉置

木柵中惟東城人不出夜金縱火焚城士民皆死存者

才數千人而已 己巳尚書左僕射黃潛善右僕射汪

伯彥罷時御史中丞張澂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

大略謂潛善等初無撻置但固留陛下致萬乘蒙塵其

罪一禁止士大夫搬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六宮

過江靜處我輩豈不是人使一旦委敵歸怨人主其罪

二自真楚通泰以南州郡皆碎于潰兵其罪三祖宗神

主神御不先渡江一旦車駕起則僅一兩卒昇致傾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三

暴露行路酸鼻其罪四建炎初年河南止破三郡自潛

善等柄任以來直至淮上所存無幾其罪五士大夫既

不預知渡江之期一旦流離多被屠殺其罪六行在軍

兵津渡不時倉卒潰散流毒東南其罪七左帑金帛甚

多不合裝載盡為敵有其罪八自瀘濮至揚州咸被殺

掠生靈塗炭其罪九謝克家李摧俱受偽命而反進用

其罪十潛善于王黼為相時致位侍從故今日侍從卿

監多王黼之客伯彥則引用梁子美親黨牢不可破罪

十一職事官言時病者皆付御史臺抄節申尚書省壅

塞言路罪十二用朝廷名爵以脅士大夫罪十三行在

京師各置百司設官重複耗蠹國用如以巡幸而置御營使司則樞密院爲虛設置提舉財用則戶部爲備員罪十四許景衡建渡江之議擠之至死罪十五身爲御營使多占兵衛不避嫌疑罪十六敵人相距斥候全無止據道塗之言爲真致此狼狽罪十七敵騎已近尚敢挽留車駕罪十八盧蓋自散官中引爲八座遂進樞副伯彥之客爲起居郎有罪補外遂除集英修撰二人朋比專務欺君罪十九國家殆辱不知引罪罪二十疏入未報遂以狀申尚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奏曰時方艱棘不宐遽易輔相乞責以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三

效詔押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戶部尚書葉夢得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澂守尚書右丞 庚午金人去揚州 辛未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萬緡以佐國用帝不納曰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今卻之則前受異同乃命併先獻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輒有陳獻 詔御營使司止管行在五軍其邊防措置等事並依祖宗法釐正歸三省樞密院 金人自揚還至高郵軍城下守臣趙士瑗棄城走判官齊志行率軍縣官出城投拜金人劫掠而去 癸酉斬賽犯通州城垂破中書侍郎朱勝非禮

部侍郎張浚在平江作蠟書招之賽卽聽命訴以無食乃漕米給之 韓世忠提轄使臣李在自沈陽潰散聚徒百餘人居寶應縣會金人棄高郵去在乃詐稱五臺山信王下忠義軍率眾至高郵有監北較酒務保義郎唐思問先往迎之在既入城遂以其徒時正臣知高郵軍思問通判州事執投拜官齊志行等皆殺之乃遣人截金後軍得金寶數艘故其軍極富時端明殿學士董耘朝議大夫李釜皆寓居高郵在因以爲參議又聚集潰卒數千遂據高郵 甲戌黃潛善汪伯彥落職奉祠 金主以醫巫間山有遼代山陵詔禁民樵采 乙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三

詔陳東歐陽澈並贈承事郎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濮州酒務馬伸除衛尉少卿赴行在先是尚書左丞葉夢得初謝帝諭宰執曰始罪東等出于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帝復曰伸前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奏曰聞伸已死帝曰不問其死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責爲罪之意既又贈伸直龍圖閣 丙子詔曰朕遭時多故知人不明事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以悔過責躬洗心改事罷黜宰輔收召雋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關遺民俗利病或有關

于國體或有益于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聞奏朕當

躬覽采擇施行 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自戍所赴行在

詔復還吳江江軍士怨俊渡江口脫身獨走致失家屬

欲殺俊俊逃謝得脫奔至行在戊寅江淮兩浙制

置使呂頤浩奏已復揚州詔尚書省榜諭士民是日以

龍圖閣待制知延安府節制六路軍馬王庶為陝西節

制使知京兆府涇州防禦使陝西節制司都統制曲端

為鄜延路經略安撫司知延安府時延安新殘破未可

居端不欲離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

事浩成子也 溫州觀察使新知鳳翔府王瓌自興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三 西

以輕兵赴行在以瓌為御營前軍統制瓌表請幸西州

不從 宮儀自卽墨引兵攻密州圍安邱縣築外城守

之 張用自淮寧引眾趨蔡州至黃離距城二十里守

臣程昌胤度其未會遣汝陽縣尉杜湛以輕兵誘之賊

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大敗于是用駐于碓山連互

數州上自碓山下徹光壽號張莽蕩鈔掠糧會所至一

空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宋紀一百四起屠維仲夏 三月盡一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建炎三年金天會七年三月己卯朔日中有黑子 庚辰中

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兼御營使 金人攻江陰至夏港距城八里而近守

臣胡紘遣統制官王暉等拒敵且謂簽書判官廳公事

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義公有母宐少避易歸告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一

母蔣氏蔣氏誓同生死聞者感泣既而金人以有備亦

引去 和州防禦使馬擴上言前計之誤失翠華奄處

淮甸泥於請和勢力日益窮蹙此誤計也信王脫于拘

囚結集忠義所得壯勇不啻數十萬日望王師相為策

應乃以羣言潛沮禁其渡河反使金人簽軍南渡既連

破大名東平皆不為備遂使金人大肆蹂躪此失計也

金人遠來人馬疲乏且自爭玉帛子女飽其負載兼淮

西仍多民兵彼顧前無利計後有害又有江北不及渡

者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往奔路會合于范瓊敵又睥睨

金陵鎮江守把舟船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塗泥濘

者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往奔路會合于范瓊敵又睥睨

馬步俱不能進是以敵心頓沮不思渡江以迫大駕此皆上天眷祐有宋計陛下得以圖回臣今輒以機速利害畫爲三策願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畱重臣以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爲屏翰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貪顧江湖波澤之險納揆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爲可恃幸敵人之不來猶豫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二

延候至秋冬使敵人再舉驅集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然後悔其已晚是爲無策累數千言皆切事機辛巳尙書左丞葉夢得初執政帝諭之曰今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等頗疾之乃語知杭州康允之曰上欲以次對授公而爲左丞沮止允之怒與其將曹英謀以爲陳通餘黨狂者三千餘人聞夢得秉政不自安皆謀爲亂帝不信岐等證之夢得與朱勝非舊不相能勝非入相首言夢得議論不協會杭州士民上書訟夢得過失有及其閨門者詔以夢得淡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提領戶

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

辭不拜遂徑歸卞山 嚮德軍節度使御營使司都統

制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赴行

在遂有是命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

日朝廷官人以齎使祿足代耕若切切事錐刀愛齎祿

我何不爲富商大賈耶 尙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孫覲試戶部尙書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

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

寧府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藩者惟呂餘慶郭達

及頤浩 壬午詔新除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免進呈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三

押本院公事初扈從統制鼎州團練使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以淵驟得君頗觖望成州刺史劉正彥常招降劇盜丁進等以賞薄怨望又淵旣薦正彥後暇取其所予供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帝在維揚入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安倫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傅等切齒曰汝輩使天下顛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甫兄子也靖康末知榮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遂爲傅幕賓世修常疾閹宦恣橫爲尙書右丞張激言之激不納乃退爲正彥言之正彥曰

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右府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達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是日宰相朱勝非奏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乃令淵依執政恩例不與院事傅等即部分兵馬且使人告淵以臨安縣境有劇盜欲出兵捕之康履之從者有得小黃卷文書卷末字兩行曰統制官田押統制官金押履問此何謂也曰軍中有謀爲變者以此爲信號從之者書其名于後履密以奏帝命履至都堂諭勝非使召淵爲備勝非問知其謀否履曰畧知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四

以來早集于天竺寺方諭其意田即苗金即劉也詐言謀于城外以誤淵使遣部曲出外耳勝非即召淵告之曰暮淵遣一將將精兵五百人伏于寺側是夜城中驚惶居民杜門不敢出皆通夕不寐 癸未神宗皇帝忌百官行香罷制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制置使劉充世爲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苗傳劉正彥令王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王淵退朝即猝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夜異宋史王淵傳云侯淵入朝伏兵殺之老學菴筆記云臨安父老言苗劉戮主淵在朝天門外今都進善院前然日歷及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於路衢而已邵彪所錄謂淵死於第九遂遣人圍康履家非也今從繁年要錄作退朝被害

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傅揭榜于帝正彥即與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士出刃以指其軍傅正彥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官吳湛與傅等通爲囊橐被甲持刃守宮門官門函閉時尙書右丞張激方畱身曲謝康履遽前奏有軍士于通衢要截行人履馳馬獲免帝召朱勝非等告之勝非曰吳湛在北門下營專委伺察非常今有報否帝曰無也俄而湛遣人口奏傅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帝大駭愕不覺起立勝非曰既殺王淵反狀甚著臣請往問之及門吳湛迎語曰人已逼門不可開勝非激遂與門下侍郎顏岐簽書樞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五

院事路允迪急趨樓上傅正彥與鈞甫柔吉世修達等介胄立樓下以竿梟淵首勝非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扣內東門求見請帝御樓慰諭軍民不然無以止變俄獨召允之入日將午帝步自內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也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允大呼曰聖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正彥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

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
顧止倫造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
誅訖夏乞康履監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帝諭以內侍
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傳曰今日之事盡出
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
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帝曰知卿等忠義已除
苗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前副都統
制軍士皆放罪傅不逞其下揚言我等欲遷官第須控
兩匹馬與內侍何必來此帝問百官策安出主管浙西
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曰中官之患至此為極若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六

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憐一
康履姑以慰三軍帝不得已命吳湛執履捕得于清瀟
閣仰塵上衛士擒至閣門送以付傅等即樓下腰斬之
梟其首與淵首相對希孟君卿子也履既死帝諭傅等
歸寨傅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畧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
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帝命朱勝非縋出樓下委
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帝許
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百官皆出
門外傳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
帝已有故事張達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

事當為社稷百姓又曰天無二日眾皆驚愕失色百官
復入言傳正彥不拜帝問故眾莫敢對希孟獨曰有二
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通判杭州事
浦城章誼叱之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耶帝
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于太后勝非言無此理
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帝乃令岐入奏又
命吳湛諭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是日北風勁
甚門無簾帷帝坐一竹椅無藉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
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帝曰不當坐此矣少頃太后
御黑竹輿從四老官監出宮太后不登樓內侍報帝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七

語帝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如何執政皆以為不可曰
若為邀去柰何勝非曰必不敢臣請從太后出傳道語
言可觀羣兇之意遂肩輿出立樓前見傅等執政皆從
之傳正彥拜于輿前曰今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
為天下主張太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夏祖宗
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
今上皇帝事况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
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
猶豫太后曰待依所請且權同聽政傅等抗言必欲立
皇子太后曰以承平時此事猶不易况今強敵在外皇

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改正彥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望太后早賜許可太后曰皇上方三歲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小兒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正彥號哭固請太后不聽傅正彥呼其眾曰太后不允所請吾當解衣就戮遂佯解衣袒背之狀太后復呼之曰統制名家子孫豈不明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傅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生它變顧朱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今日大事正要大臣果決勝非不能對適顏岐自帝前來奏太后曰皇帝令臣奏知已決意從苗傅所請乞太后宣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八

太后猶不允傅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帝遣白以事無可柰何須禪位勝非泣曰逆謀一至于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請下樓面詰二兇帝曰凶焰如此卿往必不全既殺王淵又害卿將置朕何地乃揮左右稍卻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當為後圖圖之不成死亦未晚遂命勝非以四事約束傅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無肆劫掠殺人縱火如違依約束即降詔遜位傅等皆曰諾帝顧兵部侍郎兼權直學上院李

邠令草詔邠請帝御札帝即所御椅上佗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心敵國聞之息兵講好帝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勝非至樓下呼傅幕屬將佐問之王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耳宣詔畢傅正彥麾其軍退移屯祥符寺時已未刻帝徒步歸禁中軍士退去尚喧呼于市曰天下太平也是時諸門皆傅等以甲士守視不聽人出入方事之未決也康允之奏恐軍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九

乘勢攘殺請出門慰撫乃見傅正彥告以故正彥以一甲馬二十甲士授之允之周行并衢杭人賴以安堵帝既還內宰執從至殿門勝非呼典班高琳附奏今夕宰執內宿帝獨召勝非至後殿垂簾太后見勝非號泣帝曰康履曾擇陵忽諸將至於馬前聲喏或倨坐跣足使諸將立于前此皆招禍之事也勝非曰履擇必有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帝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王鈞甫輩皆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曰朕來早不出太后御殿勝非曰來日當降赦蓋羣凶既殺王淵又劫掠意必望赦它日勢可

行遣豈復論此今當召李邴就草赦庶可其議帝曰卿自爲之如何勝非曰當宣召學士內宿令御史臺集百官宣讀一如平日庶羣凶不疑勝非又奏母后垂簾當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于紙筆者豈可與它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奏對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宜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它日傅等入對太后勞勉之傅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論機事賊亦不疑是日上移御顯忠寺宰執官侍衛如儀內人六十四人肩輿以從傅等遣人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十

察恐匿內侍故也攷異高宗移御之日趙姓之道史在十二日庚寅王庭秀閱世錄在十六日甲午惟朱勝非閉居錄云是日上幸別宮繼有旨以睿聖爲官名與日歷合蓋自上移御之後百官未嘗朝至庚寅始往朝而外人乃知因誤記耳日歷云以杭州顯忠寺爲睿聖宮按顯忠寺已爲尚書省王庭秀云上出居顯忠寺寺即劉正夫第故開居錄云正夫賜第也 甲午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是日太后命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畱內侍十五人餘諸州編置降制大赦 詔有司月以錢米廩給司馬光之後 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

使攷異世忠此除日歷及碑誌皆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按世忠實代劉光世當在此時今因張俊除軍之書 武寧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仍命俊以三百人赴秦鳳二千人付統制官陳思恭一千人付將官楊沂中畱吳江把隘餘令以次統領官押赴行在 丙戌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失青州乃率官吏奔仰天陂寄治士民多從之者 江東制置使呂頤浩方至江寧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于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兵變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七

疑矣頤浩即遣人入杭伺賊并寓書于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承邁清臣孫嘗通判雄州避亂南渡頤浩引用之時有自杭州資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 戊子召端明殿學士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盧益爲尚書右丞後二日詔孝迪益並充奉使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都監鄭大年副之孝迪下蔡人

靖康初嘗為中書侍郎及是再用有進士黃大本者浪迹江湖舊為蔡條客二兇將遣使朱勝非以金在江北恐挾此而來乃建言未知敵帥所在宜先遣小使會大本上書求試用乃以為承奉郎假朝奉大夫直秘閣賜金紫進武校尉吳時敏為秉義郎閭門祇候假武義大夫閭門宣贊舍人竝為先期告請使以行 是日御營前軍統制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苗傅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洶洶俊諭之曰若等無譁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三

必有籌畫至是俊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平江人大恐會張浚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浚披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倉皇至浚問知俊來浚知帝遇俊厚可與謀事諭東野急開門納之浚語俊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事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哽噎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為浚言傅每事取決王鈞甫馬柔吉傅素乏心機而劉正彥輕疎聞公舊識鈞甫當先以書離間二人然後徐為之計浚然其說即同趙哲馳

入張俊軍中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浚以蠅書諭呂頤浩劉允世起兵狀又令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永宗道宗弟也 已丑改建炎三年為明受元年先是王世修見朱勝非勝非諭曰國家艱難可謂功名之秋古人見機而能易亂為治轉禍為福在反掌間耳亦有意于此乎世修喜曰世修無意從軍因循至此朝廷若有除授固所願也勝非曰尋常等級序進所以待常士若能奮身立事雖從官可即得世修益喜于是為之往來傳道會苗傅乞改年號劉正彥乞移蹕建康勝非畱身太后諭以二事勝非曰移蹕豈可遽議金近在江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三

沿江皆未有備太后曰何以御之勝非曰俟降出文字朝廷且與判收徐議區處可也后曰審慎處置此是第一次理會事勝非曰臣近察二凶愚無英氣鈞甫世修皆有悔意未敢淡詰但以利動之約其再來后遽曰如何勝非請屏左右后曰惟張夫人在此勝非問夫人何人后曰張夫人年高習事官品亦尊嘗教哲宗道君讀書朝廷文字皆經其手禁中事莫不預知即令往來睿聖宮卿但奏事勝非曰主上反正已有端緒二兇之力至此極矣向張遠建議誘說諸軍掠取王淵及諸內臣家人人可以致富及掠索之後所得不副所聞人有悔

意數日來小校有遁去者此皆傅所親統領官張昕言
之請因張夫人密奏主上昕秦州人本王淵部曲後在
傅軍中以正彥手殺淵極銜之又二日傅正彥至都堂
申言二事勝非以移蹕為不可苗傅趣之勝非曰已議
朝夕行傅曰人言炎字是兩火故多盜乞早改元勝非
以問太后曰三事中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
修再至勝非與語因論二將所陳如改元等事未
得請頗以為言語未畢內批傅第三奏云可改元明德
或明受勝非以示世修曰已從請矣世修曰乞姑留此
奏明日降下俟還軍中為言已論改元事庶于世修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西

疑勝非以為然至是降制 尚書禮部侍郎節制平江
府常秀湖州江陰軍馬張浚上言睿聖皇帝方春秋
鼎盛而遽爾遐避恐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別生它
事尚望詳酌施行先是苗傅等以省劄趣浚行浚戒湯
東野趙哲各密具奏稱金未盡退及斬賽之眾窺伺平
江若張浚朝就道夕敗事浚亦奏今張俊人馬乍回平
江人情震讐若臣不少留彈壓恐致敗事浚欲奏請帝
復辟張俊辛永宗趙哲共以為若此恐傅等自疑罪大
不容或別生姦謀請以計款之浚用其策自遞發奏狀
并以其副申尚書省乞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又以手

普遺傅正彥言太后垂簾皇帝嗣位固天下所願向所
慮者宦官無知時撓庶政今悉戮其無狀者最快人望
惟睿聖遐避一事若不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
同患中興之業未易可圖二公忠義之著有如白日若
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浚愚拙死生出處當與二公同
之前密州州學教授邵彪見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
曰以至順誅大逆易于反掌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
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
志二人可以集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茲事然
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為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五

斷大事當為天下倡劉光世屯兵鎮江兵力強悍謀議
沈鷟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彪曰兵貴神速呂樞密
在數百里外柰何浚曰呂樞密睹事明而剛決聞國家
之難必先眾倡義而起何患不速 是日張浚書至江
寧呂頤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
與浚及諸大將約會兵時議論不一人情洶甚江寧士
民知頤浩起兵議留頤浩頤浩乃檄主管侍衛馬軍司
公事楊惟忠留屯江寧府以安人心且諭惟忠以苗傅
等計窮恐挾至尊以遁由廣德渡江當日夜為控扼之
備 庚寅百官朝謁於睿聖宮 檢校太保殿前都指

揮使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為太尉淮南制置使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權同主管侍衛步
軍司公事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為慶遠軍節度湖北
制置使苗傅劉正彥素憚劉光世又知其與韓世忠張
俊舊不平欲間之使為已用而瓊素跋扈至是乃引兵
屯淮西故首擢之 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
淮兩浙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呂頤浩上言近聞將相大
臣勦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但方今強敵乘戰勝
之威諸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望太后皇
帝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皇帝位親總萬機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六

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立功將帥之士然後
駕幸江寧以圖恢復臣年六十疾病衰殘目觀今日之
事實社稷存亡安危之所繫不敢愛身謹泣血兩淚拜
章望聖慈聽納仍傳檄諸軍將又遣其屬敕令所刪定
官李承造至鎮江趣劉光世起兵承造承邁弟也先是
張浚欲遣辨士持書說二賊使無它圖以待諸將之集
念無可遣者浚客遂寧進士馮鞞素負氣節聞之慷慨
請行且曰事成預竊名不成不過死是日頤浩所遣書
至浚知頤浩已有定謀大喜再發書報以所部軍馬數
及舉事次叙浚知苗傅等所恃獨赤心軍會燕人張斛

與其弟翳自傅軍中間行至平江為浚言此軍無負朝
廷意特王鈞甫以術驅役之然斛觀將士之情往往惴
恐非堅附苗劉者二賊聞風聲鶴唳皆以為大兵至安
能成事 晉寧既破金人返軍趣邠州權邠延經畧使
郭浩駐兵境上金人遂破邠州 辛卯張浚遣馮鞞赴
甫大畧云浚與二公最厚聞苗廣道劉子直頗前席二
公事每計議而行今日責在二公浚初聞道路傳餘杭
事不覺驚疑繼聞廣道子直實有意于宗社大計然此
事不反正終恐無以解天下後世之惑浚遂備奏兼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七

報諸路且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時苗傅以堂帖趣
張俊赴秦州命趙哲領俊軍哲不敢受又以付統領官
陳思恭浚召思恭審問思恭言張俊總此軍日久思恭
豈能從人為亂浚皆令具以報是日張浚檄至江寧
壬辰右諫議大夫鄭慤試御史中丞懇常面折二兇朱
勝非言于太后故有是命 攷異朱勝非開居錄十五日
今十餘日能為朝廷之助者從官中惟兵部侍郎直學
士院李邦彥議大夫鄭慤鄭善為內翰今乞再除慤乞
遷御史中丞太夫俱以為可復奏曰遭此異變士大夫
在朝廷者固是不幸然須蒙聖慈奮忠義共濟艱危如
書舍人林通刑部侍郎衛膚敏皆杜門不出坐觀成敗
是何用心臣所以欲稍遷二人以為激勸攷日記初
六日已先除學士 徽猷閣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與勝非所記不同

官會林爲翰林學士林不受 尚書刑部侍郎衛膚敏
移禮部侍郎膚敏至杭州已屬疾聞變慟哭舟中即請
老不許請就醫秀州許之 大理卿商守拙試尚書刑
部侍郎起居郎季陵試中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葉
三省爲起居郎朝奉郎袁植宣教郎張延壽竝爲監察
御史植正功兄宣和中嘗挂冠去至是復用延壽舒城
人也中書舍人林通元微猷閣待制在外官觀通閩縣
人二凶之亂通首請納祿故有是命 武功大夫忠州
防禦使王彥致仕彥疾愈自真州渡江苗傅等以彥爲
御營司統制彥日鳴梟逆子行即誅鋤乃欲汗我即稱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七
疾力辭不聽彥乃佯狂乞致仕許之 兩浙轉運副使
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爲一百七十萬匹有奇
請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以助國用東南折
帛錢蓋自此始 甲午貶內侍官曾擇等于嶺南苗傅
使人捕得擇等詔貶擇耶州藍珪賀州高邈象州張去
爲廉州張旦梧州先是御史中丞鄭慤言黃門宦官之
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
付以兵權則慘毒不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
事于上則生民受禍于下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力不能
勝然後羣起而攻之眾怨所集故其被害亦莫之救本

朝懲歷代之失祖宗以來不任以事崇觀之間始侵事
權搖毒肆虐天下不勝其忿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
庶民也建炎以來此徒復熾睿聖皇帝倉皇南渡江北
生靈莫知所歸扈從之臣請權駐蹕鎮江會兵聚糧以
援淮甸以渡民兵睿聖俞允羣臣鼓舞方分事以治內
侍陳恐動之言即時南來官吏兵民顛仆道塗江北民
庶號天無告怨怒所鍾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眾兵
也今陛下卽位之初太后垂簾共政當原宦侍所以招
禍之由痛革前弊調汰而清除之然後內外協安望聖
慈垂省凡內侍之處大內及睿聖宮者竝選擇純實謹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七
愿樵朴之人勿任以事惟令掌門闌備掃除而已官高
職隆付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輕者補以外任
俾無浸淫以激眾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而國勢尊
矣仍告諭都統制官苗傅等自後軍法便宜止行于所
轄軍伍其它有犯當具申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
以昭尊君親上之禮而全其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畱中
不出擇行一程傅復追還斬之 苗傅劉正彥詣都堂
欲分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尚書右丞張徽以爲不可
固止之傅等又欲挾帝幸徽越朱勝非曲折諭以禍福
且以忠義歸之傅乃已時正彥日以殺人爲事每至都

堂傳呼滿道從以悍卒行者皆避之馮轡再見傅正彥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轡為國事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今日之事言之觸怒立死于將軍之前不言則它日事故愈大亦死于亂兵之手等死耳孰若言而死使將軍知轡非苟生者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不可誅鋤誅必受禍東漢末年事可攷而知也二公一旦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問其過豈可遽傳位于襁褓之子且前日之事名為傳位其實廢立自古廢立在朝廷不在軍中二公本有為國之心豈可以此負謗天下少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三

傅按劍瞪視曰金人之意在建炎皇帝今主上當極太母垂簾將復見太平天下咸以為是如張侍郎處侍從嘗建立何事而敢梗議轡曰太母深居九重安能勒兵與金從事天下自有清議太尉幸熟思傅益發怒正彥見轡辭色不屈即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遂諭轡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翊日即遣歸朝官宣義郎趙休與轡偕還遺張浚書約浚至杭同議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初苗傅等以詔召頤浩赴行在命以所部付楊惟忠頤浩知其意以羸弱千餘人授惟忠自將精兵萬人討賊至

是發江寧而府中揭榜尚空年號其屬請以族行頤浩不許但與其從子擢俱使掌文字之職頤浩躬擐甲胄據鞍執鞭誓眾士皆感勵師次句容驛頤浩援筆記起師之日且大書建炎之號諭縣令采石刻之以堅將士之心先是張俊三遺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輔至鎮江趣之光世不報是日俊被朝旨領張浚人馬從浚所請也 初休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囚檄書以出至餘杭門為邏者所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為宗社立功奈何斬壯士傅媢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于外願資將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三

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傅意解劉正彥曰此未可信即令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夏衣踰牆而出至是見張浚于平江援詭言嘗夏服見睿聖皇帝于別宮帝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微察其意不復問即遣詣張俊軍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為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為帝所倚望感泣自奮是士氣甚振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肖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

遺書使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毋憂世忠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恐有不測浚已遣馮輔甘言誘賊矣致異熊克小紀云始王淵識韓世忠于微時雖王淵舊將然其人忠誠最著故首有便去救官家之語及臨平之戰身在前行皆緣國事非但感王淵憐答之恩而為之復賊張彥寇和州統領官王德聲言往廬州即日進發行三十里彥稍息飲酒大醉德伺知之率數百人徑入彥之寨不能執戈彥與數十騎遁去至宣化為人所殺德又并其軍先是朱勝非在平江嘗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 三

忠以所部發平江初苗傅聞世忠自海道還以都統司檄命世忠屯江陰世忠至平江即詭為好詞報傅以所部殘零人馬不多欲赴行在傅大喜許之是日張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後園屏左右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眾皆曰我順彼逆浚曰浚若迷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願歸賊即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眾皆諾初沐陽之潰世忠部曲皆散幾不能軍浚以其兵少命前軍統制張俊以統領官劉寶二千人偕之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軍勢甚振浚恐傅等以偽命易置乃令世忠偏將張世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 三

以蠟書招德劉光世又以告身數通及所被服戰袍細甲等隨之德遂將所部自采石渡江光世得之其軍復振遂趨平江以德為前軍統制光世因言苗劉逆狀德曰救亂之軍當百舍一息請先率輕兵由桐川趨餘杭出其不意則擒二賊易于反掌光世以諸帥之議已定遂不從 丁酉呂頤浩帥師次常州與守臣周杞約治兵扼其險要先是文林郎監常州倉趙雋之間變請于杞率宗室數十人詣秀州見權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子璘請團結兵民勤王子璘不從事遂止杞命雋之搯置大軍錢糧以俟頤浩 戊戌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

慶搜絕郵傳凡自杭來悉投之水中 已亥張浚復遣馮輔入杭移苗傅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傅又移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曰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于遜位之說則必其子若孫年長又賢因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之任是也不然則謂之大逆族誅凡為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問失德于天下

一旦遜位似非所宜浚豈不知廢置生殺二公得專之蓋其心自處已定言之雖死無悔嗚呼天祐我宋所以保祐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則金人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偕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于暴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于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擢置事皆託它詞未敢訟言誅之傅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始張俊所部統領官安義陰與傅合欲代俊而奪其兵乃斷吳江橋以應賊浚即令韓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書

至秀稱疾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先是秘書省正字馮樾嘗與直龍圖閣黃槩軍器監葉宗諤密議欲說二賊令自請復辟宗諤以為然因市小舟欲見浚于平江而不得出有承議郎直秘閣范仲熊者冲之子也嘗為河內丞留金得歸舊厚主釣甫馬柔吉一人諷顏岐薦之除吏部員外郎樾問仲熊以釣甫柔吉之為人仲熊曰釣甫疎柔吉直樾曰因此說二將可乎仲熊曰軍中氣盛未可戾子樾再扣之仲熊曰可矣近日遣人出問卜是必有所疑也 辛丑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

后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早來不得已已貶張浚帝方歎羹不覺覆羹于手初苗傅得浚手書即請紬浚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見勝非且言浚見詆為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非見其悖甚恐生它變謂之曰罷浚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 御營都統司統領官苗瑀參議官馬柔吉以赤心隊及王淵舊部精銳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兵 時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始沮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 呂頤浩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書

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道募得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逐之道過小舟得郵筒扉人發封乃浚郴州諭命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讀書曰得書趨赴行在即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頤浩曩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又幾陷窳邊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卷今日為社稷死豈不甚快耶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浚為潤色之 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為質朱勝非聞之乃

好謂傅曰今當啟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
益安矣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為也太后召梁
氏入見封為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
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來梁氏馳出都城遇苗
翊于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捧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
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傅等遣使以麻制
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
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轡又說王
鈞甫曰此事若了在它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為然
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為前軍張俊以精兵翼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三

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為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
殿後遂以勤王為名癸卯頤浩浚傳檄中外遣迪功郎
王彥覺持檄諭江寧府迪功郎洪光祖諭越州又遣統
制官張道率兵三千人屯湖州安吉縣以分賊勢光祖
丹陽人也初頤浩至平江張俊見之涕泣曰主上待我
輩厚今日惟以一死報國日夜望樞密之至以為盟主
頤浩慰勉之是日光世亦以所部至平江光世見張俊
相與釋憾苗傅等計不行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
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傅正彥至勝非語之曰反正
事已定日迎請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自可別佗一章

傅面頸發赤慚恧不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遠請反正
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前日王淵不當佗樞密人
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為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
六軍請上還官公等六人置身何地正彥卻立不對傅
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王世修又以言
逼傅不能答勝非令世修即廡間草奏持歸軍中自準
備將已上皆書名執政晚朝至漏舍世修持軍中請復
辟奏狀納勝非勝非進呈皇太后極喜曰吾責塞矣勝
非即召詞臣張守至都堂與李邴分佗百官章三奏三
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皆具 同簽書樞密院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三

呂頤浩制置使劉光世禮部侍郎張浚平寇左將軍韓
世忠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等上言建炎皇帝即位以來
恭儉憂勤過失不問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
治之時深恐太母垂簾嗣君尚幼未能勘定禍亂臣等
今統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還即尊位或太
后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時頤浩浚大軍已次
吳江王世修問之遣人至軍中云上已處分兵馬重事
止勤王師屯秀俾頤浩浚以單騎入朝頤浩奏曰臣等
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傅等計
窮益懼是晚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

官見帝謝過勝非難之不得已白于帝傅正彥自知罪大疑不得見憂懼失色抵宮門日已晡矣帝開門納之且令衛士掖以陞殿傅正彥請降御札以緩外師帝曰人主親札非所以取信其取信于天下者以有御寶今朕退處別宮不與國事用何符璽以為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敢更預軍事傅等亟請帝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无

永載曰主上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傅等大恐是月金人破京東諸郡時山東大饑人相食嘯聚蜂起巨寇宮儀王江每車載乾尸以為糧時當兵火之餘又值河決州郡互不相顧金再攻青州守臣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力不能守率餘兵二千棄城去金人以前知濱州向大猷知青州于是右副元帥宗輔乘勢盡取山東地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尚存焉洪道在仰天陂遣其將崔邦弼至安邱縣求援于宮儀儀發兵迎洪道別為一寨以處之徐州武衛都虞候趙立聞金兵北歸知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于外斷其歸

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立盡團鄉民為兵誓以平敵還者必斬叔父展後期至立謂曰叔以立故亂法何以臨眾促命斬之士皆感厲詔授立忠翊郎權知徐州事立乘瘡痍之後撫循其民恩意周至召使復業井邑一新金尚書左僕射高貞罷金主詔曰軍興以來良人被掠為奴者聽其父母夫妻子贖之金左副元帥宗翰聞帝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度大名開德府濮濱博棣德滄等州而以其子承務郎麟知濟南府自舊河以南皆豫所統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

无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賜錢萬緡以慰其意

宋紀一百五 起曆維倫 盡八月凡五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

帝

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 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

等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

弭當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宜還尊位總萬機苗傅等

一皆聽從太后詔曰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

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太后內出札與帝曰今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日朔日宜入見禁中帝奏曰臣疾倫已奉表起居容臣

望曰趨詣太后又詔曰嗣君冲幼強敵未寧事尤急於

防秋理難安于垂箔臣僚懇請不可重違宜復御朝以

安中外百官再上奏帝答以太后垂簾當共圖國事不

然不敢獨當太后詔許之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

御殿百官起居帝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揖

笏掖帝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挾情大悅 及異紀

載上還內在三月丁未蓋誤朱勝非開居錄云三帝及

十日上還宮按是月無三十日其實是月一日也 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

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為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

辟為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阼纂承

之托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為皇太

子所有三月六日赦書應于恩賞等事令有司疾速施

行 是日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迎之

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

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包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

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之事可為戒

也 致異宋史張浚傳云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

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謀賊公賞

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順逆豈以

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

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囚徇于眾曰此苗劉刺

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建炎以來繫年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錄亦畧載此事沈世泊就正編極辨此事之 已酉帝

與太后垂簾聽政初太后即欲撤簾日高猶不出帝令

朱勝非陳請勝非言當先降詔于是暫出御殿后曰官

家既還內吾優不當出遂詔以四日撤簾 張浚除中

大夫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

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是日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

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為陳于中流植木為鹿角

以覆行舟翊以旗招世忠出戰始世忠以劉寶軍非所

部乃悉收其家屬詣軍將戰世忠疑家屬舟于岸下率

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卻世忠

此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澤騎不得勝世忠下馬持
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
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
翊等敗彥溥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頤浩等進兵北關
傅正彥見帝請設盟誓兩不相害帝賜金勞遣傅正彥
還詣都堂趨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
是夕傅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
在縱火遇大雨火不能起遂遁夜尚書省檄諸道捕傅
等世忠浚堯世馳入城至行宮門世忠欲入其下張介
曰不可雖聞二賊已去尚未可知其闖者以間上步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三

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堯世浚繼至竝見于內殿上嘉勞
久之 辛亥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
都人夾道聳觀或以手加額頤浩浚與諸將見勝非于
殿廬因求對閣門白故事無與宰執同對者勝非曰呂
樞密固可隨班然亦須降旨免見餘人則不知也 是
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修以屬吏
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堯世鞠其始謀以聞 苗傅
犯富陽遣統制官喬仲追擊之 壬子帝初御殿受朝
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走
請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

賞錢十萬縉斬首者依比捕獲王鈞甫馬柔吉張遠苗
瑀苗翊竝轉七官其餘官兵將校竝與放罪一切不問
仍降黃榜曉諭從之 詔前日皇太子嗣位赦文內優
賞諸軍改倫復辟優賞餘不行 是日執政奏事畢朱
勝非乞罷帝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人必以為有所壅
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帝問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
須呂頤浩張浚帝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愈
暴浚喜事而疎淺帝曰人俱輕浚太少年勝非曰臣向
日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事力皆出
于此浚實主之勝非拜辭將還帝曰即令夏押卿赴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四

堂令劉堯世韓世忠張浚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
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祇
奉寢園當時寇汗宮禁屐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
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入至殿門誠為不知理道勝
非還見堯世已下于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
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勝非曰請太尉速追討毋令
過江 癸丑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朱勝
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從所請也勝非在相位
凡三十三日 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
事呂頤浩遷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

御營使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守尚書右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事鄭戣簽書樞密院事監察御史陳戩鞠王世修于軍中具伏向苗傅等謀亂狀詔斬于市 苗傅犯桐廬縣 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為武勝軍節度使充御營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為鎮西軍節度充御營右軍都統制祕閣修撰知平江府湯東野充徽猷閣待制朝奉大夫知常州周杞充右文殿修撰自餘將佐咸進官二等張浚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 五

乙卯赦天下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係石刻黨人竝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者竝罷天下民庶許置弓弩技精者保試推恩 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及干預朝政如違竝行軍法 苗傅犯壽昌縣所至掠居人鯨以為軍 戊午統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與戰敗之傅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 六

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帝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如祖宗

之故 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言今天下多事宜命庶僚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才擢

為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官各舉所知以聞 權罷

秘書省紹興元年二月廢翰林天文局 并宗

正寺歸太常紹興三年六月復置少卿 省太府司農寺

歸戶部紹興二年五月庚戌復置太府 鴻臚光祿寺國子

監歸禮部紹興三年六月丁未復置國子監 二十三年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七

衛尉寺歸兵部後不復置 太僕寺歸駕部後不復置 少府將倫軍

器監歸工部紹興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將 皆以軍興併

省也 秘書少監方閻罷為祕閣修撰知台州其餘丞

郎著倫正字十餘人皆出守或奉祠而去于是館學寺

監盡廢士人外召而至者率以尚書郎處之郎選始輕

矣 減尚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當官凡四等定為九

百二十人吏部七司三百五十九戶部五司二百八十

八禮部四司五十六兵部四司一百三十五刑部四司

六十三工部四司一十九總為一百七十有三 苗傅

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據城拒之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

不克攻遂引去 辛酉武泰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仲

綜請自江寧府移司虔州許之未幾仲綜薨追封平原

郡王 癸亥喬仲福王德至衢州致其號炎集載趙雄

程追襲二賊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即解去 丙寅詔

攻此時世忠猶未受制置之命碑蓋誤也 諸路靖勝軍並撥隸御營右軍都統制張俊 苗傅犯

常山縣 丁卯帝發杭州雷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衛皇

太后 丁卯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

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請曰臣

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帝

曰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宗社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八

恥時衛士宋金剛張小眼者號有膂力世忠乞以行欲

使護俘來上帝壯之酌巨觥以餞世忠 戊辰苗傅犯

玉山縣 辛未苗傅屯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

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

傅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彼遂還屯衢信之間 壬

申立皇子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魏國公粵為皇太

子 丙子初定兩省吏額自錄事至守當官分五等凡

二百三十八人中書省六分門下省四分其分房十有

四大凡六房外又有制敕庫及班簿章奏知雜催驅開

拆賞功等房而刑房分上下諸吏守闕者百五十人其

餘爲正額。丁丑初定尚書省自都事而下凡二百二十四其間守闕如兩省之數分房十自吏戶工刑之外有監印奏鈔知雜開折等房及制敕庫後又增催驅三省催驅六曹御史刑封樞戶營田工等房通舊爲十有五。是月御營平寇前將軍范項自壽春渡淮遣卒五人之廬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殺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乘而南自爲寇吾豈竭生靈膏血以爲汝資宜急去不然將厲兵與將軍周旋于城下必盡殺乃止。項乃止。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項遂自充斬渡江引兵之洪州屯駐。五月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九

寅朔帝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湖北路爲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帝然之監登聞檢院汪若海亦曰天下若常山蛇勢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議遂決始除浚招討使左司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李正民言川陝吾境不當以招討名請用唐裴度故事帝是其言浚乃改命帝許浚復安黜陟親任詔賜之。右司諫袁植言前宰相黃潛善汪

伯彥國之姦賊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且怙寵擅權蔽賢嫉能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釋而不誅柰宗廟社稷何望檻送二人斬之都市以崇國體詔責授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責授秘書少監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竝卽其州安置。韓世忠引兵發杭州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爲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帝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達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十

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眾降于望望使人受降書未成其前軍統領右武大夫歸州防禦使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爲翊衛大夫温州觀察使諸將趙秉淵楊忠憫歸朝官趙榘趙休竝進三官仍以榘休爲直秘閣秉淵易縣人宣和末殺契丹瘦軍以城來降忠憫其先榆次人也。苗傅等問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州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辛巳帝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守臣併張慤致祭帝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

諫而死皆厚恤其家焉 乙酉帝至江寧府駐神霄宮
 改江寧府為建康府 起復朝散郎洪皓為徽猷閣待
 制假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初議遣人使金張浚因
 薦皓呂頤浩召與語大悅俄詔賜對時皓方墨衰經頤
 浩脫中衣服之既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為憂皓
 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據中土此正春秋邲郟之
 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晉皓五官擢待制而以
 武功郎龔壽為右武大夫假明州觀察使副之帝遣左
 副元帥宗翰書稱宋康王構謹致書元帥閣下願用正
 朔比於藩臣上令皓與宰執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十一

不樂遂罷遣官之命洪適盤洲集撰行述云近例
 子何適與名三以官其弟姪李心傳云據日歷紹興十
 二年二月十九日左從政郎洪適狀父皓出使依例合
 得五名恩澤當時蒙指揮令候回日陳乞伏望先大
 併給還官依傳方例施行據此則皓出疆日止資放
 行一名故獨官也其後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十一年
 皓皆用待制恩例奏子京官十二年還朝則適已入
 館矣官其弟姪乃 潰卒朱海有眾數千人入定遠縣
 在此時今不取 界知縣事魏孝友率兵至永康鎮迎海請戰海曰我假
 道而過秋毫不敢犯尚何與公戰乎孝友不從以兵擊
 之海怒與戰民兵皆潰海執孝友至縣殺之 苗傅寇
 浦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統制王德既殺江浙制置
 司裨將陳彥章欲與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

平若與之戰乃是夏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
 城北十里與傅正彥遇于渙梁驛正彥屯溪北傅屯溪
 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為應世忠率諸軍力戰驍將李
 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陳右軍統制官馬彥博馳救死之
 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
 聲曰吾以為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卻世忠揮兵以
 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
 去苗瑀收餘卒得千六百人進破劔川縣又犯虔州事
 聞再贈彥博武成軍節度使諡忠壯先是朝散郎劉晏
 在正彥軍中傅使統赤心隊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十二

黨反者耶韓制使來吾濟事矣遂率眾歸世忠浦城之
 戰世忠以晏騎六百為疑兵于浦山之陽賊見大駭晏
 以所部力戰世忠上其功遷一官 初薛慶據高郵兵
 至數萬人附者日眾知樞密院事張浚聞慶等無所係
 屬欲親往招之浚既渡江斬賽以兵降戊子至高郵入
 慶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榜示以朝廷恩意慶遂感悅
 歸服 己亥都省言自軍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文移
 增倍前日宰執疲耗于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者反
 致稽緩此無它中書別無屬官故也請用熙寧故事復
 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書六房事省左右郎官

二員從之 是日苗翊率眾出降未解甲復從其將孟
臬計欲遁之温合裨將江池聞之殺臬擒翊降于制置
使周堅其眾皆解甲有舉子程及者崇安人時在溥軍
為傅謀與苗瑀張遠收餘兵入崇安縣統制官喬仲福
王德共追之盡降其眾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為商人與
其愛將張政亾之建陽縣土豪承節郎詹標覺而邀之
留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
劍州同巡檢呂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杞杞恐
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傅追世
忠授之遂檻赴行在 辛丑張浚自高郵至行在復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三

浚知樞密院事先是浚入薛慶軍人傳事有不測淮南
招撫使王夔即以兵渡江會薛慶既得厚賞從其黨王
存計亟以兵衛浚而出帝聞之即日趣浚歸浚辭曰高
郵之行徒仗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為大臣輕動
損威罪莫甚焉詔不允以慶守高郵軍帝親書御製中
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
動君子屬意種蠶臣是行也御營使司主管機宐文字
承直郎任覲至高郵遇賊擊馬死命以銀帛賜其家錄
其子仲全為忠州文學 丁未尚書省請以江池饒信
州為江州路建康府太平宣徽州廣德路並以守臣充

安撫制置使其江州守臣夏不帶江東湖北字入街從
之 六月戊申朔升盱眙縣為盱眙軍 徽猷閣待制
洪皓奉使至淮南邀宿泗州都大捉殺使李成以兵護
送而成方與遙郡防禦使耿堅共圍楚州責通判權州
事賈敦詩謂其降敵堅河北人初以義兵保護鄉井既
而率所部南來至襲慶府與成會及是俱在淮東皓先
以書抵成成曰汴泗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
絕不克如命皓聞堅可據陰遣說之曰君越數千里赴
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于朝今擅興兵名勤王實佞
賊耳堅意動遂強成斂兵皓行至泗境謀報有迎騎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四

而來皓復還且上疏言李成以朝廷不郵之而稽饋餉
有引眾納命建康之語今斬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
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舍垢之時宜遣辯士諭意優
進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帝遂遣閣門
宣贊舍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呂頤浩亦為書
遣成言左右欲圖王圖霸須有天命若無天命雖以項
羽之強終必滅亾頤浩怒皓不先白已乃奏其稽留生
事貶秩二等皓遂轉由滁陽以行耿堅後亦為李成所
并 已酉帝以久雨不止諭輔臣恐下有陰謀或人怨
所致于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帝曰宰執豈可容

易去位來日可召郎官以上赴都堂言闕政 御史中丞張守土言陛下罪已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儻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啟中興之業乎先是守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曰願陛下處官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也廬毳幕之居享饘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倫受制于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大禹之菲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五

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不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視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于禍漢世災異策免三公今位宰相者雖有動績然其才可以辦一職而議不足以幹萬機願更擇文武全才海內所共推者擢任之中書舍人季陵言金人累歲南侵生靈塗炭城邑邱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耶臣觀廟堂之上無擅命之人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

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位高身貴家溫祿厚擁兵自衛浸成跋扈之風去年禦敵嘗遣王淵桀驚不行改命范瑗心懷怏怏苗劉二賊乘間竊發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勤王之師一至錢塘拘占房舍攘奪舟船凌轢官吏侵漁百姓恃功益驕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也宦寺撓權為日固久不幸維揚大臣闔於事機渡江之初得以自銜竊弄威柄有輕外朝之心上下共憤卒碎賊手亦可以戒矣比聞藍珪之流復有召命黨與相賀氣燄益張眾召僧徒廣設齋會以追薦錢塘之被害者行路見之疑其復用莫不切齒此宦寺之習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六

革也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而行示有尊也前日南渡事出倉卒有司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于道宮而薦享有闕雷神御于河滸而安奉後時行路之人見者流涕今茲駐蹕又幾月矣未聞下款謁之詔慰在天之靈洪範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殺戮長吏如割孤豚殘虐百姓如刈草艾朝廷苟且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賊計元兇之罪罔獲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未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昨太母臨朝姦臣馬擴上疏謂上策入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都江寧臣常詰之第言天子必憚遠涉由下引之以及中由

中引之以及上此姦謀也擴乃西人知關陝殘破不可
以遠往欲先幸蜀以假私耳側聞道路之言謂變輿不
久居此人情皇皇未知死所立賞禁止終莫之信雖自
臆度決無是事萬一有之不幾於狂乎洪範常雨之證
恐或由此自軍興以來既結係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
又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割剝侵於肌膚民力竭矣而
猶求焉不幾於急乎洪範常寒之證恐或由此且陽爲
德陰爲刑常雨常寒陰道太盛陛下正當修德以應天
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抑宦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
禁盜賊以義謀國以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七

而天意得矣帝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間
王安石用事肆爲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
崇寧初蔡京托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
石猶配饗廟庭而京之黨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乎
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帝納其言遂罷安石配享
神宗廟庭靖康初廷臣有請罷安石配饗者爭議紛然
至是始決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
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恤訪其子孫量材錄用
丙辰詔諸路監司郡守遇朔望率見任官望拜二聖
是日苗傅後軍部將韓侂犯光澤縣陷之傅之敗也侂

以兵六百趣邵武軍守臣朝散大夫張聖先期遁去侂
入城挾掠皆盡遂引兵趨建昌軍官吏軍民皆欲逃去
守臣方昭以六十口爲質揭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法
從事率眾嬰城親督守備侂攻圍之凡六晝夜昭鼓眾
益厲賊死者十三四一夕遁去侂乃入城縱掠既陷臨
川又攻湖口縣遂渡江至蘄州守臣中大夫王姓與官
吏皆逃去侂引兵欲依楊進于京西道爲王善張用所
邀且聞進死乃還居黃陂境上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
人招侂侂往見光世光世命還屯蘄州因更名世清號
小韓尋詔世清添差蘄州兵馬鈐轄 戊午命江浙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六

南間畎瀝水以限戎馬 庚申隆祐皇太后至建康帝
率羣臣迎於郊外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湯東野扈太
母至行在遂以東野試尙書戶部侍郎張浚奏以東野
兼宣撫司參贊軍事東野建言欲圖中興當先守關中
據形勝以固根本 辛酉帝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
經邦之遠圖二曰乏戡難之大畧三曰無緩人之德四
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
之意 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彥而誅
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朱琳等九人帝曰渡江之役
朕方念舊責已豈可盡歸罪大臣植乃朕親擢雖敢言

然導朕以殺人此非善事呂頤浩曰聖朝弼臣罪雖大止貶嶺外故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乃下詔畧曰朕親擢袁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宐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帝曰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于梅州 戊辰詔以防秋在近自荆南至鎮江府沿江巡檢五十員令樞密院各擇材武可仗者一人為之貳其土軍有闕者竝招填之 升公安縣為軍以其能捍禦也 甲戌帝自神霄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九

入居建康府行宮 乙亥詔諭軍民以迫近防秋已令杜充提重兵準備又于七月下旬恭請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宗室近屬迎奉神主前去江表朕與謀臣宿將戮力同心以備大敵進援中原應官吏士民家屬南去者官司毋得禁先是東京畱守杜充將赴行在檄直龍圖閣知蔡州程昌寓為畱守判官至是昌寓入京城視事時京城自四門外皆闔人以為病昌寓至欲盡闔之又游手雜食市多竄竊犯者雖一錢亦死昌寓欲寬為一千副畱守郭仲荀皆不聽始昌寓之離蔡也吏士皆持半月糧既而食盡乃挑野菜而食 是日金人破磁州

初金人圍城急軍校楊再興等佗亂殺權守趙子節推將官蘇珪領州事珪曰吾有三事能從我則可眾曰試言之珪曰我欲率軍民奪路歸京師眾曰不可力戰如何又不可珪曰盍開門乎眾不應于是珪率眾請降金人以大隊至城下且折箭為誓曰不殺人丙子金人縱米麵入城其價頓減數十倍時武安城守甚固金不能攻及聞磁降乃下 秋七月己卯詔東京宗室竝移虔州 辛巳韓世忠軍還執苗傅劉正彥苗翊詣都堂審驗畢磔于建康市梟其首正彥臨刑瞋目罵傅曰苗傅匹夫不用吾言遂至于此時張達苗瑀及傅二子先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十

死議者欲孥戮之大理少卿王衣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雇買及鹵掠以從者儻殺之未免無辜帝矍然即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免衣歷城人也後建記二兒伏誅在六月己酉趙姓之遺史在六月癸丑梓勤王記在六月壬戌三書不同攻此乃呂頤浩在相位所行梓所記不應有誤而勤王記復云二十有六日而主上反正又百有三日而傅正彥伏誅以日記之則二兒之誅當在七月辛卯不知何以 癸未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韓世忠為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帝遣使賜世忠金合且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旗幟又封其妻梁氏為護國夫人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皆自此始

言者論備江之策宜以鐵索為沈網橫鎖江岸以防浮江順流之舟以木為臥柵密藏于岸步之下使戰艦不可得而入此二者用力甚少而收功甚大乙酉詔付水軍制置使丙戌慶遠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平寇前將軍權主管侍衛步軍使司提舉一行事務范瓊入見初瓊在江西右正言呂祉首奏其罪且進取瓊之策乃召瓊赴行在瓊住軍南昌徘徊觀望詔監察御史陳戢趣其入覲瓊未拜詔先陳兵見戢且剝人以懼之戢不為動徐曰將軍不見苗劉之事乎願熟計瓊乃朝服北向謝恩遂引兵赴闕既至未有釋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三

及入見面奏乞貸左言等朋附苗劉之罪且言自祖宗以來三衙不任河東北及陝人今殿帥闕官乞除殿前司職事又言招到淮南京東盜賊十九萬人皆願聽臣節制帝怒知樞密院事張浚奏瓊大逆不道罪惡滿盈臣自平江勤王凡五遣人致書約令進兵瓊皆不答今呼吸羣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誅戮它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帝許之右僕射呂頤浩曰臣與瓊舊有嫌隙不敢獨任其事願付張浚浚退與集英殿修撰權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謀夜鎖吏於浚府中使佯文書皆備丁亥朝退偽遣御前右將軍都統制張俊以

千人渡江若捕它盜者因召俊瓊及御前營副使杜充赴都堂計事使俊將其眾甲以來瓊從兵滿街意氣自若倉已頤浩等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遽取寫敕黃紙詣前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使堯世出撫其眾曰所誅止瓊耳以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堯世出撫其眾曰所誅止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眾皆投刃曰諾于是復以八字軍還付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新知洮州王彥而餘兵分隸御營五軍辰蓋誤壬辰乃獄上降旨之日今從日歷附丁亥中興聖政大事記蓋自宣和未羣盜起建炎以來視薛廣忠閣僅王存之徒雖皆招安而准寧山東河北之盜皆擁兵數萬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遺卒數千趙萬襲常州張遇焚真州丁進據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三

春柔仲據襄陽威方犯鎮江揚州犯處州劉超據京南王開犯房州崔增犯太平州張用據桂陽軍趙廷壽犯德安軍皆隨滅隨起甚而范瓊召見亦不有釋兵則天子之兵盜矣所幸事變與而人才見保護聖躬勝非之力居多倡義勤王張浚之力居多故一月而除二兇而范瓊入見浚又與劉子羽謀之府中之文字夜成廡下之黃紙且出瓊遂就擒矣是日太子勇薨太子病未大姦既除而內盜始息矣 廖有鼎置于地宮人誤隲之有聲太子即驚搖不止上命斬宮人少頃太子薨年三歲詔輟五日朝殯金陵之佛寺 戊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懋卒年五十懋執政甫百日上甚悼之謂大臣曰朕元子猶能自排遣懋訃至殆不能釋也常賻外特賜田十頃第一區以撫其孤 辛卯詔諫官別置局不隸後省許與兩省

官相見議事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是始復之如祖宗之故 升杭州為臨安府 壬辰詔范瓊就大理寺賜死時大理少卿王衣奉詔鞠瓊瓊不伏言者又論瓊逼遷上皇擅戮吳革迎立張邦昌等事章下大理衣具以責之瓊詞服詔以臺諫三章責為單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章再上乃賜瓊死親屬將佐竝釋之獄吏殺瓊猶不宥吏以刀自缺盆插入叫呼移時死其弟及三子皆流嶺南 罷內香藥庫以其物歸左藏 甲午張用與馬友分軍屯確山麥且盡眾皆乏食乃議復往山東友請所部沿淮巡緝用識其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三

許之友以本部兵數萬去自分為七軍用與曹成李宏屯兖州境內沿淮劄木寨為久駐之計初京城失守統制官閻瑾遁去爾其塔剌紹先以兵數千屯兖州守臣任詩厚遇之詩在兖四年頗得其用故自靖康以來諸郡多破而兖獨得全 時金左副元帥宗翰自東平還雲中右副元帥宗輔自濱州還燕西左監軍完顏昌守山東地帝慮其再至復遣使議和 庚子尚書戶部侍郎宣撫處置使司參贊軍事湯東野試工部侍郎兼知建康時建康寓治保寧僧舍而浙江制置使韓世忠屯蔣山遂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而奪其治寺殿中

侍御史趙鼎言南夫緩不及事固可罪然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豈可訓請下詔切責世忠而罷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為兩得上日唐肅宗與靈武諸軍草創得一李勉然後朝廷尊今朕得卿無愧咎人也乃降南夫知桂州而以東野知建康府戍兵故皆羣盜喜攘奪市井東野峻法繩之不少縱民恃以安知樞密院事御營副使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親兵千五百人騎三百發行在 帝賜川陝官吏軍民詔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四

諭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立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殉國無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興隆之業當有茂賞以荅殊勳自王瓊謝亮之歸朝廷問卿延經畧使曲端欲斬王庶疑其有反心乃以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召端端疑不行權陝西轉運判官張栻勸端不聽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至是浚入辭以百口明端不反時明州觀察使劉錫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皆在浚軍浚碎集英殿修撰知秦州劉子羽參議軍事尚書攷功員外郎傅秀兵部員外郎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

王彥為前軍統制彥將八字軍以從太學博士何洋閻門祇候甄援等俱從行康國將行往辭臺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是日浚軍行屯雨花臺時東京米升四五千畝守杜充既還朝副畱守郭仲荀以敵逼京畿糧儲告竭遂率餘兵赴行在充先行至江寧鎮與浚遇屏人語久之初以靳賽為淮東馬步副總管屯揚州已而復叛辛丑招撫使王夔與遇於興化縣夔軍不整為賽所乘大敗制書金鼓印文皆為賽所得夔僅以身免壬寅詔迎奉皇太后率六宮往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五

章且奉太廟神主景靈宮祖宗神御以行百司非預軍旅之事者悉從八月戊申環慶經畧使王似言方今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請皆用武臣呂頤浩曰臣少識種諤少小而為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鬪將非智將罕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矢石為事帝曰王似未知武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范仲淹者豈必親臨矢石何為多籍武帥己酉移浙西安撫司于鎮江府臨安守臣改帶管內安撫使壬子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宮邴與呂

頤浩論不合力請免乃有是命

政異宋史倫庚成今從要錄

資政

殿學士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進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劉珪為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仍許珪綴執政班奏事詔尚書吏部侍郎高衛往洪州仍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沿路因便處置控扼及其形勢以聞時雖下詔堅守建康而議者以為朝廷陰為避敵之計呂頤浩因奏事為帝言如曾楨尚疑之況小民乎宜量畱嬪御掌批奏牘以固人心且免令內臣權管恐其不密或緣此開端帝納之甲寅劉文舜寇舒州通判權州事鄭嚴遣人以禮待之文舜喜遂入城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五

秋毫敢犯嚴請于朝以文舜為淮西都巡檢使賜金帶嚴鍾離人也龍圖閣待制陝西節制使王庶罷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王似為陝西節制使初庶聞金兵還復入延安而城不可守乃移駐洛交收招散公會詔似守長安庶蓋治軍且上章請不能守延安之罪遂罷去延安之破也金人移兵趨環慶路似選勁兵邀擊于險兵不能進故用之壬戌隆祐皇太后登舟發建康百官辭于內東門帝猶慮金人南侵密諭滕康劉珪令緩急取太旨聖旨便宜以行癸亥徽猷閣待制洪皓奏自壽春府由東京出界呂頤浩曰將來崔縱未必

不先到帝曰今奉使欲如王雲者豈易得先是羣盜張俊俊即小張俊也李貴嘯聚潁上道益稷提舉官范洪

張銳嘗招慰之旋復亂皓至順昌聞賊有至近郊以牛

驢市物者約與相見譙門下皓曉譬切至曰自古無白

頭賊竦悟請歸報其渠帥迺為書至其窟穴俊貴皆聽

命率所領入宿衛 乙丑直龍圖閣權東京留守判官

程昌寓自京城還蔡副留守郭仲荀亦引餘兵歸行在

遂以直徽猷閣京畿轉運副使上官悟權京城留守仲

荀既行都人從之來者以萬數離京師數日始得穀食

自此京師人來者遂絕矣先是知唐州滕牧為董平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三

逐會羣盜八箠針王民等犯京西牧自襄陽遣使招之

皆聽命遂以其眾還桐柏攻平民取道蔡州昌寓不納

民營城東兩日無所得而去牧以民之軍與平戰平敗

執通判事李祁以行未幾牧遷京西轉運判官唐州遂

無主將京師自悟畱守後命令不復能行畱守司名存

而已 丙寅帝謂大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昌

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

富帝曰用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澹可戒之 丁卯朝議

大夫京東路轉運判官杜時亮為秘閣修撰假資政殿

學士充奉使大金軍前使進士宋汝為授修武郎假武

功大夫開州刺史副之時朝議以為敵兵且至而洪皓

崔縱未得前求可使緩師者時亮宣和末嘗為燕山路

幹辦官金許王宗傑入燕與呂頤浩等五人俱被執既

而釋之汝為豐縣人身長七尺餘博聞彊記徐州之破

闔族百餘人皆死至是聞金人南侵見部使者陳邊事

遣詣行在所帝納其說命持書遺金主請和且致書左

副元帥宗翰畧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亾者不過守

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奔則無地此所以認認然惟

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

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三

而後為快哉時劉豫節制東平呂頤浩因以書遺之俾

汝為而陳朝廷密意亮祿少卿范寅敷自金來歸詔寅

敷都堂密問先是知陝州李彥仙遣小將趙成往雲朔

覘事比還念無以自明乃挾寅敷以歸至是赴行在成

正平人也 庚午奉安滁州端命殿太祖皇帝御容于

建康府天寧萬壽觀 壬申帝謂輔臣曰高麗人貢人

使將至聞上皇遣內臣宮女二人來朕聞之一則以喜

一則以悲朕違遠二聖已及三年忽得安信豈得不喜

上皇當承平之久以天下之養奉一人彼中居處服食

凡百癯陋而朕居澹宮廣殿極不違安且朕父母兄弟

及妻皆在遠域惟一子近已薨逝孑然一身當此艱難所以悲也言未已淚下呂頤浩曰願陛下少寬聖抱恢中興之業周望曰二聖忽有使來南歸之期可望此必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數人者雖至高麗高麗亦不肖令來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

无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宋紀一百六 起曆維作開八月 盡十二月凡五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

帝

建炎三年 金天會 閏八月乙丑朔詔曰敵人迫逐未有

寧息之期朕若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夫右趨鄂岳左

駐吳越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孰安孰否孰利孰害三省

可示行在職事管兵官條具以聞始張浚建武昌之議

呂頤浩是之有成說矣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浩遂變初議是日詔隨駕百官及諸統制赴都堂至晚

封進入大率皆言鄂岳道遠饋餉難繼又慮上駕一動

則江北羣盜乘虛過江東南非我有矣翼日輔臣入對

上猶未觀謂頤浩曰但恐封事中趣向不一答真宗瀘

洲之役陳堯叟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

陵惟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為國計則無

不安利矣然卒定東行之策 戊寅徵猷開待制知廬

州胡舜陟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集英殿修撰王

義叔副之先是舜陟言欲專治軍旅前迎大敵以謀與

戰仰護行在王絢曰舜陟語甚壯似可托以方面上曰

言未可信須在行事會兵部侍郎沿江措置使陳彥文引疾罷為龍圖閣直學士在外官觀乃率用之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安堵如故繇是廬人德之 丁亥輔遠攻漣水軍南寨大掠之殺漣水軍使朝散大夫那璘丞修職郎吳淡遂以其眾降于淮南招撫使王瓚先是太學博士孟健自海州率民兵數千勤王至漣水軍南寨因爾焉進攻之數月及陷健與其家皆死後贈璘等官錄其家有差 是日帝召諸將問以移暉之地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御營都統制辛企宗勸帝自鄂岳幸長沙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二

後至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帝乃命內侍押三人赴都堂議帝聞俊等退避之說殊拂然至晚不食戊子日頤浩等入奏帝謂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避于湖南朕以為金人所恃者騎眾耳浙西水鄉騎雖眾不得騁也且人心一搖雖至川廣恐所至皆敵國爾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奉陛下于萬全之地臣頤浩雷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周望曰臣觀翟興李彥仙輩以潰卒羣盜猶能與金兵對壘拒守陝洛臣等備位宰執若不能死戰以守異日何顏見彥仙輩臣實恥之帝曰

張守入對言不如留杜充建康不可過江頤浩曰臣與王絢周望韓世忠議本自如此帝又欲令世忠守鎮江府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頤浩等以為然防淮之議遂格 巳丑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守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充既升秩自言中風在告上知其不滿且以充久司雷鑰天下屬望將授以兵柄故越次用之制下四日充即起視事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濟南府官儀屯盤石河數與金人戰勝負畧相當金人患之乃宣言官太尉馬軍五不能當我之一然步軍絕勝儀聞之以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三

為然金人屯密州北二十里時出兵而南儀禦之敵佯若不勝而退儀易之敵何知懈至是引兵攻儀馬步俱進方戰馬軍少卻既而分為兩翼直攻中軍儀猶不知眾遂大潰儀與京東經畧安撫制置使劉供道奔九仙山金人又逼之供道以餘兵二千奔海州李達吳順乃以密州降金供道過楚州為郭中威所敗遂至真州詔議即真州屯駐 淮東副總管靳賽以所部詣御營副使劉光世降光世因以為將就統其軍 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臣為陛下畫七策為中興之術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畧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

敵利害相當故也非疆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
議則出于耿南仲南仲依李邦彥諧謔小人不知遠慮
分朋值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
幾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制河東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
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使
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回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詞厚禮
避地稱臣宜其少緩師矣何乃累年尙無效耶若以爲
疆弱絕不相侔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
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
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四

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庶幾
敵國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
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
重于二帝飾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
加于汴京之宰輔如此計出萬全而疆敵之來日甚一
日陛下可以淡長思矣其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
務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
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其
虛名無實徒費國用之所一切省罷陛下奉廟社之主
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爲定居惟侍從寮帥

監司要害守牧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
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
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爲出何患無財所
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鎮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
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於文具無益之末移那闕次以
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其三曰務實效而去虛文大
亂之後風俗靡然丕變之者在陛下夫將帥之材智
必能謀勇必能戰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
于賊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任
將之虛文也分屯所在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五

恐一夫變色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
不敢自保者治軍之虛文也詔音出于上虐吏沮于下
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裒
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干涉軍需之具日日征求
因緣姦弊乃復調其租稅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
之者愛民虛文也望陛下留意實效勿愛虛文其四曰
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乞早旬發京師
衛士赴行在又降等杖于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
川二廣抽揀禁軍貢發充御營正兵厚其月廩精加訓
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旣彊則中國之變自弭其五

曰定根本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建康固是六朝舊邦但陛下之責與晉元不同陛下父兄在敵中無恙其間陛下登寶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爲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矣而獻謀者乃欲導陛下南狩別求建都之所遂無復國之心況今河北河東之民久知朝廷不復顧惜而山東京西淮甸猶冀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則爲敵國者所至皆然矣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埃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爲輿衛于穩密州郡速置營屋以安存其老弱陛下提兵渡江而北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六

刃之餘民至於荆襄規模措置爲根本之地猶漢高之于關中光武之于河內況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爲重陛下春秋方富非如管人白首舉事誠能堅忍聳厲坐薪嘗膽悠久爲之而不能濟陛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其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陛下之族北轅者眾矣所幸免者幾何黃潛善鄭谷小人之見爲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必曾進言恫疑虛喝恐動宸心故自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形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

親齊家之美意宜漸爲茅土之制星羅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讎敵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尙如此其眾既失而復得者非特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橫心逆謀庶其少息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今萬物之原本于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頹波日慢必至於糜爛而後已至於文詞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以爲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佖郎顏博文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七

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于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爲邦昌佖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有何利焉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日之事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沒運不振亦在陛下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辛卯命尙書右僕射杜充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眾十餘萬守建康畱中書印付充統制官王民顏孝恭孟洵劉經魯珪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皆隸之又以御前前軍統制王瓌爲之援

御前左軍統制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府太尉
御營副使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光世
仍受充節制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守吳江縣御營
後軍統制陳思恭守福山口統制官王瓊守常州時仲
荀雖已離京師猶未至也 壬寅帝如浙西 初太白
犯前星次迴明堂纜一舍帝心甚懼至是稍北復歸黃
道帝語宰執曰天之愛君猶父之于子見其過告戒之
及其改則益愛之王絢曰今夜必益遠既而果然是日
帝發建康遣戶部侍郎葉份先按視頓遞御前右軍都
統制張俊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從上行時劉光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八

韓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嚴峻論說紛紜光世又上書
言受杜充節制有不可者六帝怒趣令過江且詔母令
光世入殿門光世皇恐受命帝喜賜以銀合湯藥光世
得楊惟忠所失空頭黃敕卽以便衣復郴州編管人王
德武畧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充前軍統制德行至潭州
而還先是邵青以舟師擾楚泗間後受江東帥司招安
充因以青爲平江措置司水軍統制時江浙人皆倚充
爲重而充日事誅殺殊無制御之方識者爲寒心焉
甲辰帝次鎮江府 乙巳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建康至
襄陽畱二十日召帥守監司令預儲蓄以侍帝西行浚

方搜攬豪傑以爲用以涇州防禦使新除御營使司提
舉一行事務曲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
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充本司都統制登壇將
士歡聲雷動端退謂人曰使劉平子在端安敢居此平
子濮陽劉銓也靖康末以知懷德軍死事 劉豫遣人
說東京畱守上官悟令降于金悟斬其使豫乃賂悟
之左右喬思恭宋頤與之同說悟復斬之 九月丙午
朔日有倉之故事日倉不視朝呂頤浩言今車駕巡幸
事務至繁乃以晚朝進呈公事 是日帝至登雲門外
閱水軍時謀報金人破登萊密州且于梁山泊造舟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九

由海道以窺江浙初命杜充居建康護諸將至是輔臣
言建康至杭州千里至明越又數百里緩急稟命恐失
事機請以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充兩浙江淮守禦使自
鎮江至蘇常界岡山福山諸要害處悉以隸之帝曰未
可此首少能漢識義理若權勢稍盛將來必與杜充爭
衡止令兼岡山足矣 已酉帝次常州庚戌次無錫縣
周望言昨晚望天象牛宿光明正在東南敵騎不渡江
第恐擾關陝襄鄧爲五路災爾帝曰大率皆本晉天文
志本朝自祖宗禁星緯之學故自太史外世罕知者金
人不禁其人往往習知之 辛亥帝次平江府 壬子

金人降單州取興仁府遂破南京守臣直徽猷閣凌唐
佐為所執金人因而用之 癸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周望充兩浙荆湖等路宣撫使時尙書左僕射
呂頤浩請自留平江督諸將拒戰而命望駐兵鄂渚以
控上流既而帝以頤浩不可去行在乃以望為兩浙宣
撫使總兵守平江府 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屯江
州時隆祐皇太后在南昌議者以為自斬黃渡江陸行
二百餘里可至帝憂之遂命光世自姑孰移軍以為南
昌屏蔽 丙辰迪功郎張邵為奉議郎直龍圖閣假禮
部尙書充大金軍前通問使起復武翼郎楊憲為武義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十

大夫副之時將復遣使入金邵以上書得見因請行邵
自楚渡淮則逢金軍遂見左監軍完顏昌于昌邑前御
史中丞秦檜在焉知萊州吳銖者宣和間為太學生與
邵善昌使與邵飲酒銖頗有德色初邵之至軍也昌責
邵禮拜邵不從昌怒使人拘入昌邑久之憲與其從者
謀欲共殺監已者脫身來歸事世金人執憲鞭之與其
徒囚祚山寨土牢邵以不同謀得免 高麗請入貢詔
不許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詔略曰壞晉館以納
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帝大善之以為
得體 金人攻沂州守臣以城降 耿靜言太微垣正

午推步今歲熒惑躔次方在己未應至太微垣帝曰此
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張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
昨夜已退度半呂頤浩曰宋景出人君之言三而熒惑
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傳記之非
虛也 甲戌金陝西都統洛索大合兵渡渭攻長安是
日經略使郭炎遁去是秋金元帥府復試遼國及兩河
學人于蔚州遼人試詞賦河北人試經義始用契丹三
歲之制初鄉薦以府解次省試乃日及第時有士人不
願赴者州縣必根刷遣之雲中路察判張孝純主文得
趙洞孫九鼎諸人九鼎忻州人也宣和間嘗游太學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十一

金五年始登第 金詔樞密院分河間真定為河北東
西路平陽太原府為河東南北路去中山慶源隆德信
德河中府名復舊州名去慶成軍名復舊縣名改安肅
軍為徐州廣信軍為遂州威勝軍為沁州順安軍為安
州永寧軍為寧州升樂壽縣為樂壽州降北平軍為永
平縣 青州觀察使李邈留金三年金欲以邈知滄州
笑而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金人以搥擊其口流
血復吮血嘆之翼日自視髮為浮屠金人大怒命擊殺
之邈將死顏色不變謂行刑者曰願容我解南朝皇帝
拜訖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人皆為流涕邈清江人家

世業儒其母曾鞏女兄弟也後秦檜還言其忠贈昭化
軍節度使謚忠壯 初宣武李閔進從朱弁出使至是
逃歸爲邏者所獲西京留守高慶義而釋之進逃遁至
三乃見殺進南向受刃而斃係義郎李舟者被拘髡其
首舟憤懣一夕死 冬十月戊寅帝發平江府自渡江
以來駕後諸軍多乘勢爲亂至是詔駕後諸軍先發獨
以禁衛諸班扈蹕由是平江得安 癸未帝至臨安府
丙戌執政登御舟奏事日頤浩曰陛下邇來聖容清
灑恐以艱難聖慮焦勞所致然願以宗廟社稷付託之
重少寬聖抱以圖中興帝曰朕嘗夜觀天象見熒惑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三

願陛下早爲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西川之粟
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浚
治兵興元欲易置陝右諸帥乃徙端明殿學士知熙州
張浚知利州充利州路兵馬鈐轄安撫使而以明州觀
察使劉錫代之于是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
去利州路兵馬鈐轄不兼利路置帥成都帥臣不兼利
路自此始既而趙哲帥慶劉錡帥渭孫渥帥秦于是諸
路帥臣悉用武人矣錡錫弟也張浚又以武功大夫忠
州防禦使本司前軍統制王彥爲利州路兵馬鈐轄浚
初至漢中問諸將以大舉之策彥曰陝西兵將上下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三

次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
辛卯李成陷滁州先是李成攻瑯琊山寨知滁州中奉
大夫向子伋遣僧智修持書遣成通好且犒師成不從
攻之益急寨中惟有澗水不足以供數萬人之食軍中
皆食炒米多得渴疾于是往往越城遁鴨背山高而逼
城成累土運薪填其坳處遂與城平是日賊攻城大肆
殺掠溝澗流血成執子伋殺之盡取疆壯以充軍 壬
辰帝至越州入居州解百司分寓 戊戌知樞密院事
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元上奏曰漢中實天下形勢之
地號令中原必基于此謹于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

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和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
闔興洋以固根本若敵人來侵則檄諸將帥互爲應援
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爲大失也時浚之幕客皆輕銳
聞彥之言相視而笑彥以言不行求去故浚因而授之
是日金人破壽春府時金人大起燕雲河朔民兵南
侵又使萬戶尼楚赫布爾噶蘇托卜嘉王伯彥等將女
直渤海漢軍以宗弼爲統帥初鄧紹密旣死淮西提點
刑獄閻門宣贊舍人馬識遠代知府事識遠不開門司
法參軍王尙功聞之夜見識遠說以迎降識遠拒不可
府人藉藉言郡守有異志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

府事朝散郎王摠即自為降書啟城迎拜金人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中三日已而其將周企知府事遂南行 修武郎宋汝為奉詔副京轉運判官杜時亮使金請和行至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汝為獨馳入金壁奉上國書宗弼怒命執之欲加戮辱汝為色不變曰一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詞死未晚宗弼顧汝為不屈遂解縛延之坐且問其邑里謂左右曰此山東忠義士也以金帛酒食遺之命引至東平見劉豫汝為曰願伏劍為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于所事宗弼亦感歎遂留之軍中 庚子金人攻黃州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古

臣直龍圖閣趙令晟死之先是張用屯光州境內沿淮為柵上下百里盡收禾稼入寨中儲蓄甚富光州患之及敵聞隆祐皇太后駐南昌欲自斬黃濟乃遣精騎五百直攻其寨用之眾數萬悉奔散金人遂焚用積聚徑趨黃州敵之未至也令晟以內艱去詔移州治武昌縣命下而令晟起復前一日辰刻敵攻黃州守衙軍校晏興得其木符鑿頭箭遣軍士潘明浮江白令晟令晟視之驚曰金兵也夜半以官軍渡江入黃金人治兵攻城翼日城破令晟在西壁被執金猶欲降之令晟大罵曰汝輩殺害生靈我雖死不屈金人飲以酒令晟揮之又

衣以戰袍令晟罵不絕口遂敵殺之兵馬都監王達軍事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為所殺令晟守黃隴再歲羣盜李成丁進張遇貴仲正之徒俱不能犯至是率以節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諡曰忠愍 辛丑張浚承制以朝請郎同主管川陝茶馬鹽收公事趙開兼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統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惟權率尚有盈餘而貪猾認以為己私惟不恤怨言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為然于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公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聽民以米赴官自釀每斛輸錢三千頭子錢二十二多寡不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五

數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夔路舊無酒禁開始權之舊四川酒課歲為錢一百四十萬緡自是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 是日金人自黃州濟江初金人得岸下小舟其數不多乃毀民居為筏以舟引之而行集英殿修撰荆湖沿江措置副使王義叔聞敵逼黃州引舟遁去金人遂渡江凡三日濟江盡絕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江州日與朝奉大夫韓相置酒高會無有知敵至者比知之以為斬黃間小盜遣前軍統制王德拒之于興國軍始知為金人至遂遁柘梓彥子宣和末為戶部侍郎責黃州安置于是金人自大冶縣徑趨洪州 癸卯

李鄴被旨造明舉甲冑副工料之費凡八千緡有奇帝
召大將張俊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上皆生民膏
血若棄擲一甲葉是棄生民方寸之膚諸軍用之當思
愛惜時王絢在側曰陛下愛民如此凡百臣下當體此
意 是月盜入宿州保義郎權通判州事盛修已守節
不屈爲所害久之州人爲之請遂贈武翼郎閣門宣贊
舍人封表其墓 十一月乙巳朔金人攻廬州守臣徽
猷閣直學士淮南西路安撫使李會以城降先是王善
自淮寧分軍由宿亳而南無駐兵之地遂犯廬州聞金
人至乃移屯于巢縣既又以其衆降金遂拘善于軍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六

盡徵其衆其將祝友張淵輩各以所部行自是兩淮皆
被善餘黨之擾矣 初閣門宣贊舍人韓世清在蘄州
州人請以爲兵馬鈐轄帝許之仍以世清兼蘄黃光江
州興國軍都巡檢使世清聞金渡江是日將吏會于州
治世清有酒卽取黃衣被兵馬鈐轄趙令峻于東廳俾
令峻卽皇帝位令峻號呼不聽褫其黃衣知蘄州朝請
郎甄采等共勸之世清乃止 丁未以帝至越州命釋
諸路徒以下囚罷邠州歲貢火筋襄陽漆器象州藤合
揚州照子之屬初未行鈔鹽以前兩浙民戶每丁官給
蠶鹽一斗令民輸錢一百六十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

許民以紬絹從時價折納謂之丁絹自行鈔法後官不
給鹽每丁增錢爲三百六十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
三丁輸絹一匹時絹直猶賤未有陪費其後物價益貴
乃令民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軍興丁少遂均科之民
甚以爲患至是聽五等下戶以爲半折帛半納見錢于
是歲爲絹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錢二十四萬緡 勘
會宋齊愈所犯當寘于法然已經大赦祇緣憎愛之私
致抵極刑可追復通直郎仍與一子恩澤勘會責授軍
州團練副使昌化軍安置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緣
累經恩赦特許自便綱行至瓊州而還 初京西制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七

使程千秋旣軍襄陽有劇盜曹端者自京城聚眾擾于
京西號曹火星千秋遣人招之屯于城下是時桑仲在
唐州盡取強壯爲兵唐州之民在桐柏者先爲董平攢
集其不屬平者進退無所依皆盡室歸仲仲之衆漸盛
遂自光化軍而南千秋亦招之屯漢水之北始范瓊討
李孝忠至襄陽留五百兵戍守使東南第五將徐彥領
之仲故識彥遣以刀千秋怒其通寇是日南至諸將入
賀酒三行千秋叱彥起數其與仲通書之罪遂斬之仲
怒引兵犯襄陽千秋命端出師并檄知鄧州譚克爲援
端與仲遇于高車急擊之仲敗稍引退會克遣騎兵策

應千秋賞其精銳端愾遂率眾軍于中廬南漳之間仲
謀知整眾復進至李羅岡與馬軍遇岡地坡仰而有低
林非騎兵之利鄧州兵大敗仲進薄襄陽千秋公安親
隨兵未嘗歷行陳皆輕跳欲出戰千秋不許至于再三
乃令戰親隨兵無器甲仲以馬軍數百伏路兩傍俟其
過未盡即突出大呼令坐以棍杖次第敲殺之統制宮
貴仲等聞之遁去千秋棄城奔中廬仲遂據襄陽千秋
密遣人說端裨將王開使殺端端軍多潰惟後軍李忠
寨差遠獨不散自稱權京西南路副總管與其徒寇白
巾聲言為端報仇千秋不可居乃自金州入蜀貴正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六

以潰李寇荆南兵馬鈐轄武功郎渠成與戰殺之捉點
刑獄公事李允文在郢亦不能守引所部往鄂州于是
京西列城皆為仲所據 戊申金宗弼攻和州守臣李
儔以城降時奉使崔縱從行官屬盧伸自北逃歸宗弼
得歸朝官程暉令攜招降書與伸皆赴行在 己酉宣
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增印錢引一百萬緡以助軍食
其後八年間累增二千五十四萬緡浚又置錢引務于
秦州以佐邊用 是日金人被無為軍守臣朝散大夫
李知幾挈其帑藏與其民俱渡江南歸歷陽縣丞王之
道率遺民據山澤以守之道無為人也 庚戌金人攻

采石渡知太平州郭偉率將士拒敵敗之翼日又敗之
金人還攻蕪湖偉又敗之金人趨馬家渡 壬子隆祐
皇太后還保虔州前數日江西轉運司得報敵騎至大
冶縣未辨虛實會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馳輕騎以聞翼
日乃知敵至滕康劉珏共議奉太后及近上妃嬪陸行
餘皆舟行百官從便路起發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制
置使知洪州王子獻齋或遁走撫州眾推土人朝請郎
李積中權州事于是中書舍人李公彥徽猷閣待制權
兵部侍郎李擢皆遁司勳員外郎馮楫匿廬山佛舍郎
官以下多潛去者既而楫貽書光世勸以出兵掩敵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九

略言金人深入最兵家之忌又進則拒山退則背江百
無一利而敢如此橫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如入
無人之境故無所忌憚非敵之能也觀邨人之疆壯者
尚敢與之敵其間勝負亦或相半豈有國家素練之兵
反不如者但望風畏之耳實不足畏也太尉儻選精兵
萬人厚立賞格自將而來洪州等處援救開一路令歸
伏兵于前而掩之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 丁巳
金人破六合縣又破臨江軍守臣中奉大夫直祕閣吳
將之遁去將之吳興人也 金人攻洪州權知州事李
積中以城降 賊劉忠犯蘄州蘄黃都巡檢使韓世清

與戰破之忠遂轉入湖南 庚申金人破真州守臣向子恣棄城保沙上其所攜金帛悉爲韓世清所奪 辛酉隆祐皇太后至吉州 壬戌金人自馬家渡濟江初完顏宗弼既破和州與叛將李成同攻烏江縣尙書右僕射江淮宣撫使杜充在建康謀言成師老可擊充遽遣兵而金師已大入充聞金且至以其兵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不出統制官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會將官張超失守金人遂過江充急遣都統制陳淬率飛及劉綱等十七人將兵三萬人與戰又命御營前軍統制王玠以所部萬三千人往援金人攻溧水縣尉潘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 三

丁卯金人攻吉州知州事直龍圖閣楊淵棄城去隆祐皇太后離吉州至爭米市金人遣兵追御舟有見金人于市乃解維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耿信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所領衛兵萬人皆潰其將傅選司全胡友馬琳楊舉趙萬王璉柴卞張擬等九人悉去爲盜乘輿服御物皆棄之欽先孝思殿神御頗有失者內藏庫南廊金帛爲盜所攘計直數百萬宮人失一百六十人惟忠與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劉珪皆竄山谷中兵衛不滿百從者惟中官何漸使臣王公濟快行張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縣太后乃自萬安捨舟而陸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 三

州次錢清堰夜得杜充敗書帝如浙西迎敵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為眾寡不敵不若為退避之計帝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曰金人以騎兵取勝今鑿輿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衛家小甚眾皆陸行山險之路糧運不給必致生變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輕騎追襲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敵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浙江地熱敵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帝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來日召侍從臺諫至都堂參議可否庚午帝還越州遂定策航海乃移四明頤浩奏令從官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三

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于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 辛未金人破建康初宗弼既濟江士馬皆集遂鼓行逼城下戶部尚書李稅與顯謨閣直學士沿江都制置使陳邦先具降狀遣人即十里亭投之宗弼喜曰金陵不煩攻擊大事成矣宗弼入建康邦先率官屬出門迎拜通判府事奉議郎楊邦乂不從大書其衣曰寧佗趙氏鬼不為它邦臣既見邦乂獨不拜遣人誘以官以首觸階求死宗弼不能屈居民爭出城取蔣山路而去金人馳騎往蔣山遮其路約居民復回城中

癸酉帝發越州 是日金人攻建昌軍先是金既破撫州遣人賫檄諭降守臣方昭慮為軍民所脅以印授承事郎通判軍事晁公邁而去未幾公邁亦以募兵為詞而出眾推承信郎兵馬監押蔡延世以守公邁任城人嘗為少府監主簿延世建昌人本太學諸生先是金人既入洪遣十人持檄至城下延世盡斬之及是敵兵臨城問十人所在延世示之以其首金人怒求戰延世擊卻之公邁歸延世拒不納遂領軍事公邁坐罷去 甲戌奉議郎通判建康府楊邦乂為金人所殺前一日金帥與李稅陳邦先燕樂方倫召邦乂立堂下邦乂見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三

邦先叱之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望大罵宗弼大怒擊殺之剖腹取其心邦乂死年四十四初贈直祿閣官其二子賜田二頃後謚忠襄 十二月戊寅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胡唐老為軍賊戚方所殺方勇悍善射初為教駿率軍與盜起在九朶花行伍中未知名方殺其為首人遂率眾赴建康歸杜充充以為準備將建康失利諸軍皆散方率潰卒數千走金壇縣時鎮江無兵獨倚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軍為重世忠既去唐老力不能拒因撫定之方欲引兵犯臨安安言赴行在請唐老部眾以行唐老不從為所害主管安

撫司機宜文字迪功郎鄭凝之亦以兵死後贈唐老徽猷閣直學士謚定愍官凝之家一人 已卯帝次明州提領海船張公裕奏已得千舟帝甚喜王絢曰豈非天邪先是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初遣詣泉福召募閩廣海舟爲防托之計故大舟自閩中至者二百餘艘遂獲善濟 辛巳金人破廣德軍時宗弼既得建康區處已定乃率眾自溧水路徑趨臨安道路之人但知潰卒爲亂不虞金人之至也金游騎至廣德軍周烈遣人迎之且許其犒軍約以毋擾宗弼許之俄頃傳箭至招其投拜烈大驚索馬而奔遂破其城烈爲金人所殺 壬午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五

金人攻安吉縣知縣事曾綽聚鄉兵往石郭守隘或視其矢曰金人也鄉兵皆棄紙甲竹槍而遁金人入縣遂焚之 江淮宣撫司潰卒李選號鐵爪鷹與其徒數千攻陷鎮江府致異繫年要錄據日歷倫壬午日歷又云李選就杜充招安此時充已離鎮州恐誤趙雄撰韓世忠碑又云烏珠北還王拋兵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此蓋誤或是選先降烏珠其後又爲世忠所降然實非金將也 是日定議航海避敵執政請每舟載六十衛士人不得過兩口衛士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訴于主管禁衛入內內侍省都知陳宥宥不能決宰相呂頤浩入朝衛士張寶等百餘人遮道問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語不遜頤浩詰之曰班直

平日教閱何嘗有兩箭上貼今日之事誰爲國家死戰者眾欲殺頤浩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門閉眾不得入帝謂輔臣曰聞人事紛紛不欲入海緩急之際豈可如二聖不避敵坐貽大禍今以御筆諭之頤浩與參知政事王絢捧御案近御座前上御翰墨撫諭中軍人情稍定遂三呼于殿門外帝密諭宰執曰此輩欲沮大事朕今夕伏中軍甲士五百人于後苑卿等翼日率中軍入朝捕爲首者誅之頤浩退密諭中軍統制辛企宗及親軍將姚端令爲之備 癸未執政早朝命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部兵在宮門防變而中軍及姚端已整妮于行宮門外二府引中軍入遇直宿兵衛皆擒之其徒驚潰或升屋或踰墻遁去帝自便殿御介冑引伏兵出彎弓手發二矢中二人墜于屋下其眾駭懼悉就擒帝命召頤浩至都堂詰爲首者以奏其餘皆囚之 甲申誅衛士張寶等十七人于明州市致異趙鼎扈從日記倫二十人今從要錄 乙酉金宗弼攻臨安府錢塘令朱暉率民兵迎戰傷甚猶比左右負已擊敵守臣浙西同安撫使康允之未知爲金人遣將迎敵于湖州市得二級允之視之曰金人也遂棄城遁保赭山時直顯謨閣劉誨自楚州赴召在城中軍民推之以守

已丑帝如定海縣御樓船詔止以親軍三千餘人自隨彼異呂頤浩逢辰記倫精兵萬餘今從熊克小紀百官有司隨便寓浙東諸郡時上既廢諸班直獨神武中軍辛永宗有眾數千而御營使呂頤浩之親兵將姚端淑最盛上皆優遇之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敵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乃成此事也 詔行在諸軍支雪寒錢自是遂為故事 是日金人破臨安府初宗弼既圍城遣前知和州李儔入城招諭儔與權府事劉誨善至是服金衣冠而來二人執手而言儔歎歎不能止有唱言誨欲以城降金者軍民因殺誨是晚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美

城破錢塘令朱蹕在天竺山亦遇害宗弼留杭州遣將追襲 庚寅扈從泛海者宰執外惟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權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禁密禮太常少卿陳戩六人而昕夕密衛于舟中者御營都統制辛企宗兄弟而已時聞者有兵火之虞去者有風濤之患皆面無人色 辛卯帝次定海縣 癸巳帝至昌國縣 甲午右監門衛大將軍眉州防御使知南外宗正事士樽言自鎮江募海舟載宗子及其婦女三百四十餘人至泉州避兵乞下泉州應副請給許之于是祕閣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應亦自泰州高郵軍

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而已又移潮州 乙未金人屠洪州 丙申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以前軍駐通惠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世忠知金人不能久大治戰艦俟其歸而擊之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俊軍士在明州頗肆鹵掠時城中居民少遂出城以清野為名環城三十里皆遭其焚劫 資政殿學士新知鼎州范致虛薨于岳州 戊戌金人破越州初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在越州聞敵破臨安遂乘海舟潛遁知越州充兩浙東路安撫使李邦彥遣兵邀于浙江三捷既而眾寡不敵邦乃用主管機宜文字宣教郎袁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美

渾計遣人賫書降敵引兵入城以巴哩巴舊倫邑八今改為守親事官唐琦袖石擊巴哩巴不中詰之荅曰欲碎爾首死為趙氏鬼耳巴哩巴曰汝殺我奚益胡不率眾救汝主琦曰在是汝為尊故欲殺汝耳巴哩巴歎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琦顧鄰曰汝享國厚恩今若此非人也聲色俱厲不少屈巴哩巴殺之後為立祠名旌忠致異熊克小紀云親事唐寶袖石擊烏珠不中死之據宋史忠義傳及常寶封事皆倫唐琦又琦所擊乃巴哩巴真封事所言甚詳當以為信趙姓之遺史云烏珠在越州乘馬往來市中班直唐琦憤怒以石擊之被執罵不絕口亦馬李邦彥降敵不忠被殺以王庭秀所記焚明州事攷之則烏珠未嘗過江也金史宗弼傳云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奔明州初邦彥之降也提點刑獄公事王宗弼留杭州蓋得其賈

翽遊居城外寮吏皆迎拜朝散郎新通判溫州曾憲監
三江寨獨拒敵不屈敵驅翽至城內執憲併其家殺之
惟稚子宙得免憲兄也事平特命憲弟愆及宙以官

金宗弼使富勒渾

舊作蒲盧
渾今改

追南師及于會稽之東

關敗之遂渡曹娥江 巳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

湯東野奏杜充自真州至天長軍與劉位趙立會台先

是立以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徐州朝廷聞金人入侵

詔諸路兵援行在立以徐州城孤且乏糧不可守乃率

親兵禁民兵約三萬人南歸會知楚州劉誨已赴召宣

撫使杜充以楚州闕守命立率所部赴之立至臨淮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三

充之命兼程至龜山時金左監軍完顏昌圍楚州急立

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敵遇其下以山陽不可往

勸立歸彭城立奮怒嚙其齒曰正欲與金人相殺何謂

不可乃令諸將曰回顧者斬于是率眾先登自旦至暮

且戰且行出沒敵中凡七破敵無有當其鋒者遂得以

數千人入城而後軍孟城張慶皆以所部渡淮北去方

其入城也立口中流矢貫其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

軍士皆息而拔其矢立之未至也通判州事直秘閣賈

敦詩欲以城降至是乃止 李鄴之未降也上奏言金

分兵自諸暨趨嵯縣徑入明州是日奏至乃議移舟之

溫台以避之 庚子帝發昌國縣先是金分兵攻餘姚

知縣事李穎士募鄉兵數千列旗幟以捍敵把隘官陳

彥助之金人既不知其地勢又不測兵之多寡爲之徬

徨不敢進者一晝夜絲是帝得以登舟航海進穎士兩

官擢通判越州 癸卯浙東制置使張俊與金人戰於

明州敗之先是金兵追襲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寶戰

于高橋兵少卻其將黨用邱橫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

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賈率

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率舟兵射其榜遂敗

之金人自城下呼請遣人至寨中計事俊令小校徐姓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三

往敵釋甲與語欲招之降俊拒之 是月隆祐皇太后

命統制官楊琪軍臨江軍張忠彥屯吉州以爲行宮聲

援 金陝西諸路都統洛索將數萬眾圍陝府守將李

彥仙悉力拒之初彥仙在陝增陴浚隄利器器械積糧食

鼓士氣且戰且守人心益堅固可用又嘗渡河與金人

戰蒲解問民皆陽從金人而陰歸彥仙敵必欲下陝州

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亦自料金人必併兵來攻即遣人

詣宣撫處置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渡

河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由嵐石西渡

河道郵延以歸浚不從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據險

休聚俾敵無所掠我亦無傷俟隙而動庶乎功成彥仙亦不從守城之意益堅至是洛索尼楚赫及知府州折可求合兵來攻彥仙以死拒之且告急于浚 李成知金人已南渡自滁州率眾往淮西時成之黨周虎據蕪湖水軍統制邵青與戰一日七敗參議魏曦以小舟觀戰于中流既而告青曰吾知所以勝矣彼以紅巾軟纏與我之號同與我戰則不能分彼我所以必敗宜易其號則勝矣青然之乃令其徒更佗鑽風角子一戰勝虎青遂據蕪湖初杜充之眾既潰其統制官岳飛劉經自芳山引眾入廣德軍後軍扈成駐于金壇縣為戚方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 三

殺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宋紀一百七 起上章掩茂正月 盡六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帝

建炎四年 金天會 春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旋海中

乙巳午西風忽起金人乘之攻明州御前右軍都統制

浙東制置使張俊與守臣徽猷閣待制劉洪道坐城樓

上遣兵掩擊殺傷相當金人奔北墮田間或墜水俊急

令收兵赴台州是夜金人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宗弼 丙午帝遣中使召御前左軍都統制浙西制置

使韓世忠赴行在世忠已治舟師於通惠鎮乃請往鎮

江邀敵歸師盡死一戰帝從之 已酉詔遣使自海道

至福建虔州問隆祐皇太后艤舟所在帝慮太后徑入

閩廣乃遣使問安焉 乙卯滕康言太后已至虔州張

俊既去明州士民皆散有士人率眾扣劉洪道馬首願

畱以禦敵洪道曰予嘗數剋敵而勝若等母慮丙辰夜

洪道微服而遁與浙東副總管張思正引所部奔天童

山所過盡撤其橋民不得濟數千人哀號震天城中惟

崇節馬軍與惡少僅千人以酒官李木將之 江淮宣

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自廣德軍移屯宜興縣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啟所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賴以免 丁巳張俊自台州赴行在 金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侂先爲尙書左僕射侂先善於其職宗翰宗幹皆重之 是日金陝西都統洛索被陝府守臣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李彥仙死之金自去冬以重兵來攻彥仙守禦甚備遇士卒有恩食既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宣撫處置使張浚問道遺以金幣使犒其軍且檄都統制曲端以涇原兵往援端素疾彥仙出已上無出兵意浚屬官資陽謝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 二

之會欲引去或告以急擊可入金人益眾攻之每隊以鼓在前擊鼓一聲則進一步既渡濠池鼓聲漸促莫不爭先疾聲併力齊登死傷者雖滿地而不敢返顧是旦有鳶鳴數萬噪于城上與戰聲相亂洛索曰城陷矣促使急攻城遂破彥仙率士卒巷戰左臂中刃不殊猶不已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雜羣伍中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敵縱兵屠掠彥仙聞之曰金人所以殺過當者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見世人乎遂投河而死金人取其家而殺之陝民無噍類浚聞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卽商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 三

夏縣人嘗為僧城垂破自外來援與彥仙相持而泣口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死且無恨創甚方卧聞城壞遽起戰死炎陝縣人善蹶張敵圍城炎取大弩數百調治所射洞殺傷敵兵甚眾城破敵欲將炎呼炎出不應戰死後自雲以下皆贈官錄其家一人 己未金人被明州先是金益兵而來前二日駐軍廣德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塹次夕植礮架十餘對西門是日以數礮碎城樓守者奔散而出城遂破金兵入城庚申金主詔曰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權貴之家者悉出還本貫 辛酉御舟離章安鎮 甲子泊温州港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四

丙寅御舟移次温州之館頭先是金人自明州引兵攻定海破之遂以舟師絕洋侵昌國欲襲御舟至碇頭風雨大倫和州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引大船擊散之金人乃去帝問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與金人纔隔一日 丁卯虔州從衛諸軍倫亂初隆祐皇太后既至虔州府庫所有既盡衛軍上請惟得沙錢及二折錢市買諸物不售軍士與鄉民相爭軍士遂縱火肆掠 初趙立既至楚州朝廷因以立知州事會金右監軍昌親率數萬人圍城攻其南壁自為旗頭引眾出戰相持四十餘日己巳金人以礮擊三敵樓遂登城立先

取生槐木為鹿角以槎其破處而下修月城以裹之月城之中實以柴薪城之內為鎔鑪敵自月城中入立命以金汁澆之死者以百數金人不能入遂退守孫邨大寨時遣數百騎出沒于城下以掠取求糧采薪者由是城中人不能出而薪糧日竭 二月乙亥御舟至温州江心寺駐蹕受名龍翔 奉安啟聖宮祖宗神御於福州 金人既破江西諸郡乃移兵趨湖南帥臣直龍圖閣向子諲初聞警報率軍民固守且禁士庶無得出城敵騎至潭州呼令開門投拜軍民皆不從請以死守宗室成忠郎聿之隸東壁子諲巡城督察官吏顧謂聿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五

日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苻簡聿之感激流涕敵圍之八日既而登城四面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去城遂破聿之拔刃自殺城之始破也將官成忠郎劉玠率餘兵巷戰身中數十矢戰愈力敵又以槍中之眾欲扶持而去玠揮眾直前死于陳敦武郎新杭州兵馬都監王暉部民兵守朝宗門亦死聿之魏悼王後安定郡王叔東子也金人掠潭州六日屠其城而去子諲乃復入後贈玠武經大夫暉武德郎聿之右監門衛將軍又一日金人遂引去 丙子金人自明州引兵還臨安初金既破明州遣人聽命于宗弼且云搜山檢海已畢宗弼

曰如揚州例金人遂焚其城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有存者金人留明州七十日引兵去 初宗弼留臨安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自江陰趨鎮江恐邀其後是月庚辰宗弼斂兵于吳山七寶山遂縱火三日夜烟焰不絕癸未火息甲申縱兵大掠且東裝丙戌退軍以鹵掠輜重不可遑陸乃由蘇秀取塘岸路行先是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陸漸迎降宗弼以為臨安府兵馬鈴轄漸勸宗弼括金銀焚臨安因從軍北去方金人未退軍也有衢州軍事判官錢官復者以衢當路衝白郡守縱民老弱出戶留一丁不畱與畱而瘦弱不堪任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六

如軍法其後諸兵欲乘時為變顧城中金帛子女無異獲乃止時李濤李鄴鄭億年皆在軍中宗弼因攜之以北金人分兵侵海鹽縣尉朱良率射士百餘拒之卒力戰以死 先是金人破京師時河南之北悉為金所有睢洛皆屯重兵惟汴京及畿邑猶為宋固守而糧儲乏絕四面不通多饑死有河北簽軍首領聶淵者與其徒十五五以食物與守城者博易積久稔熟遂不之疑是日淵與其徒數百人夜登城之北壁縱火焚樓櫓猶未敢下城乃為慢道自守是時城之東有羣盜李漬蘇大刀等權畱守上官悟皆招入城既入城則焚掠不止

城中亂悟及副畱守趙倫出奔悟至唐州為董平所殺金人得京師以前都水使者王夔為畱守時在京疆壯不滿萬人自是四京皆沒矣政異熊克小紀載京師之陷在今年三月又云城破 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奏杜上官悟為敵所害攻北盟 會編所載甚詳今從之 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奏杜充敗事未知存亡王夔所統前軍亦潰韓世忠徑上海船而去臣今以孤軍駐南康移檄諸路會兵勤王望陛下遠避賊鋒俟春暄破之不難詔光世所部軍不少今又會兵漢慮騷動可止統本部乘間擊之母失機會

已丑奉安景靈宮祖宗神御于溫州開元寺 庚寅帝入溫州駐蹕州治 辛卯金人破秀州先是兩浙宣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七

使周望在平江有言敵自越州還金陵者望素不嚴斥埃但以傳聞之語為信乃遣統制官陳思恭張俊按此俊統兵入杭以規收復之功思恭至秀州偵知傳言之妄問道走湖州之烏墩鎮以觀變至是金宗弼過秀州通直郎權州事鄧杞畱武翼郎本部兵馬都監趙士醫乘城拒敵城破士醫為流矢所中而死後贈武翼大夫望聞金師至崇德縣王辰調太湖舟千艘赴吳江禦之 鼎州人鍾相倫亂自稱楚王初金人去潭州羣盜乃大起東北流移之人相率渡江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孔彥舟自淮西收潰兵侵據荆南鼎澧諸郡祕閣修撰

知荆南府唐慤棄城去相以左道惑眾自號大聖言有神靈與天通能救人疾患陰語其徒則曰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持此語以動小民故環數百里間小民無知者翕然從之備糧謁相謂之拜父如此者二十餘年相以故家貲鉅萬及湖湘盜起相與其徒結集為忠義民兵士大夫避亂者多依之相所居邨有山曰天子岡遂即其處築壘浚濠以捍賊為名會孔彥舟入澧州相乘人情驚擾因托言拒彥舟以聚眾至是起兵鼎澧荆南之民響應相遂稱楚王改元天載立妻伊氏為皇后子子昂為太子行移稱聖旨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八

補授用黃牒一方騷然時鼎州闕守臣而湖南提點刑獄公事王彥成舉世鄉皆挈家順流東下僅以身免賊遂焚官府城市寺觀及豪右之家凡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之流皆為所殺自是鼎州之武陵桃源辰陽沅江澧州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荆南之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之益陽寧鄉湘陰江化峽州之宜都岳州之華容辰州之沅陵凡十九縣皆為盜區矣 乙未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杜充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充自真州而北宗弼遣人說充許以中原地封之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于

金知真州向子志以聞帝問之不倉者累日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請先罷充埃得其北降的報則別議罪故有是命 丙申以帝還温州德音釋天下徒刑一應士民家屬有自金來歸者所在量給錢米于寺院安泊訪還其家 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兼陝西制置使王似知成都府時宣撫處置使張浚問帝親征亟治兵自秦州入衛留參議軍事劉子羽掌留司事凡川陝軍政民事皆得專決又徙似知成都府而以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代之徽猷閣直學士盧法原時守成都乃命法原赴行在 是日金游騎至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九

江城東統制官郭仲威兵未交而退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奔太湖市人請留不可則極口謾罵望不顧而去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聞望已出則挈家潛遁以府印付仲威次日仲威與將官魯珪縱火城中夜望及仲威皆遁其下自城南轉劫居民北出齊門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為所殺 戊戌宗弼入平江駐兵府治南掠金帛子女既盡又縱火燔城煙焰見百餘里火五日乃滅 三月癸卯宗弼去平江府 甲辰初洛索既破陝遂與其副完顏杲長驅入關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聞敵至遣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涇原

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及統制官張忠孚李彥琪將所部拒之於彭原店攷異熊克小紀倫自原店蓋因張遷史皆倫彭原節要所書也吳玠功績記趙姓之遺店今從之端自擁大兵屯於邠州之宜祿以爲聲援敵乘高而陳洛索引兵來戰玠擊敗之既而金師復振宋軍敗端退屯涇州金人亦引去端劾玠違節降武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宜撫處置使張浚素奇玠尋擢玠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當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始青溪嶺之戰玠牙兵皆潰及是玠治兵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玠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悉斬于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十

自是每戰皆效死無復潰散者矣 已酉張浚言大倉獻珠玉已至熙州詔津遣赴行在右正言呂祉言所獻珍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琥珀子玻璃非服食器用之物不當受帝諭大臣曰捐數十萬緡亦無用珠玉曷若愛惜其財以養戰士遂命宜撫司無得受仍加賜遺之壬子金人攻常州守臣右文殿修撰周杞聞敵至棄城走宜興縣金人遂入常州 甲寅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誼至行在詔趣令人對先是帝諭呂頤浩曰朕初不識隆祐皇太后自建炎初迎奉至南京方始識之愛朕不啻已出官中奉養及一年半朕之衣服飲食必親闕

製今朕父母兄弟皆在遠方尊長中唯皇太后不唯相別數千里外加之敵騎衝突又兵民不相得縱火交兵五六日乃定復爾驚擾當早遣大臣領兵奉迎以稱朕朝夕慕念之意遂命誼與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帶御器械潘永思偕行 丁巳金人至鎮江府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屯焦山寺以邀之降其將鐵爪鷹李選者江淮宣撫使潰卒也宗弼遣使通問世忠亦遣使臣石鼻報之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龍王廟者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將蘇德將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廟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十一

兵繼出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紅袍白馬既墜乃跳馳而脫者詰之則宗弼也攷異宋史韓世忠傳倫金山廟潛邱劄記引鎮江舊志謂龍王廟在錕山宋史誤也攷熊克小紀祇龍王廟今從之既而戰數十合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在行間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誼以名馬又不從時左監軍完顏昌在濰州乃遣貝勒托雲趣淮東以爲宗弼聲援攷異熊克小紀于宗弼至京口不書其姓之遺史云世忠以四月丙申敗于建康逆數之其初與宗弼相遇當在三月戊申已酉之間李心傳云據諸書宗弼以三月癸卯去平江壬子破常州則到鎮江又必在壬子之後數日矣已未帝詣

開元寺朝辭九廟神主宰執百官皆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是日上御舟復還浙西 庚申詔昨金人所破州縣其投拜官除知通別取旨外于并罷內統兵官以祿寡不敵致有潰散理宜矜恤可特放罪仍舊統押人馬時朝廷恐將士潰散者祿乘亂為變故貸之 辛酉御舟發溫州 壬戌御舟次章安鎮 乙丑帝次台州松門寨宰執奏事呂頤浩因言此行未審且駐會稽為復須到浙右帝曰須由蘇杭往湖州或如卿所奏往宣州朕以為會稽只可暫駐若稍久則人懷安而不樂屢遷頤浩又曰將來且在浙右為當徐謀入蜀帝曰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三

謂倚雍之疆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奏漢中止可備萬人糧恐太少兩浙若委付得人錢帛猶可沂流而西至於糧斛豈可漕運頤浩曰若第攜萬兵入蜀則淮浙江湖以至閩廣將為盜區皆非國家之有矣帝曰當益進上流用淮浙權貨鹽錢以贍軍費運江浙荆湖之粟以為軍倉王絢曰議者但知輕議晉元帝還都建鄴不能恢復中原而多言入蜀便殊不知自秦用張儀至本朝遣王繼恩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不勞再舉則亦未可謂之便也范宗尹曰臣謂若侵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可不審帝曰

既而浚復上疏言陛下果有意於中興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鑾輿永為定都大計帝不許 詔賜故資政殿學士許景衡家所僦溫州官物一區帝因言朕自即位以來執政中張慤第一忠直至誠遇事敢言無所迴避其次則景衡若郭三益則善人而已 辛未帝次定海縣政異宋史高宗紀于建炎四年春事所載大畧黃宗義宋史節要據李正民航海記遂以為高宗由海道徑還越州未嘗復至明州殊不知正民雖從航海旋奉使江西故不載四年春事今攷趙鼎忠正德文集所載建炎日記則高宗仍由明州還越州鼎蓋得之親歷也今據帝見定海為金人所焚惻然曰朕為民父母不能保民使至此王絢曰陛下畱杜充守建康畱周望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三

平江非輕棄江浙而遠適南方不幸充望不稱任使乃至如此呂頤浩因言承平之久士多文學而罕有練達兵財可濟今日者帝曰前此太平朝士若乘馬馳騁言者必以為失體纒置良弓利劍議者將以為謀叛絢曰大抵文學之士未必應務有才者或短于行自非陛下棄瑕錄用則舉世無全人也 是春金左副元帥宗翰右監軍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皆在大同右副元帥宗輔在析律府遣貝勒托雲率眾圍楚州守臣趙立乘城禦之不能下進圍揚州 初金人破山東左監軍完顏昌密有許封劉豫之意會濟南有漁得鱸者豫妄謂神

物之應乃祀之既而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三穗同本其
黨以為豫受命之符豫乃使其子偽知濟南府麟賁重
寶賂昌求僭立大同尹高慶裔左副元帥宗翰心腹也
恐為昌所先乃說宗翰曰吾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
既得則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
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風俗不更者可見吾君意非貪
土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盍建此議無以恩歸它
人宗翰乃令希尹馳白金主許之宗翰遂遣慶裔
自河陽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隸景州會官吏軍民於
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皆莫敢言曰願聽所舉慶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古

徐露意以屬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
也故進士張浚等遂共舉之慶裔至德博大名一如景
州之故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慶裔歸
具陳諸州郡推戴之意宗翰許之致異張滙節要云劉
叛臣張剛中獻策于慶裔以三班奉職酬之復以為已
見獻于尼瑪哈非也金人攻山東止以邦昌為名不易
官制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達蘭豈敢擅許于人
耶劉豫揣意求于昌慶裔懷私屬于豫其所由來漸矣
非自剛中始也滙久在 夏四月甲戌御舟至明州
丙子次餘姚縣海舟大不能進詔易小舟仍許百官從
優先發 癸未帝次越州駐蹕州治致異熊克小紀俗
至越州今 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與金宗弼相持于黃

天蕩而貝勒托雲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
許還屯京口績不為動敵乃趨真州績金壇人也時托
雲軍于北宗弼軍于南致異趙雄撰世忠神道碑云烏
珠軍于南達蘭軍于北謀也是
時達資正在離州遣兵來援 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
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纜貫以大鈎以授士
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
其背毋絕一纜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求與世
忠語世忠酬荅如響時于所佩金瓶傳酒縱飲示之宗
弼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
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呂頤浩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古
敵窮蹙乃請帝如浙西且下詔親征以為先聲而亟出
銳兵策應世忠庶幾必擒烏珠參知政事王綯亦言宜
遣兵與世忠夾擊帝納之甲申下詔親征御史中丞趙
鼎言臣在溫台屢言當埃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兵盡渡
江然後回蹕今遽有此舉必韓世忠之報敵騎窮蹙可
以剪除耳萬一所報不實及建康之眾未退回戈衝突
何以待之時有妖人王念經者聚眾數萬反於信州之
貴溪鼎言饒信魔賊未除王璣潰軍方熾陛下遽捨而
去茲乃社稷存亡至危之幾也 戊子韓世忠奏捷帝
曰金人南下以來諸軍率望風奔潰今歲知世忠輩雖

不成大功皆累獲捷若益訓率繕兵今冬金人南來似有可勝之理范宗尹曰前此兵將望風奔潰而今歲皆能力戰此天意似稍回要願陛下修德庶幾天意必回乃出世忠奏命尙書省以黃栲諭中外時敵眾十萬餘而世忠戰士才八千宗弼求登岸會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宗弼招之降世忠怒引弓且射之亟馳去 壬辰近臣言陛下即位以來灼見禍亂之源痛思懲艾故以元祐黨籍屢下詔旨特加追叙欲以竦動四方觀聽甚盛舉也止緣使逐家各自陳乞故或子孫零落不能申請或子孫雖在而誥敕散失至有誥敕具在而爲有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六

以微文沮止者致使往往未被贈典雖如呂公著呂大防韓維蘇轍顧臨梁濤張舜民范祖禹王古輩尙未沾昭洗之澤其它不可言而知也臣私竊懼之夫名黨籍率皆一時之望所歷官職眾所共知不容稍有僞濫而特命追復又非尋常之比謂宜誥命從中而下使異數齊頒四方改觀豈宜以有司微文沮格邪欲望睿旨俾三省條具不必更待逐家陳乞疏奏詔依德音許本家自陳而已 丙申通議大夫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呂頤浩罷先是趙鼎復辭吏部尙書之命且攻頤浩之過章十數上頤浩乃求去帝宣還

之前一日頤浩入見畢面東而立不預進呈帝諭王絢等曰頤浩功臣兼無悞國大罪與李綱黃潛善不同朕眷遇始終不替是夕遂召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制罷頤浩制畧曰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于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于眾論遂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後二日復詔中外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時王絢與頤浩論頗同乃累章乞免于是范宗尹攝行相事遂畱會稽無復進居上流之意矣 是日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及宗弼再戰于江中敗績宗弼既爲世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七

所扼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獻謀于金人曰江水方漲宜于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宗弼從之傷冶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果成次日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金人終不得濟先是宗弼在鎮江世忠以海舟扼于江中乘風使篷往來如飛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王某僑居建康教金人于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漿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篙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及是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

海舟皆不能動世忠舟師本備水陸之戰每舟有兵有馬有家屬有輜重金人以火箭射其窮逢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墮江者不可勝數所焚之舟蔽江而下金人鼓櫂以輕舟追襲之金鼓之聲震動天地統制官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孫世詢武功大夫吉州防禦使嚴永吉皆力戰死世忠與餘軍至瓜步弃舟而陸旋還鎮江聚兵沿江避兵之人往往取其糧倉亦有得軍儲銀帛者宗弼乃得絕江遁去後贈世詢五官永吉四官仍竝為承宣使錄其子世詢開封人也改異撰世忠碑載此事但云風弱帆緩敵得以輕舟渡去全不載世忠敗績及金人火攻等事蓋諱之也孫觀倫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六

忠慕誌云敵乘南風縱火抗舟師差近事實今從沈與求劾范宗尹章疏趙姓之遺史及中興姓氏錄世詢傳入辛丑詔諸路併經殘破州軍發解舉人以靖康元年就試終場人數為率紉計取放 是月金人侵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甯守司統制牛皋潛軍于寶豐之宋邨擊敗之京西捉殺副使王俊以皋為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 夏五月壬寅朔詔孟夏饗景靈宮令平江府溫州守臣分詣其後福州潮州準此 癸卯金禁私度僧尼及繼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婚配 甲辰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范宗尹為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 時江北荆湖

諸路盜益起大者至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盜所不能至者則以上豪潰將或攝官守之皆羈縻而已攷吳諸路鎮撫使桑仲李成孔彥舟薛慶皆起于羣盜翟興劉位皆土素李彥先郭仲威皆潰將吳翊趙霖馮長寧皆攝官朝廷及大臣出使所除惟陳潘岳飛范之才而已宗尹以為此皆烏合之眾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乃言于帝曰答太祖受命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事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法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河北數十州為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六

屏王室羣臣多以為不可宗尹曰今諸郡為盜據者以十數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曷若朝廷為之使恩有所歸帝決意行之遂以為相宗尹時年三十三 己巳起復承務郎張斛言淮南兩路見有歸正人守官或寄居者慮人情猜忌安生事端量移入以南州軍各令自言願往何州居止從之時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亦言自東晉以來中原失據故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比金人南侵多驅兩河之民列之行陳號為簽軍被其劫質以來蓋非得已今年建康鎮江為將臣所招遁歸者無慮萬人此其情可見莫若用六朝僑寓法

分浙西諸縣皆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它類此俟其南侵徐以共戰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亦何爲而不歸我哉況浙西州縣昨經殺戮之後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繕定田產頃畝以僑寓之人計口而給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陳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虜反爲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 丁未金左副元帥宗翰與諸帥分往山後避暑先是大同尹高慶裔自東平還雲中言推戴劉豫之意宗翰復令慶裔馳至東平問豫可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三

陽推張孝純宗翰報曰戴爾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當就位我當以孝純輔爾其議遂決宗翰與右監軍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同之白水泊避暑于是右副元帥宗輔之儒州望雲縣之望國崖左監軍昌雷居濰州而宗弼自江南還屯六合縣 戊申金主詔曰河北河東簽軍其家屬流寓河南被俘掠爲奴婢者官爲贖之俾復其業 辛亥朝請郎直龍圖閣統領赤心隊軍馬劉晏及戚方戰于宣州死之初宣州圍急朝廷命統領官巨師古統兵三千人自平江往援又命晏自常州以所部赴之晏始

至城下未安營壘乘賊不意自城南轉城西直趨城北以擣方之帳方大驚遶走晏恃勇欲生致方乃單騎追之賊見官軍不多乃自駱駝山設伏以斷其歸路方率龍隨迎戰晏力不能敵退還至天寧寺前馬陷淖不可出橋左有伏賊以鈎槍搭晏猶手殺數十人以無援被害師古踵至連戰不勝遂引眾入城事聞贈晏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爲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壬子金人焚建康府執李稅陳邦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時宗弼屯六合縣其輜重自瓜步口舳舻相銜至六合不絕建康城中悉爲煨燼稅道死宗弼以邦光歸于劉豫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三

南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聞金人去以所部邀擊于靜安勝之飛還屯溧陽後軍統制劉經欲殺飛而併其軍飛誘經殺之初金人既渡江淮東猶無警安撫使直寶文閣張緝尙守揚州節度濠州軍馬劉位領眾在橫山中惟飲博而已逮金人據六合于是眞州爲羣賊所擾不可居守臣王冠率軍民渡江駐于溧水溧陽之間金人又入眞州而揚州亦不可守張緝乃棄揚州敵在建康凡半年自采石至和州道路往來不絕宗弼既破浙西和州粗留兵戍守然無一官軍乘虛至城下者水軍統制邵青屯竹篠諜知建康敵騎絕少欲引兵入之會

青爲牛所傷創甚遂不能行有都團陳德結欲殺金人部勒已定前期爲其徒所告德舉家被害兵馬都監金沔死之岳飛之擊金人於靜安也通直郎權通判建康府錢需糾率鄉兵邀敵之後遂從飛入城因權府事夜有赤雲亘天其中白氣貫之犯北斗及紫微由東南而散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此天變陛下出變以示警也願陛下隨宜措置修宗廟陵寢之祀多遣親信之臣迎護柔德帝姬還宮及取越王之子使奉朝請擇謹畏儒臣教之又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號令出于四方者多矣盡假便宜即同聖旨然其大者虔州一朝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三

歸復圍之禁軍左指揮使鄭立亦拳勇忠憤共激士卒晝夜備禦不少怠闕數日宗弼親督眾攻城軍士胡廣伏城東北角發彊弩射之中其左臂宗弼大怒立擊破之昌祚與權通判州事奉議郎唐景歷陽令審司戶參軍徐航歷陽尉成忠郎邵元通皆死譙樓上敵裂其尸以徇時士多不降潰圍而出保州之須麻湖水寨推鄉人一二豪者爲統領霖時在江東間關赴難軍民言于胡故命爲守浚贈昌祚三官錄其二子景旻元通皆推恩有差霖嘗爲直徽猷閣坐賊廢戊午初帝在明州諸班直爲亂既誅爲首者遂廢其班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三

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爲詔矣願條約便宜事件度其緩急特罷行之申節張浚等止降指揮勿爲詔令甲寅金人破定遠縣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保寧軍承宣使節制淮南軍馬問勅爲所執至南京金人欲降之不可欲以爲京東安撫使又不可敵怒殺之計間贈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謚壯節是日統制官巨師古與戚方戰于宣州城下方三戰三敗遂引去宣州受圍凡二十有九日方既去城之東壁摧裂者數十丈乙卯朝奉郎趙霖知和州始宗弼既渡江和人共推兵馬都監武德大夫朱昌祚權領州事率軍兵固守逮敵北

四國有藩垣之助唐分藩鎮北邊無疆敵之虞永惟涼
渺之資履此艱難之運遠巡南國久隔中原蓋因豪傑
之徒各異方隅之守是用攷古之制權時之宜斷自荆
淮接于畿甸豈獨植藩籬于江表蓋將崇屏翰于京都
欲隆鎮撫之名為輟按廉之使有民有社得專制于境
中足會足兵聽專征于闕外若轉移其財用與廢置夫
官僚理或應聞事無待報惟龍光之所被既竝享於終
身苟功烈之克彰當永傳于後裔尙賴連衡之力共輸
夾輔之忠詔詞直學士院綦崇禮所草也先是范宗尹
言從官集議分鎮事宜請以京畿淮南湖北京東西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五

方并分爲鎮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合歸朝廷置官提
舉外它監司竝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令帥臣移用
管內州縣官許梓置知通令帥臣具名奏差朝廷審量
除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擢要除
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 乙丑右
武大夫忠州刺史知楚州兼管內安撫使趙立爲楚泗
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時宗弼自六合歸屯于楚
州之九里徑欲斷立糧道立又大破之先是劉豫在東
平遣立故人葛進等資書誘立令貢稅賦立大怒不撤
封斬之已而又遣沂州舉人劉偁持旗榜招立具言金

人大軍且至必屠一城生聚立令將出就戮偁大呼曰
公非吾故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爲國豈問故人耶趣令
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胡由是忠義之聲
傾天下遠邇嚮風歸之 戊辰統制官岳飛獻靜安金
人之俘帝呼入譯問得女真八人磔之餘漢兒分隸諸
軍帝因謂大臣曰金人頗能言二聖動靜云今在韓州
及皇后官人皆無恙帝感動不憚久之 三省言江道
遼遠緩急恐失機會欲分江東西爲三帥鄂州路領岳
筠袁虔吉州南安軍江州路領洪撫信州興國南昌臨
江建昌軍池州路領建康府太平饒宣徽州廣德軍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五

爲安撫使從之先是浙西帥府移治鎮江故范宗尹請
置安撫使于鄂與江池謂建康本帥治緣近鎮江而去
江州千四百里獨池在其間若置帥于此則沿江道里
甚均三帥相去各七百里然池陽僻陋乃置江東大帥
而建康重地反爲支郡隸之議者不以爲是 六月壬
申權通判建康府錢需言捕敵兵一人自言涿州人上
曰此吾民不可殺也令隸諸軍 金以故遼舊臣耶律
哈哩質舊倫曷里質今改等十人分治新附州鎮 癸酉金主
命以昏德公女六人爲宗婦 甲戌以宰相范宗尹兼
知樞密院事罷御營使議者以爲宰相之職無所不統

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爲兩府兵權付于樞密比年又置御營使是政出于三也望罷御營司以兵權歸之密院而宰相兼知凡軍額有闕並由樞密增補不得非時招收仍用符以遣發庶幾可以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于是罷御營使及官屬而以其事歸樞密院爲機速房焉自慶歷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復兼蓋自此始詔初除執政官正謝日賜衣帶鞍馬如故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三

號太尉兵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衛名其軍除光世都統制 戊寅詔御前五軍改爲神武軍御營五軍改爲神武副軍其將佐並屬樞密院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季陵復爲中書舍人陵入對首上奏曰臣觀今日國勢危如綴旒大駕時巡未有駐蹕之地賢人遠遁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子下而將不和政權去于上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鑿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弛備江淮而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張浚出爲

宣撫處置使不過欲迎陛下耳金人長驅深入吳越至今尚在淮甸曾無一騎入援王室者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于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于將帥是致陛下信任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而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而不知任賢自張確許景衡欽悒而死劉豫杜充相繼颺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矣今天下不可謂無兵若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者各率諸將同心而謀協力而行何所往而不克然兵柄既分其情易睽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效小勞以報主恩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三

能成功哉君臣之間義同一體廟堂出命百官承稟知有陛下不知有大臣大臣在外事涉形迹其可佗威福以自便乎張浚在陝右區處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耶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耶以至賜姓氏改寺額事類此者無與治亂待報何損是浚在外傷于太專矣三代之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民墜塗炭無甚于今日發掘邱墓焚燒屋廬六親不能相保而戴宋惟舊實祖宗德澤在人心者未厭也所望以中興惟此一事耳然人心無常固亦難保陛下宜有以

結之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今欲輕徭以舒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蓋動民以行不以言臣意陛下舉事當人心服自足以結之也齋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于理天下不心悅而誠服者未之有也臣願陛下以其所當慮者使一二大臣謀之無偏聽無自賢無畏疆禦無徇私昵處之得其當則人心服人心服則盜賊將自息而外患亦可圖矣 是日滁濠鎮撫使劉位爲張文孝所殺前一日位引兵入滁州克之文孝遁去詰旦文孝以其眾復至城下位即引兵迎敵位逢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天

眾數百以爲已之兵也乃指揮殺賊而所逢者賊兵也位覺之欲急戰爲賊所殺權知州事苟某與州縣官皆散走事聞詔其子武德郎開門宣贊舍人知泗州綱起復滁濠州鎮撫使贈位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後爲立祠名剛烈 已卯罷臨安府守臣兼浙西同安撫使以防秋在近欲責任之專故也 庚辰和州進士龔楫率民丁襲金人于新塘爲所殺時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雖已受命然寓治水寨未入城水寨之眾乘間出掠敵營宗弼乃遣偏師築堡新塘以遏絕濡須之路楫率二千人襲之入其營獲敵兵數百所掠男女盡縱之楫

歸道遇敵救大至其眾多赴水死楫爲敵所得戟手大罵不絕敵鬪割之時年二十二霖上其事于朝有司以楫率眾無所受命而格其恩楫原孫也敵之得歷陽也有士人蔣子春者平日教授鄉里敵見其人物秀整喜欲命之以官子春怒罵爲所殺 乙酉詔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權主奉蓋王祭祀先是安時請襲封事下禮官以安時非嫡遂不許自仁宗以來諸王後各以一人襲封至渡江始廢 戊子詔遣使撫諭邵青威方以所部赴行在時方引兵犯安吉縣之上鄉浙西江東置制使張俊以兵討之或言上鄉路狹不可行兵俊乃遣其將王再興招之會統制官岳飛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始請俊乞降方上兵簿有馬六百匹所獻金玉珍珠不可計至行在日與中貴人捕博不勝取黑漆如馬蹄者用火灼去皆黃金也以償博不下數枚詔遷方武翼大夫以其軍六千人隸王瓌軍後因以方爲裨將時人爲之語曰要高官受招安 乙丑樞密院進呈劉光世所獲敵人并簽軍狀參知政事張守曰光世謂簽軍不宜畱蓋知吾山川險易它日叛恐爲敵人鄉道帝曰此皆吾民也不幸陷于敵驅質而來豈其得已守曰若分置軍伍中每隊畱一二人豈能遽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天

帝以爲然 辛卯大理寺奏魔賊王宗石等款狀帝曰
此皆愚民無知自抵大戮朕思貴溪兩時間二十萬人
無辜就死不勝痛傷乃誅宗石等二十六人于越州市
其餘皆釋之先是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全軍討饒
信妖盜大尉劉光世因命統制官王德新寶總兵會之
獲王念經德等凡屠兩縣所殺不可勝計帝聞之不樂
故有此諭 壬辰初山東之破其士人多不降有滄州
人李齊聚眾沙門島密人徐文聚眾靈山寺萊州人范
溫聚眾福山島會河北忠義人獲送宗室士幹泛海南
歸文劫之至是文自稱忠訓郎權密州都巡檢使其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

三

宋穩自稱忠翊郎權兵馬監押請以所部五千人海舟
百五十泛海來歸詔各進一官赴行在 已亥封才人
張氏爲婕妤和義夫人吳氏爲才人吳氏開封人時年
十六自上即位以來嬪御未備及是潘賢妃從隆祐皇
太后在虔州後宮近侍者惟二人而已 是月資政殿
大學士陳過庭沒于燕山年六十後謚忠肅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宋紀一百八 起上章掩茂七月
盡十二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建炎四年 金天會八年 秋七月癸卯詔諸道守臣自軍興以
來得便宜指揮者竝罷 斬神武前軍統領官胡仁參
于越州市宣教郎袁渾除名韶州編管坐與李鄴同謀
投拜又擅殺兩浙提點刑獄王翺故也尋詔以翺死事
贈朝請大夫官其家三人既而言者以爲翺嘗降敵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一

敵兵之去遂以印付翺不當褒贈范宗尹主之卒贈翺
一官錄其子云 甲辰執政奏以朝議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觀劉洪道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官帝曰
不可是又欲與呂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尙遲今
先令洪道往池州措置防江帝曰此固勿害但議者謂
頤浩多引用山東之人故不欲遣且頤浩身爲宰相當
收攬天下人材盡爲我用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先是中
書舍人季陵入對言疆敵之患已無寧歲焚劫殺虜幾
徧天下夏則北去秋則南牧往年休士馬于燕山次年
移于河北次年移于京東今禹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

夕可謂急矣張浚提兵已赴公安劉光世提兵已赴鎮
江亟召亟遣事尙可及若呂頤浩既去朱勝非未來使
七月受命八月之鎮九月弓勁馬肥敵人向南兵不素
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急與大臣
謀先遣軍馬儲運要擇賢副經畫以待其來不然雖位
望崇重號前宰相無益也今日注意將相非爲安危實
爲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哉至是遂
命洪道趣之池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以統制官張
俊李貴王進王渙所部合四千人隸本州諸軍權聽節
制洪道請用便宜指揮許之 戊申詔臣僚至都堂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二

正一品外它竝在執政之下著爲令爲劉光世也 辛
亥金主命給泰州都統博勒和舊倫斐蓋所部諸穆昆
舊倫謀甲冑各五十 先是金都統洛索舊倫斐蓋經畧
陝西所下城邑旋歸附于宋監戰阿里布舊倫阿魯請
益兵于是諸將會議于帥府宗翰曰前以伐宋故分西
師合于東軍而陝西五路兵力雄勁當併力功取宜令
達蘭舊倫捷撫定江北宗弼以精兵二萬先往洛陽以
八月往陝西或使宗弼遂將以行諸將曰陝西兵威非
不足今叛服不常緩懷之道有未盡爾誠得位望隆重
恩威竝濟者以往可指日而定當以皇子右副元帥宗

輔往洩其事或于宗翰希尹中擇一人以往各具議以
問金主曰往者洛索所向輒克今使專征陝西淹延未
定豈倦于兵而自愛耶關陝重城卿等其戮力焉遂命
宗輔往洛陽治兵 乙卯金主命徒昏德公重昏侯于
五國城以將立劉豫故也破異宋二帝徒五國城金史
狩行錄爲據也繫年要金烏登路統軍錫庫傳金主命
減去隨行宗室官吏上皇力懇之不從乃謂從者曰遠
道相隨本圖哀樂與共但事屬它人無如之何言訖泣
下從者皆號呼而出于是宗室仲瑛等五百餘人內侍
黎安國數百人皆畱從行者惟晉康郡王孝壽和義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三

王有奕等六人而已 丁巳申命元祐黨人子孫經所
在自陳盡還應得恩數 丁卯金主如東京溫湯遣高
慶裔韓昉冊命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效異
小紀以金冊劉豫爲五月間事蓋據劉豫傳也張匯節
要作九月九日按九月九日係成申故金史亦云九月
戊申立劉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似成申爲得其實
矣繫年要錄載爲齊冊文首云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
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云云是金人命
使冊豫實在此月也至九月戊申乃豫受冊位之
口故宋史云九月戊申劉豫位於北京也今從繫年
要錄前後分載又冊文云遣使畱守西京特進檢校太
尉尚書右僕射大司馬兼山西北路都統上柱國廣
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黃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
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南陽縣開國侯食
邑一千戶實封二百戶韓昉按金史不爲高慶裔立傳
而韓昉傳所載官職亦言之 八月辛未朔浙西安撫
不詳今附錄以備金史參攷

大使副使置參謀參議官各二員俸賜視雜監司自是
諸路以爲例 壬申詔福建溫台明越通泰蘇秀等州
有海船民戶及嘗倫水手之人權行籍定五家爲保毋
得發船往京東犯者竝行軍法 癸亥詔神武中軍
選親兵通舊倫六百人更三番入直禁中不隸禁衛所
命統制官辛永宗提舉之 甲戌詔日輪侍從一員具
前代及本朝關治體者一兩事進入 初朝散郎知
州甄采以得柔福帝姬聞于朝會采爲淮西都巡檢使
劉文舜所破乃脫身從韓世清衛送帝姬赴行在時帝
猶在溫台先遣入內侍省押班馮益宗婦吳心兒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四

越州驗視戊寅乃取入官封福國長公主 改異柔福帝
姬始封長公
主宋史不載其日據汪藻浮溪集有草福國長公主制
云彭城方急魯元當困于面馳江右復與益壽宜充于
禁衛又有代福國長公主奉迎隆祐皇太后起居表是
長公主之封在隆祐皇太后未還之前明矣宋史高宗
紀以太后至自虔州繫于庚辰今 庚辰隆祐皇太后
從繫年要錄倫戊寅封長公主
至自虔州上出行宮門外奉迎因歷問太母所過守臣
治狀后性恭謹未嘗毫髮聞於朝廷然喜飲酒上以越
酒不可飲令別市醴后使持錢往酤未嘗直取也后在
禁中嘗微覺風眩有官人自言善用符水咒疾可瘳者
或以啟后后曰又是此語吾豈敢復聞也此等人其可
醫禁中邪立命出之 是日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

州天長軍鎮撫使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宗
弼既屯六合縣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趙立在楚薛慶
在承扼其衝不得進宗弼患之左監軍昌自孫邨來見
宗弼計事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使郭仲威聞之約
慶俱往迎敵慶以是月戊寅出兵已卯至揚州仲威殊
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邪我爲先鋒汝
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
戰十餘里匹騎三人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走還揚州
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爲追騎所擒馬尋舊路歸
承州軍中見之曰馬空還矣太尉其死乎仲威棄揚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五

奔興化敵長驅攻承州兵馬鈴轄王林出城迎敵不勝
遁承州破金懼慶復歸遂殺之慶在承久軍食既足不
復斂取于民王官自京師至者館穀甚厚皆按格賦祿
官兵隸承州者月糧時帛舉如令給之至視其徒則戰
士計日廩食老弱計日受券而已金人自浙歸大寨于
天長六合間慶親率眾劫之得牛數百悉賤其估分界
民之力田者民懷其惠亦賴其捍禦以自固敵假道於
承以攻楚慶不聽至是被害慶起羣盜其眾多驍雋敢
鬪慶臨敵勇亦能以少擊眾故慶死承州遂破楚勢孤
卒無以抗敵人皆惜之計聞贈保寧軍承宣使 癸未

宣撫處置使張浚復取永興軍初浚之西行也帝命浚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及是金左監軍昌與宗弼皆在淮東約秋高南下浚度宗弼必將侵東南議出師分撓其勢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曲端曰平原廣野敵優于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且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議戰浚不聽復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彬往渭州以招填禁軍為名實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見端問曰公嘗患諸路兵不得盡合及財物不足以供事今張公之來兵合財備洛索孤軍漢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六

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今失不擊若尼瑪哈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戰彼已必先計吾不可勝與敵之可勝今敵可勝只洛索孤軍一事然彼兵技之習戰士之銳分合之熟無異前日我不可勝亦只合五路之兵一事然將帥移易士不素練兵將未嘗相識所以待敵者亦未見有大異于前日萬一輕舉脫不如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敵來侵因糧于我被去來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嘗為客彼嘗為主今當反之精練士卒按兵據險使我常有不可勝之勢然後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彼所謂關中陸海者春不得

耕秋不得獲則必取糧于河東是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因而乘之可一舉滅矣彬以端言復命先是吳玠以彭原之敗望端不濟師而端謂玠前軍已敗惟長武有險可捍衝突二人爭不已浚積前疑奉用彭原事罷端兵柄與官觀再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珙諸州羈管陝西人倚端為重及貶軍情頗不悅彭原趙姓之遺史載金人敗吳玠于端有何計策端謂承平之久而人不知戰金人新造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議戰浚不喜乃曰將軍持不戰之說豈可以當大將端曰唯送納威武大將軍印猶用為參謀時王庶亦為參謀議論不協固辭遂以為都轉運使隨軍而已浚發秦亭見兵馬俱集大喜謂當自此便可以徑入幽燕問端如何端曰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七

敗浚曰若不敗如何端曰若宣撫之兵不敗端伏劍而死浚曰可責狀否端即索紙筆責軍令狀曰如不敗當伏軍法浚曰若不勝當復以頭與將軍遂大不協與宋史異浚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左副元帥宗翰問罪宣撫司幹辦公事萬年郭奕力言不可浚不從乃以玠權永興軍路經畧司公事遂取永興軍玠以功陞忠州防禦使 丙戌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孟忠厚乞調太母所過秋稅范宗尹曰頃已免夏稅若復調放慮州郡經費有缺必致橫斂帝愀然曰常賦外科斂及賦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賦吏死徙未嘗末減自今官吏犯賦雖未加誅戮若杖脊流配不可貸也 己丑詔通泰鎮撫使岳飛

以所部救楚州時揚承二鎮已破楚勢亦危趙立遣人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往救之俊曰敵方濟師達資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曰楚當敵衝所以蔽兩淮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弱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見帝曰江東新造全籍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養寇自便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飛立腹背掩擊仍令劉光世遣兵往援母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八 八

失事機 庚寅詔景靈宮神御自海道迎至溫州奉安金人欲發陵寢河南鎮撫使翟興遣其子琮及統領官趙林率兵自河陽南城至鞏縣永安軍邀擊之屢戰皆勝追奔至澠池而還 九月辛丑建昌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請兵五萬人分屯建康等處內建康府萬五千人太平州萬人池州之萬人饒州五千人除參謀官劉洪道見管崔邦弼及李貴等兵約五千人韓世清約六七千人外乞朝廷貼足付臣使喚管王翦伐楚謂非六十萬人不可終如所料杜充以五萬人祇守建康猶不免敗事況本路上下近千里多是緊要渡

口今臣乞兵五萬委爲不多又言劉光世有部曲約二三萬人其勢稍彊乃可殫壓烏合之眾今臣素無部曲非得知兵政統制官及正兵二萬人難以鎮服眾心乞以神武前軍統制王玘所部前軍及諸臣巨師古顏孝恭自隸又請招捕水寇邵青崔增及賜諸軍衣甲詔賜樞密院見甲千副本路上供經制錢四千萬緡米二十萬斛餘從之頤浩將行見帝言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聞已渡淮北去然金人多詐而難測臣比經四明見朝廷集海舟于岸上是必爲避敵備夫避敵固當預辦然禦敵之計尤不可緩臣料聖駕萬一避敵不過如永嘉及閩中耳望鑒去歲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爲二項一項浙西一項浙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敵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爲之計俟來夏則遣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赴文登以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趨彭城以撼鄆濮蓋金人用兵淡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暑月用兵臣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能察願畱聖意 壬寅劉光世奏淮南諸鎮郭仲威潰散薛慶身亡趙立不知存亡岳飛現在江陰軍不見赴鎮劉綱以所部渡江赴行在散在南北岸倫過金人見

晉承州臣遣王德渡江過邵伯埭擒敵軍四百餘人詔
光世以所俘赴行在既而德自天長引兵趨承州不得
入斬所部左軍統領官劉鎮而還 甲辰太上皇后鄭
氏殂于五國城年五十二 乙巳詔劉光世岳飛趙立
王林倚角逼逐金兵渡淮時金左監軍完顏昌圍楚州
已百餘日鎮撫使趙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
也首領驍將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立手奪二
槍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五十餘騎追立立
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立三幟邀戰立以三騎應
之伏發立中飛矢奮身突圍以出敵益攻之 戊申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十

豫僭位于北京初軍民間豫至殺金人閉門拒豫豫擊
而降之遂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大赦僞境 乙卯金左
監軍昌攻楚州守臣右武大夫徐州觀察使楚泗州漣
水軍鎮撫使趙立死之前一日昌大進攻具臨城翼日
填濠將進立率士卒禦之忽報敵進城矣立笑曰將士
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且令其匹馬隻輪不返上城
東門未半飛礮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立猶曰吾終不能
與國破敵矣可舉至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敵不
悟言終而絕年三十七然人聞其死知城必破失聲巷
哭不可止眾以參議官程括權鎮撫使以守敵益攻之

已未帝曰昨韓世忠進一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
所敢乘朕若以九重之中未嘗出入何所用之卿可自
畱為戰備時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言積俸未支三省
奏近惟隆祐皇太后殿下所積供俸物計直供支潘賢
妃勸請已不給帝曰將帥朕所委用當厚恤其家可特
予之餘人毋得援例 是日金均房安撫使王彥及桑
仲戰于平麗縣之長沙平敗之仲既陷均房有窺蜀之
志擁眾犯金州白土關彥以官軍保長沙平仲故為彥
部曲以書請曰仲于公無所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
彥語寮佐曰吾知仲之為人能馭士卒輕財善鬪然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十一

而無謀決為諸公破之乃遣統領官門立為先鋒立鏖
戰不勝馬陷淖其子璋馳過立呼之璋不應而去立罵
賊不絕口而死人心震恐時官軍纔二千糧且不給或
請少避賊鋒彥曰今敵在陝西若賊至安康則四川腹
背受敵矣敢有言避賊者斬遂率同統制王宗尹相為
犄角士皆爭奮賊張步騎六道竝進彥執旗大呼麾士
士殊死鬪自辰及酉賊大敗追至竹山縣而還仲遂據
房陵仲之未敗也王闢在房州與仲遙為聲援至是彥
遣人招闢闢遂降彥欲造其營眾不可彥曰我以誠待
闢闢雖詐亦何能為遂肩輿至闢營闢大驚與其黨皆

聽命張浚承制以彥為左武大夫關後腰斬于興元府
辛酉金安班貝勒都元帥杲率杲太祖母弟也後封
遼王諱智烈 癸亥知樞密院事宜撫處置使張浚以
都統制劉錫及金人戰于富平縣敗績初浚既定議出
師幕客將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唯諾相應和會
帝亦以金人聚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郿延以
擣其虛時權永興軍經畧使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
畧使趙哲收復郿延諸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畧使劉錫
秦鳳經畧使孫渥涇原經畧使劉錡各以兵會合諸路
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錫為統帥浚又貸民賦五年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十一

錢糧帛之運不絕于道所在山積浚親往邠州督戰金
左副元帥宗翰聞之急調宗弼自西京入關與洛索會
我軍行至耀州之富平金人已屯下邽縣相去八十里
而洛索方在綏德軍眾請擊之浚不可乃約日會戰金
人不報書凡數往洛索乃自綏德軍來移軍與我軍對
壘親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南師曰人雖多壘壘不固干
瘡萬孔極易破耳浚猶遣使約戰金人許之至期輒不
出兵以為常浚以洛索為怯曰吾破敵必矣幕客有請
以巾幗婦人之服遺洛索者諸路鄉民運芻粟者絡繹
未已至軍則每州縣自為小寨以車馬為衛相連不絕

錫令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
徙據高阜使敵馬衝矢吾足以禦之秦鳳路提點刑獄
公事郭浩亦曰敵未可爭鋒當分地守之以待其弊諸
將皆曰我師數倍于敵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
用他徙將戰命立故將曲端旗以懼敵洛索曰彼給我
也是日洛索選三千騎尊會令扎哈貝勒舊倫折合率
之囊土踰渚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
諸軍驚亂遂薄我軍鎬身先士卒禦之自辰至未勝負
未分金人更薄環慶軍他路軍無與援者會哲擅離所
部將士望塵起驚遁軍遂大潰哲旗牌未及卷眾呼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十一

環慶趙經畧先走至邠州乃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
軍資不可計欽異張浚行狀云金人尼堪益兵二萬聲
大帥烏珠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間與
尼堪等會考張節及諸書宗翰此時在雲中未嘗親入
關行狀誤以洛索為尼堪也熊克小紀云右監軍烏珠
與洛索同行烏珠紹興二年春未始除右監軍克不詳
吹耳趙姓之遺史叙此事云諸軍驚亂浚乘騎急奔
諸軍皆潰是時浚只在邠州姓之亦誤今並不取
戊辰金左監軍昌急攻楚州破之初趙立之入城也有
徐州軍民老弱僅數千而勝兵居半又有楚州將兵二
千四縣民兵約五千共不滿萬人圍城初有野豆野麥
可以為糧後皆無生物有鳧茨蘆根男女無貴賤斷之
後為水所沒城中絕糧至食草木有屑榆皮而食者徐

州將士殘暴席勢凌楚軍二州眾不相能立善彈壓使各效其所長無敢校私隙其後忿問日聞敵謀知之然猶決忌立疑其詐死不敢動無何守者稍息徐人多潰圍而去敬用降人衛進言專攻北壁凡四十餘日至是乃破始立遣人告急帝命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督淮南諸鎮往援之東海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濱扼敵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前軍將王德至承州其下不用命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獨海陵岳飛屯三整僅能為援而亦眾寡不敵敵知外援絕攻圍益急立家屬先死于徐其赴鎮以單騎入楚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古

得女子知書者使侍左右讀軍中書記城破而沒立為人木強不知書其忠義蓋出天性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月俸給皆取其半與士卒同甘苦每戰操甲冑先登有退卻者必大呼疾馳至其側捧而斬之眾畏服亦樂為用其視金人如仇每言及必嚙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為言且自誓必死城破州人扶傷巷戰惟民兵奪門而出首領萬五石琦亨號千人敵皆得全自金人南侵所過名城大都多以虛聲脅降如探囊取之惟冀州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畧相當皆為金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金

銳意深入會張浚出師圍陝宗弼往援之又立以其軍蔽遮江淮故金師亦困蹙而止議者謂立之功雖張巡許遠不能過云以甲子之遺史立以己未之日死城日紀附傳姓之又云立一妻一妹一女年十餘歲男子方總角或遭拘掠或被殺害皆盡初海州淮陽軍鎮撫使李彥先托韓世忠軍有李進彥者犯罪流嶺南道為防送者所釋亦投世忠軍世忠之潰沐陽彥先入海聚眾後有兵數千與進彥分統之至是進彥累官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海州兵馬鈐轄及楚州受圍彥先以舟師援趙立與之刺臂為義兄弟城破之日彥先舟師猶在北神鎮淮水中前後扼于金人不得去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古

金以樓船併力攻彥先彥先所乘舟下碇石急收不應金人擊之彥先與其家皆死時進彥在東海縣招集彥先餘眾後渡海至秀州遂受呂頤浩節制 冬十月庚午朔張浚斬同州觀察使環慶路經畧安撫使趙哲于邠州政異趙哲之誅繫年要錄引日紀倫紹興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又載承節節趙進狀云父哲建炎三年落階官除同州觀察使于當年十月十一日宣撫張浚挾私輒從軍法身死按宋史倫庚午朔今從之遂責本帥都統制明州觀察使熙河路經畧安撫使劉錫為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初諸軍既敗還浚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問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眾皆言環慶兵先走浚命擁哲斬之哲不伏

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槌擊其口斬于埃下軍士
爲之喪氣浚遂以黃榜放諸軍罪皆已死諸將帥聽命
浚命各歸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
浚率帳下還保秦州陝西大震 辛未宣撫處置使司
參謀官王以寧言乞下詔幸蜀俾敵人固測乘輿所在
帝曰詔令所以取信于民自非必行之事不可降詔使
民何所適從張守曰昨已降旨令沿江儲峙 秦檜自
楚州孫邨歸于漣水軍丁禩水寨初金人以檜請存趙
氏執還燕山既而從二帝之上京上皇之遺金書請和
也檜與聞之逮二帝東徙韓州金主以檜賜左監軍昌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七

爲在用任用者猶執事也昌之提兵南下也檜以任用
隨軍以計得與其妻王氏俱行昌至淮陰以檜爲參謀
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及楚城之三日檜與王氏及
臧獲視童兒御史臺街司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以
小舟至漣水軍界爲禩運者所得將縛而殺之檜曰我
御史中丞秦檜也寨兵皆鄉民不曉其說以爲姦細稍
凌辱之檜曰此中有士人當知我姓名時王安道者爲
酒監獄呼示之安道佯爲識檜長指之曰中丞良苦獄
信之乃不殺翼旦謁禩于軍中其下諸將招與飲有副
將劉靖者欲殺檜而取其資檜知而責之靖不得殺檜

遂泛海赴行在 乙亥金主至自東京 癸未帝謂輔
臣曰聞城中百物貴湧將士經此寒苦可念太母日饋
朕盤飧問內侍云一兔至直五六千鶴鶉亦數百朕知
之飭尙食勿進鶴兔久矣范宗尹曰陛下恭儉如此天
下幸甚 甲申言者論防海利害有可慮者三不足畏
者三大畧謂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猝至勢難支吾
又出沒不疑牽制我師揚旗伐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
彼計得行此可慮者三也冒涉洪濤敵眾方病乘其未
定易以進擊又或爲風阻咫尺不前海道回曲加以泥
濘其隙易乘此不足畏者三也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七

有備則弗畏今莫若委沿海巡尉及民社分地防扼大
抵海舟不能齊一及其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從之
是日金主命遼宋諸官之降者各上其本國誥命等第
換授 乙酉言者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
服之舉者所以移孝爲忠徇國家之急也而比來所起
之士多非金革之故幾習宣政之風如權那彥爲發運
使姜仲謙爲湖北轉運使以至幕職之官亦行起復又
有資緣請托三省樞密院而圖起復者此何理邪欲望
一切罷去于以明人倫而厚風俗詔那彥專委催發諸
路錢糧應付行在大軍支遣其餘皆罷之 庚寅右正

言吳表臣言臣向嘗論奏乞諭張浚令提關陝銳旅疾速入援伏計朝廷必屢已督促然至今寂然未有來耗中外人情不勝失望臣伏念朝廷待浚之意亦至矣浚之奏請無有不行浚之官屬推賞甚厚蓋望其竭力爲報緩急有助也今冬候已淡敵情叵測在浚臣子之心亦豈遑安居若不恤君父之急于義如何欲望遣使臣由間道相繼督促張浚曲端等令統帥精騎星夜前來應援無使後時若疆敵深入亦有後顧之虞此事迫切不宜緩者時朝廷猶未知浚敗于富平乃詔樞密院遣使臣二人趣浚入援初浚既斬趙哲以陝西轉運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六

官孫恂權環慶經畧使或謂環慶諸將曰汝等戰勇而帥獨被誅天下寧有是事參議軍事劉子羽聞之令恂陰圖請將恂遂以敗軍斬統領官張忠喬澤統制官慕容洎與諸將列告于庭恂叱之曰爾等頭亦未牢洎環州屬戶其族甚大聞此懼誅遂首以兵叛進攻環州浚命統制官張中彥幹辦公事承務郎趙彬守渭州二人皆曲端舊部曲素輕劉錡又浚已還秦恐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逐錡而據涇原錡至環州與洎相拒金以輕兵破涇州次潘原縣錡畱彥琪捍洎親率精銳赴渭州錡至瓦亭而金兵已迫錡進不敢追洎退不敢入渭

遂走德順軍彥琪以孤軍無援亦懼遁歸古原州中彥彬聞之遂遣人詣金軍通款 甲午僞齊劉豫遣尙書右丞相張孝純冊其母令人爲皇太后立其妾錢氏爲皇后錢氏本宣政間官人出爲民婢入豫家有寵托言吳越王後而立之 丁酉詔爲趙立報二日朝贈立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烈官子孫十人且令訪其遺骸官給葬事後爲立祠名顯忠 己亥河南鎮撫司兵馬鈐轄翟宗率裨將李興渡河敗金人于陽城縣遂進之絳州之垣曲橫山義士史準等以其眾來附興歸以所部屯商州 杜充自南京至雲中金右副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九

帥宗翰薄其節不之禮久而命知相州 十一月癸卯詔曰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廟堂國勢尊安四裔順服而遭罹貶斥久歷歲時尙拘微文未獲昭雪朕經此時巡之久益知致治之難念茲老臣是宜褒稱三省可檢舉速行褒贈竝其餘黨籍臣僚下有司責以近隄具名取旨施行初帝既下詔褒錄元祐忠賢而朝廷多故有司未暇檢舉及是帝諭大臣曰此事議論已久終是行道未盡內中收得元祐黨碑卽降出令錄所司一一契勘褒贈遂追封公著魯國公諡正獻大防宣國公諡正愍純仁許國公諡忠宣皆贈太師

是日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復南康軍頤浩既駐
軍鄱陽會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頤
浩請與俱是月朔官軍至都昌縣後三日遂渡江入居
南康軍攷異熊克小紀庚子朔遂復南康軍誤也又據
要錄頤浩所奏復南康軍在十一月初四日今
從分守要害遣統制官巨師古以所部三千七百人救
江州是夜賊眾三萬人至南康與官軍鏖戰頤浩及楊
惟忠皆失利引兵渡江避之陳于北溪洲翼日師古引
兵未至江州五十里而營詰朝出戰遇伏為所敗其眾
潰去師古奔洪州頤浩乃傳檄王瓚韓世清會兵未敢
進 甲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初帝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二十

除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為節度使鼎以企宗非有
軍功持不下帝不樂詔鼎累乞官祠可本職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免謝罪鼎既免帝欲申前命參知政事謝克
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驟命之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
而陛下獨負謗于天下後世也帝乃止 乙巳權尙書
工部侍郎韓肖胄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事下
太常其後禮寺言自車駕巡幸以來宗廟之祭文雖省
而義存則歲所常行者亦當姑存其意而天地社稷之
祀不可輟今裁定每歲孟春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
及冬至四祀天夏日至一祀地孟冬上辛祀感生帝

立冬後祭神祇春秋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並
于越州天慶觀設位免玉與牲權用酒脯乃依方色奠
幣以輔臣為初獻禮官亞終獻宗室奏告並常服行事
從之 丙午秦檜入見初檜發漣水軍寨權軍事丁禩
令參議王安道馮由義輔行前二日至行在檜自言殺
監已者奪舟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謂其與何桌孫傅等
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
淮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行就令達蘭縱之必
質妻屬安得與王氏俱歸唯范宗尹李回素與檜善力
薦其忠乃命先見宰執于政事堂翼日引對檜言如欲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三

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且乞帝致
書左監軍昌求好攷異宋史倫乙巳秦檜
入見今從繫年要錄 是日通泰
鎮撫使岳飛自柴墟鎮渡江金左監軍昌既得楚州有
經營南渡之意乃攻張榮羅潭湖水寨金人屢攻榮阻
湖淖不得進及是天寒水淡遂併力攻其菱城榮不能
當焚其積聚而去金人進攻秦州飛以秦州不可守弃
城去率眾渡江屯江陰軍沙上 丁未朝請郎試御史
中丞致仕秦檜試禮部尙書賜鉞帛二百匹兩范宗尹
等進呈檜所草國書帝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
寐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授王安道馮由義官尋並改

京秩而舟人孫靜亦補承信郎始帝雖數遣使然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則自檜始檜紹興中奏疏中自叙語增入熊克小紀檜除尙書在戊申與日紀不同蓋誤見上之語以

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 丙辰金左監軍昌破泰州時昌有渡江之意欲耕地而守遂親率萬人下蔡州而屯之 巳未金人破通州 辛酉偽齊劉豫改元阜昌豫初僭立止用天會之號至是奉金命乃改之 甲子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乞益兵討李成帝曰頤浩奮不顧身為國討賊羣臣所不能及但與賊相距不度彼已容易輕進此其失也今兵既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三

嗣須今日持重急道王瓊引兵助之范宗尹曰頤浩意欲要得韓世忠兵馬為助帝曰若遣韓世忠提全軍破賊有餘力但敵騎尙在江北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眾跨江跳梁正倚金人南侵朝廷不能遣發大兵若陛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則成敗膽矣帝曰朕日夜念此不少置決意須親征俟敵騎稍北遣世忠先行朕繼總兵臨之先以賞招攜其眾許歸自新則成必易擒亦不欲多殺士眾也 丙寅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瓊以本部萬人速往呂頤浩軍策應 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自秦州還軍興州初浚兵既潰于富平金人以所得陝

西金幣悉歸河東帥府會張中孚趙彬送款于金人知慕容洵叛乃遂引兵而西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尙原權環慶經畧使孫恂由隴關入秦與浚會金人至渭州得其情實乃入德順軍浚聞敵入德順遂移司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弃浚之出師也幹辦公事朝請郎楊晟惇力言其不可浚不從晟惇乃求行過不隨幕下及是來見浚浚稍以諸事委之晟惇言金人必欲舉川秦然後歸國不若引兵金洋一帶俟敵騎既去然後收復川陝事乃未定浚雖不用其說然已置陝西于度外矣起復朝議大夫知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三

元府王庶亦來見浚計事力陳保秦之策眾議不同庶請歸持餘服浚之自邠南歸也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議當保葭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過興州一步繫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幹辦公事謝昇亦言不當遠去請築青陽潭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為然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使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浚哀死問傷錄善咎已人心粗安或謂吳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詎

改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敵懼吾乘虛襲其後此
 係蜀良策也諸將乃服時玠在軍會不繼鳳翔之民
 感其遺惠相與夜負芻粟輸之玠亦憐其遠意悉厚賞
 以鉅帛民人益喜敵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殺之又令保
 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益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 十
 二月庚午交趾郡王李乾德請入貢詔卻之 辛未金
 左副元帥宗翰命諸路州縣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
 之于路至癸酉罷籍客戶拘之入官至次年春盡以鐵
 索鎖之雲中于耳上刺官字以誌之散養民間既而立
 價賣之餘者驅之夏國以易馬亦有賣於蒙古室韋高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三

麗之域者時金既立劉豫復以舊河為界宗翰恐兩河
 陷沒士庶非本土之人逃歸豫地故有是舉 丁丑金
 陝西都統洛索卒後贈金源郡王諡莊義 己卯詔戶
 部進錢萬緡奉隆祐皇太后生辰時帝以太后誕日置
 酒官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幸相聚于此它
 時身後吾復何思然有一事當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
 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茲臣快
 其私憤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
 史錄所載未經刪定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
 無望於官家也帝聞之惕然其後更修神宗哲宗兩朝

實錄 癸未詔監司守俸並以三年為任 乙未神武
 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江南路招討使進解江州之圍且
 平羣盜事急速者許便宜時李成乘金人侵畧之餘據
 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使其徒多為
 文書符讖幻惑中外朝廷患之至是聞金不渡江帝乃
 止饒信之行范宗尹因請大將討成故有是命仍令前
 軍統制王玠後軍統制陳思恭鎮撫使岳飛皆屬俊
 詔招討使位宜撫使下制置使上著為令 翰林學士
 汪藻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
 金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
 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決不能守若為劉豫經營不過
 畱簽軍數萬人而已益可驅而去也淮南近經兵禍民
 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
 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
 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所部
 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在藩
 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一時也疏奏未克行中興後
 言屯田者蓋自此始 是歲行在大軍月費見錢五千
 餘萬緡鉅帛芻粟在外而諸養兵之費不與焉 紅巾
 賊屢犯均州知武當縣奉議郎王煥率邑人保山寨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三

軍大至或勸之使遁煥曰使吾有此心則不能與邑人
來此矣遂與一家俱死後錄其家一人 偽齊劉豫立
陳東歐陽澈廟于歸德府封東爲安義侯澈爲全節侯
取張巡許遠廟制立爲雙廟以祀之 初徽猷閣待制
洪皓與右武大夫龔璿持命至大原金令其陽曲縣主
簿張維館伴畱幾歲金遇使人禮益削是歲始遣皓璿
至雲中時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閣門宣贊舍人朱弁已
被拘倫皓因以金遣商人陳忠密令通問兩官已而左
副元帥宗翰召皓等遣官僞齊皓力辭不可宗翰怒命
壯士擁以下執劔夾承之皓不爲動傷貴人嗜曰此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

美

臣也止劔士以目爲誌請宗翰怒少霽遂流遞於冷山
與假吏沈珍隸李邱德黨趙張福柯辛俱流遞猶編竄
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監軍希尹使誨其八子 是
歲金渤海萬戶大托不嘉也舊倫捷不也今改北歸過淮與知軍
張渙飲於舟中因語及冊立劉豫事托卜嘉歎曰某遼
之大臣渤海之大姓曩者大金見招許以開國遼東累
載從軍披堅執銳今求一郡之安亦不可得豫不過山
東郡守勢孤而降乃當是任豈不負我哉渙孝純從子
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

宋紀一百九起重光 大淵獻正 月盡九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元年金天會 九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平旦率百

官遙拜二帝於行宮北門外退御常朝殿朝參官起居

自是朔望皆如之 改元紹興德音降諸路雜犯死罪

以下囚釋流以下羣盜隄一月出首自新仍官令州縣

存恤陳亡戰傷將士及奉使金國與取過軍前未還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一

家民戶今日已前倚閣稅租一切除放復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科令有司條具元祐黨籍臣僚未經褒贈人吏

刑部隄一月檢舉自紹聖廢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禮

官講求故事然未有應者 金人掠天水縣徙治翰林

承奉郎知縣事趙璧方受賀忽敵騎三百突入坐上縛

璧及統領官雷震主簿張昔以去璧等不屈皆殺之

已酉金人攻揚州 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立受嘗

在宗望軍中數年謀畫居多至是求解機務不聽癸丑

以立夔爲侍中知樞密院事以張忠嗣爲資政殿大學

士知三司使事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

事帝曰一日休務不至廢使事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夕何補也 已未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自去臘至今招到女直及簽軍共六百六十餘人乞補官詔補忠訓郎已下至效用甲頭內無姓人賜姓趙先是左監軍完顏昌屯海陵光世知其眾久戍思歸乃鑄金銀銅三色爲錢文曰招納信寶皆有使押字以爲信號獲戎人之解事者貸而不殺俾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扣江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遂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辛酉詔曰朕念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爲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二

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和之末以太常禮部各有所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今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是日輔臣進次帝因諭此事曰太祖功德如此世襲王爵宜不爲過范宗尹曰太祖嘗云天下初定朕思得長君以撫之而授太祖則其意專爲天下帝又曰朕頃在藩邸入見淵聖皇帝率用家人禮一日論及金人事嘗奏曰京師甲士雖不少然皆游惰羸弱未嘗簡練敵人若來不敗卽潰耳陛下宜少避其鋒以保萬全淵聖皇帝曰朕爲祖宗守宗廟社稷勢不可動其後敵復逼京師朕在相州得淵聖

說筆謂悔不用卿言是時近習小人爭言用兵熒惑聖聽殊不量力遂至今日之既 癸亥監察御史韓璜言臣誤蒙使令將命湖外民間疾苦法當奏聞自江西至湖南無問郡縣與村落極目灰燼所至殘破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緣金人未到而潰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襲逐之師繼至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殆徧盜賊既退瘡痍未蘇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刻剝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絕如系此臣所欲告於陛下者然道中伏讀改元德音不覺感泣州縣情僞陛下既已盡知請煩去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三

恩意已備臣之餘忠欲陛下謹信詔令務在必行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州縣自宜悉意奉行違者監察案劾御史臺察之 是月金人以萬騎攻河南寄治所西碧潭時鎮撫使翟興以乏糧方散遣所部就食於諸邑所存惟親兵數千報至人情危懼興安坐自若徐遣驍將彭玘往授以方略設伏於井谷遇敵至陽爲奔北金人以精騎追之遇伏爲所擒餘眾潰去 初順昌盜余勝等既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喜禍與射士張袞謀欲舉寨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言賊更助爲虐是無天地也兇黨忿剔

其目而殺之暴屍於市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汗之不從又殺之賊既平屍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為設香火事聞贈承信郎賜祠號忠節 二月戊辰朔祝友以其軍降於劉光世初友在新店欲侵宣州阻水不克渡會光世遣人招之友留其使彌旬然後受招時江東路兵馬副鈐轄王冠在溧水駐軍友移書假道以趨鎮江冠不從友引兵擊之冠軍大敗友遂自句容之鎮江光世分其軍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軍極富以金寶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 庚午改行宮禁衛所為行在皇城司 壬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四

初定每歲祭天地社稷如奏告之禮 己卯日中有黑子四日乃沒辛巳禮部尚書兼侍讀秦檜參知政事政事異建炎雜錄作壬午今從宋史孫觀鴻慶集有賀檜啟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咸涕交下漢蘇武節旄如公獨參大政要錄云檜以爲議已始大怒之 癸未范宗尹言天象有變當避殿減膳今人情危懼之際恐不可以虛文搖動羣聽望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帝曰日為太陽人主之象豈關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人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致為災也 癸未詔以季秋大饗明堂江淮招討司隨軍轉運使詹至言大敵在前國勢不力請停大饗以其費佐

軍仍督諸軍分道攻守以慰在天之靈繼志述事莫大於此 甲申詔郡守在任改移竝俟新官分符方得離任 丙戌復祕書省仍詔監少不竝置置丞郎著佐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范宗尹嘗因奏事言無史官誠朝廷闕典繇是復置 有崔紹祖者為金人所掠自南京遁歸詐稱越王次子保信軍承宣使受上皇蠟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與師取陷沒州郡是日至壽春府和州鎮撫使趙霖以聞詔文字不得奉行召皇姪赴行在政異雜錄倫趙不環繫年要錄引龔相記歷陽死事在及王亨乞奏薦狀皆稱偽元帥趙不環蓋紹祖七月丙午初赴獄自稱趙不環故也紹祖九月乙卯因御史臺檢法官晏敦復審問稱所詔不實移御史獄方招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五

附見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吳玠兵馬到郡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以朝議大夫持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關隴以為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特授參議官浚徐念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平趙但復其官移恭州宜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端漢乃盛言端反以求合又慮端復用謂端反有實跡者十又言端客趙彬揭榜鳳州欲以兵迎之秦鳳副總

管吳玠亦懼端嚴明譎端不已庶因言於浚曰端有反
心久矣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爲端訟冤浚亦畏其
得椒心始有殺端意矣 癸巳詔侍從臺諫條具休明
弭盜遏敵患生國財之策翰林學士汪藻上馭將三說
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大略謂
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
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道
路流傳遂謂陛下進退人材諸將與焉又廟堂者具瞻
之地大臣爲天子立政事以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
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六

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通加裁損庶乎
其可耳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禁中之
泛取今軍中非戰士者率三分之一有詭名而請者則
挾數人之名有使臣而請者則一使臣之俸兼十戰士
之費有俗補而請者則僂支廩祿與命官一同聞岳飛
軍中如此者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呵詰其盜支
之物可勝計哉臣竊觀禁中有時須索而戶部銀絹以
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人主用財須要有
名而使有司與聞至於度牒則以虛名而權實利以濟
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無以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七

臣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
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
棄城建議者進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
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
東西淮南之地為王城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
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又其甚
者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
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 金人以舟載江浙所掠
輜重自洪澤入淮至清河口假宣教郎國秦卿在趙瓊
水寨與瓊夜劫其舟得李悅所攜戶部尚書之印 丙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八

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宣撫處置使張
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類省試 是月金人
至德順軍經略使劉錫遁去金人以兵少不敢由秦亭
聲言分三道而獨出沿邊以掠熙素多馬金人駐兵搜
取無遺馬步軍副總管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劉惟輔
將遁去顧熙州尚有積粟恐敵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
敵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
夏國求附屬夏國不受其親信趙某詣金軍降金執惟
輔誘之百方終不言怒梓以出惟輔奮首顧坐上客曰
國家不負汝一旦遂附賊邪即閉口不復言第六將韓

奇者間行從惟輔為敵所得罵敵不降而死統制官
重以熙河降知蘭州龔谷寨高子儒聞惟輔尚存固守
以待及城破先刃其家而後死子儒狄道人也金人既
略熙河地遂引歸李彥琪在古原州張中孚及其弟中
彥導金人劫降之趙彬引敵圍慶陽守將楊可昇守不
降五路破秦鳳經略使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領官
關師古收熙河兵保鞏州於是金人盡得關中地安異
傳云陝西全陷不見本月日熊克小紀於建炎四年十
一月末書之趙姓之遺史分見四年十一月紹興元年十
三月末費士殘蜀口用兵錄所書尤略致張鈞續忠義
錄紹興元年三月九日金人大軍回自熙河至弓門寨
鈞所書蓋據宣撫司案牘則盡失六 關陝之失也士大
路在二月間無疑今併附此月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九

夫守節死義者甚眾隴州既失守朝請郎知州事劉化
源不降敵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販買蔬果
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奉議郎通判原州米璞亦杜
門謝病卒不受污化源璞世家耀州西人皆敬之金人
入鳳翔秉義郎權知扶風縣康傑與敵將馮宜戰宜委
而欲招之傑奮曰吾當死於陳不能死於敵遂戰死忠
翊郎知天興縣李伸為金人所圍堅守不下城既破伸
曰豈使敵殺我遂自殺時慶陽圍急成忠郎盧大受欲
會合軍民收復邠寧二州解慶陽之圍為人所告送寧
州獄論死敦武郎秦州定西寨都監兼知寨鄭涓為金

人所攻袒臂而戰及城破自刺不死金人高其節亦弗
害也是時守令城下者金人皆因而命之文林郎知彭
陽縣李喆獨不降與其民移治境上金人令執之以獻
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爲歸附命爲儒林郎喆言
於所司曰元係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以其牒還之有
武功大夫知環州安寨田敢者嘗得太祖御容欲間行
南歸以獻事泄杖之死其後武功大夫秦鳳路兵馬都
監劉宣以蠟書密遣人與吳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拱等
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縷擊之其
家屬配曹州豫又升渭州爲平涼府去慶陽延安府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十一

復舊州名卽以叛將張中孚守平涼府中彥守秦州趙
彬守慶州慕容洧守環州 三月丙午詔以京畿第二
將兵千人隸神武中軍用統制官辛永宗請也於是中
軍凡六千人 金師還自熙河至弓門寨巡檢王琦禦
之金立招降旗榜改阜昌年號眾皆拜琦獨不屈金知
平涼府張中孚執而殺之 庚戌江淮招討使張俊復
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其將馬進在筠
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復斂兵若
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
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答狀以驕之又命神武前軍

統制王玘閱水軍於江中賊勢方強謂俊爲怯戰俊謀
知賊稍息乃議遣諸將分道擊賊中部統制官楊沂中
曰兵分則力弱通泰鎮撫使岳飛請自爲先鋒沂中由
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鋒擊破之乘勝追奔
前一日至筠州進出軍背筠河先據要地沂中語俊曰
彼眾我寡當以騎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
中乃將騎數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分爲兩道同
出山後嚴陳以出塵擊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
走大敗之俘獲八千明日又戰俊疑其復叛令思恭夜
殪之進力不支乃遁俊隨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至南康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十一

遇統制官巨師古失利進復還江州與成會俊整兵追
之 壬子朝奉郎通判秦州馬尙就差知秦州招諭軍
民歸業并與鹽場等事先是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
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右監軍昌在秦州謀
久駐之計至是以舟師攻榮水寨榮亦出數十舟載兵
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惶遽欲退不可徐謂其眾曰
無慮也金人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
能登岸我捨舟而陸擊之可盡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
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湖水陷淖者不可勝計昌收
餘眾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塔佛寧俘馘甚眾榮自京

東來未嘗承王命遂無路告捷聞光世在鎮江乃遣人
願聽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榮知泰州 自渡江
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克忠獻太祖實錄國朝寶
訓詔授下州文學後八九年而國書始備 甲子始下
詔罪狀李成募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度使賜銀萬
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者初馬進既敗江淮招討
使張俊追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草山設伏俊
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頂殺伏奪
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絕江而遁乙丑俊復江州統
制官楊沂中趙密引兵追擊又大敗之成復還蘄州自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三

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是月金人自階州引兵侵文州
而江漲不得渡遂還因棄城去武德大夫知岷州李惟
德亦率官吏棄城來歸惟德先守邠州城既破敵就用
之張浚復以為右武大夫榮州刺史於是盡失陝西地
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尙原隴州之方
山原而已時與元帥府草創倉廩乏絕師旅寡弱王庶
撫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月有
眾二萬 己巳參知政事秦檜言臣昨與何桌陳過庭
孫傅張叔夜同扈二聖出疆今臣偶獲生還蒙聖獎
擢居政府而桌過庭叔夜皆死異域體骸不全游魂無

歸可為傷惻欲望睿慈特依近者聶昌體例追贈桌等
官職仍給其家恩澤以為死事之勸詔贈桌過庭傅叔
夜竝開府儀同三司官子孫各十人 癸酉故承議郎
刁翬贈直龍圖閣先是翬通判登州會金人南侵翬率
兵迎敵至黃山館與敵遇軍敗力戰身被七矢而死至
是言者論其忠特錄之 甲戌復政州為龍州劍川嘉
祥雷鄉建城辰陽羅川盈川泉江枳縣竝復舊縣名通
會鎮復舊鎮名以朝奉郎新通判建昌軍莊綽言自大
觀以後避龍天萬載等字夏易州縣名不當也 丁丑
刑部尚書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三

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
天庶幾禮專事簡從之 己卯金主詔曰新徙戍邊戶
置於衣倉有典質其親屬奴婢者官為贖之戶計其口
而有二三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戶為四口又乏耕牛者
給以官牛別委官勸督田倫戍戶及邊軍資糧不繼糴
粟於民而與賑恤其續遷戍戶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
種菽俟畢獲而行及來春農時以至戍所 庚辰隆祐
皇太后崩於行宮之西殿年五十九帝自后不豫衣不
解帶者連夕至是范宗尹等見帝於殿之後閣帝哀慟
甚久諭宗尹等喪禮當從厚 辛巳詔隆祐皇太后應

行典禮竝比擬欽聖憲肅皇后故事討論以聞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 癸未襄陽鎮撫使桑仲陷鄧州殺右武大夫淮康軍承宣使河東招捉使知汝州王俊初仲聞鄧州急守臣武功郎譚究遣人詣俊求授俊自繼蓋山引眾赴之究與飲燕俊醉究率眾突圍出奔遂入蜀仲攻城陷執俊歸襄陽磔之既遂以其副都統制李橫知鄧州仲高密人嘗為黃河埽兵以勇自負仲雖嗜殺然性頗孝或盛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即止每自稱桑仲本王官終當以死報國故能服其下焉 甲申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為摺官總護使刑部尚書胡直孺為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西

道頓遞使神武右軍都統制韓世忠為總管內侍楊公弼為都監調三衙神武輜重越州卒千二百人穿復土故事園陵當置五使議者以遺詔云權宜擇地攢殞故第命大臣一員總護 乙酉輔臣拜表請帝為隆祐服期從之 丙戌以太后崩下詔恤刑遣官告天地社稷宗室并告諸侯 丁亥宣撫處置使張浚殺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曲端於恭州端既為利夔制置使王庶所譖忠州防禦使知涪州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竝立且方倚玠為用恐玠不自安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

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常以事忤端鞭其背百切骨憾端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問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繫維之餽其口煖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愴之軍民亦皆悵悵浚以是大失西人之心是春金左副元帥宗翰使右都監耶律伊都將燕雲女直二萬騎攻西遼於和勒城調山西河北夫饋餉自雲中至和勒城經沙漠三千餘里民無一二得還始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五

人侵中原有擄掠無戰鬪計其從軍之費及回日所獲數倍自立劉豫之後南侵淮西侵蜀生還者少而得不償費人始患之故漠北之行民不勝其苦伊都之軍和勒也失其金牌宗翰疑伊都與西遼暗合遷其妻子於女直伊都始貳 五月己亥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皇太后合行冊禮及奏告天地宗廟等事初進士黃縱上書論隆祐皇太后頃年以誣謫廢斥未嘗昭雪雖復位號然未正典禮及冊告宗廟朝議欲因升祔廟庭特行冊禮帝諭大臣太母失位於紹聖之末其後欽聖復之再廢於崇寧之初雖事出大臣然天下不能戶曉

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人心所歸自陛下推崇位號海內莫不以爲當然前後廢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以謂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極尊親之故隆祐皇太后蚤儼宸極雖蒙垢紹聖還處道宮而按元符三年五月詔書則上皇受命欽聖憲肅皇后以復家婦之意亦已明甚崇寧初權臣擅政悖違典禮以卑廢尊是太后之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于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欽聖詔書及崇寧姦一格之意奏告天地宗廟其冊禮不須討論議遂定 癸卯侍從臺諫集議隆祐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去

太后諡曰昭慈獻烈后 甲辰帝始御正殿 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奏內侍李肖隨劉紹先出戰功係第二等帝曰恐無此理肖安得有戰功毋庸行出懼貽笑四方張守曰不若但以傳宣之勞賞之 癸卯帝出大宋中興之寶及上皇所獲元圭以示輔臣寶上新刻者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敘董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爲非帝王之事帝曰人欲明道見禮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爲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范宗尹曰人主欲以此爲先務因奏仇士良告其徒

之言帝然之 忠州防禦使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烏魯折合戰於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之從姪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兩道西侵沒立自鳳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玠與其弟統領官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問隔絕軍儲匱乏將士家屬往往留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客陳遠猷夜入告玠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爲備益力是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陳於原北玠擊之四戰皆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敵棄馬遂敗去後三日沒立自攻箭箬關玠遣別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七

擊之二軍卒不得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雹翼日引去張浚錄其功承制玠爲明州觀察使璘爲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賜金帶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節制和尚原軍馬 丙午江東安撫大使司奏捕虔賊李敦仁獲捷 眞揚鎮撫使郭仲威爲劉光世所執初仲威敵退乃以其將李懷忠知揚州而自往眞州屯駐劉綱以所部屯建康之雨花臺仲威爲所扼不得進復還揚州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知其反復遣前軍統制王德往捕之宣言游徼淮上至維揚仲威迎謁於摘

星臺德手擒之遂并其眾詔斬仲威於平江市先是仲威焚掠平江邦人怨甚故就誅之 金分遣使者諸路勸農 丁未詔江淮州軍自今有金國南歸之人賫到二聖密詔文檄蠲彈之類未得奉行具奏聽旨違者重寘典憲先是偽造者眾故條約之 參知政事秦檜乞以昨任御史中丞致仕日本家奏補兄彬男熿恩澤文字毀抹要用建炎二年大禮恩例補兄彬文資從之熿王喚孽子也檜娶喚女弟無子喚妻鄭居中女怙貴而妬檜在北方出熿以爲檜後奏官之至是其家以熿見檜檜甚喜 庚申福建制置使辛企宗奏順昌盜余勝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六

秦又以矢斃其侍吏偉亦不顧相持凡九日偉募死士乘夜下城因風焚其慢道又二日決姑溪水以灌其營青寤蹙會允世遣使來招安翼日青遂去初青之參議官魏臧多智偉憚之乃爲書以響箭射于城外已而曦力勸青就招青怒殺曦人皆謂偉用間言青信之也 癸亥初馬進旣爲江淮招討使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蘄州至是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俊率眾攻險賊徒奔潰進爲追兵所殺成去以餘眾降偽齊 六月丙寅朔詔自今朔望遙拜二聖于殿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七

明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入越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倉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而舟師不設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呂頤浩之過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陛下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猝大臣復欲棄土地遺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固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擾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灌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辛

賜摺畫 己卯昭慈獻烈皇后靈駕發引帝遣奠于行宮外門參知政事張守煥哀冊文禮畢易吉服還內百僚服初喪之服詣五雲門外奉辭退易常服詣常朝殿門外立班進名奉慰故事園陵用吉凶儀仗五千三十人至是太常請權用五百四十四人初總護使李回既受命有司猶援園陵之制辟官分局費用頗廣寶文閣待制陳戩時為給事中上疏論列以為異日歸祔泰陵復用何禮至謂會稽之山不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廟禁之率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竝緣為姦誇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于是一切鐫省 辛巳詔

文林郎越州上虞縣丞婁宗亮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宗亮之書曰先正有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莪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已憂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漢為陛下追念祖宗仁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以後寂寞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壬

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茲祖在上莫有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強敵所以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伯宇行下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遐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陞為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疏入帝讀之大為嘆寤 壬午權攢昭慈獻烈皇后于會稽縣之上皇邨神園方百步下宮淡一丈五寸明器止用鉛錫置都監巡檢各

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改寶山證慈禪院爲泰寧寺專奉香火賜田十頃帝事昭慈皇后備極孝愛故園陵儀範率用母后臨朝之比焉 癸未江淮招討使張俊以大軍至瑞昌縣之丁家洲初俊被密旨并收李允文恐其拒命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謀之思恭言允文兵尙眾須以計取會英州編管人汪若海自江東赴貶行至撫州允文以書招之招討使參議官湯東野因引若海謁俊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師至鄂若海曰與來而少保誅之則若海爲賣友俊曰以百口保之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三

海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既破李成欲移兵指武昌若海言君無反狀其屬曰節制非朝命且殺袁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少保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川之眾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眾西投宜撫司張樞密既相辟必爲君白于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爲強彼見李成既破皆已喪魄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其軍東下俊因檄若海併招新除舒斬鎮撫使張用時用自咸寧縣引兵趨分寧爲通泰鎮撫使岳飛所逼逐會俊于丁家洲俊併將二軍遣統制王緯

護允文及參謀官滕膺赴行在 甲申昭慈獻烈皇后神主還越州 戊子帝諭大臣曰昨令廣選甄祖之後宗子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疑且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選之先是尙書右僕射范宗尹有造膝之請帝曰甄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閔朕若不取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自管人君惟堯舜能以天下與賢惟甄祖不以大位私子聖明獨斷發於至誠陛下遠慮上合甄祖實可昭格天命帝曰此事亦不難行祇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三

檜曰須擇宗室閨門有禮法者帝曰當如此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曰宮中有可付託否帝曰朕已得之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乎曰陛下睿明審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帝所指宮嬪蓋張婕妤好吳才人也王明清揮塵錄餘話云紹興上子詔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時訪求宗子伯號七歲已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選二人得阜陵及伯浩致令時以二十年閏月乙未除知宗正阜陵五月乙亥育于禁中相去才四十日恐選擇未必如此之速又令時以舊事譚頌爲上所薄恐未必以此委之明清談也 初安南賊吳忠與其徒宋破壇劉洞天作亂聚眾數千人焚上猶南康等三縣殺巡尉進犯軍城統制官張中彥李山屢舉兵討之不克是日江南提點刑獄公事蘇恪以從

事郎田如菴權南康縣丞令與朝奉大夫權通判魏彥
杞往招捕未幾破壇為彥杞所殺如菴尋遣兵焚賊寨
殺洞天 壬辰金賜昏德公重昏侯時服各兩襲 是
夏金左副元帥宗翰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右
副元帥宗輔白燕山之望國崖避暑山西漢民賂宗翰
執葢者毒之宗翰幾死 秋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
枯生穗為瑞奏之帝曰歲豐人不乏會朝得賢輔佐軍
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朕在藩邸時梁
間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生此奇怪
事輔臣歎服 庚子朝議大夫新知澧州吳革為潼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五

府路轉運副使自置宣撫司後四州監司以救除者始
此 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一軍權留洪州彈壓盜賊以
江淮招討使張俊將班師也遂以飛為神武右副軍統
制 壬寅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五十人天文
局十人 丁未太尉兩浙西路安撫大使淮南揚楚等
州宣撫使劉光世兼海泗安撫使時淮北之人歸附者
甚眾故命光世安輯之 殿中侍御史章誼言聞邵青
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遂入平江之常熟
縣所至劫掠劉光世以驍將銳兵而不能應時擒制以
邵青所乘皆舟楫而光世皆平陸之兵故也國家既憑

大江以為險阻而於舟師略不經意今邵青小醜光世
大帥乃敢越境淡寇使賊有尤于此者將何以禦之臣
聞古兵法舟師有三等其舟之大者為陳腳船其次為
戰船其小者為傳令船葢置陳尚持重故用大舟出戰
尚輕捷故用其次至於江海波濤之間旗幟金鼓難以
麾召進退故用小舟由此觀之凡舟之大小皆可以為
守戰之備不必皆用大舟然後濟也望於駐蹕之地置
一水軍帥以名將計亦易辦詔淮南宣撫摺置時青已
移舟通州海門鎮而行在未知也 己酉昭慈獻烈皇
后虞主往溫州太廟 乙卯中書舍人林通轉對論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五

雖北去安知不示弱以息我師候秋高馬肥遣李成招
集瀕淮饑民呼吸羣盜侵軼江南徐遣勁騎由真揚福
山擣虛浙右願乘此時聚眾積粟蒐將閱士以備防秋
之計今日之弊在於舟不習戰將不用命財用殫匱民
食艱鮮州縣以軍興為名而倍取無度此適腹心之淡
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四裔尚為病在四肢可以漸去
也惟陛下與大臣汲汲講圖之 初五湖捕魚人夏寧
聚其徒為盜後有祝千餘專掠人以為食郭仲威嘗招
之不應命至是受劉光世招安又有仲威餘黨由沒于
淮南亦受光世招安皆令長蘆埃舟以濟寧等無食半

月之間復陷萬餘人是日始具舟迎之由是江北鄉郵愈覺凋殘矣 己未昭慈獻烈皇后卒哭命左監門衛大將軍士魯卽內中天章閣几筵前行卒哭之祭帝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 辛酉召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赴行在欲代范宗尹也是日頤浩督諸將與張琪戰于饒州城外大敗之琪自徽州引兵犯饒州眾號五萬時頤浩自左齋班師帳下兵不滿萬郡人大恐頤浩遣統制官巨師古招降之琪詐受招誘師古入其營遂薄城下統制官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閻泉頤浩愛將也方捕盜于宜黃走檄呼之會泉平盜而歸星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美

以赴頤浩召諸統制兵官姚端崔邦弼顏孝恭郝景等駐軍城外皆令聽泉節制端軍爲左邦弼軍爲右泉將中軍頤浩自畫陳圖授之琪兵至近郊前軍將張俊失利琪恃其眾直犯中軍泉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三十里殺賊甚眾賊又別遣水軍分道自景德鎮來犯頤浩遣統領官張慶以崔增餘眾禦之琪遁去是夜其愛將姚興以所部詣巨師古降琪遂走浮梁縣復還徽州 癸亥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充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宗尹既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

諸大將楊惟忠劉光世辛企宗兄弟皆嘗從童貫行軍論者疑其亦當貶削同知樞密院事李回亦言宣和間任中書舍人以校正御前文籍選官乞削秩罷政帝曰宣和政事恐不必一一皆非主留意文籍自是美事豈可與其他濫賞同科參知政事秦檜曰此法一行濁流者稍加削奪便比無過之人誠爲僥倖清流者少挂吏議卽爲辱甚大不敢立朝恐君子受弊帝顧諭宗尹宗尹曰此事如同者無幾其它亦不足惜遂降旨侍從及館職兼領者罪又詔武臣濫賞並免討論令尙書省楠諭其日壬子也命既下帝終以爲濫後二日帝批朕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美

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可日下寢罷宗尹堅以爲可行卽日求去翼日遂召直龍圖閣新知台州沈與求赴行在又一日輔臣進呈帝曰天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尙許言者極論若遽沮遏祇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事有損始宗尹之建議也檜力贊之至是見帝意堅反以此擠宗尹又五日詔驛召呂頤浩次日遂召翰林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日曰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謫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乃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宗尹入相論一年始宗尹與辛道宗兄弟往來甚密

帝不樂之及是遽罷于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審量而已 八月乙丑詔奉安天章閣祖宗神御於法濟院以乘輿播越神御猶在舟中故也 丙寅利州觀察使湖東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為斬黃鎮撫使兼知黃州用張俊奏也時彥舟在鄂州舟多糧富俊恐其盤據要地故奏用之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新除舒斬鎮撫使張用有眾五萬在瑞昌後數日俊親揀其軍精銳者留之老弱者許自便有投曹成者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去而為民者俊既并其兵遂以用為本軍統制 乙亥帝諭輔臣曰黨籍至今追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天

未畢卿等宜為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乃贈夬直龍圖閣 丁丑命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芑附昭慈獻烈皇后神主于溫州太廟哲宗室用太常少卿蘇遲議位在昭懷皇后之上是日韓肖胄題神主罷藏虞主于西夾室帝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故事虞主瘞于殿後議者以帝方巡幸當竣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為例士芑漢王曾孫也留金得歸及是甫至行在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降授奉議郎蘇軾特贈資

政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宜教郎知蜀州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驅三省房及催驅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制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故有是命 丁亥參知政事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虛檜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遂有是命林泉野記云檜還朝為禮部尚書紹興初除參知政事檜曰陛下用臣臣必能聳動天下之士後宰相范宗尹罷帝欲用呂頤浩已詔之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罷其來密薦檜為相俾舉其進乃拜尚書右僕射發諸書皆言檜與直柔爭進故以道宗兄弟為直柔之黨淡疾之其後得政廢斥無餘今乃云道宗薦檜誤也 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天

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頤任伯雨竝直龍圖閣制曰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為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問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于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於斯文甚矣爾願潛心大業無待而興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察其外以所已為而逆所未為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然中實奔競外

示僕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先是頤子端中知六軍爲盜所殺其孫將仕郎晟在韓世清軍伯雨子承務郎先由建炎初嘗除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不赴至是詔竝赴行在。壬辰詔夏國歷日自今更不頒賜。是日吏部員外郎廖綱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實自將之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使無太阿倒持之悔漢北軍唐神策之類是也祖宗軍制尤嚴如三衙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盡今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三

者諸將外衛之兵而已臣願稽舊制選精銳十數萬人以爲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爲衛動則爲中軍此強幹弱支之道最今日急務管段秀實嘗爲唐德宗言譬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皆能爲敵正謂是也願陛下留神毋忽。戊戌刑部奏軍士黃德等殺案目其從二人俟于岸次刑寺欲原其死帝曰強盜不分首從此何用貸朕居常不敢生嗜物懼多殺也此時須當殺以止殺富直柔曰物不當死雖蚤虱可矜其當死雖人不可恕帝甚以爲然。甲辰初朝廷以張琪邵青反覆爲盜命諸將毋得招安而微猷閣待

制知平江府胡松年言大將四合連旬不能破賊今青據通州崇明鎮沙上寨柵之外水淺舟不可行泥濘人不可涉本府錢糧已費十三萬貫石公私騷然而賊未可啐呢況劉光世兵將類多西北人一旦從事江海間有掉眩不能飲食者況能與賊較勝負於矢石間哉先是光世奏已遣統制官王德討青又奏青窮蹙朝廷以爲然及松年有是言乃令光世措置後二日右司諫韓璜亦奏謂青擁舟數千艘而朝廷未有舟師制禦恐轉入海道驚動浙東且浙西正當收成之時青若倏來必誤國計又師老費財或金齊侵江藉青爲用凡可慮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三

五事疏奏遂趣光世招降之。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竝配赦天下諸州守臣更不帶節制管內軍馬免殘破州縣耕牛稅一年越州人得解舉人竝免將來文解一次諸路大辟可免奏案緣道路未通竝聽減等決遣唐李氏後漢劉氏周郭氏柴氏子孫竝各與一班行名目錄用元符末上書人子孫應遇兵道棄小入十五歲以下者聽諸色人收養卽從其姓諸盜許一月出首自新前罪一切勿問是日以常御殿增築地步爲明堂止設天地祖宗四位其位版朱漆青字長二尺有五寸博尺有一寸厚亦如之用升時一刻行事帝親書

明堂及飛白門榜時未有蒼璧黃琮禮官引故事請以木為璧繪天地之色帝以祀天不當計費厚價市玉以製之既而尺寸不及禮經乃命有司隨宜置造禮畢就常御殿外宣赦書以行宮門前地峻狹故也是歲內外諸軍犒賜凡一百六萬緡而戶部椿辦金錢帛三百五萬四千七百餘貫匹兩皆委官根括於諸路川陝諸軍則宜撫處置司就以川路助賞物帛給之自諸軍外掌執百官竝權行住支以貢賦未集故也時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日上蒼懷悔禍之心羣策竭定傾之力六師奏凱九扈成功爰舉宗祈聿修大報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三

以其夸大不悅 壬子嗣濮王仲湜請合西南外宗正為一司以省官吏事下給舍中書舍人胡交修等言泉州乏財不許是時兩外宗子女歸合五百餘人歲費錢九萬緡 癸丑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頤浩引故事辭所遷官乃以特進就職 甲寅詔官兩浙錢氏子孫嫡長者一人以赦書所未及故也 丙辰呂頤浩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非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

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湘湖江西之間而鄧慶龔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若非疾速剿除為患不細詔樞密院措置 丁巳金房鎮撫使王彥敗李忠于秦郊店忠走降劉豫初曹端既為程千秋所殺忠自稱京西南路副總管為端報仇擾于京西漸犯金州謀入蜀遂申宣撫司乞下洋州關隘照會張浚以為憂乃遣提舉一行事務閣門宣贊舍人顏孝隆稟議官宣議郎蓋諒馳請金州以慰撫為名且以黃敕除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總管孝隆至軍中為所劫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

三

以狀白浚言忠實有兵二十餘萬諒規知白浚乞為備浚恐孝隆為忠所殺委利夔路制置使王庶收接忠入關仍散處其眾于梁洋境內庶檄忠令解甲給隊而入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回翔月餘無解甲意一夕殺孝隆遁去遂攻金州彥率兵禦之忠沈鸞善戰其下多河北驍果官兵與戰輒不利一日彥遣兵與忠戰于豐里令提舉官趙璜率統領官門章駐于山趾為之策應彥乘高視之官軍少卻彥麾璜救之不應官軍遂敗彥退舍秦郊忠遂陷諸關彥令將士盡伏山谷間偃旗幟焚積聚若將遁者募死士得千餘人設伏以俟其至戰之前

一日彥度忠且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爲三以遏其衝凌晨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未分俄伏騎張兩翼繞出忠大敗追襲至永興軍之秦嶺會王庶遣偏將鹿晟馮賽來援賽由間道乘之斬其將曹威等三人浚錄其功以彥爲拱衛大夫溫州觀察使賽初除隆德府路經略使自盧氏從邵隆至興元府故庶用之孝隆博州人後贈果州團練使是秋金左副元帥宗翰盡遷邢州居民以其城爲元帥府民之當遷者止許攜籠篋其錢穀器用皆留之石都監耶律伊都至董城西遶主率餘眾北遁伊都以食盡不克窮追而還時盜賊愈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九

西

多宗翰用大同尹高慶裔計令竊盜賊一錢以上者皆死雲中有一人拾遺錢于市慶裔立斬之蕭慶知平陽府有行人拔葱于蔬圃亦斬之民知均死由是竊盜少衰而劫盜日盛慶裔又請諸州郡置地半浹三丈分三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圍以重塹宗翰從而行之宗翰患百姓南歸及四方姦細入境慶裔請禁諸路百姓人數行李以告伍保鄰人次長巷長次所司休明以申州府方給番漢公據以行市肆驗之以鬻飲食客舍驗之以索行李至則繳之于官同則易之以還在路日限一舍違限若不告而出者決

沙袋二百仍不許全家出及告出而轉之它處于是人行不以緩急動彌旬日始得就道又所費不貲小商細民坐間里莫能出入道路寂然幾無人跡矣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于宗翰盡殺之于獄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九

東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

賜王及第官書檄檄有都聖觀湖湖南寧感地方宜務養德勸善無輩都尉聖編集

宋紀一百十 起重光大淵獻十月盡元熙用教四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金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 冬十月乙丑詔直祕閣李允文就大

理寺賜死坐擁兵跋扈擅權專殺也 己巳浙西安撫

大使司統制官王德以黃榜招水軍統制邵青既而降

之初青自鎮江引舟師駐于崇明鎮德往招捕駐軍青

龍鎮自率親兵往崇明而為泥港所隔青先遣人鋪板

布釘鐵官軍不知爭渡而過多死于泥中青遙語德曰

太尉後隔湖水我若以數百人掉舟扼守津要則太尉

糧倉不通而自斃矣然豈可扼人于險太尉其速歸德

曰邵統制汝壯士盍歸朝廷乎青曰諾然軍中不能不

犯朝廷之法太尉可乞降一黃榜應以前犯罪一切不

問則與太尉同歸德許之折箭為誓言于朝詔以青改

過自新可依所乞日前罪犯特與赦免德遣使持榜示

青青見榜文謂其乞降大怒其妻謂青曰汝不記佗賊

繫獄我剪髮饋汝今既如此乃欲負朝廷耶時副統制

從義郎單德忠等皆欲就撫惟統轄官閻在不欲後數

日諸將晨謁青德忠即擊殺在于坐謂眾曰敢有不歸

朝廷者依此眾默然青聞之揮涕而出曰單統制若欲

得印當好相付胡為乃爾德忠食塊自明然後勸青納

兵以贖罪青從之遂受撫 庚午戶部尚書孟庾參知

政事 江東安撫大使司言李捧華旺已就招詔揀其

兵隸諸將初張琪既遁捧等乃以所部就劉洪道招安

尋以捧為武經大夫壽春府兵馬鈐轄旺為池州兵馬

都監既而洪道言捧所部精銳可得萬人捧狀貌偉健

且勇于戰鬪雖語言鄙俚每合兵機又能不貪采眾

謀以得下情觀捧所長殆非庸將所及乃命神武前軍

統制王瓊以捧眾赴行在 乙亥起復明州觀察使陝

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吳玠及金人戰于和尚

原大敗之初金陝西都統洛索卒宗弼遂會諸道兵數

萬謀西入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先據鳳翔之和尙原

以待之宗弼造浮梁于寶雞縣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秦

鳳兵馬都鈐轄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弩與戰

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蘇密如雨金人稍卻

則以奇兵邀擊斷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敵首

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麾下

是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

統制王瓊以捧眾赴行在 乙亥起復明州觀察使陝

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吳玠及金人戰于和尚

路馬步軍副總管是役也玠所部全軍轉五官資而朝請郎通判鳳翔府兼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亦遷朝散大夫直祕閣秉義郎閤門宣贊舍人王喜遷左武大夫威州刺史宣撫司統領軍馬喜滿城人靖康初金人攻京師陝右大震喜聚壯士十八人不旬日附者甚眾喜為立隊伍法于常樂鎮營建寨柵號王萬年王庶為節制使奏授成忠郎已乃率所部歸玠玠用為秦州兵馬鈐轄改知同州至是以奇功遂驟進宗弼自河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翰留宗弼在軍中夏以陝西副完顏杲為陝西經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王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三

望西事記曰吳玠以一軍見據和尙原金人屢攻之不克大破金人殺其大帥人多疑其不實夫吳玠之勝四太子之敗固未可知然金若不敗則今無四川矣今按金史云宗弼與宋吳玠戰于和尙原敗績此其確証矣又張浚行狀云玠在陝西時病篤召諸大帥謂曰吾自入中國來未嘗有敢擾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怒曰是謂我不能取蜀爾曹宜悉此意當務自保而已烏珠出尼堪方持兵柄不能耶尼堪死即合兵來侵汝金史此時也行狀多飾詞不足據 壬午福建民兵統領范汝為入建州汝為據建安眾十餘萬至造黃紅傘等制置使辛企宗用兵連年不能制及是汝為引兵入城直祕閣王浚明以下皆遁賊遂據其城 甲申起復龍圖閣待制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陞徽猷閣直學士初庶以本路軍籍單寡乃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

泉縣強壯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二百千號曰義士每五十人為一隊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武于縣月閱武于州不半年有兵數萬每遇敵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戰則令尉皆改京秩張浚言于朝故有是命其後合興洋三泉四郡義士至七萬餘人 戊子斬有陰人崔紹祖于越州市其弟光祖配瓊州牢城以偽造上皇手詔自稱大元帥故也 己丑升越州為紹興府 張琪自宣州遁去欲北降偽齊是日知承州王林所遣總轄官閤門祇候張賽生擒之于楚州檻赴行在 壬辰錄程頤孫將仕郎易為分寧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四

令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 是月偽齊劉豫遣其將王世冲寇廬州守臣王亨以計誘世冲斬之大破其眾十一月乙未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始至建康時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它郡夢得至乃奏統制官韓世清一軍自宣州移屯建康遣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閤泉分守要害而世清尙未至也先是王才據橫澗山降劉豫遂引偽知宿州胡斌以兵入寇詔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兵招捕夢得使統制官張俊自青陽間道會之呂頤浩欲招才乃命才以所部赴行在于是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如詔旨才遂率其

將丁順等三十餘人渡江才懼罪請留建康頤浩議以淮西一郡授才使統其兵之任夢得以爲不可乃詔才自顯武郎閤門宣贊舍人遷武翼大夫充建康府兵馬鈐轄汰遣其眾得正兵千餘人分隸諸軍 戊戌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命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兼權臨安府與內侍楊公弼先營宮室先是尙書左僕射呂頤浩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地尙有盜賊駐蹕之地最爲急務陛下當先定駐蹕之地使號令易通于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一軍從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軍往池州至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五

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尙懷反側之人于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浚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覩也若不速爲之邊巡過春夏則金人佗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爲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撥禍亂定海內伏望攷漢高祖以馬上治之蹟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

以速圖之不可緩也三四年來金人纔退士大夫及獻言之人便以爲太平無事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行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旣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江郡縣往往已遭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于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陝使國家命令易通于四方則民失耕業號令阻絕俄傾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來則雖欲追悔無及矣至是遂定移蹕之議 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時朝廷猶未知范汝爲據建州而論者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六

皆言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懦怯玩寇故更遣世忠自台州進 辛丑太常少卿趙子晝言每歲春分日祀高禘自巡幸不行雖多故之時禮文難備至于祓無子祝多男以係四方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 乙巳磔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張琪于越州市 辛亥陞康州爲德慶府 壬子手詔內外侍從各舉所知三人限五日以聞舉得其當受上賞毋以先得罪于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爲嫌先是帝得陳襄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奏章大善之故有是詔禮部侍郎李正民以爲光等皆不合時宜者由是帝薄

之 詔天章閣祖宗神御二十四位權于臨安府院奉
安朔望節序酌獻供饗一分而已 癸丑守尚書司封
員外郎待聘嘗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
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攷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
行闕以彰聖孝 丙辰詔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曹成
以所部赴行在命張俊遣使持詔書往攸縣就賜之時
朝奉大夫提舉江西茶鹽公事侯懋言成今據衡山控
扼要害毒流三千里莫之誰何馬友見與李宏潰卒合
爲一軍雖駐兵在潭然素畏曹成咎成在鄂友自漢陽
移軍潭衡以避之其忌成可知矣臣料賊意若成由衡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七

山順流而下友必棄潭而東入江西蓋前有孔彥舟之
隙後逼曹成西拒劉忠萬一勢窮力盡則必歸曹成而
攻江西矣聞友近招人買馬打造兵器度其狡獪之心
觀望向背止在今春朝廷若不早作措置則江西諸郡
恐非朝廷有江西失則二廣危矣詔付宣撫司 己未
金遷趙氏疏屬五百餘人于上京 辛酉僞齊秦鳳經
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武節大夫閻門宣贊舍
人宣撫司選鋒將王彥與熙河統制官關師古併兵禦
之賊大敗振爲官軍所獲遂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爲
康州刺史 壬戌曹成犯安仁縣執湖東安撫使向子

諶初成既屯攸縣而子諶兵不滿萬駐司于衡之安仁
遣使招成亦聽命子諶乃檄成權本司都統制而命諸
將韓京以一軍西守衡陽吳錫以一軍南定宜章賊徒
逡巡不敢南向者百有餘日上江諸郡遂得以獲既而
援兵不至成忿子諶扼已卽擁眾而南子諶遣從事郎
權安撫司幹辦公事何彥猷迪功郎隨軍錢官張節夫
見成計事遇于途二人皆遁去子諶率親兵與成相拒
自午至申官軍悉潰子諶度不可遏單騎入成軍諭以
國家威靈成不服遂掠安仁縣進攻道州執子諶而去
金房鎮撫使王彥斬中軍統制官趙橫統領官陶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八

彥既敗李忠凱歌而歸大賞將士待橫如初終不言豐
里之敗橫亦不疑至是忽會諸將于毬場酒四行叱橫
起數其豐里不策應之罪併璋斬之復飲數行而歸
是月金主以陝西地賜劉豫從張邦昌所受封略故也
十二月乙丑趙子晝權尙書禮部侍郎宋以公族爲
從官自子晝始 己巳秘書少監傅崧卿權尙書吏部
侍郎充淮東宣諭使 辛未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
閻門宣贊舍人知興州同統領秦鳳等路軍馬李師顏
知成州閻門宣贊舍人利州路第三將柴斌知興州金
之破陝西也師顏爲耀州守獨率所部來歸其家屬皆

為金所得金人服其忠義遣其弟師文招之師顏不顧師文卒為所害由是浚擢用之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姦賊之吏無邇民之意及煩王師而軍需不免又取于民因循輾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盜不可得也可將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形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調除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脅州縣巧作催科者竝除名竝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以祖宗朝直決賊吏舊制鏤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遣仍籍沒家財 曹成至道州守臣直祕閣向子恚聞之悉城中官軍得百有二十五人俾之迎敵又遣使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九

招之兵行三十里與成遇士皆驚逸成自東門入子恚從西門跳奔獲免成遂據道州 戊寅以彗見許臣民實封言事 庚辰桑仲遣兵攻復州守臣修武郎祖通棄城走 詔武翼大夫閻門宣贊舍人知海州薛安靖朝散郎通判州事李彙竝赴行在令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允世遣將統兵戍守安靖本劉錫屬官彙嘗為沙河簿在滄州結約南歸會劉豫使守海州至郡踰年遂誘率簽軍蓋諫等殺金人所命沂南淮北都巡檢使王企中及偽齊之戍守者率軍民以城來歸尋以安靖為浙西兵馬副鈐轄賜彙同進士出身簽書海寧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 甲申右司諫方孟卿言祖宗故事諫官置局于後省號為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于皇城內建置未有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 丁亥言者請賊吏當死者勿貸帝曰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顧賊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塔紳于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 戊子詔襄鄧鎮撫使桑仲金房鎮撫使王彥釋怨體國不得自相侵擾初仲雖受命然猶恃兵眾再圖取金州是冬以其眾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使其副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十

統制武節大夫榮州刺史李橫統之前軍去金州三十里彥曰賊兵以我為寡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脆者自走矣時賊之大兵在馬郎嶺北彥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關而自以親兵營馬郎嶺與之對壘大戰凡六日賊奔潰彥縱兵追擊均州平

紹興二年 金天會 春正月癸巳 帝在紹興是日從官已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丙申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是世忠行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畱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

旋見公矣師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王師世忠
單馬先浮以濟師遂濟距建寧百里許范汝爲已伐木
埋竹及布鐵蒺藜開陷馬坑以拒諸要路世忠乃偃兵
自間道急趨鳳凰山是日且至城下遂圍之越四日辛
丑收建州初范汝爲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
樓雲梯火礮等急擊之凡六日賊眾稍怠夜官軍梯而
上城遂破賊眾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
汝爲竄回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武軍
世忠擊斬之餘眾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
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十一

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
得下植旗于城之三面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
耕商賈者弛征禁爲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
之由是多所全活及還師父老請祀之世忠曰活爾曹
者李相公也 壬寅帝御舟發紹興神武右軍都統制
張俊中軍統制巨師古以其軍從畱右軍統制官劉寶
殿後以吏部侍郎李彌大權知紹興府節制內外軍馬
時百司先渡江扈衛者獨執政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
交修中書舍人程俱侍御史沈與求而已晚執政登御
舟奏事帝至錢清堰乘馬而行 湖南安撫使向子諲

自曾成軍中復歸藍山縣初成既入道州會樞密院遣
幹辦官左弼持詔書諭成俾散遣江淮等路民兵獨與
堪出戰人赴行在聽張俊節制其徒爲盜久憚俊嚴明
不聽湖廣宣撫使吳敏時在桂州以兵力微不能進新
中書舍人胡安國移書於敏以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
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遣前軍進由昭
賀以通春陵北檄荆自衡移永東檄吳錫嚴兵宜章而
親總中軍急渡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
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軍
前議事若其悖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十二

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
不待接刃已投于溝壑矣敏然其言而不能用先是宣
撫使都統制兼參議馬擴嘗駐軍大名爲成所服乃遣
小校張布持敬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擴旋去又
數日敏詞命亦至成遂復爲亂 甲辰帝次蕭山縣
丙午帝至臨安 壬子侍御史沈與求遷御史中丞時
禁衛寡弱兵權不在朝廷與求言陛下移蹕東南將圖
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
廢騎之法既壞猶內有神策諸衛外有諸鎮之兵上下
相維使無偏重之勢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

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志 初建昌軍石陂寨卒丁喜饒青等為亂聚眾數千人而蘆溪寨土兵揚招與鄉民乘之縱掠喜尋死其徒姚達代領其眾帝命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劉洪道統領制官崔邦弼等往捕至是劉洪道請濟師乃詔統制官韓世清自宣州遣兵三千時奉議郎知貴溪縣符建中亦遣舉人劉銳往說諭土兵眾皆聽命詔官其首餘眾分隸信州諸軍 金主詔曰魯遠人分士庶之族賦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 戊午三衙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三

定臨安府左右廂巡為百有十五鋪用卒六百七十三人三衙及本府兵各居其半 按二十二年十月己卯又增為百有五十鋪 辛酉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勅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橫不法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欲圖之乃與勅叙同姓之歡邀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尋進惟忠軍職一等勅自建炎中為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及是乃敗 二月丁卯尚書吏部侍郎李光試禮部尚書吏部侍郎李彌大試戶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蔡密禮試禮部侍郎太常寺少卿程瑀試給事中 庚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為

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直祕閣知道州向子志奏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呂頤浩秦檜因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荆湖兩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右臂如京東諸州為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畱以蔽敵諸路先定它時併力圖之似為未晚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效羊祜襄陽故事帝曰卿等當居中運裁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仍令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以所部統制官任仕安一軍三千人授綱出汀州之任又命權河東安撫使岳飛率河東副總管馬友及諸將李宏韓京吳錫等共擊成時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四

新除舍人胡安國避地河東亦以書遺檜言吳敏兵寡宜就遣世忠以為之副俾殲殄羣寇收拾遺民人言向子諶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綱常願憐其無救而陷于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 金賑上京路成避之民 癸酉起居舍人廖剛權尚書吏部侍郎 丁丑詔閣門宣贊舍人崔增樞密院準備將領趙延壽單德忠李振徐文武功大夫李捧樞密院水軍統制邵青所部兵分為七將以御前忠銳為名內增青仍作水軍並隸侍衛步軍司非樞密院得旨毋得擅發仍鑄印賜之 己卯秦檜因奏事言母見陛下屈已從諫中外士民無不感悅

帝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供御繡服問之乃十年前京師鋪戶用其舊牌已令毀撤不知者將謂舊習未除朕所服者多綉素豈復有綺繡也 癸未帝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乙酉帝諭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于仁仁之一字非堯舜莫能當呂頤浩秦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 戊子龍圖閣待制知撫州高衛落職與官觀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且爲圖上之王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崇飾詔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七

老不知愧望賜罷黜從之 是月知商州董先叛附于劉豫先是閻門宣贊舍人李興以節制軍馬屯于商州會先爲陝虢安撫使統制官耿嗣宗所迫來依興以兄事之未幾河南鎮撫使翟興俾先知商州先心懼之密有害興意因置酒伏甲執興于坐以鎮撫使之命械興赴河南欲于中途殺之行兩程宿山林庵舍中興見羣卒熟寐乃荷械而去逮曉至洛陽農家人識之咨嗟熟視遂破其械以糗糧遺興使去其子女諸妾皆被害興既脫復得麾下舊兵千餘往來商虢間先既與興爲仇且劉豫勢漸盛先不能軍遂以商虢二州降豫 初淮

西諸州多爲劇盜所據朝廷因而授之閻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雖受朝命陰與僞宿州守胡斌通李成之敗也褒信縣射士許約收其潰兵入兗州城以收復告卽以約知兗州約與武節大夫忠州刺史知壽春府陳卞皆與僞境往來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兗州土豪張昂獨率民兵據仙居縣之石嶺山爲寨事聞詔授昂忠翊郎忠義兵民統領至是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之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來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聞之卽遣使撫諭卞宏二人皆聽命旣而豫遣僞京西南路安撫使王彥先攻壽春爲卞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六

尋復固始縣會豫眾犯二州卞棄城保南岸夢得令統制官王冠張俊等援之豫眾引去 三月壬辰朔度化縣賊李敦仁補正修武郎閻門祇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俊等軍中敦仁起書生爲盜三歲蹂四州十縣最後爲江東統制官顏子恭所破至是始平 淮西招撫使李光執江東安撫大使司都統制韓世清于宣州初光與副使王玘將忠銳神武軍合萬餘以辛卯晦抵城下時日已暮隔溪而營世清將迎謁其壕寨將曰不可李尙書往淮西而下寨甚嚴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遂將親兵千餘人來謁是夜光與玘

其議翼曰世清率諸將來賀月旦守臣具會璣先以甲士守其從者光謂世清曰得旨揀軍往淮北可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世清欲上馬馬已持去光命持黃榜入城統領官楊明吉榮聞之諭其徒擐甲毋出世清不得已批報諸軍眾乃聽命擇其壯者五千餘人隸神武前軍餘許自便光又得世清所用舟九百艘帛七十匹遂執世清以歸其中軍統領官趙琦先以精銳二千討賊于建昌亦命琦赴行在 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武功大夫權軍事趙令戮及吏民百餘人掠舟船而去遂以其眾歸于蕪黃鎮撫使孔彥舟 乙未江西安撫大使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七

李回言湖東名賊曹成在道州馬友潭州李宏岳州劉忠處潭岳之間雖時相攻擊其實聞二宣撫之來陰相交結分布一路為互援之計馬友據潭州踰半年漕臣錢糧不得移用今朝廷以岳飛知潭州友安得不疑飛亦安能引兵直赴潭州與友共處若使飛先往道州捕曹成友必懷疑阻害糧饋則飛有腹背受敵之患不若且置成不問先引兵往袁州約友宏云討忠以俟二宣撫之來庶使成不復過嶺最為長策飛之將行也回既諭以此意復言于朝呂頤浩秦檜進呈因言湖廣大寇曹成為首馬友劉忠次之數賊相與交結為輔車相依

之勢帝曰宣撫使司兵到必能平湖南諸寇續次令轉往湖北襄漢間以通川陝譬如漢高祖先遣韓信破趙復破齊然後擒項籍乃詔飛勘量賊勢如未可進且駐袁州以俟世忠會兵時成已進犯嶺南飛亦移兵茶陵而朝廷未知也 戊戌明州觀察使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桑仲為知郢州霍明所殺初仲屢為王彥所敗欲再攻金州鎮撫使副統制兼知鄧州李橫曰不率三軍入西川即殺敵以圖報國勿坐困于此仲檄明日金州草寇當道當盡勦除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主名為誰安復鎮撫使陳規聞之亦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六

人謂明日朝廷以郡授汝矣汝謹勿附仲怒陰有殺明意明捨置郢州漸成井邑亦有戀郢之心仲以二十騎疾馳入郢州明聞謂其黨曰太尉來定見害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百里髻必解散預備有力者為之束髮坐定明卑詞謝曰擇日即起兵豈敢違令事未須遽莫要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既得其髻即擒而殺之囚其從者而以反間後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歸朝帝問仲何如人去疾曰忠義人也帝問其說去疾曰仲嘗為臣言必欲取京師以獻朝廷第乞二文資以祿其子帝惻然感動授仲二子昕維將仕郎 己亥制授故南越王

李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趾郡王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之獨安南如故一庚子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及金戰于方山原敗之時隴州移治方山原守將范綜以散卒兵數千駐原上金人所命陝西經略使薩里干與叛將張中彥慕容洎合兵來侵陝西都統制吳玠命政及吳璘雷仲救之大戰三日焚其寨翼日敵引去政臨涇人初爲弓箭手驍勇過人玠用爲統制宣撫處置使張浚錄其功擢知鳳州 癸丑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閻門宣贊舍人河南府孟汝唐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九

鎮撫使知河南府兼節制應援河東北兵馬使翟興爲其將官楊偉所殺初僞齊劉豫將移都汴京以興屯伊陽山寨憚之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于金人由懷衛太行取蒲津濟河以達豫淡苦之嘗遣迪功郎蔣頤持詔書遺興誘以王爵興戮頤而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召偉以厚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死年六十其子兵馬鈐轄琮收合餘兵保故寨自是不復能軍事聞詔贈興保信軍節度使 甲寅帝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于講殿帝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爲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它日必端方不同之士自

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諭攷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詔佞者居下列鹽官進士張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伦天所以開聖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彼劉豫者素無勲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委身于強敵耳黠難經營有若兒戲今日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臣觀濱江郡縣爲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淡也率斂之民種類閔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十

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毗隸之伍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室家聚處之歡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徒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其溫夏不得其清皆無所定晨無所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在原之急何時可救日往月來何時可歸望遠傷懷何時可釋每感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思掃清蠻帳以迎二聖之車若夫小民則不然是以攬小蟲馳驅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

源蓋自彼聞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為名國之不祥也
今此曹名字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其見有
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陳前後者難問聖情
在再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復門戶之司凡
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
近儒者講詩書之指經論古今之成敗將聞閣寺之言
如狐狸夜號而鳴鳥晝舞也攷異九成家傳云公策言
劉豫比之狐狸鳴鳥豫怒
手劍屬客欲刺之乃策
語不同家傳小謀也帝咸其言擢九成第一以下二
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
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賜第 夏四月丁卯金主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三

日諸良人知情嫁奴者聽如故為妻其不知而嫁者去
住悉從所欲 先是金主以皇弟安班舊名倫諸
班今改貝勒舊
勃極烈嗣位即以安班貝勒授其弟杲一名舍音
舊名倫也杲既
歿久虛此位而宗峻子直以太祖嫡孫當立輔政大臣
宗幹等不以言金主亦無立直意至是左副元帥宗翰
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完顏希尹等入朝宗翰曰儲嗣
虛位頗久直為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
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輔宗幹希尹定議入言于
金主請之再三金主以宗翰等皆大臣義不可奪迺從
之庚午詔直曰爾為太祖之嫡孫故命爾為安班貝勒

其無自謂幼冲狎於童戲惟敬厥德遂以皇子宗盤為
古論舊作國
今改貝勒以左副元帥宗翰為古論右貝勒兼
都元帥以右副元帥宗輔為左副元帥 翰林學士承
旨兼侍讀翟汝文參知政事 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
十三員時言者論文武之道不可偏廢東晉之初首開
學校頃緣議者務減吏員諸州教授例從銷滅今所在
州郡添差筦庫捕盜者無慮十數何獨于此而吝之欲
望稍修學官使士子有所矜式且廉退之士不至棄遺
壬申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
賊趙進降之進寇江州之瑞昌帥臣李回遣惟忠討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三

時賊眾萬二千官軍八千而已平且惟忠渡江先鋒將
武德郎閻門宣贊舍人傅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聲
賊謀知之曰先鋒尚如此若全軍而來何可當也遂遣
使迎降詔以進為從義郎其徒十三人皆授官仍留江
州屯駐 己卯執政奏事帝諭二相曰願浩專治軍旅
檜專理庶務當如范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願浩聞桑
仲進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且言近聞金偽
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
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自西京入關此
亦一奇也及是帝諭輔臣二人唯唯奉詔 癸未詔曰

朕寤寐中興累年于茲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載加致績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體貌惟均凡一時啟擬薦聞之士顧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才器試可乃已豈可二哉尙慮進用之人才或勝德心則媚與潛效偏私浸成離間將見分朋植黨互相傾搖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體國敦尙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爲助欲傾頤浩而專朝權帝頗覺之故下是詔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三

乙酉呂頤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上寬聖慮帝曰朕宮中亦自有蠶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事質驗 戊子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事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制曰盡長江表裏之雄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時頤浩將謀出師而秦檜之黨亦建言管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帝乃命頤浩總師開府鎮江頤浩請辟參謀官以下文武七十七員鑄都督府印賜激賞銀帛二萬匹兩上供經制錢三十萬緡米六萬斛度牒八百道月給公帑錢二千緡仍

許召諸州守臣時暫至軍前議事皆從之 巳丑給事中王叔敖守尙書戶部侍郎兼侍讀 庚寅金以鴨綠混同江暴漲命賑徙邊戍戶之在混同者 是日偽齊劉豫移都汴京士民震駭豫乃下詔以撫之因與民約曰自今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尊其祖忠曰毅文皇帝廟號徽祖父曰睿仁皇帝廟號衍祖僞左丞相麟籍所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十二軍以尙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馮長寧參謀軍事改汴京留守爲京兆留守豫在開封凡軍國事以至賞刑鬪訟毋巨細申元帥府取決沿河沿淮及陝西山東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三

路皆駐北軍由是賦斂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時西京奉先李英賣玉椀與金人豫疑其非人間物驗治得寶遂以其臣劉從善爲河南沙淘官谷浚爲汴京沙淘官于是兩京民間窖藏及冢墓破伐殆遍矣 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其尙書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開門祇候沈起入貢詔祕書省校書郎王洋押伴楷獻金百兩銀千兩帛二百匹紙二百匹人參五百斤詔賜惟清起金帶賜酒食于同文館 直祕閣主管洪州玉隆觀衍聖公孔端友旣卒詔以其子玠爲右承奉郎封衍聖公 丙申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于賀州境上

大破之初成既得賀州聞岳飛至以兵守莫邪關飛遣前軍統制張憲攻關軍士郭進與旗頭二人先登進揮槍而出殺其旗頭賊兵亂官軍齊進遂入關飛喜補進秉義郎解金束帶以賜官軍既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賊黨楊再興率眾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卻順夫為再興斫臂而死飛怒盡誅親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張憲與撞軍統制王經皆至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翻官軍追擊不已成屢敗眾死者萬數成率餘兵屯桂嶺 丁酉詔奉迎溫州開元寺真宗神御赴行在初章獻明肅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五

后以黃金鑄章聖神御帝恐其誨盜故遷焉因愀然謂宰輔曰朕播遷至此不能以時薦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 丙午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敗曹成于桂嶺成拔寨遁去賊將楊再興為追騎所及跳入淡澗中軍士欲就殺之再興曰勿殺當與我見岳公遂受縛飛見之解其縛曰汝壯士吾不汝殺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謝之飛留以為將時成既為飛所破遂走連州飛命前軍統制張憲追之成窘蹙又走郴州守臣趙不羣乘城固守成轉入邵州會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既平閩盜乃旋師永嘉若

將就休息者而道處信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以為神世忠聞成屢北遣神武左軍提舉事務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董收往招之成以其眾就招有救曷獨不從率眾走沅州戴白巾稱為成報仇曷後歸于張憲 庚戌武德大夫知池州王進言已復太平州先是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張俊耿進等攻城未能下進以所部赴之叛兵陸德等受招進挺身而入其次周青者言不願進乃召使臣張錚叱令置對乘賊不意執青斬其首俄而耿進自西門張俊自南門入諸軍既不相一遂殺人縱掠城中亂兵馬鈐轄權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五

事趙子綱乘間遁去俊執德以獻伏誅其後二人交訟其功詔李先究實光上進等及軍士五千八百餘人功狀于朝帝命以功贖過而子綱與錚皆勒停初進在池州嘗以事械司理參軍衛允迪而釘其手言者交奏其狀未及究至是呂頤浩遂命進以所部二千屯饒州德之始叛也懼官軍將至謀盡黥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眾渡江慈湖寨兵馬俊適隸周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眾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後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日賊黨益落官

軍四合遂就誅後贈俊修武郎立祠號登勇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

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

續資治通鑑 卷一一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宋紀一百十一 起元貳月凡八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年 金天會十年 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于天

慶觀之望祭殿始用牲玉 辛酉捧日天武四廂都指

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率惟忠

之討趙進也即軍中得疾還洪州一日死安撫大使李

同收其軍隸本司以統制官傅選胡友所部四千人為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前後軍又命親衛大夫鼎州團練使祁超將餘兵五千

充本司統制 案此據此年七月六日李同所奏增入 惟忠起行間兼長戰

守宣政間在陝西頗有威名及從帝至東南官崇志滿

不肖盡力聲譽日衰薨年六十六後諡恭勇 庚午岳

飛奏破曹成于賀州 壬申斬黃鎮撫使孔彥舟言劉

豫已遷汴京金人畱戍甚寡人苦科役日望王師土豪

人戶尚有團練保險堅守不降者誠能拜相臣為大元

帥宿重兵于淮南要害之地以為根本指揮諸鎮分道

進兵將見天戈所指州縣望風降順因民所欲藉以為

兵不必乞師于神武取民所餘資以為糧不必仰給于

六六九

縣官河南之地指日可定而京城孤立矣一日會合輻輳城下而劉豫唾手可擒也伏念臣昨任東平府鈐轄統領巡社鄉兵屢戰獲捷京東軍民竊知姓名見今所部將士又多東北人皆曾隨臣出入行陳習知山川不煩鄉道伏望聖慈假借名目稍重事權使臣獨當一路自光之蔡迺選進兵詔賜敕書嘉獎仍令就都督府計議 丁丑尙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總師次常州而其前軍將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趙延壽所部銳軍叛于呂城鎮是日叛兵過金壇縣奉議郎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為所敗賊以槍刺之思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二

日寧殺令毋掠藏庫殺平民賊怒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追叛兵至建平縣及之盡殲其眾後贈思忠三官錄其家一人于是頤浩稱疾不進 壬午詔泛海往山東者行軍法牒報劉豫于登密淮陽造舟論者恐賈舟為偽地所拘則篙工柁師悉為賊用故有是旨 甲申戶部請諸路土供絲帛並半折錢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綱三十九萬匹江西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絕七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尙書左僕射呂頤浩

既督軍于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尙書戶部侍郎黃叔教為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為參議尙書右司員外郎吳表臣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外郎張巖並為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仍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書所見 六月庚寅朔貴州團練使新知復州李宏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時韓世忠將至長沙宏遂有殺友之謀是日因其詣天慶觀還襲殺之于市其將王進王俊以所部數千人遁去宏屯潭州 辛卯內殿進呈王大智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三

造軍器帝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復聞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疆弩 金遣使閱諸路丁壯調赴軍中 癸巳命廣西經略司即韶州撥內帑錢三十萬緡市戰馬至是經略司言比歲不逞之徒多以金銀市馬鬻于羣盜故馬直踴貴望于大觀格遞增二分許之舊格八等馬高四尺七寸者直十五千高四尺一寸者直十三千其餘以是為差于是神武諸軍皆缺馬乃命經略司以三百騎賜岳飛二百騎賜張俊又選千騎赴行在然蠻馬尤駮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焉 己亥江東安撫

大使李光乞行官增勘後殿仍修葺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之其後帝手詔光第令具體而微毋困民力輔臣進呈帝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緡亦未爲過必事事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 壬寅翟汝文罷參知政事 利州觀察使斷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僞齊先是劉豫訪得彥舟母妻及子厚給以祿使其舅盧某持書招之彥舟乃有叛意未發會報權邦彥入樞府彥舟與之有隙心不自安時韓世清既伏誅而韓世忠連破湖湘羣盜順流東歸彥舟疑其圖已遂決策叛去幕客長洲王玠諫曰總管被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一 四

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還朝以崧卿權主管都督府職事 乙卯詔以辛企宗所部神武副軍隸湖廣宣撫使李綱仍趣令之鎮 福建江湖宣撫使前軍統制官解元後軍統制官程振以所部入潭州屯于子城之內新知福州李宏稱疾不出夜宏中軍由恩波門以遁元遣將李義追擊之翼旦元盡拘宏舟楫之在江泉者引兵至寨中見宏計事因悉其兵械以歸世忠卽以宏爲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問馬友死以救書勞宏而宏已執矣 是夏金都元帥宗翰之白水泊避暑試舉人以詞賦得胡礪以下先是試之日宗翰立馬場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一 五

命鎮撫三州任優祿厚豈可負朝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諫遂面罵之彥舟怒殺玠引所部降劉豫其統制官陳彥明不肯北去與統領官武翼郎郭諒率眾千餘詣知江州劉紹先降詔進彥明二官與諒並爲都督府準備將仍賜敕書獎諭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問彥舟遁乃以本司右軍統領李玠以所部知黃州 乙巳詔簽書樞密院事 邦彥兼權參知政事 甲寅詔尙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令赴行在奏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死頤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罷帝

中呼舉人之年老者諸生不論其意爭跪于馬前宗翰據鞍以鞭指麾俾譯者論之曰汝無力老奴婢胡爲應試汝能文章則少年登科矣今苟得官自知日暮塗遠必受賕爲子孫計否則圖財假手何補于國我欲殺汝又念汝罪未著姑聽終場倘有所犯必殺毋赦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舉也宗翰諭主司勿取中原人秋七月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敕令廣西經略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之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對帝曰聞卿大名何爲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休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

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尊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郵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是非毀譽各不亂其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核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 己巳江西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六

撫大使司奏孔彥舟北遁詔趣岳飛移屯江州左司諫吳表臣言風聞偽齊于京東路每戶科麻七斤或者恐其以繩維舟謀濟江之計今沿江津渡皆當為備就中采石江稍狹而水緩鑿之往事備禦尤當嚴密樞密院勘會已令韓世忠屯建康府岳飛屯江州防扼江道詔送沿江諸帥 丙子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塹設伏以拒官軍 己卯呂頤浩自鎮江入見庚辰頤浩言金人頃侵建康初自北岸掠小舟數十而濟既至南岸恣行掠船濟渡軍馬其取和州渡江亦然欲令江北諸渡自九月朔日惟于

緊要渡口量留舟一二以備轉送斥埃文字餘舟皆泊南岸至十月朔日以後大江更不得通行應公私舟船悉令於南岸溪港內隱藏如違篙梢竝行軍法俟過防秋如舊從之 是日韓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先是世忠既移屯乃奕基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眾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世忠曰我也蓋已謀知賊中約以我字為號故所疑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去出喜曰天賜我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而潛令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山上翼旦日世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七

親率選鋒及前軍俱進暨戰所遣卒疾馳入其中軍望樓植塵張蓋賊回顧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為世忠所得始世忠之出也宣撫使孟庾以師久勞止之世忠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至是卒如所料 甲申呂頤浩言朝廷置沿海制置司最為得策然敵人舟從大海北來拋洋直至定海縣此浙東路也自通州入料角放洋至青龍港又沿流至全山邨海鹽縣直泊臨安府江岸此浙西路也萬一有警制置一司必不能照應望令仇愈專管浙東浙西路別除制置使一員專管浙東福建從之 丙戌御史中丞

沈與求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提領樞貨務兼修政局詳定官黃叔敖試戶部尚書試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碁密禮與權兵部侍郎方孟卿兩易祕閣修撰都督府隨軍轉運使姚舜明權戶部侍郎殿中侍御史江躋守侍御史 八月甲午近歲官吏坐贓抵死之人率皆貸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錢塘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律其徒始駭懼大理寺丞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頒下諸州從之 金賑泰州戍邊戶金主如中京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祖漢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八

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歸赴闕者竝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賢否與其才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爲政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帝曰郡守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

修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略爲之防足矣又十郡之間地不過三千餘里有一州占江面五百里者有占百餘里者遠近多寡勞逸大不均如七處渡口外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則力均而易守詔以付沿江守帥 癸卯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遣人使敵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僧官以行如倫及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孫悟輩皆爲所拘旣而金都元帥宗翰在雲中遣都點檢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九

議宗翰貽帝書略云旣欲不絕祭祀豈宜過於恠愛使不成國于是皓弁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倫至東京與劉豫相見豫遣僞閣門宣贊舍人馬某伴押至境上光世以問詔倫赴行在 乙巳德安圍解李橫自夏來圍德安未嘗攻城會戰惟于城之西北隅造天橋成填壕皆畢乃鼓眾臨城鎮撫使陳規率軍民乘城禦之規坐城樓爲砲折其足指容色不變圍益急糧餉不繼諸將請殺牛以代軍食規曰殺牛代食事窮矣因出家財以勞軍士氣益振孝感令韓適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梗不能通會大風雨規命乘勢呵殿而來賊軍疑其神率

不敢擊規以書求援于朝未報橫遣人來願得府之妓女而罷軍規不可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眾不亦可乎規曰使橫即退是我以婦人求和況得之而未必退乎卒不予時橫填壕不實而天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倏忽皆盡橫拔寨遁去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檜與左僕射呂頤浩不諧頤浩既引朱勝非還朝復自內批今日赴都堂議事位知樞密院事上欲以逼檜會王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因劾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帝未許前一日頤浩與參知政事權邦彥留身帝前復言檜之短帝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蔡密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帝謂密禮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為相數日可以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密禮請御筆付院帝即索紙筆付密禮密禮退未至院而麻制已成翼日制責檜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于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更責實恭

之效而乃憑恃其黨排擯所憎豈實汝心殆為眾誤顧竊弄于威柄慮或長于姦朋檜既免帝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檜入相凡一年考異秦檜能相史不詳草亦無罷相制王明清以為皆檜 詔珍禽花木毋入臨安諸門 夜四更彗出于胃帝憂之命大官進素磨 乙卯詔防秋屆期建康修大內可罷 九月戊午朔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落職時言者論陛下憤中國之未振付檜以內修之事而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不以寬大之故輔陛下仁厚之德乃以苛刻為務事圖減削過為裁抑人心大搖怨謔在路又引用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瑀等布列要路黨與既植同門者互相僭譽異已者力肆排擯檜為宰相兼此二罪尚何俟而不譴之乎故有是命考異揮塵後錄云秦檜之職職告詞云聳動四方是命之聽朕志為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仁伯之文也秦檜之及此時謝克家以前執政 已未能修領京祠不知制詞何人所作明清蓋誤 政局以議者言修政所講多刻薄之士失人心致天變故也 龍圖閣待制知温州洪擬試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滋試尚書兵部侍郎 詔雩祀上帝復以太宗配案考配舊以神宗配 辛酉以彗星出赦天下應盜官物入已罪抵死者不赦內外臣庶許直言時政闕失行在和糴軍糧自今並用一色見錢銀絹充糴

本免民間牛稅一年應盜賊嘯聚去處隄十日首免
罪補官川陝豪戶輦運軍儲數多者與補承信郎至進
義副尉陝西諸叛將許令自新前罪一切不問 朝奉
郎充河東大金軍前進問使王倫至行在帝嘉其勞詔
倫去國五年奉使有稱特遷右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
撰主管萬壽觀倫言宇文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時
虛中子右朝奉郎師瑗奉其母居閩中乃添差師瑗福
建路轉運判官于是尙書左僕射呂頤浩議當再遣使
人以驕敵意 壬戌以左迪功郎潘致堯爲左承議郎
假吏部侍郎爲大金奉表使兼軍前通問秉義郎高公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三
繪爲武經郎假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副之命倫倫書與
其近臣耶律紹文且附香藥果茗纒帛金銀進兩宮二
后又減半遣都元帥宗翰金二百兩銀千兩遣右監軍
希尹賜宇文虛中半之遺耶律紹文銀三百兩纒幣百
匹通問副使朱弁已下亦皆賜金三省勘問路由東京
乃令頤浩倫書以果茗幣帛遺劉麟致堯公繪各官其
家二人賜金帛甚厚 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席益試
尙書吏部侍郎尋兼侍講 乙丑觀文殿學士左宣奉
大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守尙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 初命沿江岸置烽火臺以爲斥埃自

當塗之褐山東采石蕪湖繁昌三山至建康之馬家渡
大城堙池州之鵲頭山凡八所且舉煙算舉火各一以
爲信有警卽望之 丙寅軍賊李通受都督府招安傅
崧卿以通爲修武郎本府親兵前軍統領 辛未詔自
今應批降處分係親筆付出身者竝依舊倫御筆行
甲戌彗星沒 乙亥御筆尙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綦密禮爲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
始 丙子詔近降御筆處分事多係寬卹及軍期等事
與前此指揮事體不同竝經三省樞密院如或不當自
合奏稟仍許給舍繳駁臺諫論列有司申審若奉行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三
慢止依違聖旨科罪是日進呈帝謂輔臣曰今日批降
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密院與已前不同朱勝非
曰不經鳳閣鸞臺蓋不謂之詔令呂頤浩曰所以別于
聖旨者欲上下曉然知陛下德音所向也遂批旨行下
戊寅罷鎮江府織御服羅帝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
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
費也 辛巳太尉神武左軍都統制福建江西荆湖等
路宣撫副使韓世忠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
府沿江三大帥劉光世李回李光竝去所領揚楚等州
宣撫使名其節制淮南諸州如故惟荆湖廣東宣撫使

李綱止充湖南安撫使湖北廣東並還所部自分鎮以
 來前執政為帥者例充安撫大使至是右司諫劉裴屢
 言綱跋扈呂頤浩將罷綱故帥銜比江東西滅大字
 世忠言提舉官董收招馬友曹成之欲得八萬人詔戶
 部侍郎姚舜明往衡邵辰沅等州揀其軍仍應副沿路
 糧倉世忠還建康乃置背鬼親隨軍皆鷲勇絕倫者
 壬午權尚書禮部侍郎趙子晝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都
 承旨自改官制後都承旨除文臣自子晝始 丙戌顯
 謨閣直學士知興元府王似為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
 宣撫處置副使與張浚相見同治事始浚出使第以宣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古

撫處置為名至是始帶川陝及等路字浚在川陝凡事
 雖以便宜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間少所假借于是士
 大夫有求于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訪議于東南大略謂
 浚殺曲端趙哲為無辜而任劉子羽趙開為非是朝廷
 疑之將召歸先為制副時似已復還成都而行在未知
 也考異朱子撰浚行狀謂者謂浚任劉子羽吳玠趙開
 為非是浚用玠時人皆以為宜所以詢子羽及開
 者指子羽論開玠斂耳 丁亥初劉忠既為韓世忠
 所破復聚眾走淮西駐于蘄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
 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
 附于劉豫以忠為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忠之將文

廣率所部詣江西安撫大使李回降回即以廣為武翼
 郎閣門宣贊舍人充本司統領軍馬 資政殿大學士
 宇文虛中在雲中間金將侵蜀遣使臣相偁問行以告
 宣撫處置使張浚且齋帝所賜御封親筆押字為信兩
 傍細字倫道家符錄隱語云善持正教有進無退魔力
 已衰堅忍可對虛受忠言寧殞無悔虛受忠言者蓋隱
 虛中之名也又遺其家人書言中遭迫脅幸全素守惟
 期一節不負社稷一行百人今存者十二三人有人使
 行可附數千緡物來以救潛厄昨有人自東北來太上
 亦須茗藥之屬無以應命甚恨甚負于是虛中妻黎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五

奏以緡帛茗藥附通問使潘致堯而致堯已行矣 偽
 齊長星見偽太后翟氏死諱曰慈獻 是秋金主如燕
 山都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輔右監軍希尹左都監宗
 弼皆會留右都監耶律伊都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邢
 州伊都久不遷頗怨望遂與燕山統軍稿里謀為變盡
 約燕雲之郡首契丹漢兒令悉誅女直之在官在軍者
 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
 信偶獵居庸關上遇馳書者覺而獲之宗翰族稿里命
 希尹誅伊都于大同伊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乃奔
 達勒達達勒達先受希尹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

中潛以兵圍之達勒達善射無衣甲伊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西京副留守李處能坐累誅南京留守郭藥師河東南路步軍都統管蕭某皆下獄既而獄免處能燕人遼宰相儼之子宣和末自平州來歸拜延康殿學士賜姓名趙敏修金人交燕復取以去宗翰以藥師家富于財謂其可以動眾悉奪而囚之宗翰次室蕭氏本天祚之元妃希尹殺之謂宗翰曰彼與兄實為仇讐然忍死事兄者蓋有待也今事既不成它日帷間寸刃不測可以害兄矣希尹以愛兄故擅殺之宗翰泣謝于是宗翰令諸路盡殺契丹金主問伊都叛未至燕而歸大赦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七

彰德軍節度副使高景山告知相州杜充陰通江南先是充之孫自南方逃歸充不告官而擅納之遂下元帥府掠治宗翰問之曰汝欲歸江南耶充曰元帥敢歸江南監軍敢歸江南惟充不敢歸也諸帥相顧而笑踰年乃釋冬十月戊子朔置孳生馬監于饒州命守臣提領括神武諸軍及郡縣官牧馬隸之仍選使臣五人專主其事時言者以為軍旅之事馬政為急多事以來國馬為疆敵所侵盜賊所有其在諸軍者無幾乞講求孳生之利于江東西擇水草善地置地以牧之故有是命辛卯朝議以坑冶所得不償所費悉罷監官以縣令

領其事至是江東轉運副使馬承奏存饒信二州銅場許之二場皆產膽水浸鐵成銅元祐中始置饒州興利場歲額五萬餘斤紹聖三年又置信州鉛山場歲額三十八萬斤其法以斤鐵排膽水槽中數日而出三鍊成銅率用鐵二斤四兩而得銅一斤云 癸巳詔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以所部還鄂州孝恭初奉詔討石陂軍賊余照為官軍所殺其次李寶等百餘人皆就招 戊戌呂頤浩言建康米斗不及三百欲于鎮江上下積粟三十萬斛以助軍用帝曰若精選兵十五萬分為三軍何事不成祖宗取天下兵數不過如此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七

庚子直徽猷閣凌唐佐為偽齊所殺初唐佐既降事見三年九月劉豫因以唐佐知歸德府有尚書郎李巨者乾封人建炎末避地不及豫使守大名時通問副使宋汝為亦以豫命同知曹州事見建炎四年冬末三人素相厚汝為知豫無改悔意與唐佐等疏其虛實遣人持蠟書告于朝唐佐巨募得卒劉全宋萬僧惠欽汝為募民王現邵邦光皆十餘往返尚書左僕射呂頤浩之過常州也得唐佐從孫憲授保義郎閣門祇候俾持帛書遺之憲至睢陽唐佐妻田氏使與館客張約同會憲疑不出田氏曰無傷也既而為約所告豫遣人捕唐佐并其家至京師

志忝得免唐佐諫豫責以大義豫怒斬唐佐于境上下
令曰唐佐結連江南謀反斬首號令其家屬當從坐貸
死送潁昌府拘管時全萬惠欽為選者所得事世巨亦
坐誅先是武顯大夫孫安道為應天府兵馬鈐轄城陷
不得歸後謀挺身還朝為人所告而死事聞贈安道忠
州刺史為立祠名愍忠 丁未以孟冬薦饗太廟于
溫州是月也先禘祭祠部員外郎神主神御提點向宗
厚言祭不欲數乞用故事權罷時享禮官援政和五禮
新儀不從于是禘祭孟饗薦新朔祭兼行于一月之間
非故事也 已酉詔帥臣統兵官以公使酒酤賣者取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六

旨論罪先是李綱為湖廣宣撫使請于所在州軍造酒
許之及是呂頤浩因進呈言茶鹽權酤今日所仰養兵
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捨
此何出朱勝非曰權酤自漢武時因兵興而有帝曰行
之千餘年不能改革可見久長之利故有是旨 詔湖
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併力招捕湖寇楊太
時太據洞庭有眾數萬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之徒
大造車船及海鯨船多至數百車船者置人于前後階
車進退每舟載兵千餘人又設拍竿長十餘丈上置巨
石下倫轆轤遇官軍船近即倒拍竿擊碎之官軍以此

輒敗大率車船如陸戰之陳兵海鯨如陸戰之輕兵又
倫欽雖各有寨而專倚舟以為彊誠衡雖各有舟而專
倚寨以為固此其所恃也韓世忠之在湖南也遣使臣
朱實往招之太不聽命至是昌寓以奏乃命趣捕之
是月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
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倘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
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
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圍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
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彼謂
官兵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為三軍聲言取徐邳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七

而實取淮陽聲言趣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海而
實取青密使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廬壽直
搗宋毫豫必成擒矣三慮賊併力南下今敵使既行未
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
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
為守將俾自為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二年中原
可定帝納之 十一月戊午朔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
言大臣不可立威宜與諸將論事又言杜充一向威嚴
諸將不敢議事其敗以此帝曰朕命大臣與諸將會食
供職卿特未知呂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

通自願浩張浚執政始與諸大將其會于朝堂論者謂諸將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階級之法廢矣 己未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移吏部侍郎仍兼工部權吏部侍郎章誼移刑部侍郎仍兼工部 金遷趙氏跡屬于上京 辛酉偽齊劉豫召武功郎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至汴京以爲大總管府先鋒將先是金房鎮撫使王彥在金州威聲頗著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彥節制商號陝華州彥遣屬官高士瑰率諸將以圖商號至紫嶺與先遇官軍敗統制官劉琦戰死然先以困迫遂棄商州彥以統制官邵隆知州事 乙巳呂頤浩屢請因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十

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亾八九未幾敵分三路入侵江浙兵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冗兵修飭器甲今張浚兵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玚軍一萬三千雖不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眾然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軍楊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爲且向者邵青擾通秦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筠范

汝爲據建劔孔彥舟馬友曹成等爲亂於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敵之南牧莫敢擾其鋒者近歲張俊獲捷于四明韓世忠扼于鎮江陳思擊于長橋而張榮又大捷于淮甸良由敵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敵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信然敵騎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睿斷早定命世忠張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曹以入又于明州留海船三百只令范溫閻泉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東萊此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旣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爲守敵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 庚午詔自今御筆竝倫聖旨行下時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宣和以來所以分御筆聖旨者以違慢住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詔許繳駁論列當依祖宗法倫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御筆三省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然後名正言順上從之 壬申帝諭輔臣曰自管中興豈有端坐不動于四方者將來朕撫師江上

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少擊眾大破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足道而能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卿等與韓世忠曲折議此否如朝廷細事姑待有司卿等當熟講利害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思至四更不寢朕與卿等固有定議昨日批出可更召侍從日輪至都堂給劄條對來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 吏部侍郎韓肖胄言今日之勢終當用兵如晁錯之論七國以為削亦反不削亦反金人猶是也繼因賜對面奏賊豫盜據中原人心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三

不附宜出不意遣兵將鼓行進討聲言翠華再幸金陵督使過江願賜睿斷克成大勲時頤浩亦召世忠至都堂諭以焚毀劉豫糧草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禮部尚書洪擬獨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與王之居未定如唐肅宗之在關中光武之在河內也又邇者諸將雖有邀擊小勝未見雷合電發以取大捷又江浙農耕未盡復淮甸鹽筴未盡通平日廩給尚艱緩急將何以濟又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使千里出戰則彼逸我勞凡此皆未可言戰也擬歸家語人

日吾知迎合可取高位然豈以一身之故誤國事耶甲戌潭鼎荆鄂帥守李綱等四人約日會兵收捕湖寇初綱以湖廣宣撫使赴湖南聞曹成將自邵入衡以繼江西而韓世忠所留提舉官董收親兵纔數百人勢不足以彈壓即駐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眾成至衡綱召與語俾率其餘眾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諒有兵二萬掠衡山泊吳集市綱留統制官韓京屯茶陵以扼賊而親帥大軍自白沙潛涉江諒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以聞詔綱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隸諸軍綱尋入潭州械右朝奉郎知醴陵縣張靚屬吏權攝官以漸易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三

置賊吏稍戢綱延見長老問民疾苦皆以盜賊科率為言乃檄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應日前科須之物竝以正賦準折又遣統制官郝景降潰將王進于湘鄉吳錫擒王俊于邵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為盜者悉平惟湖寇楊太據洞庭文榜指斥言詞不遜綱命統領官李建馬準吳錫分屯湘陰益陽橋口以備之湖南無水軍綱乃拘集沿江魚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于朝乞合兵討蕩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會之仍權聽綱節制 壬午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言自太上皇帝淵聖皇帝

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竝無日歷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柱下聞見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條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備記言垂一代之典也苟曠三十年之久無一字之傳何以示來世望許臣編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間詔旨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采擇許之自軍興史官記錄靡有存者藻嘗於經筵面奏乞命史官纂述三朝日歷會朝廷多事未克行比出守湖而湖州不被寇元符後所受御筆手詔賞功罰罪等事皆全藻因以爲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凡六年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五

乃成 十二月丁亥朔詔問盜范忠竊發令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御前忠銳第六將軍德忠以所部二千速捕之母致滋長如不卽捕獲撲滅其帥守監司及應捕盜官竝重寘憲典旣而處州復告急乃命忠銳第一將張守忠以精兵二千會之權聽守臣朱伯友節制賊遂平世景以勞自武功大夫加榮州刺史 甲午御筆嚴銷金之禁帝因覽韓琦家傳論戚里多佗銷金事且聞都人以爲服飾者甚眾故禁之 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湖南安撫使李綱罷以龍圖閣直學士折彥質爲湖南安撫使 夜行在臨安府火燔吏工刑部御史

臺及公私室廬甚眾乙未旦乃滅太常博士趙需言國家以宋建號用火紀德今駐蹕以來未舉大火之祭望詔有司舉行從之 戊戌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趙鼎始至建康視事時參知政事權同都督江淮荊州諸軍事孟庠太尉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皆駐軍府中軍中多招安強寇鼎爲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庠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旣安堵商賈通行焉 辛丑給事中賈安宅試尙書工部侍郎 宣撫處置使張浚卽成州置院類試陝西解進士得周漢等十三人浚承制賜漢進士出身餘同出身癸卯以聞 甲辰詔張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五

浚罷宣撫處置使依舊知樞密院事徽猷閣直學士知夔州盧法源爲龍圖閣學士川陝宣撫處置副使與王似同治事先二日命駕部員外郎李愿往川陝因使持詔召浚還朝且令與參贊公事劉子羽主管機宜文字馮康國俱還仍以親兵千人護送時法源奉祠居蜀浚承制以法源代韓迪言于朝闕四日遂有是命尋以浚于國有功久勞于外令學士院降詔召赴樞庭仍命學士撰蠟書十通付宣撫副使王似書填賜諸叛將略曰昨宣司參議劉子羽弄權用事不通人情今已召張浚還朝更命王似無復嫌隙其早自歸浚聞乞祠不許

是日帝謂大臣曰近引對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時遷謫道路失教元祐人才皆自仁宗朝涵養燕及子孫自行經義取士往往登科後再須修學所以人才大壞不適時用 辛亥襄陽鎮撫使李橫敗偽齊于楊石店遂復汝州先是偽河南尹孟邦雄發永安陵鎮撫使翟琮憤不能平思出奇以擒之知虢州董振亦與偽將先密謀以所部應琮時襄陽糧乏橫不能軍乃引兵而北敵自入中國少能抗之不意其猝至橫至汝州城下守將武德大夫彭玘以城降 金人攻商州初都元帥宗翰在雲中使陝西經略使完顏杲哀五路兵與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庚

劉豫之招撫使劉夔來侵時秦鳳路副總管吳玠以兵駐和尚原敵懼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窺仙人關以要吳玠別將以游騎出熙河綴關師古而大軍由商於以進師古與別將遇敗之完顏杲至商州斥堠將望風退走守將邵隆度不能守即退屯上津 丙辰知鼎州程昌寓令兵馬副總管杜湛率將士冒雪入沅江縣境盡焚賊寨奪舟取糧 初進士薛筇嘗詣金國上書言事金人執之以歸劉豫筇至汴京復以醜言訐豫欲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同詣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

終身之患它日受擒與妻子磔身東市悔無所及豫大怒欲斬之張孝純救解得免 是歲宗室賜名命官十有八人 大理寺言斷大辟三百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一 庚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一

